

蒙蒂菲奥里继《耶路撒冷三千年》之后又一力作
《泰晤士报》《标准晚报》《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每日电讯报》年度历史类好书
罗曼诺夫皇朝 1613-1918
THE ROMANOVS
1613-1918
〔上〕
陆大鹏 译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著
(Simon Sebag Montefio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OMANOVS

一个关于二十位沙皇与女皇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其中有的是天才，有的是疯子，但他们全部受到神圣独裁统治和帝国野心的激励。

一部关于胜利与悲剧、爱情与死亡的引人入胜之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权力的研究，也是对那个至今仍影响着俄罗斯的帝国的生动描绘。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罗曼诺夫皇朝》是一部规模极其宏大的史诗。……故事包括阴谋、政变、暗杀、酷刑、刺刑、轮刑、致命的鞭笞、荒淫、纵酒、庸医、皇位觊觎者、通过残酷的农奴制获得的巨额财富，以及，不足为奇地，镇压与反叛的恶性循环。与之相比，《权力的游戏》简直就是乡村牧师的茶话会。……读了蒙蒂菲奥里的绝妙叙述，让人觉得，在沙皇的灾难性领导下，俄国君主制的灭亡是个必然。

——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金融时报》

这本五彩斑斓且活力充沛的书……结构很简单，是涵盖三百多年的按照时间顺序的叙述史。蒙蒂菲奥里从这段漫长历史里专业地选取了最佳部分（最惊世骇俗、最怪异荒唐、最具有戏剧性），并将之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蒙蒂菲奥里的故事横亘时空，从成吉思汗到戈尔巴乔夫，但他的文字不会因为博学而让读者望而却步……他具有极强的天赋，擅长活泼地描写人物和讲述故事。

——露西·休斯-哈勒特（Lucy Hughes-Hallett），《新政治家》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1322-9

定价：168.00元（上、下）

THE ROMANOVS: 1613-1918
罗曼诺夫皇朝
1 6 1 3 - 1 9 1 8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著
(Simon Sebag Montefiore)
陆大鹏 译

〔上〕



本书获誉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罗曼诺夫皇朝》是一部规模极其宏大的史诗。……故事包括阴谋、政变、暗杀、酷刑、刺刑、轮刑、致命的鞭笞、荒淫、纵酒、庸医、皇位觊觎者、通过残酷的农奴制获得的巨额财富，以及，不足为奇地，镇压与反叛的恶性循环。与之相比，《权力的游戏》简直就是乡村牧师的茶话会。……读了蒙蒂菲奥里的绝妙叙述，让人觉得，在沙皇的灾难性领导下，俄国君主制的灭亡是个必然。

——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金融时报》

手不释卷……需要真正的历史性勇气才能写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蒙蒂菲奥里用区区几个词就让人物跃然纸上的小说家天赋，从来没有辜负过他……对主要人物的描写都令人过目难忘。……对俄国历史和命途多舛的罗曼诺夫家族感兴趣的读者都应当阅读这部巨著。

——奥尔加·格鲁辛（Olga Grushin），《纽约时报书评》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运用了大量俄国史料，为一系列趣味横生、充满领袖魅力、怪异或丑恶的人物绘制了令人难忘的肖像。辉煌的宫殿，流光溢彩的舞会，创造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文化，与种族迫害、酷刑和谋杀并存。……他们

是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的统治者，像西方人一样优雅，同时又固守拜占庭风格的专制统治理念。……博学而可读性极强。

——格雷格·金（Greg King），《华盛顿邮报》

蒙蒂菲奥里善于捕捉重要细节，能够以之激发读者对不熟悉题材的兴趣。他关于俄国皇室的皇皇巨著包含许多这样绘声绘色、有趣而出人意料的细节。这本书在情色和血腥方面的细节确实有些令人惊讶……除了血腥和性之外，作者文笔流畅，有的部分非常优美。他关于罗曼诺夫时代的很多描述看起来好像今天的克里姆林宫。……俄国朝廷是权力的交换中心：它是一个中间商，帮助权贵们聚集财富，并将他们都连接起来，而纽带就是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但朝廷这样也能允许权贵们互相竞争而不至于发生内战或革命。

——《经济学人》

引人入胜……罗曼诺夫家族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次了，但此前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把文学性、精彩的叙述、严肃的研究和心理学洞见结合起来。《罗曼诺夫皇朝》结合了所有这些方面，从战争和外交到体制建设和宫廷阴谋，但这主要是一部传记，让二十位俄国君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蒙蒂菲奥里精妙而高明地描写了宫廷生活的性质、权力的运作和不同角色间风云变幻的关系。

——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文学评论》

丑恶的权力斗争、暴力冲突与残忍恶行、辉煌的怪物般的

人物、悲惨的受害者和诡异的“圣人”：这是一个超乎寻常且扣人心弦的故事。……时而恐怖，时而滑稽，时而催人泪下，但说到底是一部悲剧。对俄国感兴趣的人都必须读这本书。

——亚当·扎莫伊斯基（Adam Zamoyski），《旁观者》

精彩纷呈，一针见血……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为罗曼诺夫皇朝二十位沙皇及他们的配偶、情妇与高级谋臣撰写了精当而颇有洞见的传记……作者已经写了几本关于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斯大林的好书。这本书甚至更妙，将他对俄国历史的专业知识同他的神奇叙述能力结合起来，我们在他之前的畅销书《耶路撒冷三千年》里已经见识了这种叙述才华。《罗曼诺夫皇朝》是一个扣人心弦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讲述的是自恺撒家族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皇朝。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把这个故事讲得十分美妙。

——索尔·戴维（Saul David），《标准晚报》

优美的文风……严谨的研究……对腐化堕落有极其详尽的描写。作者颇具洞察力地分析了俄国人对专制统治的瘾。《罗曼诺夫皇朝》包括了我所知晓的最怪异的一群人物……罗曼诺夫家族里有不少人是疯狂的性瘾者……完美的文字节奏感。

——杰拉德·德·格鲁特（Gerard de Groot），《泰晤士报》

蒙蒂菲奥里对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多年历史的研究涉及暴力、性与权力……引人入胜……研究很细致，文风动人。

——约翰·坎普夫纳（John Kampfner），
《观察家报》（伦敦）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推出新书，在今天可以算是文学界的重大事件……他最新的作品是目前为止他最雄心勃勃的一部……他泰然自若地完成了这项事业。本书既是令人手不释卷的精彩读物，也是了不起的学术著作……罗曼诺夫皇朝在鲜血中崛起，又在鲜血中灭亡。在今天这个时候出版这样一部扣人心弦的史诗著作，恰逢其时。

——多米尼克·米吉利（Dominic Midgley），《每日邮报》

蒙蒂菲奥里关于罗曼诺夫皇朝的重磅级畅销书推出的时间再好不过……这位历史学家对罗曼诺夫皇朝最后几个月、几天和几个小时的记述不会让读者失望……还展现出了他最活力四射的叙述才华。关于罗曼诺夫皇朝灭亡的经过，不大可能有比这更精彩的描述了……大师杰作。

——玛丽·德耶夫斯基（Mary Dejevsky），《独立报》

《罗曼诺夫皇朝》体现了作者讲故事的天赋和研究上的聪明敏锐。……蒙蒂菲奥里为罗曼诺夫统治者及其亲信绘制了充满同情心且入木三分的肖像。他大量运用历史日记和通信，并且擅长制造戏剧性。这部书虽然篇幅很大，但能轻而易举地吸引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

——《出版商周刊》（星级评论）

献给我亲爱的女儿

莉莉·芭谢巴

缅怀

斯蒂芬·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1926～2014

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

1919～2014

插图清单

第一部分

（Bridgeman）
伊凡六世和尤利娅·冯·门登（Fine Art Images）
伊丽莎白，Charles van Loo 作，1760（Alamy）
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Georg Christoph Grooth 作，约 1745（Bridgeman）
叶卡捷琳娜大帝，Alexander Roslin 作，约 1780（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以下简称 Hermitage）
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约 1770（Alamy）
格里戈里·波将金，Johann Baptist von Lampi 作（Suvorov Museum，St Petersburg）
叶卡捷琳娜大帝，Mikhail Shibanov 作（Alamy）
普拉东·祖博夫，Johann Baptist von Lampi 作（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保罗一世，Vladimir Lukich Borovikovsky 作，1800（State Russian Museum）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Jean Louis Voilee 作，约 1790（State Russian Museum）
伊凡·库泰索夫，约 1790（Hermitage）
安娜·洛普金娜，Jean Louis Voilee 作（Hermitage Museum）
亚历山大一世，George Dawe 作，1825（Bridgeman）
亚历山大一世在蒂尔西特会见拿破仑，1807（Getty）
1812 年莫斯科大火，A. F. Smirnow 作，1813（akg-images）
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George Dawe 作，约 1825（Hermitage）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约 1813（Alamy）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Elisabeth Louise Vigee-LeBrun

第二部分

巴比贡山，美景宫（Author's collection）

亚历山大二世画的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素描像（Private collection）

范妮·李尔，约1875（Dominic Winter Auctioneers）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与家人，约1860（GARF）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与乔治·卡斯特将军，约1872（Getty）

柏林会议，Anton von Werner作，1878（akg-images）

亚历山大三世加冕，Georges Becker作，1888（Hermitage）

亚历山大三世和家人在加特契纳宫，约1886（Royal Collection）

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约1900（Alamy）

黑森的恩斯特和爱丁堡的梅丽塔的婚礼宾客，1894（Topfoto）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1903（Topfoto）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埃拉，1903（Alamy）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1903（Topfoto）

济娜·德·博阿尔内，约1903（GARF）

冬宫（Alexander Hafemann）

叶卡捷琳娜宫的卡梅隆画廊，Fyodor Alexeiev作，1823（akg-images）

亚历山大宫（Walter Bibikow）

利瓦季亚的小宫殿，约1900（Getty）

利瓦季亚的白宫（Alamy）

彼得宫城的“下别墅”（GARF）

《朴次茅斯条约》的和谈者，1905（Topfoto）

流血星期日，1905年1月9日（Bridgeman）

尼古拉二世在斯帕瓦狩猎，1912（Yale）

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拉和阿列克谢在莫斯科，1913（Topfoto）

亚历山德拉和阿列克谢，1912（Yale）

尼古拉二世、塔季扬娜、阿纳斯塔西娅和玛丽亚在彼得宫城，1914（GARF）

阿列克谢和尼古拉二世，在莫吉廖夫，1916（Boris Yeltsin Presidential Library）

尼古拉二世、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916（GARF）

皇村一个病房内，士兵和几位女大公在一起，约1914（Yale）

亚历山德拉和尼古拉二世在他办公桌前，约1915（Yale）

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和伊琳娜·亚历山德洛芙娜，1915（Mary Evans）

拉斯普京的尸体，1916（Getty）

亚历山德拉和德米特里大公，在莫吉廖夫附近，约1915～1916（GARF）

沙皇一家在托博尔斯克总督住宅的屋顶上，1917（Get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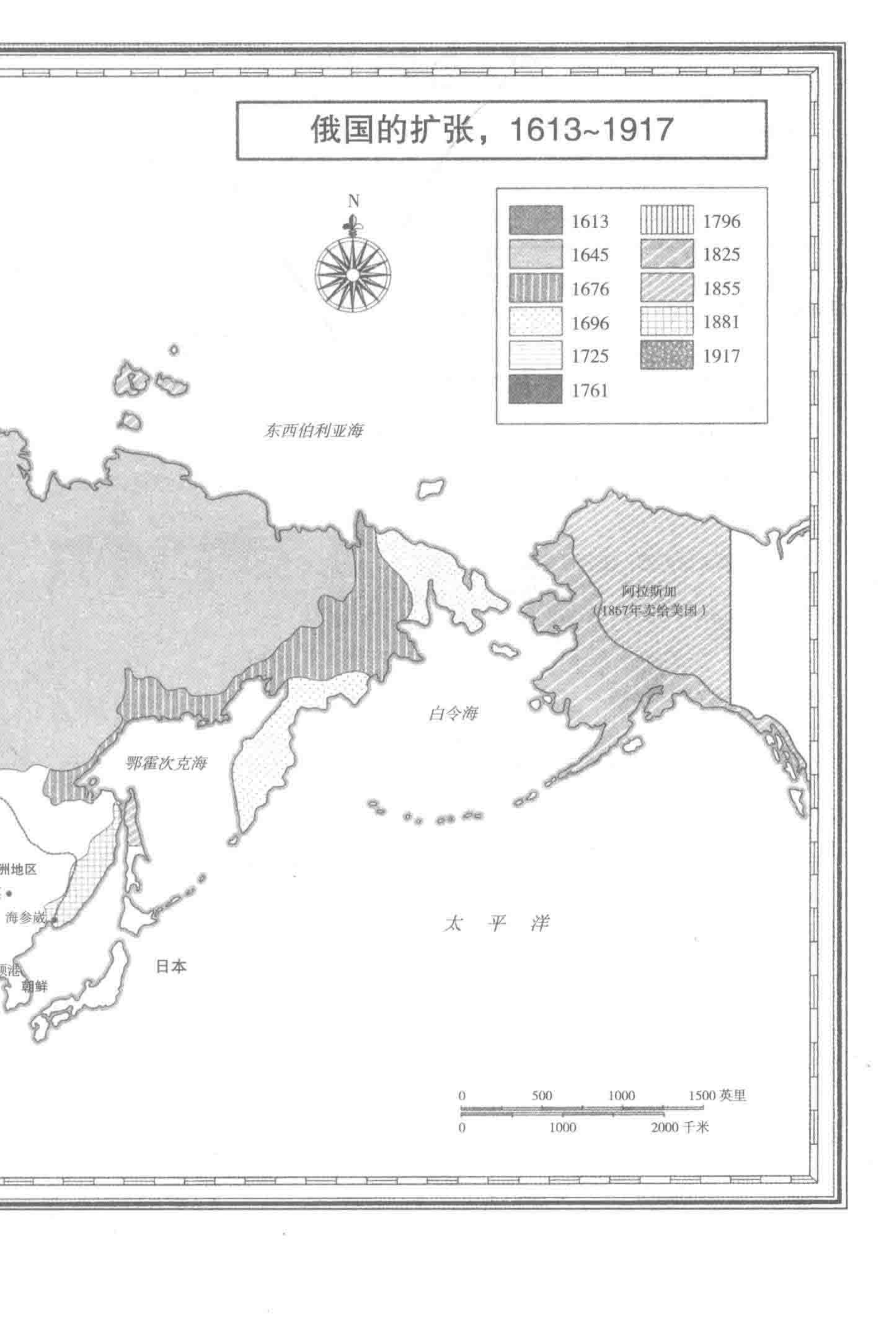
尼古拉二世在皇村的树林，1917（Library of Congress）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在托博尔斯克，1917（Bridgeman）





北
冰
巴伦支海
北海
瑞典
芬兰
阿尔汉格尔斯克
立窝尼亚
里加
库尔兰
斯摩棱斯克
立陶宛
明斯克
莫斯科
叶卡捷琳堡
托博尔斯克
西伯利亚铁路
鄂木斯克
普鲁士
柏林
波兰
华沙
基辅
乌克兰
巴黎
维也纳
奥匈帝国
罗马尼亚
瓦拉几亚
摩尔达维亚
波斯尼亚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黑山
敖德萨
克里米亚
黑海
格鲁吉亚
君士坦丁堡
埃里温
里海
巴库
奥斯曼帝国
咸海
希瓦
塔什干
布哈拉
撒马尔罕
地中海
贝鲁特
耶路撒冷
波斯
赫拉特
喀布尔
阿富汗
西藏
中国
印度
阿拉伯海
孟加拉湾



俄国的扩张，1613~1917
N
1613
1645
1676
1696
1725
1761
1796
1825
1855
1881
1917
东西伯利亚海
阿拉斯加
（1867年卖给美国）
白令海
鄂霍次克海
满洲地区
海参崴
日本
朝鲜
太 平 洋
0 500 1000 1500 英里
0 1000 2000 千米

引 言

莫诺马赫冠冕十分沉重。

——亚历山大·普希金，《鲍里斯·戈都诺夫》

最伟大的君权，就是主宰自己。

——塞内卡[①]，《书信集》113

在俄国，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显露出自己的弱点。

——彼得·斯托雷平

当沙皇可不是件轻松事。俄国不是一个容易治理的国家。罗曼诺夫皇朝有20位君主，一共统治304年，从1613年一直到1917年革命爆发、沙皇体制被废除。他们的崛起从伊凡雷帝在位期间开始，到拉斯普京时期结束。记载末代沙皇的悲剧的浪漫主义编年史家喜欢暗示，罗曼诺夫家族受了诅咒，但其实罗曼诺夫皇朝是蒙古人之后最成功的帝国建设者。据估计，自罗曼诺夫家族于1613年登上皇位以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每天扩张55平方英里（142平方公里），也就是每年2万平方

---

① 此处指小塞内卡（约前4～65年），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幽默大师。他是尼禄皇帝的教师和谋臣，后因被怀疑参与刺杀尼禄的阴谋而被强迫自杀。他的父亲老塞内卡是著名修辞学家和作家。（本书脚注中除了标明"译者注"之外的，均为作者注。）

英里。到19世纪末，他们统治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并且还在继续扩张。帝国霸业是罗曼诺夫血统的一部分。

从某些角度看，本书是对人性和绝对权力扭曲人性的研究。本书的一些部分是关于爱情、婚姻、通奸和儿童的家庭故事，但与其他家庭故事迥然不同。皇家总是不同寻常，因为权力对传统的家庭关系而言，既是蜜糖也是毒药。权力的诱惑和腐蚀作用往往会战胜血亲的忠诚与亲情。这是一部君王及其家庭与下属的历史，但也是俄国专制主义的写照。不管我们对俄国抱有怎样的信念，它的文化、它的灵魂和它的精髓始终非同寻常，而且有一个家族努力去体现这种独特的个性。罗曼诺夫皇朝已经不仅是皇朝与辉煌的象征，还成了专制暴政的代表，成了一部关于绝对权力的愚蠢与傲慢的寓言。除了恺撒家族之外，没有一个皇朝在大众的想象和文化中占据这样突出的地位。这两个家族都给出了个人权力（无论在此时还是彼时）如何运作的教训。"沙皇"（tsar）这个头衔源自恺撒（Caesar）绝非偶然，恰似俄语中的"皇帝"就是直接照搬拉丁语"imperator"一样。

罗曼诺夫皇朝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家庭内部的争斗、帝国野心、绚烂的魅力、淫荡放纵和堕落的施虐狂。在这个世界里，默默无闻的陌生人突然自称是死去的君王复活了，新娘被毒死，父亲将儿子毒打致死，儿子弑父，妻子谋杀丈夫，圣人被毒杀和枪决之后死而复生，理发师和农民飞黄腾达，君主收集巨人和畸形人，侏儒被丢来抛去，被砍下的首级得到亲吻，舌头被挖掉，鞭子打掉人身上的肉，有的人肛门被插入尖钉，儿童惨遭屠戮。在这个世界里，有为时尚而疯癫的性欲超常的女皇，有女同性恋三人行，也有一位写下了出自国家元首笔端的

最色情书信的皇帝。但同时，坚忍不拔的征服者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建设这个帝国，征服了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攻占了柏林和巴黎。这个帝国还养育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段拥有最高水平文化和美感的辉煌文明。

如果脱离具体的情境，罗曼诺夫家族的放纵不羁会显得非常夸张和怪诞，以至于盛行禁欲风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会羞涩地对真相轻描淡写。毕竟，罗曼诺夫皇朝的传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剧的材料来源）和真相一样强有力而受欢迎。所以，本书作者必须对耸人听闻的情节剧、神话和目的论（也就是以后见之明来揣摩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危险）保持警惕，并对方法论持审慎态度。我们必须有怀疑精神；学术研究要求我们不断地验证和分析。但叙述史的一大好处是，每一位君主的统治都自有其情境，能够展现俄国、俄国的独裁和灵魂的演化。在这些被独裁统治扭曲得显得夸张的人物当中，出现了一面哈哈镜，向我们反映出人性的全部特点。

既然统治俄国的挑战始终令人生畏，那么只有天才才能够真正扮演专制君主的角色。而在绝大多数家族里，天才都很罕见。失败的代价就是死亡。“在俄国，政府就是独裁专制的化身，但因为统治者常被扼死而稍稍温和。”这是法国才女斯塔埃尔夫人的俏皮话。沙皇是一项危险的职业。最后的十二位沙皇中有六位被谋杀，其中两位被掐死，一位被匕首刺死，一位被炸死，两位被子弹打死。在 1918 年的最后灾难中，罗曼诺夫家族的十八名成员被杀害。很少有像沙皇皇位这样丰美诱人却毒性极强的酒。皇权交接始终是对政权稳定性的最严峻考验，我会特别注意分析每一次皇位传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在罗曼诺夫皇朝终于确立了继承法的两个世纪之后，今天的俄罗斯总统仍能有效地指定继承者，就像当年的彼得大帝那样。不管政权交接是和平过渡，还是借助极端暴力，这些高度紧张的时刻都要求人们发挥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运用每一种阴谋诡计，因此这种时刻能够揭示权力的一些根本特质。

沙皇统治的本质是投射出威严与力量，但同时也必须运用奥托·冯·俾斯麦（他既是罗曼诺夫皇朝的竞争对手，也是盟友）所说的“追逐可能性和务实目标的艺术，以及寻求妥协的艺术”。对罗曼诺夫皇朝来说，生存艺术的基础是将小小的宫廷和庞大帝国的各种集团、利益和人物加以平衡。皇帝需要军队、贵族和行政机关的支持。如果皇帝同时失去了这三个集团的支持，就可能被废黜。而在独裁统治下，被废通常意味着死亡。除了玩弄致命的政治游戏之外，君主还必须表露出本能的、几乎是野性的权威。有才干的沙皇可以表现得严酷，但必须始终如一地严酷。统治者丢掉性命的原因往往不是他们残暴，而是他们的路线前后不一致。沙皇必须激发廷臣的信任和尊重，但在农民（占沙皇臣民的90%）中则要激发他们的神圣崇拜。农民将沙皇视为“小父亲”。沙皇应当对官员严酷，而对沙皇的农民“孩子们”仁慈宽厚。农民常说的话是：“沙皇是好人，贵族是坏人。”

权力始终非常个性化。研究一下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我们就会发现，即便在透明度很高、任期很短的体制中，人的个性仍然会影响政府。民主国家领导人常常借助于受信赖的亲信，而不是各部部长来治理国家。在任何一个宫廷，权力就像人性一样，有很强的流动性。权力像活水一样，从源头流出，又返回源头，但它的流动不断发生变化。它的整个流向可

以被改道，甚至逆转。在独裁统治下，权力始终在流动，就像统治者及其领地（它蔓延扩展、活力充沛）的情绪、关系和环境（有个人层面的，也有政治的）一样易变。所有宫廷的运作方式都类似。在21世纪，俄罗斯的新式专制政权与沙皇统治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由晦暗不明的小集团统治，积累巨大财富，同时通过等级制的门客－恩主关系联结起来，所有人都受制于统治者的心血来潮。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研读权力隐形的、神秘的运作方式，以回答政治的那个根本问题。权力游戏的大师列宁简明扼要地表述过该问题："谁控制谁？"

在独裁统治下，人的个性特点被放大，所有私人的事情都具有政治性；只要能接近君主，就拥有权力。权力是一根金线，从君主延伸到它触及的所有人。有一些屡试不爽的方法能够获得沙皇的亲近和信任。第一种是在宫廷、军队或政府工作，尤其是取得军事胜利；第二种是保障沙皇的安全，因为每一位统治者（不仅仅是俄国统治者），都绝对需要不可或缺的心腹打手；第三种是神秘主义的，即帮助沙皇的灵魂更容易接近神灵；第四种也是最古老的手段，即爱情或性，尤其是在女皇统治下。沙皇会慷慨大方地用金钱、农奴和头衔来赏赐得宠的亲信。如果沙皇背弃了宫廷的权力安排，或者违背了权贵（尤其是将领）的意愿，大幅度地逆转了外交政策，就可能遭到谋杀。在独裁统治下，除了正式反对皇帝之外，刺杀皇帝是精英阶层发出抗议的少数几种手段之一。（人民的抗议方式则是城市暴乱和农民起义，但对沙皇来讲，他身边的廷臣比遥远的农民危险得多。只有一位沙皇被民众起义推翻，即尼古拉二世。）

聪明的沙皇能够理解，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之间没有界线。他们在宫廷的私生活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政治的延伸。古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写到奥古斯都时说："你的命运，就是生活在一个剧场，你的观众则是整个世界。"但即便在这样一个舞台上，真正的决策总是在幕后做出，它神秘莫测，并且受到统治者心血来潮的影响。今天的克里姆林宫仍然是这样。若想理解彼得大帝，除了要研究他的政府改革和外交政策，还需要了解他豢养的那些裸体侏儒和挥舞假阳具的戏仿教皇。不管沙皇的体制多么怪诞，它都相当有效，让有才干的人能飞黄腾达。或许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最精明强干的两位大臣，舒瓦洛夫和波将金，起初都是女皇的情夫；而保罗沙皇的土耳其理发师库泰索夫后来变得像公卿一样炙手可热。所以，研究罗曼诺夫皇朝的历史学家不能仅仅审视官方命令和钢产量的统计数据，还要研究叶卡捷琳娜大帝对自己爱情生活的安排，以及拉斯普京神秘莫测的放荡纵欲。有正式权力的大臣变得越强大，沙皇就越是绕过他们、运用私人亲信来行使权力。如果皇帝有才华，这种做法就会让他们的行径显得神秘，令人惊叹，油然而生敬畏；但如果皇帝昏庸无能，就会把政府搞得一团糟。

独裁统治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皇帝的素质。卡尔·马克思写道："贵族的秘诀在于动物学。"他的意思是繁殖。在17世纪，罗曼诺夫皇朝用选秀（也就是选美）来选择俄国新娘。但到19世纪初，他们主要从"欧洲的种马场"，即德意志各诸侯国，寻找妻子，于是将更广泛的欧洲诸王室联系起来。但养育政治家可不是一门科学。有多少家族能够造就一位杰出的领袖？更不用说二十代君主大多是由生物学的

“抽彩”（lottery）和宫廷阴谋来决定的了，他们中有多少能成为精明的专制君主？选择从政的人极少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极少能经受住民选官职的压力的考验；而在君主制国家，谁成为统治者具有偶然性。然而，每一位沙皇都必须同时是独裁者和军队最高统帅、大祭司和“小父亲”。为了成功扮演这么多角色，他们需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列举的所有品质：“天赐的优雅”、“合法性的美德”和“永恒昨日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磁石般的领袖魅力、合法道统和传统。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做到高效和睿智。令人敬畏也很关键：在政坛，受人讥笑几乎和失败一样危险。

罗曼诺夫皇朝确实造就了两位政治天才，即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有好几位颇具才华与魅力的沙皇。在保罗沙皇于1801年被残忍杀害之后，历代君主都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大多数沙皇也都具有领袖魅力、聪明头脑和足够的才干。但沙皇的使命极其艰巨，凡夫俗子难以承担，再也没有人会努力寻求当沙皇：这个位置变成了一种沉重负担，不再值得享受。“区区一个人，如何能治理俄国并纠正各种弊端？”亚历山大一世在即位前曾这样发问，“我这样才干平平的人肯定做不到。即便是天才，也未必行……”他幻想逃走，到莱茵河找一个农庄安居乐业。他的所有继任者都害怕皇位，尽量逃避当沙皇的责任。但他们得到皇位之后，则必须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

彼得大帝理解，作为独裁专制君主，他需要不知疲倦地监督和威胁他人。统治这个庞大国家，同时还领导着没有明确规则或限制的个人专制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时至今日仍然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指控俄国统治者是偏执狂，这

往往没有意义。极端的警惕再加上骤然发动的暴力，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俄国统治者自然而然和根本性的一种状态。他们对图密善皇帝诙谐的妙语一定感同身受。图密善在遇刺不久前说："君主的命运非常不幸，因为当他们谴责有人图谋不轨的时候，没人相信他们；直到他们被刺杀了，大家才信。"但仅仅是恐惧还不够：在杀戮了数百万人之后，斯大林仍然抱怨没有人服从他。独裁统治"不像你想的那样轻松"，聪明绝顶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如此说道："无限制的权力"只是一种幻想。

个人的决定往往会改变俄国的历史轨迹，不过很少是按照他们希望的那种方式。借用普鲁士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话说，政治"计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刚刚与敌人发生接触，就破灭了"。意外、摩擦、个性和幸运，受到大炮与黄油的现实约束，才是真实的政治图景。正如罗曼诺夫皇朝最雄才大略的大臣波将金所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都不能仅仅对突发情况做出回应，而必须"改善局面"。或按照俾斯麦的说法，"政治家的任务是聆听上帝在历史中前进的脚步声，并在上帝从自己身边经过时努力抓住上帝的上衣后摆"。最后几位罗曼诺夫沙皇往往是在凄凉地、固执地努力违抗历史前进的脚步。

信仰俄国沙皇统治的人坚信，只有有一个权力至高无上、得到上帝保佑的人，才能彰显辉煌灿烂的威严，才能引导和震慑这个多民族帝国，并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那错综复杂的利益。与此同时，君主必须亲自代表东正教的神圣使命，并赋予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这样的职责，所以必须运用权力下放的艺术。罗曼诺夫皇朝

最残暴的一位沙皇彼得大帝特别擅长从全欧洲范围网罗英雄并委以重任，不管他们来自什么阶层或种族。叶卡捷琳娜大帝不仅提携了波将金，还提拔了苏沃洛夫（罗曼诺夫时代出类拔萃的军事家），这并非偶然。斯大林自己也非常精通选择下属的艺术。他曾说，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卓越的才华。沙皇会选择有才干的大臣去治理国家，但沙皇本人也必须能够亲自执掌朝纲。罗曼诺夫沙皇绝不会任命一个凌驾于主子之上的黎塞留或俾斯麦。沙皇必须超脱于政治之上，但也必须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如果能够睿智地把权力委托给合适的人选，并从谏如流，那么即便是才干平庸的统治者也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不过，近代的沙皇统治和今天的民主政治一样，需要微妙而精细地操控复杂的事务。

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是原始俄国（由农民和贵族组成）所特有的，但与21世纪的克里姆林宫颇有些相似之处。统治者保证在国外取得荣耀，在国内维持安全稳定；人民同意统治者及其宫廷实施独裁，允许他们几乎无止境地中饱私囊。这种契约有四个元素：宗教、帝国、民族与军事。在20世纪，末代沙皇仍然自视为一个私人产业的世袭领主，得到神佑。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有个演化过程。在17世纪，牧首（东正教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沙皇的权威。彼得大帝废除牧首制度之后，皇朝几乎可以将自己展现为神权统治。在新沙皇于加冕礼受膏的那一刻，他的独裁统治就得到了圣化，沙皇被宣传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超验的链条。只有在俄国，由阴郁沉闷的小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才几乎获得了一种神圣性。但这也是逐渐发展出来的。虽然常有人大谈特谈俄国受到拜占庭皇帝和蒙古可汗的遗产的影响，但16世纪时沙皇的地位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们就像其他欧洲君主一样，从中世纪王室基督学[1]当中汲取领袖魅力。但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公民议会和民政机构，所以俄国的中世纪形态维持得比较久，一直到20世纪。到了那时，即便与德国皇帝的朝廷相比，俄国也显得非常落伍、灰头土脸了。沙皇的神秘使命，一直到1917年都能为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辩护，很能解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执迷不悟的信念。

将独裁统治合法化的，是不断扩张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的帝国，但晚期几位沙皇自认为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领袖，然后是整个斯拉夫共同体的领袖。他们越是拥护俄罗斯民族主义，就越是排斥（并常常迫害）庞大的非俄罗斯族人群，如波兰人、格鲁吉亚人、芬兰人，尤其是犹太人。如《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乳牛场主犹太人特维所说的："上帝保佑沙皇，让他……离我们远点。"帝国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许多困难的根源。罗曼诺夫皇朝的宫廷是家族产业管理办公室、东正教圣战组织和军事司令部的混合体。这个特点以各自不同的许多方式，解释了继承罗曼诺夫皇朝的政权——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的某些狂热和侵略性。

即便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沙皇的日程安排也塞满了宗教仪式、军队检阅，更不用说派系斗争、家庭争吵了，所以沙皇很少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如何解决复杂的问题。对天生的政治家来说，承担这样的工作五年就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更不用说要辛劳一生了。而许多沙皇的在位时间超过了二十五年。

---

① 基督学是基督教神学当中研究耶稣基督性质的学科分支。这里的所谓中世纪王室基督学，指欧洲中世纪帝王从君权神授、君主与上帝联系的角度寻求合法性。——译者注

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大多数民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在任职满十年之前往往就会累得要发疯，那么一连统治几十年的沙皇会身心俱疲、满心幻灭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沙皇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也受制于他的亲信向他提供的信息。所有君主都声称自己身边的人在撒谎，但他们统治得越久，就越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马可·奥勒留曾发出这样的警示："小心提防，不要当穿紫衣的恺撒。"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随着时间流逝，对君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一个拥有火车、电话和无畏舰的帝国的独裁者，要比主宰一个马匹、大炮和喇叭枪的国家困难得多。虽然本书是对个人权力的研究，但如果过于强调个人，就忽视了宏大的历史力量，思想的强大影响力，以及钢铁、炸药与蒸汽的力量。技术进步使中世纪独裁统治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读到17世纪末多位软弱沙皇昏聩的随波逐流和反复无常的颓废堕落，以及18世纪几位女皇的放纵享乐时，历史学家（以及本书的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样的怪异畸人统治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恰恰是俄国繁荣昌盛时？为什么即便是孩童或白痴坐在皇位上，独裁统治仍然能运作？"上帝在天堂，沙皇在远方。"农民会这样说。只要大局不乱，在偏僻的小村庄里，农民对圣彼得堡发生的事情既不关心，也知之甚少。大局的确能够维持不乱，因为罗曼诺夫皇朝始终是一个由家庭与私人关系组成的政治体制的轴心与外立面，这种家庭与私人关系有时互相争斗，常常互相合作，作为沙皇的小伙计，共同统治国家。这个体制很灵活。沙皇大婚之后，新娘的家族就加入了权力核心。沙皇也会提携有才干的宠臣、得胜将军和能干的外国人，尤其是鞑靼王公贵族、波罗的海德意志

人和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这些人能给沙皇的关系网注入新鲜血液，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基础，帮助俄国成为一个成功的前现代帝国。

帝国的核心则是罗曼诺夫皇室与贵族的联盟，贵族需要皇室支持以控制自己的庄园。农奴制是这种联盟的基础。沙皇统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一笔交易，罗曼诺夫皇室得以独享绝对权力、获取帝国荣耀，而贵族得以不受挑战地统治自己的庄园。皇室是最大的地主，所以俄国君主不会像英国和法国君主那样，成为贵族的玩物。但由互相结亲和联系的各个氏族贵族组成的网络在政府中当官，在宫廷效力，最重要的是，在经典的皇朝－贵族军队中服役。军队极少挑战沙皇，而是帝国扩张和加强国家凝聚力的有效机器。贵族将士绅与农民也维系在强有力的“沙皇、上帝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罗曼诺夫皇朝在残酷的内战——“混乱时期”（1603～1613年）——中获取了权力，所以它的政权从一开始就高度军事化。俄国与波兰人、瑞典人、奥斯曼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意志人常年争斗不休，这意味着沙皇的独裁统治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发展起来的，它动员贵族，并经常借用西方技术。皇室和贵族榨取农奴的资源；农奴缴纳赋税、提供粮食、服兵役。俄国军队的人力成本比欧洲其他国家低得多。罗曼诺夫皇朝成功地统一了俄国，他们深深畏惧发生新的动乱，所以即便个别沙皇可能被清除，但一般来讲君主制很稳固，差不多始终能得到贵族的支持（只有三个罕见的例外，分别在1730年、1825年和1916/1917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罗曼诺夫皇朝及其亲信可以合作开展一项神圣的、威望极高且利润丰厚的事业，即打退外国侵略和建设帝国。因此本书不仅仅讲述罗曼诺夫皇朝，还要记

述其他一些家族的故事，如戈利岑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奥尔洛夫家族。

沙皇与贵族之间联盟的纽带是宫廷，它是战利品的交换中心，也是流光溢彩和辉煌灿烂的俱乐部。那些据说影响力较小的女皇，如安娜和伊丽莎白，也能够娴熟地调节她们与趾高气扬的权贵的关系。沙皇与贵族的伙伴关系截止到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一直很亲密，而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旧政权必须被改造为一个有行动力的现代国家。与外国的斗争要求罗曼诺夫帝国在残酷无情的地缘政治权力竞赛中与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竞争。这些国家在财富和技术上远远胜过俄国。要释放出俄国的潜能，就只有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按照西方先进模式快速地工业化，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并拆解腐化、压迫民众的独裁统治。最后两位罗曼诺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在意识形态上就无法做到上述几点。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保障漫漫边疆的同时，还能行使与他们那从落后社会中生发的帝国主义野心相匹配的权威？如果他们外战失败，也就在国内丧失了合法性。他们在国内失败越多，就越没有能力在国外扮演强国角色。如果他们虚张声势而被揭穿，要么就会丢人现眼地撤退，要么就会继续战斗，甘冒爆发革命的风险。

即便是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大可能解决尼古拉二世在20世纪初面对的前有革命后有世界大战的难题。但非常不幸的是，不得不面对最黑暗危机的那位罗曼诺夫家族沙皇，恰恰是能力最弱、头脑最狭隘的一位，同时也是运气最差的一位。尼古拉二世非常不擅识人，也不愿意把权力下放。他自己不能扮演独裁君主的角色，却运用权力确保其

他人也做不到。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旧体制的成功使得它更难接受变革。正如只有透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理解苏联的文化，我们也只能通过最后几位罗曼诺夫沙皇的意识形态（神圣的独裁统治）来理解他们那往往非常怪异、愚蠢和自我拆台的轨迹。神圣的独裁统治最终扭曲了君主制，独裁统治自身成为目的，对现代国家的运作构成障碍。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在不丧失已经落伍的支柱——贵族与教会（托洛茨基称其为“圣像和蟑螂”的世界）——的前提下，如何吸引有才干的政治家，并扩大民众在政府中的参与？

毕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独裁者及 21 世纪初的新型集权政权都表明，即便在拥有互联网和二十四小时新闻的今天，现代性和极权主义也并非互相排斥。使得现代性和极权主义在俄国无法共存的，是沙皇君主制和俄国社会的特点。今天我们借助后见之明，或许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西方人自鸣得意的优越感会放大这种感觉）。正如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所了解到的，“国王的命运”，如马可·奥勒留所言，便是“行善，并被诅咒”。西方历史学家责怪最后两位沙皇没有推行直接民主制。这是个错觉，因为如此极端的外科手术很可能只会让病人死得更早。

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残酷得令人无法忍受，常常被描述为命中注定、不可避免，但我们要记住，君主制的力量非常顽强，尼古拉二世的统治长达二十二年，而且他的前十年还算比较成功，何况他还经受住了战败、革命动荡和三年的世界大战并生存下来。1917 年的二月革命摧毁了君主制，但皇族生存了下来，一直到 10 月（也就是沙皇退位的七个月之后）他们

落入布尔什维克党手中。即便在那时，新政权的领导人在主持那桩残暴行动（屠杀一对父母及其无辜的儿女）之前，也曾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历史上没有不可避免的东西。

罗曼诺夫皇族被屠杀，标志着皇朝的灭亡、我们的叙述的结束，但故事还没有因此落幕。今天的俄国仍然深受历史上的动荡的影响。罗曼诺夫皇族的遗骨是激烈的政治和宗教争议的主题，而罗曼诺夫皇朝的帝国利益（从乌克兰到波罗的海，从高加索到克里米亚，从叙利亚和耶路撒冷到远东）仍然刻画着俄罗斯与我们所知的世界。罗曼诺夫皇族浑身沾满鲜血，用纯金餐具用膳，身上装点钻石，神气活现，威风凛凛，情欲高涨，同时命途多舛。他们的崛起和没落在今天依然令人为之神往，也非常有现实关照；既彰显人性，又具有战略意义。这是一部父亲与儿子、自大狂、怪物与圣人的编年史。[1]

鸣谢与资料来源

本书不是俄国全史，也不是经济、外交或军事方面的研讨，不是完整的彼得大帝或尼古拉二世传记，不是对革命的解析，更不是谱系学著作。在这些主题上，其他历史学家做的比我强得多。只有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英国人，曾撰写以整个罗曼诺夫皇朝为主题的史书，他们的著作都精彩纷呈。Bruce Lincoln 教授是大改革和其他许多主题的专家，他撰写了非常权威的 *The Romanovs：Autocrats of All the Russias* 一书。该书分为内政和外交章节，二者轮番上阵。已故的 Lindsey Hughes 创作了 *The Romanovs：Ruling Russia* 1613－1917，它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分析杰作。我推荐这两本书，但我的这本书是第一部将个人与政治两个层面融为一体的罗曼诺夫皇朝史，运用了大量档案和已出版的著作。

世界上的一些卓越学者阅读和评价了本书全文或涉及他们专业的部分。Sergei Bogatyrev 博士是 16 和 17 世纪君主制的专家，著有 *The Sovereign and his Counsellers*（关于伊凡雷帝）一书，目前在写一部留里克王朝的史书。他阅读和修改了从米哈伊尔到彼得大帝的 17 世纪部分。Simon Dixon 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俄国史教授，著有 *Catherine the Great*，他审读了从彼得大帝到保罗的 18 世纪章节。Dominic Lieven 教授著有 *Russia against Napoleon* 和更新的 *Towards the Flame：Empire，War and the End*

of Tsarist Russia，他评论了从亚历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二世的20世纪部分。Geoffrey Hosking 教授著有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和 *Russia：People and Empire*，他阅读并修改了全书。*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一书的作者 Robert Service 教授也阅读并修改了全书。我的母校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 John Casey 博士也用他敏锐的眼睛，对我的手稿进行了润色和编校。我希望，如此众多的优秀学者的建议已经帮助我避免了许多错误，但本书中如果还有疏漏，均由我本人负责。

我运用了大量关于每一位沙皇统治的常被忽视的史料，大多是第一手材料，有的尚未出版，也有很多刊登在19世纪的历史学期刊上。我还参考了许多第二手材料，所以本书总的来讲是一部综合前人成绩之作。

官方材料已经汗牛充栋，更不用说私人材料了。每一位沙皇都给大臣、情人、亲戚写信，同时操纵外交、内政和文化政策。本书是对皇朝、君主制、家庭与宫廷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探讨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俄国政治力量。到19世纪末，除了每一位沙皇海量的官方通信之外，大多数罗曼诺夫沙皇和大臣还都有私人的日记、回忆录以及大量书信，何况罗曼诺夫家族本身就枝繁叶茂。

对于回忆录，我们必须保持怀疑的态度，但书信和日记的价值不可估量。有五套信件的价值特别突出：彼得大帝与其情妇即后来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通信、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其伴侣波将金的通信、亚历山大一世与其妹卡提什的通信、亚历山大二世与其情妇即后来的妻子卡佳·多尔戈鲁卡娅的通信，以及尼古拉二世与亚历山德拉的通信。其中一些书信已经闻名遐迩，比如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尼古拉二世与亚历山德

拉的一些信。这两对情侣都写了数千封信，从浸透香水的情书到冗长的政治讨论都有。很自然的，大多数书信还不为人知。亚历山大二世与卡佳·多尔戈鲁卡娅的通信多达3000封，绝大部分没有出版。没有几个历史学家研究过这个非同寻常的宝库，也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把这里的每一封信都读完了，部分原因是这些书信在很长时间里都被私人掌握，直到前不久才被返还给俄国档案馆。

本书介绍了20位君主和好几位摄政者，历时三个多世纪。在20位沙皇当中，有3位——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家喻户晓，而拉斯普京已经从历史进入了神话。但那些名气较小的沙皇的故事同样引人入胜。我的目标是平等对待每一位沙皇，但今天可以读到的史料不断增加，再加上皇朝的庞大规模，意味着关于皇朝最后几十年的篇幅要比之前多得多。

分量最大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传奇、殉道情怀和浪漫史，围绕着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关于末代沙皇夫妇的每一个方面，已经有汗牛充栋的书籍。研究他们，已经成为出版和互联网的一个产业。他们全家惨遭杀害，既给他们的生平投下阴影，也将其照得更亮。毕竟，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如今已经被奉为圣徒。许多代传记家和博客写手把尼古拉二世描绘成一个慈爱的顾家男人，他和妻子则被一起宣扬为柔情蜜意的恩爱伉俪的典范。但本书会以崭新的、不加粉饰的方式，将他们和拉斯普京作为密友和政治人物来描摹，而摈弃浪漫情怀的负担、苏联对其的憎恶或自由派对其的鄙夷。

在写作本书这一艰巨事业上，我得到了许多学者和专家的慷慨帮助，他们的知识和判断力远远超过我本人。我研究叶卡

捷琳娜大帝、波将金和如今的整个罗曼诺夫皇朝，前前后后已经超过十五年了。在这期间，我参观了大多数的罗曼诺夫皇宫、许多关键地点，去过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足迹遍布莫斯科、圣彼得堡、彼得宫城、皇村、敖德萨、第比利斯、博尔若米、巴库、塞瓦斯托波尔、巴赫齐萨莱、雅尔塔、利瓦季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伊夫和赫尔松。我还去过许多外国城市、伦敦、华沙和巴黎的档案馆。帮助过我的档案馆馆长、官员和向导不胜枚举。但我最感谢的，是俄罗斯国家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馆长 Mikhail Piotrovsky 博士、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馆长 Elena Gagarina 博士和俄罗斯联邦档案馆的馆长 Sergei Mironenko 博士。

我还要感谢威尔士亲王殿下，他热情而慷慨地帮助和鼓励我在俄国的工作，并与我分享关于罗曼诺夫宫殿复原的资料；爱丁堡公爵殿下[①]非常客气地与我会面，探讨他的家庭关系；肯特的迈克尔王子殿下[②]与我分享了他参加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葬礼的情况；奥尔加·罗曼诺夫大公小姐，即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桑德罗）大公和谢妮娅·亚历山德罗芙娜[③]的孙女，解答了我关于她家族的一些问题。南斯拉夫的伊丽莎白公主及其子 Nick Balfour 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家庭照片和书信；Katya Galitzine 公爵夫人对我有所帮助；Stefania Calice 伯爵夫

① 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译者注

② 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堂弟、英王乔治五世的孙子。他对俄国有浓厚的兴趣，在俄国也是知名人士。罗曼诺夫皇朝与他有血缘关系。1979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骸骨被发现，在做 DNA 检测时，就用了迈克尔王子的血样。1998 年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遗骸在圣彼得堡下葬，迈克尔王子参加了葬礼。——译者注

③ 谢妮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妹妹。——译者注

人对其家族收藏的信件做了研究，并与我分享了未出版的罗曼诺夫家信，包括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大公夫人[1]关于尼古拉一世之死的记述；Catherine Merridale 教授给了我许多建议和鼓励；Lars Tharp 提供了关于拉斯普京的海参的资料；Adam Zamoyski 与我分享了对尼古拉一世研究的一些珍贵材料；Mark Donen 博士研究了索邦大学档案馆中德·朗热隆伯爵记述保罗沙皇遇刺的资料；Ben Judah 与我分享了他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尼古拉二世的思考的研究成果；Helen Rappaport 是 *Four Sisters* 的作者，向我警示了罗曼诺夫皇朝研究的一些陷阱；我的挚友 Musa Klebnikov 与我分享了她已故的、受到大家怀念的丈夫 Paul 撰写的关于斯托雷平的未出版手稿；Galina Oleksiuk 在我开始写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Potemkin* 的时候教我俄语，她和她的女儿 Olesya Nova 又帮助我做研究；卓越的青年历史学家 Lucy Morgan 在英国帮助我做研究。我最应当感激的是 Galina Babkova 博士，她在我之前所有作品的研究过程中都给予了很大帮助，还向我介绍了才华横溢的青年历史学家 Daulet Zhanaydorov，后者帮助我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感谢非常了不起的 Peter James 一丝不苟地编辑了我的书稿。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优秀经纪人 Georgina Capel，以及她非常出色的同事 Rachel Conway、Romily Withingto 和 Valeria Huerta 的帮助。我的编辑，Weidenfeld 出版社的 Bea Hemming 和 Holly Harley，以及 Knopf 出版社的 Sonny Mehta，都是非常优秀的出版人。

---

① 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大公夫人（1830 ~ 1911 年）是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827 ~ 1892 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次子）的妻子。——译者注

我感谢伟大的 Isabel de Madariaga[①]，她没有读到本书就去世了，但她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那种魅力和严峻精神（她确实很像叶卡捷琳娜大帝），教导我写作史书和分析俄国。

我的父亲 Stephen Sebag-Montefiore 博士，在我写作本书期间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在所有事务上的智慧与温情，以及他作为编辑的技艺。我感谢我母亲 April Sebag-Montefiore 黄金般的建议、文学天赋和可亲的陪伴。我的岳父母 Charles 和 Patty Palmer Tomkinson 始终是我的慷慨支持者。我十分感激我太太 Santa 的安详、善良、美丽、爱和宽容，她忍受了我写作关于斯大林和耶路撒冷的书籍的时期，现在又熬过了我写作罗曼诺夫皇朝的时期。我的一切都要感谢她：她真是我的皇后。我的灵感，当然来自我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Lily 和 Sasha，谢谢你们可爱的魅力、调皮捣蛋、放肆和爱，正是这些激励我不断努力。我的作品都会轮流献给 Santa 和孩子们。本书献给 Lily。

出人意料的是，本书与我的家史有关联。我的祖先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曾觐见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沙皇。我的生命本身，就与俄国犹太人历史上的两大悲剧有着不解之缘。我外祖母的家族，Woolf 家族，在 1863 年为波兰而战，反抗罗曼诺夫皇朝，后来逃亡到英国。我外祖父的家族，Jaffe 家族，在 1904 年的基希纳乌虐犹运动之后逃离俄国。他们在立陶宛买了去纽约的船票，后来大吃一惊地发现，船把他们送到了爱尔兰。他们上当了！当他们发出抗议的时候，帮助他们逃亡的

---

① 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Isabel de Madariaga）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是研究俄国历史（叶卡捷琳娜大帝、伊凡雷帝等）的专家。——译者注

蛇头解释说，之前答应把他们送到“新科克”（New Cork），不是纽约（New York）。Jaffe 家定居于利默里克，后来在 1904 年不列颠群岛发生的虐犹运动中被逐出家园。我写到加里波利战役的时候，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曾祖父 Cecil Sebag-Montefiore 少校在加里波利战场身负重伤，躺在死人堆里，被认为已经阵亡而被丢下，后来他头部的伤始终未能痊愈。我写到 1918 年西方武装干预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也不能忘记，Cecil Sebag-Montefiore 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 Eric Sebag-Montefiore 上校，是占领巴统的英国远征军的一员。这样的关联当然稀松平常，但它们能帮我把这段历史写得更有趣。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说　明

对于俄国的所有日期，我用的都是旧式儒略历。在17世纪，儒略历比西方通行的新历法格列高利历（后文简称新历）晚十天。18世纪，儒略历比格列高利历晚十一天。到了19世纪，就晚十二天。20世纪，则晚十三天。对于一些大家熟知的日子，我同时使用两种历法。

关于头衔，在彼得大帝使用“皇帝”（emperor）的头衔之前，我将俄国统治者称为沙皇（Tsar）、专制君主（autocrat）、君主（sovereign）和大公（grand prince）。在此之后，我则将这些说法混用，不加区分，不过使用俄国式的“沙皇”要比欧洲－古罗马风格的“皇帝”越来越具有亲斯拉夫的意味。

沙皇的儿子被称为皇子（tsarevich，字面意思就是沙皇的儿子）；沙皇的女儿被称为公主（tsarevna）。后来沙皇的所有儿女和孙辈都被称为大公（veliki kniaz）或女大公。在英语里，veliki kniaz一般被翻译为grand duke。

皇储的称号是naslednik，但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大公（grand duke）和皇子（tsarevich）。1721年，彼得大帝采纳古罗马的称号“皇帝”，将他的儿女封为“恺撒之子”（caesarevich或tsesarevich）或“恺撒之女”。我使用了caesarevich的拼法，以帮助读者更轻松地将其与tsarevich区

分。1762 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将她的儿子保罗封为 caesarevich，于是它成了皇储的头衔，不过末代沙皇更喜欢俄国味更浓的 tsarevich。

“亲斯拉夫”（Slavophile）和“泛斯拉夫”（Pan-Slav）这两个词的含义经历过很多变化，为了避免赘述，我一般用“亲斯拉夫”这个词来描述那些希望用俄国的斯拉夫身份认同引导内政外交政策的人。

我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称为君士坦丁堡，而非伊斯坦布尔，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奥斯曼外交官，都将其称为君士坦丁堡。我也用俄语名字沙皇格勒来称呼这座城市。

俄国人一般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父名。因此，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名字的意思就是，康斯坦丁之子康斯坦丁。罗曼诺夫家族重名极多，所以他们的家族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就连尼古拉二世也曾抱怨道：“叫康斯坦丁和尼古拉的太多了。”还有很多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我努力为读者尽量简化，使用绰号或不同的拼写，还给出了带有绰号的人名清单。

关于俄语拼写，我使用英语读者最熟悉的形式，所以是沙皇 Michael 而不是 Mikhail（米哈伊尔），Peter 而不是 Piotr（彼得），Paul 而不是 Pavel（保罗）。但在有的地方我也用过 Nikolai 和 Mikhail。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的意图都完全是尽量做到简单清晰，让读者容易辨认人物。所以这会导致语言学上的前后不一致，我对此坦然认错。

目 录

（上册）

（下册）

序章　混乱时期的两个男孩

为罗曼诺夫皇朝的故事拉开序幕又闭幕的，是两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都羸弱、天真而疾病缠身。他们都是注定以专制君主身份统治俄国的政治家族的继承人，都在革命、战争与屠戮的年代成长。他们都被别人选来承担一项神圣而令人生畏的职责，而他们都不适合承担这项职责。他俩之间相隔 305 年，都在超乎寻常、令人胆寒的情境中面对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情境都发生在远离莫斯科且名叫伊帕季耶夫的建筑中。

1918 年 7 月 17 日凌晨 1 点 30 分，在莫斯科以东 800 英里乌拉尔山区叶卡捷琳堡的伊帕季耶夫宅邸，身患血友病的十三岁男孩阿列克谢，前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儿子，和他的父母、四个姐姐、三名仆人和三条狗一道被唤醒。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全家必须抓紧时间，准备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1613 年 3 月 13 日夜，在莫斯科东北 200 英里的伏尔加河畔破败小镇科斯特罗马郊外的伊帕季耶夫修道院，十六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他身患腿疾、眼部抽搐，他的父母生了五个儿子，只有他一个长大成人）和母亲被唤醒。有人告诉他们，有一个代表团到了，他必须赶紧准备和代表团一起回到都城。

这两个男孩都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非同寻常的局面而惊愕不已。他们的父母都曾为他们争取最高的奖励——皇位，但还希望保护他们，抵御皇位必然带来的危险。但没有人能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的家族卷入了俄国世袭权力的残酷游戏（不管

结局是好是坏），而他们的稚嫩肩膀被选来承担统治国家的可怕负担。尽管阿列克谢和米哈伊尔的命运有这么多相似之处，我们将看到，他们将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其中一个人的生活刚刚开始，而另一个人的末日已经降临。

阿列克谢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囚徒。他所在的俄国因凶残的内战和外敌入侵而四分五裂。他和父母与姐姐们一起穿好衣服。他们将皇室的著名珠宝缝在衣服内胆里。他们秘密地藏匿起珠宝，以便将来逃跑，寻得新的自由。男孩和他的父亲，即前任沙皇尼古拉二世，都穿上了朴素的军服衬衫和马裤，戴上大檐帽。前皇后亚历山德拉和她那十几岁的女儿们都穿着白上衣和黑裙子，没有穿夹克，也没有戴帽子。看守要求他们不要随身带很多东西，但他们还是自然而然地试图收拢枕头、钱包和纪念品，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更不知道自己要去何方。这对父母清楚，自己不大可能在灾变中全身而退、保住性命。但即便在这个心如铁石的年代，也很难想象会有人伤害无辜的儿童。目前，睡眼惺忪、因为生活在绝望与忐忑中而身心俱疲的他们，还没起任何疑心。[1]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他的母亲玛尔法修女，前不久还是囚徒，但现在差不多算是逃亡者了。他们潜藏起来，在一家修道院寻求庇护。他们所处的国家同样因内战和外敌入侵而残破不堪，与 1918 年的俄国颇为相似。他们也早已习惯了生活在致命危险之中。他们这样害怕自有道理，因为有暗杀队在追捕这个男孩。

男孩的母亲玛尔法修女五十多岁，在混乱时期受尽折磨。

他们的家族曾经有权有势、炙手可热，后来却身陷囹圄，生命岌岌可危。男孩的父亲菲拉列特目前被波兰人囚禁；男孩的好几个叔伯已经被谋杀。米哈伊尔大字不识几个，毫无权威，并且长期病快快的。他和母亲的唯一希望可能就是生存下去，等待他的父亲归来。但父亲还能回得来吗？

母子二人满腹恐惧又心怀期望，告诉来自莫斯科的权贵代表团于次日早晨在伊帕季耶夫修道院门外等候米哈伊尔。这对母子不知道黎明会给他们带来什么。[2]

在叶卡捷琳堡的伊帕季耶夫宅邸，卫兵们看着罗曼诺夫一家从楼梯上走下来。在楼梯平台上经过一头带着两只小熊崽的母熊标本时，他们画了十字。尼古拉二世抱着生病的儿子。

指挥官是一个名叫雅科夫·尤罗夫斯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委。他把一家人带到室外，穿过一个庭院，走进一间只有一个灯泡照明的地下室。亚历山德拉要求搬一把椅子来。尤罗夫斯基命人拿来两把椅子，给罗曼诺夫一家最虚弱的两个成员坐：前任皇后和阿列克谢。她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尼古拉二世把儿子放到另一把椅子上。然后，他站在儿子面前。四位女大公，奥尔加、塔季扬娜、玛丽亚和阿纳斯塔西娅（她们的名字首字母组成 OTMA）站在亚历山德拉背后。尤罗夫斯基匆匆走出地下室。他需要做很多安排。最近几天，叶卡捷琳堡和莫斯科之间交换着密文电报，讨论皇室的命运，因为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即所谓白军）正在攻向叶卡捷琳堡。时间紧迫。隔壁房间里有一支行刑队在等待，其中有些成员酩酊大醉，人人全副武装。沙皇一家很安静，仍然满脸倦意、茫然迷惑，或许希望在这缓慢的行动期间，正在逼近的白军会来营救他们。

他们镇定地坐着，看着房门，满怀期待，仿佛在等待拍一张家庭合影。

3月14日黎明时分，米哈伊尔身穿非常正式的毛皮镶边的长袍，头戴饰有紫貂毛皮的帽子，在母亲陪伴下走出修道院，看到了一支游行队伍。领头的是莫斯科的权贵们（即所谓波雅尔），和东正教主教们（称为都主教）。天气酷寒，滴水成冰。代表们走上前来。波雅尔们身穿长袍和毛皮大衣；都主教们举着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奇迹圣像。米哈伊尔立刻认出，这幅圣像是从克里姆林宫拿来的，因为他前不久就被关押在那里，对它很熟悉。为了加强劝诫的力量，他们还高举着费奥多罗夫圣母像，即罗曼诺夫家族尊崇的圣像，她是他们家族的保护者。

他们走到米哈伊尔和他母亲面前，弯腰鞠躬，立刻把那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他。"我们的君主，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的主宰，全俄沙皇与大公"，代表团的领袖——都主教梁赞的费奥多里特说道，"莫斯科大公国不可一日无君……莫斯科大公国一片凋零"，所以全国议事会选举米哈伊尔为君主，他必将"如同太阳一般，照耀俄国的沙皇政体"，他们请求他"恩赐他们，不要对他们的恳求表示不屑"，并请他"屈尊俯就，尽快来莫斯科"。米哈伊尔和他的母亲并不高兴。"他们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们，"代表们后来报告称，"他不想当君主，而她也不会祝福他当君主。他俩就这样走进了教堂。"我们几乎可以听见母亲庄严的怒斥和男孩迷惑的抽泣。在1613年时，俄国君主的宝座并没有多少诱惑力。

凌晨 2 点 15 分，阿列克谢及家人还在睡眼惺忪地等待，这时尤罗夫斯基同志和 10 名武装部下走进了房间，于是房间更拥挤了。其中一人注意到了阿列克谢，他“病怏怏的，面色蜡黄”，用“好奇的大眼睛”盯着他们。尤罗夫斯基命令阿列克谢及其家人起立，然后转向尼古拉二世，宣布：“有鉴于你们的亲戚仍然在攻击苏联，乌拉尔苏维埃执委会已经决定，判处你们死刑。”

“我主上帝啊！”前任沙皇如此喊道。“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女孩喊道，“上帝啊，不要！”尼古拉二世转过身来说道：“我没听懂。请再读一遍。”

莫斯科权贵们并没有因为米哈伊尔的拒绝而丧气。议事会已经给了代表团书面指示，指导他们如何反驳米哈伊尔的每一种反对意见。在祈祷了很长时间之后，权贵们“几乎在苦苦哀求”米哈伊尔了。他们“亲吻十字架，谦卑地询问”，这个被他们称为“我们的君主”的男孩是否愿意当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在多年的迫害和凌辱中受尽折磨，现在能够生存就已经是万幸了。于是米哈伊尔又一次“悲哀地哭喊发怒，拒绝了”。

尤罗夫斯基又一次宣读了死刑判决书，现在阿列克谢和其他人画了十字。而尼古拉二世一直在说：“什么？什么？”

“这个！”尤罗夫斯基吼道。他向前任沙皇开枪。行刑队举起枪，瞄准沙皇一家，发疯似地开枪。一时间枪声震耳欲聋，“女人尖叫呻吟”，尤罗夫斯基呼喊着发号施令，乱作一团，满屋硝烟滚滚。“太吵了，大家什么都听不见。”尤罗夫

斯基回忆道。但射击放缓之后，他们发现皇子阿列克谢和女人们几乎毫发未伤。阿列克谢双目圆睁，惊恐万分，呆若木鸡，还坐在椅子上，透过硝烟和灰泥粉尘，盯着对方。电灯几乎熄灭，椅子被打翻，人们的双腿乱动，到处是鲜血和“呻吟、尖叫、低声抽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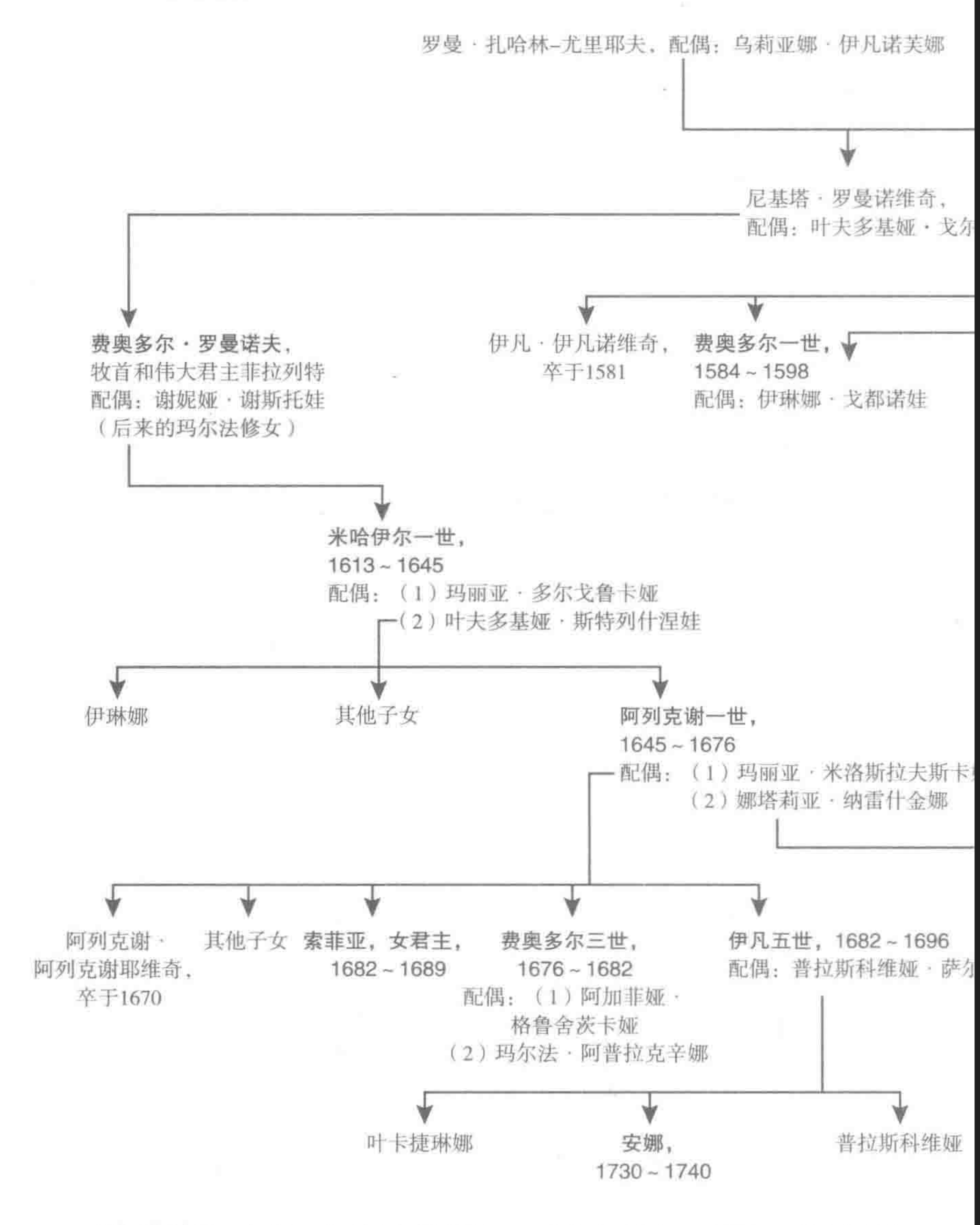
在科斯特罗马，经过六个小时的争辩，权贵们双膝跪下，涕泗横流，哀求道，假如米哈伊尔不肯接受皇位，上帝就会给俄国降下彻底的毁灭。米哈伊尔终于同意了，亲吻了十字架，然后接受了代表沙皇统治权的钢头权杖。权贵们画了十字，争先恐后地在他面前匍匐趴下，亲吻新沙皇的脚。一个半壁倾颓的都城，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一个满腹绝望的民族，在通往莫斯科的危险道路的终点等待着他。

第一幕



崛起

罗曼诺夫家族



*伊凡雷帝是第一位被加冕为沙皇的莫斯科大公。他先后娶妻七人。玛丽亚·纳加娅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

说明：人名处的年份均为沙皇或女皇在位的年份。

留里克家族

瓦西里三世，1505～1533
配偶：叶连娜·格林斯卡娅

伊凡四世，伊凡雷帝*，
1547～1584
配偶：（1）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
（2）玛丽亚·纳加娅

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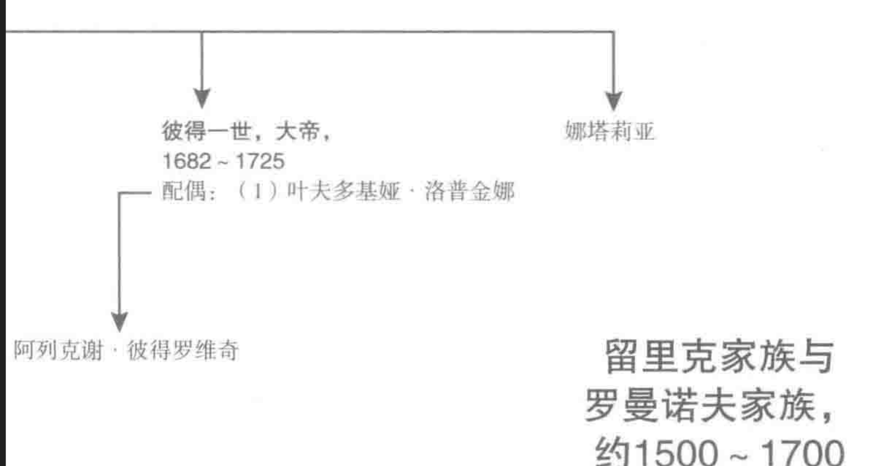
其他子女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卒于1591。
一系列皇位觊觎者冒充他，包括
伪德米特里一世，
1605～1606，
和伪德米特里二世

鲍里斯·戈都诺夫，
1598～1605
玛丽亚·斯库拉托娃·
别利斯卡娅

其他子女

费奥多尔二世，
1605



留里克家族与
罗曼诺夫家族，
约1500～1700

第一场

选　秀

出场人物

留里克王朝最后几位沙皇

伊凡雷帝，1547～1584 年在位

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扎哈林娜－尤里耶娃，伊凡雷帝的第一任皇后

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雷帝和阿纳斯塔西娅的长子与继承人，被父亲谋杀

费奥多尔一世，伊凡雷帝和阿纳斯塔西娅的第二个儿子，沙皇，1584～1598 年在位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伊凡雷帝最小的儿子，死因不明。三个人假冒他的身份，即三个伪德米特里

混乱时期：沙皇和皇位觊觎者

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1598～1605 年在位

第一个伪德米特里，沙皇，1605～1606 年在位

瓦西里四世·舒伊斯基，沙皇，1606～1610 年在位

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绰号“图希诺的土匪”

伊凡·迪米特里耶维奇，婴儿土匪

玛丽娜·姆尼舍克，一名波兰贵族的女儿，第一个伪德米特里、第二个伪德米特里和伊凡·扎鲁茨基的妻子，婴儿土匪的母亲，被称为“巫婆马琳卡”

军阀

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公爵，抵抗运动的英雄

库兹马·米宁，新诺夫哥罗德的商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贵族和哥萨克领袖

外国侵略者

西吉斯蒙德三世，波兰国王
瓦迪斯瓦夫，波兰王子，后成为波兰国王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瑞典国王

最早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

尼基塔·罗曼诺维奇·扎哈林－尤里耶夫，阿纳斯塔西娅（伊凡雷帝第一任妻子）的兄弟
尼基塔的儿子，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罗曼诺夫，后成为神父菲拉列特
谢妮娅·谢斯托娃，后来的玛尔法修女，菲拉列特之妻
菲拉列特与谢妮娅的儿子，米哈伊尔，第一位罗曼诺夫沙皇，1613～1645年在位
伊凡·罗曼诺夫，菲拉列特的兄弟，米哈伊尔的叔叔，波雅尔
玛丽亚·赫洛波娃，米哈伊尔的第一位未婚妻
玛丽亚·多尔戈鲁卡娅，米哈伊尔的第一任妻子
叶夫多基娅·斯特列什涅娃，米哈伊尔的第二任妻子
叶连娜，公主，米哈伊尔沙皇和叶夫多基娅的女儿
阿列克谢，米哈伊尔的儿子和继承人，沙皇，1645～1676年在位

廷臣：各部大臣等

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罗曼诺夫家族的亲戚，波雅尔和重臣
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罗曼诺夫家族的亲戚，皇室侍酒官和

军械大臣

伊凡·切尔卡斯基公爵，罗曼诺夫家族的亲戚，有切尔卡西亚[1]血统，波雅尔

德米特里·切尔卡斯基公爵，罗曼诺夫家族的亲戚，有切尔卡西亚血统，波雅尔

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公爵，爱国的军阀，后成为波雅尔和陆军总司令

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贵族和哥萨克军阀，皇位候选人

---

① 切尔卡西亚人是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在19世纪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战争期间被驱逐到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各地。西方文学艺术中有不少以貌美的切尔卡西亚人为主题的作品。——译者注

米哈伊尔并不着急去莫斯科，但莫斯科却已翘首以盼。在内战中，争夺最高权力的竞争者——贵族显要、外国国王、哥萨克酋长、冒名顶替的骗子和冒险家，都在杀向莫斯科，急于攫取皇位。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修女玛尔法并不热情。从没有过像他们这样凄惨、哀怨和忧郁地走向皇位的人。但1613年初俄国的处境岌岌可危，它经受的灾祸也是一部反乌托邦悲剧。科斯特罗马和莫斯科之间的土地上险象环生。米哈伊尔经过的一些村庄，死尸横躺街头，无人掩埋。当时的俄国比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小得多。它在北方与瑞典的边界靠近诺夫哥罗德[①]，与波兰-立陶宛的边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东方西伯利亚的大部分还没有被俄国征服，而南方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鞑靼汗国控制之下。但此时的俄国仍然是一个泱泱大国，人口多达约1400万，而同时期的英格兰只有400万人。然而，俄国几乎已经土崩瓦解；饥馑和战争导致十室九空；波兰人还在搜寻少年沙皇。瑞典和波兰-立陶宛人重兵云集，正在攻入俄国；哥萨克军阀统治着南方大片领土，庇护着皇位觊觎者。国家一贫如洗，皇室珠宝已经被掳走；克里姆林宫破败不堪。

米哈伊尔生活的转变肯定是一场莫大的震动：沙皇宫廷必须白手起家，从头重建，廷臣要一个一个地召集，银勺要一个一个地收集，钻石要一颗一颗地积攒。他和母亲无疑对

---

① 诺夫哥罗德（或称大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城于859年，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沃尔霍夫河注入伊尔门湖的地方。该城的鼎盛时期为14世纪，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首都，也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诺夫哥罗德为世界文化遗产地。——译者注

都城里等待他们的一切感到恐惧，他们也有许多理由去感到焦虑。然而这个出身于无头衔的下级贵族家庭的少年，他的父亲尚在外国牢狱中，伟大的命运却突然降临到他身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命运，他最应当感谢的，是他家族的第一个恩主伊凡雷帝。[1]

伊凡雷帝已经驾崩三十年，但他令人生畏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俄国和少年米哈伊尔。伊凡雷帝为俄罗斯帝国开疆拓土，但也从内部几乎将其撕毁。他是首位极大地增添了俄罗斯帝国光辉的君王，然后又毒害了它。他在位长达五十年，有胜利，也有癫狂。但他的第一位妻子，也是他最宠爱的那位，给他生了第一批儿子。她是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也是这个家族好运气的奠基人。

伊凡雷帝本人是一个王族的后嗣，其祖先可以追溯到留里克，此人是一位半神话的斯堪的纳维亚君王，于862年受斯拉夫人和其他当地部落的邀请来统治他们，于是建立了俄国的第一个王朝。988年，留里克的后代，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克里米亚皈依东正教，接受拜占庭皇帝与东正教牧首的权威。他统治的众多领地形成的松散联邦，被称为基辅罗斯，由留里克王朝维系起来，最终扩张到几乎囊括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全部土地。但在1238年至1240年之间，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蒙古军队打垮了留里克王朝。蒙古人主宰俄国两个世纪，其间允许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统治一些小国，作为蒙古人的附庸。蒙古人关于受命于天的唯一普世皇帝的观念，以及他们残暴而武断的司法裁决，或许促使了俄国独裁统治思想的产生。俄国人与蒙古人有很多杂居和通婚的情况，很多著名的俄国家族有蒙

古人的血统。渐渐地，俄国王公们开始挑战蒙古人的权威。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伊凡大帝）兼并了俄国的许多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大诺夫哥罗德共和国[①]和南方的罗斯托夫，将其纳入莫斯科大公国囊中，并于1480年决定性地与蒙古人分庭抗礼。在拜占庭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攻陷之后，他自封为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帕里奥洛格斯为妻，从此自命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者。他还开始自称"恺撒"，这个词在俄语中变成"沙皇"。他有了这个新的皇帝地位，于是他的僧侣宣传家开始鼓吹，他在重新统一罗斯的土地。[②] 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继续他的事业，但瓦西里三世的儿子死得早，所以继承瓦西里三世的是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即后来所谓的伊凡雷帝。在伊凡雷帝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娃娃的时候，他就继承了大公的宝座。他的母亲可能是被毒死的，而廷臣之间的竞争演化成暴力冲突，对这个孩子造成了很大创伤。他长大成人之后虽然极富魅力、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但也反复无常、难以预料。

1547年，伊凡雷帝加冕时只有十六岁。他是第一位被加冕为沙皇的莫斯科大公。此时这位年轻的专制君主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位妻子了。遵照沙皇的两个先驱——蒙古可汗和拜占庭皇帝的传统，他举行了一场选秀。君王每选择一位新娘，都会使得新的家族平步青云，而摧毁其他家族。选秀的目的是

---

① 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是12 ~ 15世纪的一个东斯拉夫国家，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乌拉尔山区北部，作为汉萨同盟的最东端，一度十分繁荣。1478年，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被莫斯科大公国的伊凡三世征服。——译者注

② 莫斯科大公采用双头鹰的徽记，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哈布斯堡皇朝那样的地位。可能这之后僧侣才宣称双头鹰代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因此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

通过让沙皇本人从中层乡绅中选择一位姑娘，来减少大贵族之间的倾轧。全国各地有500名处女被召集来参加这场文艺复兴时期的选美，最终胜利者是一个名叫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扎哈林娜-尤里耶娃的少女，她是男孩米哈伊尔的姑奶奶①。

她是一个在宫廷中已有一定地位的氏族的较弱小分支的女儿。她是理想的新娘，因为她与权势炙手可热的显贵们距离比较远，而且伊凡雷帝对她已经比较熟悉，因此感到舒心。她的叔叔曾是伊凡雷帝的监护人之一，所以伊凡雷帝已经认识她了。她的祖先是安德烈·科贝雷，他于1346~1347年被大公晋升为波雅尔②，但她所在的那一支是安德烈·科贝雷的第四子波雅尔费奥多尔的后代。费奥多尔的绰号是科什卡，即“猫儿”。一代人的称呼与前一代男性的名字相关。所以“猫儿”的儿女被称为科什金家族。考虑到罗曼诺夫家族如同猫一般擅长生存，这个名号恰如其分。阿纳斯塔西娅的曾祖父扎哈尔和祖父尤里都是波雅尔，但她的父亲罗曼英年早逝。不过他的名字被传承了下去，他的后代就是罗曼诺夫家族。[2]

伊凡雷帝加冕不久之后的1547年2月2日，迎娶了阿纳

---

① 即米哈伊尔爷爷的妹妹。——译者注

② 波雅尔是最高等级的贵族阶层，由沙皇封授。波雅尔与世袭的“公爵”头衔没有关系。根据传统，沙皇无权授予“公爵”头衔。公爵是被莫斯科大公国征服的各城市的统治者的后代，往往是基辅大公留里克已经说不清谱系的默默无闻的后代，或者是立陶宛大公国创始人格迪米纳斯的后嗣，或者是鞑靼可汗的后代。有些公爵是富可敌国的权贵，拥有的土地超过10万英亩；但很多公爵既没有钱，也不是波雅尔。头衔并非总是最重要的。罗曼诺夫家族曾经是波雅尔，但从来不是公爵。

斯塔西娅。这门婚事非常成功。她为他生下了六个孩子，其中两名男性继承人伊凡和费奥多尔得以长大成人。而且她有一种本领，能够让脾气狂躁的伊凡雷帝平静下来，但他防不胜防的疯狂和持续不断的征伐还是让她精疲力竭。起初他统治得一帆风顺。他率军进攻东南方，发动了一场东正教的圣战，打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这些鞑靼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但现在分裂成了许多小汗国。伊凡雷帝首先征服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他在红场兴建了圣瓦西里大教堂，以庆祝此次胜利。他派遣商人和哥萨克冒险家开始征服庞大而富饶的西伯利亚；他引进欧洲专家与商人，推动莫斯科大公国的现代化，并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交战，以压制波罗的海的富庶城市。但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损害了沙皇的心智，也削弱了过于强势的权贵的忠诚度，其中不少人与波兰人有联系。与此同时，他常常与另一个区域性强国，南方的克里米亚鞑靼人①的汗国发生战争。[3]

1553 年，伊凡雷帝病倒了。他妻子的兄弟尼基塔·罗曼诺维奇试图劝说廷臣向沙皇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宣誓效忠，但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更支持沙皇那已经成年的表弟——斯塔里察的弗拉基米尔公爵。然而沙皇病愈了，从此越来越执迷于贵族对他的潜在背叛，敌视弗拉基米尔公爵与其他一些权贵的独立地位。1560 年，阿纳斯塔西娅去世，年仅二十九岁。伊凡

---

① 克里米亚汗国由格来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统治，三个世纪里一直是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从乌克兰南部延伸到高加索北部，以克里米亚的巴赫齐萨莱为基地。克里米亚汗国拥有 5 万骑射手，战斗力极强，以致沙皇在很长时期里也向其纳贡。克里米亚可汗与奥斯曼苏丹紧密结盟，帮助苏丹控制黑海。

雷帝十分哀恸，坚信她是被不怀好意的权贵毒死的。[①] 她或许是被毒死的，但也完全可能是死于疾病或并无恶意的医药。无论如何，权贵们的背叛和阴谋使得伊凡雷帝开始了一连串疯狂的暴力活动：他突然离开了莫斯科，隐居到外省的一座要塞，将国家分成两部分，他的私人领地——沙皇特辖区和其余部分。他组建了一支令人胆寒的黑衣亲信队伍，即特辖军。他们个个都是暴发户，骑着黑马，以扫帚和狗头图案为徽记，以象征他们的不可腐蚀和绝对忠诚。恐怖的暴政就这样开始了。伊凡雷帝有时嗜血屠戮，有时虔诚祈祷，有时通奸淫乐。在他的魔爪下，没有人能高枕无忧。皇朝的脆弱更是加剧了他的反复无常。他的幼子费奥多尔身体羸弱，因此只有长子伊凡似乎能长大成人。他必须续弦。就像他的同时代人亨利八世一样，再婚也成了他的执念。他想为自己寻找一位外国新娘，希望能娶到瑞典或波兰王族的公主，以便赢得波兰王位；或者娶一个英格兰女人，甚至伊丽莎白一世本人。他先后娶了八位妻子，其中三位可能是被毒死的，还有几位可能是被他下令杀死的。1569 年，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位鞑靼公主，不幸去世。有人怀疑她也是被毒死的。伊凡雷帝大发雷霆，疯狂地清洗大臣，割断他们的脖子和生殖器，然后派遣一队带着狗头徽记的特辖军去镇压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这两座城市，几乎将市民斩尽杀绝；先用沸水然后用冷水泼受害者，将铁钩插入他们的肋骨之间，将其吊起来；将妇女和儿童用绳子串在一起，将他们推入冰河。鞑靼可汗利用伊凡雷帝的疯狂暴行，占领并烧毁了莫

---

① 20 世纪，她的遗骸得到分析，发现其中含有水银，含量到了危害生命的程度。但同时检测的其他 16 世纪遗骨的情况也是这样。水银在当时常被当作药品服用。

斯科。

特辖军执行了他的屠杀命令之后，伊凡雷帝重新统一了沙皇的领土，但随后退位，指定一位鞑靼可汗的儿子（已皈依基督教）为俄国大公，但后来又夺回了皇位。他的癫狂也不是无章可循：伊凡雷帝的残酷镇压粉碎了区域性权贵的力量，尽管他具有许多魔鬼般的怪癖和虐待狂嗜好。阿纳斯塔西娅的兄弟尼基塔·罗曼诺维奇是皇储们的舅舅，但罗曼诺夫家族和别人一样畏惧沙皇的狂怒。1575 年，至少有一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被杀，尼基塔的领地也遭到蹂躏。

在 1580 年 9 月的选秀上，伊凡雷帝挑选了一位新妻子，玛丽亚·纳加娅，她给他生了他渴望已久的儿子，取名德米特里。然而，在 1581 年，伊凡雷帝狂怒之下打死了自己的长子伊凡（阿纳斯塔西娅所生），将铁头权杖插入了男孩的头部。这是他的恐怖暴政中一个令人发指的高潮。他已经败坏了俄国，如今敲定了俄国注定要陷入混乱的噩运。他的皇位继承人是他与阿纳斯塔西娅的另一个儿子，羸弱而头脑简单的费奥多尔，以及还是婴儿的德米特里。

1584 年，伊凡雷帝驾崩，尼基塔·罗曼诺维奇努力确保皇位被传给他的外甥费奥多尔一世。但尼基塔不久之后也去世了，继承他的权势的，是他的儿子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罗曼诺夫，也就是未来的米哈伊尔沙皇的父亲。

沙皇费奥多尔一世把朝政交给精明强干的大臣鲍里斯·戈都诺夫，此人原是伊凡雷帝的特辖军成员，后来飞黄腾达，现在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沙皇，借此巩固自己的权力。留里克王朝的最后继承人是伊凡雷帝的幼子，八岁的德米特里，他在这个时期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根据官方的说法，德米特里在癫

痫发作时，用刀刺破了自己的喉咙。这种死法太怪异，虽然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但是难免有许多人相信他要么是被戈都诺夫暗杀的，要么被藏匿到了安全地点。

1598 年，沙皇费奥多尔一世驾崩，没有留下后代。留里克王朝的莫斯科家系就灭亡了。[4]

现在有两个皇位候选人，费奥多尔一世的大臣、内兄鲍里斯·戈都诺夫，以及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罗曼诺夫（已故皇后阿纳斯塔西娅最年长的侄子，尼基塔·罗曼诺维奇的儿子；他是宫廷衣着最华丽的波雅尔，并以此闻名）。费奥多尔·罗曼诺夫娶了谢妮娅·谢斯托娃，生了四男两女，但其中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大成人。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沙皇米哈伊尔，他于 1596 年出生，可能在瓦尔瓦卡街上红场附近的一座豪宅里长大。① 他得到了很多贵重礼物，但他的童年不会安定很长时间了。

戈都诺夫被全俄罗斯缙绅会议选为沙皇，所以在合法的留里克王朝灭亡之后，他是最接近正统统治者的人，起初他还得到了费奥多尔·罗曼诺夫的支持。戈都诺夫很有才华，但在政治当中好运气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他非常倒霉。他影响最深远的功绩是在东部边境，他的哥萨克冒险家成功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打开了通向广袤西伯利亚的大门。但俄国本土遭遇了饥荒和疫病，而鲍里斯本人也病魔缠身，使得他摇摇欲坠的统治

① 1856 年，他们的后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庆祝自己的加冕礼，从邻近的修道院手中买下了这个地点的房子。这座建筑的大部分都是在沙皇米哈伊尔时代很久之后建造的，但奠基于 15 世纪。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可能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更是难以为继。

费奥多尔·罗曼诺夫的阴谋诡计和逃亡展现出了他的祖先猫一般的机敏。他帮助散播了一个致命的谣言，称伊凡雷帝的最后一个儿子德米特里逃出生天，仍然在世。摊牌的时间快到了，罗曼诺夫家族率领武装侍从进入莫斯科。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仅仅五岁的时候，他的世界倾覆了。

1600年，戈都诺夫迅猛攻击费奥多尔及其四个兄弟，指控其叛国和搞巫术。他们的仆人在遭到毒刑拷打之后作证称，他们确实是巫师，并藏有“毒草药”。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烧毁了罗曼诺夫家的一处宫殿，没收了他们的地产，并将其流放到北极。为了确保费奥多尔·罗曼诺夫永远不能成为沙皇，鲍里斯强迫他出家当修道士，更名为菲拉列特。而费奥多尔·罗曼诺夫的妻子也被迫出家当修女，改名为玛尔法修女。米哈伊尔被送去偏僻的别洛焦尔斯克村，与他的婶婶（他叔叔亚历山大·罗曼诺夫的妻子）一起生活。他在那里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十五个月，后来和婶婶一道被允许搬到距离莫斯科50英里的一处罗曼诺夫庄园。罗曼诺夫家五兄弟当中有三人被清洗，或者神秘死去。“鲍里斯沙皇把我们全除掉了，”菲拉列特后来回忆道，“他让我剃发当僧人，杀了我的三个兄弟，下令将他们扼死。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兄弟伊凡。”因为罗曼诺夫家族与留里克王朝有特殊的关系，而且皇子德米特里又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戈都诺夫不能把罗曼诺夫家族斩草除根。觊觎权力的皇亲国戚让皇室的孩子“消失”，反而会阻碍他们得到自己渴求的权力。

流言蜚语传遍全国各地，让很多人坚信不疑，留里克王朝的真正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被带到了波兰并抚养长大，如今他

要夺回自己的皇位。这引发了一场大动乱，即后来所谓的混乱时期。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第一个觊觎皇位者并非真正的德米特里，但即便在今天，也无法确定他的真实身份，所以我们通常把他称为伪德米特里。他可能是一个脱离教门的僧人，曾在克里姆林宫居住，对宫廷生活比较熟悉。伪德米特里可能从小就被人灌输他是真正的皇子，所以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不肯动摇的信念。1604 年 10 月，当戈都诺夫渐渐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伪德米特里在波兰人的帮助下，率领一支因为大量哥萨克①土匪加入而膨胀的军队，开往莫斯科。俄国民众狂热地尊崇神圣的君王，所以合法沙皇的死而复生或逃出生天，被认为是基督复活一般的奇迹。戈都诺夫死于脑部大出血，由他的儿子费奥多尔二世继承。但在神秘的皇位觊觎者占领莫斯科之前，这个孩童沙皇就被割断了喉咙。[5]

1605 年 6 月 20 日，伪德米特里大奏凯歌地进入莫斯科。伊凡雷帝的最后一位妻子，真正的德米特里的母亲，认可他就

---

① 哥萨克这个名字源自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词“卡扎克”（Kazak），意思是冒险家或土匪。哥萨克原本是鞑靼武士，但到 16 世纪时已经主要是居住在莫斯科大公国、鞑靼汗国和波兰边疆地带的斯拉夫人，以狩猎、捕鱼和掳掠为生。鞑靼人、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争给了哥萨克大量机会作为雇佣兵和独立劫掠者而参战。他们起初是步兵，后来在“海鸥”小船组成的舰队服役，再后来成为骑兵。在混乱时期，有的哥萨克为波兰人作战，其他的则投身于内战的不同势力。他们成了权力的仲裁者。他们在选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沙皇和地主残酷地压迫农民，迫使其成为农奴。越来越沉重的剥削促使成千上万的农奴逃往哥萨克社区。哥萨克是骄傲的自由民的兄弟会，他们选举自己的领袖“盖特曼”，在乌克兰语中称为 hetman，在俄语中称 ataman。

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这个厚颜无耻的表演家被加冕为沙皇。他拼命地想方设法调和他的不同支持者——波兰人和俄国人、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波雅尔和哥萨克——之间的矛盾，召回了罗曼诺夫兄弟，任命菲拉列特为罗斯托夫都主教，这个晋升会让他远离莫斯科。十岁的米哈伊尔和母亲则随菲拉列特迁往罗斯托夫。

沙皇爱上了自己的波兰支持者的女儿玛丽娜·姆尼舍克，在圣母升天大教堂迎娶她，并为其加冕。她是天主教波兰人，这个事实粉碎了他的神秘色彩。她很快遭到了俄国民众的憎恶，被咒骂为“巫婆马琳卡”。九天后，凌晨4点，波雅尔们敲响警钟，封锁了宫殿。伪德米特里从一扇窗户跳下，但摔断了腿，被枪击和刀刺至少21次。波雅尔们开会选举下一位沙皇，考虑了罗曼诺夫家族的继承权，因为他们与合法的王朝有联系。伊凡·罗曼诺夫不得人心，而菲拉列特是僧人，于是只剩下菲拉列特的儿子米哈伊尔，但他太年幼。最后，政变领导人瓦西里·舒伊斯基，留里克王朝另一个支系的成员，一个软弱无能的密谋者，被选为沙皇，史称瓦西里四世，而菲拉列特成为东正教牧首。①

伪德米特里的尸体被开膛破肚，赤身露体地公开展示。“他的颅骨被打碎，脑浆流到身旁，”一支吟游诗人的风笛被塞到他嘴里，意为他演奏的是魔鬼的旋律。他的阳具被割下来，和其他内脏一起放在身旁。菲拉列特·罗曼诺夫图谋反对

---

① 原文如此，有误。菲拉列特成为东正教牧首的时间是1609年，是被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的伪政权任命的。当时的正牌东正教牧首是赫莫杰尼斯，他于1612年被波兰人杀害。菲拉列特于1619年被波兰人释放，才正式成为牧首。——译者注

瓦西里四世，因此被解除职务，被勒令前往他的罗斯托夫教区。

不死皇子德米特里的幽灵如今在全国各地逡巡。人民对伊凡雷帝已经灭亡的王朝仍然有着极深的信心。有十几个冒险家举兵起事，自称是伊凡雷帝的儿子或孙子。但有一个皇位觊觎者，即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甚至比第一个更神秘，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第二个伪德米特里当过教师，会说流利的波兰语和俄语，可能是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进军到莫斯科城外的图希诺，与巫婆马琳卡会合，也就是第一个伪德米特里留下的寡妇。马琳卡遇见粗野的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绰号“土匪”），不禁浑身战栗。她别无选择，只能认可他是自己的丈夫。然后他们秘密结婚，之所以秘密，是因为如果“土匪”就是第一个伪德米特里，那么他们已经结过婚了。她很快怀孕了。

与此同时，菲拉列特在罗斯托夫与前妻玛尔法和儿子米哈伊尔团圆了。但是，他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在莫斯科，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被“土匪”打败，于是他向瑞典国王求援。瑞典国王率军攻入俄国，占领了诺夫哥罗德。

“土匪”的哥萨克部队征服了南方，并向罗斯托夫进军。菲拉列特组织防御，直到1608年10月被俘。“土匪”任命他为牧首。俄国的土崩瓦解对邻国波兰和瑞典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它们是争夺波罗的海周边地区权力的竞争对手，也都与俄国波雅尔和商人有着密切联系。伊凡雷帝为了争夺对波罗的海和波兰本身的控制权，与这两个国家打了二十四年的仗。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在前不久合并成了一个新的大国，其版

图包括今天的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大部分。伊凡雷帝对诺夫哥罗德的疯狂洗劫无疑让生活在这座贸易城市里的人们相信，他们若是接受瑞典的统治或许会更好。所以这些正在崛起的势力受到极大的诱惑，想要在俄国的死尸之上飨宴。

瑞典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和俄国北部，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则因为他身边的权贵的阴谋诡计和遏制瑞典的需要，不情愿地投入了战争。“土匪”逃往南方，而瓦西里四世则被七名主要波雅尔（其中包括伊凡·罗曼诺夫）发动的政变推翻了。前任沙皇瓦西里四世被强迫出家，后来死在波兰狱中。贵族开会选举新沙皇。菲拉列特提议他自己的儿子米哈伊尔。但消息传来，“土匪”在南方募集了一支新的哥萨克军队。波雅尔们决定他们需要一个成年人来领兵打仗，于是选举了波兰国王的儿子瓦迪斯瓦夫为沙皇。

莫斯科被波兰雇佣兵占领，他们洗劫了克里姆林宫的皇室财宝。菲拉列特被派去与波兰国王谈判，把米哈伊尔留在了被波兰人控制的克里姆林宫，和叔叔伊凡待在一起。

菲拉列特似乎真诚地支持波兰人当沙皇，他在斯摩棱斯克城外与西吉斯蒙德三世国王会面，要求瓦迪斯瓦夫皈依东正教，但波兰人不同意瓦迪斯瓦夫放弃天主教。菲拉列特被逮捕并囚禁在波兰。同时，为了与波兰候选人抗衡，诺夫哥罗德市民同意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当沙皇。俄国似乎注定要亡了，但在1610年12月，在没有沙皇主政的情况下，东正教领袖赫莫杰尼斯牧首勇敢地发表宣言，呼吁发动一场抵抗外敌入侵的神圣的民族战争。赫莫杰尼斯后来被波兰人俘虏，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就是在这场起义中，权贵们选

举出了一位罗曼诺夫沙皇。

在下诺夫哥罗德，由一群爱国者和冒险家组成的联盟响应了赫莫杰尼斯的号召。“土匪”因为残暴成性，被自己的保镖谋杀了。但谎言和骗局还没有结束。巫婆马琳卡，即两个伪德米特里的波兰皇后，生了个儿子。在这个还是婴儿的皇位觊觎者（被称为“婴儿土匪”）旗下，她和她的哥萨克军队开往下诺夫哥罗德，出人意料地与那里的民兵结盟。1611 年 3 月，这支令人惊讶的联军逼近莫斯科。在残酷的战斗中，波兰人在莫斯科纵火，撤往克里姆林宫，将米哈伊尔和波雅尔们扣押。但俄国民兵未能击败波兰人，作鸟兽散。

最后，在 1611 年秋季，还是在下诺夫哥罗德，出现了精明强干的军人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公爵，但他只是中层贵族；还有当地商人库兹马·米宁。他们两人集结了一支民族解放的大军，进攻莫斯科，并得到了贵族军阀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支持（曾支持“土匪”）。巫婆马琳卡和“婴儿土匪”逃往南方。

爱国者打败了波兰人，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然后围攻克里姆林宫。宫内的波兰人和波雅尔开始饿死。要塞里到处是死尸；一名商人在城墙附近找到了一个装满首级和手脚的袋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母亲仍然留在这个人间地狱。最后，在 1612 年 10 月 26 日，波雅尔们，包括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从克里姆林宫走出来。波兰人投降了，结局是大部分人被屠杀。除了南方的“婴儿土匪”，内战算是结束了。

爱国者立刻召开全俄罗斯缙绅会议，选举新沙皇来拯救祖国。但险些被哥萨克屠杀的波雅尔们得到警告，作为对他们叛

国通敌的惩罚，他们不可以参加全俄缙绅会议。侥幸死里逃生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他的母亲于是逃往乡村，躲进伊帕季耶夫修道院。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起初也没有人关心。罗曼诺夫家族是与波兰人合作的叛徒，他们肯定是彻底垮台了。[6]

在1613年1月的苦寒中，800名代表来到半壁倾颓的克里姆林宫。他们在没了屋顶的大厅里扎营，有时在河畔宫开会，有时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商议。他们斋戒禁食，希望得到上帝的指引，但仍然如一盘散沙。权贵支持瑞典的卡尔·腓力王子，即瑞典国王的弟弟。士绅和哥萨克坚持要求选出一个俄国人当沙皇。波扎尔斯基公爵是当时的英雄，但他不是波雅尔，他的家族并不富裕，也没有名望。哥萨克提议他们自己的领袖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是立陶宛王族后裔，也是成功的劫掠者，但他因为与“土匪”过从甚密而遭到除了哥萨克之外所有人的怀疑。

在这些人选都被否决之后，顿河哥萨克的盖特曼提议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大家喊道，他太年轻了。会议投票将他否决。但后来又有人提交请愿书，再次提议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赢得了一些支持者，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有吸引力。保守的波雅尔们支持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位合法沙皇的亲戚。哥萨克支持他，因为他的父亲曾是“土匪”任命的牧首。他太年轻了，所以没有什么私敌，也不会因为他的叔叔与波兰人合作而受到指责。他的父亲不在现场，意味着没有人会操纵他。他是一颗完美的棋子。

2月7日，哥萨克为“我们的合法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

罗维奇”赢得了投票表决，但参加全俄缙绅会议的波雅尔中有些人还是支持瑞典人。哥萨克包围了这些波雅尔的宫殿，指控他们卖国。群众支持纯真无辜的男孩。波雅尔们为了阻止米哈伊尔当选，提议伊凡·罗曼诺夫当沙皇，而伊凡自己却提议最有权势、最富裕的波雅尔，即拥有13.4万英亩土地的德米特里·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公爵，但公爵本人拒绝了。[①] 米哈伊尔的亲戚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和德米特里·切尔卡斯基帮他拉票，不过即便他俩也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候选人。米哈伊尔几乎不识字，身体孱弱，也不聪明。但至少他那盛气凌人的父亲菲拉列特在狱中，而且自负的特鲁别茨科伊被米哈伊尔的支持者用大片土地和近似王室的头衔收买了。“我们要米沙·罗曼诺夫[②]，”舍列梅捷夫写道，“因为他还年轻，还不睿智。他符合我们的目的。”不过，哥萨克让大家没了回旋余地，因为一名波兰贵族告诉囚徒菲拉列特：“顿河哥萨克立了你的儿子为君主。”

投票结果必须获得一致同意。两周后，全俄缙绅会议斋戒了两天，然后在2月21日，根据各自的衔级，按顺序投票给米哈伊尔。在克里姆林宫之外的红场，群众等候着，一直到梁赞的都主教费奥多里特站到阳台上呼喊：“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于是，在群众的欢呼赞同声中，米哈伊尔像哥

---

① 有两个最显而易见的候选人不在场，米哈伊尔的父亲菲拉列特·罗曼诺夫以及瓦西里·戈利岑公爵都在波兰人的监狱里。菲拉列特被排除，因为他是神父，但戈利岑的资格条件（立陶宛大公国创始人格迪米纳斯的后代、波雅尔衔级、富可敌国且具有极高的个人威望）无可指摘。他若在场，那么本书说不定就是戈利岑皇朝的历史了。唯一对他不利的是，哥萨克不喜欢他的高贵血统，而主宰了投票表决的正是哥萨克。

② 米沙是米哈伊尔的昵称。——译者注

萨克酋长一样被选举为领袖。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样粗陋的讨价还价必须被遗忘和消灭痕迹，因为只有上帝的恩宠才能确立真正的沙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沙皇在哪里？没人说得清。

米哈伊尔当选沙皇的消息传到波兰人那里后，他们立刻派遣一些哥萨克去杀他。人们知道他在科斯特罗马附近。为波兰效力的哥萨克扫荡了这个地区，并得知一个名叫伊凡·苏萨宁的农民知道米哈伊尔的下落。"我，伟大君主，在科斯特罗马的时候，"米哈伊尔后来写道，"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来到那个地区。苏萨宁误导他们。他们对他毒刑拷打，让他招供出伟大君主的下落。伊凡知道我身在何处，但他经受了残酷的折磨，依然不肯招供，于是他们把他折磨死了。"①

然而，米哈伊尔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当选沙皇。1613年3月2日，代表团从莫斯科出发去寻找他们的沙皇——但正如本书"序章"里所描述的——他们向他献上皇位时，他的母亲喊道："他们（米哈伊尔与其母）从来不想当沙皇。米哈伊尔年纪太小，而且各个阶层的人都罪恶滔天地背叛了之前的历代君主，正是这些罪孽让莫斯科大公国丧失了上帝的保佑！之前的历代君主经历了这一切背叛、谎言、凌辱、谋杀和暴

① 伊凡·苏萨宁故事的真实性得到了沙皇米哈伊尔六年后御旨的证实。这就是罗曼诺夫皇朝官方神话的开端。尼古拉一世在美化这个神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作曲家格林卡创作了歌剧《伊凡·苏萨宁》之后，尼古拉一世将其标题改为《为沙皇献身》，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它的意义，并将其用作罗曼诺夫皇朝半官方的国歌。斯大林也非常喜爱这部歌剧。苏萨宁这个忠心耿耿的农民英雄的后代被邀请参加罗曼诺夫皇朝每一位沙皇的加冕礼，直到1896年的尼古拉二世加冕礼。1913年皇朝的三百周年庆典上，苏萨宁的后人还得到了特别的荣耀。

行，经过了这样的奸诈和背叛，即便是真正的沙皇，又将得到怎样的待遇？”

在谈判进程中，玛尔法修女的论点变得更为讲求实际和集中：“这孩子的父亲菲拉列特还被关押在波兰人的牢狱。波兰国王会惩罚孩子的父亲吗？而且没有父亲的许可，孩子怎么能接受皇位？”

代表们之前得到指示，如果米哈伊尔不肯同意，他们应当“用一切办法恳求他怜悯世人，成为我们的沙皇，因为上帝通过这次选举挑中了他”。玛尔法询问道，在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的国家，他们如何能找到资金组建一支军队？皇冠已经被掳走了，如何加冕？他们如何穿过土匪横行的蛮荒之地前往莫斯科？

权贵们答道，没有人会背叛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因为他是最后一位真沙皇费奥多尔一世的继承人，因为费奥多尔一世的母亲是罗曼诺夫家族成员。所有阶层的人全票通过，都选举米哈伊尔。他们会做安排，让他的父亲重获自由。这让罗曼诺夫家族信服了。于是米哈伊尔接受了皇位。

在遥远的波兰，菲拉列特得知自己的儿子被选为沙皇。他因为儿子没有征求他的许可就接受而大发雷霆。“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年幼无知，身边没有亲人，”他耸耸肩道，“我儿子能做些什么？”[7]

在去往莫斯科的途中，米哈伊尔每走一步都唉声叹气。4月19日，他在雅罗斯拉夫尔停留，又一次恐慌起来：“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统治这么多伟大的国度，我甚至都没有成年。莫斯科的土地破败不堪，莫斯科的人民因为他们的罪

孽而头脑简单……合法的世袭统治者都无法在莫斯科执政，我又如何能做到？”

“伟大的君主，请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孤儿吧。”权贵们答道，并恳求沙皇快些继续赶路。米哈伊尔逗留在雅罗斯拉夫尔，“哥萨克持续不断地放肆骚扰我，而我身无分文，如何给士兵发饷？立陶宛人和瑞典人很快就会杀来！”而且他需要皇室的御宝华服，若是没有这些，他就是一个没有衣服的皇帝了。

4 月 17 日[①]，他终于继续前进。“我们的交通工具极少，仆役的状态非常糟糕，我们行进的速度极慢，很多火枪兵和哥萨克不得不步行，”他向全俄缙绅会议抱怨道，“而且抵达的廷臣也不多。”他来到莫斯科附近的圣三一修道院时，指示了要将克里姆林宫的哪些套房备好，供他和母亲居住。4 月 28 日，他和母亲公然大发脾气。都主教费奥多里特和波雅尔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给莫斯科发去十万火急的书信，称“君主和他的母亲怒气冲冲、泪流满面地向聚集在修道院的全体人员讲话”。

“你们向我们宣誓效忠，说你们已经恢复了理智，不再当土匪。但你们这是撒谎。”米哈伊尔的母亲喊道。

“我们是陛下的奴仆，”军阀波扎尔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答道，“我们忍受了饥饿、磨难和艰苦的围困。现在有很多人在莫斯科城外，恳求陛下尽快到达那里。”换句话说就是，是时候停止哀号了。

5 月 2 日，米哈伊尔进入了神圣的莫斯科城，所有的教堂

---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响起钟声。俄国人认为莫斯科是他们的神圣都城，是新的耶路撒冷。即便是在这个充满宗教狂热的年代，外国人也对俄国人在仪式上的虔诚与严苛的行为准则感到震惊。俄国男人蓄着长须，这是对上帝的神圣奉献；身穿长袍，有褶皱的长袖子几乎拖到地面；头戴紫貂或黑色狐狸毛皮帽子。乐器演奏和抽烟都被禁止。贵族女性，不管是处女还是有夫之妇，都深居闺房（即莫斯科大公国的女性与外界隔绝的居住区域），蒙着面纱，被藏匿起来。但这些规矩都不能阻止全民族嗜好的休闲方式：饮酒。大街上经常躺着烂醉如泥的妇女。

米哈伊尔进入了占地 64 英亩的克里姆林宫，它是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要塞、皇宫和神圣广场。不过，眼下的克里姆林宫一片凄凉。广场上堆着瓦砾；椅子和床被当成柴火烧掉了；宫殿被当作停尸房，在漫长的围困期间死尸堆积如山。这座连绵不绝的皇室建筑群，包括三层的木制特雷姆宫（以及镀金的、饰有壁画的御座厅）、金色大厅和与之相连的多棱宫[①]，都在被匆匆修复，为加冕礼做准备。新沙皇下令改建克里姆林宫，增添了两处石制楼层供皇室居住，要三年后才能竣工。在最初几个月里，米哈伊尔暂居贵族的宫殿。根据传统，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内也有自己的住所。

克里姆林宫于 12 世纪中期兴建在莫斯科河与涅格林纳亚河之间的山丘上，用作君王的宅邸。那时的莫斯科与俄罗斯的主要大国弗拉基米尔、罗斯托夫和大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相比，

① 多棱宫是克里姆林宫建筑群内的一座宫殿，莫斯科大公国时代沙皇的主宴会厅就在这里。它是莫斯科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世俗建筑，竣工于 1492 年。多棱宫现在是俄罗斯总统用于举办礼仪仪式的场所。——译者注

还只是一座小镇。1326 年，伊凡一世（绰号“钱袋子”）建造了圣母升天大教堂，历代莫斯科大公在这里加冕。他还建造了天使长米迦勒大教堂，即历代莫斯科大公的埋葬地。伊凡一世将莫斯科推进为宗教和王权中心，但米哈伊尔时代的克里姆林宫的真正缔造者是伊凡三世（即伊凡大帝）。他的妻子，即那位拜占庭公主，在意大利接受教育。在她的辅佐下，伊凡三世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能工巧匠来重建两座大教堂，兴建了他的伊凡大帝钟楼，建造了多棱宫，并用那些有雉堞的红墙和城堞为这座卫城提供防御。这些红墙和城堞现在看起来很具俄国风尚，但在当时还非常有异国情调，意大利风情很浓。

米哈伊尔在隆重的游行队伍中穿过这个圣所的圣殿山，到拥有五座穹顶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祈祷，在那里接受众人宣誓效忠。这个男孩必须获得君主的神圣领袖力，而只有一个途径能获得此种领袖力，那就是通过加冕礼仪式。俄国君主政体其实已经消亡了；必须用加冕礼将米哈伊尔转化为君主制复兴的象征。然而，这个神秘的时刻，竟然以一场不神圣的争吵开始。[8]

1613 年 7 月 11 日（米哈伊尔十七岁生日的前一天）上午，少年沙皇在金色大厅接见了波雅尔们，但大家很快就因为礼仪的尊卑顺序而大吵特吵。毕竟，在这个复兴的宫廷，家族谱系和效力时间的长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米哈伊尔下令，在加冕礼期间，规定大家等级高低的规矩暂时停用。他的秘书宣布将由米哈伊尔的叔叔伊凡·罗曼诺夫捧皇冠，而不是趾高气扬的军阀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自己也曾想当沙皇），后者表示反对，因为他的家族比罗曼诺夫家族更古老和高贵。“你

的家族的确比伊凡·罗曼诺夫更高贵，”米哈伊尔答道，“但现在他必须得到更高的衔级，因为他是我的叔叔。”特鲁别茨科伊勉强同意不捧皇冠，而改为拿权杖。

下午2点，米哈伊尔身穿拜占庭风格的金色长袍（这件长袍事先得到了都主教叶夫列姆的祝圣，他是在场人物中最高级的教士，因为牧首、沙皇的父亲菲拉列特还在狱中，不能到场），步入多棱宫。波雅尔们拜倒在地，向这个瘦弱的男孩致敬。

克里姆林宫的三十三座大钟被敲响，廷臣和波雅尔们用鲜红色软垫捧着皇冠、圣球（由波扎尔斯基捧着）、权杖和盛放新打造的皇室御宝的托盘，走出红色走廊，鞠躬三次，然后走下红色楼梯，穿过大教堂广场，走向圣母升天大教堂。然后，大教堂的大司祭走来，洒了圣水，以确保米哈伊尔走的地方都经过祝圣。沙皇走进大教堂，僧人吟唱“万世永久”赞美诗，按照东正教的仪式规矩，没有乐器伴奏。沙皇在教堂内站在金色圣幛[1]的圣像前，叶夫列姆呼唤上帝的祝福。接着轮到米哈伊尔了，这个男孩从未参加过如此肃穆的仪式，更不要说在公共场合正式讲话了。他宣布：在自最后一位合法沙皇、他的亲戚费奥多尔一世驾崩以来的十五年里，俄国经受了可怕的考验，现在俄国人必须恢复和平与秩序。

叶夫列姆将一件圣物，即真十字架的一块碎片，系在男孩的脖子上，然后为他的头祝圣，并宣读了祝福辞，仿佛在授予圣职。这是一个圣化的举动。接着他为米哈伊尔戴上毛皮镶边的莫诺马赫冠冕，上面装饰着红宝石和祖母绿，并将圣球和权

① 圣幛是东正教教堂内分隔中殿与圣所的墙，上面悬挂圣像。——译者注

杖呈给他。米哈伊尔坐在莫诺马赫宝座上。这顶冠冕的名字源自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莫诺马赫①，不过他从来没有戴过它。莫诺马赫冠冕实际上是蒙古人的王冠头盔，14世纪被俄国君主改造和采用；而木制的莫诺马赫宝座虽然雕刻着狮子和拜占庭场景，但实际上是为伊凡雷帝打造的。叶夫列姆宣布米哈伊尔为俄国的大公、沙皇和专制君主。随后，米哈伊尔摘下冠冕，将其摆放在黄金托盘上，并将其转交给叔叔伊凡·罗曼诺夫，将权杖交给特鲁别茨科伊（他曾为礼节的优先顺序而发牢骚），将圣球交给亲戚舍列梅捷夫。之后，神父为他的头部涂上圣油，赋予他神圣的领袖力量。随后，他走到隔壁的天使长大教堂，在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一世的墓前祈祷。从此一直到1896年，每一位沙皇都会遵照这个仪式。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公爵三次向沙皇抛撒钱币，以祝福这位“俄国的新郎”繁荣昌盛。事实上，沙皇此刻已身陷绝境，难以自拔。[9]

米哈伊尔被朋党林立的波雅尔包围着，其中一些人自己也觊觎皇位。瑞典国王和波兰国王在集结军队，准备打垮他。鞑靼可汗在南方肆虐。“婴儿土匪”，即伊凡雷帝的假孙子，在阿斯特拉罕分庭抗礼。国败民穷，哀鸿遍野。米哈伊尔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只有50%。

米哈伊尔没有政治经验，就连他的支持者也说他愚笨木讷。外国人注意到他笑容和蔼，但在他的漫长统治时期中，只

---

① 据传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赫（约1000～1055年）将这顶冠冕送给了他的外孙，即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莫诺马赫（1053～1125年），而弗拉基米尔二世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父系祖先。——译者注

有几次大发脾气，才给人留下一点印象。他经常生病。他的目光会踌躇，他的腿软弱无力，但我们很难说他原本就是个无足轻重的软弱庸才，也很难说他的羸弱是混乱时期经受的创伤的后遗症。他极其虔诚，对宗教一丝不苟，人们也期待真正的沙皇会是这个样子。他喜爱新技术，收藏钟表，欣赏西方的娱乐，在他的娱乐宫雇用了一个剧团，里面有杂技演员、小丑和侏儒。侏儒和畸形人被认为是幸运的吉祥物，但也表达了皇室的独特品位。米哈伊尔最钟爱的伙伴是侏儒莫西亚加。宫里常举办舞会，演奏鼓乐，上演走钢丝杂技。沙皇热衷园艺和狩猎。一切迹象都表明他是个消极、天性善良和快活的孩子，喜欢秩序和常规。我们没有他的写实肖像：他作为本性善良的沙皇的形象，比他决策的能力更重要。[10]

少年沙皇起初与波雅尔们和全俄缙绅会议分享权力。他保证自己不会“不经过公正的审判、不得到波雅尔认可就处死人”。全俄缙绅会议几乎始终在开会。克里姆林宫被波扎尔斯基和起义的英雄们主宰，他们被派往四面八方，与新政权的敌人交战。米哈伊尔的当选是爱国主义的反抗，他的使命是协调俄国的力量击败外国侵略者，因此罗曼诺夫皇朝从一开始就必须领导一场战争。

他的将军们先是打败了“婴儿土匪”和巫婆马琳卡的军队，将这对母子擒获。她的最新一任丈夫，哥萨克盖特曼扎鲁茨基被抓到红场，被用尖钉刺入肛门；马琳卡被活活饿死；四岁的“婴儿土匪”被吊死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头上。沙皇不能心慈手软，太冒险了。鞑靼人、波兰人和瑞典人被打得至少是吃了些苦头。1615 年 10 月 15 日，瑞典人同意签署《斯托尔博沃和约》。诺夫哥罗德被归还给俄国，但古斯塔夫·阿道夫

在立窝尼亚①奠定了未来瑞典帝国的基础；俄国与波罗的海之间的陆路联系被切断了。

现在米哈伊尔可以集中精力于他的头号敌人波兰人了。波扎尔斯基是他最优秀的将领。但大家都记得，米哈伊尔的父亲菲拉列特还在波兰的牢狱中。沙皇给菲拉列特的第一封信明确表明，这个老人可能成为政府的真正力量：“致最尊贵的都主教、众父之父、伟大的君主菲拉列特、神圣衔级的拥有者、迷失羔羊的勤奋搜寻者：您的儿子，您那高贵血脉的后嗣，米哈伊尔，全俄沙皇、大公和专制君主，无比热忱地向您鞠躬……”

菲拉列特还是波兰人的囚徒，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会见自己儿子的第一名使者。他必须把自己一度与波兰人合作同如今他的儿子当选沙皇的事实调和起来：“我到目前为止都恪守信誉，但现在我的儿子当选君主。所以，你们（俄国人）委屈了我。你们原本可以选举别人，如今却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做出这事……”关键问题是：“他成为君主，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是蒙受上帝的恩典。”波兰人下定决心要灭掉米哈伊尔，所以不大可能释放他的父亲。沙皇必须在某个时间举行选秀，挑选一位妻子。[11]

米哈伊尔和选举他的那些人急切地渴望俄国拥有一位真正

① 立窝尼亚是一个历史地区，在波罗的海东岸，大致在今天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12世纪和13世纪，德意志和丹麦的基督徒（宝剑骑士团，后称立窝尼亚骑士团，最后并入条顿骑士团）征服了这片地区，将其基督教化，并殖民。中世纪的立窝尼亚居民是许多波罗的海和芬兰语系民族，上层统治集团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后来有些立窝尼亚当地贵族被波兰－立陶宛、瑞典或俄国的贵族集团吸收。——译者注

的神圣沙皇和皇室宫廷的灿烂辉煌，以便粉饰事实，仿佛过去十年里的残酷暴行都不曾发生过。他们必须举行仪式，修复古物，必须重新建立宫廷，并且一切新事物都必须让人觉得符合传统。伊凡雷帝驾崩后的分崩离析已经明确地表明，专制君主消灭了所有反对势力、对独裁政体釜底抽薪之后结果会怎样。罗曼诺夫皇朝从一开始就与一些核心的豪门家族共同统治，赏赐他们土地，由这些大家族暂时占有土地，以换取军事效劳。

首先，米哈伊尔的亲信复苏了神圣君主制的仪式。在穹顶高耸的觐见室，墙壁装饰着圣经故事里的图画，年轻的沙皇则身穿点缀着钻石的长袍，头戴饰有钻石的紫貂毛皮帽子，手持黄金权杖，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宝座有四根黄金柱子，每一根的顶端都有一只金鹰。宝座旁有一个黄金制作的帝国圣球，尺寸有撞柱球那么大，其底座是银制金字塔；还有金盆、大口水罐和毛巾。他的两侧都站着波雅尔和官员，他们身穿白色锦缎长袍，头戴猞猁毛皮帽子，脚踏长靴，脖子上戴着金项链，肩膀上扛着闪闪发光的银斧。

米哈伊尔的生活被宗教仪式主宰，这些仪式常常从黎明一直持续到黄昏。他还必须严格遵守所有宗教节日的规矩。一年中的几乎每一天都是宗教节日。1 月 6 日，主显节，沙皇在廷臣和火枪兵（即所谓“射击军”，伊凡雷帝组建的精锐步兵团）的簇拥下，聚集在莫斯科河封冻的一个破口，“为约旦河水祝圣”。这项仪式将莫斯科宣示为耶路撒冷，将俄国赞颂为圣地。

宫廷精心再造了三六九等的层次制度。在所有的专制政权中，统治者对某人的恩宠表现为此人接近统治者的距离。在莫斯科，受宠的表现是能够“看到君主的明亮眼睛”。宫廷是权

力的交易中心，贵族认可君主的主宰，并为其效劳。君主则分配岗位、土地、权力、头衔和婚姻，要求贵族帮助指挥他的军队，做好动员资源的组织工作。宫廷会做权力交易，让参与者积累财富，用他们共同的对君主的效忠将他们联系起来，但也允许他们在不至于发生内战或革命的情况下互相竞争。贵族在宫廷钩心斗角，在政治上你争我斗，搞香艳的阴谋诡计，君主及其信赖的亲信会裁决这一切。没人能够忘记混乱时期，所以大家都认为，独裁统治势在必行，不仅是为了统一国家和收复失地，也是为了防止倒退回混乱状态。罗曼诺夫皇朝建立之后，它的合法性极少受到挑战。

每天早晨，波雅尔和廷臣①走上红色楼梯，它从大教堂广场延伸到特雷姆宫的内廷套房。低级官员，即所谓“广场上的人”，在楼梯底端等候。但少数幸运儿，“内廷大员”，可以继续往上走。皇室套房是一连串房间，一个比一个更神圣、更与世隔绝。只有地位最高的人可以走到金色大厅，即皇家

① 沙皇指定大约十名波雅尔参加他的御前会议。他把一些人晋升到枢密波雅尔的衔级。不管波雅尔们多么富有和显赫，他们在给沙皇的信的末尾，总是用孩童般的口吻，用昵称指代自己，如“您恭顺的奴才米季卡和萨什卡”。波雅尔之下是近臣（okolnichii），然后是杜马贵族（dumnyi dvorianie）。实际掌管政府各部的是出身低微的书记（dyaki），其中最重要的成为杜马书记（dumnyi dyaki）。上述四个衔级的人可以参加议事会，各部大臣和廷臣就从他们当中选拔。大约五十个官衙（即政府各部）的主管负责管理宫廷和国家。有的部门是政治性的，如外交部或财政部；有的管理某些地区，如喀山事务部；有的管人事，如内廷部。宫中常常发生下毒事件，所以负责沙皇御用药物的皇家药房非常重要，几乎始终由首席大臣掌控。沙皇的日常生活由廷臣管理，如掌玺大臣、御厩大臣，以及最重要的，内侍。在事实上建立了罗曼诺夫皇朝的军阀波扎尔斯基被晋升为波雅尔，得到了大量土地封赏，但尊卑严明的等级制使得出身更为高贵的波雅尔经常抱怨他。

寝室旁的第三个房间。沙皇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人可以直接看他的眼睛。子民们要匍匐在地，向他致敬。医生为他放血后，流出的血要被祝圣，然后埋藏在一个特殊的坑里，以防巫术作祟。

在克里姆林宫，安全保卫始终至关重要。为了防止他那广受宣扬、天性善良的神圣性还不足以保护他，米哈伊尔命令任何人听到“沙皇的言辞或行动”——这是个可怕的短语，意思是有人被怀疑谋反——都必须报告他的执法者尤里·苏雷绍夫公爵。苏雷绍夫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金帐汗国①鞑靼王子，掌管调查部。即便在这个时期，俄国宫廷还是有很强烈的鞑靼气息，有很多皈依基督教的鞑靼王子，其中最有权势的就是米哈伊尔那有一半鞑靼血统的亲戚，切尔卡斯基公爵。[12]宫廷已经恢复，但米哈伊尔再也等不及他父亲归国了。他必须为自己找一位妻子。在沙皇宫中，毒药也是政治工具之一，所以皇后的位置虽然崇高，但也危险。1615年末，他举行了选秀。

廷臣分散到全国各地，选拔冰清玉洁的少女。这些秀女绝大多数来自士绅家庭，被送到莫斯科，投宿亲戚家，或者住在一座特别选择的豪宅里。这些候选人可能有500多人，经过淘汰，减到大约60位姑娘，由她们的亲人悉心打扮和培养。

候选人首先要接受一群廷臣和医生的审查，淘汰掉最孱弱

---

① 金帐汗国即钦察汗国，存续于1242～1502年，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建立于蒙古帝国西北部，后来突厥化，位于今天哈萨克咸海和里海周边，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至多瑙河），由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及其后裔统治，盛极一时，长期统治俄罗斯，后分裂为许多汗国。——译者注

的。对这些秀女的描述被送到沙皇及其谋臣那里，但除了美貌和健康之外，最关键的细节是秀女与克里姆林宫各大氏族是否有亲戚关系。在秀女们紧张地等待结果的时候，她们的家谱得到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选秀这个古老的传统让外国访客兴趣盎然，觉得这是莫斯科最有异国情调的风俗。选秀的方法彰显了独裁统治的神秘和有益的威严，但实际上这是因为沙皇很难吸引外国女性到他们孤立而偏远的宫廷。选秀的目的还包括，用公开仪式从外省士绅中挑选一位体面可敬的少女，以缓和宫廷各大派系之间的凶残竞争。沙皇希望屈尊下娶，是为了避免娶到与任何一个波雅尔派系有关联的妻子，因为任何一个波雅尔派系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竞争对手家族的女子成为皇后。但他们私下里都希望与自己沾亲带故（不管是多么遥远的关系）的姑娘得到提携。

条件最好的姑娘被选拔出来，进入下一轮，即沙皇的亲自审视。沙皇会进一步淘汰候选人，让内廷部的领导者和御医评估她们的生育能力，毕竟生儿育女才是整个选秀的目的。没有被选中的姑娘会得到赏赐，然后被送回家。有大约六名幸运儿会搬进克里姆林宫的一座特殊宅邸，然后被送到沙皇面前。沙皇相中了哪一位，就会将自己的手帕和金戒指送给她，作为信物。

选秀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公平：虽然不能直接暗箱操作，但还是有办法暗中对其施加影响。最后被呈现在沙皇面前的那群姑娘之所以能走到那一步，恰恰是选秀意图避免的那种激烈政治斗争的结果。赢得选秀的艺术就是让不止一个合适的候选人进入最后环节。除此之外，廷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沙

皇确实是无法控制谁进入最后环节，但也没有人能够控制他最后选中谁。

胜利者及其父亲会改名，以表明他们作为皇亲国戚的新地位。姑娘会获得皇后的头衔，和母亲一起搬进特雷姆宫，接受培训，但也是为了得到安全保卫，因为正如米哈伊尔的新娘发现的那样，选秀的获胜者会有生命危险。[13]

1615年圣诞节前不久，秀女被送来接受米哈伊尔的检视。他选中的是出身中层乡绅的玛丽亚·赫洛波娃，赠给她戒指和手帕。她更名为阿纳斯塔西娅，获得了更高贵的“皇后”头衔。她和母亲、祖母、姨母被安顿在特雷姆宫的顶层，同时她的叔叔加夫里尔·赫洛波夫加入了皇室亲随。但这对米哈伊尔最有权势的廷臣构成了威胁。沙皇的亲戚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曾到科斯特罗马向他奉上皇位，如今是权倾朝野的人物，还有沙皇母亲玛尔法的侄子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他也曾到科斯特罗马劝进），他们很可能会因为新的外戚崛起而失去很大利益。萨尔蒂科夫和玛尔法反对赫洛波娃。

订婚约六周之后，沙皇、萨尔蒂科夫和沙皇未婚妻的叔叔赫洛波夫在军械库查看土耳其军刀。“这样的军刀，莫斯科也能造得出来。”萨尔蒂科夫吹嘘道。他是皇室军械大臣，主管军械库。沙皇把一把军刀递给他未来的姻亲赫洛波夫，问他是否认为俄国的军械库能够造出工艺同样精湛的兵器。

“造不出这么好的。”赫洛波夫答道。萨尔蒂科夫夺回军刀，两人在沙皇面前争吵起来。

不久之后，新娘在整个宫廷中于众目睽睽之下呕吐并晕倒。她的叔叔后来作证称，她吃了太多甜食。但她也可能是食

物中毒。所以这提出了致命的问题：她足够健康，能够生儿育女吗？她的家族是否隐瞒了她的某种隐疾？沙皇或其母亲命令萨尔蒂科夫检查姑娘的健康。这么做实在是太天真，或者太阴险了。萨尔蒂科夫开始给她下毒，于是她开始抽搐和呕吐。大家都吓坏了，这恰恰是下毒者的目的。可能是在沙皇母亲的支持下，这个恶毒阴谋的幕后指使者萨尔蒂科夫唆使医生们说这个姑娘在隐瞒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且不能生育。可怜的姑娘及其家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父亲被任命为偏远的沃洛格达的总督。沾上帝王气仅仅六周之后，这个姑娘和她的家庭就被毁了。米哈伊尔爱她，但没有深入调查：他的个性不够强，不敢顶撞自己的母亲。但这个故事还不算完。[14]

1617 年 10 月，波兰的瓦迪斯瓦夫王子率军进逼到莫斯科以西 150 英里处的维亚济马，并掘壕据守。次年 9 月 9 日，米哈伊尔召集全俄缙绅会议，准备动员全国，抵抗侵略。他的呼吁带着张皇失措的意味。10 月 1 日，波兰人进攻莫斯科，抵达阿尔巴特门，但随着冬季降临，哗变和饥荒使波兰军队土崩瓦解。这是混乱时期的最后一战。1619 年 2 月 2 日，米哈伊尔同意签署为期十四年的《杰乌利诺停战协定》，把斯摩棱斯克割让给波兰。这对俄国来说是丧权辱国，但米哈伊尔毕竟保住了整个国家，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他得到了几乎和斯摩棱斯克同样重要的东西。[15]

1619 年 6 月 14 日，二十三岁的米哈伊尔在兴高采烈的群众簇拥下，来到莫斯科城外 5 英里的普利埃斯纳河，在那里等候。一辆马车正在护卫之下驶来。马车停稳之后，他的父亲，头发灰白、差不多古稀之年的菲拉列特爬出马车。在九年的分

离之后，父子终于团圆。他们都激动万分，紧紧拥抱，拜倒在地许久，流下了喜悦的眼泪。他们往家走时，菲拉列特坐在一辆雪橇上，而米哈伊尔在雪橇旁步行，一同返回莫斯科。城市用钟声和欢呼迎接他们。一周后，在金色大厅，到访的耶路撒冷牧首狄奥法内斯提名菲拉列特为莫斯科牧首。

菲拉列特是个专横老练、暴躁易怒的人。他经历了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一世时代、流放和出家、两个伪德米特里的乱政和波兰人的囚禁，顽强地生存下来。他绝不会甘于仅仅当一个教士。米哈伊尔任命他为大君主，实际上就是共治沙皇。他俩共同执政。这位牧首"对《圣经》的知识只能算说得过去"，但他等待权力已经等了太久。他"狂躁、猜疑心重、飞扬跋扈，连沙皇也怕他"——而他的政治本领让一些人将他与同时代的黎塞留红衣主教相提并论。

据沙皇和牧首的书信显示，父子用非常正式的说法来称呼对方。"我向全能上帝祈祷，希望能看到您神圣的头发和天使般的容颜，并亲吻阁下的头，向阁下鞠躬致敬。"米哈伊尔写道。菲拉列特则通过建议辅佐他——"君主陛下将如何处置克里米亚事务？"——但之后菲拉列特只是自问自答："我作为君主，认为……"他们肩并肩坐在一模一样的宝座上接见外国使臣，有时会根据外交策略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一次，菲拉列特告诉米哈伊尔："不要宣布这份文件是我写的。"

父子之间有尊重，但没有亲热。一位荷兰使者写道："儿子更孝顺母亲，而不是父亲，因为父子分隔的时间太久了。"然而，父子俩能够一起处理问题。沙皇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哦，君主陛下，这里写道，您，即我的父亲和朝圣者，希望在莫斯科度过圣三一主日，但这对您来说十分不便，因为您的

马车无法通过那些道路。或许您周一来更好……但还是听凭吩咐。"

菲拉列特是克里姆林宫的铁腕人物，罗曼诺夫皇朝建立的首要功臣便是他。他主持安排了一系列金碧辉煌的庆典仪式和建筑改良工程，以彰显皇室的威严。[①] 他通过一个备受信赖的小集团进行统治，包括比他年纪小很多的弟弟伊凡和他的亲戚舍列梅捷夫，以及有一半鞑靼血统的伊凡·切尔卡斯基公爵。如果有任何波雅尔逾矩放肆，就可能被囚禁。九名波雅尔被流放。菲拉列特花了很多时间裁决波雅尔之间的矛盾，他们经常为了优先顺序而争斗，并常常诉诸暴力。在很多波雅尔心目中，菲拉列特仍然只是他们中的一员。粗暴但忠诚的雷科夫－奥博连斯基公爵有一次在教堂辱骂菲拉列特。如今，菲拉列特感到高处不胜寒。他向儿子抱怨，他的朋友只剩下切尔卡斯基、雷科夫和弟弟伊凡。

但菲拉列特的目标，也是罗曼诺夫皇朝的使命，是动员整个俄国。他"治国治军，事无巨细"，并认定自己最紧迫的任务是准备报复波兰。他改革了税收，约束了教会，由皇室兼并教会的土地，为皇朝的财富打下基础。地主获得了对农奴的更大控制权，条件是为沙皇作战。随着俄国与波兰的边境冲突加

① 菲拉列特雇用了苏格兰建筑师克里斯托弗·加洛韦来改造克里姆林宫的救世主塔，添加了一座大钟，这令父子俩都很欣喜。菲拉列特非常喜欢和享受自己超级牧首地位的戏剧色彩：每个棕枝主日，米哈伊尔都重演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传奇，但骑驴的不是他，而是牧首。沙皇头戴莫诺马赫冠冕，身穿全副皇袍，在克里姆林宫与波雅尔们一同祈祷，然后与牧首一起步行，整个宫廷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在红场的平台（被当作髑髅地）处，沙皇牵着马（这匹马被浮夸地打扮成驴，戴着假耳朵），然后牧首骑上驴，返回克里姆林宫，前往圣母升天大教堂。随后牧首用两百卢布感谢沙皇的服务。

剧，菲拉列特知道他的波兰和瑞典敌人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俄国，但此时的欧洲正深陷三十年战争，因此经验丰富的雇佣兵很多。他雇用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军官来让他的军队现代化。但皇朝需要继承人：沙皇必须结婚。[16]

米哈伊尔仍然对被毒害的玛丽亚·赫洛波娃魂牵梦萦，所以随后四年里拒绝考虑其他人选。1621 年，菲拉列特为自己的儿子向两位外国公主求婚，但西方君主拒绝了这些粗野的暴发户。这肯定让米哈伊尔长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现在在说服父亲，重新选择玛丽亚。菲拉列特命令他的医生比尔斯和巴特瑟为被流放的姑娘（目前在下诺夫哥罗德）做体检。他们带回的消息是，她完全健康。于是菲拉列特问军械大臣萨尔蒂科夫：他之前为什么说她患有不治之症？

菲拉列特和米哈伊尔与伊凡·罗曼诺夫、伊凡·切尔卡斯基及舍列梅捷夫一同审问了萨尔蒂科夫及其兄弟。舍列梅捷夫奉命去下诺夫哥罗德找玛丽亚谈话。她解释说，在萨尔蒂科夫从皇家药房取了一些酊剂给她服用之前，她只呕吐过一次。

米哈伊尔大发雷霆。萨尔蒂科夫被免职并流放，罪名是"罪大恶极地阻挠沙皇的愉悦和婚姻。君主对你的恩典……远多于你有资格得到的。但你完全出于私欲，中饱私囊，竟胆敢独占君主的恩宠"。萨尔蒂科夫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仅仅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太后的保护。皇太后确保了萨尔蒂科夫家族不会被消灭，有朝一日还能东山再起。

米哈伊尔认为现在总算可以娶玛丽亚·赫洛波娃了，但玛尔法修女拒绝为这门婚事祝福，因为这姑娘已经染上污点了。沙皇的母亲有一个更好的人选，即她的亲戚玛丽亚·多尔戈鲁

卡娅公爵小姐。沙皇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亲近，她主持了一轮新的选秀，米哈伊尔选择了她看中的人选。1624 年 9 月 19 日，他迎娶了多尔戈鲁卡娅。皇太后的算计得逞了。但四个月后，新娘就去世了。[①]

沙皇没有时间哀悼。他必须尽快再婚，越快越好。在之后一次的选秀上，米哈伊尔将手帕和戒指送给了叶夫多基娅·斯特列什涅娃，一个穷乡绅的女儿。在订婚期间，菲拉列特将她安顿在特雷姆宫，派人严密保卫。1626 年 2 月 5 日，他们结婚了。新婚之夜，根据传统，他们的床单和被子之间被撒了小麦粒，床下摆放了黑麦捆，床的上方则悬挂着圣像。

叶夫多基娅常常受到婆婆玛尔法修女的干预。但即便没有婆婆的干预，皇后的生活也极其严苛、受限而令人窒息。家庭管理的规矩一般要遵照沉闷无趣的《家庭秩序》，这是 16 世纪时一位僧人撰写的家规，其中规定“对不服管教的妻子应当狠狠鞭笞”，而对有德的妻子也应当“不时殴打一顿，但要私下里进行，同时要注意方法，不能用拳头打，因为那样会导致瘀伤”。

皇室女眷深居特雷姆宫，这与伊斯兰世界的后宫很相似。她们要戴厚重的面纱，只能透过格栅观看教堂礼拜；她们的马

---

① 多尔戈鲁基家族自称是基辅大公尤里·多尔戈鲁基（意思是“长手”）的后代。他于 1156 年建立莫斯科城。但这是神话了。多尔戈鲁基家族的起源实际上只能上溯到 15 世纪的奥博连斯克统治者伊凡·奥博连斯基公爵（绰号“长手”）。这不是罗曼诺夫家族与多尔戈鲁基家族的最后一次联姻，但据说这两个家族的每一次联姻都受到了诅咒。多尔戈鲁基家族和舍列梅捷夫家族、萨尔蒂科夫家族与戈利岑家族一样，辅佐沙皇统治一直到 1917 年。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一位首相是戈利岑家族成员，沙皇还和多尔戈鲁基家族的一名成员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车要悬挂塔夫绸窗帘，以防止她们看到外界，也防止外人看到她们；她们参加教会的游行时，有仆人举着屏风遮住她们，免得公众看到她们。在特雷姆宫，她们整天做缝纫活，进入或离开一个房间时会在悬挂圣像的红角①下跪。她们身穿“萨拉凡”，这是一种袖子带褶的长袍；她们头戴俄式扇形冠冕，而胭脂水粉或甚至镜子也被认为是魔鬼的东西，横遭禁止。在较低的社会阶层，规矩比较宽松一些。商人的妻子会涂黑自己的牙齿，梳妆打扮，搽胭脂，染黑眉毛和睫毛，“看上去就像有人往她们脸上撒了一把面粉，并用画笔涂了她们的脸蛋”。下层人民的生活则更有乐趣，在浴室里男女混浴，人们在大街小巷嬉戏，但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张扬放肆的狂欢，特雷姆宫才特别严苛地遵照虔诚的规矩。

然而，叶夫多基娅皇后还是在宫里取得了成功。她和沙皇一共生了十个孩子，长女伊琳娜在他们婚礼的整整九个月之后诞生。按照规矩，皇后在特雷姆宫的浴室生产。每个孩子出生，金色大厅都会举办宴会以庆祝。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儿，第三个就是男性继承人，取名为阿列克谢，生于 1629 年，随后又是两个儿子。[17]

菲拉列特曾被波兰人囚禁，因此急于复仇，尽管很少有波雅尔认为俄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1632 年 4 月，他的机会来了。西吉斯蒙德三世国王驾崩了。波兰 - 立陶宛联邦是个庞大的国家，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附近，但它是由两个单独的

① 红角，也叫“圣像角”，是东正教、希腊正教等地区的信徒家中最干净明亮的屋角，十月革命前供奉圣像，革命后名字不变（俄文“红”有“美丽”“漂亮”之意），供奉列宁和斯大林像。——译者注

国家组成的笨拙联盟，在政体上自相矛盾，有两套政府班子，但只有一个议会。议会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每个议员都有否决权。议会选举国王，外国的阴谋诡计往往会干预波兰国王的选举。波兰怪异的政治规则、过于强势的贵族和普遍存在的贿赂常常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俄国的混乱时期，波兰人曾占领莫斯科，此后波兰始终是俄国的不共戴天之敌。

菲拉列特的战争以闹剧开端，以悲剧收场。他成功集结了令人生畏的6万大军，但这支由互相争吵的波雅尔领导的莫斯科军队相当落后。只有他的8000雇佣兵（在苏格兰人莱斯利上校和英格兰人桑德森上校指挥下）才能与三十年战争中的最先进军队媲美。[①] 他派遣两名波雅尔去占领斯摩棱斯克，结果这两人为了尊卑顺序而争吵起来，菲拉列特不得不将他俩都免职。

两位新指挥官，波雅尔米哈伊尔·沙因（曾和菲拉列特一起在波兰坐牢）和侍臣阿尔捷米·伊斯梅洛夫于1633年8月开始围攻斯摩棱斯克，但波兰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派兵增援了这座要塞。瓦迪斯瓦夫四世仍然对俄国皇位宣示权利主张。10月，俄国人在一次冲突中损失2000人，而且粮草渐渐吃紧。沙因是个吹牛大王，出征时曾对沙皇吹嘘道，“大多数波雅尔坐在炉火旁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战斗，“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但他很快就惊慌失措起来。米哈伊尔试图用虔诚的话语安抚沙因：“胜败乃兵家常事，上帝的仁慈永在。”

---

① 传统的莫斯科军队由贵族组建，他们向沙皇提供士兵，以换取土地封赏。通过这种方法，菲拉列特集结了2.6万人，但其中很多只装备了弓箭。他招募了1.1万名纪律涣散的哥萨克骑兵和1.8万名鞑靼与楚瓦什骑兵（装备了弩）。2万名火枪兵倒是令人肃然起敬。

但军营里的局势在恶化。

莱斯利和桑德森龃龉极深，苏格兰人指控英格兰人是叛徒。他俩当着全军的面吵架，莱斯利开枪把桑德森打死了。沙因开始与波兰人谈判。1634 年 2 月 19 日，他率军向瓦迪斯瓦夫四世投降。波兰国王终于看到了夺取莫斯科的机会。在波兰人进军的时候，沙因和伊斯梅洛夫被俄国人逮捕，以叛国罪和亲吻天主教十字架的罪名审理，最后被斩首。但波兰人的进攻突然停止了，因为消息传来，奥斯曼苏丹穆拉德四世①入侵了波兰。5 月 17 日，波兰与俄国签订了《永久和约》。瓦迪斯瓦夫四世仍然占据斯摩棱斯克，但终于承认米哈伊尔为俄国沙皇。[18]

1633 年 10 月，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菲拉列特去世，享年八十岁，不久之后玛尔法也去世了。三十五岁的米哈伊尔通过亲戚切尔卡斯基和舍列梅捷夫来统治国家，而他的继承人阿列克谢在特雷姆宫舒适但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米哈伊尔温顺平和，而阿列克谢性情活跃。

---

① 穆拉德四世既有恺撒的军事才华，也是卡利古拉那样疯狂的虐待狂。他是最后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奥斯曼苏丹。他的弟弟“疯子”易卜拉欣一世继承了皇位，是个色情狂，对毛皮、香水和特别肥胖的女人有变态的欲望。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哈里发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开辟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从伊拉克边境延伸到爱琴海，囊括巴尔干（今天的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北非、今天的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包括耶路撒冷和麦加。他们的欧洲臣民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他们年幼时便被卖为奴隶，皈依伊斯兰教，为奥斯曼苏丹提供最优秀的将领、官员和妃嫔。奥斯曼帝国的巅峰时期是一个世纪之前苏莱曼大帝在位期间，但到 18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拥有庞大的军事资源。1637 年，独立的哥萨克攻占了奥斯曼要塞亚速，将其献给米哈伊尔。但后者在与缙绅会议商谈后，承认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奥斯曼人。

阿列克谢五岁时，米哈伊尔任命了一个出身高贵但贫穷的贵族鲍里斯·莫罗佐夫担任其教师。按照传统，皇子得到的教育一般都很基础，但莫罗佐夫向阿列克谢传授了西方技术、拉丁文、希腊文、波兰文，还帮他建立了一座图书馆。米哈伊尔热爱花园和精巧的小玩意儿，送给阿列克谢一座菜园，还给他展示自己最新的玩具：一架装饰有机械布谷鸟和夜莺的镀金管风琴。沙皇父子对娱乐的品位也相近，雇用了十六名侏儒，让他们身穿红色和黄色服装。

莫罗佐夫是太子师的绝佳人选。作为在内部纷争不断的克里姆林宫长大的皇子，阿列克谢很不寻常，因为他拥有幸福的童年。莫罗佐夫安排阿列克谢和其他二十名男孩一同上课。他九岁的时候，有一个比他年长四岁、名叫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男孩也加入进来。根据米哈伊尔后来的回忆，莫罗佐夫“在我身边持续陪伴”了十三年，几乎已经变成了皇室一员。[19]

1639 年，米哈伊尔的两个儿子几乎同时死去，一个五岁，一个刚出生不久。家庭的悲剧对沙皇造成了很大打击。1645 年 4 月，他患上了坏血病、水肿，可能还有抑郁症。三位御医为沙皇验尿。他哭泣连连，以致医生们的诊断是，大量泪水郁积在他胃部、肝脏和脾脏，使他的器官丧失了天然的热量，让他的血变冷。他们开的药方是掺有草药和泻药的莱茵河葡萄酒，以及不吃晚餐。5 月 14 日，他们又开了另一种泻药。26 日，他们发现沙皇的尿液无色，认为他的胃和肝功能不正常，原因是“久坐，喝了冷的饮料，以及悲痛造成的忧郁”。这就是 17 世纪时对抑郁症的诊断。但米哈伊尔没有好转的迹象。

三十年前将皇位奉献给他的舍列梅捷夫亲自照料他，但这也无济于事。

7 月 12 日，米哈伊尔在教堂昏厥。“我的五脏六腑，”他呻吟道，“被撕碎了。”他的腹部接受了涂香膏的按摩。宫廷人员意识到，四十九岁的沙皇时日无多了。在汗臭和尿臊味、神父的吟唱、影影绰绰的烛光和悬挂式香炉的摇曳中，皇家的临终床榻被视为尊严和神圣的剧场，生为君主的人也要以君主的仪态死亡。君主的死也和普通人的意义不同：沙皇去世了，但他传承下去的权力仍然非常鲜活。他们的临终床榻是公开的和务实的交易场所。廷臣为自己爱戴的主人哀悼，但他们也参与了一段统治的终结，以及下一段统治的开端。权力交接始终是一个政权的稳定性的终极考验，但在 1796 年之前，俄国没有皇位继承法，所以沙皇的临终时刻也是危险的政治危机时刻，常常会恶化为致命的角逐。喃喃低语的临终遗言被认为是神圣的，但在前一位沙皇最后一息咽下之后，就只有新沙皇的意愿算数了。这样紧张的时刻既属于家庭相聚，也是国家的庆典。沙皇驾崩时所在房间内最后一刻的阴谋诡计往往会改变一切。

皇后、皇储、莫罗佐夫和牧首被召唤到沙皇榻前。米哈伊尔向妻子道别，将国家托付给皇储，并告诉莫罗佐夫：“我把儿子托付给我的波雅尔们。我恳求你，正如你欣悦地为我效力，与我一起生活了十三年，请继续这样侍奉我的儿子！”

凌晨 2 点，他做了告解。阿列克谢注意到父亲的肚子“蠕动并隆隆作响”，这是死亡的声音。米哈伊尔驾崩了，尼基塔·罗曼诺夫（伊凡·罗曼诺夫的儿子，阿列克谢的堂叔）走进候见室，第一个向新沙皇宣誓效忠，重申不得认可任何外

国人为沙皇，并且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报告任何“阴谋”。同时，钟声响起，沙皇的遗孀和女儿们痛哭流涕。这一次没有全俄缙绅会议来确认新沙皇的即位，罗曼诺夫皇朝已经不需要全俄缙绅会议这么做了。阿列克谢成为沙皇，是凭借上帝的意志，而且仅凭上帝的意志。[20]

第二场

年轻的僧人

出场人物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1645～1676 年在位，“年轻的僧人”

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阿列克谢的第一任妻子

索菲亚，阿列克谢与玛丽亚的女儿，后来的女君主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的长子和继承人

费奥多尔三世，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的第三个儿子，沙皇，1676～1682 年在位

伊凡五世，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的第五个儿子，沙皇，1682～1696 年在位

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皇后，阿列克谢沙皇的第二任妻子

彼得一世（大帝），阿列克谢沙皇和娜塔莉亚的儿子，沙皇，1682～1725 年在位

伊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公主，阿列克谢沙皇的妹妹

尼基塔·伊凡诺维奇·罗曼诺夫，沙皇的亲戚，伊凡·罗曼诺夫的儿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鲍里斯·莫罗佐夫，阿列克谢沙皇的教师和重臣

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阿列克谢沙皇的岳父和大臣

尼康，牧首

博格丹·希特罗沃，廷臣，“喃喃低语的宠臣”

阿法纳西·奥尔金-纳晓金，大臣

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阿列克谢沙皇的儿时朋友和重臣

伊凡·霍万斯基公爵，将军，“吹牛大王”

沙皇的葬礼很简单，也很快就结束了。次日，即1645年7月14日，阿列克谢身穿黑色丧服，在敞开的棺材旁接受大家的吊唁，接着率领朴素的游行队伍，从特雷姆宫去往天使长米迦勒大教堂，即沙皇长眠的地方，然后吃了葬礼宴会上加蜜糖的粥。莫斯科的气氛十分紧张：已经六十年不曾有过和平的权力交接了。必须尽快安排加冕礼。鞑靼可汗在南方发动了进攻，波兰国王庇护着三位逍遥法外的皇位觊觎者之一。即便混乱时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也没有人可以对俄国的所谓“三大瘟疫——斑疹伤寒、鞑靼人和波兰人”置若罔闻。

8月18日，沙皇的母亲叶夫多基娅去世了。这个少年在五周内父母双亡。阿列克谢去扎戈尔斯克朝圣，然后斋戒祈祷，净化自身。9月28日，沙皇身穿经过祝圣的红金白三色长袍，以一排排火枪兵前走过，到圣母升天大教堂接受加冕，随后他的堂叔尼基塔·罗曼诺夫抛撒了钱币。

新沙皇颇有人君之风，生活方式也完全是皇家风格。他身高六英尺（约合1.83米），粗壮强健，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胡须鲜红有光泽，喜欢放鹰①和狩猎。据说，起初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特雷姆宫的女眷那里，他的童年就是在特雷姆宫度过的，但他很快就以他父亲不曾有过的方式，在宫廷发挥强有力的作用。[1]

---

① 据说，阿列克谢沙皇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豢养了3000只猎鹰和10万只鸽子，雇了200名养鹰人。这些养鹰人当中的一些，后来成为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大帝幼年的玩伴，以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最初成员。——译者注

阿列克谢是受教育最好的继承人之一。从他的私人文件看，他是一位聪明、精力充沛、口舌尖利的改革家，不会容忍愚蠢的人。他写诗、素描，并持续不断地写下自己对几乎所有话题的想法。他一直寻求用外国技术改良自己的军队、修缮自己的宫殿，为他儿子彼得大帝的政策埋下伏笔。[①] 他大发雷霆时非常危险，在开会的时候甚至会动手殴打大臣。修道院的管事喝醉了酒，他写信给管事，骂他是“恨上帝的恶徒、出卖基督的逆贼、走火入魔的小撒旦、被诅咒的狼吞虎咽的敌人、邪恶狡诈的坏蛋”；但很典型的是，此人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被迫在公共场合宣读这封信，并真诚地悔罪。

阿列克谢有时残酷，有时也温和可亲。他的最高级波雅尔——尼基塔·奥多耶夫斯基公爵不幸丧子，阿列克谢安慰他道：“节哀顺变。您当然应当哀悼和流泪，但不要过度……”然而，他始终是君权神授的专制君主，常常戏耍和折磨他的廷臣。他在一次接受放血后感觉身体好了一些，于是强迫所有廷臣都接受放血。他年迈的舅舅抗议说自己身体太虚弱了。阿列克谢说：“或许您觉得，您的血比我的更宝贵？”他动手打了舅舅，然后亲眼看着他被放血。

阿列克谢每天凌晨4点醒来，在私人小教堂祈祷二十分钟，然后接见那些享有瞻仰沙皇“明亮的眼睛”特权的亲信，直到上午9点，之后他会听两个小时的弥撒。在复活节，他会

---

① 阿列克谢的绰号是“温顺的”，但真实的阿列克谢与这个名声相差甚远。19世纪，亲斯拉夫人士喜欢那种善良、地地道道俄国风格、圣徒般但无足轻重的沙皇形象，将其与以彼得大帝为典型的西方化的热衷军事的沙皇相对照。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非常崇拜阿列克谢，认同他那种朴素的斯拉夫式虔诚，并给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阿列克谢。

连续站立六个小时并祈祷，拜倒在地一千次。

午饭时，他独自用膳，波雅尔们在邻近的桌前吃饭。有时为了褒奖某人取得的胜利，他会邀请其中一人与他一起吃饭，或者把自己桌上的一道菜送给他们。正式宴会是大快朵颐的“马拉松”，一共有七十道菜，包括熊肉、牛肉、鸽子、鲟鱼，还要喝伏特加、啤酒或格瓦斯（这是一种传统的斯拉夫饮料，酒精含量很低）。

午睡之后，阿列克谢会回到教堂做晚祷，然后是更多的会议、下象棋、玩双陆棋，以及更多的祈祷。他被称为“年轻的僧人”，他的宗教虔诚到了压倒一切的程度，就连到访的教士在克里姆林宫待了几天之后也觉得疲惫不堪。一群虔诚的宗教狂热分子，沙皇忏悔神父的门徒弟子，鼓励他发动一场道德复苏的严苛运动，以涤荡莫斯科的种种罪恶。到访的德意志人亚当·奥雷阿利乌斯注意到，莫斯科有淫荡的艳舞、公共场合展露屁股的丑行、醉醺醺的裸女四仰八叉地躺在酒馆外，当然还有“肉体贪欲”。他还补充说，莫斯科人“沉醉于鸡奸，不仅鸡奸男孩，还有马”。鸡奸马匹的行为在莫斯科的小巷应当不会真的普遍，但狂欢作乐的女人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被认为是社会腐化堕落的迹象。阿列克谢命令禁止奏乐、吸烟、说脏话和饮酒，谴责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给他的侏儒发了退休金并将其遣散，以道德水准无可指责、严肃体面的瘸子和僧侣取而代之，作为自己的侍从。曼陀林琴被认为是魔鬼的工具，红场上点燃篝火焚烧这些乐器。“严加防范，任何地方都不准出现可耻的景观和娱乐，”他命令道，“也不准带着小手鼓和笛子的流浪乐师出现。”他记录了自己的慈善施舍活动：

“给 60 个人每人施舍了 6 卢布 10 戈比①。”[2]

加冕之后，他让自己父亲的大臣舍列梅捷夫（已经六十九岁）退休，提拔自己的前教师鲍里斯·莫罗佐夫为首席大臣，赋予了他极广泛的职权，范围包括财政部、射击军和药房，并将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座宫殿赏赐给他。他还称莫罗佐夫为“亚父”。莫罗佐夫新官上任后的最早一批决定之一，就是举办选秀。[3]

进入最后一轮的有六位少女。1647 年 2 月 4 日，阿列克谢选择了叶费米雅·弗谢沃洛日斯卡娅。为防止新娘被下毒或受到其他方式的戕害，宫廷很快安排婚礼于 14 日举行。但在一次公共仪式上，这姑娘在被戴上皇冠的时候晕倒了，让人不禁担心她中了巫术或患有癫痫。不管她是中了毒还是仅仅运气不好，原本就偏向另一名秀女的莫罗佐夫利用了她的倒霉。皇室在将原本为婚礼准备的精美亚麻布织物作为礼品赠送给她后，把她逐出特雷姆宫，将她与家人一同流放。阿列克谢去猎熊以寻求慰藉。

选秀重启的时候，莫罗佐夫支持自己一位门客的两个女儿。她们很理想，因为如果沙皇娶了其中一位，那么莫罗佐夫自己可以娶另一位。莫罗佐夫也可能将其中一个姑娘塞进了最后一轮的六名佳丽当中，但在沙皇亲自选择的时候，莫罗佐夫的计划破产了，因为沙皇选择的是弗谢沃洛日斯卡娅。对莫罗佐夫来说幸运的是，弗谢沃洛日斯卡娅晕倒了。现在莫罗佐夫安排沙皇在他妹妹的套房邂逅了他的人选。

---

① 1 卢布合 100 戈比。——译者注

她是玛丽亚，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女儿，而米洛斯拉夫斯基是一位在外交部效力已久的秘书的侄子。按照莫斯科的标准，米洛斯拉夫斯基可算游历甚广，起初是一名英格兰商人的侍酒仆人，并去了荷兰雇用西方专家。

1648 年 1 月 16 日，阿列克谢骑马穿过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一同奔驰的还有一辆雪橇，上面载着他的未婚妻玛丽亚。雅科夫·切尔卡斯基公爵（家产排名第三的波雅尔）是沙皇的伴郎。后来，沙皇夫妇主持宫廷，在多棱厅分享同一宝座。阿列克谢享用了体腔塞满藏红花的天鹅肉，玛丽亚吃的是鹅肉、猪仔肉和鸡肉。沙皇身边的宗教狂热分子说服了新郎，禁止任何舞蹈或狂欢。新婚夫妇只喝了格瓦斯，没有喝伏特加，并且没有举行传统的旨在促进生育力的异教仪式。但玛丽亚还是很快就怀孕了。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二十一年，生了五个儿子和八个女儿。玛丽亚成为典型的莫斯科妻子，深居特雷姆宫，是虔诚和贞洁的模范。

十天后，五十七岁的莫罗佐夫娶了还是少女的安娜·米洛斯拉夫斯卡娅，于是成为沙皇的连襟。玛丽亚嫁给了一位魁梧雄壮的年轻君主，而安娜的婚事一定非常凄惨。沙皇的英格兰御医说，安娜是个“甜美多汁、皮肤较黑的女娃儿”，喜欢与年轻男子打情骂俏，肯定不会喜欢老迈的丈夫，“所以他们夫妇没有孩子，有的只是吃醋”。没过多久，事实证明这门婚姻对莫罗佐夫非常有价值：它救了他的命。

莫罗佐夫把盐税提高了四倍，提倡节俭，自己却大捞油水。他只继承了 100 户农奴，但几年之后就成了第二富的波雅尔。而他的堂弟，调查部总长伊凡·莫罗佐夫，成了第五富人。很快，莫罗佐夫就成了莫斯科最遭仇恨的人，而公众的不

满与此时整个欧洲普遍的战争、革命和饥馑也有关联。[4]

1648年6月1日，阿列克谢自他众多朝圣之旅中的一次返回时，突然发现自己被愤怒的群众包围了。他们抓住了他的马笼头，但也给他奉上血与盐的欢迎礼物：群众谴责阿列克谢政府中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尤其是莫罗佐夫的盟友、掌管莫斯科的列昂尼德·普列谢耶夫。阿列克谢承诺开展调查，骑马继续上路。抗议者更带威胁性地逼近普列谢耶夫的亲信。普列谢耶夫的走狗纵马闯进人群，挥舞鞭子抽打他们，逮捕示威者的领导人。阿列克谢次日从红色楼梯下来，走向教堂，人群围住他，要求释放被抓的人。他们看到莫罗佐夫，反复喊道："是的，我们也会搞定你！"群众痛打多位波雅尔，要求处死普列谢耶夫。

暴民横冲直撞地杀向莫罗佐夫的宫殿，把他的管家活活打死，将他的一名仆人从窗口扔出去，掳掠他的财宝，洗劫了他的酒窖，狂饮不休，简直是在酒里洗澡。他们抓住了他那心惊胆战的年轻妻子安娜，但饶恕了她，还说："你若不是皇后的妹妹，我们就把你碎尸万段！"他们还抢劫了不得民心的大臣的宫殿。税务官齐斯伊卧病在床，但成功躲藏在一条桦木大扫帚下，不过一名仆人出卖了他，向暴民指出他的藏身之处。他们殴打他，将他"像条狗似地"拖到室外，把他剥得精光，打死丢到了粪堆上。"这就是你要的盐税，你这奸贼！"随后暴民包围了特雷姆宫。

莫罗佐夫及其盟友彼得·特拉哈尼奥托夫从克里姆林宫秘密出逃。比较受群众欢迎的尼基塔·罗曼诺夫，即沙皇的堂叔，出来向群众承诺，贪官污吏会因其罪行遭到惩罚。群众为沙皇祝福，但要求立刻处决莫罗佐夫及其同党。尼基塔发誓赌

咒，莫罗佐夫已经逃走了，只有普列谢耶夫还在。群众怒吼着，非要见血不可。阿列克谢不情愿地交出了普列谢耶夫。群众用木棍狂殴普列谢耶夫，“几乎把他打成肉酱，脑浆溅满他的脸，衣服被撕掉。人们拖着赤身露体的死尸在市场周围的烂泥地里走。最后一名僧人走过来，砍掉了他脑袋的残余部分”。混乱之中莫罗佐夫逃不出城，便溜回了克里姆林宫。阿列克谢宣布，他要免去莫罗佐夫的职务，以尼基塔·罗曼诺夫和雅科夫·切尔卡斯基公爵代替他。

暴民狂饮抢来的酒，用鞋、帽子和靴子舀酒喝，酩酊大醉，四处纵火，直到整座城市骤然陷入火海。人群发现了普列谢耶夫的脑袋，就践踏它，用伏特加浸透它，然后点燃，最后将他残缺不堪的尸体与他同党的尸体（被从墓中掘出）一同丢入大火。在圣三一修道院躲避的特拉哈尼奥托夫被带回城，在红场被斩首。

莫斯科终于平静下来之后，阿列克谢在尼基塔·罗曼诺夫的陪同下，向聚集在红场的群众发表演讲，为大臣的罪行道歉，并承诺降低物价。但随后，他带着尊严补充道：“我已经发誓要把莫罗佐夫交给你们。我不能完全为他辩护，但也不能放弃他。他是我的亲人，是皇后的妹夫。要把他交出去送死，太难了。”泪水滚过他的面庞。人群喊道：“沙皇万岁！”6 月 12 日，在火枪兵护卫下，莫罗佐夫被押解到北极白海之滨的一座修道院，在那里被监禁起来。不过，阿列克谢亲笔写信给修道院院长道：“相信这封信的内容。务必要保护好他……我会奖赏你。”

7 月 12 日，阿列克谢又做了一个让步，召集全俄缙绅会议编纂新法典，以保护人民、安抚贵族。“混乱的时期快结束

了”，阿列克谢给白海之滨的莫罗佐夫的狱卒们写信，命令他们将他的“亚父”分阶段送往南方，准备护送他低调地重返莫斯科。9月1日，全俄缙绅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会的时候，尼基塔·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奉上了新法典，它承诺“赋予一概人等，无分贵贱，以平等公正的待遇”。同一时期，英格兰议会即将判处一位受膏国王死刑，而阿列克谢的法律并没有任何平民主义的因素。在动荡和恐惧的时期，沙皇同意与贵族结盟，借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而这种联盟，一直到1861年都将是罗曼诺夫皇朝统治的基石。他确认了之前封赏给贵族的土地，而贵族的土地逐渐转化为永久性私人领地。地主对农民拥有司法权，现在农民是完全依附于地主的农奴，被禁止离开主人的庄园。如果农奴逃离自己主人的领地，将遭到追捕。①

有63种罪行将遭到死刑的惩罚，死刑包括一些新的花样，

① 农奴制在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很常见，自伊凡雷帝的时代在俄国愈演愈烈。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急于赢得贵族和外省乡绅的军事支持与忠诚，因此巩固了农奴制。阿列克谢的法律完成了这一过程。西方人有时对农奴制这个名字感到困惑：农奴依附于土地，而起初地主占有的并非农奴本身，而是土地。有的农奴是属于沙皇的皇家农奴，可能会被沙皇当作礼物赠给宠臣。但俄国农奴与后来在加勒比地区和美国的种植园劳作的黑奴不同。俄国农奴要交税，拥有自己的小片土地，还必须服兵役。农奴通过交税，为沙皇提供收入；同时通过服兵役，为沙皇提供人力。俄国不用占有土地的面积，而是用农奴“魂灵”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魂灵”这个词仅指男性农奴或家奴，因为女性农奴的价值要比男性低得多。在这个阶段，沙皇拥有的农奴数量最多，达2.7万户。第二名是尼基塔·罗曼诺夫，7000户。第三名是切尔卡斯基，5000户。而莫罗佐夫堂兄弟一共拥有1万户。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为了换取贵族的支持，罗曼诺夫皇朝允许贵族加强对其农奴的控制。到18世纪时，农奴的人身完全由主人占有，主人可以买卖农奴，随意惩罚他们，并决定他们的婚嫁对象。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说到阿列克谢及其法典时称：“沙皇独裁政权建立了农奴制，现在要由沙皇独裁政权来废除它。”

比如活埋和火刑。惩罚非常野蛮，但或许并不比同时期英格兰的惩罚更野蛮。惩罚的主要刑具是皮鞭，阿列克谢的法典中141次提及它。这是一种生牛皮鞭，上面常常带有金属圈或铁丝，就像九尾鞭，能撕裂肉体，触及骨骼。鞭笞10下，就可能打死人。超过40下的鞭刑就差不多是死刑了。为了换取罗曼诺夫家族的独裁统治权和在顶层的军事动员权，阿列克谢允许贵族对农民施行暴政，而农民占到了总人口的90%。占有农奴人身的特权界定了贵族的身份，设定了一种俄国风格的行为模式：对上奴颜婢膝，对下凶狠残暴。

阿列克谢足够自信，便免去了几位新大臣的职务，提拔自己的岳父米洛斯拉夫斯基。此人是个粗暴的流氓，“四肢和肌肉强健如赫拉克勒斯”，但“贪婪、不公和道德败坏”，好色成性，贪污腐化，很快就用赃款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造了一座豪宅。阿列克谢被他搞得很烦，有一次在议事会上扇了他耳光。阿列克谢曾抱怨某位大臣“沾染了莫斯科的每一种邪恶狡猾的恶习性”，这肯定指的是他的岳父。但他也赋予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权力。[5]

尼康活像《圣经》中的先知。他出身农家，三个儿女死后，他劝说妻子当修女，自己也在天寒地冻的极北之地出家。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约合1.98米），肌肉粗壮，眼神凶悍，傲慢自负，专横跋扈。他每天下跪祈祷1000次，坚持斋戒，以致看到幻象。他是宗教狂热分子，鼓励阿列克谢的节俭措施。阿列克谢任命他为诺夫哥罗德的都主教，他在那里镇压了1648年的暴乱，向沙皇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阿列克谢称尼康为“我特别的朋友”和“伟大的光辉灿烂

的儿子”。他俩都拥有一种神圣君主制的世界观。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的时候，阿列克谢大感愤慨和憎恶。他将俄国境内的英格兰人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波兰的边境地带陷入凶残的内战，东正教民众反叛波兰天主教贵族。尼康宣讲道，如果世界摇摇欲坠，那么俄国沙皇的东正教使命必须是纯洁的，必须准备向天主教波兰人和伊斯兰教鞑靼人发动圣战。

耶路撒冷牧首派索斯访问了莫斯科，鼓励这种帝国霸业与神圣使命融为一体的精神，赞颂阿列克谢为“大卫王和君士坦丁大帝，新的摩西”。阿列克谢积极备战，准备发动一场圣战，而尼康承担起他的使命。1652 年 7 月 25 日，尼康被立为牧首，绕着克里姆林宫围墙游行。阿列克谢亲自为他挽马笼头，这是牧首继位的仪式之一。阿列克谢写道：“在你身上，我找到了一个能够领导教会、辅佐我治理国家的人。”尼康开始在沙皇的大多数法令上签字。

尼康深信莫斯科就是新耶路撒冷①，对此非常执迷，他还相信，国家腐化堕落，教会也偏离了正统。他首先要镇压外国人，禁止他们穿戴俄国服饰，并将外国人限制在所谓的外国人区或德意志区，允许他们在那个区域之内的新教教堂祈祷，在外国人区抽烟和嫖妓。尽管如此，俄国继续雇用越来越多的外国军事专家。至于教会，它的纯粹拜占庭式的礼拜受到了伊凡雷帝批准的一些革新的污染。尼康认为必须清除

① 尼康是俄国的第七位牧首。这个职位直到 1589 年才设立。但正如菲拉列特已经表现出的那样，牧首有能力挑战沙皇的世俗权威。尼康宣扬自己越来越强的权势，在克里姆林宫兴建了一座新宫殿，并推行莫斯科是新耶路撒冷的思想，开始建造他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其中的大教堂完全复制了圣城的圣墓。

这些革新。从今往后，画十字时只能用三根手指，而不是两根。尼康自称恢复了正确的拜占庭礼拜方法，但传统派（称为旧礼仪派）宁愿受尽折磨、生不如死，也拒绝用三根手指画十字。在尼康镇压这些异见分子的时候，乌克兰爆发了严重的灾难，那里简直是反乌托邦的地狱。东正教反叛者向沙皇求援，给了后者一个无法拒绝的机遇去开疆拓土并收复基辅罗斯的失地。[6]

乌克兰的东正教徒领袖是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他是哥萨克军官，曾为奥斯曼苏丹和波兰国王效力，学会了土耳其语和法语，后来解甲归田。不料他那十岁的儿子被一名天主教贵族杀害。赫梅利尼茨基发动了一场大叛乱，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哥萨克对波兰天主教领主的仇恨。但他和他的叛军还怨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常常为波兰权贵效力，是他们的爪牙。在被西班牙和西欧大部分国家驱逐之后，不少犹太人来到比较宽容的波兰。赫梅利尼茨基叛军对波兰的大量犹太人展开了报复。赫梅利尼茨基当选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盖特曼，驱使他那些如同《启示录》四骑士①般凶残的骑兵，野蛮地清洗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被屠杀的犹太人数量在 2 万到 10 万之间。叛军乐呵呵地用五花八门的残暴手段杀人：开膛、肢解、斩首；把儿童削成肉片并烤熟；叛军强暴妇女，然后当着她们的面吃掉她们的孩子。在东欧的血色大地上，在 20 世纪的屠犹惨剧之前，不会再发生这样恐怖的事情。

---

① 典出《新约·启示录》里的“启示录四骑士”，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分别代表征服、战争、饥荒和死亡。——译者注

赫梅利尼茨基得到了克里米亚可汗的支持，可汗的精锐鞑靼骑兵帮助赫梅利尼茨基连续多次击败波兰军队。1648 年 12 月，赫梅利尼茨基骑着一匹白马进入基辅，宣布自己不仅是一个新的哥萨克国家的盖特曼，还是罗斯大公。他这惊世骇俗的崛起非常短暂：当他的克里米亚盟友抛弃了他并且波兰人打败了他，他在绝望之下向一位新的保护人求救。1654 年 1 月，他向沙皇阿列克谢宣誓效忠。阿列克谢承认赫梅利尼茨基的盖特曼地位。在俄国人看来，这就是乌克兰成为俄国一部分的时刻；乌克兰人则认为，这是俄国认可乌克兰独立的时刻。① 事实上，这是一个情急之下便宜行事的军事联盟，阿列克谢赞助赫梅利尼茨基的战争，以便攻击波兰、征服乌克兰。[7]

赫梅利尼茨基同意提供 2 万名哥萨克去攻打波兰，于是阿列克谢对波兰宣战。1654 年 4 月 23 日，数千名俄国官兵带着宗教狂热，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接受尼康的祝福。“战斗打响之后，你和你的士兵必须勇往直前，完成上帝的使命。喜悦地投入战斗吧！”阿列克谢给他的将军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写道。这话听起来很像他的同时代人奥利弗·克伦威尔。阿列克谢也要御驾亲征，所以他授予尼康“伟大君主”的头衔，阿列克谢的祖父曾拥有这个头衔。或许阿列克谢与尼康的关系

---

① 正是为了纪念赫梅利尼茨基向阿列克谢宣誓效忠三百周年，距离死期不远的斯大林决定将克里米亚（当时是苏联黑海舰队的基地和苏联精英阶层最喜爱的度假胜地）转交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1954 年，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也认可斯大林的这个决定。他俩都没想到苏联有朝一日会解体，乌克兰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使克里米亚脱离俄国。

就像米哈伊尔和菲拉列特。

5 月 18 日，在莫罗佐夫和米洛斯拉夫斯基陪同下，年仅二十五岁的沙皇率领他的大军从莫斯科出征，开往斯摩棱斯克。他身穿镶嵌钻石的长袍，手拿圣球和权杖，乘坐一辆镶鲜红色锦缎的镀金马车，拉车的马的蹄铁上都镶嵌钻石。二十四名骠骑兵和二十四面旗帜护卫着沙皇，他那带有金鹰图案的私人旗帜在马车上方飘扬。他围攻斯摩棱斯克，开始炮击那里的防御工事。阿列克谢指挥炮火时表现出弹道学才华，他的儿子彼得大帝也会有这种才华。8 月 16 日，他尝试猛攻城墙，但波兰人引爆了一座挤满俄国士兵的塔楼下方的炸药。阿列克谢后来安慰自己留在莫斯科的姐妹道："不要为这次进攻失败而哀伤，我们给了他们一顿猛揍。"9 月 23 日，斯摩棱斯克陷落，随后还有三十座城镇落入俄军手中。有了经验之后，沙皇得以更为严苛地评估自己的亲信：他仍然挚爱莫罗佐夫，但鄙视米洛斯拉夫斯基。"有两个人和我一起骑行，"他抱怨道，"一个欢快、可靠而令人充满希望，另一个放荡、暴烈而恶毒。如何能信任两面三刀之辈？"

1657 年 2 月，刚刚从瘟疫中恢复元气的莫斯科人迎接班师回朝的阿列克谢，他展示了六十面波兰军旗。这是自伊凡雷帝以来第一位庆祝重大胜利的沙皇。他发现尼康比以往更加盛气凌人了。但是，在阿列克谢继续征战并占领明斯克与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大片土地的时候，牧首仍然是伟大君主。阿列克谢自豪地将白俄罗斯纳入自己的领地。不过，瑞典人对他的胜利感到警惕，于是入侵俄国，搅乱了沙皇的好戏。

理智的选择应当是与波兰人谈判，转而与瑞典作战，但在

尼康的坚持下，阿列克谢没有与波兰人缔结和约就仓促地与瑞典人交战。瑞典是欧洲的先进强国，受过三十年战争的磨砺。阿列克谢陷入了泥沼。另外，尼康也是一个问题，他现在以牧首的身份凌驾于沙皇之上。

怒气冲冲的神父和年轻的专制君主在一次礼拜中公开发生冲突。“你是个爱吵架的农民。”沙皇说道。

“你凭什么辱骂我？”牧首答道。

阿列克谢不得不支持尼康去镇压所有反对他进行宗教改革的人，但阿列克谢的亲信一定向他抱怨了牧首那令人无法忍受的妄自尊大。阿列克谢有事的时候不再征询他的意见，对这个“混账东西”半是尊崇，半是憎恶。军事形势在恶化。赫梅利尼茨基死后，波兰人给哥萨克开出了更好的条件，于是哥萨克转而投靠波兰，给俄国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曾经鼓吹战争的尼康现在因为自己伟大君主的地位而飘飘然，常训斥沙皇，仿佛他不过是个新受洗者。尼康生活奢华，住在近似皇宫的豪宅里；他的长袍价值3万卢布，上面镶满了珠宝，以至于他几乎不能承受长袍的重量。有传闻称，他的密室内有一些纤细俊俏的修女与他嬉戏。[8]

廷臣不仅要遵从君主的命令，还要察言观色，揣测他未说出口的意愿，而君主本人或许都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些意愿。波雅尔们感觉到阿列克谢对尼康的怨恨，忽然间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尼康。阿列克谢母亲的家族，斯特列什涅夫家族非常憎恶尼康，谢苗·斯特列什涅夫给一条蹦跶的獒犬取名为“尼康”，还教它用爪子做牧首祝圣的动作。这很能说明沙皇的亲信如何看待牧首。

1658 年 7 月 4 日，阿列克谢宴请到访的格鲁吉亚国王泰姆拉兹一世，但没有邀请尼康作陪。[①] 尼康派他的廷臣之一，德米特里·梅谢尔斯基公爵去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沙皇一定是疏忽了吧。梅谢尔斯基发现军械大臣博格丹·希特罗沃（绰号"喃喃低语的宠臣"）把守着红色楼梯，挥舞着他那镶嵌珠宝的节杖，阻挡大胆放肆的人群。希特罗沃挥拳就打梅谢尔斯基。

"你不能打我——我有要务在身。"

"你是谁?"希特罗沃问道。其实他当然知道对方的身份。

"牧首的仆人。"

"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了。我们凭什么要尊敬牧首?"接着他用节杖继续殴打梅谢尔斯基的脑袋，迫使他鲜血淋淋地逃回尼康身边。随后，波雅尔尤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去见牧首，并宣称："你侵犯了沙皇的威严。你竟敢自称伟大君主!"

"是沙皇给我这个头衔的……"

"是啊，"罗莫达诺夫斯基反驳道，"现在沙皇陛下禁止你用这个头衔了。"

牧首是个老练的表演艺术家，他尝试公开挑战沙皇，这个举动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圣母升天大教堂的礼拜期间，

---

① 泰姆拉兹一世是卡赫季和卡特利（这两块领地组成了格鲁吉亚）被流放的诗人/武士国王。格鲁吉亚在巴格拉季翁王朝统治下一度是一个强大的王国，在 12 世纪统治整个高加索。格鲁吉亚是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拥有非常繁盛的诗歌与荣誉的文化，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字母系统，但此时格鲁吉亚的土地和王朝四分五裂，在两个凶残贪婪的伊斯兰帝国——什叶派波斯和逊尼派奥斯曼帝国的夹缝中勉强生存，后来俄国人也加入了对格鲁吉亚的争夺。泰姆拉兹一世被波斯统治者阿巴斯大帝流放，于是向阿列克谢求援，但徒劳无功。莫斯科大公国的实力还不足以干预高加索，但格鲁吉亚与俄国的漫长、惨痛而充满渴求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日。

他宣称："我不能再担任你们的牧者了……伟大君主违背了他的誓言……我必须离开这座圣殿、这座城市。"当着瞠目结舌的信众的面，他换上了僧衣，等待沙皇回心转意。但阿列克谢心意已决。尼康动身前往新耶路撒冷修道院，但他还有一张牌可以打。[9]

阿列克谢与1654年发动圣战时的那位沙皇已经判若两人。班师回朝之后，他已经变成一位踌躇满志的军事领袖，毕竟他已经亲眼见过波兰领主的生活方式。他雇用了一个英格兰人帮他购买挂毯、树木、蕾丝、会唱歌的鹦鹉和皇家马车，以装点他那新近变得奢华美丽的宫殿。他还雇用了矿物学家、炼金术士、玻璃工匠和英格兰医生塞缪尔·科林斯。这位御医很快注意到，"沙皇开始把他的宫廷和建筑装饰得更为雄伟华丽，为他的房间装饰壁毯，并建造娱乐休闲的场所"。阿列克谢雇用了2000名新的外籍军官，改革了军队，并研究弹道学技术。

没了尼康的烦扰之后，阿列克谢认识到，每一位统治者都需要一个文书官衙来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设立了一个新的枢密部。若有某些波雅尔不参加他的黎明礼拜，他就记下他们的名字，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将其双手缚在背后，让他们穿着长袍，之后就将其投入河水中。这样的话，他们很容易溺死或冻死。他哈哈大笑道："你们更愿意和老婆睡觉，也不愿意礼赞这个有福日子的光辉。这就是给你们的奖赏！"他酷爱这种专横跋扈的欺凌，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已经立了规矩，每天早上把廷臣浸泡在池塘里。约旦河的洗礼妙极了。那些不按时来接受我审视的人，我就把他们泡在池塘里，一天四五个人，有时一天有十来个。"

这看似玩闹，实则非常严肃和致命。他用这些手段对老波雅尔们严加管束，让他们服服帖帖。他不得不提拔伊凡·霍万

斯基（绰号“吹牛大王”）那样的军事庸才，尽管“所有人都说你是傻瓜”。他宽容地只是批评“喃喃低语的宠臣”希特罗沃豢养了一群波兰性奴，却对自己的岳父米洛斯拉夫斯基嫖娼大发雷霆。阿列克谢命令他要么禁欲，要么赶紧结婚。

这时的战况越来越糟糕，濒临灾难。波兰人和瑞典人议和了，于是波兰及其哥萨克和鞑靼盟友可以转而进攻俄国。1659年6月，阿列克谢的军队被波兰-哥萨克-鞑靼联军击溃，损失高达4万人，之前俄国在乌克兰和立窝尼亚占领的土地也丢个精光。但沙皇找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臣，此人能够帮助他脱离这次危机：阿法纳西·奥尔金-纳晓金，来自普斯科夫的一个穷贵族的儿子，在卡迪斯[①]与瑞典人缔结了和约。阿列克谢征询议事会的意见。蠢笨的米洛斯拉夫斯基说，如果他当上总司令，一定能把波兰国王披枷带锁地押回来。

“什么！”阿列克谢吼道，“你这蠢猪，竟如此厚颜无耻，还敢吹嘘你的本事？你什么时候打过仗？请你讲一讲你打过的那些精彩的战役！你这老傻瓜……或者，你竟敢如此放肆地嘲弄我吗？”他扯住米洛斯拉夫斯基的胡须，狠狠地扇他耳光，把他拖出金色大厅，然后猛地关上了门。

纳晓金[②]建议，不仅要与波兰媾和，还要与波兰合并，由

① 今天爱沙尼亚东部村庄凯尔德（Kärde）。——译者注

② 在这个关键时刻，纳晓金的儿子叛变投敌。纳晓金羞愧万分地请辞，但阿列克谢拒绝接受他的辞职。他的答复非常宽容，而且很有现代意味：“我得知你的儿子逃亡了，给你造成了可怕的悲恸。这惨痛的打击，这刺穿你灵魂的邪恶匕首，令我，沙皇，非常愤怒……我也为了你夫人的缘故而悲伤……但你应当再度振作，坚强起来，满怀信心。至于你儿子的叛变，我知道他违逆了你的意愿。他还很年轻，像只鸟儿，从此处飞到彼处。但正如鸟儿，他也会厌倦飞行，回到鸟巢。”

阿列克谢担任波兰国王，如果不行的话，就与波兰结盟。但与此同时，阿列克谢的将军格里戈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在努力坚守东乌克兰。当他打得顺利的时候，阿列克谢会赞扬他。而在他失败的时候，就会收到沙皇怒气冲冲的信，其令他毛骨悚然："愿上帝为你这恶魔般的服务报偿你……三次被诅咒的、可耻的仇恨基督徒的恶棍，撒旦的真正儿子，魔鬼之友，你没有派遣那些部队，会因此陷入无底深渊。记住，逆贼，是谁提携了你，是谁奖赏你，你依赖的是谁！你能藏到哪里去？你往哪里逃？"

人民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10]

1662 年 7 月 25 日，阿列克谢及其家眷在莫斯科城外他最喜爱的科罗缅斯克宫的教堂做礼拜，这时一大群人开始高声疾呼，要求处死他的岳父米洛斯拉夫斯基，因为米洛斯拉夫斯基身为财政部大臣，铸币时掺杂黄铜，使得钱币贬值。阿列克谢让他的家眷躲进皇后的套房，然后亲自出来与群众理论，同时从莫斯科召唤援兵。但他不知道，都城已经在暴乱群众手中了，更多抗议者在逼近他。

阿列克谢骑着马，准备返回莫斯科，这时愤怒的人山人海吞没了他。他被粗暴地推推搡搡，皇后遭到辱骂，他的侍从准备拔剑，这时他的军队从示威群众背后发起冲锋。"救我！赶走这些恶狗！"阿列克谢一边呼喊，一边催动坐骑。暴民被驱赶到河里，很多人被捕。阿列克谢亲自视察刑讯室，具体规定了惩罚措施。"10 或 20 名逆贼"立刻被处以绞刑，18 人被吊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两侧的绞刑架上，还有 100 人被吊在科罗缅斯克；有的犯人被割掉舌头或被肢解。

他骑马穿过莫斯科，手执沙皇的传统钢头权杖，也就是伊凡雷帝打死自己儿子用的那根权杖。有一个人冲过沙皇的卫队，阿列克谢用权杖将他打死。后来，他发现此人是因为被欠饷而来告御状的。“我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但那名拖欠死者军饷的军官才是“此次杀戮的罪人”，于是阿列克谢免去了此人的职务。

这场“铜币暴动”震动了沙皇。他患上了心悸、流鼻血和消化不良。他的医生科林斯和恩格尔哈特用泻药、鸦片和嚏根草为他治病，以放缓心跳。但他仍然喧闹奔波、安静不下来，展现出他强健得惊人的体魄，他的儿子们继承了这一点。他的长子也叫阿列克谢，之后玛丽亚又给他生了个儿子，叫费奥多尔。受到精心培养的长子十三岁时被正式立为储君。[11]

1664 年 12 月 18 日夜，十辆雪橇组成的队伍冲入银装素裹的克里姆林宫，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外停下。从雪橇上走下来的是尼康。阿列克谢命令他立刻离开，但尼康这次神秘的驾到揭示出沙皇周围沸沸扬扬的斗争。①

阿列克谢命令所有人都遵守东正教仪式的新规矩，违者格杀勿论。他试图安抚和拉拢旧礼仪派的领袖阿瓦库姆，但阿瓦库姆拒不服从。两位人脉很广的女性廷臣，费奥多西娅·莫罗佐娃（沙皇的已故大臣莫罗佐夫的弟媳）和叶夫多基娅·乌

---

① 尼康离去时，交出了一位波雅尔的书信，信中说是沙皇本人秘密邀请牧首前来。这可能半真半假，因为阿列克谢正在踌躇如何处置尼康和旧礼仪派的问题。但这位波雅尔被逮捕，并当着阿列克谢的面被用烧红的叉子酷刑折磨，最后他改变了证词，改为捍卫沙皇的利益。如果此事是宫廷的挑衅，意在揭露牧首的狂妄自负，那么就达到了目的。如果沙皇的意图是借此打击尼康改革的公信力，则失败了。

鲁索娃公爵夫人是旧礼仪派信徒，固执己见。她们被逐出宫廷，然后遭到逮捕。沙皇开恩，她们只需要按照新规矩画十字，就可以重获自由。但阿列克谢到地牢里看望她们时，莫罗佐娃依然固执地用两根手指画十字。阿列克谢决心不再制造出新的殉道烈士，于是对其毒刑拷打，然后任其活活饿死。阿瓦库姆的妻儿被当着他的面活埋，他本人则仅仅被流放。但在俄国全境，许多旧礼仪派信徒被活埋；很多旧礼仪派信徒逃往西伯利亚和哥萨克的荒凉地带；有些旧礼仪派信徒则在北极岛屿索洛韦茨基的修道院盘踞并设防。

1666 年 12 月，尼康受审并被判有罪，被褫夺牧首地位并流放。尼康的倒台意味着沙皇的所有竞争对手都被消灭，于是沙皇成为上帝在人间的神圣代表，而教会仅仅是君主制政权的宗教事务部门。教会与世俗政权斗争的问题得到解决之时，1667 年 1 月，纳晓金与波兰缔结了和约，收回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最初规定，基辅归属俄国的期限为两年）。哥萨克盖特曼国家被波兰和俄国瓜分。在基辅罗斯陷落六个世纪之后①，俄国对乌克兰的再征服开始了。纳晓金被提升为首席大臣。而正当阿列克谢将小俄罗斯纳入自己的头衔之时，悲剧骤然降临到这位新任“全俄沙皇”② 头上。[12]

---

① 原文如此，有误。基辅罗斯于 13 世纪 40 年代被蒙古人消灭，所以到阿列克谢沙皇的时代，应当是大约四个世纪。——译者注

② 罗曼诺夫皇朝自称享有曾被基辅罗斯统治的“全俄”的主权。莫斯科大公国是大俄罗斯，此外有白俄罗斯，乌克兰是小俄罗斯。今天乌克兰南部的当时属于克里米亚汗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后来被称为新俄罗斯。当时由波兰统治、后来归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的加利西亚，则被称为红俄罗斯。

1669 年 3 月 3 日，四十三岁的皇后玛丽亚在二十一年的婚姻之后生下了她的第十三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和玛丽亚不久就都去世了。沙皇那年纪较长的儿子们，十三岁的皇储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孱弱的费奥多尔参加了葬礼。此外还有病怏怏的幼儿谢苗和伊凡。6 月，谢苗夭折。阿列克谢沙皇之前有过一位情妇阿里亚娜，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伊凡·穆辛－普希金。但阿列克谢沙皇需要更多的合法继承人。

11 月，内廷部大臣希特罗沃组织了一次选秀。阿列克谢审查了十三位少女，将其分成 2～8 人的若干小群。1670 年 1 月 17 日，皇子阿列克谢病逝，于是费奥多尔成为皇储，再往下还有残疾的婴儿伊凡。阿列克谢亟须续弦。选秀过程弥漫着张皇失措的气氛。4 月，沙皇将选择范围缩小到奥夫多季娅·贝利亚娃和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贝利亚娃得到沙皇的长姐，此时已经四十二岁的老姑娘伊琳娜的支持，而纳雷什金娜则是阿列克谢的幼时好友和如今的廷臣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养女和亲戚。

贝利亚娃占上风，但希特罗沃觉得她“胳膊瘦得皮包骨头”，或许生育能力不足。她的叔叔努力劝说御医证明她很健康，同时指控希特罗沃搞巫术。就在沙皇似乎要选择贝利亚娃的时候，有人在多棱厅和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大厅发现了两封匿名信，信中指控纳雷什金娜心怀不轨，可能要用巫术蛊惑沙皇，还说她在到莫斯科之前曾向一名波兰贵族卖弄风骚。

沙皇下令逮捕了贝利亚娃的叔叔、女仆与亲戚，对其严刑拷打，但他们没有招供。写信人的身份自始至终都没有查明，但幕后元凶肯定是沙皇的姐姐和她的两个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亲戚。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没有推翻纳雷什金娜，反

而毁掉了自己的候选人。阿列克谢又一次召见纳雷什金娜，地点可能是马特维耶夫的府邸，选秀的一些活动可能就是在那里举办的。

马特维耶夫曾和阿列克谢一起读书，后来指挥沙皇的卫队并领导他的情报机构。他的生活方式与其他莫斯科人大不相同，他羽翼下的亲信也与众不同。马特维耶夫的夫人叫玛丽·汉密尔顿[①]，是一个从清教统治下的英格兰出逃的苏格兰天主教徒。她不像沙皇的女眷那样深居于特雷姆宫，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穿着打扮时髦而有品位。她家里的气氛坦诚开放，非常开明，是西方先进文化的宝库，供养了演员和音乐家，装饰着油画，甚至还有镜子，而镜子在特雷姆宫属于被禁止的物品。

十八岁的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长着大大的黑眼睛，可爱的圆脸，高高的额头，整个身段非常优美，四肢比例协调”。她的父亲是一名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上校，与马特维耶夫的夫人有亲戚关系。“小鸽子，在你身上，我发现了一位合适的伴侣。”沙皇对她说道。在长公主伊琳娜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鼓励下，其他秀女的家族指控马特维耶夫和希特罗沃迷惑诱骗沙皇，并用巫术迷住了医生，所以沙皇才拒绝了他们的女儿。巫术往往是政治阴谋的症状。阿列克谢亲自主持调查，并在一份指控书上写道：“上帝，救我避开狡猾与不义之人！”这是指他的姐姐吗？如果是，那么她又一次失败了。1670 年春季，阿列克谢准备迎娶娜塔莉亚的时候，一个名叫斯捷潘·拉辛的哥萨克土匪率领一支由逃亡农奴和旧礼仪派信徒组成的

---

① 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妻子一般被称为阿夫多季娅·汉密尔顿。——译者注

叛军，溯伏尔加河而上，进逼莫斯科。[13]

1671 年 1 月 22 日沙皇大婚那天，娜塔莉亚 · 纳雷什金娜“洋溢着青春和美丽”，但沙皇的长女的年纪都比这位新娘大。他那六个在世的女儿被关在特雷姆宫深居简出，虽然生活奢靡，但百无聊赖。不过，阿列克谢允许她们接受教育。其中最聪明的是十三岁的索菲亚，她特别憎恨自己的继母和纳雷什金家族，因为他们威胁要取代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成为宫廷的首要显贵家族。

6 月 16 日，阿列克谢举行了一场与大婚典礼迥然不同的仪式，以庆祝镇压斯捷潘 · 拉辛哥萨克叛乱的成功。在红场，根据阿列克谢的残酷指示，拉辛遭到酷刑折磨：他遭到鞭笞，四肢被猛拽到脱臼，然后强行复位；他被烧红的烙铁烫，冰冷的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他头上，然后活活地遭到肢解并被斩首，内脏被拿去喂狗。但是，有关拉辛的传奇将长久地困扰罗曼诺夫皇朝。①

---

① 斯捷潘 · 拉辛原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后来他的起义（或者说叛乱）成为贫民反抗暴政的象征。他希望保卫哥萨克的独立性，抗议越来越中央集权化的政府。哥萨克支持沙皇及其统治，但希望沙皇能够聆听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只和贵族沆瀣一气。列宁称拉辛是一位“为了争取自由”而献出头颅的“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保罗 · 阿夫里奇说，拉辛起义有积极的作用：“（这次起义）唤醒了穷苦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虽然只是一种朦胧的、模糊的认识，但是他们感受到了一股新的力量，而统治阶级则时刻处于担心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被夺走的恐惧之中。”拉辛成为俄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出现在大量文学、诗歌、音乐作品中。如肖斯塔科维奇的清唱剧《斯捷潘 · 拉辛被处决》和亚历山大 · 康斯坦丁诺维奇 · 格拉祖诺夫的交响诗《斯捷潘 · 拉辛》。——译者注

大婚改变了一切。新皇后的恩主马特维耶夫掌管了政府①，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两个成员被外调，去管理偏远的省份。1672 年 5 月 30 日，娜塔莉亚生下了一个健康强健的儿子，取名彼得。为庆祝儿子的诞生，阿列克谢提拔娜塔莉亚的父亲和马特维耶夫为侍臣。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在几十年的后宫阴谋乱斗之后突然又强盛起来，入侵了波兰。而哥萨克推举了一个新的冒牌货，称他为沙皇的已故儿子谢苗。这是混乱时期的重演，令人胆战心惊。阿列克谢梦想成为“雄霸天下的皇帝，将土耳其人逐出基督教土地”，于是派兵攻入乌克兰。哥萨克交出了假谢苗。1674 年 9 月，阿列克谢的大臣严刑拷打假谢苗，迫使他招供自己的幕后支持者。在红场，假谢苗的四肢被砍断，然后一根木桩被旋转着插入他的肛门——这是对所有冒牌货的警告。[14]

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新威胁，阿列克谢与西方谈判，同时开始改建宫殿。他的新宫殿可能是受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富丽堂皇之风的启发。阿列克谢雇人创作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为沙皇上演的戏剧。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他在莫斯科周边的众多郊区宫殿之一——他建造了第一座沙皇剧场，并观看了一部精巧的取材于他本人与娜塔莉亚的浪漫史的戏剧，名为《阿尔塔薛西斯的喜剧》。皇后和孩子们可以透过屏风的格栅

① 马特维耶夫领导着外交部和皇家药房。曾任“掌玺大臣与君主的重大外交事务捍卫者”，及外交部与乌克兰事务部领导人的纳晓金被免职。“陛下提携了我，”纳晓金向阿列克谢抱怨道，“所以陛下不支持我，让我的敌人欢欣鼓舞，是可耻的事情。”但这位傲慢自负、出身卑微的大臣的职业生涯全都聚焦于俄国与波兰的联盟，而此时这个联盟已经破产。

看戏。这部剧很成功，于是他在克里姆林宫建了一座剧场，还在米洛斯拉夫斯基旧宅的原址建造了一座新的娱乐宫[①]，并赠给娜塔莉亚二十二名新的侏儒。

皇后开始打开自己马车的窗帘，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后来还曾不戴面纱、乘坐敞篷马车，并从教堂的女眷屏风后走出来。阿列克谢则举办宴会，让“所有客人都喝得醉倒”。在这些嬉戏玩乐当中，我们也能瞥见未来的荣光：有一次，阿列克谢举行外交接待会时，大厅外一阵嘈杂，欢蹦乱跳的小彼得踢开了门，跑了进来，他母亲则在后面追赶。

当沙皇和他的年轻妻子参观他们的休闲宫殿时，彼得“乘坐一辆镶黄金的小马车”跟在后面，而“四名侏儒骑马侍奉在马车旁，还有一名侏儒跟在后面，骑的都是微型小马”。彼得四岁了，而皇储是病患缠身的少年费奥多尔。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玩弄阴谋诡计，图谋反对纳雷什金家族，而费奥多尔似乎不大可能活得比精力充沛的沙皇更久。

沙皇与年轻的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还在指挥一场小型战争，敌人是据守北极索洛韦茨基岛上修道院的500名全副武装的旧礼仪派信徒。1676年1月22日，他收到消息，他的军队攻克了修道院。当晚，阿列克谢在自己的新剧场观看一出

---

① 娱乐宫在现代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高层的许多领导人在那里拥有自己的套房。1932年，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在这里自杀。这座精美的粉色宫殿至今仍然屹立，目前是克里姆林宫安全机构的办公场所。在莫斯科之外，阿列克谢还兴建了科罗缅斯克宫，将其转化为一座兼收并蓄、奇思妙想的木制建筑，有穹顶和山墙，融合了伊凡雷帝时期、拜占庭时期和凡尔赛宫的元素。在御座厅，两只机械的黄铜狮子转动眼珠，发出吼叫，就像君士坦丁堡的机械狮子那样令人惊叹。

喜剧时，突然病倒，身体肿胀得非常严重，此时他还只有四十七岁。药房总管马特维耶夫监督了给沙皇的药品。医生们配制药品，当着所有人的面，首先由医生试吃每一份药剂，然后由马特维耶夫试吃，然后寝宫的侍从试吃，如果所有人都没有中毒的迹象，才给沙皇服用——沙皇服剩的药由马特维耶夫吃完。但是，沙皇的肾脏和心脏衰竭已经无药可救。

"当我统治帝国的时候，"他感慨道，"千百万人作为奴隶为我服务，把我奉为不死之身。"但如今"我嗅不到香气，被悲伤压倒，因为我被残酷的疾病钉死在病榻上……我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但我却畏惧最微小的虫豸"。费奥多尔也病得很重，被人用担架抬到沙皇的房间。沙皇将权杖交到费奥多尔手中，吩咐他遵从"喃喃低语的宠臣"希特罗沃的辅佐。

阿列克谢对抽泣的娜塔莉亚说："如果我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此短暂，当初就不会结婚了。"因为他再也不能保护她了。新沙皇费奥多尔三世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人。

1月29日夜，阿列克谢驾崩。他的私人神父萨维诺夫正在准备悼词，牧首抢先一步，把自己版本的悼词塞到尸骨未寒的沙皇手中。孤儿寡母哀哭的时候，在沙皇遗体周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拉开大幕。萨维诺夫喊道："我要杀了牧首！我已经集合了500人！"图穷匕见，宫廷即将大打出手。[15]

第三场

射击军

出场人物

费奥多尔三世，沙皇，1676~1682年在位，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儿子

阿加菲娅·格鲁舍茨卡娅，皇后，费奥多尔三世的第一任妻子

玛尔法·阿普拉克辛娜，皇后，费奥多尔三世的第二任妻子

索菲亚，女君主，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女儿，费奥多尔三世、伊凡五世的姐姐，彼得大帝的异母姐姐

伊凡五世，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儿子，沙皇，1682~1696年在位

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伊凡五世之妻

叶卡捷琳娜，伊凡五世与萨尔蒂科娃的女儿，后来嫁给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卡尔·利奥波德

安娜，伊凡五世与萨尔蒂科娃的女儿，后来嫁给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俄国女皇，1730~1740年在位

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皇后，阿列克谢沙皇的遗孀，彼得大帝的母亲

彼得一世（大帝），阿列克谢沙皇与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的儿子，沙皇，1682~1725年在位

叶夫多基娅·洛普金娜，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妻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伊凡·伊阿西科夫，费奥多尔三世的主要廷臣

米哈伊尔·利哈乔夫，费奥多尔三世的主要廷臣

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阿列克谢沙皇的重臣

尤里·多尔戈鲁基公爵，老将，射击军主管

伊凡·霍万斯基公爵，哗变射击军的领导人，“吹牛大王”

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米洛斯拉夫斯基派系的领袖，“蝎子”

瓦西里·戈利岑公爵，索菲亚的情夫，重臣，陆军元帅

费奥多尔·沙克洛维特，索菲亚的鹰犬，射击军主管

帕特里克·戈登，苏格兰雇佣兵，“东方雄鸡”

弗朗茨·列福尔特，瑞士雇佣兵

阿列克谢被安葬在天使长大教堂，但他的继承者——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却必须被用担架抬在先皇棺椁之后。娜塔莉亚乘坐雪橇跟在后面，伏在一名侍女怀中抽噎着。

十四岁的新沙皇呼吸急促，呼哧呼哧地喘气，脸上还没有胡须，瘦弱如芦苇，面色苍白如死人，长期受到坏血病的折磨。他非常孱弱，以至于从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双腿。但他天生聪颖且受过良好教育，会说流利的波兰语和拉丁语，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既开明又果决——当然是在他的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费奥多尔三世卧病在床，由他的姑母和六个姐妹照料，只能无助地眼睁睁看着廷臣互相攻击杀伐。大家对马特维耶夫群起而攻之。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卷土重来。射击军的总长、米哈伊尔沙皇第一任妻子的亲戚尤里·多尔戈鲁基公爵在希特罗沃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支持下，指控马特维耶夫贪污公款。在他们的背后，歹毒的老姑娘伊琳娜，即沙皇米哈伊尔的女儿，气焰嚣张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年前，她曾图谋阻止纳雷什金家族成员嫁入皇家。现在，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复仇的时刻到了。

1676 年 2 月 3 日，马特维耶夫被罢免。但这还只是开始。他的政敌们设立了一个新的调查部，以搜集不利于他的证据，而莫斯科大公国的旧传统被恢复："戏剧和芭蕾舞将被永久性禁止。"

新沙皇的舅舅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的绰号是"蝎子"，他开始调查马特维耶夫，并与伊琳娜联手。7 月 3 日，马特维耶夫被捕，罪名是通过控制药房，图谋暗害费奥多尔三世。一

名医生声称，马特维耶夫的家奴犹太人伊瓦什卡和侏儒扎哈尔卡正给费奥多尔三世下毒，或者用巫术害他。犹太人伊瓦什卡被酷刑折磨致死。米洛斯拉夫斯基栽赃陷害马特维耶夫，但卧病在床的费奥尔多三世拒绝处死马特维耶夫，于是马特维耶夫被流放至远方。

“蝎子”和老姑娘转而迫害纳雷什金家族。虚张声势的将军尤里·多尔戈鲁基在纳雷什金家族面前拷问他们的仆人，多尔戈鲁基眼睛噙着泪问，这是不是够了。娜塔莉亚勇敢地直面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斥责他是“孤儿寡母的迫害者”。伊琳娜命令停止刑讯。纳雷什金家族被流放，娜塔莉亚和彼得被送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庄园。

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努力掌控局面。1680 年 4 月 4 日，即棕枝主日，沙皇非常稀罕地在宗教游行中公开露面。他注意到一个叫作阿加菲娅·格鲁舍茨卡娅的姑娘，她“美丽如天使”。他很快发现，她会说四种语言，还会演奏拨弦键琴，于是爱上了她。费奥多尔三世告诉宫廷，他打算娶她。但是，他的舅舅米洛斯拉夫斯基威逼沙皇用传统的方式（即选秀）寻找新娘。十八名进入“半决赛”的候选人最后又减少到六人，接受沙皇的审视。费奥多尔三世一个都没选。然后，米洛斯拉夫斯基栽赃陷害阿加菲娅及其母亲，指控她们卖淫。费奥多尔三世极度抑郁，卧病在床且绝食，但他的两名宠臣伊凡·伊阿西科夫和米哈伊尔·利哈乔夫讯问了这对母女，证明了她们的清白。

7 月 18 日，沙皇迎娶了阿加菲娅，这是一场规模很小的私人婚礼。伊阿西科夫鼓励这门婚事，甚至可能操纵了整件事情。他被提升为侍臣和军械大臣。“蝎子”被流放。1681 年 7

月 18 日，阿加菲娅生了个男孩。三天后，她和男婴都去世了。费奥多尔三世的健康严重恶化。

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在进逼基辅。他们的第一次进军被一位正在崛起的波雅尔，即瓦西里·戈利岑公爵打退。费奥多尔三世任命他为南方军队的总司令。但当奥斯曼人再度进攻的时候，俄军将领之间为了争夺礼节优先权而发生的争吵使他们几乎输掉了整场战争。1681 年 11 月 24 日，费奥多尔三世在戈利岑的建议下，向全俄缙绅会议宣布："是魔鬼让人产生礼节优先权的想法。"于是，关于贵族等级的文书被付之一炬。他对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置之不理，恢复了纳雷什金家族的地位。

费奥多尔三世决心要养育自己的继承人。在新的选秀上，他看中了玛尔法·阿普拉克辛娜，马特维耶夫的教女和伊阿西科夫的亲戚。他们都热切地帮助自己的候选人。1682 年 2 月 15 日，沙皇迎娶了玛尔法，她劝说费奥多尔三世将马特维耶夫从流放中召回。在皇室婚姻的残酷游戏中，失败的候选人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与其父亲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费奥多尔三世享受新一段婚姻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他已经时日无多。宫廷已经不能承担自己的角色，即君主、各派系和军队之间的中间人与裁决者，而同时发生的多场危机也有会撕裂整个国家的危险。1682 年 4 月 23 日，射击军的一个团抗议他们的军饷被团长侵吞。他们向主管射击军的多尔戈鲁基申诉，他却下令鞭笞他们。这个团发动了哗变，却不知道二十一岁的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在特雷姆宫刚刚驾崩。[1]

次日，波雅尔们聚集在金色大厅，在两位皇子之间选择新

君。牧首问道："两位皇子当中，谁应当成为沙皇？"伊凡十五岁，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后代，智力迟钝，身体羸弱。彼得十岁，身体健康，是纳雷什金家族的希望。波雅尔们和迅速集合的全俄缙绅会议选择了彼得，他的五位纳雷什金家族的舅舅被提拔到高位。但索菲亚，即已故沙皇费奥多尔三世的姐姐，抗议说，伊凡的利益被忽视了。在费奥多尔三世的葬礼上，她参加游行队伍，没有按照惯例用移动屏风遮蔽自己，而是公开露面。她还提出，沙皇费奥多尔三世是被毒死的。

4 月 29 日，射击军如潮水般涌入克里姆林宫。他们的长矛、火枪、带毛皮的帽子和鲜红色长袍令人生畏。他们要求鞭笞腐败的团长们。射击军是一支世袭的步兵部队，由伊凡雷帝建立，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火枪，负责保卫沙皇和克里姆林宫。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武器变得落后，他们自己也成为根深蒂固的近卫军力量，变成权力游戏的参与者和富商。面对有 2.5 万人的怒气冲冲的射击军，政府退缩了。射击军的团长们遭到鞭笞，但索菲亚长公主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散播谣言，称合法的皇长子伊凡受到纳雷什金家族的威胁。这则谣言在射击军官兵中迅速传播。

5 月 7 日，沙皇彼得的二十三岁舅舅伊凡·纳雷什金被一步登天地提升为波雅尔和军械大臣。这是个不明智的举动。有传闻称，这个纨绔子弟曾坐在沙皇的宝座上，还试戴皇冠。伊凡皇子处于危险中。很快，射击军相信伊凡皇子已经被谋害。索菲亚和米洛斯拉夫斯基派他们的爪牙彼得·托尔斯泰去煽动射击军，并且得到了伊凡·霍万斯基公爵的鼓励。这位公爵是一名勇敢但喜欢自吹自擂的将军，绰号是"吹牛大王"。他说服了射击军，让他们相信自己必须去营救伊凡皇子。于是射击

军冲入了宫中。

到中午时，已经有数千射击军聚集在红色楼梯，求见伊凡皇子，不管他是死是活。皇太后娜塔莉亚在牧首的支持下，将两个男孩，伊凡皇子和小彼得，带到门廊上。粗野而毛发蓬乱的射击军士兵们沉默了。吹牛大王霍万斯基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几名士兵上前来查看两个男孩。然后射击军呼喊起来，说他们要伊凡当沙皇——并要求处死纳雷什金家族所有人。射击军包围了皇太后这一小群人，这时胡须斑白的马特维耶夫走来，要求射击军请求两个男孩的宽恕然后各自散去。他们安静下来。马特维耶夫回到室内。然后，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即前面讲到的多尔戈鲁基将军的儿子，威胁要惩罚射击军的放肆行为。"杀死叛徒！"射击军喊道，冲上红色楼梯。他们把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从阳台上扔下去，他落在举起的长矛上，被刺死了。"把他碎尸万段！"多尔戈鲁基被劈成肉酱的同时，射击军冲进宫里，发现马特维耶夫正在宴会厅与娜塔莉亚谈话，而娜塔莉亚正拉着彼得和伊凡的手。她企图拉住马特维耶夫，但粗野的士兵们当着两个男孩的面，用长矛将马特维耶夫刺穿了。彼得永远不会忘记这惨无人道的场面，这可能促发了他的癫痫病。"想到那些射击军，我就战栗，"他后来说，"让我无法入眠。"彼得和伊凡被送回室内，射击军则横冲直撞，到处撒野。

他们逐栋建筑地搜索整个克里姆林宫。他们有一张 20 个人的屠杀名单，不仅包含纳雷什金家族，还有费奥多尔三世的宠臣。纳雷什金兄弟之一躲在一座教堂内，但被一个侏儒出卖了。他被从红色楼梯上扔下去，被长矛刺穿。他们将每一位受害者都送到红场，将红场变成露天屠宰场，马特维耶夫的尸块

已经在那里被展示。射击军当天的主要收获是傲慢的尤里·多尔戈鲁基。射击军的一个代表团到他家登门拜访，为杀害他的儿子道歉。多尔戈鲁基给他们伏特加喝，但当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儿媳眼泪汪汪地走出来。“别哭，儿媳，”他安慰她，“我儿子虽然死了，但他的牙齿还活着！”射击军听到这句要复仇的威胁之语，立刻把多尔戈鲁基将军也砍成了肉泥，将其尸块也挂到红场的众多绞刑架上。红场上的人群挥舞着死人胳膊、内脏或首级，喊道：“波雅尔马特维耶夫来了！给他让路！”后来，马特维耶夫的男仆被允许将他的尸块收集到一个枕头上，送去下葬。

到第二天早晨，射击军坚信，皇子伊凡受到威胁，因为医生（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企图毒死他，据说这些医生还毒死了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射击军杀死了有嫌疑的犹太人，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消灭了一个纳雷什金，他们真正想要杀掉的是伊凡·纳雷什金。他们聚集在红色楼梯那里，要求处死伊凡·纳雷什金：“我们知道，他就在这儿。”宫内，蜷缩成一团但意见分歧的皇室面对着难以忍受的抉择。纳雷什金家族躲在彼得的小妹妹的育儿室。只有索菲亚还保持冷静，因为她通过霍万斯基与射击军有直接的联系。她已经开始发号施令了。她带着皇太后娜塔莉亚和皇太后玛尔法，跪地为伊凡·纳雷什金求情，但射击军威胁道：“把他交出来，否则我们就自己搜，那样就不会有好结果了。”

索菲亚对娜塔莉亚说：“你哥哥逃不过射击军。不要让我们全都为了他的缘故而丢掉性命。你必须交出你哥哥。”伊凡·纳雷什金表示同意。十岁的彼得一定目睹了母亲的哭泣和舅舅的离去。娜塔莉亚和兄长在救世主教堂祈祷，然后，伊

凡·纳雷什金手捧圣像，勇敢地向狂呼乱吼的射击军走去。这个青年被酷刑折磨了好几个小时，即便浑身关节都断裂，也拒不承认企图谋杀沙皇。最后，他的四肢都被打得错位，被长矛刺穿，然后被肢解。最后，射击军将他踩踏成了肉酱。

现在索菲亚从阴影中现身。这个性情凶悍强硬的姑娘只有二十五岁，虽然此前与世隔绝地生活着，却有足够的自信，去对付一群浑身血污、全部为男性的射击军和满腹阴谋诡计的波雅尔们。对她的一般描述是皮肤黝黑、圆脸、相貌平平，但这或许只是男性沙文主义和政治攻击的表现。[①] 或许，对她最准确的描述来自一个非常熟悉她的人。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彼得写道，她"是一位外貌和头脑都臻于完美的公主，只不过她野心勃勃，对权力的欲望没有止境"。彼得有充分的理由恨她，但也承认她很有才华。她肯定是个机会主义者，表达清晰，有政治天分，所以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对手。但到目前为止，她也在努力从无法预测的刀山血海中生存下去。

5月16～17日夜间，射击军赞成让他们的捍卫者霍万斯基当他们的指挥官，并强迫朝廷处决伊阿西科夫和利哈乔夫。但索菲亚在娜塔莉亚的陪同下，劝服射击军饶恕了纳雷什金家族的其他人。霍万斯基以射击军的"父亲"的身份，称颂索菲亚为"女君主"，并请求她扶持两位沙皇到御座上。5月26日，伊凡和彼得被宣布为共治沙皇[②]，索菲亚为"伟大的女君

---

① 对她的唯一书面描述是七年后一位法国访客写下的，但他从未见过她："她身材极肥大，简直像个怪物，脑袋足有一蒲式耳那么大，脸上毛发很重，腿上长着瘤子。不过，尽管她身材粗壮、矮小和丑陋，头脑却精明、敏捷和聪慧。"

② 从这里开始，我们称他们为"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译者注

主”——她是俄国的第一位女性统治者。[2]

霍万斯基鄙视他的年轻傀儡索菲亚，相信统治俄国的应当是他自己。他和很多射击军士兵都是旧礼仪派信徒。现在他要求索菲亚主持一次公开会议，撤销她父亲的宗教改革。索菲亚同意了。但首先她必须安排一件新鲜事：两位沙皇同时加冕。为此，必须制作新的皇冠和珠宝。

6月25日，两个男孩被加冕为“共治沙皇”，伊凡五世头戴原版的莫诺马赫皇冠，而彼得一世作为幼帝，戴的是一个仿制品。① 女君主作为女性不能参加加冕礼，而是透过隔栅观看。现在担任外交大臣的瓦西里·戈利岑手捧权杖。

戈利岑时年三十九岁，是立陶宛大公格迪米纳斯的人丁兴旺的后嗣之一。他的夫人姓斯特列什涅娃，是沙皇米哈伊尔第二任妻子所在家族的成员。戈利岑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权贵，眼睛碧蓝，蓄着尖尖的小胡子，胡须修饰得很整洁，身穿“波兰式服装”，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法国侯爵，而不是俄国的波雅尔。他的宫殿里有戈布兰壁毯画廊、威尼斯瓷器、德意志雕版画、荷兰马车、波斯地毯，因此闻名遐迩。索菲亚现在非常仰仗他。在她的密文书信中，她称他为“我的主人、我的光、我的爱人、我的喜悦、我的灵魂”。她渴望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乎等不及“看见你，拥抱你”。对于她，戈利岑不仅仅是情人，还是政治家——她会非常需要他。

1682年7月5日，在多棱宫，索菲亚在她的老姑姑们、

① 这两顶皇冠，以及两位沙皇的宝座，今天都藏于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彼得一世和伊凡五世是最后两位用这种蒙古风格皇冠加冕的沙皇，因为它显得太朴素了。

皇太后娜塔莉亚、皇太后玛尔法陪同下（但两位沙皇都不在场），直面霍万斯基的旧礼仪派射击军。霍万斯基企图威逼她同意旧礼仪派的要求，但她跳了起来，警告他们，她绝不会撤销她父亲的改革，因为那样的话“沙皇就不是沙皇了”。她威胁称：“我们要离开这个国家。”

“你早该进修道院了，女士，”射击军士兵们喃喃说道，“没有你，我们也好得很。”但她毫无惧色地直面他们，谴责他们是“犯上作乱的傻瓜”，给莫斯科造成了“反叛和混乱”。为了明确自己的立场，她下令将他们处决，并将阿瓦库姆和其他 2 万名旧礼仪派信徒处以火刑。

她必须避开霍万斯基和令人窒息的克里姆林宫。在两位沙皇的陪同下，索菲亚开始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旅行，巡视乡村宫殿和修道院，让霍万斯基掌管政府——或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索菲亚试探他的弱点，要求他将皇家卫队派到科罗缅斯克，但霍万斯基支吾搪塞，努力避免把任何军队交到她手里。索菲亚发动了她自己的政变。9 月 2 日，科罗缅斯克大门上张贴了谴责霍万斯基谋逆的文书。霍万斯基被传来，遭到突然袭击并被逮捕。索菲亚和波雅尔们谴责吹牛大王“企图篡夺莫斯科国家”。霍万斯基在索菲亚面前被斩首。射击军士兵们哀求饶命。索菲亚暂时恢复了宫廷的地位，即权力平衡的中间人，因此有资格得到赞赏。两位沙皇和索菲亚一起返回了克里姆林宫。[3]

1683 年 7 月，奥斯曼人发动了旨在征服西方的军事行动。他们围攻维也纳。这座城市濒临陷落，这时波兰国王扬·索别

斯基率军赶到，挽救了维也纳。奥斯曼人撤退了，索菲亚与波兰达成协议，一同加入基督教世界的神圣联盟，并攻击奥斯曼苏丹的盟友克里米亚可汗。俄国以此为条件，获得了基辅和乌克兰很大一部分领土的永久主权。

俄国人长久以来都很害怕鞑靼可汗。如今，他们第一次主动向伊斯兰世界发动了进攻。戈利岑被索菲亚晋升为“掌玺大臣和外交大臣”，负责组织这次非常有挑战性的远征。他征询了麾下主要雇佣兵将领帕特里克·戈登的意见。戈登的绰号是“东方雄鸡”，是个爱喧嚣吵闹的四十九岁苏格兰贵族，是逃离加尔文教统治的天主教徒流亡者，曾为波兰和瑞典作战，四次负伤，六次被俘，两次成功越狱。阿列克谢雇用他到俄国，他后来差一点回去为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效力，但因无法抵御油水丰厚的俄国冒险的诱惑而留下。“东方雄鸡”相信俄国人可以占领克里米亚，那座半岛就像珠宝一样悬挂在黑海之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沙皇敢于染指。

1684 年 4 月 26 日，索菲亚身穿紫貂大衣，坐在宝座上，接见她的新的波兰盟友。和约文本被宣读给两位沙皇听。他们的两张宝座背后有一扇遮着窗帘的窗户，戈利岑在窗户背后小声向沙皇传达指示。伊凡五世十七岁了，足以亲政，但他“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胡言乱语”。他眼睛半盲，眼珠不停地转动和乱瞟，让人看了非常不安，所以他必须戴一个绿色塔夫绸的眼罩，免得吓倒访客。他的智力也有问题。另一张宝座上坐着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彼得一世，他“非常机敏，热切地问个不停，不停想站起来。所以在年纪较长的沙皇准备好之前，必须由侍从约束彼得一世”。当索菲亚和戈利岑准备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彼得一世快十二岁了，很快索菲亚就很难阻

止他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了。[4]

彼得一世小小年纪就已经十分不寻常了。他的外貌非常独特，引人注目：尽管他的大部分肖像给人的印象都是敦实魁梧，但实际上他的身材高大得有些怪异——很快就会长到六英尺八英寸（约合 2.03 米）。——而且他的动作猛烈急促。他的脸部常常发生奇怪的颤动抽搐，而且他已经开始受到癫痫病的折磨。他四岁丧父，十岁时亲眼看着多位备受信赖的大臣被抛到射击军的矛尖上刺死，还看到舅舅惨遭屠戮。他心爱的亲戚吉洪·斯特列什涅夫（沙皇米哈伊尔的妻子的亲戚）对于彼得一世来说是个父亲式人物。彼得一世一直叫他“父亲”。虽然彼得一世的聪慧和膂力给所有人都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对正规的书本教育没有多少兴趣。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和彼得一世的母亲曾指定一位名叫尼基塔·佐托夫的廷臣教导他，但佐托夫没有办法劝说年轻的沙皇去读书。于是，和蔼快活的佐托夫给他讲了许多关于他父亲的战争的故事，鼓励他对火炮感兴趣，并教他喝酒。彼得一世终其一生都非常喜爱佐托夫，把他当作笑话的靶子，后来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对他非常信任。彼得一世学了一些德语，并且喜欢希腊神话和罗马历史，但始终没有很好地掌握外语、语法或哲学。佐托夫让他学习木匠活、修理大炮，并操练士兵。

彼得一世年纪足够大之后，就刻意远离宫廷的繁文缛节。他的母亲被贬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他很快就成为那里的马厩童仆和养鹰人的首领。首先他索要木匠工具、凿子和锤子，然后要车床。终其一生，他都把打造象牙器具和木器作为休闲放松的方式。1683 年 1 月，他要求给他提供军服和一队

马拉的木制大炮作为玩具。到这年夏季时，他已经在索要真正的大炮和火药了。他对炸药的毕生兴趣就这样开始了，他很自豪地给自己冠以“炮手”的低等衔级。他玩军鼓，点燃大炮的引信，并操练他的伙伴们，将300名朋友、外国人和仆人组建成他的第一个战争游戏单位。后来，这支队伍发展成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他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变成了自己的军营，把它塞满之后又征用了邻近的村庄谢苗诺夫斯科耶，在那里组建了第二个团，即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

最早参加他的游戏步兵团的伙伴之一是亚历山大·“阿廖什卡”·缅什科夫，此人是个出身低微的马厩童仆，他的父亲可能是卖馅饼的小贩、驳船工人或士官。缅什科夫与彼得一世年龄相仿，加入了炮兵，所以和炮手彼得一世关系很亲密。缅什科夫清瘦而坚韧，而且他那机智的务实主义、勃勃的雄心和暴躁的脾气与彼得一世也很像。他也和沙皇一样嗜酒如命。多年后，他嘲笑自己的卑微出身，在自己的宫殿举办了宴会，亲自穿着围裙，假装卖馅饼。但他这么做是为了取悦彼得一世。除了沙皇之外，任何人若是敢于嘲弄缅什科夫的出身，一定会倒霉。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会殴打任何敢于侮辱他的人，并不知疲倦、极其恶毒地迫害他的敌人，直到将其置于死地。他活得比彼得一世更久——并会治理俄国。

彼得一世的另一个早期亲信与缅什科夫截然相反：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是个阴郁的军人廷臣，已经五十岁了，“外貌如怪兽，性格如邪恶暴君，日复一日地酩酊大醉，但比任何人都更忠于沙皇陛下”。他对彼得一世至死不渝，被彼得一世任命为他的游戏步兵团的第一任团长。后来他成为彼得一世的秘密警察总长和刑讯专家，被外国人认为是沙皇政权

的第二号人物。这两位，就是随后二十年里彼得一世的主要副手。但改变彼得一世命运的，不是人，而是技术。

1688年，一位波雅尔，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从巴黎给彼得一世带回一件礼物：一台六分仪，这是一种航海器材。彼得一世对它兴致勃勃。没有一个俄国人懂得如何使用它，最后他把六分仪拿给莫斯科城德意志区年迈的荷兰商人弗朗茨·蒂默曼看。彼得一世和蒂默曼一同勘察了莫斯科郊外属于彼得一世父亲的伊兹梅洛沃庄园。他们在那里找到一艘旧船，荷兰人辨认出它是一艘英格兰船。彼得一世从蒂默曼那里学习船只的知识，后来雇用了更多外国人，与他们一起修复了这艘船，并重新推其下水。

蒂默曼带他参观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附近德意志区的红砖荷兰式房屋和朴素的路德宗教堂。自1652年起，在俄国的外国雇佣兵和专家都被限制居住在德意志区。在克里姆林宫乏味严峻的仪式之后，彼得一世爱上了这个崭新的充满荷兰技术、苏格兰威士忌和德意志姑娘的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结交的这些新朋友也是俄国最优秀的军人。帕特里克·戈登成为彼得一世"忠诚而勇敢"的导师，而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外国人，瑞士雇佣兵弗朗茨·列福尔特成为他的"贴心挚友"。列福尔特娶了戈登的一个表妹，并向他的年轻朋友传授西方火炮和战术的知识。他向彼得一世介绍西方女孩，和彼得一世一样都喜爱在列福尔特家通宵饮酒，并且都有强健的体魄可以承受得住这样的放纵。他们醉醺醺的小圈子后来被称为彼得一世的"快活伙伴"。在彼得一世的友谊当中，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列福尔特已经三十四岁，但彼得一世在迅速成熟起来。

彼得一世与列福尔特的狂欢嬉戏令他的母亲担忧：彼得一

世到结婚的年纪了。她在斯特列什涅夫的建议下开始为儿子寻找一位端庄体面的俄国姑娘，以便从德意志荡妇那里拯救儿子。同时，彼得一世在学习西方的战争艺术，并操练1万名士兵。这些士兵都穿着德意志风格的军服，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穿绿色军服，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穿天蓝色军服。1685年，他亲自参加普莱斯堡（这是一座小要塞，位于莫斯科的亚乌扎河畔）的建造，用于他的战争游戏。在他的演习中，他任命伊凡·布图尔林将军为“波兰国王”，罗莫达诺夫斯基为“普莱斯堡国王”。

彼得一世的步兵团或许看上去只是儿戏，但这是个假象。现在他拥有了自己的小小军队，掌握了自己的近卫军。让索菲亚感到威胁的不是兵力的数字（因为她自己指挥着2.5万名射击军），而是彼得一世那精力充沛、强健有力的成熟。他很快就会索要自己的权力。[5]

1687年2月22日，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举行弥撒之后，两位沙皇为陆军元帅戈利岑及其军队饯行。索菲亚在宝座上对情人目送秋波，并陪伴他走到克里姆林宫大门。戈利岑“是优秀的政治家，但不是优秀的军人”，而且不愿意离开莫斯科。但在彼得一世盟友的压力下，戈利岑不得不接受此次讨伐鞑靼人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一杯有毒的美酒。

在戈登和列福尔特的陪同下，戈利岑率军南下，与5万哥萨克会合，但通往克里米亚的道路要经过一片荒原。戈利岑在距离彼列科普（进入克里米亚半岛的狭窄地峡）130英里的时候，发现自己“处于可怕的困境”（这是戈登将军的话），大量马匹死去，许多士兵染病。列福尔特写道，戈利岑“一筹

莫展”，“痛哭流涕”。戈利岑撤退了。他刚刚启程，鞑靼骑兵就再次出现，去袭击波兰。戈利岑返回莫斯科，但知道自己终有一日还要返回鞑靼土地（Tatary）。

彼得一世对索菲亚来说是个难题，她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一个办法是为另一位沙皇伊凡五世寻找一位妻子，但谁愿意嫁给这个眼睛乱瞟、满口疯话的病人呢？他究竟有没有生育能力呢？1684 年 1 月，索菲亚和“蝎子”米洛斯拉夫斯基举行了一次选秀，但这仅仅是幌子，因为他们已经内定了人选：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即沙皇费奥多尔三世最后一次选秀的亚军。但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是，这个直言不讳的姑娘并不情愿。她说自己宁肯死掉，也不肯嫁给沙皇伊凡五世。但就在同一个月，她还是嫁给了他。他们没有生儿育女的迹象，这不足为奇。

更好的办法是让索菲亚自己成为女皇。她授意自己最忠实的鹰犬费奥多尔·沙克洛维特去拉拢大家。沙克洛维特出身农民，后来成为阿列克谢沙皇秘密部门的秘书，被索菲亚提拔为射击军总长。但是，射击军不愿意为一个女人加冕。

1688 年，在戈利岑准备第二次远征的时候，彼得一世的十六岁生日快到了，他开始展露出自己的能耐。他提拔了自己的纳雷什金舅舅们，参加议事会，并且从外国借兵以充实自己的步兵团。他还开始在附近的一个湖上建造一支小小的模拟舰队。

在此期间，两位沙皇在各自支持者的鼓励下，在开展生儿育女的竞赛。伊凡五世和普拉斯科维娅结婚五年了，没生下一男半女。彼得一世的母亲娜塔莉亚举行了虽然符合传统但现在已经落伍的选秀，让他“选择”了她中意的人选，叶夫多基

娅·洛普金娜，一个与纳雷什金家族关系亲密的家族的女儿。1689年1月27日，彼得一世和叶夫多基娅喜结连理。3月21日，令所有人惊愕的是，沙皇伊凡五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出生了。他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第二个女儿安娜有朝一日将成为俄国女皇。有时候，人情急便会生智：有玩世不恭的人说，伊凡五世那所谓的孩子其实是普拉斯科维娅与其情夫瓦西里·尤什科夫所生。

如果伊凡五世生了个儿子，索菲亚或许能压制住彼得一世。在此之前，若能取得一次军事胜利，也能加强她统治的合法性。5月，戈利岑及其军队再次抵达彼列科普，持续遭到鞑靼骑射手的骚扰，却无法与其决战。俄军有约2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馑。戈利岑被迫撤退，在一些小规模冲突中打退了鞑靼人，然后自夸为胜利，这令他的情妇大悦。“我的欢乐，我的光。”她如此赞扬他道。

决定她的未来的，要么是彼列科普的荒漠，要么是两位沙皇的床笫：他们的妻子现在都怀孕了。戈利岑的捷报送来时，她正在走向圣谢尔盖修道院的大门，去那里朝圣。“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进门的，”她在回信中急匆匆地写道，“我一边走路，一边看你的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还能再见到你。你回到我身边的那一天，必将是伟大的日子。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想一天之内就看到你在我面前……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很快所有人都得知了戈利岑所谓的胜利的真相。彼得一世准备采取行动。

7月8日，戈利岑准备胜利入城，索菲亚和两位沙皇在圣瓦西里大教堂听弥撒。索菲亚在圣像旁行进。彼得一世大踏步走上前来。他说：“她这样可耻的人，不应当出现在仪式上。”

她拒绝离开。彼得一世骑马离去了。索菲亚和沙皇伊凡五世欢迎戈利岑，但彼得一世没有露面。他批评戈利岑在战败之后竟然还能得到胜利者的桂冠，拒绝接见戈利岑。双方都满腹狐疑。索菲亚害怕彼得一世率领他的游戏步兵团进军莫斯科并杀死她。彼得一世则遭受马特维耶夫被长矛刺穿惨景的折磨，担心她已经命令沙克洛维特指挥射击军攻击他。8 月 4 日，彼得一世下令逮捕沙克洛维特。7 日，索菲亚传唤沙克洛维特，说她得到了情报，彼得一世企图在当夜"杀死所有君主"，即伊凡五世和她自己。沙克洛维特召集了射击军。

午夜前不久，彼得一世收到线报，沙克洛维特正赶来杀他。他还穿着睡袍，就跳上马背，跑进树林，后来有人把他的靴子和衣服送了过去。他骑了一整夜，躲进设防的圣三一修道院，"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他的游戏步兵团和母亲与妻子也到那里与他会合。眼下，双方都在等待时机。然后，彼得一世命令射击军到修道院向他报到。他们很难违抗一位加冕沙皇的命令。

当索菲亚得知此事时，沙克洛维特觉得这无关紧要："随他去吧。他疯了。"与沙克洛维特相反，她动身前去与彼得一世当面对质，但她接近修道院的时候，他命令她不要再往前走一步。于是她返回了克里姆林宫。

9 月 1 日，彼得一世命令索菲亚交出沙克洛维特，罪名是"集合军队，企图谋害我"，并坚持要求流放戈利岑。索菲亚暴跳如雷，命令将彼得一世的信使斩首，但当天没有刽子手执勤，这就是她的权威在土崩瓦解的一个迹象。她自己怒气冲冲地召集了射击军和廷臣，提醒他们，她"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接管了政府"，并赢得了许多胜利，但如今他们的"敌人

要的不是沙克洛维特的命，而是她和她弟弟的命”。她故伎重演：沙皇伊凡五世处于危险之中！但这一次，她失败了。

三天后，彼得一世传唤了戈登和他的外国雇佣兵。精明的“雄鸡”率军赶到彼得一世那边。彼得一世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就是“关键时刻”。射击军害怕自己站到失败一方，于是要求逮捕沙克洛维特。索菲亚拒绝了，但她必须交出他，就像当初她强迫娜塔莉亚交出自己的哥哥一样。沙克洛维特披枷带锁地被押到圣三一修道院，送到彼得一世面前。沙克洛维特遭受酷刑折磨，最后供认了为索菲亚加冕、谋害彼得一世的阴谋。沙克洛维特被斩首；戈利岑向彼得一世投降；索菲亚被逮捕。

彼得一世继续带着他的游戏步兵团演习，告诉他的哥哥沙皇伊凡五世，“那可耻的第三人，我们的姐姐”已经完蛋了，两兄弟将共同统治。他们确实是共同统治的，至少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直到六年后伊凡五世驾崩。但在 1690 年 2 月 18 日，皇后叶夫多基娅为彼得一世生了个儿子，彼得一世用自己父亲的名字阿列克谢给婴儿取名。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在政治斗争和生育竞赛中都失败了。

索菲亚被软禁在新圣女修道院，生活还算安逸。戈利岑被判处死刑，但被赦免，因为彼得一世的主要谋臣鲍里斯·戈利岑公爵是他的亲戚。戈利岑在北极流放了二十四年。在彼得一世的宫廷，权力斗争将会更加残酷。在斗争中获胜所得的奖赏光芒耀眼，攀升的道路艰险得令人头昏目眩，而一步登天的飞黄腾达往往也会导致凶险的结局。[6]

第四场

全醉会议

出场人物

彼得一世（大帝），沙皇，1682～1725年在位

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皇太后，彼得一世的母亲，阿列克谢沙皇的遗孀

叶夫多基娅·洛普金娜，皇后，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妻子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彼得大帝的儿子和继承人

伊凡五世，沙皇，1682～1696年在位，彼得大帝的异母兄弟

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伊凡五世之妻

安娜·蒙斯，彼得大帝的德意志情妇

玛尔法·斯卡乌龙斯卡娅（叶卡捷琳娜一世），彼得大帝的立窝尼亚情妇，后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俄国女皇（1725～1727年在位）

索菲亚，曾经的女君主，彼得大帝的异母姐姐

廷臣：各部大臣等

帕特里克·戈登，苏格兰裔将领和彼得大帝的谋臣，“东方雄鸡”

弗朗茨·列福尔特，彼得大帝的瑞士裔谋臣，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

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恺撒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总长，秘密警察总长

尼基塔·佐托夫，教师，“教皇公爵”，秘书，伯爵

吉洪·斯特列什涅夫，彼得大帝的“父亲”，军需总长

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彼得大帝的廷臣和朋友，后成为公爵，陆军元帅，“阿廖什卡”“烂泥公爵”

鲍里斯·戈利岑公爵，彼得大帝在17世纪90年代的谋臣

费奥多尔·戈洛温，俄国的第一位首相，海军上将，陆军元帅

加夫里尔·戈洛夫金，大使，首相，伯爵

鲍里斯·舍列梅捷夫，俄国的第一位伯爵，彼得大帝的将领，陆军元帅

敌人

查理十二世，瑞典国王，彼得大帝的主要敌人，“最后的维京人”“铁头”

亚当·莱文豪普特，瑞典将军

卡尔·古斯塔夫·兰斯基尔德，瑞典元帅

伊凡·马泽帕，哥萨克的盖特曼

无论是从秉性还是从才干上，彼得一世都首先自视为一位军事领袖。他已经在准备一场针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他让自己的残障兄长伊凡五世跌跌撞撞地参加莫斯科宫廷那些冗长无聊的庄严仪式，让他贪杯成性的舅舅伊凡·纳雷什金[1]正式主持政府。但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彼得一世自己手中。这位四处漫游、永远闲不住的沙皇通常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操练他的军队，并创建了一个风格粗犷的模拟宫廷。他没有任命更多波雅尔到高位上。现在只有他的亲信才是重要人物，不管他们是瑞士或苏格兰雇佣兵、馅饼小贩的儿子，还是世袭公爵。最受他信赖的，是令人生畏的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他是新设立的权限极大、无所不管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的总长。彼得一世授予他一个新头衔——“恺撒公爵”，相当于代理沙皇。彼得一世称他为“陛下”，在给他的信中的签名则是“您永远的奴仆”。这让沙皇得以摆脱“我非常讨厌”的沉闷乏味的繁文缛节。彼得一世主要通过一个由亲信组成的小圈子来统治，这些亲信主要是他的祖父、父亲和兄弟的外戚，包括多尔戈鲁基家族、萨尔蒂科夫家族、纳雷什金家族和阿普拉克辛家族，但也包括伊凡·穆辛－普希金，彼得一世称他为“兄弟”，因为他是沙皇阿列克谢的私生子。彼得一世的“代理父亲”，年迈的吉洪·斯特列什涅夫成为他的军需组织者，是不可或缺的重臣。

到1691年秋季时，彼得一世准备让他的近卫军试试身手，在演习中与射击军对抗。近卫军由“恺撒公爵”和列福尔特

---

[1] 原文如此，应为列夫·纳雷什金。彼得一世的另一个舅舅伊凡·纳雷什金在射击军暴乱时被杀死了。——译者注

指挥，彼得一世本人在其中担任卑微的炮手。近卫军的表现不错。后来沙皇召开了全新的"全疯全乐全醉会议"，这是个狂饮作乐的飨宴俱乐部，但它部分代表了俄国政府，尽管戴着粗野喧嚣的假面具。这个小团体起初是所谓的"快活伙伴"，但彼得一世吸纳了更多人。有80～300名客人，其中有一个包括侏儒、巨人、外国小丑、西伯利亚卡尔梅克人、努比亚黑人、肥胖畸形人和风骚女子组成的马戏团。[①] 他们从中午开始狂欢，一直要嬉戏到次日黎明。"恺撒公爵"和所谓的"波兰国王"布图尔林领导这个小团体的世俗部分，但彼得一世抵制不住诱惑，总要嘲讽东正教的仪式。他任命自己的老教师尼基塔·佐托夫（一名醉醺醺的教士）为"牧首巴克斯"[②]，但为了避免冒犯他那些虔诚的东正教徒臣民，他还是选择嘲弄天主教徒。于是，佐托夫被戏称为"教皇公爵"。他头戴一顶锡做的高帽子，身穿一半由赌博的牌做成的衣服，骑着典礼用的啤酒桶，主持着12名酩酊大醉的"红衣主教"组成的"教廷会议"，彼得一世担任"助祭"。

这些"神圣礼拜仪式"的规章制度由嗜好狂欢的专制君主本人拟定。第一条是"应以猛烈而光荣地饮酒，尊奉巴克斯"。"全醉会议"的所有官员都拥有下流的头衔（常与俄语

---

① 彼得一世豢养的畸形人很多，且不断更换人选。他总是在搜罗巨人。他的法国巨人（俄语名字是尼古拉·日甘特，后来被公开展示，先是活着展示，死后被做成标本，在彼得一世的珍奇收藏馆中展出）和芬兰女巨人通常被安排穿上婴儿的衣服，而侏儒往往被乔装打扮为老人，或者赤身露体地从馅饼里蹦跶出来。他最喜爱的几名侏儒随他的亲信队伍一同与他旅行，深得宠爱。

② 罗马神话中的巴克斯，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为葡萄酒神。——译者注

中“屌”一词有关)，所以侍奉“教皇公爵”的是总助祭“猛插屌”“去找屌”“肏他妈”，还有不同等级的廷臣用软垫捧着形似阳具的香肠。

“教皇公爵”佐托夫常常除了头戴主教冠之外赤身露体，他用一对荷兰烟斗而不是十字架，向身穿长袍、跪倒在地的宾客祝圣，以此开始宴会。彼得一世永远安静不下来，会跳起来打鼓，或者下令吹喇叭，并带领宾客到室外去放炮或者点燃烟花。然后他会回到桌边，再吃一轮菜，然后又带着客人出去，跳上一队雪橇。

圣诞节时，“教皇公爵”带领彼得一世的200名“快活伙伴”乘坐雪橇横穿莫斯科大街小巷，在一些比较豪华的宅邸外高唱圣诞歌曲。在大斋节期间，佐托夫则会带领大家乘坐由山羊、猪或熊拉的车，他的“红衣主教”们则骑着驴和牛。彼得一世总是喜欢翻转大家的身份。但如果谁要是觉得这是自愿的玩耍，那就要倒霉了。“所有酒杯必须立刻喝干，”他在俱乐部规则中写道，“所有成员必须每天喝酒，绝不可以清醒着上床睡觉。”任何违反规则或者逃避饮酒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用令人生畏而容量极大的“雄鹰”酒杯装满白兰地，狠砸犯事者的脑袋。

要想在彼得一世的宫廷飞黄腾达，必须要有钢铁般的胃和足够大的酒量。他常把酒称为伊瓦什卡，这是大麦约翰[①]的俄国版本。彼得一世对酒精的新陈代谢能力极强，即便在这样马拉松式的狂饮之后，第二天还能在黎明时分起床工作。缅

① “大麦约翰”是英国民谣，大麦约翰是大麦及用它制成的啤酒或威士忌等饮料的拟人化。歌中，大麦约翰遭受攻击、死亡和屈辱，代表着相对应的大麦种植的各个阶段，如收割和酿酒。——译者注

什科夫能够跟得上他喝酒的节奏，不过也经常醉倒在桌子底下。老“雄鸡”帕特里克·戈登在狂欢后的第二天要睡很长时间。

彼得一世的朋友弗朗茨·列福尔特是个不知疲倦的酒鬼。“酒精始终不能征服他。”彼得一世对礼节感到无聊，于是为列福尔特建造了一座石质宫殿，其中有一座巨大的宴会厅，这就成了“快活伙伴”的俱乐部和皇家接见室。彼得一世每周要和列福尔特一起用膳两三次，正是这个瑞士人向他介绍了“全醉会议”女性成员当中热情奔放的修女们，这些女人的厚颜无耻与彼得一世毫无乐趣可言的婚姻形成了鲜明对比。

十七岁的安娜·蒙斯是一名德意志商人的女儿，[①] “娇艳欲滴”，她在认识彼得一世之前已经是列福尔特的众多情妇之一。但沙皇对自己女友的过往性经历非常大度，于是她成为他的主要情妇，进入这个本质上充满男性气概和军事色彩的圈子。不过，与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不是安娜，而是“阿廖什卡”·缅什科夫，此人现在是彼得一世最宠信的近侍之一，即每晚在他床脚下或卧室门外睡觉的廷臣。

彼得一世在感到压力很大而失眠的时候，会召唤一名近侍，将脑袋倚到这名近侍的肚子上休息。在他充满艰难险阻的生活中，彼得一世的左脸颊有时会抽搐，这往往导致眼珠乱转的癫痫发作。这时他的副官会召唤能够安抚他的人，通常是他的女友，来抚慰他，她非常巧妙地对他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就是你想对着说话的人。”

彼得一世的这种狂欢作乐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期的放纵阶

---

① 也有资料说她是荷兰人。——译者注

段，一直到去世，他都始终热衷于亵渎神明的把戏。他看上去似乎像是一位令人生畏的马戏团老板，主持着 17 世纪版本的腐化堕落的正在巡游演出的摇滚乐团，但他的正经事与狂欢之间没有分界线。不管“教皇公爵”、“恺撒公爵”和“肏他妈”总助祭是多么怪诞，他们都是他的朝廷要员。这个朝廷一半是军事司令部，一半是醉醺醺的狂欢节。“全醉会议”的正式成员一般是年纪较大的亲信，如佐托夫，而模拟宫廷、“快活伙伴”和“全醉会议”的成员也包括他的顶级陆军将领、秘书、海军将领和弄臣。此外，“全醉会议”也并非看上去那样蔑视天地、唐突神灵。彼得一世信仰上帝，也信仰他自己的神圣皇权。他那些令人发指的狂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了他超乎寻常的权威，因为他享有神的恩典，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他的帝国，不受任何约束。

“快活伙伴”反映了彼得一世个人对乐趣的理解，但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位年轻的沙皇是在最野蛮的政治斗争中长大成人。无论是组织有裸体女侏儒参加的聚会，还是为军队安排给养，彼得一世是与生俱来的专制君主，既充满远见卓识，也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像强迫症一样事无巨细都要管理到位，在有数字序列的清单上匆匆写下许多命令。他强迫大家参与狂欢，是通过飨宴来实施暴政。这仅仅是彼得一世那不知疲倦、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努力的花哨一面。他的这种努力活力四射但异常艰苦，快活但猛烈，目标是推动俄国现代化，建设它的军队，强迫它的精英阶层服从他的梦想。他要寻找有才华的亲信，来领导他那些宏伟的计划。

“恺撒公爵”的名号也不是开玩笑：不管彼得一世显得多么不拘礼节和无拘无束，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罗莫达诺夫斯

基是他的秘密警察总长，彼得一世通常会参加他的调查和刑讯。就连彼得一世那些荒诞的哑剧也有政治目的。他能够借此平衡他的鹰犬们，不管他们是暴发户还是留里克王朝的公爵；他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以自己的粗暴方式惩治他们的腐败，同时也给亲信分配官职、奖赏和惩罚。他那些胡闹嬉戏往往更像是大学生的恶作剧，他羞辱他的权贵，用他那偏执狂的眼睛严密监视他们，推行自己的权力，让他们争夺沙皇的恩宠和更接近沙皇的位置。他颠倒身份的游戏其实突出了他自己的绝对主宰权。另外，他曾目睹费奥多尔三世和伊凡五世那样的沙皇成为严苛宗教仪式的可悲囚徒。他那喧闹吵嚷的游戏——任命假沙皇和假主教，而自己仅仅充当炮手、助祭或水手——对他自己是一种解放，给了他此前的俄国君主不曾享有的个人的和政治的灵活性。他既能当神圣的专制君主，也能当普通的炮手，更增强了他的生命力中那种危险的神秘气息。而他的强健体力和魁梧身材意味着，不管他在什么衔级上，他始终是一股恐怖的力量。

彼得一世随时会翻脸不认人，从欢快变成威吓。他常常拳打自己的鹰犬，要么是因为过于兴奋，要么是因为狂怒。有一次，彼得一世注意到缅什科夫违反了上流社会的规矩，佩着剑跳舞，于是狠揍他的鼻子，后来又用拳头猛击他，以致将他打昏在地。1692 年 2 月，鲍里斯·戈利岑说服一名仆人，让他去捉弄戈利岑的竞争对手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弄乱后者的头发。多尔戈鲁基用一把叉子刺死了这个仆人。次日，戈利岑和多尔戈鲁基都不得不来到彼得一世面前，步行前往监狱。不过，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宽恕。然而，那种狂饮作乐的生活方式

也是致命的：他的好几名大臣死于酒精中毒。

难怪彼得一世的那些传统的臣民相信，这个沙皇可能就是敌基督。他在蹦跶雀跃和训练自己的近卫军的同时，他的妻子叶夫多基娅被抛在一边，沙皇对她不闻不问。她的兄弟越来越成为反对沙皇的派系的焦点。彼得一世指示“恺撒公爵”将皇后的一位叔叔酷刑折磨致死，这肯定不是婚姻幸福的表现。只有他母亲敢于约束他。“你何必为了我烦心？”他善意地逗弄她道。1694 年 1 月，她去世了。“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哀恸，多么悲伤。”沙皇承认道。但此时，他正在为自己的第一场战争做准备。[1]

1695 年春季，二十三岁的彼得一世率军南下，攻打奥斯曼帝国的要塞亚速（位于顿河流入亚速海的地方）。戈登和列福尔特在“炮手彼得”的陪同下，乘船顺伏尔加河与顿河而下，开始围攻亚速。但彼得一世的指挥权不集中，而且缺少合适的攻城设备。围城四个月之后，彼得一世听从了戈登的建议：他需要攻城大炮、舰队和统一的指挥权。于是他取消了围城战，在返回莫斯科途中损失了数千人，但次年春天他转移到沃罗涅日。在那里，他住在造船厂旁的一座木屋内，每天黎明就起床，他要打造一支舰队。这是俄国的第一支舰队。在他劳作期间，他的哥哥伊凡五世驾崩了。彼得一世返回莫斯科，为伊凡五世举办了传统葬礼。莫斯科宫廷的旧人也随伊凡五世一起，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过伊凡五世那性格强硬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还活着。虽然她作风老派，但彼得一世很喜欢她。伊凡五世的女儿们也活着，她们将为彼得一世提供几个继承者。

1696年5月，彼得一世率领4.6万人的军队重返亚速。“海军上校”彼得与缅什科夫住在一个帐篷里。他称缅什科夫为“我的心”，还给他写了温情脉脉的信：“我真的需要见你，我只想见你。”但要说他与缅什科夫的友谊有同性恋的成分，那就夸大其词了。围城战的主要领导者是戈登，他设计了“一种移动壁垒”，可在敌人炮火下收紧包围圈。亚速投降后，彼得一世感谢“雄鸡”给他带来“亚速的整片辽阔土地”，晋升他为上将。彼得一世重新构筑了亚速的防御工事，并在亚速海畔建立了新港口塔甘罗格，这是俄国第一个海军基地，也是对奥斯曼帝国主宰黑海的第一个挑战。

1696年10月10日，彼得一世在莫斯科举行了古罗马风格的凯旋式，展示玛尔斯和赫拉克勒斯的雕像。虽然他运用的技术来自德意志或荷兰，但他被赞誉为罗马式的凯旋统帅。“教皇公爵”身穿铠甲，乘坐六匹马拉的马车，引领着游行队伍。随后是戈登和已经被晋升为海军上将的列福尔特。在队伍非常靠后的位置，彼得一世快快活活地和海军上校们一起骑马前进，他穿着黑色德意志式大衣和马裤。这让莫斯科人大感困惑。[2]

两周后，外交部宣布：“君主陛下治国施政，将向邻国派遣他的重要使臣。”领头的使臣是海军上将列福尔特和大臣费奥多尔·戈洛温①（军衔也是海军上将）。外交部公文没有宣布的是，彼得一世本人将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随同使

---

① 费奥多尔·戈洛温是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9月签订）的俄方主要谈判者。中国史料称他为费岳多。——译者注

团微服出访。没有外交的繁文缛节，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彼得一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会同时向好几个人授予“全权”，让他们互相争斗、陷入瘫痪。这一次，他把“恺撒公爵”、“雄鸡”、他的舅舅列夫·纳雷什金和鲍里斯·戈利岑留在莫斯科，让他们争权夺利。他决心学习造船技术，把西方技术带回俄国。“我是个小学生，需要有人教。”他如此宣称道。他的父亲曾对技术如痴如醉，但彼得一世决心要做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丢下他的国家和宫廷，去弥补自己的教育缺陷，以填鸭方法恶补西方技术。这种自学的举措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更不要说在俄国历史上了。寻欢作乐、外交攻势、军事侦察和学习融为一体。此前不曾有一位沙皇离开过俄国。那样风险太大，沙皇的缺席往往会导致血流成河。

“快活伙伴”在列福尔特的宫殿为彼得一世饯行。据戈登将军记载，这时，“快活的夜晚”被毁了，因为“偶然发现了针对沙皇陛下的阴谋”。一名射击军军官和两名波雅尔因为批评彼得一世的生活方式和政策而遭到谴责。沙皇的回应既恐怖又新颖。他必须向5万射击军士兵明确无误地表明，他绝不会容忍背叛。这个案件很自然地让他回忆起自己童年的创伤。他命令将早就死了的“蝎子”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棺材从地下挖掘出来，用猪拉的大车拖着，一直拉到绞刑架下，然后开启棺材。犯人被肢解和斩首，他们的鲜血溅到米洛斯拉夫斯基的腐尸上。

1697年3月20日，列福尔特和戈洛温率领他们的使团启程了。共有250人，包括使臣、友人、神父、号手、厨师、士兵、侏儒、缅什科夫和“彼得·米哈伊洛夫”。不管走到哪里，西方的先进技术都让彼得一世眼花缭乱。西方人则对他那

粗野的热情和野蛮的狂怒感到恐惧。很少有王室的旅行会制造这么多外交争端。第一站是瑞典立窝尼亚省的里加，他在那里绘制了当地防御工事的草图。瑞典人命令他停止，彼得一世被他们的放肆所激怒，立刻对“这个受诅咒的地方”产生了厌恶。在穿越神圣罗马帝国（由许多德意志邦国组成的松散邦联）时，他拜会了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亚，即后来的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的母亲。彼得一世不擅长闲聊，面对一群优雅的德意志贵妇，羞涩起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索菲亚夫人欣赏他“极其灵活的头脑，他非常快活，非常健谈。他告诉我们，他在亲自干活，建造船只。他还给我们看他的双手，让我们摸他手上的茧子”。后来他和侏儒与贵妇跳舞，摸到了贵妇那鲸须制成的紧身胸衣，目瞪口呆，不禁喊道：“这些德意志女人的骨头真硬得不得了！”在选帝侯夫人眼中，他是个“十分不寻常的人……既非常善良，又非常坏”。

1697 年 8 月 18 日，彼得一世抵达荷兰的赞丹造船厂，以“造船匠米哈伊洛夫”的名字进入船厂做工。他后来按照皇家的方式，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为了在这门技术上不落后于自己的臣民”，“君主亲自前往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入造船厂，学习造船技术”。他雇用了荷兰和威尼斯造船匠，并命令每一位权贵都为他的新海军资助一艘船。但他很快认识到，俄国需要自己的技术知识，于是后来派遣了五十名贵族到荷兰的造船厂学习。在水手、商人和修理工当中，他网罗人才，不管阶层、年龄或民族。荷兰塑造了他的品位，无论是服装、建筑还是对死人的兴趣。在阿姆斯特丹，彼得一世喜爱观看一位著名解剖学家的验尸工作。他的一名廷臣对尸体感到厌恶，彼得一世就强迫此人俯身到死尸上并咬了一

口肉。彼得一世对人体解剖兴趣盎然，还买了一套外科手术器材，旅行时总是带着。如果他的亲信需要做手术或者拔牙，他总是坚持亲自操刀。他身边的人害怕他的操作，所以只好忍着牙痛不说。

1698年1月11日，彼得一世抵达伦敦，在肯辛顿宫拜会了威廉三世国王，观摩了议会的议程，并结识了英格兰女戏子利蒂希娅·克罗斯。在这次旅途的余下时间里，她就是他的情妇。他租下了赛斯庄园（约翰·伊夫林完美无瑕的宅邸，在德特福德）当作“快活伙伴”的俱乐部。他此前从未见过手推车，于是组织了一场手推车比赛，很快就毁掉了花园内修剪整齐的树木。在室内，俄国人把油画当作练枪法的靶子，把家具当成柴火，把窗帘用作厕纸。羽毛褥垫和床单“仿佛被野兽撕扯过一样”。

这些“野兽”随后去了维也纳，拜见神圣罗马皇帝。这时，彼得一世从罗莫达诺夫斯基那里得到消息，亚速的射击军哗变了，向莫斯科进军，但被戈登将军击败。“我收到了阁下的信，得知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孽种在发芽，”他给“恺撒公爵”回信道，“我恳求你对他们严加惩处……”被镇压的叛军遭到鞭笞和酷刑折磨，共130人被处决，2000名犯人等彼得一世回国后发落。

7月19日，沙皇会晤了刚当选的波兰国王“强壮的”奥古斯特二世，他原本是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眼睛碧蓝，健壮有力，非常有男子气概，当时二十八岁，后来一共生了354个私生子。上了年纪之后，他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疯狂性欲，据说曾无意中诱奸了自己的女儿。他喜欢在保守的客人面前掀开围着床的帘子，露出躺着的裸体美女作为礼物，让守

旧的客人目瞪口呆。但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彼得一世吃惊。两位君主一同饮酒，检阅军队，并筹划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的一件宏图大业：肢解瑞典帝国。瑞典国王刚去世，王位传给了一个十五岁少年，查理十二世，因此瑞典似乎十分虚弱。现在俄国有了一个机遇，为混乱时期的苦难报仇雪恨，并打开通向波罗的海的门户。

彼得一世命令将2000名谋反的射击军囚禁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罗莫达诺夫斯基在那里建了14间刑讯室。[3]

1698年9月4日夜间，彼得一世和列福尔特、戈洛温返回莫斯科。他立即骑马奔向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与安娜·蒙斯团聚。次日早上，波雅尔们蜂拥赶来向他请安，匍匐在归国的君主面前。彼得一世除了小胡子之外，面部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并且穿着西方式服装。他扶他们起身，拥抱他们，然后拿出一把理发师的剃刀，刮掉了他们的莫斯科式大胡子，那是东正教神圣与尊重的象征。罗莫达诺夫斯基和其他人服从君主兼理发师的处置。在一次宴会上，彼得一世派弄臣雅科夫·屠格涅夫到各张餐桌上为波雅尔们刮胡子。而在列福尔特宅邸，他剪掉了波雅尔们长袍的长袖子。在把波雅尔们改造成西方式贵族的同时，他还设立了圣安德烈勋章（蓝色缎带），将其授予大臣戈洛温和备受信赖的将军鲍里斯·舍列梅捷夫（沙皇米哈伊尔的大臣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的后代）。彼得一世的所有工作都风风火火地迅速处置完。“必须勤奋工作，凡事预则立，”他曾写道，“因为浪费的时间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逆转。”

然后，他着手处置阴暗的事务。“我要在都城周围的城

墙和壁垒竖起绞刑架。每一个叛贼，我都会让他不得好死。”

首先是皇后叶夫多基娅的问题：在一次长达四小时的面对面冲突中，他要求她当修女，被她拒绝了。她说，她有责任抚育他们八岁的儿子阿列克谢。于是彼得一世把阿列克谢抢走，把叶夫多基娅强行送进修道院，强迫其削发出家。叶夫多基娅的一个叔叔一定是发出了抗议，被罗莫达诺夫斯基以酷刑折磨死。叶夫多基娅之前已经有一个叔叔被拷打致死。除了星期天之外，14 个刑讯室日夜运作不歇，逼迫射击军囚徒吐露他们企图废黜彼得一世、推举索菲亚为女皇的阴谋。这些射击军表现出令人惊异的顽强坚毅。犯人被毒打陷入昏迷之后，沙皇的御医使他们恢复知觉，以便继续拷打。彼得一世亲自观看了许多刑讯，并坚持要求所有亲随都来看。一名犯人在拷问架上被拉得四肢脱臼，然后被鞭笞了 20 下，仍然一言不发。彼得一世“终于失去了耐心，举起手中的棍棒，狠狠地将其插入犯人的嘴巴中，将其撑开”，并吼道：“招供！畜生！招供！”

犯人们遭刑讯一个月之后，彼得一世下令开始处决犯人。200 名射击军被吊死在莫斯科城墙上，每座城门吊死 6 人，红场上绞死了 144 人。彼得一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将数百人斩首，命令权贵们亲自去执斧行刑，将他们卷入此事，并检验他们的忠诚度。不过，有些权贵砍人的本领太差。一名波雅尔砍中犯人身体的部位太低，几乎将其腰斩成两截。罗莫达诺夫斯基斩杀了 4 人，急于证明自己的缅什科夫自称杀了 20 人。这个事件的史料来源是奥地利外交官约翰 – 格奥尔格·科布，他说彼得一世亲自斩杀了五名射击军，但科布并没有亲眼看见

此事。[1] 彼得一世对斩首非常着迷，视其为一种生理学实验，经常描述受刑者在首级被砍掉之后，还能保持坐姿相当长时间。

在处决犯人时，彼得一世及其亲信还在列福尔特的宫殿纵酒寻欢，最后往往导致政府大臣互相殴打，令在场的外国人瞠目结舌。一名外交官批评莫斯科的状况，彼得一世告诉他："如果你是我的子民，我就让你当那些挂在绞刑架上的人的伙伴。"彼得一世有一次酩酊大醉之际怀疑一名波雅尔卖官鬻爵，暴跳如雷。他抽出剑企图杀死那人，好在罗莫达诺夫斯基和佐托夫为那人做了辩护。然而，烂醉如泥且怒不可遏的彼得一世挥剑砍伤了佐托夫的头部和罗莫达诺夫斯基的手指。列福尔特夺下他手中的剑，但被彼得一世猛地扔了出去。然后，缅什科夫扑到横冲直撞的巨人面前，阻挡住他。还有一次，纳雷什金和戈利岑扭打起来，彼得一世威胁要砍掉有错一方的脑袋。

射击军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供词差一点就让索菲亚卷入麻烦。彼得一世将 196 名哗变士兵绞死在她的窗外，他们的尸体在整个冬天就挂在那里腐烂。彼得一世前往沃罗涅日去打造他的新舰队时，接到了噩耗。他最好的朋友列福尔特因热病去世了。"现在我茕茕孑立，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彼得一世说，"只有他一个人对我忠心耿耿。"彼得一世匆匆赶回莫斯科，强迫那些始终嫉妒列福尔特的波雅尔们在国葬仪式中为这位瑞士冒险家哀悼。他亲吻列福尔特的遗体，流下眼泪。

---

① 据说，彼得一世斩杀射击军死囚的刑具是一把德意志人制造的"正义之剑"。它被用来在司法场合悬挂展示，也用来处决犯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但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可以看到这把剑。一个姓奥尔洛夫的射击军死囚踢翻了他前面一个受刑者的首级，大踏步走上前去受死。彼得一世赞赏他的勇气，释放了他。他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情夫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祖父。

不久之后，戈登也去世了。彼得一世见到了他最后一面，为他合上眼睛，并赞扬“忠诚勇敢”的“雄鸡”：“我能给他的，只有一捧泥土；他给我的，却是整个亚速。”过了很久之后，彼得一世才在缅什科夫家的一次聚会上说：“这是自列福尔特去世以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开心。”这是对列福尔特极高的褒奖。

在新世纪的开端，彼得一世开始实施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任命了新的政府高层。① 在加固了亚速的防御工事之后，他将他心爱的大炮转向北方。[4]

1700 年 8 月 19 日，彼得一世在盟国波兰和丹麦的支持下，攻击瑞典。但年轻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击退了波兰人，然后打垮了丹麦，迫使其退出战争。10 月 1 日，当俄国人攻打纳尔瓦②的时候，查理十二世出人意料地在爱沙尼亚登陆，率领他仅有一万人的小小军队，逼近四万俄军。

11 月 17 日，在纳尔瓦城外，彼得一世任命法国雇佣军克罗伊公爵为总司令，然后自己离开了前线。彼得一世没有想到瑞典人会发动进攻，但查理十二世于次日猛攻俄军营地。瑞典

---

① 彼得一世在俄国各地奔波的时候，借助一个小小的议事会来统治国家。这个议事会包括费奥多尔·戈洛温（那位沉着冷静、案牍劳形、拥有全权的大臣，既是陆军元帅、海军上将，又是外交大臣），几位受信赖的内阁大臣（包括“教皇公爵”佐托夫），以及不可或缺、粗通文墨的缅什科夫。彼得一世如今给了缅什科夫第一个官职：皇子阿列克谢的监护人。彼得一世在 17 世纪的最后一道敕令是废止从上帝创世开始算起的拜占庭历法。在拜占庭历 7208 年末，彼得一世采纳了从基督降生开始算起的西方历法。此时，是 1700 年 1 月 1 日。

② 纳尔瓦在今天爱沙尼亚最东端，俄罗斯与爱沙尼亚的边境附近。13 世纪后期由征服爱沙尼亚北部的丹麦人建立，1581 年归属瑞典，今天仍然残存的纳尔瓦古城遗址基本上是瑞典统治时期修建的。——译者注

国王身先士卒，有三匹战马在他身下被击毙。他俏皮地说："看样子敌人想让我练习骑术。"俄军惨败，克罗伊和145门大炮被俘。彼得一世并未惊慌失措，也始终不曾丢掉他那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但面对查理十二世这样的军事天才，他必须亲自指挥大军，并创建一支拥有现代化炮兵的常备军。罗曼诺夫家族当初取得皇权，就是要领导俄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现在彼得一世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化，动员他的贵族为国效力二十年，号召他们做出巨大牺牲。"我们这些毫无经验的小学生被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打败"，他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对"瑞典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儿戏"。"逆境之中，万不可失去冷静的头脑。"他告诫舍列梅捷夫。他吸取教训，避免指挥权分散，于是任命舍列梅捷夫为总司令。这位富可敌国的波雅尔比彼得一世年长二十岁，与罗曼诺夫皇朝有亲缘关系，曾担任沙皇阿列克谢的侍从。他也熟悉新旧两个世界，曾在西方游历，年轻时就剃掉了大胡子。这位谨慎但总是稳妥的将军从来不是彼得一世的酒肉哥们儿，彼得一世与他的关系非常微妙。

瑞典国王必须选择先攻击俄国还是波兰。查理十二世比彼得一世年轻十岁，此时只有十八岁，魁梧、圆脸、蓝眼，但已经开始谢顶。他非常刻苦地骑马锻炼，把自己磨砺成一位斯巴达式的武士国王：他能纵马狂奔，从地面上捡起一只手套。他可能是同性恋者，鄙夷对女人的兴趣（他曾说"我的妻子就是军队"），更愿意阅读《圣经》和操练他的军队，直到他们成为欧洲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士兵们崇拜他，赞颂他为"最后的维京人"。他性情鲁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主张进攻，具有一种严酷的弥赛亚式的自信：后来在遇到挫折时，他下令打造一种钱币，上面的铭文写道："有什么可担忧的？上帝和

我都还在！”有人称查理十二世为“铁头”，他将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决心永远不挑起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但永远不停止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作为军事领袖的精明强干足可与彼得一世匹敌，他们至死方休的决斗将持续十八年。[5]

彼得一世在纳尔瓦惨败之后需要时间来动员和重建，幸运的是，查理十二世首先攻打的是波兰，废黜了“强壮的”奥古斯特，扶植了自己的傀儡。同时，彼得一世在攻击波罗的海周边的瑞典驻军。1701 年 12 月 30 日，舍列梅捷夫击败了一支瑞典军队。彼得一世大喜过望，派缅什科夫向舍列梅捷夫授予俄国的第一支元帅节杖和新设立的圣安德烈勋章的蓝缎带。彼得一世大部分时间待在军中，或者组织补给物资。随后，俄军开始席卷立窝尼亚境内的瑞典要塞。令他发动的这场战役轻松一些的是，欧洲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使查理十二世的处境变得很复杂。1702 年 10 月 14 日，俄军进逼英格里亚（芬兰湾东南沿海地区），占领了瑞典要塞诺特堡。彼得一世将其更名为什利谢利堡（意思是“钥匙要塞”），因为它是涅瓦河的“钥匙”，并任命缅什科夫为当地总督。

1703 年 5 月 1 日，彼得一世和缅什科夫占领了尼耶什那茨。16 日，在邻近的兔子岛，一座新要塞的地基被打下，彼得一世将这座要塞称为“彼得保罗要塞”。不过，或许当时他本人并不在场。后来产生了一个神话，说沙皇在一只鹰的帮助下选定了这个地点。但不到一年之后，当这座要塞竣工之时，彼得一世开始将其视为一座新城市的基础，而这座新城市将成为他对俄国的雄心壮志的象征和催化剂，是他战胜瑞典人的纪念碑，是热衷航海的沙皇的港口，是现代化俄国的西方式大都

市。他将其命名为圣彼得堡。在要塞的对面、靠近后来的冬宫的地方，他建造了一座荷兰巴洛克风格的三个房间的小屋。随后五年，在兴建造船厂和组建海军部期间，他就住在这里。圣彼得堡成了“我的伊甸园……我的宝贝”，他尤其喜欢和缅什科夫分享圣彼得堡：“我忍不住从这个人间天堂给你写信。我们在这里真的像居住在天堂。”[6]

彼得一世匆匆赶回莫斯科，举行了古罗马风格的凯旋式，并授予缅什科夫和他自己蓝缎带。1703 年 11 月 23 日，他为缅什科夫的命名日举行了狂欢聚会，授予缅什科夫“匈牙利伯爵”的头衔，这个头衔是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得到的。① 缅什科夫的新一群女性仰慕者也加入了彼得一世的巡回宫廷。

缅什科夫正在追求贵族少女达里娅·阿尔塞涅娃，她担任彼得一世的妹妹的侍女。达里娅及其妹妹加入了缅什科夫的内廷。1703 年 10 月，在缅什科夫家，三十一岁的彼得一世遇见了一个姑娘，而她在此之前已经有了跌宕起伏的经历。她和彼得一世一样，是个令人生畏的强悍角色，并且她流星般的崛起在 18 世纪是个传奇。

玛尔法·斯卡乌龙斯卡娅十九岁，黑眼睛，体态丰满，满头金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可能有立陶宛或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失去父母之后被一名路德宗牧师收养，后来被嫁给一名瑞典士兵。丧夫之后，她被俄军俘虏，被押送到一座俄国军营，浑身除了裹着的毯子之外一丝不挂。在与一名俄国骑兵有过一段风流史之后，她被送给舍列梅捷夫，被当作洗衣妇，可能也

① 与欧洲的其他绝大多数君主不同，俄国沙皇没有授予头衔的传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通常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享有这个头衔）有权封授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Fürst）和伯爵（Graf），并且很乐意按照沙皇的请求，提供头衔。

是舍列梅捷夫的情妇。她后来又被送给缅什科夫，他也让她当洗衣妇（可能也是他的情妇）。

彼得一世和安娜·蒙斯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发现她同时与两名外国大使逢场作戏。彼得一世仅仅没收了之前赠给她的豪宅和珠宝，她的家人还能留在宫中。现在他喜欢上了立陶宛洗衣妇玛尔法，并让她皈依东正教，还给她取名为叶卡捷琳娜。“船长先生，你好啊，”叶卡捷琳娜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小划艇已经准备好了。要把它送到阁下那里吗?”她知道，若要讨得他的欢心，就要迎合他对船的喜爱。

仅仅九个月后，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祝贺你的新生儿。”她写道。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但这个女儿很快夭折了，后来还有多个孩子夭折。他们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但只有两个长大成人。他说这些损失是上帝的意志，尽管他更喜爱男孩（他称他们为他的“新兵”）而不是女孩。“感谢上帝，孩子的母亲很健康。”他这样安慰自己。他和缅什科夫（此时指挥骑兵部队）扫荡立窝尼亚的瑞典军队并占领纳尔瓦时，他俩与叶卡捷琳娜、达里娅乘坐同一辆马车。

彼得一世与叶卡捷琳娜的关系不仅仅是由于她的美貌和他们共同的孩子与悲伤，还因为她那情不自禁的欢快天性，以及她那镇定自若的宁静性格，所以她能巧妙地抚慰彼得一世。当他的癫痫病发作时，她会把他的脑袋抱在自己怀中，好生慰藉他。她酒量不错，身体强健，有一次举起了一支彼得一世自己也要努力才能举起的权杖。在全醉会议的狂欢中，她喜欢打扮成阿玛宗女战士。

即便相熟多年之后，他们依然情意眷眷。“如果你在这

里，”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小娃娃。”她还因他的新情妇而逗弄他，他也为她的仰慕者而取笑她：“很显然，你找到了比我更好的男人。”他还开玩笑说，这是他自己对她的不忠所遭到的报应。她一辈子也没有学会写字，所以她的书信都是口授的。彼得一世通常称她为“孩子他妈”或者“我的朋友叶卡捷琳乌什卡”，与她分离的时候会想念她：“孩子他妈，没有你，我很无聊。而没有我，你还是一样。”他与她分享自己寻欢作乐的故事：“我们像马一样猛灌。”与传统的莫斯科皇室新娘不同，叶卡捷琳娜来到宫廷时没有带来自己的家族和一群野心勃勃的亲戚。那样的外戚会改变权力平衡。她结成了自己的联盟，尤其是与缅什科夫结盟，并打造出了泰然自若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她自己还成了继承皇位的可能人选。“沙皇这么喜欢她的主要原因是，”亚历山大·戈登（苏格兰将军帕特里克·戈登的儿子）回忆道，“她的脾气特别好。”她总是快快活活地告诉他，他也许会找其他的“洗衣妇”，但不应当忘记他的旧相好。

1706 年 7 月，彼得一世的大臣/陆军元帅/海军上将戈洛温因酗酒而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在列福尔特之后，彼得一世意识到自己有“两位海军将领”因“那种疾病”而死。戈洛温的去世增进了缅什科夫的权势①，彼得一世提升他为英格里

---

① 没有单独一个人能继承戈洛温的全部权力。谨小慎微而且吝啬的加夫里尔·戈洛夫金（彼得一世母亲的亲戚，曾陪同他去荷兰的造船厂）接管了外交部，而生性快活且精明强干的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费奥多尔三世的内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成为彼得一世的游戏步兵团成员）成为海军司令。同时，舍列梅捷夫元帅因镇压阿斯特拉罕的一次哥萨克叛乱而获得伯爵头衔，这是俄国沙皇第一次授予伯爵头衔。戈洛夫金和阿普拉克辛很快也成为伯爵。

亚公爵（这是一个俄国式的头衔），这也是俄国沙皇授予的第一个公爵头衔。他的政敌给他取的绰号是“烂泥公爵”。[7]

1708 年 1 月，查理十二世率领 4.4 万欧洲最精锐军队，入侵俄国。彼得一世说，宁愿输掉十场或二十场战役，也不肯放弃一寸土地。但战争让他思索起了自己必死的命运和身后事。11 月，他与叶卡捷琳娜秘密结婚。他承受的压力很大，所以不容忍任何失败。“你让我很吃惊，”他给自己的异母兄弟穆辛－普希金（他在战争中执行一次任务时失败）写信道，“因为我以前以为你是有脑子的，但我现在看清了，你比愚蠢的野兽还要笨。”当消息传来说查理十二世正大举进军时，彼得一世写信告诉叶卡捷琳娜，“敌人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去哪里”，并补充说，他要送礼物给她（“孩子他妈”）和他们的新生婴儿。他心急如焚地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奔波驰骋，调节将领之间的争吵，分配资源，观察并等待。查理十二世在波兰和立陶宛过冬，于是彼得一世下令在这些地区实行焦土政策。但他告诉叶卡捷琳娜，他“时间很紧，所以不要指望我会定期写信”。

查理十二世继续推进，但俄国人不肯给他决战的机会。他渴望决战决胜，一击将俄军彻底打垮。舍列梅捷夫指挥俄军主力，跟踪、骚扰瑞典人并诱敌深入，缅什科夫指挥骑兵，而俄国的盟友，哥萨克的盖特曼伊凡·马泽帕负责南方。俄军的胜利让彼得一世欣喜若狂：“我从未见过我军如此秩序井然！”他会与叶卡捷琳娜分享喜讯和噩耗。“我们在性情如火的查理十二世鼻子底下，跳了一支漂亮的舞。”他在 8 月时如此告诉她道。到 9 月时，查理十二世的给养所剩无几，

他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是继续向莫斯科推进，还是转向南方肥沃的乌克兰大草原？他在等待部将亚当·莱文豪普特率1.2万人从立窝尼亚南下。但最终，在1708年9月15日时，查理十二世南下进入乌克兰，相信已经距离他仅90英里远的莱文豪普特一定能赶上来。但彼得一世和缅什科夫看到了机遇。9月28日，他们在列斯纳亚河猛扑莱文豪普特。“整整一天打得难解难分。”彼得一世写道。但次日早上，莱文豪普特已经损失了给养物资和一半兵力。查理十二世得到了6000援兵，却没有可维持他们的口粮。彼得一世写道：“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胜利。”

10月27日，彼得一世收到缅什科夫的急报：他的哥萨克盟友马泽帕倒戈，将乌克兰出卖给了查理十二世。马泽帕时年六十三岁，统治他的盖特曼国家超过二十年，巧妙地利用了鞑靼人、奥斯曼人、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矛盾，但瑞典人的进军使他陷入了窘境。[①] 查理十二世向马泽帕许诺，将来会让乌克兰独立。马泽帕曾在1682年支持彼得一世反对他的姐姐索菲亚，但这位盖特曼认识到，沙皇将会削弱他的独立性，而且缅什科夫也想当哥萨克的盖特曼。若是留在彼得一世阵营，马泽帕最后可能失去一切。他在自己的首府等待时机，秘密地与

① 马泽帕是一位受过极好教育的贵族，曾在西方学习，后来在波兰宫廷效力，直到他莽撞地与一名波兰权贵的妻子发生了露水情缘。这个被戴绿帽子的丈夫命人将马泽帕逮捕、剥光衣服并捆在一匹野马身上，然后将马放到草原上。据说马泽帕被扎波罗热的哥萨克碰巧救下。他不吸取教训，因为女色险些丧命的事情以后还会发生。1708年中，这个老色鬼爱上了二十岁少女马特廖娜·科丘别伊，她的父亲是一位哥萨克法官，将马泽帕背叛俄国的事情揭发给彼得一世。但沙皇不相信科丘别伊的话，将他交给马泽帕。于是马泽帕迅速将科丘别伊斩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大臣科丘别伊公爵，就是这位法官的曾孙。

查理十二世谈判。

现在，查理十二世大军将至，马泽帕对彼得一世的传唤置之不理。于是沙皇派遣缅什科夫去找马泽帕——而马泽帕拿定了主意，率领他的哥萨克大军疾驰北上，与查理十二世会合。缅什科夫发现马泽帕已经没了踪影。“我收到了你的信，得知了盖特曼完全出人意料的邪恶背叛，”彼得一世写道，“我非常震惊。”

查理十二世和彼得一世同时意识到，盖特曼的首府巴图林①是乌克兰的关键所在。瑞典国王和俄国沙皇的宠臣各自奔向哥萨克首府。缅什科夫赢得了这场竞赛。他攻下了巴图林，但因为没有办法在那里设防，于是将其付之一炬，还屠杀了1万居民。直到今天，考古学家在巴图林仍然能发掘出遗骨。[8]

严寒对瑞典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其兵力下降到2.4万人。查理十二世要么战斗，要么撤退。彼得一世正在亚速建造船只，并推行政府改革②，以便更好地动员军队和补给，同时等候时机。舍列梅捷夫和缅什科夫在观察局势。1709年4月，查理十二世攻打小镇波尔塔瓦③，以赢得一个基地，或者挑起一场战役。

“关于波尔塔瓦，最好是向敌人进攻，”彼得一世在给缅什科夫的信中写道，“我们还需要陆军元帅（舍列梅捷夫）。

---

① 巴图林在今天乌克兰的北部。——译者注

② 1707～1709年，彼得一世将俄国分为九个省（gubernii），由缅什科夫担任圣彼得堡省总督，他的“父亲”斯特列什涅夫担任莫斯科省总督，而其他所有总督职位都被封授给沙皇的亲戚。总督直接对彼得一世负责，绕过了正式的中央政府（即仍然设在莫斯科的各个旧的行政部门）。

③ 波尔塔瓦在今天乌克兰的中部。——译者注

显而易见，这至关重要，但我把大小事务一概留给你斟酌处置。”5月27日，缅什科夫请沙皇到他那里。“我会尽快前来。”他骑马从舍列梅捷夫处赶往前线。6月4日，彼得一世与舍列梅捷夫和缅什科夫会合。到沙皇身边的还有叶卡捷琳娜、他最宠爱的黑皮肤摩尔人汉尼拔[1]和他的侏儒亚基姆·沃尔科夫。

他确信：“若上帝佑助，我们到这月底就能和他们决战。”作为专制君主和军事领袖的无与伦比的典范，彼得一世接管了最高指挥权，命令全军推进，在距离波尔塔瓦半英里处停下，加固一座矩形营地，以安顿他的4万大军。营地的一边得到陡峭河岸的保护，另外三边则是壁垒和尖木桩构成的防线。后方还有辎重营地，由哥萨克守护，叶卡捷琳娜就在那里等候。俄军加强了阵地防守，通往俄军阵地的唯一路径是穿过树林的一条走廊。彼得一世命令以6座多面堡封锁这条道路，并以另外4座多面堡加以掩护，共驻军4000人。这样的障碍足以粉碎瑞典军队的任何进攻。

查理十二世在侦察俄军工事的时候，一只脚中弹负伤。6月26日是星期天，他躺在司令部（设在附近一家修道院里）的床上，脚还渗着血，召开了作战会议。按照一贯的作风，他

① 1703年，加夫里尔·戈洛夫金命令从君士坦丁堡购买了一名黑人男孩奴隶，“黑摩尔人阿布拉姆”，他可能是被奴隶贩子从乍得或埃塞俄比亚掳来的。彼得一世为这名穆斯林男孩洗礼，担任他的教父，给他取名为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他成为彼得一世的黑人侍从之一。这样的黑人侍从有不少，被称为努比亚人、阿拉伯人或阿比西尼亚人，一直到1917年都是罗曼诺夫宫廷一道富有异国情调的风景。汉尼拔才华横溢。彼得一世注意到这个男孩对语言和数学有天赋，于是把他送去法国留学。他后来成为欧洲的第一位黑人将军，也是诗人普希金的外曾祖父。普希金为他写了传记《彼得大帝的黑人》。

决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势，以制衡彼得一世的绝对兵力优势。瑞典军队将在黎明时分从俄军多面堡之间溜过，然后向敌人的军营发起奇袭。这是个风险很大的计划，在黑暗中很容易发生混乱。为了保证前进速度和出人意料的奇袭效果，他准备不带大炮。国王负伤了，所以无法亲自指挥。各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然而瑞典将军们互相憎恨。

6 月 27 日，在黎明前的晦暗天色中，瑞典军队的 8000 步兵和 9000 骑兵进入了出发阵地。查理十二世躺在两匹马之间悬挂的行军床上，被带到战场上，身旁簇拥着精选的卫兵和他的大臣皮佩伯爵。他来到左翼的指挥官卡尔·古斯塔夫·兰斯基尔德那里，而莱文豪普特负责指挥右翼。凌晨 4 点，太阳刚刚升起之时，瑞典人进军了，但俄军多面堡迅速开火，所以瑞典军队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的希望破灭了。瑞典人的作战计划几乎立刻开始瓦解。瑞军中路没有绕过俄军多面堡，而是停下来连续不断地攻击它们，这是一场无关大局却血腥的小型战役。因此瑞军中路始终没有抵达预定会合地点，到多面堡的另一侧去打真正关键的战斗。他们遭到缅什科夫的骑兵的攻击，直到彼得一世命令缅什科夫撤退并将他的部队分为两路，分散到两翼。瑞军一个纵队在黑暗中迷了路，始终没能抵达战线，而右翼莱文豪普特的步兵被分割开，从树林出来之后只能独自去面对俄军营地。兰斯基尔德和查理十二世终于赶来与他会合的时候，发现他们那小小军队的一半兵力已无影无踪。

晚上 9 点时，彼得一世站在营地的壁垒上，头戴黑色三角帽，脚踏高筒靴，身穿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上校的红袖绿色军大衣，胸佩圣安德烈勋章的蓝缎带。他发现了瑞典军队

各单位之间的缺口，于是命令缅什科夫（他身穿耀眼的白衣）及其骑兵去攻击在中路踌躇不前的瑞军。这股瑞军迷失了方向且孤军深入，于是投降了。兰斯基尔德和查理十二世等了两个小时，寻找他们迷失的部队。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彼得一世在营帐内召开了作战会议，然后走出来，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恰好在这时，兰斯基尔德决定撤退。瑞军各横队转身整队，准备撤退，但已经太晚了。令兰斯基尔德惊恐的是，俄军营地的大门打开了，整整一支军队从里面开出来，部署成一个半月阵形，彼得一世指挥左翼，舍列梅捷夫统领中路。彼得一世提醒官兵，他们“不是为了彼得沙皇……而是为了国家”而战，他本人“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吝惜，只要俄国和俄国的虔诚与荣耀能够永存！”在这次演讲中，君主与官兵分享了他对于俄国之伟大的恢宏梦想，而正是这种梦想，使他这样粗野和残暴的人，成为长久以来受尽折磨的俄国贵族的振奋人心的伟大领袖。

兰斯基尔德犹豫了一段时间，然后停止撤退，命令瑞典军队转身准备迎战。虽然疲惫但训练有素的瑞军士兵在敌人火力之下以完美的秩序转身布阵，然后等待前进的命令。他们缓缓推进，虽然俄军炮火将他们成排地扫倒，但仍然紧踩着鼓点，没有丝毫凌乱。他们的右翼猛击俄军，将其打退，但他们的左翼在俄军炮火的齐射下损失惨重。由于俄军具有兵力优势，瑞军右翼成功的势头恰恰使千疮百孔的左翼更加无以为继。一发枪弹打落了彼得一世的帽子。他命令己方步兵前进，冲入瑞军左翼和右翼之间洞开的缺口。彼得一世的马鞍中弹，一发子弹险些击中他的前胸，好在他胸前佩戴了一枚小圣像，将子弹弹

飞了。查理十二世的王室卫兵死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瑞军瓦解了。查理十二世本人险些被俘。他的24名近侍有21人阵亡，他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抬到马背上，他的伤口血如泉涌。现在他不得不逃之夭夭。

有约6900名瑞典人伤亡，2700人被俘。彼得一世兴高采烈，骑马从士兵当中穿过，拥抱他的将军们。随军小教堂的神父唱起了《感恩赞》。沙皇等待查看俘虏。缅什科夫将瑞军战俘驱赶过来，强迫他们跪下并向胜利者交出自己的剑。这场仪式过后，彼得一世前往一座华美的波斯风格营帐，参加宴会。每一次祝酒都得到一轮雷鸣般炮声的附和。兰斯基尔德元帅和皮佩伯爵被押进来，彼得一世向他们祝酒，然后才问："我的兄弟查理在哪里？"但是，瑞典国王已经逃往南方了。① 彼得一世归还了兰斯基尔德的剑，并向传授他战争艺术的"老师"敬酒。

兰斯基尔德问道："陛下的老师是谁？"

彼得一世答道："就是你们呀，先生们。"

"那么，学生已经报答了老师了。"战败的元帅说道。

当晚，彼得一世"从波尔塔瓦军营"写了十四封信，包括一封给就在附近的叶卡捷琳娜的信：

> 小妈妈，日安。仁慈的上帝在今天给了我们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

---

① 在缅什科夫的追击下，查理十二世在马泽帕及其哥萨克（他们是俄国的叛徒，不敢向俄军投降）和一小群随从陪同下，勉强逃到了布格河，在那里抛下自己的军队，逃往奥斯曼帝国境内，从那里继续指挥反对彼得一世的战争。

彼得

又及：来这里，向我们祝贺吧！

彼得一世在给身在莫斯科的罗莫达诺夫斯基的信中俏皮地写道："敌人全军的下场就像法厄同。"① 他补充道："我向陛下道贺。"他就这样开玩笑地将"恺撒公爵"提升到一个新的头衔：皇帝。两天后，彼得一世晋升缅什科夫为元帅，戈洛夫金为首相（这是一个新设立的职位），还赏赐舍列梅捷夫大量农奴。"彼得上校"感谢"恺撒公爵"提升他为陆军中将和海军少将，尽管"我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提携，陛下"。

彼得一世坚信，这次胜利为他赢得了波罗的海——"如今，在上帝的帮助下，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块基石奠定了。"——并且标志着瑞典帝国的倒台和俄国的复兴。在给叶卡捷琳娜的信中，他称此次胜利为"我们俄国的复活"。

然而，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舍列梅捷夫北上去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缅什科夫疾驰去控制波兰，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则前往基辅。在那里，"由于我的罪孽，我患了风寒和热病，感到恶心和疲惫"。痊愈后，他与"强壮的"奥古斯特再续前盟，帮助奥古斯特在波兰复辟。"没有你，我感到很无聊，"他告诉叶卡捷琳娜，"波兰人老是开会讨论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酒）。你嘲讽我与其他女人调情。我才没有。因为我已经老了，不是那种人。新郎（缅什科夫刚刚

① 在希腊神话中，法厄同驾驶他的战车，风驰电掣，速度极快，且直入云天，接近太阳，以至于战车爆炸，被烈火吞没。比喻过分野心造成的危险后果。

与达里娅结婚）前天会见了伊瓦什卡，醉得一塌糊涂，现在还卧床不起。”

“请快点到我身边。”叶卡捷琳娜回信道，“哦，我亲爱的，我想你……我们好像一年没有见面了。”11 月 14 日，彼得一世与舍列梅捷夫会合，一同攻打里加：“我亲手开了三炮，向那可诅咒的地方复仇。”

12 月 18 日，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伊丽莎白。彼得一世看望了母女俩。两天后，在宠臣缅什科夫和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团长）左右护卫下，他骑马穿过七座拱门，进入莫斯科，带来了数千名瑞典战俘。在圣母升天大教堂演唱《感恩赞》之后，他登上红色楼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那里目睹了许多残忍暴行），进入多棱宫。在那里，兰斯基尔德和皮佩被正式引见给端坐在宝座上的沙皇。但他们鞠躬行礼之后，困惑地发现，坐在宝座上的不是他们在波尔塔瓦见过的那个巨人，而是眉毛浓黑悬垂的“恺撒公爵”。他坐在高台上，由缅什科夫、舍列梅捷夫和真正的沙皇侍奉饮食。

1710 年夏季和冬季，俄军占领了波罗的海港口里加、烈韦里[①]和维堡[②]。“好消息！”彼得一世兴奋地告诉叶卡捷琳娜，“我们为圣彼得堡赢得了绝妙的缓冲！”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养伤的查理十二世，已经在鼓

---

① 即今天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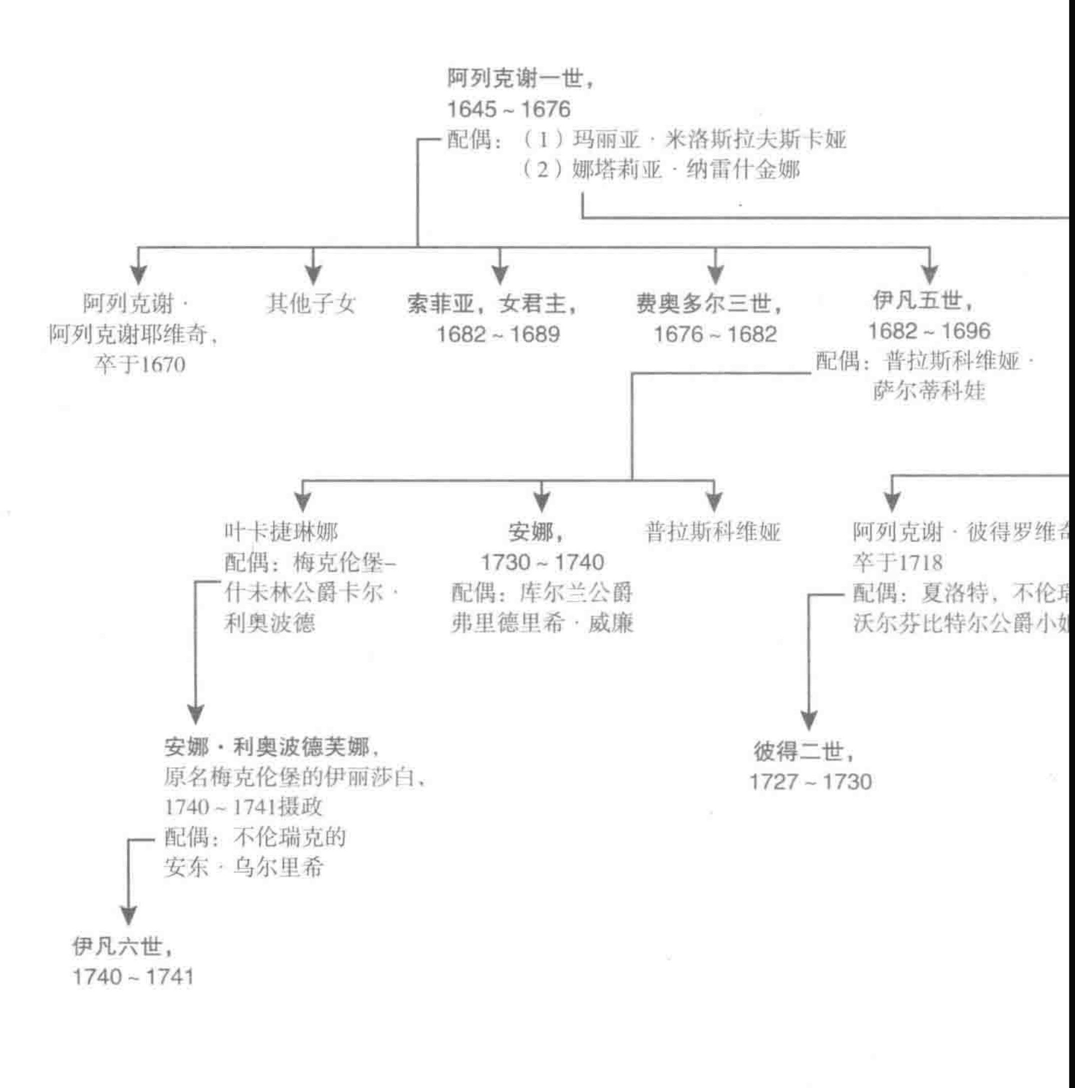
② 维堡在今天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位于芬兰湾内的维普利湾口，在圣彼得堡西北方 113 公里处。由于此地为东斯拉夫、俄罗斯与芬兰的交界处，因此历史上有多次易主的记录。最近一次是 1940 年冬季战争后，芬兰将此地割让给苏联。——译者注

动苏丹对俄开战。彼得一世强硬地要求奥斯曼人交出查理十二世，这冒犯了奥斯曼人的傲气。当苏丹在筹划战争的时候，彼得一世则在安排两场婚礼，一场是皇室婚礼，一场是侏儒婚礼。[9]

第二幕



巅　峰



亚历山大一世，
1801 ~ 1825
配偶：伊丽莎白 · 阿列克谢耶芙娜，原名巴登的路易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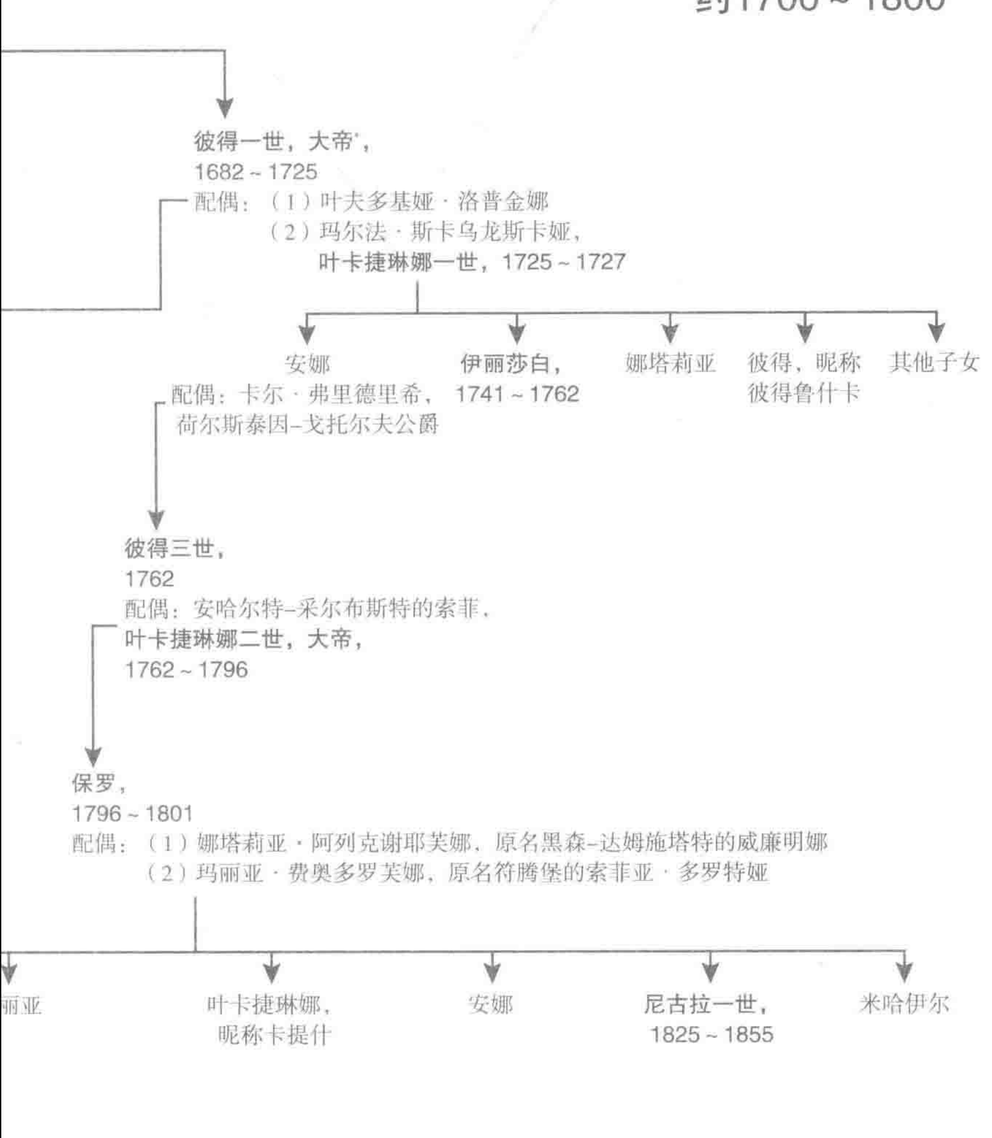
康斯坦丁一世，
1825
配偶：安娜 · 费奥多罗芙娜，原名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尤利亚妮

亚历山德拉

叶连娜

*彼得大帝是俄国的第一位皇帝。他的所有后继者都同时是沙皇和皇帝。
说明：人名处的年份均为沙皇或女皇在位的年份。

罗曼诺夫家族，约1700～1800



第一场

皇　帝

出场人物

彼得大帝，沙皇，1682～1725年在位

叶夫多基娅·洛普金娜，皇后，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妻子，现在是修女

阿列克谢，皇子，彼得大帝与叶夫多基娅的长子

夏洛特，不伦瑞克公爵小姐，阿列克谢皇子之妻

彼得二世，阿列克谢与夏洛特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孙子，沙皇，1727～1730年在位

叶卡捷琳娜一世（原名玛尔法·斯卡乌龙斯卡娅），皇后，彼得大帝的第二任妻子，俄国女皇，1725～1727年在位

安娜，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后成为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之妻，“安努什卡”

伊丽莎白，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俄国女皇，1741～1762年在位

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儿子，“彼得鲁什卡”

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伊凡五世的遗孀

叶卡捷琳娜，伊凡五世与普拉斯科维娅的女儿，嫁给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卡尔·利奥波德，“狂野的公爵夫人”

安娜，伊凡五世与普拉斯科维娅的女儿，嫁给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俄国女皇，1730～1740年在位

阿夫罗西尼娅·费奥多罗芙娜，阿列克谢皇子的芬兰情妇

廷臣：各部大臣等

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恺撒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总长，秘密警察总长

伊凡·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费奥多尔的儿子，“恺撒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总长

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彼得大帝的朋友，公爵，陆军元帅，“阿廖什卡”，“烂泥公爵”

鲍里斯·舍列梅捷夫，元帅，伯爵

加夫里尔·戈洛夫金，首相，伯爵

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伯爵，海军上将，伯爵，费奥多尔三世之妻玛尔法的兄弟

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团长

彼得·托尔斯泰，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鹰犬，秘密警察总长

彼得·莎菲罗夫，副首相，俄国第一位男爵

安东·德维耶，圣彼得堡警察总长

帕维尔·伊阿古任斯基伯爵，元老院主席

敌人

查理十二世，瑞典国王，“最后的维京人”，“铁头”

巴尔塔哲·穆罕默德帕夏，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

波尔塔瓦战役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从此以后，俄国成为欧洲的一大强国，而罗曼诺夫皇朝也不再是来自欧洲边缘的莫斯科野蛮人。沙皇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曾幻想与欧洲王室联姻，但总是遭到鄙夷。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彼得一世快速行动，让罗曼诺夫皇朝与欧洲的王公联姻。他通过谈判，安排侄女安娜嫁给了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库尔兰是波罗的海之滨的一个小国，在今天的拉脱维亚。这是俄国皇室两百年来第一次与外国人联姻，婚礼不在莫斯科举行，而是在圣彼得堡。彼得一世决定在那里举行一场盛大的有皇室成员和侏儒参加的庆典，正式启用这座城市作为他的新都城。

城市的美化工程已经开始了。权贵们奉命在城内建造石质宫殿；政府各部搬迁到圣彼得堡；彼得一世聘请意大利和德意志建筑师来规划一座宏伟的欧洲风格的大都市。[①]

安娜的新郎抵达之后，彼得一世自豪地亲自带他参观全城。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希唯一表现突出的地方就是喝酒。蠢笨如牛的弗里德里希让彼得一世很厌倦，而且沙皇觉得新娘安娜（沙皇伊凡五世的女儿）毫无魅力可言。她肩膀宽阔，面容阴郁，常常被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皇后欺凌，她也非常讨厌自己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是头母老虎，反复无常、凶狠霸道地统治着她位于莫斯科城外的伊兹梅洛沃宫。一名被她解雇的

---

① 缅什科夫引领潮流，聘请意大利建筑师乔万尼·丰塔纳在瓦西里岛上建造了圣彼得堡的第一座石质宫殿，这成为沙皇自己的大本营。同时，瑞士-意大利建筑师多梅尼科·特雷齐尼在要塞旁建造了彼得保罗大教堂。而在涅瓦河对岸，他建造了彼得一世的夏宫，这是一座荷兰巴洛克风格的两层小别墅。在距离自己的小屋不远的地方，彼得一世建造了两层楼的木制冬宫。

仆人试图向彼得一世检举她批评他的改革，普拉斯科维娅将这名仆人逮捕，然后在牢房里用棍子毒打他，最后往他身上泼伏特加，并把他点燃。有这样一位母亲，难怪安娜是个闷闷不乐的新娘。

1710 年 10 月 31 日，在缅什科夫的宫殿，彼得一世一反常态，穿起了一套威风凛凛的法国式装束，一件镶紫貂毛皮的红色大氅，头戴白色假发，手舞带缎带的手杖，将冠冕举到新郎头顶上，而缅什科夫将冠冕举到新娘头上。[①] 但沙皇焦躁起来，命令其他人接替他，让神父缩短仪式，因为他急于开始焰火表演。

宴饮三天之后，安娜和弗里德里希成为彼得一世最宠爱的侏儒亚基姆·沃尔科夫婚礼上的贵客。彼得一世曾特别指示"恺撒公爵"将"居住在莫斯科的波雅尔们家中的男女侏儒集合起来，送到圣彼得堡"。他们抵达后，被"像牛一样"圈起来，然后分配给权贵们，得到装束打扮，以参加婚礼。

首先，一名侏儒司仪努力握着供普通人使用的节杖，引领 72 名侏儒、沙皇和宫廷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走到彼得保罗大教堂。彼得一世将冠冕举到新娘头顶上，在场的宾客，甚至神父都忍不住吃吃笑起来。在缅什科夫宫殿举行的婚宴上，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在库尔兰公爵及夫人的陪同下，对着一群纵情享受美食并狂饮伏特加的侏儒（由一名侏儒司礼官主持宴会）窃笑。乐声响起，醉醺醺的侏儒开始跳舞、跌倒，令沙皇和外国使节捧腹大笑。他们看着"这群形态各异的侏儒滑稽的蹦跶、怪异的鬼脸和古怪的姿态"，其中一些侏儒"有巨大的驼背，腿却极细小，有的侏儒长着大肚子和弯曲的短

---

① 为新人"加冕"是俄国东正教婚礼的习俗。——译者注

腿，活像獾的腿”，不禁哈哈大笑。宴会后，彼得一世将侏儒新婚夫妇送进宫中他自己的房间。安娜和丈夫启程前往库尔兰的时候，纵酒狂欢才算结束，但这位公爵因饮酒过度，动身不久后就去世了。

还不到二十岁的安娜守了寡，返回叔叔身边，但彼得一世不准她再嫁，派她回去统治库尔兰。在库尔兰首都米陶①，安娜备受冷落和鄙夷，并且沙皇始终不给她充足的资金，却对她的一举一动发号施令，以确保这个公国一直是俄国的卫星国。

奥斯曼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宣战让彼得一世清醒起来。他匆匆南下征募军队，以抵挡奥斯曼人的入侵。彼得一世可能原以为会轻松得胜。事实上，他正在闯入一个陷阱。[1]

1711 年 2 月 25 日，彼得一世在克里姆林宫的大教堂广场举行了一场带有宗教和军事意味的阅兵式，以祝福他解放奥斯曼统治下东正教徒、消灭“基督之敌”的圣战。在这场战争中，他的盟友是摩尔达维亚领主德米特里·坎泰米尔。彼得一世在自己的旗帜上装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箴言：“你必以此而胜！”②

然而，奥斯曼人迅速进军乌克兰和波兰，令彼得一世大吃一惊。他必须先赶往多瑙河。他敦促舍列梅捷夫加快行军速度。“我又不是天使，”元帅嘟哝道，“但我被要求做天使

---

① 今天拉脱维亚的中部城市叶尔加瓦。——译者注

② 312 年 10 月 28 日，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城附近台伯河上米尔维安大桥击败竞争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主宰。据说在这场关键战役的前夜，君士坦丁目睹了十字架的幻象，得到了“你必以此而胜”的神圣启示。按照某些编年史家的说法，这场战役标志着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开始。——译者注

而非凡人的工作。”俄军缺少兵员和弹药，彼得一世责怪官员们行事“不顾及你们的领袖如今身处的麻烦和困境”。他威胁要以“背叛祖国的叛徒”的罪名处置他们。彼得一世感到在这项使命中，他很孤独。“生存真难，”他告诉叶卡捷琳娜，“因为我必须手里同时拿着剑和笔——你自己也知道，没人帮我。”

彼得一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理性国家的第一公仆。他努力通过一系列行政和等级改革来创建这样一个理性的国家。现在，他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元老院。这是一个九人内阁，成员都是备受信赖的亲信，当然也包括缅什科夫，他在沙皇远离都城期间治理国家。但彼得一世不信任他的贵族和官员，知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反对他那些咄咄逼人的激进改革。他把这些人怒斥为“恶狗”。他无暇顾及的时候，宫廷就会发生混乱，新的元老院也无法节制这些人，他们拼命争夺金钱和权力，有时甚至发生斗殴事件。他借助新的机构来建设国家，但他那暴君式的、别具一格的统治风格对他自己的理性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没过多久却又抱怨元老们没有决策能力。所有的专制君主，从彼得一世到斯大林等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抱怨。他们将令人生畏的可怕权力集中于己身，然后责怪助手没有独立思维的能力。“他们的工作就像螃蟹走路，”彼得一世写道，“所以我不用言语，而用拳头来对付他们。”彼得一世警告道，如果大臣不勤勉工作，“就要你好看！”只有恐惧才能发挥效力。他经常用拳头或手杖殴打他的权贵，所以很多人怨恨他这种咄咄逼人的高度活跃便不足为奇了。

现在，他开始意识到，缅什科夫是个贪婪而残暴的人，他

在盟国波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改过自新，”彼得一世警告他道，“否则我要你的脑袋。”彼得一世开始将宠信转移到无畏而傲慢的瓦西里·多尔戈鲁基身上。多尔戈鲁基常常谴责缅什科夫的腐化和凶残。“告诉我，钱都到哪儿去了……我对你的行省一无所知。”彼得一世警告缅什科夫道，“仿佛那是另外一个国家。”专制君主有自己的助手、谋臣和利益，但专制君主没有朋友，或者不应当有朋友。彼得一世爱他的“掌上明珠”缅什科夫，但他之所以提携和保护缅什科夫，也是因为此人是彼得一世各项计划最高效、最坚决的执行者，而大多数贵族对彼得一世的宏图大略并不感兴趣。

眼下，彼得一世知道自己在这趟“危险旅程”中可能一去不复返，于是把缅什科夫及其竞争对手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都留在都城掌管大局，并分别告诉他俩说“全国都托付给了你”，由此再次确保两人互相争斗和处于瘫痪状态，不至于威胁皇权。他为自己的几个私生女担忧，于是决定与叶卡捷琳娜正式结婚。正如他向缅什科夫解释的，这样“如果她们成了孤儿，会得到更多的保护”。他私密地与她举行婚礼，宣布她是“真正的合法的皇后”。

3 月 6 日，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去往前线。这是一场赛跑，他们要“抢在土耳其人前面抵达多瑙河”。在他们南下途中，彼得一世再度病倒，“癫痫病发作了两周，非常严重，我估计自己活不下去了，但后来的出汗和排尿，救了我的命”。叶卡捷琳娜抚慰癫痫病发作的丈夫，同时努力保护自己的盟友缅什科夫。“我恳求阁下不要为了从这里传出的流言蜚语而烦恼，”她在给“烂泥公爵”的信中写道，“因为海军少将（彼得一世）仍然爱您。”

奥斯曼军队在大维齐尔[①]巴尔塔哲·穆罕默德帕夏[②]指挥下轻松地抢在彼得一世前面抵达多瑙河。“你行军之慢，令我震惊，”彼得一世训斥率领俄军主力的舍列梅捷夫元帅道，“浪费了十天。你如果当初按照我的命令办，就能在土耳其人前头抵达多瑙河。”现在他担忧的是：“部队的粮草足够吗？”他的给养不多了，他应当叫停此次军事行动。6与24日，彼得一世与舍列梅捷夫会师。他们的3.8万军队被维齐尔的15万大军再加上克里米亚汗德夫莱特三世·格来的5万骑兵包围了。突然间，“日夜酷热难当”，且给养匮乏，彼得一世发现自己深陷极度危险之中。“自我从军以来，”他写道，“还不曾遇到这样的危境。”他命令建造一座设防营地。时间刚刚好。7月9日，巴尔塔哲将彼得一世的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沙皇命人挖掘了一个深坑，用大车将其围起来，以保护叶卡捷琳娜及其侍女免遭暴晒和投射武器的伤害。激战期间，皇后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待，而她的侍女高声抽泣。精锐的奥斯曼近卫军发动了进攻。彼得一世的摩尔达维亚盟军百无一用，但他的炮兵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上帝鼓舞了我们士兵的斗志，尽管敌人比我们多10万人，却持续被打退”，直到两军陷入僵局。彼得一世称这场战役为“死亡盛宴”。他面临着死亡或被俘的危

---

① 维齐尔（Vizier）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奥斯曼帝国的宰相称为“大维齐尔”，是苏丹的全权代表。——译者注

② 帕夏（Pasha）源自土耳其语或波斯语，是奥斯曼帝国军政高官的头衔。它也可作为敬语，类似英语的Lord或Sir。奥斯曼帝国雄踞阿拉伯世界，帕夏一词也广泛应用在阿拉伯语。行省总督一般享有帕夏的头衔。——译者注

险。据说他曾给元老院写信称，如果他被俘了，他们应当"停止将我视作你们的沙皇"，应当选择"最有资格"的继承者。

彼得一世提出议和，但巴尔塔哲认为沙皇已经是"煮熟的鸭子"（这是后来沙皇自己的说法），随时可以将俄军全歼。叶卡捷琳娜始终泰然自若，赢得了彼得一世至死不渝的仰慕。她面对危险"不像妇道人家，倒像是男子汉"，并建议他与巴尔塔哲接触。

她的直觉很正确。奥斯曼近卫军被彼得一世的大炮打得很惨，希望议和。在战斗的间歇，彼得一世派遣他手下最聪明的人之一去谈判，此人叫彼得·莎菲罗夫，是一个波兰犹太人的儿子，具有语言天赋，最初是沙皇外交场合的译员，后来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于是彼得一世提拔他为副首相和俄国的第一位男爵。[①] 彼得一世愿意给巴尔塔哲 15 万卢布的贿金，据说叶卡捷琳娜还添上了自己的全部珠宝首饰。"我推测，土耳其人愿意议和，"彼得一世在 7 月 11 日写信给莎菲罗夫，揭示了自己的绝望处境，"但他们很难走到那一步。如果他们当真愿意讲和，你就同意他们的一切条件，除了奴役俄国人。到今天晚上的时候通知我，让我们开始那绝望的行军。"

莎菲罗夫的谈判非常成功，尽管俄国的谈判地位非常虚弱和可耻。他交出了彼得一世的第一个战利品——亚速，以及那里的小舰队。但在其他方面，彼得一世的损失不大。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躲在奥斯曼边境另一侧的避难处，得知了彼得一世

---

① 彼得大帝并不热衷于吸引犹太人到俄国，他曾说："我宁愿看到最优秀的穆罕默德教徒也不愿看到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流氓和骗子。"但他很乐意提携莎菲罗夫男爵和德维耶将军（后来担任圣彼得堡的警察总长）这样的改宗犹太人。

的窘境，试图劝说苏丹停止这场将挽救彼得一世的谈判。最后查理十二世骑马到巴尔塔哲的营地，但彼得一世和巴尔塔哲于7月1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查理十二世次日才抵达，只看到他的不共戴天之敌逃出生天。①

“我的好运气在于，”彼得一世沉思道，“我被判处一百下鞭笞，却只被打了五十下。”[2]

彼得一世疲惫不堪且病魔缠身，和叶卡捷琳娜一起穿过波兰，去鼓舞这场反对瑞典的战争中的波兰和丹麦盟友，并安排自己长子阿列克谢的婚事。他把叶卡捷琳娜留在托伦②，自己到卡尔斯巴德③的温泉疗养。温泉虽然健康，却让他百无聊赖。“叶卡捷琳乌什卡，我的朋友，你好吗？”他给叶卡捷琳娜写信道，“明天我开始疗养。这个地方无聊透了，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体面的地牢……最糟糕的是，这里没有好的啤酒！”她劝他放松身心。他开玩笑说，她这是在为他的不忠而报复：“很显然，你找到了比我更好的男人……是宫里的人，还是托伦的人？我觉得……你想为了我两年前做的事情报复我。你们这些夏娃的女儿，就是这样对付我们这些老家伙的！”

10月，身心焕然一新的彼得一世抵达萨克森的托尔高城

① 莎菲罗夫被留下当人质，在君士坦丁堡通过谈判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使查理十二世无法继续留在奥斯曼帝国。“铁头”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冒险，横穿欧洲，只花了十三天就从瓦拉几亚到了施特拉尔松德，那是瑞典在波罗的海之滨的最后一座要塞。这一路，他没有换衣服，也没有换鞋。抵达之后，他的靴子脱不下了，只得用刀割下来。但他确信：战争还会继续打下去。

② 在今天波兰的北部。——译者注

③ 今称卡罗维发利，在今天的捷克西北部。——译者注

堡，为阿列克谢与不伦瑞克－吕讷堡－沃尔芬比特尔公爵的女儿夏洛特举行婚礼。不伦瑞克－吕讷堡－沃尔芬比特尔是个德意志邦国，后来成为俄国的婚姻介绍所之一，将罗曼诺夫皇朝与欧洲更广泛的各王室联系起来。但彼得一世已经对阿列克谢感到担忧和不悦。

阿列克谢八岁时被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后者被圈禁在一家修道院。这对任何孩子肯定都是一种沉重打击。更糟糕的是，彼得一世让严苛粗暴的缅什科夫监护阿列克谢。缅什科夫经常欺凌这个孩子，还教他酗酒。阿列克谢既被冷落，也遭到威吓，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一直畏惧彼得一世那咄咄逼人的充沛精力，畏惧他对西方文化和技术、荷兰舰船以及德意志军服的追求，畏惧他那残暴的战争和他那充满威胁性的改革。阿列克谢笃信母亲的那种莫斯科东正教。现在他二十二岁，皮肤黝黑，长脸，眼神哀伤，他与父亲仅有的共同点就是魁梧的身材和嗜酒如命，但他没有彼得一世那钢铁般的强健体魄。

彼得一世试图将阿列克谢培养成军人。1708 年 3 月，阿列克谢抱怨称，他没有被传唤到圣彼得堡："我被留在莫斯科，很悲伤。"彼得一世回信道："你写信来，说你悲伤无聊……但你应当自己算得出来，时间要求如此。"非常传统的阿列克谢不赞成让俄国人与外国人结婚。"现在我知道了，他不希望我娶一个俄国姑娘，而是娶一个这样的人（西方人），"他向自己的忏悔神父抱怨道，"他想要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彼得一世安排他去见夏洛特，但阿列克谢发现她相貌平平，没有做任何评论。彼得一世问道："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你对她的看法？"

1711 年 10 月 14 日，彼得一世亲自见证了阿列克谢与夏

洛特结婚，夏洛特将仍然信奉路德宗，但他们的孩子将成为东正教徒。“祝贺你有了个新儿媳，”他告诉叶卡捷琳娜，“请向爱开玩笑的‘教皇公爵’宣布此事！”彼得一世知道阿列克谢是个危险人物。查理十二世曾图谋废黜彼得一世，以阿列克谢取而代之。为了保护自己的新家庭并生出一个新的继承人，沙皇也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婚礼。[3]

1712年2月19日早上7点，彼得一世身穿海军少将的军服，由荷兰航海家克鲁伊斯将军担任伴郎，在圣彼得堡的“达尔马提亚的圣以撒”① 教堂正式与叶卡捷琳娜结婚。彼得一世曾向缅什科夫承诺，如果他能在土耳其战争中活下来，“我们就在圣彼得堡结婚”。现在他兑现了诺言。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仅剩的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姑母与女性亲戚担任伴娘，包括守寡的库尔兰公爵夫人。所以此时这座教堂内聚集了三位未来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伊丽莎白和安娜。只有皇子阿列克谢不在场，他显然在为了他母亲的缘故而生闷气。在这场婚礼上，彼得一世的侍从是一位新近崛起的宠臣帕维尔·伊阿古任斯基，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后来成为与彼得一世形影不离的伙伴。②

---

① 达尔马提亚的圣以撒是4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活动的基督教僧人，后被封圣。彼得大帝出生于他的瞻礼日（5月30日），因此定圣以撒为罗曼诺夫家族的主保圣人。——译者注

② 伊阿古任斯基是一个波兰教堂管风琴师的儿子，英俊潇洒，是能征善战的将领、高效的政府管理者和精明的外交官，清廉正直（这种品质很少见），酷爱豪饮狂欢，起初是沙皇的近侍，后来因为在普鲁特河的英勇表现被提拔到沙皇随员中的一个新衔级——侍从长。现在彼得一世无论到哪里都带着他，他通常与沙皇乘坐同一辆马车旅行。他被任命为“快活伙伴”的司仪。从某些方面看，他是一个新的、更诚实的缅什科夫。

在这场具有海军色彩的婚礼过后，沙皇夫妇乘坐雪橇穿过一排排的号手和鼓手，来到冬宫。在冬宫的宴会厅中，他在婚宴宾客的头顶上悬挂了给妻子的礼物：他亲手打造的一只檀木和象牙枝状大烛台。在纵酒狂欢的宴会上，彼得一世向外国使臣开玩笑说，这是“一门丰产的婚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

针对瑞典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查理十二世顽强不屈，坚信自己最终会胜利。所以即便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圣彼得堡还是谈不上安全无虞。沙皇有条不紊地席卷瑞典帝国，同时在几条战线上海陆并进。在他冷酷无情的精明驱动下，这场战争将俄国的资源逼到了极限。他征服了波罗的海周边的敌境，然后杀入德意志范围内的瑞典控制的波美拉尼亚。在德意志境内作战期间，叶卡捷琳娜也陪伴着他。后来他把缅什科夫留在前线指挥，自己返回圣彼得堡。这一年，彼得一世和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征服了芬兰。1714 年 7 月 27 日，他们打败了瑞典海军。[①] 但沙皇的喜悦很快被打碎，因为多尔戈鲁基兴高采烈地向他检举了缅什科夫的贪污腐化和违抗命令。

11 月 23 日，彼得一世庆祝了缅什科夫的命名日，然后从缅什科夫公爵府去了一位英格兰造船匠的家。在那里，彼得一世突然向自己的朋友发起攻击：“嗯，亚历山大，今天我看到了你不忠诚的迹象。我把你从最卑微的地方提携起来，但你现在嚣张得很，比我还要厉害了。我很清楚，你在偷窃我的金

① 于是，阿普拉克辛建议将沙皇晋升为上将，这让彼得一世很开心。“作为将军的情妇，你应当祝贺我！”他告诉叶卡捷琳娜。她逗乐道：“作为将军和将军夫人，我们互相祝贺吧。但在我亲眼看到你之前，我不承认这个军衔。我希望你至少能当海军上将！”

钱，我之前允许你这样做。但现在我得知，你偷窃了数百万的巨款。”叶卡捷琳娜尝试干预，但彼得一世反驳道：“夫人，这不是你的事。”

“父亲，”缅什科夫公爵哭泣道，“一切都是你的！”

“你现在发大财了，”彼得一世答道，“我却变穷了。你是个贼。”

两天后，彼得一世逮捕了缅什科夫的一些鹰犬，包括元老、总督和海军部秘书亚历山大·基金，并指示多尔戈鲁基（他在波尔塔瓦和普鲁特河表现出色）刑讯他们，并起诉缅什科夫公爵。阿普拉克辛和戈洛夫金招认了自己的腐败劣迹，得到宽恕。1715 年 4 月 6 日，缅什科夫的三名副手被处决。缅什科夫本人遭到巨额罚款。多尔戈鲁基和门阀贵族如今主宰了政府。就在缅什科夫似乎要丢掉脑袋的时候，沙皇被自己儿子的悲剧转移了注意力。[4]

阿列克谢对妻子夏洛特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就像彼得一世对叶夫多基娅来说不是个好丈夫一样。但这里有一部分是彼得一世的错，因为他要求阿列克谢陪同他参战，从而把夏洛特丢下受冷落。彼得一世命令她返回圣彼得堡，但这个姑娘因为害怕沙皇，惊慌失措地跑回了娘家。彼得一世亲自去找她。“我绝不会阻挠你回娘家看望亲人，”他安慰她道，“只要你事先告诉我。”彼得一世把儿子儿媳安顿在圣彼得堡。阿列克谢在那里纵酒狂欢，然后丢下夏洛特，独自去卡尔斯巴德疗养。她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他却从来不写信给她。“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夏洛特哭泣道。回国之后，阿列克谢爱上了一个芬兰农奴少女阿夫罗西尼娅·费奥多罗芙娜，她在战争中被俘。阿

列克谢把这个丰满健美的红发少女带回了自己的宫殿。尽管阿列克谢酗酒搞坏了身体，但夏洛特还是又一次怀了孕。彼得一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也怀孕了。如果她生个儿子，彼得一世就不需要完全依赖于皇子阿列克谢了。

当彼得一世在等待新生命降临的时候①，他自己病倒了，同时思忖着阿列克谢的事情，怀疑儿子反对他关于俄国的整个设想。10 月 11 日，在圣彼得堡，他写信给阿列克谢，命令其纠正自己的"顽固和坏性情"，否则"我会剥夺你的继承权，就像截去无用的肢体一样"。彼得一世宁愿把俄国传给一个"有才干的陌生人，也不给我的废物儿子"。10 月 12 日，在圣彼得堡，夏洛特生下了阿列克谢的儿子，取名彼得，但她自己患上了热病。彼得一世自己也患了病，坐着轮椅去拜访弥留之际的夏洛特。27 日，夏洛特的葬礼之日，彼得一世向阿列克谢发出了最后通牒。次日，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取名为彼得，被称为彼得鲁什卡。他就是可以取代阿列克谢的继承人。"上帝保佑，让我们能看到他长大成人，"彼得一世对叶卡捷琳娜说，"我们先前为他的哥哥们伤了那么多心，愿上帝回报我们。"仅仅几天前，彼得一世还只有一个让他不满意的儿子，而现在，他拥有了三个继承人。

彼得一世命令鸣响礼炮，并在大街上摆放啤酒桶，免费给路人饮用。沙皇和人民一连数日"烂醉如泥"。阿列克谢向多

---

① 1715 年 1 月，彼得一世在莫斯科主持了八十四岁的"教皇公爵"佐托夫的婚礼，新娘比佐托夫年轻五十岁。这是"全醉会议"最终极的滑稽奇景。新郎乘坐一辆熊拉的车抵达婚礼现场，传令官是"全俄最严重的口吃者"，管家和使者"都是老迈不中用的人"，跑腿的男仆"肥胖如肉山，需要有人领着他们走路"。主持仪式的是一位一百岁的神父，他"已经失去了视力和记忆力"。

尔戈鲁基请教，应当如何回复他父亲的最后通牒。彼得一世感到自己老之将至（他四十四岁了）——叶卡捷琳娜送了他眼镜“帮助我这老头子”——并且受到严重的高烧和癫痫的折磨，以至于神父给他做了临终涂油礼。“我是个凡人，”彼得一世警示阿列克谢道，“注定要死。”彼得一世的宠臣们怨恨他的暴政，但他们更害怕他死了之后，凶残的缅什科夫会作为摄政王统治。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培育皇储。

多尔戈鲁基在彼得一世面前替阿列克谢说情，让阿列克谢隐退到了一座庄园。后来多尔戈鲁基向阿列克谢吹嘘道：“我向你父亲求情，救了你一命。”但阿列克谢的主要谋士是亚历山大·基金，他曾主管海军，与沙皇关系极亲密，以至于沙皇称他为“爷爷”，但后来他因为贪污腐化而被暂时罢免。基金将自己定位为阿列克谢的未来大臣，建议他逃往德意志：“我会给你找个地方躲起来。”阿列克谢开始向情妇阿夫罗西尼娅吹嘘，很快将爆发反对彼得一世的暴动，元老院的大部分人、他的其他支持者和仇恨缅什科夫的人都会力挺他。

父子俩都满腹怨气。在一次宴会上，彼得一世向丹麦大使推心置腹：如果一位君主冒着生命危险创建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那么他应当把国家留给“一个注定要毁掉他所有成就的傻瓜”吗？“如果坏疽从手指开始，”彼得一世把自己的大拇指给大使看，“那么我难道不应当把手指切掉？”

阿列克谢就是他所说的生了坏疽的手指。他回信给父皇，要求父皇取消他的继承权。“你憎恨我为我的人民做的那些事情，”彼得一世在1716年1月19日愤恨地回信道，“你会毁掉我的人民……你要么改过自新，要么出家当僧人。立刻给我拿定主意……如果不，我会把你当罪犯来处置。”

彼得一世启程第二次游历欧洲，以建立一个旨在消灭瑞典的联盟，并筹划他的终极梦想，即将他的女儿嫁给欧洲最伟大的君主。[①]

彼得一世在国外待了一年多，但他那雄心勃勃的战争需要越来越多的经费，给负责征集物资的元老院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最后，奉命照管彼得一世的女儿和男婴的缅什科夫向元老院大发雷霆，并且表现出了那种强大的活动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他成为彼得一世不可或缺的亲信），自掏腰包为军队提供给养。

8 月 26 日，彼得一世告诉阿列克谢，要么到他身边参战，要么进修道院。这道命令迫使阿列克谢做出了一个秘密决定。他要挑战父亲，寻求外国帮助，逃避进修道院的命运。他必须逃跑，但是往哪儿逃呢？

9 月 26 日，阿列克谢告诉缅什科夫，他要去父皇那里，向缅什科夫借了钱然后微服出行。他采用军官“科汉斯基”的假名，只带了四名亲信，其中一人是他的情妇阿夫罗西尼娅，她假扮为侍童。在利巴瓦[②]附近的道路上，他遇见了自己的姑姑，彼得一世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亚。他涕泗横流地向她

---

① 另一门战略性婚姻是在 1716 年 4 月 8 日，彼得一世将自己的侄女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已故的兄长沙皇伊凡五世与皇后普拉斯科维娅的长女）嫁给了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卡尔·利奥波德，后者允许俄国在他的公国驻军。卡尔·利奥波德是个酗酒且具有虐待狂癖好的傻瓜，他作的孽使他丢掉了自己的公国。但这门婚姻很重要，因为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生于 1718 年 12 月）后来皈依东正教，更名为安娜·利奥波德芙娜，作为摄政者代她的婴孩伊凡六世统治俄国。

② 今天拉脱维亚西部的利耶帕亚。——译者注

承认，自己要逃跑。她说："不管到哪里，你父亲都能找得到你。"但是她没有通知沙皇。

在利巴瓦，皇子见到基金，后者建议他逃往维也纳，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的夫人是阿列克谢的亡妻夏洛特的姐姐，应当会帮他。但阿列克谢祈求陌生人的怜悯，就等于是背叛了彼得一世。基金在与阿列克谢分别时警示他道："记住，如果你父亲派人来劝你回去，千万不要回去。他会把你公开斩首。"

在阿列克谢逃亡的同时，彼得一世正在哥本哈根安排他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他指挥着一支英国－丹麦－俄国联合舰队，准备攻打瑞典本土。然而联盟破裂了，彼得一世动身前往阿姆斯特丹，准备继续去巴黎。

10 月，彼得一世发现皇储失踪了。他尝试追踪阿列克谢，担心他潜伏在俄国军队里，可能会筹划政变。但没有人看到过阿列克谢。

11 月 10 日，在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的副首相在睡梦中被唤醒。有客人来访，自称是俄国皇子阿列克谢。这个眼泪汪汪的旅行者被证明果真是阿列克谢，于是皇帝查理六世得到了一个有价值但也很危险的外交筹码，如果这盘棋下得不好，就可能导致他与彼得一世之间爆发战争。在与奥地利大臣和"侍童"阿夫罗西尼娅谈话时，阿列克谢表示，他希望驻扎在梅克伦堡的俄国军队发动起义，然后攻入俄国；他夺取皇位后，会把都城迁回莫斯科，放弃舰队，再也不发动战争。他吹嘘道，神圣罗马皇帝会支持他。与此同时，奥地利秘密地将阿列克谢转移到蒂罗尔地区的埃伦贝格城堡，那里距离维也纳有

几天的路程。

1716 年 12 月，彼得一世在阿姆斯特丹卧病在床，发了高烧。他得知阿列克谢在维也纳，于是写信给神圣罗马皇帝，要求交还阿列克谢，并命令他的大使去寻找阿列克谢。叶卡捷琳娜又一次怀孕，停留在荷兰边境附近。1717 年 1 月 2 日，彼得一世庆祝了新儿子的诞生："上帝赐福于我们，给了我们又一个新兵。"对热爱军事的沙皇来说，儿子总是"新兵"。"我会尽快到你身边。"但次日，彼得一世得知婴儿夭折了。"我们的欢乐，竟这么快变成了悲哀……除了长期受苦受难的约伯的话，我还能给你什么答复？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也是上帝。"①

5 月，彼得一世在多尔戈鲁基和黑皮肤摩尔人汉尼拔的陪同下抵达巴黎。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为七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摄政。彼得一世提议与法国结盟，并让他的七岁女儿伊丽莎白嫁给法国国王，借此奠定盟约。法国人对他毕恭毕敬，但私下里不愿意接受一个农妇的私生女。沙皇见到小国王时［"他只比我们的路加（一个侏儒）高一两个指头。"彼得一世这样告诉叶卡捷琳娜］，将他抱起来，抛掷到空中，令法国廷臣大为惊恐。他留在凡尔赛，对那里的宫殿印象一般，但对那里的喷泉肃然起敬，很快他自己也开始仿造这样的喷泉。他的亲信请来一群妓女，举行了一场狂欢，以此取悦他。叶卡捷琳娜因这些姑娘而逗弄他。彼得一世在回信里以笨拙的幽默写道："我收到了你的玩笑信。你说我到处找女人，但这种事情一点都不

① 典出《旧约·约伯记》1：21。约伯是上帝的忠实仆人，以虔诚和忍耐著称。魔鬼攻击他，把他变得又穷又病，但他依然保持对上帝的信仰。——译者注

适合我这样的老头儿了。”

“我觉得阁下被数不胜数的喷泉和其他娱乐转移了注意力，忘记了我们，”她用一连串一语双关的笑话嘲弄他，“虽然你找到了新的洗衣妇，但你的老洗衣妇还没有忘记你！”

“至于洗衣妇，”他答道，“我可不是那种人。而且，我已经老了。”

6月，彼得一世离开了法国，把汉尼拔留在法国学习火炮技术和数学，自己则去斯帕[1]疗养，但他“对只能喝水和一丁点葡萄酒已经厌倦了”。不过他身边有一个法国交际花陪伴，她可能把性病传染给了沙皇。“医生禁止鱼水之欢，”彼得一世向妻子抱怨道，“我把我的情妇送走了，因为如果她留在这里，我会抵制不住诱惑。”叶卡捷琳娜提醒他，他之所以把情妇送走，是因为她有性病：“我希望这个情妇的爱慕者（即彼得一世）回来的时候，健康状况不会和她一样！上帝保佑我们！”叶卡捷琳娜思念他：“如果老头子在这里，我们很快又要有一个孩子了！”他回信道：“没有你，我多么寂寞。”他们团聚之后没多久，她就又一次怀孕了。[2]

在这整个期间，儿子的可耻背叛折磨着彼得一世。他派遣了一个身材魁梧、顽强坚韧的军官亚历山大·鲁缅采夫去追捕

---

① 斯帕在今天比利时东部的法语区，出产矿泉水。后来温泉疗养或水疗（Spa）就得名自这座城镇。——译者注

② 彼得一世最近得知了他的军队在中亚遭遇的灾难。当时的中亚分成好几个独立的汗国和埃米尔国。他听说希瓦汗国（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非常富庶，于是派遣皈依了东正教的切尔卡西亚王公亚历山大·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率领一支小规模远征军，去劝说希瓦接受俄国的宗主权。别科维奇战胜了希瓦汗，但后者用欺骗手段俘虏了他。别科维奇被斩首，身体被做成标本，展示在希瓦汗的宫殿。

阿列克谢并将其带回家。奥地利人把阿列克谢转移到那不勒斯方向，鲁缅采夫紧追不舍。很快，彼得一世听到消息，阿列克谢如今藏匿在那不勒斯的圣艾尔摩堡。

7月，他派遣备受信赖的总管彼得·托尔斯泰与鲁缅采夫一同去抓捕阿列克谢，不惜一切代价。七十二岁的托尔斯泰是个精通政治的黑暗艺术的老狐狸，曾任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但在1682年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他曾为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效力，招募射击军来反对彼得一世家族。托尔斯泰后来为了救赎自己，成为造船技术的年纪最大的学生。彼得一世原谅了他，但始终不能忘记他曾经的过错。彼得一世手捧托尔斯泰的脑袋，并带着威胁意味逗弄他道："哦，脑袋呀脑袋，你要不是这么聪明，早就不在肩膀上了。"

在维也纳，托尔斯泰劝服了查理六世皇帝，请他促成彼得一世父子和解。

1717年9月26日，在那不勒斯副王[①]的宫殿，阿列克谢惊恐万状地遇见了面如死尸的托尔斯泰和阴郁的鲁缅采夫，他们递给他一封信。"你的犯上作乱和对我的蔑视，已经世人皆知。"彼得一世写道，如果阿列克谢回国，"我向你保证，并向上帝承诺，我不会惩罚你……如果你拒绝，我作为你的父亲，将永远诅咒你；作为你的君主，我将宣布你是叛国贼"。

阿列克谢犹豫不决。托尔斯泰知道，阿列克谢脆弱的自信心完全寄托在他对阿夫罗西尼娅的爱上。那不勒斯副王将这个红发少女交到托尔斯泰手中。他用诺言和礼物诱骗她，直到她

---

① 1707～1734年，那不勒斯王国（不仅包括那不勒斯城，还包括今天意大利的南半部分与西西里岛）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由神圣罗马皇帝指派副王代为统治。——译者注

同意劝阿列克谢回国。10 月 3 日，阿列克谢同意了，条件是他可以退隐到一座乡间庄园并与她结婚。

身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一世接受了这些条件，但令他震惊的是，他的男婴彼得鲁什卡病了。彼得一世在等待阿列克谢回来的时候，调查了腐败权贵缅什科夫和舍列梅捷夫的案子。为了向世人显示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将一名担任近卫军军官的公爵公开处决。与此同时，他废除了原先的莫斯科政府机关，仿照瑞典，将政府重组为若干"执行管理委员会"①，但由于执行管理委员会下面没有地方性的机构，所以他的元老院和执行管理委员会仍然是权贵们互相争吵和殴打的场所。愤怒的彼得一世称他们为"卖鱼妇"。阿列克谢即将回国，令廷臣大吃一惊。"你听说了吗，那个傻瓜皇子要回家了，还要把阿夫罗西尼娅带来？"多尔戈鲁基嘟哝道，"他不会得到婚礼，只会得到棺材！"

1718 年 1 月 21 日，阿列克谢在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的护卫下，跨越了俄国边境。暴跳如雷的父亲和满腹焦虑的儿子在莫斯科会合，即将开始一场严酷的摊牌。[5]

1718 年 2 月 3 日，彼得一世及其权贵在忠心耿耿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三个营（装备火枪）的护卫下，目睹

---

① 这些新设立的部门（起初是八个，后来是九个）取代了旧的政府各部（prikazy）。起初，执行管理委员会（collegia，简称委员会）的主席们也同时是元老。戈洛夫金是外交委员会主席；缅什科夫是陆军委员会主席。之所以设立执行管理委员会，是因为它们不是内阁各部，至少在理论上受到委员会所有成员的集体领导，而不是被部长一人控制。这是为了遏制腐败。

了囚徒阿列克谢在托尔斯泰护送下走入克里姆林宫的大宴会厅。儿子双膝跪下，向父亲认罪并哀求开恩。彼得一世提出，如果他能放弃皇位和指认叛徒，就可以饶恕他。父子两人退入一个侧室，儿子揭发了他的同伙，并放弃了继承权。然后彼得一世宣布婴孩彼得鲁什卡为皇位继承人，莎菲罗夫宣读了对阿列克谢的赦免书。

次日，彼得一世任命托尔斯泰为新设立的秘密调查部总长，开始了针对儿子的调查。他肯定把阿列克谢视为对自己生存的威胁，但他也一定从个人层面憎恨阿列克谢。在托尔斯泰的讯问下，阿列克谢供认基金和多尔戈鲁基为自己的支持者。只有阿夫罗西尼娅什么都不知道。彼得一世开始清洗那些不忠的官员。在圣彼得堡，缅什科夫逮捕了基金和多尔戈鲁基。基金和阿列克谢的仆役被托尔斯泰及其副手安德烈·乌沙科夫毒刑拷打，彼得一世亲自观看。

沙皇很难理解，基金为什么要背叛他。“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为什么要反对我？”他在刑讯期间问道。

基金答道：“心灵需要自己的空间，不能忍受束缚。”

多尔戈鲁基的背叛一定刺伤了彼得一世，因为这位波尔塔瓦和普鲁特河战役的英雄还是他女儿伊丽莎白的教父，却怨恨沙皇的专制暴政。“若不是皇后（叶卡捷琳娜）对君主的残忍性格的影响，”他曾告诉阿列克谢，“我们一天都活不下去。”多尔戈鲁基未受刑便承认同情皇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瞥见，彼得一世的鹰犬爪牙“快活伙伴”私下里是多么怨恨他的暴政。然而，即便在统治集团家族内部，背叛沙皇的代价仍然是死亡。

彼得一世怀疑自己的前妻叶夫多基娅对她儿子的计划知情，或者至少彼得一世这么觉得。她此时四十四岁，当修女已

经十九年了。在对她开展调查之后，彼得一世发现罗斯托夫主教多西费曾告诉她，等阿列克谢当了沙皇，她就是皇太后了。叶夫多基娅早已经不戴修女的面纱，还养了一个情夫，一位叫斯捷潘·格列博夫的军官。刑讯之下，格列博夫仍然拒绝承认自己背叛沙皇。罗斯托夫主教被逮捕，并被指控诅咒沙皇死亡。叶夫多基娅的洛普金家族又一次处于反对派的核心：她的兄弟阿夫拉姆也被卷入此案。

3月14日，在红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前，罗斯托夫主教和他的三名仆人被用锤子打碎躯体，然后留在刑轮上等死。两名贵族女子，包括叶卡捷琳娜的侍女阿纳斯塔西娅·戈利岑娜公爵夫人遭到鞭笞。叶夫多基娅的情夫格列博夫也遭到鞭笞，然后被用烧红的烙铁烫伤，最后被钉在带尖钉的木板上，这样拖了两天。基金被架在刑轮上打碎全身，复苏，然后再次打碎，最后被留在那里受苦，直到第二天彼得一世前来查看他的牺牲品。基金哀求彼得一世开恩。沙皇将他斩首，给了他一个痛快。但格列博夫拒不认罪，彼得一世便命令执行对他的刑罚的第二阶段：用尖木桩插入他的肛门。彼得一世命人给他穿上毛皮衣服，以确保他活得久一些，受罪的时间长一些。阿夫拉姆·洛普金也被处死；多尔戈鲁基被饶了一命，但被流放到喀山，因此毫无疑问是彻底垮台了。事实上，他后来卷土重来，不过又一次倒台。在这个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世纪，他的政治生涯非常具有戏剧性。

3月19日，彼得一世与儿子和托尔斯泰一同返回圣彼得堡。在那里，阿列克谢被软禁在皇宫隔壁的一座豪宅中，由士兵全天候监视。大炮对着这座豪宅，填好了炮弹，士兵们手执点燃的引信，随时准备开炮。

阿列克谢恳求叶卡捷琳娜劝说彼得一世，允许他与阿夫罗

西尼娅结婚。然而，这个姑娘被逮捕了。彼得一世亲自分别单独审问阿列克谢和阿夫罗西尼娅。阿夫罗西尼娅透露，她的情人曾希望发动武装反叛，打算推翻彼得一世的全部成就，还写信给神圣罗马皇帝谴责自己的父亲。这都是阿列克谢的罪证。现在，阿列克谢在为自己的性命而垂死挣扎，他承认自己曾喝醉酒，写了那些忤逆的信；但又坚持说，他估计彼得一世活不了两年，他绝不会在父皇在世时叛变。5 月 16 日，阿列克谢的防线崩溃，指认舍列梅捷夫，甚至还有"恺撒公爵"都是他的同情者。彼得一世将阿夫罗西尼娅和阿列克谢带到他的小屋吾乐宫（在圣彼得堡郊外、新的庄园彼得宫城内），再次审问他们。彼得一世关注的焦点是，阿列克谢是否图谋在父亲尚在世时谋反。阿列克谢承认，如果军队哗变，"如果他们召唤我，那么，即便您还在世，我也会加入叛军"。

阿列克谢被投入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科伊堡垒，随后他被以叛国罪起诉。面对大量的阿列克谢认罪书，主教们表现得很谨慎，建议采用旧约式的严酷，但也要用新约式的仁慈。但元老们知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被阿列克谢卷进去，因此同意使用任何"必需的审讯方法"，即刑讯。

6 月 19 日，阿列克谢被鞭笞了 25 下，但没有招供新的情况。24 日，他又被鞭笞 15 下，然后是 25 下，随后又是 9 下。彼得一世拷问了阿列克谢的所有廷臣。阿列克谢的忏悔神父的证词和阿夫罗西尼娅的一样，是证明阿列克谢有罪的确凿证据。阿列克谢承认道："我希望我父亲死掉。"现在彼得一世确信阿列克谢曾计划刺杀他，于是对审讯感到满意。在遭受毒打后，阿列克谢崩溃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彼得一世命令托尔斯泰去问最后几个问题。阿列克谢招认说，他曾打算贿赂神圣

罗马皇帝，以征集一支军队去反对沙皇。

当夜，缅什科夫、戈洛夫金、阿普拉克辛、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人担任法官，判处阿列克谢死刑，罪名是“令人发指的双重弑父，企图谋害祖国的父亲和自己的生身父亲”。次日，彼得一世派遣一名官员去通知阿列克谢这个裁决，但阿列克谢本来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6月26日上午8点，彼得一世及其扈从到“刑讯室看了阿列克谢”。缅什科夫的日程表显示，他自己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但要塞的日志显示，其中一些人在那里待了三个小时。11点，访客离开时，阿列克谢彻底崩溃。日志写道：“下午6点，皇子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死了。”彼得一世是亲自杀了他，还是派遣鲁缅采夫去扼死了他，或者他是因中风而死的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阿列克谢死于休克、失血过多或者遭鞭笞后的伤口感染，因为鞭笞会使得他的整个后背皮开肉绽、露出骨头。鞭笞40下就可能杀死一个强壮的人，而阿列克谢被打的次数比这多得多。（专业的刽子手能用几鞭子就打断受刑者的脊柱，将其杀死，但也能让他活上几周。）阿列克谢的遗体在圣三一教堂停放了四天。6月27日和29日，彼得一世大摆筵席，庆祝波尔塔瓦大捷和自己的命名日。30日，阿列克谢被安葬在皇室新建的彼得保罗陵墓，彼得一世流了泪。12月9日，阿列克谢的忏悔神父和仆人被斩首，其他一些人被割掉舌头、剪断鼻孔。从这年年底彼得一世打造的一枚奖章上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真实想法：“天空晴朗了。”

彼得一世上了年纪之后，发福不少。现在他非常粗壮，喉咙沙哑，但也更疲惫，疑心更重。他的反腐调查使得更多人丢了脑袋。缅什科夫生存下来。“缅什科夫永远是缅什科

夫，”彼得一世告诉叶卡捷琳娜道，“但除非他改过自新，否则一定会掉脑袋。”① 不过，彼得一世改变俄国和建设圣彼得堡的雄心壮志，任何东西都约束不了。[6]

夏季，彼得一世居住在小小的夏宫，生活简朴，每天早晨4点醒来，穿着睡衣和一件中国式晨袍就开始工作，站在立式办公桌前，写下他的命令。夏宫在大陆上，只有十四个房间。他住在楼上，叶卡捷琳娜住在楼下。他休息的时候，会在工匠房摆弄他的车床，或者在实验室试验焰火。然后，他会穿上朴素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绿色大衣和黑色高筒靴（今天保存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尺寸大得惊人，但他的脚不大），挥舞手杖，早早去海军部和元老院参加会议。政府机关在1713年搬迁到了圣彼得堡。缅什科夫在城里活动的时候会乘坐扇形马车，配备御者和前驱卫兵，而彼得一世常常在下午三四点时乘坐一辆朴素的双轮双座马车，游览圣彼得堡。陪同他的是圣彼得堡警察总长（这个职位有点像现代的市长）安

---

① 阿夫罗西尼娅逃过了惩罚。她后来嫁人，在圣彼得堡生活了很多年。叶夫多基娅重返修道院。在此期间，彼得一世的老一辈亲信一个接一个辞世。“恺撒公爵”罗莫达诺夫斯基于1717年去世。彼得一世向罗莫达诺夫斯基的儿子伊凡表达了自己对这个老妖怪的哀悼：“遵从上帝的意志，所有人都会一个个离去。记住这一点，不要太过伤心。也千万不要以为我抛弃了你，千万不要忘了你父亲的善行。”彼得一世任命伊凡·罗莫达诺夫斯基为新的“恺撒公爵”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的总长，尽管他更经常运用托尔斯泰的秘密官衙来处置敏感事务。“教皇公爵”佐托夫死于1717年12月。彼得一世主持选举了新的“教皇公爵”。选举仪式是这样的：人们要亲吻“全醉会议”的“女修院院长”达里娅·勒热夫斯卡娅裸露的乳房，并用彩蛋投票。彼得一世的老伙计彼得·布图尔林（在“全醉会议”中的称号是“彼得大屌”）在阿列克谢回国前不久当选新的“教皇公爵”。

东·德维耶，他是一名葡萄牙犹太人，原名安东尼奥·德·维埃拉，彼得一世在荷兰的时候雇用他为跑腿小厮。晚上，彼得一世会在“四艘巡航舰”酒馆消遣，与荷兰水手一起抽荷兰烟斗，喝德意志啤酒或掺了胡椒的伏特加。

在缅什科夫和德维耶[①]的辅佐下，彼得一世凭借自己的顽强意志力，推动圣彼得堡的建设。事无巨细，从公共建筑到道路网格，他都亲自过问。他在设立海军部的命令中具体规定道：“除指定地点之外，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地方排便。若有人在指定地点之外的地方排便，应用九尾鞭抽打他，并命令他清扫干净。”现在，城市的最早一批建筑在彼得格勒岛和彼得保罗要塞周围开始扩张。彼得一世在镇压儿子的同时，还在指挥一个多民族的建筑师团队，开展一系列工程。[②]

社交生活仍然围绕着“全醉会议”的频繁聚会、缅什科夫宫中与水手酒馆内的喧嚣狂欢，但彼得一世希望培养出他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仰慕过的那种文明。他命令德维耶举办文雅

---

① 暴发户最讨厌的人，莫过于别的暴发户。所以缅什科夫对德维耶和莎菲罗夫恨之入骨。德维耶爱上了缅什科夫的单身妹妹安娜·缅什科娃，缅什科夫不准他向自己的妹妹求爱，但安娜怀上了德维耶的孩子。德维耶请求缅什科夫允许他娶安娜，以便让这个孩子合法化，然而缅什科夫将他从楼梯上踢了下去。德维耶向彼得一世求助，沙皇命令他俩结婚。后来缅什科夫成功地报复了德维耶。

② 他命令特雷齐尼在瓦西里岛上为政府各个委员会建造新办公楼。在这些办公楼附近，他的德意志建筑师格奥尔格·约翰·马特尔诺维设计了珍奇屋，以存放他收藏的那些珍奇宝贝和活物，包括一个后来逃跑了的两性人。这里展出的有活生生的侏儒和巨人（他们死了之后会被做成标本）、一名两性人的生殖器、连体人、双头婴儿，不久之后倒了霉的廷臣的首级也被做成标本展出。他新聘请的法国建筑师亚历山大·勒布隆设计了涅瓦大街，即圣彼得堡的主要通衢，从冬宫和海军部延伸 2.5 英里，一直通往特雷齐尼设计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时至今日，这条大街仍然是圣彼得堡的主要交通动脉。

的男女均可参加的茶话会和酒会，并起草了《集会规章》以明确规矩。参加这些文雅社交活动的姑娘必须穿西方服装，搽法国胭脂，再也不准把牙齿涂黑。男子要穿德意志或荷兰风格的服饰。跳舞、纸牌游戏和抽烟斗都必须文雅体面，不准呕吐或者斗殴。不准强迫他人喝酒，不准以“喝干大鹰酒杯满满的白兰地”相威胁去强迫别人做任何出格的事情。不参加聚会的人会被罚款，任何人不得早退，因为彼得一世在门口安排了士兵。他还起草了《青年的光荣镜子》，这是一本关于文明行为举止的指南。任何随地吐痰、嘴里塞满食物说话或者当众呕吐的人，都可能被沙皇用手杖狠揍一下。

彼得一世的创造活动要付出可怕的代价。他的新城市实际上是由奴隶劳工建成的，他们是被判处苦役（katorga，字面意思是“桨帆船”，这是他规定的新刑罚）的罪犯，确实有很多犯人被发配到他的波罗的海舰队当划桨奴隶，也有一些苦役犯在远东的阿尔泰山脉与尼布楚的金银矿里劳作。不知有多少人在涅瓦河的冰冷河水之上建造圣彼得堡，不计其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了实现彼得一世的梦想而丧命。[7]

“我们的人民就像孩子，除非主人强迫，他们永远不肯坐下来学习字母表。”彼得一世用这样的话为自己通过恐怖手段追求进步辩解。另一次他解释道：“在我们国家，人民在方方面面都是新手，所以必须用强制手段。”他常常用手杖殴打他宠爱的萨克森厨师。有一次他和德维耶一起视察城市，看见一座破损桥梁，就用手杖打德维耶，然后又邀请他回到马车里：“进来吧，兄弟。”他的《1716 年军事法规》极其严酷，有 122 项罪名要被判处死刑（比 1649 年法规的规定多一倍），并具体规定了一些新的刑罚，比如用刑轮碾碎躯体、肢解，这和他的许多新思

想一样，来自西方。他知道“他们都说我是个野蛮的统治者和暴君”，但他并不为此道歉。“这是谁说的？什么都不懂的家伙……我的许多臣民，用最丑恶的办法阻挠我为了祖国的福祉所实施的最美好计划，所以我必须以极度的严酷对待他们。”

他那咄咄逼人的高度活跃永远是为了“大众的福祉”。尽管他最喜欢的就是住在小别墅里，穿朴素的衣服，并且厌恶宫廷的繁文缛节，但在参观凡尔赛之后，他认识到，欧洲的权贵需要充分的权力，也需要盛大的排场。[8]农民出身的皇后叶卡捷琳娜如今把头发染成黑色，以淡化自己晒黑的皮肤和黄铜般的金发。她很乐意享受奢靡与辉煌，并提供了帝国需要的那种繁华宫廷。彼得一世拆除了第一座木制的冬宫，让马特尔诺维建造了一座稍微大一点的新冬宫，那里有一个大厅可供接待客人。同时他还在圣彼得堡周边建造了一系列乡村宫殿。①

阿列克谢死后不久的1718年8月，叶卡捷琳娜生下了女儿娜塔莉亚。彼得一世宠爱他的女儿们，常常询问“安努什卡”、“丽泽塔”（即伊丽莎白，他给一艘船取名为“伊丽莎

---

① 他最喜欢的乡村宫殿是彼得宫城，位于圣彼得堡以西19英里处。在海边，他先建造了一座一层的别墅吾乐宫，可以在那里欣赏他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旖旎风光。他把吾乐宫设计成荷兰殖民风格，有一个书房专门用来满足他对海军的爱好，还有一个摆放中国漆器的房间。访问巴黎之后，他决定仿制凡尔赛宫和马尔利庄园的喷泉。勒布隆建造了一座宫殿，雕塑家卡洛·拉斯特雷利帮助设计了俄国的第一批喷泉。沙皇和皇后在那里的时候，彼得一世住在吾乐宫，叶卡捷琳娜住在大宫殿里，她会从那里走下来，在铺着荷兰式瓷砖的食品储藏室给他做饭。他们还建造了另一座郊区宫殿。很久以前，彼得一世曾赠予叶卡捷琳娜一座位于城南15英里处的庄园，他们将其命名为皇村。她聘请德意志建筑师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劳恩施泰因在那里为她建造了一座宫殿，让他吃了一惊。这座宫殿后来被她的女儿伊丽莎白扩建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巴洛克风格的结婚蛋糕形状。

白”号）和“我们的大姑娘娜塔莉亚”。伊丽莎白回忆说，父亲“常常要我讲讲，今天在课上都学了什么。他若是满意，就提一些建议，亲吻我，有时会给我一件礼物”。但彼得一世还是希望让女儿们在欧洲缔结有利的婚姻。同时，他唯一在世的儿子彼得鲁什卡还没有长牙，就开始表现出军事才干。“他在操练士兵和放炮，”叶卡捷琳娜向彼得一世描述这位三岁的“新兵”，他很想念父亲，“他有件事情要和你理论理论。我提醒他，爸爸不在家，他就不开心。他喜欢爸爸在家。”

叶卡捷琳娜生了孩子之后，又回到她自己的喧嚣热闹的小圈子，其成员都是十五年前那些侍女。她用和丈夫一样的专制手段统治着自己的侍女。阿纳斯塔西娅·戈利岑娜因为同情阿列克谢而被公开鞭笞，后来被欢迎回来，成为叶卡捷琳娜的狂欢的主持人。达里娅·勒热夫斯卡娅死后，彼得一世任命戈利岑娜为女性“全醉会议”的“女修院院长公爵夫人”，有一次因她学狗叫而奖赏了她。叶卡捷琳娜的御橱总管马特廖娜·巴尔克是安娜·蒙斯（彼得一世最初的情妇）的妹妹；内廷总管则是安娜·蒙斯浮夸的哥哥威廉。

叶卡捷琳娜和彼得一世一样，体力和忍耐力极强，能够经受得住那些令她的廷臣精疲力竭的狂欢。“陛下，皇后从来不肯在凌晨3点之前上床睡觉，”戈利岑娜向彼得一世抱怨道，“而我必须始终侍奉在她身边。”在其他的侍从女官睡着的时候，“皇后陛下会屈尊俯就地问：‘姑妈，你打瞌睡了吗？’玛丽·汉密尔顿[①]拿着床垫在屋里走来走去，将床垫铺在地上；

---

① 注意不要与上文讲到的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妻子玛丽·汉密尔顿混淆。——译者注

而马特廖娜·巴尔克大踏步地巡视，训斥所有人。陛下若开恩，我想摆脱在皇后寝宫的服务。”

彼得一世大大咧咧、冲动放纵地从叶卡捷琳娜的侍女当中挑选情妇。① “我听说，您也有一个情妇？”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曾这样问彼得一世。“我的兄弟啊，”彼得一世毫无笑意地答道，“我的婊子们花不了我多少钱，而你的情妇让你花的钱太多，这些钱理应用在更好的方面。”他的“婊子们”得不到任何特权，而且即便与沙皇睡过觉，以后若是招致沙皇的不悦，那也救不了她们的性命，不管她们多么美丽动人。[9]

1718年秋季，彼得一世对叶卡捷琳娜的侍女之一，也是他的前任情妇之一玛丽·汉密尔顿（苏格兰保王党人的后代）展开调查。她“对有英雄气概的男人上瘾”，被她的情夫伊凡·奥尔洛夫弄得怀孕三次。奥尔洛夫是彼得一世的副官之一，被沙皇紧急召唤时吓得面如土色，跪倒在地，偶然脱口而出地招供了自己与玛丽的私情，以及她为他打过三次胎的实

① 他最美丽的情妇是玛丽亚·切尔卡斯卡娅公爵夫人，但他最宠爱的据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玛丽亚·马特维耶娃。她是沙皇阿列克谢的大臣马特维耶夫（1682年，他被扔到射击军的枪尖上戳死）的孙女。彼得一世安排她嫁给了鲁缅采夫，以奖励他把皇子阿列克谢抓回国。玛丽亚活得比丈夫和其他所有同辈人都更久，成为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宫廷的老前辈。她被提升为伯爵夫人，常常讲述她对彼得一世的回忆，并带有许多言外之意。她的儿子彼得出生于1720年，据说是沙皇的儿子，后来成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彼得一世与他的狂欢宫廷的一个女儿产生了私情，她是阿夫多季娅·勒热夫斯卡娅公爵小姐，即达里娅（女性“全醉会议”的“女修院院长公爵夫人”）的十五岁女儿。这段私情维持了许多年。她以淫荡放纵和桀骜不驯而臭名昭著，彼得一世给她的绰号是“悍妇”。即便他安排她嫁给了格里戈里·切尔内绍夫将军之后，据说她还让沙皇染上了性病，于是他命令她丈夫鞭笞她。她的儿子扎哈尔后来同样指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军队，可能也是彼得一世的骨肉。

情。宫廷淫乱之风兴盛，她的情夫还与彼得一世的情妇之一阿夫多季娅·勒热夫斯卡娅睡觉。玛丽为了夺回奥尔洛夫，竟然盗窃叶卡捷琳娜的珠宝，当礼物送给他。阿夫多季娅害怕自己对沙皇的不忠被揭露，自己也会遭到刑讯，于是指控玛丽曾说叶卡捷琳娜用蜂蜡美白自己的皮肤。在情妇们遭到审讯的同时，叶卡捷琳娜怒气冲冲地搜查了玛丽的房间，找到了自己的珠宝。据彼得一世回忆，有人曾在宫殿附近找到了一个死婴。汉密尔顿被逮捕，在彼得一世面前遭到拷打，然后招供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婴儿。彼得一世命令将她判处死刑。两位皇后叶卡捷琳娜和普拉斯科维娅恳求开恩。他拒绝“当扫罗或亚哈[①]，也不肯过分仁慈从而违背上帝的律法”。3 月 14 日，玛丽盛装打扮，身穿配有黑色缎带的白色丝裙，来到绞刑架下。她相信自己会得到赦免，尤其是在彼得一世亲临刑场的情况下。彼得一世亲吻了她，但随后平静地说：“我不能为了救你的命而违反法律。勇敢地忍受你的惩罚，满怀信仰地向上帝祈祷吧。”她晕厥过去，彼得一世向刽子手点点头，后者拿来了自己的剑。行刑结束后，彼得一世捧起那美丽的头颅，开始向围观人群讲解人体解剖学，指出那被砍断的脊椎骨、敞开的气管和正在滴血的动脉，然后亲吻了那血淋淋的嘴唇，把首级丢下。他画了十字，接着大踏步离开了。彼得一世非常喜欢研究斩首，射击军犯人被斩首的情景曾让他兴致勃勃。他把玛丽的首级做了防腐处理，陈列在自己的珍奇屋。一位英格兰访客看到它被摆放在“一个水晶容器”内，并说“那脸庞是我所

---

① 亚哈是约公元前 9 世纪的以色列国王，在《圣经·旧约》中有记载。他崇拜异教神祇，不尊耶和华，因而遭到以色列先知的抵制和谴责。——译者注

亲眼见过的最美丽的”。

不久之后，彼得一世得知了一条更让他高兴的死讯。查理十二世在视察攻打一座丹麦要塞的前线时，他的副官听到仿佛“石头被扔进烂泥的声音”。一发子弹击中了“铁头”的太阳穴，从另一侧穿透。

第三条死讯给彼得一世造成了残酷的打击。1719年4月25日，缅什科夫到小彼得鲁什卡床前看望他，正值彼得一世安排他的法国巨人尼古拉·日甘特与一名女巨人结婚。[1] 他和叶卡捷琳娜在参加巨人的婚礼时，得到消息：彼得鲁什卡死了。叶卡捷琳娜伤心欲绝。她的宫廷记载显示，她到死都一直保存着孩子的玩具。彼得一世则因此癫痫病发作，将自己锁在室内一连数日，直到亲信们哀求他结束这“无用的、过度的悲伤”。这孩子的死毁掉了他对皇位传承的安排。但在用他自己古怪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他还必须先结束与瑞典的战争。

彼得一世向瑞典沿海地区发动了攻击，甚至袭击了斯德哥尔摩，一直坚持到新国王求和，并在尼斯塔德[2]签订和约。

---

① 最近有一名新的弄臣加入了他的宫廷，很快成了沙皇的宠儿。他也是一名葡萄牙犹太人，叫作扬·拉·科斯塔。他是个聪明绝顶、精通多种语言的破产商人，既机智灵敏，又深谙《圣经》的学问。彼得一世喜欢和他探讨宗教。萨莫耶德人（西伯利亚的一个养驯鹿的部落）到圣彼得堡表演的时候，彼得一世宣布拉·科斯塔为他们的国王，让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并赐给他一个小岛，作为他的领土。彼得一世的御医莱斯托克企图引诱拉·科斯塔的女儿，于是这位弄臣向沙皇求助。莱斯托克遭到训斥。拉·科斯塔活得比彼得一世久，到18世纪30年代时还在宫廷。

② 尼斯塔德在今天芬兰的西南部，芬兰语的名字是新考蓬基。尼斯塔德是瑞典语名字。——译者注

1721 年 9 月 4 日，和约签订五天之后[①]，彼得一世兴高采烈地在彼得保罗要塞登陆，在教堂内祷告，向“恺撒公爵”伊凡·罗莫达诺夫斯基“汇报”，然后登上高台，向喜极而泣、山呼万岁的群众祝酒。礼炮齐鸣，群众得到免费的成桶的酒。“欢乐吧！感谢上帝！”他喊道。随后是长达两个月的狂欢。在新任“教皇公爵”“彼得大屌”布图尔林与前一任“教皇公爵”的年轻遗孀的婚礼上，宾客用男女生殖器形状的巨大酒杯喝酒，新郎被推进一大缸啤酒中，他们的新婚之夜在元老院广场的露天床上度过。

10 月 22 日，在喇叭和雷鸣般的炮声中，圣彼得堡举行了古罗马风格的凯旋式。在大主教费奥凡·普罗科维奇[②]的布道之后，首相戈洛夫金赞颂彼得一世为“祖国之父”，这是授予罗马的恺撒们的头衔，还歌颂他为“彼得大帝，全俄皇帝”。戈洛夫金实际上是根据元老院几天前的决定，向彼得一世奉上这个称号的。沙皇点点头表示接受。[③] 从此，莫斯科大公国变

① 《尼斯塔德条约》是由彼得一世手下两名最有才华的副手谈判达成的。詹姆斯·布鲁斯伯爵（俄语名字是雅科夫），苏格兰人，是个组织工作的天才、炮兵总长、藏书家、炼金术师、天文学家和魔法师，因为他那些玄妙奥秘的实验而被称为俄国的浮士德。安德烈·奥斯捷尔曼是一位威斯特法伦牧师的儿子，懂得多种语言，成为彼得一世的秘书之一和高级外交官。“奥斯捷尔曼从来不会犯错。”彼得一世这样说道。他提拔布鲁斯为伯爵，将奥斯捷尔曼先提升为男爵，然后又任命他为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彼得一世还安排奥斯捷尔曼娶了自己的亲戚玛尔法·斯特列什涅娃，婚礼非常隆重。

② 彼得一世任命普罗科维奇为神圣宗教会议的主席，负责管理教会。这个职能后来发展为神圣宗教会议总主席，总是由俗家人士担任，实际上就是沙皇的教会事务大臣。在罗曼诺夫皇朝统治下不会再有牧首。1917 年的二月革命之后，政府任命了一名牧首，但这个职位被布尔什维克党废除。后来有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幼年时曾为当神父而接受宗教教育，在 1943 年，也就是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为了鼓舞民众的斗志，他恢复了牧首制度。这个人就是斯大林。

③ 从此处起，我们称他为“彼得大帝”。——译者注

成了俄国，而沙皇也享有了皇帝的称号（彼得大帝简单地采用了罗马词 imperator），而皇子被称为“恺撒的儿子”。随后，真正的狂欢开始了。巨人打扮成婴儿，“教皇公爵”和红衣主教的马车由猪、熊和狗来拉。

但“时间就是生命”，彼得大帝这么说。他永不停歇。如今俄国终于和欧洲建立了和平，他有了机会去推翻波斯的沙阿[①]，终结波斯对东高加索基督徒的迫害，去讨伐穆斯林，让俄罗斯帝国沿着里海扩张。彼得大帝无法抵制新的对外战争的诱惑，于是他加快了一系列疯狂的改革，并集中精力考虑自己的皇位传承问题。

彼得大帝相信，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唯一标准应当是为国效力。于是在 1722 年 1 月，他设立了职级表，这是一个地位的等级制，鼓励人们为了荣誉而竞争，并吸引新人才。为了显示高级贵族的军事化，彼得大帝宣布军人比民政官员的地位更优越。他命令贵族终身担任军官或行政官员，但同时，新人，甚至是农民的儿子，也可以通过达到某个衔级而获得贵族身份。[②]

---

① 波斯文中，“沙阿”意为“国王”。——译者注

② 从此以后，为国尽忠效力的人可以得到贵族身份的奖赏，而国家（由沙皇本人代表）将决定一个人的地位。这有助于确保俄国贵族与沙皇统治紧密结合，让贵族永远不会发展出能够真正挑战皇权的那种独立性（几个弑君的例子除外）。但另一方面，罗曼诺夫皇朝也始终未能得到贵族之外其他力量的支持。彼得大帝将他的臣子分为三类：武官、文官和廷臣，每一类细分为十四个等级。所有军官都成为贵族，而在文官系统中达到八级之后就自动成为世袭贵族。但彼得大帝还是会用传统的旧贵族，如萨尔蒂科夫家族和戈利岑家族的人来填充最高的级别。一个极小的贵族网络，大约有 5000 人，仍然主宰着军队、宫廷和农村：约 8% 的人口拥有 58.9% 的人口。这就是贵族在军队和政府机关中服务而换得的特权。但贵族痛恨沙皇强迫他们服役，所以彼得大帝尸骨未寒，他们就开始破坏他的法规（如贵族子弟七岁就必须加入近卫军）。很快贵族就被允许彻底逃避这种义务。但职级表作为俄国军事化的象征，一直延续到 1917 年。

不过，战争和辉煌排场的代价都很昂贵：为了给俄国宫廷和军队提供资金，彼得大帝征收了新的人头税，每个男性农民都要缴纳人头税（以前的规矩是以户为单位缴税），给农奴增加了压力。农奴占到总人口的约93%，他们原本就必须在军队中几乎服役终身（二十五年兵役）。彼得大帝知道自己可能死在南方，于是宣布："皇位继承人将永远由在位的君主指定。"他启程后，提升自己精明强干的宠臣帕维尔·伊阿古任斯基为元老院主席，这是一个新职位。"他知晓我的打算，"彼得大帝告诉元老们，"他觉得需要怎么做，你们做就是了！"元老院主席的职能是监督政府。"他就是我的眼睛，"彼得大帝告诉元老们，"我用他可以看见一切。"[10]

1722年5月，彼得大帝率领6万人的军队，在叶卡捷琳娜（以及他的现任情妇，一个漂亮的希腊女人玛丽亚·坎泰米尔公爵夫人）的陪同下，沿着里海海岸南下，那里是波斯领土。他击败波斯军队，占领了古老的港口城市杰尔宾特①，但疫病、补给匮乏和船只被风暴摧毁，导致他的远征陷入瘫痪。天气酷热难当，彼得大帝和始终快快活活的叶卡捷琳娜都剪短了头发，他戴了一顶宽檐软呢帽，她则戴一顶炮兵军帽。彼得大帝患了膀胱感染，这可能是性病造成的。他撤到阿斯特拉罕，但他的军队后来占领了关键的港口巴库。

精疲力竭的彼得大帝返回莫斯科，发现缅什科夫和莎菲罗

---

①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达吉斯坦，彼得大帝命令女人们不要戴面纱。叶卡捷琳娜邀请士兵们走过她的营帐，让他们欣赏达吉斯坦女人，难怪她那么受官兵爱戴。在杰尔宾特，彼得大帝建造了一座小屋，住在里面。

夫在互相争斗，在元老院会议上大吵特吵。缅什科夫的门客马特维·加加林公爵在治理西伯利亚期间贪污了大笔公款（据说他富得流油，连马蹄铁都是黄金的）。彼得大帝下令将加加林吊死在元老院外，强迫权贵们都去观看。

“会有人掉脑袋的，”彼得大帝警告道，“我不知道可以信任谁。我周围全都是反贼。”他对所有权贵展开调查，但指控主要集中于缅什科夫和莎菲罗夫。他判处莎菲罗夫死刑。莎菲罗夫将头摆到刑台上，刽子手举起斧子的时候，在最后一刹那，彼得大帝的副官宣布，将他减刑为流放西伯利亚。缅什科夫惊恐万状。“我认罪，并且知道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告诉彼得大帝道，“我泪流满面、无比谦卑地恳求陛下宽恕。”彼得大帝用手杖殴打他。叶卡捷琳娜为缅什科夫说情，彼得大帝警告她道：“缅什科夫活着无法无天，死了也是无赖。如果他不改过自新，一定会丢掉脑袋。”缅什科夫遭到罚款并被免去在陆军委员会的职务。彼得大帝将更多官员判处死刑，并坚持“不要掩埋尸体，就让它留在地面上，让所有人引以为戒”，并命令伊阿古任斯基，任何人哪怕只偷了一根绳子，也要被绞死。伊阿古任斯基建议他不要这么严酷，“除非陛下希望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身边没有一个大臣或子民。人都会偷东西，只是有的人偷得多，并且更明目张胆”。[11]

1723年3月5日，彼得大帝回到圣彼得堡，视察了他的建筑工程，给他的舰船安排下水庆典，并组织了他的“全醉会议”，自封为“总助祭帕科缪插屌”。他在沿海岸南下去视察位于烈韦里的新宫殿时，对叶卡捷琳娜十分思念：“这里一切都好，但我来到乡间别墅时，你不在这里，我非常悲伤！”

膀胱疾病给他造成了很大折磨。他需要指定继承人。传位给他的孙子、女儿还是侄女？选谁呢？

年轻的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来到圣彼得堡，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共同反对丹麦，并迎娶沙皇的女儿之一。彼得大帝打算把安努什卡嫁给他，但后来又犹豫不决。荷尔斯泰因公爵在圣彼得堡待了两年多，几乎潜移默化地成了皇室一员。

与此同时，彼得大帝厌倦他的两个侄女，即闷闷不乐的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和轻佻的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她俩都有很有力的皇位继承权，因为她们是沙皇伊凡五世的女儿。她们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喜爱漂亮的叶卡捷琳娜，给她的绰号是“狂野的公爵夫人”，并劝说彼得大帝允许叶卡捷琳娜离开凶暴的梅克伦堡公爵利奥波德，带着新生女儿回家。外交官们拜访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和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的时候，这对母女住在一间脏兮兮的卧室内，“那里还住着一个半盲的肮脏的曼多拉琴师，浑身大蒜和臭汗味”，他唱着淫秽歌曲，“还有一个污秽、瞎眼、愚蠢的老太婆，只穿着一件衬衣跑来跑去”。他们让“这老妖婆跳舞，她立刻掀起自己臭烘烘的褴褛衣衫，让大家看看她衣服下面有什么”。

但普拉斯科维娅皇后讨厌自己阴沉沉的女儿安娜，即寡居的库尔兰公爵夫人。彼得大帝让安娜留在库尔兰都城。她寂寞、经济拮据、渴望再婚，写了三十多封信，哀求彼得大帝帮助她。他对她的哀求充耳不闻，于是她又请求皇后叶卡捷琳娜，“我亲爱的君主，求您让我心爱的叔叔怜悯我，解决我的婚姻问题”，并索要金钱：“除了您给我订制的锦缎之

外，我一无所有。我既没有合适的珍珠，也没有蕾丝、亚麻织物，更没有精美的裙子，我简直无法维持家用，连吃饭都困难。”

彼得大帝派遣廷臣彼得·别斯图热夫－留明去治理库尔兰和管理安娜，他很快就把她勾引上了床。他比她大十九岁。这让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大为震惊，于是她向彼得大帝求助。但“我对别斯图热夫非常满意”，安娜告诉叶卡捷琳娜皇后，“而且他在这里把我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她的母亲竟然偷窃自己女儿原本就微不足道的金钱。安娜宣称：“我与母亲的宿仇造成的悲惨与折磨，让我生不如死。”普拉斯科维娅则咒骂自己的女儿。

母女俩都向叶卡捷琳娜皇后求助，后者让她们保持安宁。“我听我们的皇后叶卡捷琳娜陛下说，你觉得自己遭到了我的诅咒，”普拉斯科维娅不情愿地写信给安娜称，“因为皇后陛下的缘故，我原谅你的一切，宽恕你在我面前犯下的一切罪过。”

普拉斯科维娅是俄国与曾经的莫斯科大公国连接的最后链条。她死后，彼得大帝为她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但她的女儿们不会有皇位继承权。他突然宣布：“因为我最心爱的配偶和皇后叶卡捷琳娜对我支持甚大，我决定为她加冕。”[12]

1724年5月7日，彼得大帝穿戴起蓝色上衣和红色长袜，叶卡捷琳娜身着缝有金线的鲜红色裙子，五位侍女捧着她的裙裾，两旁侍立着身穿绿色服装、戴白色假发的侍童，以及身穿带金穗的鲜绿色军服、脚踩皮靴和马刺的近卫军士兵。叶卡捷琳娜走出克里姆林宫的特雷姆宫，向人群点头致意三次，然后

走下红色楼梯，前往圣母升天大教堂。① 在这场新颖的仪式中，彼得大帝，而不是教会，是所有权力的来源。他为叶卡捷琳娜戴上皇冠，将圣球交给她，但自己留着权杖。她跪下时泪流满面。当她去亲吻他的手时，彼得大帝将她扶起。

彼得大帝于6月返回圣彼得堡，他的膀胱感染，即所谓膀胱结石与痛性尿淋沥，又一次发作了。他排尿很困难。唯一的对策是外科手术。彼得大帝不得不躺在桌子上，握着御医的手，他的荷兰外科医生将一根导尿管插入他的膀胱，以缓解尿液的压力。血和脓渗出来，说明感染已经很严重。最后他排出了一块膀胱结石。虽然患病，但彼得大帝还是在芬兰湾中航行，甚至跳入大海去营救一些水手。叶卡捷琳娜时刻关注他的健康：当他在一艘新的巡航舰上开派对时，她乘坐自己的小船从旁经过，透过舷窗喊道："该回家了，老头子。"

随后，11月8日，彼得大帝突然镇压了叶卡捷琳娜的宫廷。[13]

---

① 他们身边的侍从是哪些人，能够表明哪些人正受宠。侍奉彼得大帝的是缅什科夫，跟随叶卡捷琳娜的是荷尔斯泰因公爵和阿普拉克辛，首相戈洛夫金及其副手奥斯捷尔曼为她捧裙裾。根据叶卡捷琳娜的要求，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六年前险些被处决）得到赦免，受邀来捧着圣球。布鲁斯捧着新制作的皇冠，上面镶嵌着一块"大如鸽子蛋"的红宝石和2562枚钻石。托尔斯泰手捧权杖，他后来被提升为伯爵。缅什科夫播撒钱币。不久之后，缅什科夫的大部分罪行东窗事发，彼得大帝失去了耐心，不肯再见他。

第二场

女皇们

出场人物

彼得大帝，沙皇，1682~1725年在位

叶卡捷琳娜一世（原名斯卡乌龙斯卡娅），女皇，1725~1727年在位，彼得大帝的遗孀

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公爵，叶卡捷琳娜一世的旧情人，大元帅

彼得·托尔斯泰伯爵，秘密警察总长

安德烈·乌沙科夫，秘密警察总长，男爵

安德烈·奥斯捷尔曼伯爵，副首相，海军上将，“神谕”

彼得二世，沙皇，1727~1730年在位，阿列克谢皇子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孙子

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彼得二世的宫廷总管和最好朋友

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彼得二世的未婚妻

阿列克谢·卢基奇·多尔戈鲁基公爵，伊凡和叶卡捷琳娜的父亲

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伊凡和叶卡捷琳娜的叔叔，阿列克谢的兄弟

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枢密院成员，推举安娜为女皇的主要人物

瓦西里·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彼得大帝的宠臣，波尔塔瓦战役和普鲁特河战役的老将，在阿列克谢皇子案件中被放逐，1724年得到赦免，被彼得二世提升为陆军元帅，枢密院成员

安娜，俄国女皇，1730～1740 年在位，伊凡五世与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的女儿，库尔兰公爵夫人

叶卡捷琳娜，安娜的姐姐，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嫁给梅克伦堡公爵卡尔·利奥波德，“狂野的公爵夫人”

恩斯特·比龙，曾为马夫，安娜女皇的情夫，后成为库尔兰公爵，短暂担任摄政王

阿列克谢·切尔卡斯基公爵，枢密院成员，后成为首相

谢苗·萨尔蒂科夫，安娜女皇的亲戚，莫斯科总督

阿尔捷米·沃伦斯基，枢密院成员

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伯爵，陆军元帅，陆军委员会主席，后成为首相

恩斯特·冯·明尼希，明尼希元帅的儿子，宫廷总管，后成为宫廷大总管

安娜·利奥波德芙娜（原名梅克伦堡的伊丽莎白），摄政王，1740～1741 年在位，叶卡捷琳娜（“狂野的公爵夫人”）与梅克伦堡公爵利奥波德的女儿，安娜女皇的外甥女和继承人，不伦瑞克公子妃

安东·乌尔里希，不伦瑞克公子，安娜·利奥波德芙娜的丈夫，后成为大元帅

伊凡六世，皇帝，1740～1741 年在位，不伦瑞克公子夫妇的长子

尤利娅·冯·门登男爵小姐，不伦瑞克的安娜的朋友，“尤尔卡”

莫里茨·利纳尔伯爵，不伦瑞克的安娜的情夫，尤利娅的未婚夫，萨克森大使

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 年在位，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

娜一世的女儿，伊凡五世之女安娜的堂妹

安娜，伊丽莎白女皇的长姐，嫁给荷尔斯泰因公爵，“安努什卡”

叶卡捷琳娜的宠儿是她的内廷总管威廉·蒙斯，此人三十岁，是彼得大帝一个早期情妇的哥哥。蒙斯参加过波尔塔瓦战役，据一位丹麦使者说，蒙斯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但也是最浮夸的人之一。在她那流光溢彩的新宫廷[①]，蒙斯喜欢戴饰有羽毛的帽子，身穿天鹅绒上衣，佩戴银腰带，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有贵族气的蒙斯·德·拉·克罗瓦，因而遭到嘲笑。他控制外人接近叶卡捷琳娜的渠道，从中索贿，因此能负担得起这样奢华的服饰打扮。更糟糕的是，有传闻称，他是叶卡捷琳娜的情夫。法国使者让-雅克·康普勒东写道：“她与蒙斯先生的关系世人皆知。”蒙斯的文件中有一封信写道：“我是陛下的奴仆，只对您一个人忠心耿耿，您是我的心的主宰。”皇后是否太聪明，不会冒险玩弄私情呢？或者她真的陷入爱河了吗？

1724年10月27日，彼得大帝结束旅行，返回圣彼得堡，得知了蒙斯受贿的罪行。11月8日，他与叶卡捷琳娜一起用膳时，冷淡地向无所不在的蒙斯打招呼，然后离开了。蒙斯在上床睡觉前抽烟斗的时候，秘密调查部的副总长乌沙科夫将军来了，将他逮捕。次日，彼得大帝观看了审讯，但在刑讯开始之前，蒙斯就晕倒了，随后供认了自己的贪腐行为。

叶卡捷琳娜可能为蒙斯求了情。据说彼得大帝打碎了宫里的一面威尼斯镜子，并向叶卡捷琳娜吼道：“我抬举了你，我

---

① 彼得大帝为叶卡捷琳娜设计了俄国的第一个西方化宫廷，并为廷臣建立了德意志风格的等级制，最高是宫廷总管，最低是侍从官和侍从。这些廷臣身穿绿色、金色或鲜红色镶边的上衣，头戴白色假发，他的黑人们也有同样色彩富丽的制服。这些制服当然都是超级控制狂人彼得大帝亲自设计的。

也能轻松地毁掉你!”

“你觉得这样能美化宫殿吗?”叶卡捷琳娜冷静地答道。但受伤的老虎永远是最危险的。蒙斯必死无疑了。他在等待处决的时候,用德语写了一首情诗:

我知道自己会死,
因为我胆敢去爱那个
我应当仅仅尊敬的人,
我对她的激情如火。

11 月 16 日,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蒙斯在圣三一广场被斩首。他的妹妹马特廖娜被鞭笞和流放。蒙斯的首级被保存在一个罐子里,送去给叶卡捷琳娜看。①[1]

在处决蒙斯那天,彼得大帝命令他的女儿安努什卡与荷尔斯泰因公爵订婚。叶卡捷琳娜虽然承受很大压力,但仍然表现得很优雅,与她的女儿们跳了小步舞。彼得大帝的决定是,安

---

① 蒙斯的首级后来也被陈列在彼得大帝的珍奇屋,保存至今。彼得大帝死后,叶卡捷琳娜本可以低调地将它埋葬,却没有这么做。很难说这是为什么。叶卡捷琳娜尤其害怕在蒙斯的案子之后,彼得大帝会抛弃她,转而恩宠他的年轻情妇,即有部分王族血统的玛丽亚·坎泰米尔公爵夫人。她是摩尔达维亚领主德米特里的女儿,德米特里是被奥斯曼苏丹委派去统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君士坦丁堡希腊人之一。在普鲁特河战役期间,德米特里是俄国的盟友。此后,哲学家、作曲家和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应彼得大帝的邀请来到圣彼得堡,他女儿的地位使得他很有影响力。玛丽亚陪同彼得大帝去阿斯特拉罕,怀了孕。此时皇位继承的问题还没有明确,因此叶卡捷琳娜大感惊恐。后来这个孩子夭折了,但回到圣彼得堡之后,玛丽亚仍然是彼得大帝最宠爱的情妇。有传闻称,她把性病传染给了彼得大帝。他死后,叶卡捷琳娜在一个时期内将玛丽亚送离宫廷。在安娜女皇治下,玛丽亚在圣彼得堡负责主持一个文学沙龙。

努什卡本人会放弃继承权，但她的孩子将最终继承皇位。

心情愉悦的彼得大帝起草命令，派遣丹麦人维图斯·白令去探索美洲边疆。[①] 1725年1月3日，彼得大帝写信给他的莫斯科总督，这封信的文辞体现出了他那令人胆寒的语调："我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是不是已经背弃了自己的职责，或者在犯罪，但自从我离开莫斯科之后，就没有收到你的报告。如果你在2月10日之前还没有到我这里，你就是自己毁了自己！"这一年，在这个日期很久以前，彼得大帝就已经在思考自己的命运了。

1月6日，疾病缠身的皇帝主持了对冰封的涅瓦河的祝圣仪式，这是少数被转移到圣彼得堡的莫斯科宗教仪式之一。十天后，医生诊断出他的膀胱发炎，可能已经生了坏疽。彼得大帝痛苦万分，无法排尿，退到冬宫楼上大厅一侧叶卡捷琳娜套房的一个小房间卧床休息。叶卡捷琳娜兢兢业业地侍奉他，几乎从来不离开他的床前。他继续在床上工作，但在1月23日，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了。他告诉主要的教会官员普罗科维奇，他"害怕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并说："人是一种可悲的生物。"两天后，惊慌失措的医生们（全是德意志人或荷兰人）从发高烧的皇帝身上抽出了差不多两品脱的腐臭尿液，他有所好转。次日，他觉得自己身体恢复了不少，能够吃粥，但吃了之后发生了严重的抽搐。坏疽从体内使他的身体腐烂。他说自己"像被火烧一样"，痛苦地大声呻吟。

---

① "根据现有的期望，乘船去北方，"彼得大帝于1724年12月23日写信给白令船长，"因为没有人知道大陆在何处终结。你去看看这块土地是不是美洲的一部分……你要找到亚洲与美洲分隔的地方。"此次远航的结果是发现了白令海峡，后来俄国人前往阿拉斯加殖民。

沙皇临终的床榻又一次成为公共和私人事务的剧场。在汗味、呻吟、感染的恶臭和亲信的哭泣声中，所有人都侧耳倾听彼得大帝的皇位传承安排。有一次，叶卡捷琳娜离开床榻，去与托尔斯泰和缅什科夫商议。彼得大帝还是不肯见缅什科夫。如果彼得大帝死了，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女儿们会很脆弱。1 月 27 日，普罗科维奇为彼得大帝施行了两次临终涂油礼。"我信仰上帝，"彼得大帝喘息道，"我希望……我希望上帝原谅我的许多罪孽，因为我努力去做好事。"叶卡捷琳娜请求他宽恕缅什科夫，后者此时就躲在室外，被带了进来，在彼得大帝临终前的几乎最后一刻得到了原谅。据说，下午 2 点时，彼得大帝索要纸笔，写下"把一切都给……"但他没有力气再写字，于是让女儿安努什卡过来，打算向她口授遗嘱。然而，他陷入了昏迷。[2]

叶卡捷琳娜和他的女儿们跪在皇帝面前做祷告的时候，缅什科夫和托尔斯泰在拉拢近卫军。1 月 28 日清晨 6 点，彼得大帝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二岁，享国四十三年。权贵们聚集到大厅的走廊里，准备展开厮杀。没有人真正考虑彼得大帝的侄女们，所以共有三个皇位候选人。根据长子继承法则，最明显的人选是九岁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大帝的孙子，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支持他。但如果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登基，那么那些曾用酷刑折磨他父亲阿列克谢的人肯定要完蛋。第二个人选是彼得大帝的长女安努什卡和她的未婚夫荷尔斯泰因公爵，但他们还没结婚。彼得大帝的其他女儿伊丽莎白和娜塔莉亚都还太小。

第三个人选就是叶卡捷琳娜皇后，她已经得到加冕，并且

得到彼得大帝的亲信的支持。叶卡捷琳娜对权力并没有贪欲，但缅什科夫对权力垂涎欲滴。他召唤了近卫军，他们曾与叶卡捷琳娜一同经历过彼得大帝的残酷战争，而以她的名义发放的赏金更是赢得了他们的好感。近卫军的一些军官溜进彼得大帝的临终房间，在角落里听到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提议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继位，由叶卡捷琳娜皇后摄政。托尔斯泰反对让孩童当政，而是建议让叶卡捷琳娜皇后继位，因为"她从丈夫那里学会了治理国家的艺术"。在下方庭院里游行的近卫军呼喊赞成。军鼓开始敲响。"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带军队进来？"陆军委员会主席尼基塔·列普宁公爵喊道，"难道我不是陆军元帅吗？"

近卫军指挥官伊凡·布图尔林答道："是我带来的，阁下。我遵照的是我们的女君主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命令。你我都应当服从她。"近卫军士兵哭泣起来："我们的父亲死了。我们的母亲万岁！"阿普拉克辛和缅什科夫提议道："应当宣布女皇陛下为专制君主。"

叶卡捷琳娜之前跪在丈夫床前，但现在走了出来，在荷尔斯泰因公爵的搀扶下，面对权贵们，抽噎着说自己是"寡妇和孤儿"。阿普拉克辛立即跪下，向她致敬，外面的近卫军也欢呼起来。元老院和高级将领（最高统帅部的五十位将军）宣布了她的登基。① 她承诺按照彼得大帝的精神治理国家。此前从来没有女人独立地统治俄国。现在，俄国进入了一个由女性主宰的时代。[3]

---

① 从此处起，我们称她为"叶卡捷琳娜一世"。——译者注

彼得大帝的遗体被做了防腐处理，供人吊唁。女皇在为彼得大帝哀悼的同时，还失去了另一个孩子。六岁的娜塔莉亚因麻疹夭折了，她的小棺材被停放在大厅内，就在其父亲的巨大棺材旁边。3 月 8 日，叶卡捷琳娜一世走在一大一小两具棺材之后，在鼓声、雷鸣般的礼炮声和教会唱诗班的吟唱声中行进。在未竣工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举行的葬礼上①，普罗科维奇站在棺材旁边，将彼得大帝比作摩西、所罗门、大卫和君士坦丁大帝。“他的身体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这种精神由叶卡捷琳娜一世代表，她俯身在棺材前痛哭，不得不由别人把她拉走。彼得大帝的遗体一直停放在那里，直到八年后彼得保罗大教堂竣工才下葬。[4]

在多次泪流满面地瞻仰遗体的间歇，叶卡捷琳娜一世在正式的服丧期结束之前，就重新开始了彼得大帝风格的那种放纵的狂欢。“他们几乎每天都狂饮不休，以此娱乐，”法国使臣康普勒东记述道，“整夜酗酒，直到次日。”在宴会上，大多数宾客最终都醉倒在桌子底下不省人事，女皇就和缅什科夫与阿纳斯塔西娅·戈利岑娜公爵夫人继续狂欢，公爵夫人一口气喝了两大杯伏特加，在打赌中赢了 100 卢布。叶卡捷琳娜一世发布了她自己颇具讽刺意味的指示：“在晚上 9 点之前，任何女士不得以任何借口喝醉，男士也不可以。”但她同时也很朴

---

① 詹姆斯·布鲁斯创设了一种新的葬礼风格，包括正式将遗体停放供公众瞻仰，并演奏节奏缓慢的军事进行曲以彰显军事辉煌。如今看来，这种葬礼已经具有非常强烈和典型的俄国风格，不仅沙皇的葬礼是这样，后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也用了这种风格。

实，亲自为亲信下厨。[1]

缅什科夫接管了安努什卡与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婚礼安排。为了确保特制的亭子能够按时竣工，他晚上就睡在工地，亲自监督工人。安努什卡在5月21日与那个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德意志人结了婚，他们的婚姻将决定一直到1917年的皇位传承。

叶卡捷琳娜一世努力亲自治国理政，而不是假手大臣。她命令元老院每周五向她汇报，计划削减针对农民的赋税，但她缺少那种毅力和恒心，处理不了如山似海的文牍，也没有力量阻止彼得大帝的亲信之间的争斗。于是，在1726年2月8日，她设立了最高枢密院，由彼得大帝的六名亲信组成（其中，首相戈洛夫金此时已经六十六岁，阿普拉克辛六十七岁，托尔斯泰[2]八十岁），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代表传统的旧贵族。缅什科夫是最高枢密院的第五名成员，但大部分实际工作由第六名也是最年轻的成员安德烈·奥斯捷尔曼男爵承担，他五十岁，绰号“神谕”。他是一个德意志牧师的儿子，十七岁时被彼得大帝招募，作为副首相主管外交政策，但叶卡捷琳娜一世还把他安排到一个关键岗位上：年轻的彼得大公（彼得大帝的孙子，阿列克谢的儿子）的监护人，在宫廷的衔

---

① 她没有忘记自己的亲人，命令将她的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都是立窝尼亚的放牛牧人，不会说俄语）安顿在奢华的皇村。他们全都被提升为伯爵，获得了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财富。他们的后代，如斯卡乌龙斯基伯爵和汉德里科夫伯爵，一直到十月革命都是俄国的核心贵族。

② 叶卡捷琳娜一世废除了秘密调查部，将其刑讯专家调回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废除了秘密警察，然后用一个新名字将其改头换面地重新设立，将成为俄国新上任领导人的固定仪式，无论在沙俄时期、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总统时期都是这样。

级是宫廷总管大臣。

叶卡捷琳娜一世希望这些老亲信能够制衡缅什科夫，同时将他们之间的宿怨局限在枢密院的会议室内。然而事与愿违，年仅五十三岁的缅什科夫主宰了他们所有人，同时不断向叶卡捷琳娜一世索要更多金钱、农奴和头衔。缅什科夫的“权欲、傲慢、贪婪、对亲友的不管不顾”没有止境，于是他成了目前俄国最富有的权贵，拥有3000个村庄、7座城镇，还扩大了他一直想要的在乌克兰的领地。很快他就拥有了30万农奴。（而在1700年，当时的权贵首富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公爵只有3.3万农奴。）因为元帅有好几个，所以缅什科夫说服叶卡捷琳娜一世，让她任命他为大元帅——这个头衔后来只有极少数人拥有，最后一个是斯大林。就像鲨鱼为了清洁自己的鳃只能继续吞食一样，缅什科夫要生存下去，也只能继续占据更多财产，以保护他已经拥有的东西。如果他停下，就会完蛋。这就是当时和如今的俄国权力政治的困境：一个领导人若不能得到保证，即他退休后不会遭到起诉，他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他就永远不肯下台。缅什科夫的贪得无厌很快“激起普遍的愤恨”。

叶卡捷琳娜一世参加了枢密院的最初几次会议，但很快就开始不分昼夜地嬉戏玩乐。1726年4月1日，在一场喝酒马拉松当中，她命令在全城敲响警钟。圣彼得堡的市民和皇宫居民担心发生火灾或洪灾，匆匆下床跑到大街上，却得知今天是愚人节。廷臣若在参加她的舞会时穿错了衣服，她就强迫他们用那令人生畏的大杯猛灌伏特加。在从丈夫的专制中得到解放之后，她得以毫无顾忌地自由享用年轻男子，养了一个年轻情夫：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内廷总管赖因霍尔德·冯·勒文沃尔德

伯爵（他长得非常像被斩首的蒙斯）。但她玩得太疯狂，以致勒文沃尔德身心崩溃，可能是因为在床上被榨干，也可能是因为酒精中毒。[5]

她继位后几乎当即险些与英国发生战争，这也是俄国与英国之间漫长竞争的开端。英国是海军强国，依赖于波罗的海出产的木材和焦油，对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的成功扩张十分警惕。乔治一世同时是汉诺威选帝侯，所以还怨恨俄国对德意志的影响，曾试图组建一个联盟来反对彼得大帝。1726年春季，乔治一世又试了一次，这一次封锁了波罗的海。叶卡捷琳娜一世惊慌失措，害怕圣彼得堡遭到攻击，于是承诺亲自指挥舰队。战争并没有爆发，但这次危机加剧了她对缅什科夫的依赖。他掌管了波罗的海地区，前往库尔兰，企图自立为库尔兰公爵。他的残暴疏远了库尔兰人，于是托尔斯泰劝说叶卡捷琳娜一世罢免他。但缅什科夫没有垮台，反而越发嚣张起来。[6]

宫廷的记载显示，在圣彼得堡的白夜（这是北方的一种气候现象，全天都可以看到太阳，天始终不黑），叶卡捷琳娜一世一连数日纵酒欢宴到凌晨3点，下午5点起床，再次狂欢到次日黎明。她有时也会在夜间阅兵。在这些酒宴之后，她发高烧、哮喘、咳嗽、流鼻血、四肢肿胀，这让群臣不禁开始考虑未来。

被谋杀的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大公是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如何让彼得大帝时代的暴发户与旧贵族和解？缅什科夫在库尔兰犯下累累暴行之后失宠。狡猾的奥斯捷尔曼注意到，少年彼得喜欢他那标致丰腴、金发碧眼的十六岁姑姑伊丽莎白，于是提议让他们结婚，这样就可以把各个派系融合起来。

由于教会禁止近亲结婚，缅什科夫建议把他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嫁给彼得。玛丽亚已经与一个立陶宛人彼得·萨皮哈公爵订婚了，但偏偏叶卡捷琳娜一世看上了萨皮哈。缅什科夫抓住机会，把萨皮哈献给女皇。“女皇把萨皮哈从公爵小姐（玛丽亚）手中抢走，”荷兰使臣写道，“让他成为自己的男宠。”叶卡捷琳娜一世对自己的征服非常满意，就同意了缅什科夫的提议。馅饼小贩的孙女即将嫁给皇帝的孙子。缅什科夫将成为下一位沙皇的岳父和控制者。托尔斯泰动员自己的盟友去阻止缅什科夫，支持让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努什卡（或伊丽莎白）继承皇位。两个姑娘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恳求她们的母亲不要支持缅什科夫和皇子阿列克谢的儿子。叶卡捷琳娜一世也抽泣起来，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缅什科夫。1726 年 11 月，她受了风寒，病倒了，鼻子流血，四肢肿胀。不过之后她恢复了健康，参加了主显节的河水祝圣仪式。她乘坐一辆金色马车抵达现场，身穿一件西班牙蕾丝镶边的银色裙子，头戴饰有白色羽毛的帽子，手持陆军元帅的节杖。然而当晚，她再次病倒。

缅什科夫控制了皇宫，他意识到只有“非常狡诈的”托尔斯泰能够阻止他。“在跟托尔斯泰打交道的时候，”缅什科夫思考道，“最好口袋里装着一块好使的石头，如果他敢咬人，就打碎他的牙齿。”

叶卡捷琳娜一世时日无多了。托尔斯泰的盟友安东·德维耶错误地泄露了托尔斯泰的图谋。4 月 26 日，缅什科夫向他的政敌发起攻击。他逮捕了托尔斯泰、警察总长德维耶和秘密警察官员乌沙科夫，揭露了一个反对女皇的“密谋”。她签署

了自己的遗嘱。① 5月6日，缅什科夫向垂死的女皇呈送了托尔斯泰的罪证。托尔斯泰被流放到北方白海的索洛韦茨基岛，再也没能回来。当晚9点，叶卡捷琳娜一世驾崩。这一次没有发生皇位传承的危机。缅什科夫已经用恐怖手段震慑了所有反对派。十一岁的彼得二世被宣布为皇帝。[7]

对叶卡捷琳娜一世遗体做的防腐处理出了差错。气温很高，她的遗体开始腐烂。葬礼过后，她与丈夫团聚，一同被停放在彼得保罗要塞，暂不下葬。最高枢密院成员（现在包括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和安努什卡，以及后者的丈夫荷尔斯泰因公爵）是名义上的联合摄政者，但实际上缅什科夫以“彻头彻尾的暴政”稳操大局。

孩童皇帝“生机勃勃，记忆力绝佳”，“高大魁梧，皮肤白皙，但因为经常打猎而晒黑了，年轻而英俊”。他信任自己的监护人“神谕”奥斯捷尔曼，爱慕自己的姑姑伊丽莎白，但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打猎伙伴，十九岁的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起初彼得二世可能害怕粗暴的缅什科夫，后者决定了沙皇的一举一动。缅什科夫决心让彼得二世娶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于是让沙皇搬进自己的宫殿，以便更好地控制他。缅什科夫努力平衡自己下面的各个派系，提携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

---

① 她让缅什科夫承诺，要确保她未婚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堂弟、吕贝克主教，荷尔斯泰因的卡尔·奥古斯特，后者刚刚抵达圣彼得堡。伊丽莎白在不同时间曾被安排与几乎所有人结婚，从路易十五到波斯的沙阿，但这位主教是她的真爱。可惜他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但他的影响非常深远。后来当上女皇的伊丽莎白在选择一个姑娘嫁给自己的继承人时，就选择了这位主教的外甥女——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也就是后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岑家族，但他们私下里瞧不起他。

缅什科夫还没有完全放弃搞到库尔兰公国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私人领地与潜在避难所的野心。在库尔兰，安娜又一次和自己的老情人别斯图热夫厮混。别斯图热夫被指控把安娜的宫殿“变成了可耻下流的妓院”，遭到逮捕。安娜伤心欲绝，给圣彼得堡一连写了二十五封信，哀求缅什科夫“不要把别斯图热夫从我身边带走”，并哀求奥斯捷尔曼“帮我在殿下（缅什科夫）面前说情，我这可怜的女人。不要让我以泪洗面地度过下半生”。最后，她凄楚可怜地表达了自己对别斯图热夫的爱：“我已经习惯身边有他了。”任何一个贫穷的外省寡妇都不可能比安娜更可怜兮兮地匍匐在不可一世的馅饼贩子面前了，尽管安娜是沙皇的女儿。她用更多的情夫慰藉自己，然后享受了“一段特殊的友情”，与一个美丽的立陶宛女人奥金斯基公爵夫人发生了一段同性恋关系：“她俩形影不离，常常同床共枕。”

没人能猜到安娜不久之后的命运。但不管她继承皇位的前景多么渺茫，她的相貌多么平凡，她永远不会长时间缺少男性的陪伴。[8]

沙皇彼得二世患上了胸膜炎，伊丽莎白姑姑奔到他床前（在缅什科夫的宫殿），亲自照料他。御医让彼得二世到乡村呼吸新鲜空气。在彼得宫城，沙皇与伊凡·多尔戈鲁基一起狩猎，咨询奥斯捷尔曼的意见，并与伊丽莎白调情。姑侄俩的联盟关系主要是出于对缅什科夫的共同仇恨。

彼得二世决定给伊丽莎白送去 9000 杜卡特①贴补家用，

①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译者注

但缅什科夫拦截了沙皇的信使："皇帝太年轻，还不懂怎么花钱。把钱送到我的套房。"彼得二世发现此事后，"大怒"地召来缅什科夫。缅什科夫"仿佛被雷击了"，而沙皇"气得直跺脚"，并说："我会让你知道，我是皇帝，你要服从我。"6月，缅什科夫邀请皇帝到他的奥拉宁鲍姆[1]庄园为他庆生，但伊丽莎白说服彼得二世，让他不去参加缅什科夫的生日聚会，而是去打猎。然后，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彼得二世搬出缅什科夫宅邸，住进了夏宫。

8月26日，缅什科夫病倒了，开始咯血，但仍然在病床上向沙皇发号施令："我请陛下答应我的请求，在陛下成年之前，一定要服从奥斯捷尔曼男爵和可敬的诸大臣，千万不要自作主张。"缅什科夫的意思是，彼得二世应当听从他的意见，"做一个公正的君主，珍重自己的健康，并且陛下知道我是多么尽心尽责地抚育陛下，因此请屈尊保护我的家族，怜爱您的未婚妻。在指定的时间，她会嫁给您"。但这位垂死的独裁者的指示已经没有效力了。沙皇宣布："我在二十五岁之前不会结婚。"最高枢密院对缅什科夫噤若寒蝉，因此建议沙皇谨慎。

"我要让你们知道，究竟谁才是皇帝，"男孩吼道，"是缅什科夫还是我！"

缅什科夫如今"疏远了所有亲近他的人，大家都无法忍受继续与他一起生活。所有人都密谋反对他"。9月7日，缅什科夫从病榻上起来。但已经太晚了：在他卧病期间，权力，那种由人格、恐惧和权威构成的神秘的、无形的东西，已经从

---

① 奥拉宁鲍姆位于圣彼得堡的芬兰湾沿岸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译者注

他手心里流失了。次日，彼得二世签署了逮捕他的命令。缅什科夫在黎明时分被谢苗·萨尔蒂科夫将军唤醒，被流放，不过生活条件还算舒适。“傲慢的歌利亚那空虚无物的荣耀消逝了，”一位官员写道，“大家欢欣鼓舞，我现在可以不用担惊受怕了。”缅什科夫家族抵达特维尔后，公爵又被逮捕，被指控为瑞典人刺探情报。受审并被判刑后，“这个既是侏儒又是巨人的家伙，曾经被提携到几乎等同皇室的地位，这个傲慢之徒，给了我们一个忘恩负义的例子”。他只带着家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别廖佐沃。那里的冬季严寒难当，他的妻子、女儿玛丽亚，还有他自己，很快就死了。他那超乎寻常的人生就这样落幕了。[9]

彼得二世决定独自统治，不需要缅什科夫那样的大臣，但他太年轻，能力欠缺，他的政府很快陷入“可怕的混乱状态”。他将伊凡·多尔戈鲁基提拔到宫廷关键的大总管职位上。在宣布自己将裁决一切事务之后，沙皇的每一分钟都和他那年轻的导师形影不离，还把多尔戈鲁基的父亲与叔伯，以及老元帅多尔戈鲁基都提拔到最高枢密院。他们和奥斯捷尔曼与德米特里·戈利岑身在同一个内阁。三个派系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拉锯战，这证明独裁统治需要一位专制君主才能正常运作。“沙皇不理朝政，”一位外国外交官写道，“没有人能领到薪水；所有人都尽可能地偷窃。”而重臣们普遍“患病”，使国家陷入瘫痪。“枢密院所有成员都‘有恙’，无法参加会议。”

伊凡·多尔戈鲁基警觉地发现，彼得二世爱上了自己的姑姑伊丽莎白。“我从未见过她这样的大美人，”西班牙使节利里亚公爵写道，“她面容光彩照人，眸子顾盼流转，嘴巴完美

无瑕，咽喉和胸部洁白得百里挑一。她身材高挑，非常活泼好动，擅长跳舞，骑马时勇敢无畏，非常风流，也很有头脑。”她的绰号是“俄国的维纳斯”。虽然皇室成员会自动地得到美誉，但这些赞扬在她身上并非夸大其词。

奥斯捷尔曼又想安排彼得二世与伊丽莎白结婚了，但戈利岑家族找到了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近卫军军官亚历山大·布图尔林（并且他的家族深得彼得大帝宠爱），为彼得二世提供比放荡的顽劣之徒伊凡·多尔戈鲁基能够提供的更好的指导。布图尔林成了彼得二世的新导师，一时间似乎能够掌控政策。后来伊凡·多尔戈鲁基真的病倒了，彼得二世回到自己的老伙计身边，守候在他病榻前。他痊愈之后，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好运气也恢复了。而伊丽莎白和布图尔林一起在病室外等候，布图尔林成了她的第一个情人。[10]

彼得二世于1728年2月在莫斯科加冕，随后没有返回圣彼得堡，这既是为了消遣娱乐，也有政治上的理由。① 莫斯科周边地区更适合狩猎，而且他在摈弃彼得大帝的成就。这肯定是为了纪念被祖父杀死的父亲，因为他还赦免了在皇子阿列克谢的案子里被流放的所有人，并召回了早就被遗忘的祖母叶夫多基娅皇太后。彼得二世宣布，他憎恶祖父的海军：“我不打算像我祖父那样航海。”他还废除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在他祖父高度活跃的暴政之后，这孩子的温和、俄国特色和无

① 彼得二世住在克里姆林宫和列福尔托沃宫，后者被保存下来，成为陆军委员会与陆军部的档案馆，如今颇有些破败了。我为写作本书而做的部分研究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我有一次还从摇摇欲坠的楼梯上摔了下来。它在令人胆寒的列福尔托沃监狱附近，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常在那里处决犯人。

所作为让他颇受欢迎。

他对布图尔林与伊丽莎白的恋情非常忌妒，把布图尔林调到了乌克兰。伊丽莎白很伤心，但姑侄之间的这场短暂危机给了多尔戈鲁基家族一个机会，去争夺最高级的战利品。利里亚公爵抱怨道："欧洲没有一个宫廷像这样反复无常。"

1729 年 9 月，彼得二世与伊凡·多尔戈鲁基一起，带着 620 条猎狗，在莫斯科附近的戈伦基打猎。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养狗场成了俄国的中央官衙，所有政务都停滞不前。利里亚公爵从莫斯科写信道："这里没有沙皇，没有大臣。我们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伊凡·多尔戈鲁基的父亲阿列克谢向十四岁的沙皇引见了自己的十七岁女儿叶卡捷琳娜。"她不算美女，但面容漂亮"，而且"碧蓝的大眼睛有种慵懒之美"。阿列克谢的亲戚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元帅更明智（他在彼得大帝的恐怖镇压中侥幸逃生），强烈反对阿列克谢的整个计谋。但他的家族无法抵住诱惑，一定要尝试把独裁统治的福祉全部转移到自己身上。类似的计谋往往发生这样的偶然：被利用的小卒叶卡捷琳娜自己根本不想参与这事。她爱上了奥地利外交官梅利西莫伯爵。不过，彼得二世爱上了她，愿意娶她。多尔戈鲁基家族企图更进一步，把他们那放荡成性的傻瓜伊凡塞给美丽动人的伊丽莎白，但伊丽莎白拒绝屈尊下嫁。

在莫斯科，多尔戈鲁基家族洋洋得意地宣布了他们的女儿与沙皇的订婚。这对少男少女坐在列福尔托沃宫的高台上，接受庆贺。英格兰大使夫人注意到，伊丽莎白亲吻彼得二世的手时，他看上去非常哀伤，而"漂亮的牺牲品"叶卡捷琳娜身穿"银线织物的紧身袍服，头戴一顶冠冕"，"非常忧郁和苍

白”。突然间，“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被抛弃的情人”梅利西莫走上前来。叶卡捷琳娜“把手从皇帝的手中挣脱，伸给梅利西莫亲吻，她脸上浮现出一万种不同的激情”。

婚礼预定将于1730年1月18日举行。彼得二世在6日主持了河水祝圣仪式。他在刺骨寒风中检阅军队，走到未婚妻多尔戈鲁卡娅的镀金雪橇背后时，说自己头痛。次日，他皮肤上出现丘疹，表明他患上了天花。在列福尔托沃宫，奥斯捷尔曼守候在自己学生的床前。1月18日凌晨3点，也就是原定他与叶卡捷琳娜大婚的日子，彼得二世驾崩了。① 多尔戈鲁基家族距离荣耀巅峰已经只有咫尺之遥，于是又想出了一个背水一战的计划。[11]

“彼得二世刚闭眼，他的朋友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就冲出房间，挥舞着剑，喊道：‘叶卡捷琳娜女皇万岁！’”他指的是自己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没有人加入他的欢呼，但多尔戈鲁基家族窜改了彼得二世的遗嘱，指定他的未婚妻为继承人。面对一个几乎绝嗣的皇族，他们实际上要发动一场政变，颠覆和取代罗曼诺夫皇朝。

奥斯捷尔曼称病，卧床不起。最高枢密院的剩余七名成员（四名多尔戈鲁基家族成员，两名戈利岑家族成员，还有老戈洛夫金）聚集在列福尔托沃宫，在沙皇遗体附近开会选择了

① 沙皇的另一个姑姑，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努什卡，即荷尔斯泰因公爵夫人，此时正在基尔分娩，生下了一个儿子，卡尔－彼得·乌尔里希。由于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联姻，他是荷尔斯泰因公国、瑞典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继承人。莫斯科举行了舞会，庆祝彼得大帝的这个外孙（少有的男性继承人）的诞生，但他母亲在基尔的庆祝活动上感了风寒。安努什卡于5月去世，年仅二十六岁。她的孩子将统治俄国，并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结婚。

新君主。彼得二世是罗曼诺夫皇朝男性主系的最后一个成员，所以枢密院得到了自1613年来的第一个机会，可以改变沙皇统治的根本性质。首先，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拿出了伪造的遗嘱，即将帝国传给他的女儿。就连他的亲戚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元帅也拒绝支持这个荒谬的诡计。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把多尔戈鲁基家族排除在外："我们必须从光辉的罗曼诺夫家族里面选，不能选外人。"罗曼诺夫家族有五个女性候选人。根据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的遗嘱，合法的继承人应当是伊丽莎白。但戈利岑提醒同僚们，伊丽莎白是私生女。[1] 而且无论如何，她自己也不愿意去争夺皇位。她后来思忖道："我很高兴我当时没有去争夺皇位。那时我太年轻……"令人惊异的是，彼得大帝抛弃的第一任妻子叶夫多基娅皇太后（如今恢复了地位）毛遂自荐，想当自己孙子的继承人，但没有人支持她。戈利岑提议"从沙皇伊凡五世（彼得大帝的残疾兄长）的三个女儿当中选一个"。最年长的是狂野的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她嫁给了蠢笨的梅克伦堡公爵，因而被排除。所以戈利岑选择了下一个：安娜，遭到践踏的孀居的库尔兰公爵夫人。"她出生在我们当中。她的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很好的旧贵族家庭。"他如此说道。换句话说，她不是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那样的暴发户，而且没有自己的派系，没有自己的立场，并且还是单身。戈利岑[2]建议，"为了让我们的日子轻松些，给

---

① 她出生时，彼得大帝还没有与叶卡捷琳娜一世正式结婚。——译者注

② 戈利岑此时六十五岁，曾经忍受彼得大帝的暴政：他作为商贸委员会主席，曾卷入莎菲罗夫倒台的案件，仅仅由于叶卡捷琳娜皇后的调解才保住性命。这位最趾高气扬的俄国贵族不得不匍匐在农民出身的皇后脚下磕头以表达感激。

我们自己更多自由"，应当让安娜当傀儡，强迫她接受有限的权力。

"我们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多尔戈鲁基家族的一位成员说，"但我们也许维持不了权力。"

"我们一定能行。"戈利岑答道。他决定了将要传达给安娜的条件，这条件的最后一句是："如果我不信守这个诺言的任何一部分，我都将被剥夺俄国皇位。"有人将这个计划比作四十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由地主寡头主宰君主的局势，但实际上这是多尔戈鲁基家族在厚颜无耻地夺权，用冠冕堂皇的理想主义来掩饰而已。要想成功，他们必须先找到安娜，防止她发现这仅仅是六个老贵族的阴谋。于是他们关闭了莫斯科的城门，派遣戈利岑家族的一名成员和多尔戈鲁基家族的一名成员去向她提出他们的条件：她当了沙皇之后，不能结婚，不能指定继承人，在未经枢密院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宣战、征税或支出费用。这将是1613～1905年俄国最大的一次变革。

消息传遍列福尔托沃宫后，一场竞赛立即展开，有人要抢在贵族阴谋集团前头找到安娜。卡尔·古斯塔夫·冯·勒文沃尔德，一个曾是安娜情夫的波罗的海廷臣，派遣信使去抢先找到她。

1月18日夜间，安娜在沉闷的小镇米陶上床睡觉，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俄国女皇。

她从勒文沃尔德的信使那里得知了这惊人的消息。所以，25日，当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伊凡和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基的叔叔）和米哈伊尔·戈利岑（德米特里·戈利岑的兄弟）抵达并向她奉上皇位时，她已经知道他们的

来意。她此时三十七岁，皮肤黝黑，嗓音深沉，面色阴沉，腮帮子“像威斯特法伦火腿一样大”，她母亲的弄臣曾把她的脸庞比作一个长胡子的莫斯科人：“叮咚！伊凡雷帝来啦！”在忍受了二十年的屈辱之后，这位沙皇的女儿为了脱离库尔兰，什么都答应。“我承诺完全遵守所有条件”，她如此写道，并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而近卫军对贵族的政变义愤填膺。

在安娜抵达莫斯科郊外之后，她的萨尔蒂科夫亲戚们和她的妹妹叶卡捷琳娜来到她身边。她的情夫，一个名叫恩斯特·比龙的前马夫，也秘密来到她身边。1730 年 2 月 15 日，在 156 响礼炮声中，安娜乘马车进入莫斯科。贵族阴谋集团严密监视她，而奥斯捷尔曼狡猾地把贵族阴谋集团的政敌的夫人们安排为安娜的侍从女官。这些女人替奥斯捷尔曼通风报信，将消息藏在钟表里、缝在衬衫里或者塞在婴儿的襁褓里，告诉她，贵族阴谋集团的支持者很少。彼得大帝的亲信是在他的独裁统治下飞黄腾达的，近卫军也是彼得大帝建立的；很多军官相信只有沙皇独裁才能治理俄国；所有人都怨恨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的阴谋诡计。奥斯捷尔曼把高级将领组织起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与此同时，安娜拉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亲自赏赐他们伏特加，并宣布自己亲自担任他们的团长。

2 月 25 日，在克里姆林宫，当安娜在戈利岑家族和多尔戈鲁基家族的陪同下威风凛凛地迎接精英权贵时，阿列克谢·切尔卡斯基公爵，俄国首富和高级将领的代表，呈上了请愿书，请求她以专制君主的身份统治国家。

“你有什么权利，胆敢制定法律？”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问道。

“我的权利和多尔戈鲁基一样多。你们欺骗了女皇!”切尔卡斯基坚持道。近卫军支持他，表示愿意杀死安娜的敌人。但女皇邀请戈利岑家族和多尔戈鲁基家族赴宴。宴会后，他们来到大厅。在那里，高级将领请求她接管绝对权力，但她假装糊涂：“我在米陶同意的条件难道不是人民的意愿?”

“不是!”近卫军喊道。

安娜转向贵族阴谋集团，说道：“那么，你们一定骗了我!”她命人取来她签署的文件。“所以，这个根本没必要。”她如此宣布，并缓缓撕碎了这张纸。[12]

1730年4月28日，安娜由大主教普罗科维奇加冕，用的是一顶新皇冠，上面镶嵌了超过2500颗宝石和28枚钻石。她走出大教堂的时候，在一座特制的亭子逗留，向另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女人致意：彼得大帝的前妻叶夫多基娅，她自己也想当女皇。[13]

安娜提拔她的情夫比龙为大总管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伯爵，他真是平步青云。比龙比她年长三岁，“极其英俊”，是一个库尔兰小贵族猎人的儿子，曾是马夫，凭借自己的魅力赢得安娜的情夫别斯图热夫的信任。别斯图热夫被流放后，比龙取代他，成为安娜的情夫。比龙粗俗不堪，没受过教育，曾在斗殴中打死了一个人。这个马夫“酷爱马匹”，“把人当作马来对待，把马当作人”。“他傲慢而野心勃勃，粗暴且凶狠，贪得无厌，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比龙把安娜管教得“服服帖帖”。“她不能忍受与他分离哪怕一分钟”，“如果他面色严峻，女皇就会担心。如果他开心，她也很明显地笑逐颜开”。他们经常手拉手一起散步，一个人生病了，另一个也会病倒。“从来没

有比他们更亲密的情侣，如此彻底地同甘共苦。”

奥斯捷尔曼如同拉撒路[1]复活一般迅速康复，然后回到副首相的位置上。心存感激的女皇晋升他为伯爵。她废除了最高枢密院，通过“神谕”奥斯捷尔曼来管理绝大部分内政外交事务。奥斯捷尔曼不是喜好时髦打扮的人，他那“令人恶心的衣服”的“肮脏”、臭烘烘脏兮兮的假发、满得快溢出来的痰盂和“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仆人，都臭名远扬。他的情妇的丑陋和臭气也让他遭到嘲笑。然而，他是“微妙地为人处世和欺骗的大师”，“说话的方式特别奇怪，很少有人能自吹说听懂了他的话。他说的话和写下的文字都模棱两可，可以有两种解读”。

比龙嘲笑奥斯捷尔曼老是疑神疑鬼地觉得自己有病：“他说自己耳朵疼，于是把脸和脑袋都用绷带包扎起来……他一连几周不刮胡子、不洗澡。”但安娜非常需要奥斯捷尔曼。“看在上帝分上，鼓起精神，明天来看我，”她给他写信，“我非常需要和你谈话，我永远不会辜负你。什么都不要怕，一切都会好的！”

安娜在莫斯科感到不安全，而且希望沾上她的叔叔彼得大帝的荣耀，于是迁往圣彼得堡。抵达之后，她对布克哈德·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将军安排的焰火表演和凯旋门非常满意。冯·明尼希是一个德意志军事工程师，被彼得大帝聘请来俄国，后成为彼得二世的炮兵总监，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安娜对这个“面貌英俊、非常白皙帅气、身材

---

① 伯大尼的拉撒路是《新约·约翰福音》中的人物，他死了四天后，耶稣将他复活。——译者注

高挑”的将军产生了好感。他自认为时髦倜傥，但女士们嘲笑“他那德意志式的僵硬”。他“在与所有女士打情骂俏时……会猛地抓住你的手，猛亲个不停”，他的努力就像“一头嬉闹的母牛”。这个表演艺术家已经为了拍安娜的马屁，举报了两个在她统治早期犹豫要不要支持她的官员。在明尼希彬彬有礼的宫廷礼节背后，是“吞噬一切的狼子野心”。安娜提拔他为陆军委员会主席，并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统治俄国的似乎是三个德意志人：比龙、奥斯捷尔曼和明尼希。[14]

安娜不喜欢狭小的冬宫，于是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拉斯特雷利拆除了旧的冬宫，新建了一座更符合她的帝国愿景的新宫殿。在施工期间，她搬进了隔壁已故海军将领阿普拉克辛的宅邸。比龙、他的妻子和儿子也住到安娜身边。她有时住在那里，有时则住在彼得宫城。她每天早上会在6点到7点间起床，之后与比龙夫妇共进早餐，在9点时会见大臣，然后与比龙夫妇一起用午膳。她和比龙都渴望奢华与辉煌，为此兴奋不已，毕竟她是沙皇的穷亲戚，而他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马夫，两人都是新发迹的暴发户。尽管他们在服装、马车、宫殿、法罗牌戏和意大利戏剧上挥金如土，但据一位德意志访客的观察，“有时最奢华的外套却搭配了最丑陋的假发，或者一个衣着光鲜的人坐着最下等寒酸的马车。你看到一边是小山一样堆着的金银餐具，另一边是最恶心的腌臜污秽。看到一个衣着得体的女人，你就能看到十个女人畸形得吓人。奢靡与卑贱的结合，随处可见”。

女皇“是个非常魁梧高大的女人，长得十分结实”，简·龙多写道。她是深得安娜宠爱的英国大使的妻子，而她的书信

是唯一对女皇的描述很正面的史料。女皇“面色褐黄，有着黑发、深蓝色眼睛。乍一看，她的面容非常难看。但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带有一种无法描摹的甜美的笑容。她对所有人都很健谈”。安娜对明尼希的儿子恩斯特很和善，他觉得她“温和可亲，富有同情心，但错误地允许睚眦必报的比龙以她的名义作恶”。

实际上，她的残酷游戏无休无止。她指示一名总督：“去看看她生了什么样的孩子。”她这是在命令总督去调查一位刚分娩的母亲。安娜自己没有孩子，而且单身，所以打算折磨那对夫妻，欺骗那位父亲，说他的孩子天生残疾。“生的是人还是妖怪？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写来告诉我。如果她身体恢复了，就把她和孩子送来。你报告的时候，写两封信，一封写真相，另一封是假的，写一些好玩的事情，尤其要描述那婴儿不是正常人！”

她喝酒不多，喜欢主持一个由畸形人组成的马戏团，其成员包括“无腿妈妈”贝兹诺伊卡、无手的高个子达尔尤什卡和驼背加尔布什卡。

安娜就像一个女子学校里无所不能的小霸王，让残疾的女性朋友互相撕扯头发，必须打到见血。她还喜欢抛掷侏儒的游戏。“她整天闲聊，听弄臣插科打诨。”恩斯特·明尼希回忆道。她最宠爱的侏儒是佩德里罗，一名那不勒斯小提琴家。比龙问佩德里罗，他那怀孕的妻子是不是像山羊一样丑。佩德里罗邀请女皇和宫廷人员到他家，他们发现他和一头穿着睡衣的正在泌乳的山羊睡在一张床上。

彼得大帝的犹太弄臣拉·科斯塔如今在为第四位沙皇提供娱乐了。但安娜更喜欢把贵族贬到弄臣的地位，强迫米哈伊

尔·戈利岑公爵和阿列克谢·阿普拉克辛伯爵在她的马戏团里表演。米哈伊尔·戈利岑是摄政者索菲亚的大臣兼情夫瓦西里·戈利岑的孙子。前不久，为了迎娶一位意大利姑娘，米哈伊尔·戈利岑秘密皈依天主教。作为惩罚，安娜命令他抛弃自己的妻子，担任女皇的格瓦斯侍酒官，给他更名为格瓦斯基公爵。安娜的亲戚谢苗·萨尔蒂科夫（莫斯科总督）送来的第一批小丑中就包括戈利岑，这让安娜乐不可支。“我感谢你送来了戈利岑、米柳廷[①]和巴希列夫的妻子，”她写道，“但戈利岑最棒，胜过了这里的所有小丑。如果你找到了像他一样的货色，就告诉我。”戈利岑的专长是将自己打扮成一只母鸡，当着整个宫廷的面，坐在稻草编的篮子里一连几个钟头咯咯叫。在星期日的弥撒之后，戈利岑和其他小丑打扮成鸡，成排坐着咯咯叫。不过，安娜给艺人的待遇不错。老资格的侏儒巴希列夫请求不要抛掷他，于是安娜命人鞭笞他，但后来又出钱给他治伤，送他葡萄酒。她发现洗衣妇将“女皇的上衣与亚麻衣物”和普通廷臣的衣物混洗，不禁大怒，命令道：“从今往后，我的亚麻衣物必须有专门的房间。这条规矩必须严格执行。只有无腿妈妈的衣物可以和我的一起混着洗。”

她连珠炮般向萨尔蒂科夫发问，要他提供更多新鲜玩意儿和蜚短流长。她对他人私密的兴趣有时能产生积极效果（她喜爱为人说媒），但通常没有好结果：“你收到此信后，去弗拉索夫姐姐的家，从箱子里取出那些情书，送来给我。”她花了很多时间调查她的弄臣们：“去阿普拉克辛的储藏室，找一

① 专门负责给安娜的脚挠痒的小丑米柳廷是德米特里·米柳廷伯爵（亚历山大二世的陆军大臣）及其兄弟尼古拉·米柳廷（1861 年解放农奴计划的主要策划者）的祖先。

幅他父亲的画像，送来给我。如果他遮遮掩掩，阿普拉克辛家族会后悔的。”她经常索要多嘴多舌、爱聊天的侍女。“去佩列斯拉夫尔找一个塔季扬娜那样的姑娘，她快死了，需要有人替代她……你知道我要什么样的，四十岁左右、健谈的。”如果艺人的表演出了差错，她会扇他们耳光。其中有一个叫娜斯塔西娅·舍斯塔科娃的姑娘，记得自己进宫之后被带去见秘密警察总长乌沙科夫，他把她送去见女皇。“今晚和我一起过夜。”女皇说。舍斯塔科娃被送到卧室，女皇伸手让她亲吻。然后，“她猛地抓住我的肩膀，控制我全身，弄得我非常疼”。但安娜并不满意：“你变老了，你的皮肤都黄了。你的眉毛必须好好打理一下……我有没有变老？”

“一点都没有，亲爱的小妈妈，陛下身上一星半点年龄的印迹都没有。”侍女答道。

“我的体重和阿夫多季娅·伊凡诺芙娜比怎么样？”

“她的体重是陛下的两倍。”

“走近一点。”安娜的和蔼“变得既恐怖又让人高兴”，侍女回忆道，她当即跪下。“站起来，”女皇说，“说话。给我讲关于强盗的故事。”

“但我从来没有和强盗一起生活过。”

“给我讲！”这是独裁者在强迫别人健谈。她需要不间断的叽叽喳喳的闲聊，这是18世纪俄罗斯帝国版本的脱口秀。但这些记述，就像之前关于奥金斯基公爵夫人的记载，暗示安娜是双性恋。

她在个人层面充满好奇心，政治层面上也非常警觉。她召回了曾帮助杀死皇子阿列克谢而被流放的乌沙科夫，提升他为男爵和新的秘密调查部总长。她也非常喜欢他揭示的那些秘

密，有时为了听他的蜚短流长和关于密谋的情报，会中断自己最喜爱的狩猎。她组建了自己的近卫团，用自己母亲庄园的名字命名，即伊兹梅洛沃近卫团，在里面安插了许多德意志军官，因为她在德意志的库尔兰待了许多年之后很信任德意志人。对任何关于阴谋的微小迹象，她都兴趣盎然。"我听说沃罗涅日主教没有立刻命令为我的登基祈祷，还说了一些可疑的话，"她告诉一位总督，"立刻向我报告！不要告诉任何人！"

安娜宣布自己要遵循彼得大帝的精神来治国理政，但除了彼得大帝自己之外，没人能像他那样。她的反复无常、她的残酷和她的德意志宠臣，都遭到谴责。她的统治被称为"比龙时代"。但对她的批评也有些性别歧视的成分，因为她那些胡作非为并不比彼得大帝的更为荒唐怪诞。她的亲信也并非全是德意志人。她任命彼得大帝的那些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的副手，设立了一个"附属于我的宫廷"的三人内阁，包括首相戈洛夫金、阿列克谢·切尔卡斯基（帮她发动政变的组织者之一），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奥斯捷尔曼。安娜懒惰、阴险而软弱，喜爱打猎、刺探秘密和逗弄侏儒，她允许上述三人发布沙皇法令，由三个人同时签名。戈洛夫金和切尔卡斯基常常生病或在外，所以奥斯捷尔曼是实际上的首相。他出生于德意志，但为俄国效力已经三十年了，娶了一个姓斯特列什涅娃的姑娘。

安娜拓展了专制君主与拥有农奴的贵族之间的契约，贵族一心要逃避彼得大帝规定的服役义务。面对农民的骚动，安娜允许贵族把至少一个儿子留在家中经营庄园，这是从彼得大帝的法规的第一个退步。她还允许地主搜捕和收回逃亡农奴。她用自己排场辉煌的宫廷来震慑外国人，并奖赏官员。在这方

面，她不是傻瓜。而且就连她那些欺负人的游戏可能也有政治用途：贵族曾试图遏制专制君主。现在安娜用游戏提醒他们，他们应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她慢慢地镇压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彼得二世的朋友伊凡·多尔戈鲁基及其不幸的妹妹叶卡捷琳娜与他们全家都被逮捕，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别廖佐沃。他们在那里待了八年，随后遭到了更可怕的报复。“没收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公爵的所有珍珠、黄金和白银，”她命令萨尔蒂科夫道，“全都送来给我。”

安娜知道，专制君主的一项义务就是确保顺畅的皇位继承。但是，她决心不传位给受人欢迎的伊丽莎白。[15]

伊丽莎白现在二十一岁，常被描述为“俄国第一美女”，这令女皇非常恼火。安娜严密监视自己小堂妹的宫廷，搜寻背叛的迹象，并命令明尼希元帅“查明谁去伊丽莎白的宅子”，因为“她夜间乘车出门，有人向她欢呼，表现出对她的爱戴”。安娜收买了车夫去“观察公主殿下”。安娜肯定对“俄国的维纳斯”妒火中烧。

两名与伊丽莎白有关联的年轻近卫军军官被检举有叛逆言辞，于是安娜将这两人斩首，但也放逐了伊丽莎白的新情人，她的侍从阿列克谢·舒宾。安娜的警惕情有可原，但此时伊丽莎白的宫廷更感兴趣的是鱼水之欢，而不是权力。伊丽莎白拥有自己的乌克兰唱诗班，同时与多位情人交往。唱诗班的成员之一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一直陪伴到她去世，但她始终在寻找“小鲜肉”。“小妈妈公主殿下，奥尔多夫公爵多么帅啊！”侍从女官马芙拉·舍佩廖娃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写道，

流露出她们这个小团体的风流成性，“他和布图尔林一样高、一样苗条，眼睛的颜色就像您的，两腿细长，头发长到腰间，胳膊和布图尔林一样可爱。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买了一个鼻烟盒，上面的肖像真像你裸体的样子。”除了少数18世纪特色的言辞之外，她们的闲聊就像今天青少年之间的短信聊天一样俏皮和轻佻。

安娜女皇不选伊丽莎白，而提名自己的外甥女为继承人：十三岁的安娜·利奥波德芙娜，即安娜女皇的最后一个妹妹叶卡捷琳娜与梅克伦堡公爵卡尔·利奥波德的女儿。英格兰大使龙多的夫人注意到，这位女继承人“既不美丽，也不文雅。她阴郁，寡言，从来没有笑意”，这种严峻“不是由于审慎，而是因为愚笨”。为了制造下一代继承人，女皇找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德意志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布雷费恩公子①安东·乌尔里希当安娜·利奥波德芙娜的未来丈夫。但女继承人第一眼看到安东·乌尔里希就讨厌他，她很快就陷入了自己暧昧不明的丑闻。[16]

确定了皇位传承之后，安娜想好好享受她那些变态的欲望和狩猎的乐趣。她告诉内阁：“小事就不要打扰我。”但君主越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大臣之间的斗争就越是激烈。她让奥斯捷尔曼主管外交政策。他以惊人的灵活敏锐，在叶卡捷琳娜一

① 公子，德文为Prinz，与英文法文的Prince（帝王的儿子，或一国统治者）不太一样。德文Prinz指统治者（可能是皇帝、国王、大公、公爵、侯爵等）的儿子，不一定是帝王的儿子。借用中国先秦的说法，公子指诸侯的儿子，与德语世界的Prinz颇为契合。安东·乌尔里希的父亲是一位公爵（Herzog）。——译者注

世、彼得二世统治下领导俄国的外交，现在又为安娜效力。他结束了俄国与波斯的战争（代价是放弃了彼得大帝在今天达吉斯坦和阿塞拜疆征服的新领土），同时与奥地利结盟，以遏制欧洲大陆的主要强国——法国。

奥斯捷尔曼主宰外交，比龙则想方设法把明尼希从宫廷赶走。1733 年 2 月，波兰国王“强壮的”奥古斯特驾崩。安娜支持他的儿子当下一任波兰国王，但路易十五的政策是用波兰、瑞典和奥斯曼人打造一个“东方壁垒”，阻止俄国扩张。他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还出兵助阵。在当时和今天一样，俄国极其害怕西方人进逼它的边境，而自从混乱时期波兰人占领莫斯科之后，俄国就害怕出现一个强大的波兰。安娜干预了这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但当她的将军们陷入泥潭、不可收拾的时候，比龙建议让明尼希指挥军队。比龙的目的是把明尼希从圣彼得堡排挤出去，并希望他打一场败仗、丢尽颜面。不料明尼希击败了法军，并带回了一个赢得更大荣耀的光辉计划。

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克里米亚鞑靼人袭击了乌克兰，促使俄国与奥地利联手向奥斯曼人开战。明尼希热衷于这场战争，希望能在四年内攻克君士坦丁堡。奥斯捷尔曼发出警示，反对他的狂想，但浮夸的明尼希得到了女皇的支持。

1736 年初，明尼希猛攻亚速要塞，而安娜的爱尔兰将军彼得·莱西将克里米亚都城巴赫齐萨莱付之一炬。但战争的代价十分高昂，俄国的物资补给系统不足以支撑，而明尼希厚颜无耻的狂妄自大让将军们都讨厌他。他们很快就到了哗变的边缘，向安娜和比龙求援。明尼希愤然企图辞职，安娜训斥了他，并向奥斯捷尔曼抱怨道：“这些将军的行为让我非常伤心。我不仅给他们极高的地位，还有丰厚的财富。他们却不知

恩图报。”但她的分析也显示出她的务实和理智：“我们不可能仅靠自己的力量就消灭土耳其国家……应当如何处置将军们之间的不和？如果能找到办法撕毁《普鲁特河条约》（彼得大帝被迫接受了这个条约），更好的办法是不是结束这场战争？我依赖于你的技艺和忠诚，会恩宠你和你的家族。”但即便是“神谕”奥斯捷尔曼暂时也没有办法帮助她脱离战争。[17]

女皇储那患口吃的未婚夫不伦瑞克公子安东，在明尼希麾下效力。明尼希欣赏这孩子的勇气，但觉得他的性取向好像有问题。他的未婚妻也这么觉得。安娜·利奥波德芙娜的家庭女教师是一个名叫德·阿德卡斯夫人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与自己的学生形影不离，以至于有传闻说她俩有同性恋关系。但同时，女教师和女皇储都爱上了年轻的萨克森大使莫里茨·利纳尔伯爵。女皇听说了传闻，“指控这个女孩的品位与著名的萨福相同”，于是驱逐了女教师，并且让萨克森朝廷把利纳尔召回国。

“她究竟犯了什么罪，还是个莫大的秘密。”英格兰大使夫人简·龙多写道。并补充说，女皇储被“检查”是否还是处女，以及有无“男性特征”。这个英格兰女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相信，一定是什么非常严重的丑闻，否则女皇陛下不会这么匆忙地把德·阿德卡斯夫人送走。”安娜·利奥波德芙娜确实与一些女孩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比如她与自己的侍女尤利娅·冯·门登男爵小姐就越来越亲热。现在必须尽快让女皇储结婚。[18]

专制君主上了年纪之后，诸大臣争权夺利的斗争就越发激

烈，这就使得君主的猜疑心更重，因此也就更残暴。比龙提拔了一位新大臣——精力充沛的阿尔捷米·沃伦斯基到枢密院。沃伦斯基曾是彼得大帝在波斯问题上的顾问，不过彼得大帝曾因他贪污而用手杖揍他。安娜对好斗而富有创意的沃伦斯基颇有好感，但她对沃伦斯基的恩宠使得后者敢于去推翻比龙。

尽管比龙处于权力的巅峰，却始终心怀所有宠臣都有的恐惧：他的恩主死了之后，他自己会垮台。所以，像缅什科夫一样，他也梦想成为库尔兰公爵。库尔兰的旧公爵家系刚刚灭亡，于是他恳求安娜帮他搞到库尔兰公爵的宝座。她安排选举他为库尔兰公爵。但在圣彼得堡，他发现了一个机遇，希望利用女皇储的婚姻，让自己更进一步。

不伦瑞克公子安东从战争前线回来了，女皇便安排女皇储的订婚，但这姑娘不愿意嫁给那个“软蛋”。“没有人要考虑一下，我手上有一个公主，必须把她嫁出去。”女皇告诉比龙。至于安东公子，“我和公主都不喜欢他”。比龙也觉得安东公子“注定要在俄国生儿育女，却没有足够的智商办成此事”。即便选择安东是个错误，“时间在流逝。她还在青春的鼎盛期，”女皇说，“我们这样地位的女人，不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且如果放弃安东，会产生外交难题，因为他是俄国的盟国奥地利推荐的人选。女皇储说自己谁都愿意嫁，就是不愿意嫁给安东公子，于是比龙提议自己的儿子，这令女皇十分不悦。但反比龙运动的领导者，却是他自己的门客沃伦斯基。最后，女皇储宣布自己还是宁愿嫁给安东，神圣罗马皇帝的外甥[1]，而不是一个马夫的儿子。比龙暴跳如雷。

---

① 不伦瑞克公子安东的姨母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的皇后。——译者注

1739年7月3日，比龙乘马车前去参加女皇储的婚礼，有二十四名男仆前呼后拥，还有八名跑腿男仆、四名匈牙利卫兵、四名侍童和两名侍从。女皇身穿有裙撑的银线长袍，头发装饰了闪闪发光的钻石，陪着自己的女继承人乘坐一辆金色马车。女皇储身穿"上过浆的银线长袍、镶嵌钻石的胸兜，她的黑发被卷成四绺，饰有钻石，还戴着一顶钻石小冠冕"。马车周围簇拥着"身穿黑色天鹅绒的黑人，衣服非常紧身，他们仿佛是裸体的"，他们头发里则插着白色羽毛。

婚礼过后，女皇帮助新娘穿衣打扮，而比龙则把身穿睡衣的新郎带到床上。"做了这么多，"简·龙多思忖道，"就是为了把两个互相憎恨的人系牢在一起。"女皇储现在的称号是不伦瑞克的安娜。她"在整个婚宴期间都表现出对丈夫的痛恨，并且始终以极大的鄙夷对待他"。但他们必须生一个儿子。[19]

俄国与奥斯曼人的战争已经到了第四年，俄国焦躁不安。① 明尼希入侵了多瑙河下游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今天的罗马尼亚）。9月，在斯塔弗恰尼②，明尼希终于击败奥斯曼人，达成和约，收复了亚速和高加索的一部分，但未能赢

① 为了平息民愤，安娜驱逐了所有犹太人。彼得大帝驾崩后，叶卡捷琳娜一世在1727年驱逐了所有犹太人。如今安娜重新发布了那道法令。有一个犹太人因为在自己村庄的东正教堂对面建造犹太会堂并且劝诱一名基督徒改宗犹太教而被活埋，那名叛教的基督徒也被处死。但比龙的门客当中有一个"宫廷犹太人"，即来自里加的伊萨克·利布曼，他于1734年被任命为安娜宫廷的宫廷高级专员，作为军需供应商经手和赚到巨额金钱，并作为艺术品与珠宝（如赏赐给明尼希的镶嵌宝石的剑）中间商赚到大笔佣金。不同寻常的是，利布曼始终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继续侍奉安娜。女皇的一名医生是一个改宗的葡萄牙犹太人，叫安东尼奥·桑切斯。

② 斯塔弗恰尼在今天乌克兰西部城市霍京附近。——译者注

得在黑海建造舰队的权力。这场战争给俄国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收获却很少。

安娜监视着自己的宿敌：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和德米特里·戈利岑遭到指控和逮捕，罪名是私下里对女皇不敬。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流亡地，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曾是彼得二世的未婚妻）受到一名胆大妄为的文员的追求，她的哥哥鞭笞了此人。这名文员举报他们有叛逆言论，于是女皇将多尔戈鲁基家族逮捕，将他们集中押送到什利谢利堡。刑讯之下，彼得二世的宠臣伊凡·多尔戈鲁基供认窜改了沙皇的遗嘱并煽动骚乱。这些已经垮台的笨蛋根本不会对女皇构成威胁，但安娜还是命令以司法手段处死他们。戈利岑被判死刑，但在狱中就死去了。多尔戈鲁基元帅被判死刑，后减为在索洛韦茨基岛终身监禁。而他的亲戚伊凡和另外三人则被斩首。无辜的棋子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被关进一家修道院。与此同时，另一位比较幸运的新娘有了好消息：不伦瑞克公子妃怀孕了。[20]

女皇的娱乐方式，就是发明新的手段来折磨学母鸡咯咯叫的弄臣米哈伊尔·戈利岑。她决定让戈利岑和一个肥胖丑陋的中年卡尔梅克女仆结婚。这个女人的绰号是“布热尼娜”，意思是“洋葱炒猪肉”，这是女皇最喜欢的一道菜。她的大臣沃伦斯基迎合她贪玩的虐待狂癖好，设计了一种变态的心血来潮的壮观景象：女皇和一群身穿每一种“野蛮种族”特色服装的女人，乘坐由狗、驯鹿、猪和骆驼拉的车前往新的冬宫，后面跟着一头大象，它背上载着一个笼子，里面装着戈利岑和“洋葱炒猪肉”。女皇把这对新婚夫妇带到冰封的涅瓦河上，

展示了一座三十三英尺（约合 10 米）高的冰宫，周围簇拥着各种珍奇，包括一门可以发射真炮弹的冰做的大炮，以及一头向空中喷水的大象。进了新房之后，安娜向“弄臣夫妇”展示了全部用冰雕刻成的盥洗室和有四根帷柱的大床，但搞笑的是，床上没有任何柔软的亚麻床单或被褥。炉火也是个把戏，用的是石脑油。安娜命令士兵看守这对冻僵的夫妇，然后回到了冬宫。“弄臣夫妇”在新婚之夜生存下来，后来“洋葱炒猪肉”还生了两个儿子。[21]

冰上婚礼的主持人沃伦斯基开始图谋推翻比龙。在自己的沙龙中，沃伦斯基探讨改革，批评安娜的荒诞与无能。“我们的君主是个傻瓜，”他告诉自己的小圈子，“你向她汇报，她什么决定都拿不出来。”他在读到一份将那不勒斯女王让娜二世描述为“软弱、愚蠢和放荡”的报告时，喊道：“她（安娜）就是这样！她就是！”

安娜庆祝了战胜土耳其人的胜利，但没有什么胜利成果可以展示，因为根据《贝尔格莱德条约》，复兴的法国强迫俄国放弃除了亚速之外的所有新占领土地，而且不准俄国在亚速设防。安娜赏给明尼希一把镶嵌钻石的剑，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像比龙一样，渴望成为王族，于是请求封自己为乌克兰公爵。“元帅太谦虚了，”安娜讥讽地答道，“我原以为他至少要当上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才会满意。”沃伦斯基得到了 2 万卢布赏金。

沃伦斯基“极其鲁莽冲动，野心勃勃，无比虚荣和不理智”，十分自信，觉得可以宣扬他的想法（推行改革；减少安娜女皇身边的德意志影响），因为安娜怨恨比龙企图让自己的

儿子娶女皇储。沃伦斯基提议罢免比龙，而比龙也发动了反击。“要么他走，要么我走。”他告诉安娜道。她流下眼泪。4月12日，沃伦斯基及其同党被逮捕，遭到乌沙科夫的刑讯，直到沃伦斯基关于安娜本人的言论和他的政变计划被揭露。

沃伦斯基被认定企图谋害比龙、明尼希和奥斯捷尔曼，被判处死刑，死法是穿刺。6月27日，曾经身强力壮的沃伦斯基的残破躯体（在刑讯之下，他的许多关节都错位了）裹着绷带被拖出来。女皇开恩，免去他的刺刑，改为割掉舌头，然后嘴里塞了东西以止血，并砍掉右手和首级。

慌里慌张的女皇现在听到传闻，称瑞典人即将进攻俄国，十分焦虑，但很高兴地看到“我信赖的”明尼希掌控着局面，于是离开了屠戮沃伦斯基的刑场，去乡间狩猎。[22]

8月12日，女皇从彼得宫城返回，赶上了目睹不伦瑞克的安娜生下一个男婴，以女皇父亲的名字取名为伊凡。安娜把婴儿从精疲力竭的母亲那里劫走。这个新继承人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10月5日，女皇在与比龙夫妇用膳后晕厥，被抬到床上。

比龙担心不伦瑞克公子妃成为摄政者而对自己不利，于是暗示，应当找其他人“让不服管教的人民老实点”——也就是他自己。英国大使爱德华·芬奇报告称，女皇的症状是“猛烈呕吐，吐出大量腐臭的血”。

女皇躺在夏宫，没有明确规定现在的继承人是不伦瑞克公子妃，还是她的婴儿伊凡；也没有说，假如伊凡是继承人，那么谁将成为摄政王。奥斯捷尔曼告病回家，直到安娜传唤他。他坐轿子来到宫里，支持婴儿成为下一代沙皇。但安娜对摄政

王的人选犹豫不决。比龙双膝跪下求她。

奥斯捷尔曼建议不要任命比龙为摄政王，她自己也担心，原本就招人憎恨的比龙当了摄政王之后会遇到更多危险。“我警告你，公爵，你若是当了摄政王，不会开心。”她说。但比龙知道，如果他丧失了权力，他的政敌就会打倒他，所以他的唯一选择是攫取更大的权力。比龙召唤了权贵们，威逼利诱，让他们默许他当摄政王。但是，安娜没有签署法令。10月10日，她的身体有所恢复，将婴儿展示给群臣：“这就是你们未来的统治者！”

15日，安娜病势加重，无法排尿。她还没有签署任何关于摄政王人选的法令。这时她唤来一名老女仆，当着她的面签署了法令，命令老女仆将法令藏在一个首饰盒里，保管好钥匙，等她驾崩后才可以拿出来。17日，安娜身体左侧瘫痪，感染扩散，腰腹部痛苦不堪，但她神志还清醒。大约晚上7点时，她向不伦瑞克公子妃和伊丽莎白道别。“永远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她喃喃地说。晚上10点，安娜驾崩，享年四十六岁。

女皇驾崩的房间的门被打开，不伦瑞克公子妃俯身在遗体前哭泣。比龙心乱如麻。元老院主席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新近被任命到这个长期空缺的职位上）宣布，婴儿皇帝伊凡六世继位了。不伦瑞克公子目瞪口呆地站在妻子的椅子背后，直到比龙问：“难道你不想听从女皇的最后命令吗？”奥斯捷尔曼宣读了关于摄政王的法令：比龙成为俄国的统治者。随后，春风得意的摄政王去了自己的房间，而不伦瑞克公子夫妇则去抚育年仅六周的新沙皇。[23]

女皇的遗体被装扮一新，停放在夏宫。[①] 摄政王决定也住在那里，直到她下葬。次日上午，婴儿皇帝及其父母搬进了冬宫。比龙注意到了不伦瑞克公子夫妇那种消极抵抗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刻开始拉拢伊丽莎白，提高了她的收入。安娜尸骨未寒，群臣对比龙的憎恨就开始沸腾了。奥斯捷尔曼察觉到危险，故伎重演地称病回家，在自己脸上涂柠檬汁装病。一群贵族因为侮辱比龙而遭到起诉和刑讯。他们把安东公子也卷了进去。10 月 23 日，比龙公开审讯不伦瑞克的安东，对他大加羞辱，安东承认自己"想造点反"。比龙威胁要把小沙皇的父母送回德意志。他因为自己不得人心而感到烦恼，于是把明尼希元帅拉拢在自己身边。他们天天一起吃晚饭。明尼希希望自己被提升为总司令，但未果。比龙利用他去骚扰不伦瑞克公子夫妇，但这也意味着元帅要经常到冬宫去拜访他们。11 月 8 日，他在与不伦瑞克的安娜单独见面时，告诉她，比龙要谋害她，并寻求她的许可去逮捕他。他请求安娜与他通力合作。她同意了。于是明尼希招募了他手下的赫尔曼·冯·曼施泰因上校作为主要打手，去与摄政王共进晚餐。比龙"闷闷不乐，焦躁不安，常常改变话题，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

"告诉我，元帅，"比龙问他，"在你的军事冒险当中，有没有在夜间做过大事？"

难道比龙知道了明尼希在当晚的密谋了吗？明尼希自己要

---

① 10 月 9 日，欧洲的另一位皇帝，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大公查理六世在维也纳驾崩，只留下一名女性继承人，即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他生前拉拢欧洲各国，让大家同意后来被称为《国事诏书》的法令，即允许女性继承他的位置，不过皇帝的头衔将传给她的丈夫。她的登基为一位同样刚刚继位的年轻君主提供了机会。他就是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弗里德里希大王）。

被逮捕了吗？他不得不用自己惯常的热情答道："我不记得了，但我的宗旨是：永远抓住有利时机！"

有利时机就是现在。晚上11点，明尼希告辞的时候，比龙向他披露，他打算在安娜女皇的葬礼之后把伊丽莎白或者荷尔斯泰因公爵扶持上位，并消灭他的敌人。明尼希更加坚定决心，要"立刻动手"。

凌晨2点时，明尼希元帅与曼施泰因和三十名可以信赖的近卫军士兵会合，他们一起奔向冬宫。他让曼施泰因向宫殿卫兵解释此次行动，自己从后门进了侍女尤利娅·冯·门登的套房。她带他沿着走廊，来到不伦瑞克公子夫妇的套房。尤利娅唤醒他们：元帅在等待。安东问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妻子说，什么事都没有。她让他继续睡觉。

明尼希请不伦瑞克的安娜领导部队。她向军官讲了话。他们鱼贯而入地走进房间，年轻的公主告诉他们，她"希望他们不会拒绝小沙皇及其父母授予的伟大使命，即逮捕那个暴行人尽皆知的摄政王，并执行元帅的一切命令"。然后，她拥抱了明尼希，军官们吻了她的手。他们在夜色中向夏宫进发，安娜和她的朋友尤利娅则去看小皇帝。

明尼希命令士兵们给火枪装好子弹。在距离夏宫两百码的地方，明尼希命令士兵们停下，然后命令曼施泰因走到摄政王的卫兵那里，他们立刻同意加入这场政变。明尼希"喜欢让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有些惊人的色彩"，于是转向曼施泰因道："集合二十个人，进到宫里，抓住公爵。如果他抵抗，就毫不留情地宰了他！"

曼施泰因带领二十名士兵悄悄地溜进宫，但他在走廊里迷了路。他不能向仆人问路，所以一个劲地往前走，"穿过两个

房间之后”，他走到一扇锁着的滑门前，于是将门弄开。“室内，”他回忆道，“有一张大床，公爵和公爵夫人（比龙夫妇）躺在上面呼呼大睡，就连撞门的声响都没把他们吵醒。”他走到床前，掀开帘子，看到公爵夫人睡在靠近自己的那边，于是“要求与摄政王谈话”。比龙夫妇都坐了起来，“开始用尽全身力气呼喊，他们正确地判断出”，按照曼施泰因的说法，“他（曼施泰因）不是给他们送喜讯来的”。比龙赤身露体，跳到地上，企图躲到床底。曼施泰因跑了过去，“扑向”他的猎物，“将他死死按住，直到近卫军士兵赶到”。公爵站了起来，“四下挥拳”，士兵们则用枪托还击。他们把他扔到地上，往他嘴里塞了一方手帕，捆缚他的双手，将他“赤条条地”抬进卫兵室。他们把拼命挣扎、又踢又打的比龙抬过大厅，经过敞开的安娜女皇棺材，然后把他塞进明尼希的马车。比龙的统治一共维持了三周。

公爵夫人尖叫着，只穿着睡衣追逐他们，直到一名士兵将她推进一个雪堆。在冬宫，不伦瑞克的安娜向聚集在那里的近卫军士兵讲话，宣布自己为“俄国女大公和帝国摄政王”。明尼希幻想“没有人胆敢对他抬一根指头”，要求新摄政王晋升自己为大元帅，但她答道：“这个衔级最适合皇帝的父亲。”明尼希无法抑制自己“丧心病狂的野心”，于是要求封他为乌克兰公爵。几天后，摄政王晋升自己的丈夫为大元帅，明尼希为“首席大臣”，奥斯捷尔曼为海军上将。这三个都是德意志人。为了安抚俄国人，她任命切尔卡斯基为首相。她最信任伊凡·布里尔金，他是她的内廷侍从官之一，曾因为帮助她与利纳尔恋爱而被安娜女皇流放。她晋升布里尔金为元老院主席。12 月 23 日，安娜女皇被下葬。到此时，伊凡六世仅仅统治了六周。[24]

婴儿沙皇的宝座是一张有轮子的高背椅，这也是帝王的婴儿车。他从夏宫到冬宫的时候，躺在皇家马车内、保姆膝头的摇篮里，一队近卫军和侍从官步行护送，马车前面是宫廷大总管，而年轻的母亲、摄政王不伦瑞克的安娜则乘马车跟在后面。

安娜刚刚二十二岁，“美丽大方，身段非常漂亮，极其反复无常、激情满腹而懒惰”，她只爱两个人，一个姑娘和一个男人，与他们组成了不寻常的“三人行”。她小小的亲信圈子成天打牌、缝纫和闲聊。“坦率、真诚、聪慧……她冷若冰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温和可亲、充满爱意和忠诚的心。”她的朋友、明尼希元帅的儿子恩斯特·明尼希如此写道。

现在女摄政王为所欲为，头发零散地懒洋洋闲荡，只穿一件风情万种的“衬裙和短斗篷，衣衫不整”，爱读言情小说。“她最喜欢读的内容，就是不幸的、被囚禁的公主带着高贵的骄傲表达心绪。”

她心爱的女性朋友是尤利娅·冯·门登，一名波罗的海德意志廷臣的女儿。尤利娅，或者叫尤尔卡，是不伦瑞克的安娜在政变中的密友。尤利娅有着橄榄色的黯淡皮肤，很美丽，得到了原属于比龙的一处价值 14 万卢布的庄园，以及他的全部服装与首饰。安娜的情夫是利纳尔伯爵，安娜在尤利娅的房间与他幽会，让尤利娅在外面放风，阻止安娜的丈夫闯入。但利纳尔此时仍然担任萨克森驻俄国大使，于是他返回德累斯顿准备辞职，以便安娜能任命他为大总管。

英国大使爱德华·芬奇每天晚上与摄政王一起打牌，因此能观察到这“三人行”，并向伦敦报告称，不伦瑞克的安娜“爱尤利娅非常深，只有男人爱女人才可能爱得那么深”。“为了让阁下对此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我应当补充说，男人对新情

妇的激情，与这相比也不值一提了。”另一个近距离观察宫廷的人注意到，安娜和尤利娅同床共枕，“除了一件衬裙之外什么都没穿”。但安娜给利纳尔的情书表明，她也很爱他，“我的灵魂，直到死，我都是你的”。然而，尤利娅也爱利纳尔，“她的心在远方”。他们之间的通信（没有公开出版过）表明，他们三人的关系颇不寻常，是“循环三人行”，即其中任何一人都爱另外两人。因为安娜在信中写到“她的”尤利娅对利纳尔的爱时，在每一个“她”上面写了“我”。她始终想着利纳尔：“除非我知道你在来这儿的路上，否则我就不会开心。”

就是这种三人行的关系，或者类似的不伦恋，在五年前令安娜女皇大为警惕。摄政王显然既想要尤利娅，也想要利纳尔，但她已经结婚了。于是他们安排尤利娅与利纳尔结婚。这意味着，萨克森情夫能够经常拜访摄政王。不消说，这令安娜的丈夫非常恼火，造成“持续了整整几个星期的误会”。轻佻淘气的尤利娅在中间挑拨离间，“让女大公对自己的丈夫更加生气”。但令局面越发复杂的是，安娜在没有和尤利娅或利纳尔睡觉的时候，也会与安东公子同床，很快她又怀孕了。

摄政王安娜是一位宽大为怀的统治者，但完全没有能力胜任统治国家的重任。“她喜欢行善，”曼施泰因写道，“但不知道怎样能把事情办好。”明尼希对她的评价不高：“她天生懒散，从来不到内阁开会。”他向她请示政事时，她常常告诉他：“我希望我儿子已经成年了，能自己统治。”但她并不信任狡猾的元帅。“我不知道能相信谁，”她在信中天真地告诉利纳尔，“但我当了摄政王之后，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朋友。最好不要知道所有事情。”任何一位专制君主都不应当有这样

的想法。[25]

与此同时，比龙在什利谢利堡接受讯问，供认自己若不是受到了明尼希——“帝国最危险的人”——的怂恿，绝不会接受摄政王的位置。明尼希于1741年初结束病假回宫后，发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首席大臣。奥斯捷尔曼的政治生涯于1703年与彼得大帝一起开始，现在他攀升到了自己的巅峰。他聪明地揭露了明尼希对外交政策的无知。元帅威胁要辞职，摄政王就顺水推舟接受了他的请辞，将他软禁起来。奥斯捷尔曼称王称霸。

1741年7月，瑞典察觉到圣彼得堡处于没有目的、随波逐流的糊涂状态，在法国的鼓励下，决心收复失地，于是抓住时机。瑞典人借口俄国侵略瑞典、德意志外来者统治俄国以及伊丽莎白被排挤在政权之外，向俄国发动了进攻。他们触及了摄政王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三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因为朴实贪玩的性情与平易近人而受到民众欢迎，非常有领袖魅力，与德意志摄政王、婴儿和大臣形成了鲜明对比。近卫军爱戴她。在新年前夜，她位于女皇草地①的宫殿“挤满了近卫军士兵，他们不拘礼节地称公主为他们的教母”。

不伦瑞克公子夫妇企图安排伊丽莎白嫁给安东的弟弟路德维希。伊丽莎白开始考虑发动政变，并得到了擅长阴谋诡计的法国大使德·拉·谢塔尔迪侯爵的鼓励。他的任务就是打破俄国与奥地利的联盟。伊丽莎白的幕后军师是让·阿尔芒·德·

① 注意“女皇草地”是这个草地（当时是公园）后来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伊丽莎白女皇。到18世纪末，女皇草地变成举行盛大阅兵和庆祝军事胜利的地方，1805年正式更名为战神广场。——译者注

莱斯托克，一名法国医生，他被彼得大帝聘请到俄国，曾得到叶卡捷琳娜一世的信任。莱斯托克被曼施泰因称为“在世的最轻佻浮夸之人，最没有本事保守秘密”，却幻想自己是个国际神秘阴谋的大师。伊丽莎白成为一个由加密短信、舞会上的私密讯号与秘密会议组成的网络的中心。她的那些会议“在暴风雨、狂风骤雨和暴风雪时期的黑夜里举行，地点是垃圾场”。鬼鬼祟祟行事的大师莱斯托克与法国人和瑞典人保持联系。但伊丽莎白是个耽于享乐的人，而政变是项危险的事业。她犹豫不决。

8 月 23 日，俄军击败了瑞典人，这场胜利原本应当巩固摄政王的地位，然而她的谋士利纳尔还在国外。安娜的权威渐渐流失，于是奥斯捷尔曼建议安娜自立为女皇。她把自己的加冕礼安排在 12 月 7 日。

10 月 20 日，波斯统治者纳迪尔沙阿[①]派来一个珠光宝气的使团，他们乘坐十四头大象来到圣彼得堡，给摄政王奉上大量莫卧儿珠宝首饰。安娜喜欢把这些宝物拿给尤利娅看。“波斯大使带着他的一群大象觐见我，”摄政王给身在德意志的情夫利纳尔写信称，“但他向伊丽莎白公主求婚。我该怎么办？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波斯童话。我可没有开玩笑……”沙阿的确非常认真。“他向伊丽莎白公主求婚，否则就威胁开战。”奥斯捷尔曼拒绝让波斯人见到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绝不会退隐

① 纳迪尔沙阿是一位非同一般的波斯军阀，他是一个刽子手的儿子，攀升到王位。他是个 18 世纪近东版本的拿破仑，也有点像帖木儿。他征服了伊拉克，然后又征服高加索，迫使俄国人从那里撤退。1739 年，他击败了莫卧儿帝国，占领德里，抢走了孔雀宝座。正文中提到的大象和珠宝是从莫卧儿帝国掳掠来的战利品。这位征服者于 1747 年遇刺身亡。大象被送给摄政王安娜，她把它们养在一个专门的院子里。

到沙阿这个怪物的后宫，但她也贪恋他的珠宝，于是警告奥斯捷尔曼，不要忘记她是他的主子彼得大帝的女儿。

可怜的摄政王越来越“心惊肉跳”，有一次在宫里的正式场合被自己的裙裾绊倒，倒在了伊丽莎白脚下。只有利纳尔才能解救她。她于10月13日给他的信中写道：“除非你已经在来我这儿的路上，否则我不会开心。”利纳尔害怕尤利娅已经超过他自己，更受安娜恩宠。她让他安心：“她/我给了你那么多讯号，你怎么还能怀疑她/我的爱，哪怕是一瞬间？”同时，她害怕宫廷的化装舞会：“没有你，我的灵魂，我没有办法享受那些娱乐，因为我预见到，我亲爱的尤利娅会很无聊，她的心儿和灵魂都在遥远的地方。那首歌唱得很对：没有一样东西看上去像你，但所有东西都让我想到你。我吻你，你的至死不渝的爱人。”

奥斯捷尔曼的间谍向安娜发出警报：伊丽莎白即将发动政变。“有那么多事情，我都想听听你的意见，”安娜向利纳尔讲述了法国密使与伊丽莎白接头的情况，“所有人都给我好多建议，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肯定有一半是谎言。”

11月23日，摄政王上朝的时候，把伊丽莎白拉到一边并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小妈妈——我听说殿下与敌国军队通信，并且你的医生拜访了法国使者？”伊丽莎白“泪流满面”，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无辜，摄政王相信了她。当晚在牌桌上，奥地利大使德·博塔侯爵向安娜发出警示道：“不要忘了照顾好自己。您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拯救自己！拯救皇帝！”

伊丽莎白回家之后，立刻“继续她的游戏”（这是法国大使谢塔尔迪的说法），与莱斯托克医生和她的小圈子商议。近

卫军将被派往战场，莱斯托克即将遭到逮捕，而摄政王即将被加冕为女皇。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这需要勇气，”她最信任的廷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说，“但除了彼得大帝的孩子，还有谁有这样的勇气？”据说，次日莱斯托克给了她一张纸牌，一面是皇冠，另一面是修女面纱和绞刑架。他说：“您自己选吧，殿下。”[26]

第三场

俄国的维纳斯

出场人物

不伦瑞克的安娜，女大公，摄政王，1740～1741年在位

不伦瑞克公子安东·乌尔里希，安娜的丈夫，大元帅

伊凡六世，皇帝，1740～1741年在位，不伦瑞克公子夫妇的儿子

尤利娅·冯·门登男爵小姐，不伦瑞克公子夫妇的朋友，“尤尔卡”

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

彼得三世，皇帝，1762年在位，荷尔斯泰因公爵，大公，安努什卡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外孙，伊丽莎白女皇的外甥和继承人，“荷尔斯泰因小魔鬼”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女皇（原名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1762～1796年在位，大公夫人，彼得三世的妻子

保罗一世，皇帝，1796～1801年在位，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

伊丽莎白女皇的廷臣：各部大臣等

让·阿尔芒·德·莱斯托克，宫廷医生和普鲁士密使，后成为伯爵

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伊丽莎白女皇的情夫，“夜间皇帝”

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阿列克谢的弟弟，伯爵，哥萨克的盖

特曼

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副首相，后成为首相

安德烈·乌沙科夫，秘密警察总长，将军，伯爵

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副首相，后成为首相

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陆军元帅，陆军委员会主席

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元老院主席，陆军元帅

尼基塔·帕宁伯爵，保罗沙皇的宫廷大总管

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军械大臣，陆军元帅，“莫卧儿人”

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彼得的弟弟，伯爵，秘密警察总长，陆军元帅，“恶鬼”

伊凡·舒瓦洛夫，彼得和亚历山大·舒瓦洛夫的亲戚，伊丽莎白女皇的情夫

七年战争

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伯爵，陆军元帅，陆军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布图尔林伯爵，陆军元帅

弗里德里希大王，普鲁士国王

威廉·冯·德·戈尔茨伯爵，普鲁士使臣

彼得三世的廷臣：各部大臣等

伊丽莎白·沃龙佐娃，彼得三世的情妇，米哈伊尔·沃龙佐夫的侄女

安德烈·古多维奇，彼得三世的宠臣，侍从长

卡尔·冯·温格恩－施特恩贝格男爵，彼得三世的另一个宠臣，侍从长

亚历山大·格列博夫，元老院主席

德米特里·沃尔科夫，国务秘书

列夫·纳雷什金，御厩大臣

叶卡捷琳娜的支持者们

格里戈里·奥尔洛夫，近卫军军官，叶卡捷琳娜的情夫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格里戈里的兄弟，“疤脸”，近卫军军官

格里戈里·波将金，近卫军骑兵中士，“亚西比德”

1741年11月25日午夜过后，伊丽莎白穿上胸甲，在莱斯托克医生、音乐教师施瓦茨和廷臣沃龙佐夫的陪同下，离开自己的宫殿，乘坐雪橇在暴风雪中穿过圣彼得堡，前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兵营，在那里召集了她的支持者，共300人。“我的朋友们，”她手里握着一支长枪，说道，“就像你们当初为我父亲效力那样，如今忠诚地为我效力吧！”对近卫军士兵来说，这位身穿胸甲的维纳斯肯定是激动人心的一幕。“为了陛下和祖国，我们万死不辞！”他们喊道。

凌晨2点，他们乘雪橇穿过漫天风雪，在海军部广场停下，静悄悄地徒步前往冬宫。一名法国外交官“看到400名掷弹兵，领头的是最美丽的”伊丽莎白。他们在晦暗天色下匆匆前进的时候，伊丽莎白因为穿着长袍和胸甲而行走不便，于是近卫军士兵们将她抬起，抬在自己肩膀上，她的金发在风中飘扬。

进宫后，伊丽莎白向卫兵室内的哨兵们讲话：“孩子们，醒醒，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愿意跟随我吗？”他们立刻加入了她，于是沃龙佐夫和莱斯托克带领一队士兵走到摄政王的套房，而其他士兵分散到全城，去逮捕明尼希和奥斯捷尔曼。

摄政王不伦瑞克的安娜被士兵们叫醒，被沃龙佐夫和莱斯托克逮捕。她叹道：“哎呀，我们完了。”她穿上衣服，爬进雪橇，被送到伊丽莎白的宫殿。她的丈夫半裸身子，被扔进同一辆雪橇。“我们能见到公主（伊丽莎白）吗？”她如此问道。事实上，她再也不会见到伊丽莎白了。她恳求让尤利娅留在她身边，得到了批准。

近卫军等待被废黜的婴儿沙皇伊凡六世在摇篮里醒来，然后逮捕他（如果可以说“逮捕”一个婴儿的话），将他带到伊

丽莎白那里。她把伊凡六世抱在自己怀里。“你什么罪也没有。”她说道。拂晓时，士兵们开始庆祝。廷臣匆匆赶来膜拜新升起的“太阳”。[1]

在自己的宫殿中，伊丽莎白先拥抱了她的哥萨克情夫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然后接受权贵们的臣服。在另一个房间里，倒台的不伦瑞克公子夫妇和尤利娅·冯·门登，以及两个婴儿（其中一个是被废黜的沙皇）在警卫监视之下，等待命运的裁决。伊丽莎白立刻将拉祖莫夫斯基、廷臣沃龙佐夫、舒瓦洛夫兄弟（彼得和亚历山大）提升为伯爵和侍从官。①

伊丽莎白不屑于像安娜女皇那样指定一个内阁，而热衷于像她父亲那样亲力亲为。事实上，她主要借助两个人来统治。她没有政治经验，听从了法国大使谢塔尔迪的建议，让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曾为比龙的副手，已经倒台）担任副首相。但伊丽莎白肯定非常熟悉他，因为他父亲是彼得大帝的廷臣和安娜女皇的情夫。别斯图热夫现在四十八岁，相貌丑陋，口齿不清，“令人畏惧而不受人爱戴，极其喜欢要弄阴谋诡计，猜疑心重，任性妄为，胆子大，具有凶残暴虐的原则，

---

① 沃龙佐夫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波雅尔家族，舒瓦洛夫兄弟是来自科斯特罗马的新人，但他们都与伊丽莎白母亲的家族斯卡乌龙斯基家族有关联。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彼得·舒瓦洛夫娶了伊丽莎白的密友马芙拉·舍佩廖娃。女皇还记得自己父亲的宠臣们。汉尼拔在缅什科夫、安娜女皇和安娜摄政王的阴谋诡计中侥幸生存下来，于1742年1月12日被伊丽莎白晋升为少将，并获得米哈伊洛夫斯科耶6000亩土地的庄园，后来这座庄园因作为他的曾外孙诗人普希金的家而闻名遐迩。她还将自己的教父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元帅从天寒地冻的索洛韦茨基岛召回，让他担任陆军委员会主席。多尔戈鲁基元帅的生涯可谓跌宕起伏。1746年，他在陆军委员会主席任上去世。

对敌人残酷无情，但对朋友则两肋插刀”。他经常十分狡猾地装病，是业余化学家，自己发明了一种镇静神经的药物。伊丽莎白的另一位重臣是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四十二岁，他曾在1730年帮助安排安娜的政变。他天资聪慧，人脉很广，与纳雷什金家族有亲戚关系，娶了戈洛夫金首相的一个女儿。他回到元老院主席的旧岗位之后，负责打理伊丽莎白的大部分内政。

新任普鲁士国王（后来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前不久向奥地利悍然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富饶的西里西亚。俄国女皇安娜的驾崩对他是一个鼓舞，因为他知道婴儿伊凡六世的统治使得俄国无法干预他。他利用了奥地利的一个多事之秋：年轻女子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了奥地利的宝座。他的进攻[①]引发了欧洲数十载的战争，以及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为了拉拢伊丽莎白而做的争斗。女皇同意别斯图热夫的意见，即俄国应当沿袭奥斯捷尔曼的长期政策，与奥地利结盟以遏制法国

---

① 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父亲是令人厌恶的狂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后者曾将自己儿子的至交好友斩首在儿子的窗外。弗里德里希大王继承的是北方的一个小王国，以及充盈的国库和一支精锐的军队。他是个审美家，会吹笛子以及谱曲；他是与法国哲学家辩论的知识分子；也是机智的才子，他那些辛辣的妙语在今天看来仍然很幽默；他鄙视基督教，视其为“希伯来人狂热的想象力造就的”迷信。他的西里西亚战争是一个鲁莽冲动的政治赌徒的作为。他是玩世不恭的外交家，曾说：“先吞并，后谈判。”他也是开明的梦想家，自视为“国家公仆”，还是才华横溢的军事家。他鄙视女性的力量，对女人不感兴趣，对自己不幸的妻子完全置之不理，并创建了一个公开带有同性恋意味的宫廷，有一系列男性宠臣，包括意大利人阿加罗蒂伯爵，甚至给他写了一首诗，题为《高潮》。他是武士国王的典范，被许多人奉为英雄、顶礼膜拜。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后在参观他的陵墓时说：“脱帽致敬，先生们。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不可能在这儿了。”

和新近变得咄咄逼人的普鲁士。但她的密友沃龙佐夫和莱斯托克在雨点般黄金的贿赂下，支持普鲁士和法国。莱斯托克“黑暗和邪恶的心”痴迷于阴谋诡计，为自己的金主游说和刺探情报，尽管他也知道自己会走得太远：“我最终会被流放的！”

11 月 28 日，伊丽莎白慷慨地允许不伦瑞克公子夫妇、尤利娅和婴儿沙皇前往里加，或许还能去德意志。但一天后，她又下令将他们囚禁在波罗的海之滨的一座要塞。她收拾了过去，现在要关注未来了。①

她将自己十三岁的外甥，荷尔斯泰因公爵卡尔·彼得·乌尔里希接到自己身边。他是彼得大帝的外孙，也是查理十二世的甥孙②，所以是俄国和瑞典的潜在继承人。根据叶卡捷琳娜一世的遗嘱，卡尔·彼得·乌尔里希在俄国皇位继承体系中甚至要比伊丽莎白更优先。“我带着焦灼的心热切等待你，我最亲爱的外甥，”她宣称，“我是温和可亲、百般支持你的姨母伊丽莎白。”1742 年 2 月 5 日，他抵达俄国，开始接受东正教教育。他被改名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被宣布为继承人和大公。

彼得来得正好，赶上了加冕礼：伊丽莎白和拉祖莫夫斯基

① 奥斯捷尔曼和明尼希被判死刑。这是多尔戈鲁基元帅特别要求的，因为奥斯捷尔曼掌权的时候，多尔戈鲁基遭到流放，险些被处死。1742 年 1 月 18 日，在热切观望的群众围观之下，奥斯捷尔曼将自己的脑袋摆到刑台上，这时有人喊道：“上帝和女皇赐你一命！”得到减刑的囚犯们被押往西伯利亚，在途中明尼希遇到了栽在他手上的牺牲品比龙。伊丽莎白允许比龙住在一座外省庄园。奥斯捷尔曼于 1747 年死在西伯利亚。

② 卡尔·彼得·乌尔里希（后来的沙皇彼得三世）的父亲是查理十二世的外甥。——译者注

一起乘坐安娜女皇的巨型雪橇（如今保存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前往莫斯科。它有好莱坞电影中温内贝戈人①的帐篷那么大，由二十三匹马拖曳，载着桌子、床，甚至还有炉子。2月27日，伊丽莎白和外甥在一支马车队伍的护送下进入莫斯科，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祈祷和舞会。高潮是4月25日，女皇身穿金线锦缎长裙，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但有一个变化：就像当初她父亲在1724年给她母亲加冕一样，如今伊丽莎白把安娜女皇的皇冠戴在自己头上。这个仪式被罗曼诺夫皇朝的所有沙皇重复，一直到1896年。[2]

伊丽莎白返回圣彼得堡之时，她的将军们率军攻入瑞典控制的芬兰，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正在战胜奥地利。谢塔尔迪热切希望挽救法国的盟友瑞典并压制俄国的力量，于是在他的间谍莱斯托克的帮助下，企图推翻别斯图热夫。但俄国对芬兰的征服使得谢塔尔迪的阴谋暴露，于是他辞职并返回巴黎。正当别斯图热夫与瑞典签订和约并与奥地利更加亲近的时候，有人图谋反对伊丽莎白，而这可能会改变大局。

一天夜里，在圣彼得堡的一家酒馆，伊凡·洛普金上校（显赫的、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洛普金家族的儿子），向一位朋友抱怨出身卑贱的女人治国。这是对伊丽莎白的批评。这个朋友告发了他。刑讯之下，洛普金把自己的母亲娜塔莉亚·洛普金娜伯爵夫人（马特廖娜·巴尔克的女儿，马特廖娜就是彼得大帝统治末期被处死的那个威廉·蒙斯的妹妹）牵扯了

① 温内贝戈人是居住于美国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等地区的一个美洲土著人部落。——译者注

进来。作为安娜女皇和伊凡六世宫廷“最鲜亮的花朵”，洛普金娜曾与宫廷的另一位美女伊丽莎白争芳斗艳。登基之后，伊丽莎白禁止女士们穿粉色，因为那是她最喜爱的颜色，但洛普金娜故意挑战她的命令，给自己的头发戴上了一支粉色玫瑰。伊丽莎白命令洛普金娜跪下，剪掉了戴玫瑰的那一缕头发，然后扇她耳光。现在洛普金娜被逮捕了。但这远远不只是为了时尚的争奇斗艳：嫌疑犯是一个阴谋集团，在伊凡六世在位时曾很活跃。秘密警察总长乌沙科夫（现在被晋升为伯爵）拷问了嫌疑犯，伊丽莎白几乎像她父亲一样残酷无情地指挥审讯。[①] 她得知洛普金家族曾与伊凡六世的一名卫兵有联系，他们希望伊凡六世复辟。同时，有情报称，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希望让婴儿沙皇复辟。[②]

所有犯人都被判死刑，死法是肢解或斩首。在一次舞会上，伊丽莎白在宾客的欢呼声中，非常戏剧性地宣布免去这些人的死刑。对女性犯人的刑罚改为割舌头，因为舌头是女人蜚

---

① 两个较次要的阴谋者，索菲·李利菲尔德和她丈夫被捕时，索菲怀孕了，但伊丽莎白坚持称：“尽管她已经怀孕，他们对君主的健康漠不关心，所以没有理由饶恕这些恶棍。最好一个世纪也不要听到他们的音讯，而不是放任他们开花结果。”除了洛普金娜之外，主要的牺牲品是安娜·别斯图热娃，从她的背景可以看出宫廷的世界是多么小：她是首相戈洛夫金的女儿、元老院主席伊阿古任斯基的前妻，现在是副首相别斯图热夫的兄弟的妻子。

② 娜塔莉亚·洛普金娜的案件比这要复杂。法国大使谢塔尔迪和法籍医生莱斯托克是幕后操纵者，他们诽谤洛普金娜及其好友安娜·别斯图热娃三项罪名（侮辱女皇、企图让伊凡六世复辟、与奥地利使者勾结），为的是推翻亲奥地利的副首相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就是安娜·别斯图热娃的丈夫）。当然主要是因为洛普金娜一家（可能）支持伊凡六世复辟，触动了伊丽莎白最敏感的神经。但因为伊丽莎白登基前曾发誓不再签署死刑令，所以洛普金娜和安娜·别斯图热娃公开受刑后仅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译者注

短流长的工具；男人要被绑在刑轮上打碎骨骼。5月31日，洛普金娜伯爵夫人和安娜·别斯图热娃被剥去衣服，用白桦树枝和鞭子抽打。别斯图热娃贿赂了刽子手，他仅仅将她的舌头剪掉了一点点。而洛普金娜没有行贿，拼命挣扎，还咬了刽子手的手，于是他非常猛烈地将她的舌头撕掉，导致她当场昏厥。“谁要美丽的洛普金娜夫人的舌头？”刽子手把舌头举起来问道。然后，她的丈夫被捆在刑轮上，骨头被锤子打成碎片。[3]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违抗伊丽莎白关于服装时尚的规矩，但关于普鲁士人企图营救婴儿沙皇伊凡六世的情报对后者的家庭（当时在沃罗涅日）造成了消极后果。伊丽莎白立即把他们迁到北极的索洛韦茨基岛。由于冬季严寒，伊凡六世一家滞留在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霍尔莫戈雷，伊凡六世被囚禁在一个特殊的牢房内，而他的家人住进了当地主教的宅邸。伊丽莎白命令将四岁的前任沙皇单独关押，与世隔绝，称其为“格里戈里”，让他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不伦瑞克的安娜现在又怀孕了，这是她倒台以来的第二次。膝下没有子女的伊丽莎白既贪婪又嫉妒。她想要比龙的珠宝，很乐意利用安娜对尤利娅的爱来搞到这批珠宝。“问问安娜，那些找不到的钻石，她都给了谁，”伊丽莎白命令她在霍尔莫戈雷的军官道，“如果安娜说她没有把钻石给任何人，告诉她，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拷打尤尔卡。如果她怜悯尤尔卡，就不应当让她受这样的苦。”小伊凡六世生病的时候，伊丽莎白不允许人医治他。但他活了下来。[4]

在洛普金阴谋之后，副首相别斯图热夫失宠，俄国与奥地

利的联盟悬而未决，法国和普鲁士看到了机会。弗里德里希大王为伊丽莎白的继承人提议了一位妻子人选。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小姐索菲只是一个效忠普鲁士的穷侯爵[①]的女儿，但她的母亲约翰娜是吕贝克主教的妹妹，而这位主教就是伊丽莎白曾希望非他不嫁的那个男人。弗里德里希大王说："没有比这更适合俄国的意图、普鲁士的利益的人选了。"伊丽莎白同意了。弗里德里希大王让侯爵夫人约翰娜帮助推翻亲奥地利的别斯图热夫。索菲，也就是未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动身前往圣彼得堡。

1744 年 2 月 9 日，索菲被更名为叶卡捷琳娜，并皈依东正教。她那好管闲事的母亲也来到莫斯科的戈洛温宫，拜见伊丽莎白女皇。然后，叶卡捷琳娜被介绍给彼得，他见到她很激动。他俩是远方表兄妹，都是在俄国宫廷的德意志人，有许多共同点。叶卡捷琳娜的母亲命令她用魅力征服女皇和大公，她在这两方面都成功了。她恭顺地聆听彼得那些冗长的故事，并竭尽全力取悦女皇。这个十四岁的姑娘立刻开始学习俄语和东正教知识，迅速掌握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她险些无法与皇子成婚。

首先是彼得患上了麻疹；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好好读书，他的俄语让人几乎听不懂。然后是叶卡捷琳娜患上了肺部感染。她的母亲曾企图阻止医生给她放血，女皇带着御医莱斯托克和桑切斯冲了进来，抱着叶卡捷琳娜，亲自掌管医疗，对她母亲没心没肺的干预十分鄙夷。叶卡捷琳娜很快就发现，她母亲在

---

① 此处"侯爵"的德文为 Fürst。德意志邦国的 Fürst 指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高于伯爵（Graf），低于公爵（Herzog），本书译为侯爵。不过英语文献中一般将 Fürst 译为 Prince。——译者注

这个风云激荡的宫廷已经深陷旋涡，难以脱身。

亲奥地利的别斯图热夫曾反对这门由普鲁士提议的婚事，所以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间谍约翰娜侯爵夫人参加了反对副首相的阴谋诡计，同时普鲁士不断尝试向别斯图热夫行贿。伊丽莎白命令别斯图热夫和沃龙佐夫“拆开她（约翰娜侯爵夫人）的所有信件，看她在耍什么花样”。前不久返回俄国宫廷的谢塔尔迪与约翰娜一起搞阴谋诡计，向凡尔赛报告称，女皇浪费时间在“最轻浮无聊的事情上，每天梳妆打扮五次，与最粗俗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在宫里嬉戏”。别斯图热夫拆读了谢塔尔迪的信，并且破译了密文。1744 年 6 月 6 日，他与谢塔尔迪对质，并将这些有侮辱性的内容拿给女皇看。

谢塔尔迪的背叛令伊丽莎白勃然大怒，她将这个法国人驱逐，并威胁要把约翰娜侯爵夫人赶走，但这个无药可救的八婆继续和莱斯托克与弗里德里希大王一起搞阴谋诡计。伊丽莎白提升别斯图热夫为首相，并支持他始终如一的与奥地利的传统联盟，不过亲法的沃龙佐夫成了副首相。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由俄罗斯血统的大臣主管俄国政策。不过，可以继续推进皇储的（得到普鲁士支持）了。8 月，彼得又患上天花，痊愈之后完全换了个人，而且脸上留下大面积的麻子。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及时，赶上了婚礼，但可能就是这种疾病使得他后来不育。

1745 年 8 月 21 日上午 7 点，叶卡捷琳娜穿上腰身极紧（18 英寸）的银线锦缎裙子，不由得痛苦地吸气。她佩戴了大量珠宝，头戴镶嵌钻石的冠冕。10 点，搽了胭脂、光彩夺目的叶卡捷琳娜与彼得和伊丽莎白一同乘坐一辆八匹马拉的

皇家马车。这马车大得像“一座小城堡”，是一百二十辆马车组成的队伍的核心。队伍就这样缓缓地穿过圣彼得堡，来到喀山圣母大教堂。在三个小时的仪式之后，宫里举办舞会，叶卡捷琳娜被咯咯笑的贵妇们送上床。但她的丈夫彼得与他的德意志哥们儿一起喝酒，一连几个钟头也不露面，最后进了新房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做。这场婚姻的最终结局是谋杀，但即便是在最初的几个钟头里，它也促发了一场杀气腾腾的摊牌。别斯图热夫启动了他的陷阱。首先他向伊丽莎白呈送了叶卡捷琳娜母亲那些叛逆的书信。她被送回老家，母女俩再也不会有机会相见。随后别斯图热夫抓住了莱斯托克收受普鲁士贿赂的证据。

11 月 11 日，女皇参加了莱斯托克的婚礼。13 日，她下令将他缉拿归案。御医遭到酷刑折磨，被判死刑，伊丽莎白将其减为终身监禁。① 弗里德里希大王拉拢伊丽莎白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在他看来，伊丽莎白代表了女性掌权的所有缺陷：她的统治不过是“屄的统治”，他还嘲讽她是东方的女苏丹，一个贪恋权力到发疯的女色情狂，就像克劳狄皇帝的妻子一样，伊丽莎白就是“北方的梅萨丽娜②”。这些侮辱使得伊丽莎白对他恨之入骨。[5]

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阴谋诡计之后，伊丽莎白对生儿育女

① 伊丽莎白驾崩后，莱斯托克被允许返回都城，并且之前没收他的庄园也被归还给他。——译者注

② 梅萨丽娜（约 1720～1748 年），罗马皇帝克劳狄的第三任妻子，有心机和权势，淫荡滥交，据说曾与妓女比赛接客，因图谋反对皇帝而被处决。——译者注

的话题特别敏感。1746年2月27日，倒台的摄政王不伦瑞克的安娜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但几周之后她就去世了。[①] 她的遗体被用盐腌，然后运回圣彼得堡。伊丽莎白在叶卡捷琳娜的陪同下，在这个被她毁掉的女人的葬礼上全程痛哭流涕。安娜的多产也反衬了彼得与叶卡捷琳娜夫妇长期不能圆房的悲哀。

彼得已经把自己搞得颇不得人心了。他小时候就是个淘气放肆的孩子，安娜女皇给他的绰号是“荷尔斯泰因小魔鬼”，而伊丽莎白在熟悉他之后，也不得不同意这个评判。十八岁的彼得整日操练他的荷尔斯泰因士兵，讥讽俄国军队，在宴会上洒了葡萄酒之后咯咯傻笑，在弥撒期间扮鬼脸，“教堂内所有人都义愤填膺”，并且对叶卡捷琳娜不闻不问。与此同时，他的副官们，扎哈尔·切尔内绍夫及其兄弟却与叶卡捷琳娜打情骂俏。

在一次康复期间，彼得在女皇套房隔壁上演了木偶戏。他隔着一扇木墙听到说话声，于是在上面钻了个孔，邀请他的伙计们都来偷听。他甚至叫人搬来长凳，让观众们可以偷看隔

---

① 安娜的丈夫安东带着他的四个孩子，在霍尔莫戈雷生活了超过二十年，直到他于1776年去世。他的两儿两女被囚禁在那里的宅邸内，过了差不多四十年卑微但知足的生活。18世纪70年代，其中一个女儿，当时已经三十七岁，恳求叶卡捷琳娜大帝“允许我们离开宅邸，到草地上散步；我们听说那里有花”，并请求“派人教我们恰当的穿衣打扮”，因为“我们和我们的仆人都不懂”怎么穿紧身胸衣和戴无边女帽。这些信非常悲戚可怜，于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80年允许他们四人迁往丹麦，但他们已经不适应正常的生活了。1803年，不伦瑞克的叶卡捷琳娜·安东诺娃公主请求亚历山大一世允许她返回霍尔莫戈雷，“因为那里对我来说是天堂”。这一家的最后一位成员于1807年在丹麦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而尤利娅·冯·门登在二十年囚徒生涯之后，于1762年被叶卡捷琳娜大帝释放，当时四十三岁，后来于1786年去世。

壁。叶卡捷琳娜透过小孔偷看的时候吓坏了，但已经太晚了。伊丽莎白听到咯咯笑，把他们当场抓住。“她对他破口大骂，怒不可遏，”叶卡捷琳娜回忆道，“对他表现出的既有鄙视，也有恼怒。”

“我的外甥是个怪物，”伊丽莎白在给拉祖莫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让魔鬼把他带走吧。”她威胁要像彼得大帝对付阿列克谢那样对付他，然后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6]

透过木墙上的小孔，彼得窥视到了伊丽莎白那令人生畏的轻浮世界。少男少女窥视套房的时候，女皇正在以闲散的方式与情夫拉祖莫夫斯基用餐。餐桌是一台大型的送菜升降机，从较低一层升了上来，让女皇和宠臣们可以轻松自在地聊天和玩耍，不必担心仆人偷听。

伊丽莎白和拉祖莫夫斯基在一起已经十三年了。就连年轻的叶卡捷琳娜也对拉祖莫夫斯基眼波流转，说他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他的本名是简单的拉祖姆，只是一个哥萨克农民，因为相貌和歌喉出众被选拔到伊丽莎白的唱诗班，后来成为她的一生挚爱。有传闻称，他俩于1742年在莫斯科附近的佩罗沃村秘密结婚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不过这个美男子里的楷模一辈子没有与其他女人结婚。他俩都笃信宗教，所以佩罗沃村的仪式更可能是某种祝福仪式。

1744年，女皇去基辅朝圣，由叶卡捷琳娜、彼得和拉祖莫夫斯基陪同。伊丽莎白屈尊参观了拉祖莫夫斯基的村庄。这个哥萨克孩子衣锦还乡了。拉祖莫夫斯基不准他的叔伯们“拿我的名字吹嘘，或者因为是我的亲戚而趾高气扬”。但伊

丽莎白很喜欢他那些朴实的家人，而且非常喜爱他的十六岁弟弟基里尔，一个破衣烂衫的牧羊少年，于是邀请他到圣彼得堡，然后像皮格马利翁[①]一样，把基里尔变成一名有文化素养的贵族。

回到都城之后，伊丽莎白送给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一个冬宫里的套房，与她自己的套房相连。外交官们称拉祖莫夫斯基为“夜间皇帝”。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但获得了神话般的财富。他弟弟到他身边之后，兄弟俩变得炙手可热，因为他们能够接近专制君主，但这两位羊倌变成的伯爵都出人意料地憨厚朴实，不摆架子。伊丽莎白永远是掌权者，尽管她尽可能少地工作，却不知疲倦地狂欢。沙皇统治的第一个牺牲品往往是时间。她常常欢宴到清晨6点，一直睡到正午，三更半夜传唤首饰匠和大臣。“从来没有人知道女皇陛下打算何时用膳，”叶卡捷琳娜回忆道，“常常有廷臣打牌等到凌晨2点，已经上床睡觉了，又被唤醒，去侍奉陛下用膳。”如果他们太困而没力气说话，就可能被扇耳光。

“所有人第一次见到她，都会被她的美丽和威仪深深震撼，”叶卡捷琳娜写道，“她很高大，粗壮结实。”身子骨足够强，能支撑得起架子：“她的粗壮结实并不会破坏她的整体形象，她的头部也非常美丽。”在服装、道德和品味上，她都代表了洛可可风格的泼辣大胆、轻浮与放荡不羁，那是假美人痣和巍峨假发

① 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雕塑家，爱上了自己创作的女像，并向神乞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阿芙洛狄忒被他打动，赐予雕像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皮格马利翁也象征着一个人对艺术对象有超乎寻常的追求精神。——译者注

的时代。[①] 伊丽莎白“舞姿完美绝伦，一颦一笑都有一种特别的优雅”。据叶卡捷琳娜说，“人们把眼睛转离她的时候只会抱憾，因为没有什么景象能够取代她”。但最仰慕伊丽莎白的美貌的人，还是伊丽莎白自己。她相信自己穿男装的时候最好看。所以她经常举行她所谓的“变形”，即异装舞会，很像她父亲的那些颠倒角色的游戏。她会打扮成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子。

伊丽莎白亲自规定每一个细节：“女士要穿男装，男士穿全套女装，包括长裙、罩袍或长睡衣。”男人们“穿圈环裙，梳成女士的发型”。叶卡捷琳娜讨厌“变形”舞会，因为“大多数女人穿了男装，都像矮小的小男孩”。男士也不喜欢这种舞会，因为他们穿女装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除了女皇，没有一个女人穿男装会好看，因为她非常高，身材宽大结实。她的腿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男人的都要修长美丽。”

女皇是时尚的暴君，经常颁布这样的命令：“女士应穿白色塔夫绸长袍；袖口边缘应为绿色，翻领应当有金线镶边；必需头戴配有绿色缎带的蝴蝶形饰品，头发要光滑地拢起来。男士应当穿白色长袍、带分岔袖口的衬衣，配绿色衣领和金线缝

---

① 她聘请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卡洛·拉斯特雷利的儿子）建造了一座新的冬宫，但托洛梅奥的洛可可风格杰作要数位于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以伊丽莎白母亲的名字命名）。建筑工程进展非常迅速，风风火火，伊丽莎白亲自干预每一个细节。“这是珀涅罗珀的工作，”叶卡捷琳娜开玩笑说，“今天做好的，明天就拆掉。那座房子被拆了六次，又被重建。”但1756年竣工的最终产品庞大惊人：1000英尺长的正立面用了约220磅黄金；它的大厅面积超过1万平方英尺。它的琥珀厅装饰着镶嵌黄金的琥珀饰板（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给彼得大帝的礼物）。伊丽莎白就连旅行也是洛可可风格：她最喜爱的马车是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从巴黎订制的（目前保存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它非常庞大，轮子比一个人还高，门和侧面装饰着弗朗索瓦·布歇创作的充满肉欲的神话场景。

的纽扣孔。”

但凡她想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听说有一艘法国船到了，载着女服、男士帽子和女人的假美人痣和金色塔夫绸，”她写道，“立刻把这些东西和商人都带到我这里！”当得知自己心仪的衣物被人捷足先登，她做出了咄咄逼人的回答：“把那商人找来，问他之前为什么撒谎。他之前明明说已经送来了我挑中的所有翻领和衣领……现在我要这些东西，命令他找到它们，不准为了别人留着。如果有人留着不放手，就捎去我的话，说他会后悔的。女士也是这样。不管是谁，如果被我看到穿着这些衣物，都要受罚！”

在她驾崩后，她的衣橱里被发现存有1.5万套裙子，“塞得满满的两大箱丝袜、几千双鞋子和一百多块没有用过的法国布料”。[①]

但圣彼得堡的高雅奢华只是表面现象：家具太少，女皇换地方住的时候，必须把每一座宫殿的家具都搬去。她自己的宫殿往往粗制滥造，以至于会自己坍塌。叶卡捷琳娜和彼得待在拉祖莫夫斯基的一座新的木制宫殿时，房子突然开始下沉。大公夫妇侥幸逃生；16名仆人丧命，拉祖莫夫斯基大哭着威胁要自杀。在莫斯科，伊丽莎白的戈洛温宫（17名侍女不得不

---

① 追逐伊丽莎白的时尚，代价非常昂贵，就连她的大臣也常常被逼到贫困的边缘，并且总是在哀求更多现金。“我不得不花钱买房，装潢，供养仆人、马车，有节日或庆典还要做制服、奢华的衣服，还要为焰火和宴会付账。”沃龙佐夫这样告诉伊丽莎白，为他自己这个“穷人”要钱，因为“维持一座宅子的开销已经超过了我的日常收入。我的义务迫使我过大臣的生活，而不是哲学家的生活”。别斯图热夫恳求沃龙佐夫帮她在女皇面前说情，因为他债台高筑，“否则我就不得不住在我的木头旧狗窝里，在那里与外国大使开会！”叶卡捷琳娜虽然有丰厚的生活补贴，但也很快欠了很多债。

睡在一个壁橱里）失火了。女皇损失了4000套裙子，她、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勉强保住性命。叶卡捷琳娜惊叹道："从一座破烂小木屋旁满地烂泥污秽的巨大庭院里，走出来一位浑身珠光宝气、衣着光鲜的贵妇，乘着豪华马车，拉车的却是六匹老马，男仆的头发也梳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景象并不稀罕！"

难怪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会对他们从小孔偷窥到的景象惊讶万分。但这两个年轻人的胡闹嬉戏以羞耻告终，他们不得不跪到伊丽莎白面前。他们说："我们求您开恩，小妈妈。"就连沉浸在自己世界的伊丽莎白也认识到，如果想要叶卡捷琳娜怀孕，她自己（伊丽莎白）必须亲自插手。[7]

伊丽莎白制定了新规矩：彼得的德意志哥们儿被送回国。她训斥了顽童彼得那些幼稚的游戏，并告诉叶卡捷琳娜，她的唯一使命就是生一个皇储。喜欢勾搭女人的切尔内绍夫兄弟被派往国外。伊丽莎白把自己的亲戚玛丽亚·乔格洛科娃及其丈夫安排到大公宫廷的总管职位上。叶卡捷琳娜憎恶乔格洛科娃，泪流满面，她的大发脾气促使女皇冲进他们的套房。叶卡捷琳娜又一次不得不下跪道歉："原谅我吧，小妈妈！"

现在叶卡捷琳娜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督，因孤独而痛苦不堪。她的第一个慰藉是读书：与她那只读言情小说的丈夫不同，她非常有文化和头脑，阅读了启蒙时代的大量杰作。但她也受到抑郁和头痛的折磨。"那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八年，"她说，"若是其他人有同样的经历，有十个人会发疯，还有二十个人会忧郁而死。"

叶卡捷琳娜从高瘦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位丰满的女性，据她后来的回忆，她在那个时期喜欢疯狂地骑马，能一口气骑十三

个小时。抑郁和骑马都很可能是性苦闷的症状，也肯定表明了这个姑娘是多么缺爱。“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美，”叶卡捷琳娜写道，“但我那时很讨人喜欢，我想这就是我的长处。”她不算美人，但相当俊俏，眼睛碧蓝，并且拥有精明的政治头脑、性感的吸引力和难以抵制的魅力。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正直的男人甘愿被鞭笞而毫无遗憾。”一名廷臣在观看她跳舞时说道。而当叶卡捷琳娜开始吸引到一些追求者的时候，伊丽莎白又一次坠入爱河。[8]

1748 年，三十九岁的伊丽莎白患了重病，于是宫廷出现了一些阴谋，紧张兮兮的权贵们在为未来做打算。叶卡捷琳娜告诉彼得，如果有危险，他们可以仰仗切尔内绍夫兄弟和近卫军。但当一名猎人跪到大公面前，表示愿意帮助他赢得皇位时，彼得惊慌失措，骑马离开了。“从那天起，他就表现出对夺权的兴趣。”叶卡捷琳娜注意到了这个迹象。但他没有那个能耐。

女皇病愈后，开始了她的许多朝圣之旅之中的一次，这一次是去莫斯科郊外的圣萨巴斯。在那里，为她效力已久的大臣彼得·舒瓦洛夫向她介绍了自己的孤儿堂弟伊凡·舒瓦洛夫。她被伊凡迷得神魂颠倒，于是让他在新耶路撒冷修道院陪她祈祷。伊丽莎白放荡的性生活很自然地与她那激情洋溢的虔诚融合在一起。①

---

① 她下令镇压旧礼仪派。1727 年和 1740 年，朝廷曾下令驱逐犹太人，但没有什么效果。伊丽莎白命令落实这些法令。一位大臣向她指出，犹太人的贸易很有价值，她写道：“我对从基督之敌那里赚取利润不感兴趣。”就连别斯图热夫问她，他可否在维也纳雇用一个犹太人时，她也“拒绝了，不希望有哪怕是一个犹太人为自己服务”。但反犹主义者往往愿意忽略自己医生的犹太身份：伊丽莎白继续雇用安娜女皇的犹太医生桑切斯。

伊凡·舒瓦洛夫被任命为寝宫近侍，搬进了伊丽莎白套房隔壁的“夜间皇帝”的套房。她把阿尼奇科夫宫[1]作为礼物赠给拉祖莫夫斯基。舒瓦洛夫相貌英俊，性情温和可亲，但他的平步青云让他那些不是那么温和可亲的亲戚也获得了权势。舒瓦洛夫家族威胁到了别斯图热夫和拉祖莫夫斯基，于是他们使了自己的美男计来应对，利用的是军校剧院的一名年轻演员。“她喜欢给演员安排服饰，”一名外交官注意到，“为他们制作了精美的戏服，让他们佩戴她的大量珠宝。我们注意到，主演是个十八岁的帅小伙，得到的装饰最多。”他是尼基塔·别克托夫。在剧作家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最新悲剧的一次演出中，伊丽莎白爱上了别克托夫。“在剧院之外，有人看到他穿戴精美的钻石搭扣、戒指、怀表和蕾丝。”舒瓦洛夫家族发动反击，借给别克托夫一种油膏，让他患上了皮疹。然后他们告诉伊丽莎白，这男孩是同性恋，患有性病。女皇吓坏了。

她的最后一位主要情夫，比她年轻十八岁的伊凡·舒瓦洛夫，终于胜利了。“这时他只有十八岁，面如粉黛，毕恭毕敬，彬彬有礼，殷勤体贴，非常可爱，”叶卡捷琳娜写道，“我看到他在候见室，手里捧着本书。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注意到了这一点。”舒瓦洛夫这个精致的鉴赏家颇有些可敬之处，他“对所有人都温和慷慨”。即便作为男宠，他也被大多数人认为“美丽而高贵”。他谢绝了贵族头衔。“可以说，我自幼就对财富、荣誉或头衔没有兴趣。”他后来向沃龙佐夫解释道，“亲爱的先生，在人特别容易被激情和虚荣控制的青春

---

① 阿尼奇科夫宫在圣彼得堡，位于涅瓦大街与丰坦卡河交汇处，得名于附近丰坦卡河（喷泉河）上的阿尼奇科夫桥。——译者注

年少时期，我都没有屈服于这些诱惑，那么今天我就更不会了。”他的恩主和亲戚舒瓦洛夫家族是为伊丽莎白效力很久的廷臣，后来都成为她的重臣。[①]

但她的年轻情夫的水平和境界比他们所有人都高一大截，成了俄国的梅塞纳斯[②]。他创立了莫斯科大学，办了一份报纸，组建了艺术学院[③]（在他那精美雅致的宫殿开会），并支持俄国的人才，从农民出身的雕塑家费奥多尔·舒宾到苏马罗科夫，以及诗人和科学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他与伏尔泰通信，并建立了一座非同小可的图书馆，还收藏了伦勃朗和鲁本斯的作品，他的藏品成为后来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萌芽。

不管有没有头衔，他逐渐成为俄国的真正掌权者，私下里与女皇一起制定政策，享受“大臣的全部特权，而没有大臣的身份”。和拉祖莫夫斯基一样，但比拉祖莫夫斯基更优秀，他对女皇有很多正面的贡献。

她依然因为对时髦的上瘾和在社交场合的暴政而臭名昭著，可比起她光辉璀璨的后继者叶卡捷琳娜大帝来未免相形见绌。但她恢复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帝国权威，并澄清了皇位

---

① 彼得·舒瓦洛夫娶了女皇的密友马芙拉，他主管内政，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大臣，后来担任炮兵总监，还改革了税收与军械。他的自负和贪婪臭名远扬，他霸占了动物油脂和鲸鱼的垄断经营权，所以按照法国外交官让-路易·法维耶的说法，他“过着亚洲的奢靡生活，像莫卧儿皇帝那样浑身挂满钻石”。他的兄弟亚历山大的面部有神经疾病造成的痉挛抽搐，给了他“丑陋的鬼脸”。亚历山大接替已故的乌沙科夫，担任秘密警察总长，成为“令宫廷、城市和整个帝国胆寒的恐怖人物”。

② 盖乌斯·梅塞纳斯（前68～前8年），奥古斯都的朋友和谋士，相当于奥古斯都政府的文化部长，庇护了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如诗人贺拉斯与维吉尔。他的名字后来演变为“富有、慷慨而开明的文艺赞助者”的代名词。——译者注

③ 后来的列宾美术学院。——译者注

继承关系。她有许多情夫，但其中没有一个变得过于强势，而且所有情夫都出人意料地颇得民心。她还选拔了特鲁别茨科伊和别斯图热夫这样的良臣。

然而，她的军队、宫殿和服装的开销给千百万农奴（一切财富的来源）造成了沉重负担。数十万农奴逃亡，还有成千上万农奴发动武装起义，朝廷必须镇压他们。她缓和了父皇强迫贵族服役的制度（贵族越来越多地逃避终身服役），却加强了贵族对农奴的控制权，将农奴视为动产。农奴如今不能宣誓效忠，可以被买卖，他们的主人可以将“放肆”的农奴放逐到西伯利亚，而不需要国家批准。总的来讲，这位被宠坏但是聪明而抱有善意的女皇的“伊丽莎白时代”是她父亲统治的低配版续集，也是叶卡捷琳娜大帝辉煌统治的预演。[9]

伊丽莎白上了年纪之后，变得更加凶狠。“在所有女人当中，她是最不能接受自己青春和美貌丧失的一个。”法维耶写道。她对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感到恼怒的时候，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为了对抗衰老，她身穿金线锦缎服装，“头发上戴满了钻石，往后梳，在头顶形成一个发髻”，并且不准其他任何人用这种发型。有一次她的染发剂出了错，她不得不把头发剃光，于是强迫宫里的所有姑娘都剃光头发。“女士们伤心流泪，但还是服从了。女皇送给她们黑色假发，让她们在头发长好之前戴着。”她禁止提及疾病、美女或者她的敌人弗里德里希大王。“透过她的善良和人性，”法维耶写道，“人们还是能经常瞥见她的骄横、傲慢，有时甚至还有残忍，但最多的还是她的迫害妄想症。”她总是在搬迁，“极少在同一个地方连续睡两晚”，会深更半夜换宫殿，改换宫里门的位置，并密切关注令人胆寒的亚历山大·舒瓦洛夫

的任何调查。[10]她自己的衰老让她更加关注叶卡捷琳娜和彼得的性生活。“女皇看到我们没有孩子，非常生气，想知道是谁的问题。”

他们的主要侍从女官乔格洛科娃找来“一个漂亮女人、一个画家的寡妇”格罗特太太来引诱彼得。但不管他是性无能、没有生育能力或仅仅是蠢笨，必须找别的男人让大公夫人怀孕。叶卡捷琳娜暗示，她和彼得之间有过亲密无间的时刻。她承认，结婚五年之后他们圆房了。她吹嘘说，彼得询问她对政事的意见，还给她取绰号为“足智多谋夫人”，以赞扬她的聪明。但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她声称，如果他爱她的话，她也可以投桃报李。但彼得的处男身肯定是被格罗特太太夺走的，他还开始与比龙的女儿和女演员有了私情，后来又和一名官员的妻子捷普洛娃夫人私通。“你能想象吗？她给我写了四页的信，”这个缺乏魅力和浪漫情怀的男人给妻子看捷普洛娃的情书，并向她炫耀道，“说我应当读一读，并且给她回信。我哪有时间？我还要操练（荷尔斯泰因部队）呢！”叶卡捷琳娜的回忆录里充满偏见，是多年之后以多个版本整合而成的。她有充分的理由毁谤彼得。但从宫廷其他所有人的反应来看，他的确像她描绘的那样讨人厌。

扎哈尔·切尔内绍夫现在回到宫里，不断向叶卡捷琳娜献殷勤。而“非常英俊”（且已婚）的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也讨好她。他“和蔼可亲，头脑聪颖”。她问他为何经常来访。

“因为爱情。”他答道。

“爱谁？”

“爱你。”他答道。她笑逐颜开。[1]

不过她最喜欢的是自己的总管，二十六岁的谢尔盖·萨尔蒂科夫，他“像黎明一样英俊”。她注意到，他总是不断出现在自己周围。乔格洛科娃帮助两名廷臣列夫·纳雷什金和萨尔蒂科夫接近叶卡捷琳娜，假装他俩是女皇的情夫。纳雷什金家族和萨尔蒂科夫家族都是与罗曼诺夫皇族联姻的豪门，所以选择这两人不是偶然。

乔格洛科娃与叶卡捷琳娜做了一次尴尬的关于性的谈话，叶卡捷琳娜生了疑心（这是个圈套吗?）。乔格洛科娃“问我，究竟有多么爱国”，然后提出：“你可以自由选择 LN 或 SS[2]。”叶卡捷琳娜选择了 SS。按照她后来的说法，他“告诉我，他爱我爱得发疯”，并向她解释“这种事情可以是幸福的”，即性爱的乐趣。

到 1752 年 12 月，宫廷迁往莫斯科。叶卡捷琳娜怀孕了，但她的婚姻还是很凄惨。彼得抓住了一只老鼠，召开军事法庭判它死刑，并将其绞死在她的卧室内。她大笑起来，激怒了彼得。尽管她两次流产，乔格洛科娃还是允许她与情夫幽会。而首相别斯图热夫，虽然曾经是叶卡捷琳娜的敌人，现在也鼓励她的私情，并开始栽培她，因为她是未来。她在政治和性生活

---

① 伊丽莎白送基里尔周游欧洲列国，把这个哥萨克羊倌打造成了大贵族。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他十八岁回国后，她任命他为科学院院长；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她任命他为乌克兰的盖特曼，封他为伯爵。在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他一直是两位女皇的宠臣。在哥萨克首府巴图林，他建造了一座新古典风格的宫殿。后来他的儿子们表现出纨绔子弟的骄横，于是基里尔提醒他们的卑微出身，唤来贴身男仆：“把我当年来圣彼得堡的时候穿的农民的破衣服拿来。我要重温一下我放牛的幸福时光！”

② 即列夫·纳雷什金或谢尔盖·萨尔蒂科夫。——译者注

两方面都不需要别人的鼓励，很快便又怀孕了。伊丽莎白任命亚历山大·舒瓦洛夫（“令人胆寒的人”）为大公夫妇的宫廷总管大臣。

1754 年 9 月 20 日，在圣彼得堡的夏宫，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保罗。婴儿立刻被女皇强行带走，她为自己有了继承人而欣喜若狂。叶卡捷琳娜被丢在血淋淋的床单上，精疲力竭，无人照管她。在大公与其亲信一起酗酒狂欢的时候，她一边阅读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一边康复。她得到了 10 万卢布赏金，以奖励她生了继承人。彼得抱怨自己没有得到奖金，于是伊丽莎白把这 10 万卢布从叶卡捷琳娜那里借回去，然后送给彼得。完成了使命的萨尔蒂科夫被派往国外。

保罗是萨尔蒂科夫的儿子，还是彼得的儿子？为了表达对保罗的莫大恶意，叶卡捷琳娜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坚持说，保罗是她和情夫的儿子，所以从此时到 1917 年，整个俄国皇朝就应当是萨尔蒂科夫皇朝，而非罗曼诺夫皇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真相，但即便在 18 世纪，也有一些婴儿的“官方”父母和生身父母不是一回事。如果保罗是萨尔蒂科夫的儿子，而他身上竟有彼得的一些特征，那就是遗传学的奇迹了。保罗长大成人之后相貌丑陋，于是叶卡捷琳娜刻意搅浑水，强调萨尔蒂科夫的兄弟的丑陋。但保罗的外貌一点都不像风流倜傥的美男子萨尔蒂科夫，无论是相貌还是行为举止反而都酷似彼得。[11]

此时，一场新的欧洲战争迫在眉睫，这使得俄国宫廷的致命斗争愈演愈烈。彼得和叶卡捷琳娜躲不过这场斗争。

1755 年 6 月 12 日，新任英国大使查尔斯·汉伯里·威廉姆斯爵士抵达圣彼得堡，他肩负着一项使命，即拉拢伊丽莎白，让她与英国结盟，共同反对法国和普鲁士。别斯图热夫支持这项政策。一次宴会上，叶卡捷琳娜坐在“生性快活而讨人喜欢”的汉伯里旁边，两人一拍即合，他成了她的老导师。她后来的第一部回忆录写的就是汉伯里。随后，他们一同观看了汉伯里的二十二岁波兰籍秘书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跳舞。这个波兰人是启蒙时代的浪漫而高雅的孩子，与她打情骂俏起来。叶卡捷琳娜“天生极其敏感细腻，相貌至少乍看起来很吸引人和讨人喜欢”，所以知道自己很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因此距离诱惑不远……诱惑和被诱惑只有咫尺之遥”。叶卡捷琳娜和波尼亚托夫斯基成了情人，但他们的私情很快就被欧洲权利政治这场巴洛克风格的大戏淹没了。[①]

9 月 19 日，别斯图热夫和汉伯里说服伊丽莎白，同意与英国结盟，目的是阻止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侵略，尤其是要保护

---

① 当时欧洲政治的错综复杂和曲折诡谲，可以从异装癖法国外交官德翁骑士的身上看出来。他作为“国王的秘密”的特工，来到圣彼得堡。路易十五的秘密私人政策是为御弟获取波兰王位，并让法国与俄国结盟。德翁天生是双性人，从生殖器上看，男性的成分比女性多，因而不确定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模糊是 21 世纪流行的一个现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圣彼得堡用一个女性的假身份——奥古斯特小姐——和伊丽莎白联络。在伊丽莎白的异装舞会上，性别变换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圣彼得堡男扮女装的故事可能是他虚构的。他的双性危机发生在后来，是在 1763 年他被派往伦敦的时候。他无意中泄露了法国入侵英国的计划，令法国国王大为窘迫。有传闻称，德翁实际上是个女人。1777 年，路易十六将他解雇，但也赦免了他，条件是他从此采用女性身份。他的余生就以女人的身份生活，并声称自己出生时是女性。但 1810 年他去世后，医生发现他其实是男性。

乔治二世在德意志的王国汉诺威。[1] 汉伯里“为自己的成功欣喜若狂”，而弗里德里希大王颇为惊惧。但伊丽莎白拖延着不肯立刻与英国签约，以至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于1756年1月16日戏剧性地与英国签订了盟约。英普盟约打乱了伊丽莎白自己的英俄盟约（以普鲁士为假想敌），也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老盟友法国推到了普鲁士的宿敌奥地利的怀抱，而奥地利已经与俄国结盟。伊丽莎白勃然大怒，责怪别斯图热夫，但这些严重的矛盾无法一直维持下去，只能通过一场外交革命来解决：5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1756年8月18日，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伦敦的资助下入侵了萨克森，这让俄国无法容忍。伊丽莎白与法国和奥地利一起投入了七年战争，旨在打垮弗里德里希大王。此时弗里德里希大王不得不同时面对欧洲最强的几个大国。[2] 伊丽莎白设立了一个战时内阁，称其为帝国宫廷会议。二十九岁的伊凡·舒瓦洛夫虽然拒绝加入会议，却在幕后阅读外交快件，并向将领们

---

① 严格地讲，汉诺威此时不具有王国的地位。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被推举为英国国王，开创了英国的汉诺威王朝，从此英国和汉诺威拥有同一位君主。拿破仑战争期间，汉诺威被法国占领。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将汉诺威提升为王国，由英王兼任汉诺威国王。从此英国和汉诺威拥有同一位国王，直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王，因为汉诺威奉行萨利克法，不准女性继承王位，所以英王不再兼任汉诺威国王。汉诺威王国于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译者注

② 伊丽莎白得知，弗里德里希大王打算推翻她，让伊凡六世掌权，于是她加强了对这个十五岁囚徒的原本就非常严酷的看押，将他迁往什利谢利堡。他有一次被带到圣彼得堡。在彼得·舒瓦洛夫府邸，伊丽莎白查看了这个憔悴的男孩。他目光呆滞，口吃，有些疯疯癫癫，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被押回自己的秘密的单人囚室。这就是俄国版本的铁面人。“如果他说下流话，就用铁链把他锁起来。”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命令道，“如果他不注意，就用棍子揍他。”如果有人企图营救他，看守的任务就是将他杀死。

发号施令。

但未来仍然悬而未决。彼得经常用普鲁士风格操练一小队荷尔斯泰因士兵，并且他经常穿普鲁士将军的制服，始终对弗里德里希大王顶礼膜拜。现在俄国与他的偶像开战了，他听到俄军的捷报，难以置信："这都是撒谎。我的线人说的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向叶卡捷琳娜隐瞒，他"感到自己不是为了俄国而生的，他不适合俄国人，俄国人也不适合他"。

别斯图热夫担心假如女皇驾崩可能会发生不可收拾的事情，于是心急火燎地制定紧急预案。这总是风险极大的行动。老首相利用上流社会的首饰匠贝尔纳迪为密使，与叶卡捷琳娜联络，提议由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共同执政，而由他（别斯图热夫）执掌政府。叶卡捷琳娜不置可否。

伊丽莎白任命陆军委员会主席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为总司令，他是彼得大帝的海军将领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的儿子，是别斯图热夫的盟友和叶卡捷琳娜的朋友。阿普拉克辛出征时带着大量私人奢侈品，需要500匹马运载，因此行动迟缓。他对威名赫赫的敌人弗里德里希大王心存畏惧，对俄国朝廷的不稳定也很担忧。1757年8月19日，在大耶格尔斯多夫[①]，阿普拉克辛打败了普军。

伊丽莎白兴高采烈，但俄军的补给和指挥状况都非常糟糕。阿普拉克辛没有乘胜追击，他得知女皇患病，于是"往回撤退，仿佛吃了败仗"（这是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说法，他对俄军得胜后反而撤退大感惊诧）。别斯图热夫心神不宁，鼓励

① 大耶格尔斯多夫当时属于普鲁士，在今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克。——译者注

叶卡捷琳娜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让他“掉转身去”。

彼得渐渐变得非常憎恶叶卡捷琳娜，所以她害怕他登基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她非常擅长处理与男性权贵的关系，还常常一连几个钟头与老伯爵夫人们聊天。“我和她们坐在一起，嘘寒问暖，对吃药治病提出建议……我知道她们的哈巴狗、鹦鹉和小丑的名字。通过这种简单而纯真的方式，我积累了大量的善意。”她把自己宣扬为“正直而忠诚的骑士”，既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女人的魅力”，也有“男人的头脑……就这样，我解除了敌人的武装”。但她必须小心谨慎：她怀上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孩子。

“上帝才知道，我妻子怀的孩子都是谁的种，”彼得喊道，“我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她意识到自己有三个选择：“第一，与大公分享命运。第二，任他摆布。第三，走独立自主的路。换言之，就是要么与他一起灭亡，要么被他消灭，要么拯救我自己、我的孩子们，或许还有整个国家。”

叶卡捷琳娜的女儿出生时，伊丽莎白也在场。不久，叶卡捷琳娜就遇到了真正的危险。[12]

1757 年 9 月 8 日，伊丽莎白从皇村做弥撒出来，突然昏厥，一连两个小时没有苏醒。恢复之后，女皇在舒瓦洛夫和副首相沃龙佐夫的撺掇下，考虑了阿普拉克辛和别斯图热夫的可疑举动。这两个人似乎在谋逆。1758 年 2 月 14 日，别斯图热夫被捕，遭到“令人胆寒的人”审问。沃龙佐夫被提升为首相。元老院主席特鲁别茨科伊也被卷入此案，失去了恩宠。

次日上午，波尼亚托夫斯基给叶卡捷琳娜送去一封警示信：她与别斯图热夫之间的联络人，首饰匠贝尔纳迪，正遭到

审讯。叶卡捷琳娜遭到“潮水般的不愉快念头的袭击”，感到像“胸口被戳了一把匕首”。她知道，秘密警察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她和彼得，但别斯图热夫送来一封短信，让她如释重负：“不必担心。我有充足的时间，烧掉了所有文件。”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别斯图热夫对皇位继承有什么僭越本分的安排，叶卡捷琳娜的地位仍然很脆弱，因为她给阿普拉克辛写过信，还谴责过自己的丈夫。然而，她也知道，女皇更喜欢她，而不是彼得。“今天，我那讨厌的外甥惹恼了我，比以往更厉害。”伊丽莎白在给伊凡·舒瓦洛夫的信中写道。4月13日凌晨1点30分，惯于夜间活动的女皇命人唤醒叶卡捷琳娜，将她带到自己面前。彼得和“令人胆寒的人”也被叫来，而伊凡·舒瓦洛夫则躲在一扇屏风后旁听。叶卡捷琳娜跪倒在伊丽莎白面前，哀求被送回采尔布斯特老家，因为“我招致了陛下的不悦和大公的仇恨”。

“你为什么希望被送回去？记住，你有孩子。”女皇答道。

“我的孩子有您照料。”叶卡捷琳娜聪明地答道。

“你太骄傲了，”伊丽莎白说，“你以为世界上没有比你更聪明的人了。”

“如果我曾经这么想，那么现在我的状况就会让我清醒了。”

彼得告诉“令人胆寒的人”，叶卡捷琳娜“非常邪恶，非常顽固”。女皇转过身去，让他闭嘴。

“你怎么敢向阿普拉克辛元帅下命令？”伊丽莎白问叶卡捷琳娜，“你怎么能否认？你给他的信就在这儿。”

叶卡捷琳娜坚持说：“别斯图热夫撒谎。”

“嗯，假如他撒谎，我会对他用刑。”女皇说。

叶卡捷琳娜在这场大摊牌中生存下来。彼得走后，伊丽莎白让她留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说。”她悄悄地说。后来，这两个女人对彼得的共同厌恶使得她们冰释前嫌。叶卡捷琳娜私下里已经不再敬畏这个爱欺负人的女皇。“哦，那个木头一样的女人，”她引用波尼亚托夫斯基的话说，“她把我们都要逼疯了。她要是死掉就好了！”

战争折磨着伊丽莎白的神经。俄国、奥地利、法国和瑞典的联盟理应足以打垮弗里德里希大王，然而此人懂得“战争中头等大事是统一的指挥”，因此能够智胜笨拙的联军。伊丽莎白命令逮捕阿普拉克辛。他在被亚历山大·舒瓦洛夫第一次审讯之后，就因中风而死。叶卡捷琳娜现在也失去了波尼亚托夫斯基，他被赶回波兰。为了消遣，她阅读狄德罗的著作，但她的婴儿在1759年3月夭折了。[13]

4月12日，伊兹梅洛沃近卫团的一名中尉，二十五岁的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在前一年8月的曹恩道夫战役①中三次负伤）抵达圣彼得堡，押送来一名战俘——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副官库尔特·冯·什未林伯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彼得对这个普鲁士人神魂颠倒，而叶卡捷琳娜则爱上了押送战俘的风流倜傥的奥尔洛夫。

奥尔洛夫身材魁梧，面貌英俊，在战场上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情场上也是传奇的征服者。他的“身材、面容

---

① 曹恩道夫今称萨尔比诺沃，在今天的波兰西北部。曹恩道夫战役发生1758年8月25日，是七年战争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大王亲自率领3.6万普军对战4.3万俄军。此役在战术上没有决定性，但双方都自称获得胜利。——译者注

和风度都仿佛神赐”。他很快被任命为彼得·舒瓦洛夫的副官，但很快就因为勾引这位权贵的情妇叶连娜·库拉金娜公爵夫人而惹恼了他。

在此期间，彼得兴高采烈地与什未林伯爵谈笑风生，后者是彼得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联络纽带。“如果我当上了君主，”他告诉伯爵，“你就不是战俘了。”这种愚蠢的话令奥尔洛夫和他的近卫军战友非常愤怒，因为他们曾在曹恩道夫战场上流血。

叶卡捷琳娜一定是趁着丈夫与什未林谈话的时候，安排奥尔洛夫与她幽会。他俩并非一见钟情，但到1760年底，他们已经坠入爱河，叶卡捷琳娜怀孕了。法国大使德·布勒特伊男爵说，奥尔洛夫“非常英俊”，但“非常笨”。他是一名外省省长的儿子，是那种讨所有人喜欢的耀武扬威的军人，“秉性朴实直率，不装腔作势，温和可亲，受人欢迎，脾气好，诚实。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他和他的兄弟在近卫军都是受欢迎的角色，尤其是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他的绰号是“疤脸”，“浑身都是野蛮的力气，没心没肺”，正是处于困境中的大公夫人可能会需要的那种凶悍鹰犬。[14]

战争让俄国流血，也消耗了伊丽莎白的资源。新的冬宫快要竣工了，她却没有钱完成自己的套房。“我要继续奋斗，”她宣称，“即便我要卖掉一半衣服和所有钻石。”弗里德里希大王战胜了笨拙的对手们，但在春季，彼得·萨尔蒂科夫将军指挥的俄军占领了法兰克福①，然后于1759年8月在库讷斯

① 指的是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在今天德国与波兰的边境上，不是更有名的那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译者注

多夫[①]击败弗里德里希大王。“我相信，一切都完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写道，“永别了！”他在自己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十八粒用来自杀的鸦片丸。

伊丽莎白欢庆胜利，但彼得不肯相信：“我知道，俄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普鲁士人。”女皇指定她的第一个情夫亚历山大·布图尔林（已被提升为伯爵和陆军元帅）接管指挥，但他的动作迟缓令她大怒。“你撤军的消息”，她写道，“比输掉一场战役更让我痛苦。我命令你径直进军柏林，将其占领。如果有人说我们的军队不适合攻打要塞，就把他逮捕，用铁链锁着押到这里！”

1761 年 7 月，五十岁的伊丽莎白“因歇斯底里的眩晕和抽搐而病倒，失去知觉好几个小时”。她没有庆祝自己的登基纪念日和生日，而是和伊凡·舒瓦洛夫与自己的甥孙保罗待在一起，逐渐康复。她的腿肿得厉害，行走不便。8 月，她的骑兵仅用四天就攻占了柏林，但弗里德里希大王继续顽强抵抗。她奄奄一息，伊凡·舒瓦洛夫感到自己的权力在流失，廷臣在投奔未来，即彼得。“我看到了一些我不理解的狡诈行为，”舒瓦洛夫在给沃龙佐夫的信中写道，“那些我善待和帮助过的人，现在却对我露出獠牙。我没有能力继续帮助他人，于是大家不再尊重我……我从来不会幼稚到相信他们是爱我本人，而不是爱我能给他们的好处。”8 月，伊丽莎白免去了特鲁别茨科伊的元老院主席职务（他占据这个岗位已经二十年），并清洗了他的 153 名身居高位的门客。朝廷洗牌的时候，有好几场

---

① 今称库诺维采，是今天德国与波兰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庄，属于波兰。——译者注

阴谋在酝酿。叶卡捷琳娜的计划得到了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鼓励和奥尔洛夫的支持。在彼得与相貌平平的伊丽莎白·沃龙佐娃（首相的侄女）恋爱的同时，她的妹妹叶卡捷琳娜·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一名近卫军军官的活泼的妻子）代表着一个急于在伊丽莎白驾崩后推翻彼得的群体。各个派系都在夜间拜访叶卡捷琳娜。

“信任我吧。”达什科娃对她说。

“没有人信任她。”叶卡捷琳娜心里想。

“您只消一声令下，”达什科娃说，“我们就能帮您登基。”

“我已经有计划了，”叶卡捷琳娜答道，“我只打算做一件事情：勇敢地直面未来。”此时她怀了奥尔洛夫的孩子，月份已经大了。[15]

伊丽莎白命令伊凡·舒瓦洛夫去找尼基塔·帕宁，即男婴保罗的总管，去讨论绕过彼得，直接传位给保罗，让叶卡捷琳娜当摄政王。帕宁劝舒瓦洛夫打消这个念头。12 月 23 日，伊丽莎白遭遇中风。在冬宫较旧一翼的一个卧室内，拉祖莫夫斯基兄弟和泪流满面的伊凡·舒瓦洛夫站在临终的女皇床前。叶卡捷琳娜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大肚子，坐在床边，而彼得在外面喝酒。24 日，战胜普鲁士的捷报送来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已经到了毁灭边缘，但女皇昏迷不醒。圣诞节那天下午 4 点，她驾崩了。随后抽泣的廷臣跪下，亲吻彼得的手。门被打开。特鲁别茨科伊元帅老泪纵横，宣布彼得三世继位了。[16]

因酗酒暴食而身体不适的皇帝站在女皇驾崩房间的门口，

而沃龙佐夫在隔壁房间里组建他的政府。[①] 彼得三世对伊凡·舒瓦洛夫慷慨大方。在新皇统治的第一夜，舒瓦洛夫站在自吹自擂的皇帝的椅子背后，插科打诨地侍奉他，尽管按照叶卡捷琳娜的说法，“他的脸颊显露出他的绝望”，“因为他的皮肤上有用五个手指抓出的印迹”。但实际的权力掌控在沙皇的亲信手中，包括他的侍从长乌克兰人安德烈·古多维奇和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男爵卡尔·冯·温格恩－施特恩贝格。他最重要的朋友是远在布雷斯劳、身陷绝境的弗里德里希大王。

彼得三世决心立刻与他的英雄议和，然后与他一同向丹麦开战，这是为了帮助他自己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夺回石勒苏益格公国。就连他的首相沃龙佐夫也不敢相信，皇帝竟然真的要执行如此不利于俄国的计划。但彼得三世可不开玩笑。

“我对陛下评价极高，”他在给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信中写道，“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证明这一点。”

“感谢上帝，”弗里德里希大王惊呼，“我处在毁灭的边缘……而这时一个女人死去，于是我的国家又复苏了……真是命运无常！”他热情洋溢地给彼得三世写信称：“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陛下得到了皇位。这皇位早就应当属于陛下，不仅仅是因为世袭的血统，更是因为陛下的美德，而如今陛下又增添了新的光辉。”

“陛下称赞我的统治，当然是在说笑，”彼得三世回信道，

---

① 彼得三世召回了18世纪40年代被放逐的受害者：尤利娅·冯·门登、没了舌头的洛普金娜、比龙和七十九岁的明尼希元帅。陆军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格列博夫被提升为元老院主席。德米特里·沃尔科夫成为国务秘书。政府实际上搬到了格列博夫府邸。彼得三世的亲戚，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公子和荷尔斯泰因－贝克的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公子加入了枢密院，后者承担关键的安保任务，担任圣彼得堡总督。

"在我眼中，陛下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停战协定立刻确立了。他俩之间的通信揭示了俄国皇帝是多么崇拜普鲁士国王，而弗里德里希大王为自己的国家死里逃生而感到难以置信，对上天佑助的奇迹感恩戴德。[①] 俄军奉命撤退，但弗里德里希大王担心如此美妙的事情是一场空，于是派遣他的二十六岁副官威廉·冯·德·戈尔茨伯爵去圣彼得堡敲定协议。

叶卡捷琳娜皇后用宽大的黑色丧服掩饰自己的大肚子，在正在肿胀腐败的女皇遗体（身穿处女的白裙子，供人瞻仰）旁几乎不间断地祈祷了三天。她一丝不苟地遵守了所有的哀悼仪式。伊丽莎白的头部因为肿胀而戴不住皇冠，于是叶卡捷琳娜帮助首饰匠，将它强行戴到死人的头上。

皇帝与皇后之间的对照非常鲜明。彼得三世快三十四岁了，但行为举止就像个孩子，而拥有绝对权力的任性孩子总是令人恐惧。他常会在上午与叶卡捷琳娜见面。新的冬宫竣工后，他们一同视察了新的套房。他们互相之间很礼貌，但仅仅是礼貌而已。彼得三世非常讨厌叶卡捷琳娜，以至于不愿意说出她的名字，只说"她"。

1762 年 1 月 25 日，伊丽莎白的遗体被穿上她标志性的金线锦缎服装，停放在八匹马拉的马车上，走过街道。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跟在灵车后面。彼得三世显然喝醉了，嘲弄送葬仪式，故意停下脚步，让送葬队伍继续前进，然后自己奔跑追

---

① 这就是所谓"勃兰登堡王朝的奇迹"。1945 年 4 月，希特勒被困在柏林的地堡，盟军步步紧逼。他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死能够打破盟国之间的联盟，挽救他自己，就像伊丽莎白的死挽救了他的偶像弗里德里希大王那样。国王的肖像被乐观地悬挂在希特勒的地堡内。

赶，导致他背后一片混乱，廷臣拉扯到他的袍服裙裾，甚至踩到上面。

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周，他每天早上 7 点起床，一边穿衣一边发号施令；8 点接见大臣，然后视察元老院；11 点检阅部队。他的第一批措施很开明并且得民心。1 月 17 日，彼得三世及其扈从跨过冰封的涅瓦河，来到政府各部委员会，签署了一道法令，废除彼得大帝那强迫贵族服役的举措。彼得三世的这项措施其实已经被讨论一段时间了，并反映出一个现实：在过去四十年里，贵族想方设法逃避服役，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彼得大帝强加给他们的奴役，不匹配欧洲权贵的身份。彼得三世降低了盐税，并明智地拒绝贵族的倡议，即为他打造一尊黄金塑像。他说："黄金有更好的用途。"但最重要的是军队：彼得三世憎恶权势过于膨胀的近卫军，将他们描述为"土耳其近卫军"。一些有一定可信度的传闻称，他打算解散近卫军，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也憎恶他。私下里，奥尔洛夫兄弟给他的绰号是"丑八怪"。

彼得三世命令女人们采用法国式的屈膝礼（这是普鲁士宫廷的常规），而不是俄国式的鞠躬，然后嘲笑她们的第一轮尝试。在教堂，他向神父伸出舌头扮鬼脸。他吸荷尔斯泰因烟斗，与"德意志鞋匠的儿子们"狂饮，"总是在古多维奇家猛灌啤酒"，他和亲信在那里"表现得像孩子，单腿蹦跳，朋友们把他们推倒。你可以想象，我们所有的政府领导人都戴着勋章、星章和奖章，蹦来跳去"，玩跳房子。

皇帝对自己那些朴实的亲信十分自豪，向达什科娃吹嘘道："与你姐姐（沃龙佐娃）那样正直朴实的人打交道，胜过与那些吸干了橘子汁水就扔掉橘子皮的聪明人交往。"他丝毫

不隐晦自己要娶沃龙佐娃的打算。“对我多理解一点，”彼得三世威胁达什科娃道，“有一天，你会后悔自己当初对姐姐那么鄙视。你应当了解你姐姐的想法，讨好她。”他的意思是，他要休掉叶卡捷琳娜，沃龙佐娃将成为皇后。

“叶卡捷琳娜皇后的脸上写满了深深的忧愁，”布勒特伊报告称，“她显得无足轻重，遭到藐视，但她得到普遍的爱戴，且她还在不遗余力地争取所有人的爱。”至于彼得三世，他“对沃龙佐娃伯爵小姐献出百般殷勤……他的品位真是奇怪。很难找到比她更丑的女人了。她看上去像个厨房女工”。观察着这三个人物，“很难想象叶卡捷琳娜不会采取极端措施”。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似乎在掌控圣彼得堡。[17]

2 月 21 日，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使者戈尔茨在一个名叫施托伊本上尉的凶徒陪同下，抵达圣彼得堡，觐见彼得三世，并接管了俄国的外交政策。国务秘书沃尔科夫奉命起草俄普协议和对丹麦的战争威胁，但他努力在这两方面尽量拖延。他的草案获得了彼得三世的批准，但他被施托伊本上尉检举，暂时被捕。戈尔茨自己起草了条约文本。4 月 29 日，彼得三世签署了条约。他警告丹麦，如果不归还石勒苏益格，就将面对“极端的灾难”，并打算亲自指挥这场战争。

彼得三世同意承认弗里德里希大王征服的所有新领土，而普鲁士同意承认俄国从丹麦获得的任何新领土。两位君主“如胶似漆”。弗里德里希大王告诉彼得三世：“尽管把什切青①和

① 在今天波兰西北部，为重要海港，距离波兰和德国的边界不远。——译者注

我拥有的一切都当作你自己的来用。告诉我，你需要多少普鲁士部队。尽管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但还是会亲自出征，讨伐你的敌人。”

戈尔茨是俄国朝廷真正的权臣，而首相沃龙佐夫被置之不理。[1] 皇帝缺乏俄国专制君主的基本品质：永远保持警惕。戈尔茨警示他，有廷臣在谋反。他天真地答道：“他知道那些人不忠诚。他觉得自己给了他们太多的工作，他们应当没有空闲来思考阴谋，所以是无害的。”得罪教会很不明智，取笑老廷臣和贵妇是过于鲁莽的行为，侮辱叶卡捷琳娜是愚蠢的，而激怒近卫军就是发疯了。他却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所以是自取灭亡。弗里德里希大王建议他尽快加冕：“因为我不信任俄国人……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若是有了你这样杰出而可敬的君主，都得谢天谢地。”他还建议彼得三世不要离开圣彼得堡。“想一想，彼得大帝离开都城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人阴谋推举伊凡六世为沙皇，怎么办？”

“战争即将开始，我没有时间举办俄国人期望的那种豪华加冕礼，”皇帝于 5 月 15 日吹嘘道，“如果俄国人要伤害我，他们早就做了。因为我在大街上走路时都没有保护。”

彼得三世做了一件受欢迎但不明智的事情：废除了秘密调查部。“‘沙皇的言辞与行为’这样招人讨厌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我予以禁止。”直到 6 月，他才组建了由元老院主持的秘

---

① 沙皇晋升已经倒台的（且奄奄一息的）彼得·舒瓦洛夫（以及“令人胆寒的人”）为陆军元帅，并提议让伊凡·舒瓦洛夫当副首相，但这位曾经的女皇男宠请求退隐。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也从宫廷退隐。（伊丽莎白在临终前曾要求彼得三世许诺尊重拉祖莫夫斯基兄弟和舒瓦洛夫家族）。

密行动部，命令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将秘密警察工作移交给沃尔科夫和御厩大臣列夫·纳雷什金。前者对沙皇的忠诚度可疑，后者则是一个机智俏皮的健谈者，不适合秘密警察的工作。不过彼得三世命令，“如果有人出乎意料地企图控制”伊凡六世，就会将伊凡六世杀死。温格恩－施特恩贝格负责看押前任沙皇，后者被带进城，供皇帝查看。

“你是谁?”彼得三世问他。

“皇帝。”

“你怎么知道的?”

“圣母和天使告诉我的。”

彼得三世送给他一件晨衣，于是他“像野人”一样手舞足蹈起来。彼得三世告诉弗里德里希大王，让他放心：“伊凡王子被关押得很严。”至于俄国人，“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懂得如何操纵他们，就可以仰仗他们”。[18]

叶卡捷琳娜虽然怀孕的月份已经很大，但还是保守着这个秘密，此举需要极大的勇气。4月11日，她生下儿子阿列克谢，姓氏为博布林斯基，将他藏在自己的男仆家中。她身体恢复之后，分别单独与奥尔洛夫及其兄弟，以及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他知道，彼得三世打算免去他的盖特曼职务，以古多维奇取代他）和达什科娃商议。小保罗的总管大臣帕宁彬彬有礼且温顺谦和，肥胖而老于世故（他可能与伊丽莎白有过短暂的私情），同时也是一位改革家，主张一种更西方化的贵族寡头统治。他愿意为叶卡捷琳娜效力，但始终不爱戴她。他知道彼得三世的真正继承人是保罗，但他也支持了叶卡捷琳娜的政变。

和之前的伊丽莎白一样，叶卡捷琳娜在政变之前也很犹豫。失败的代价太大了。这时，彼得三世做了一件特别出格的事情。

6月9日的“白夜”，沙皇举办了宾客多达400人的宴会，庆祝与普鲁士的和约以及即将开始的针对丹麦的战争。这是在拉斯特雷利设计的巴洛克风格的新冬宫举办的第一次盛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有焰火表演。① 彼得三世和他的德意志伙伴坐在一起，为沙皇全家、弗里德里希大王与和平祝酒，但坐在较远处的叶卡捷琳娜没有起身祝酒。沙皇派古多维奇去问为什么。叶卡捷琳娜答道，沙皇全家只有三个人，她是其中之一。彼得三世派古多维奇回去告诉她，他的两个叔叔也是沙皇家庭的成员，然后高声咒骂她。“傻瓜！”他喊道。叶卡捷琳娜泪流满面，但随后镇静下来，转向同情她的邻座人费奥多尔·巴里亚京斯基公爵，与他做了正常的交谈。

当夜，彼得三世命令他的副官巴里亚京斯基去逮捕她。巴里亚京斯基忠于叶卡捷琳娜，而且是奥尔洛夫的朋友，于是告诉了沙皇的亲戚，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公子，亲王劝彼得三世撤销了命令。巴里亚京斯基随后向奥尔洛夫和叶卡捷琳娜发出了警告。皇帝打算在奥拉宁鲍姆度假之后，率领近卫军出征。密谋者决定在他动身的时候将他逮捕。[19]

6月12日，彼得三世前往郊区宫殿奥拉宁鲍姆，把叶卡捷琳娜留在城里。她的密谋逐渐成熟了。17日，她动身前往

---

① 焰火表演的组织者是阿布拉姆·汉尼拔将军，即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他是伊丽莎白的宠臣，所以彼得三世讨厌他。在宴会开始时，汉尼拔接到了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公子签发的罢免他的御旨。“忠心耿耿地服务五十七年之后，竟然就这样被免职”，汉尼拔“退隐到自己的庄园”。

彼得宫城，住在彼得大帝的别墅吾乐宫。但在城内，密谋发展得简直太迅速了。近卫军骑兵二十二岁的中士格里戈里·波将金得知了密谋，于是找到奥尔洛夫的一名盟友，要求加入。"我没什么可怕的。"彼得三世这样告诉弗里德里希大王，但他新组建的秘密行动部听到了一些传闻，称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在谋反，于是他派了一名副官去严密监视奥尔洛夫。但组织政变的其实是格里戈里的兄弟——"疤脸"阿列克谢。

与此同时，一名较次要的密谋者被捕了，把奥尔洛夫家族的朋友帕塞克上尉拉下了水。6 月 27 日，帕塞克被捕。刑讯之下，他供出了密谋。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准备发动革命，而他的另一个兄弟费奥多尔去拜访了达什科娃，可能是为了判明她与他们是否一条心。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政变，但当奥尔洛夫犹豫要不要在当晚唤醒叶卡捷琳娜的时候，达什科娃告诉他："你已经耽误时间了。你不要担心惊扰皇后。让她吓晕了被送到圣彼得堡，也比让她和我们一起上绞刑架要强！"费奥多尔·奥尔洛夫向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透露了政变计划，后者承诺带自己的伊兹梅洛沃近卫团参加，并印刷政变的声明，因为他还是科学院院长，手里有印刷机。当夜，疤脸跳上一辆马车，等待与巴里亚京斯基会合，马车的脚踏板上站着波将金中士。他们就这样奔向彼得宫城。[20]

6 月 28 日清晨 6 点，马车停在吾乐宫外，疤脸跑进去，冲进叶卡捷琳娜的卧室，唤醒了他兄弟的情人。

"都准备好了，"疤脸说，"您必须起床。帕塞克被捕了。"叶卡捷琳娜不需要听更多，迅速穿上黑色衣服，登上马车。车夫挥动马鞭，波将金站在脚踏板上护卫皇后，她裹着毯子。他

们就这样火速奔向圣彼得堡。突然间，叶卡捷琳娜伸手去摸头。她还戴着睡帽，将它摘掉，笑出声来。疤脸与迎面驶来的另一辆马车会合，那上面载着一个名叫米歇尔的法国美发师。发型在政变中总是很重要。米歇尔就在叶卡捷琳娜奔向革命的途中为她打理头发。接近圣彼得堡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和疤脸换乘另一辆载着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马车，他们一起抵达了伊兹梅洛沃近卫团的兵营，在那里只找到了“十二名士兵和一名鼓手”。从这样微小的开端，人们也能够攫取帝国霸业。拉祖莫夫斯基召唤伊兹梅洛沃近卫团，很快“士兵们蜂拥上来吻我的手、脚和裙边”，叶卡捷琳娜回忆道。盖特曼拉祖莫夫斯基单膝跪下，亲吻了她的双手。其他各团也紧随其后，年轻的波将金带领着他所在的近卫骑兵部队。

皇后在冬宫下车，元老和将军们聚集在那里，宣读了推举“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宣言。帕宁带着她的儿子保罗大公来了，后者还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大门打开了；士兵、神父、女人乱哄哄地在走廊里穿梭，痴痴地看着，或者前来宣誓。叶卡捷琳娜二世出现在阳台上时，人们欢呼起来。

彼得三世仍然掌控着集结在德意志和立窝尼亚准备讨伐丹麦的军队，喀琅施塔得的海军也听命于他。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遣了使者去争取陆海军的支持，但现在她还必须擒获彼得三世本人。叶卡捷琳娜二世或许是想起了男装多么适合伊丽莎白，于是也命人取来一套军服。宫外的士兵脱去了他们憎恶的新式普鲁士风格军服，换上了他们的旧式军服。叶卡捷琳娜二世换上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镶红边的绿色大衣。她命令近卫军在宫殿广场集合，准备进军彼得宫城。

彼得三世对这些事态发展都还一无所知，在首相沃龙佐夫、戈尔茨、他的情妇和七十九岁的老元帅明尼希（他重新得宠了）的陪同下，正在检阅荷尔斯泰因部队的分列式。然后他离开了奥拉宁鲍姆，抵达彼得宫城，打算与叶卡捷琳娜一起庆祝圣彼得与圣保罗的瞻礼日。但吾乐宫空空荡荡。彼得三世慌了手脚，匆匆跑进门，看到叶卡捷琳娜的盛装被丢在床上，这是一个鬼魅般的凶兆，因为从各种意义上讲，她确实改换了衣冠。"我不是告诉你们，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吗？"他喊道。他开始哭泣、喝酒，踌躇不决。

唯一没有惊慌失措的廷臣是对政变颇有经验的明尼希，他援引彼得三世外祖父的榜样，给出了正确的建议："请立即统领在波美拉尼亚的俄国陆军，率领他们杀回俄国。我向陛下保证，六个星期之后圣彼得堡便会向陛下屈膝称臣！"但彼得三世不是彼得大帝。沙皇派遣使者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谈判。他先派了沃龙佐夫，后者曾在伊丽莎白政变的时候站在伊丽莎白雪橇的踏板上，但他在抵达圣彼得堡的时候，干脆跪倒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脚下，然后辞职了。彼得三世人数锐减的扈从队伍逃回奥拉宁鲍姆，明尼希建议他夺取喀琅施塔得。

在这个银装素裹的夜晚，彼得三世登上一艘双桅纵帆船，但他已经烂醉如泥，不得不由他的情妇和老元帅扶他上船。三个小时后，在喀琅施塔得城外，明尼希宣布皇帝驾到，但水兵们的回答是："没有皇帝了。叶卡捷琳娜二世万岁！"彼得三世晕了过去。他曾向叶卡捷琳娜预言说："我会死在俄国。"他仅仅想退位然后隐居到荷尔斯泰因。他决定去谈判。

叶卡捷琳娜二世放纵不羁地穿着她的近卫军制服，手里拿

着明晃晃的军刀，来到宫殿广场，登上她的灰色纯血马“光辉”，检阅了等候在那里的1.2万近卫军官兵。有些士兵醉醺醺的。大街小巷满是微醉的士兵，他们洗劫了酒馆。地上到处是他们丢弃的军服，就像化装舞会之后的早晨。三十三岁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头发红褐，眼睛碧蓝，睫毛乌黑，身材不高但丰满婀娜，骑马从士兵队列间走过。但她意识到自己的军刀缺少穗子。在这个时代，这种细节非常重要。之前搭乘她马车的那个聪明敏锐的年轻近卫军骑兵中士拍马上前，把自己的军刀穗子奉上。波将金以这种放肆大胆的方式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注意到他的魁梧身材、熠熠生辉的红褐色头发、敏感的长脸和下巴上的“美人沟”[①]，这堂堂的相貌再加上他的聪明才智，为他赢得了“亚西比德”[②] 的绰号。

当他准备返回队列时，他的骏马因为训练有素、惯于在队伍中行进，拒绝离开她的身边。“她大笑起来……她与他说话”，并且“由于这个偶然”，波将金后来回忆道，他最终成了她掌权的搭档和一生挚爱——“全都要感谢一匹放肆的马”。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近卫军在白夜的蓝光中前进，途中休息了几个小时。而奥尔洛夫两兄弟格里戈里和阿列克谢先行骑马赶往奥拉宁鲍姆，在那里逮捕了彼得三世，强迫他签署退位书，格里戈里把退位书送到了女皇手里。彼得三世在他的情妇和古多维奇的陪同下被送进马车，而近卫军高呼“叶卡捷琳

① 下巴中间的一条垂直的浅浅的沟，一般被认为很美。——译者注

② 亚西比德（约前450～前404年），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和将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半段里，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期间，他多次改换阵营，最后惨死。据说他非常英俊。——译者注

娜二世万岁！”在彼得宫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谋臣帕宁来见彼得三世。彼得三世哀求不要与沃龙佐娃分开。这个请求被拒绝，于是他请求只带上自己的小提琴、黑仆人纳西索斯和他的狗莫普希。帕宁同意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打算把这个已经变成空壳的前任皇帝囚禁在什利谢利堡，和前沙皇伊凡六世在一起，但当晚疤脸把彼得三世送到了附近的罗普沙庄园。叶卡捷琳娜二世返回了圣彼得堡。[21] 此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彼得三世。①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走进叶卡捷琳娜二世书房的时候，“震惊”地发现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全身舒展，躺在沙发上”，翻阅朝廷文件。“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女皇命令我拆开这些文件。’”

叶卡捷琳娜二世奖赏了朋友，但没有惩罚敌人。圣彼得堡驻军得到了相当于半年军饷的赏金。拉祖莫夫斯基和帕宁分别得到5000卢布年金，格里戈里和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分别得到800农奴和2.4万卢布。格里戈里另外还得到5万卢布。波将金可以在600农奴和1.8万卢布之间选择。叶卡捷琳娜二世坚持要求提拔他，另外还赏了他1万卢布。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她丈夫的情妇伊丽莎白·沃龙佐娃很和气（尽管有些屈尊俯就），把她送到乡村，“否则她会闲逛回宫里”。

---

① 弗里德里希大王对自己弟子的垮台丝毫不感到惊讶，但低估了他的继承者。“彼得三世竟允许自己就这样被拉下台，就像一个小娃娃被哄睡，”弗里德里希大王说，“叶卡捷琳娜二世年轻、软弱、孤独，是外国人，而且处于囚牢的边缘。一切都是奥尔洛夫家族做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能力统治。她跳进了那些想要救她的人的怀抱里。彼得三世缺乏勇气，又不肯听明尼希的建议，结果毁了自己。”

尼基塔·帕宁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外交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但始终没有成为委员会主席。她永远不能忘记，帕宁曾希望保罗成年后立刻登基。她任命扎哈尔·切尔内绍夫，即18世纪40年代追求她的那个人，为陆军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亚泽姆斯基是个本领娴熟而诚实正派的政治家，被任命为内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她的整个内政，从财政到法律，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他的夫人是特鲁别茨科伊的女儿，而特鲁别茨科伊在他之前担任内政委员会主席二十年之久。如此可见，政治高层的世界是多么小。她没有让格里戈里·奥尔洛夫一步登天，而是让他负责炮兵和吸引殖民者到乌克兰南部的新领土。在翻阅朝廷文件的最初兴奋淡去之后，懒惰、贪图享乐的奥尔洛夫并没有振作起来去行使权力。帕宁憎恶暴发户奥尔洛夫家族，而切尔内绍夫家族和拉祖莫夫斯基在帕宁与奥尔洛夫家族之间摇摆不定。但是，奥尔洛夫家族有一个计划来保障自己价值无量的在女皇身边的地位：格里戈里必须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结婚。不幸的是，她已经有一个丈夫了。[22]

彼得三世如今在罗普沙，被疤脸、巴里亚京斯基和另外十二人（包括波将金）看押着。他接二连三地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出请求："陛下，若您不想杀死一个已经可怜兮兮的人，就请怜悯我，把伊丽莎白·沃龙佐娃留给我，作为我唯一的慰藉……如果您愿意见我一面，那将是我最大的心愿。"她没有回复。他悲惨地请求给他一间较大的房间，并允许他隐居到德意志："我请求陛下不要把我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不知道是否曾经冒犯您。"

彼得三世和疤脸待在一起，完全有理由感到害怕。看守和

犯人在这场死亡之舞中都纵情狂饮。“我们的怪物，”疤脸在7月2日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写道，“患上了绞痛，病得很重。我担心他可能会病死，但我更担心他会活下去。第一个担心是，他一直满嘴说胡话，让我们都感到好笑；第二个担心是，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真正的危险。”这种威胁的话语令人胆寒，但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更换看守。

7月6日，疤脸报告称，彼得三世病势沉重，几乎昏迷：“我觉得他活不到今晚了。”这种阴森可怖的诊断听起来更像是死刑判决。罗普沙的气氛就像是逐渐收紧的绞索，但只要彼得三世还活着，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尔洛夫家族就不可能安全。

当晚，疤脸报告称，发生了一起非常不幸的事故：“小妈妈，这叫我怎么解释！”到晚间，“奄奄一息”的彼得三世奇迹般地恢复了元气，和看守一起酗酒起来。在桌前与巴里亚京斯基争吵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把他俩分开。他死了。我不记得我们做了什么，但我们全都有罪。因为我兄弟的缘故，怜悯我。我坦白了一切……原谅我们，快点命令了结此事吧。我不想活了。我们激怒了您，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些书信表明，这是蓄意谋杀，但凶手们都喝醉了，以便更容易下手。彼得三世的死对叶卡捷琳娜二世来说是必需的，也很便利，但她相信自己将永远被弑夫和弑君的罪行玷污：“我的光荣被玷污了，后世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但后世原谅了她。

皇帝的遗体被装扮一新，隆重地停放在涅夫斯基修道院。一条领巾掩饰了他青紫的喉咙，压低的帽子遮盖了他青肿的面部。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布了声明，称彼得三世死于“痔疮绞痛”，这是个荒唐的诊断，后来成为政治谋杀的幽默的委婉

语。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启蒙思想家让·达朗贝尔①访问俄国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他不敢来，因为他“患有痔疮，这在俄国是非常危险的疾病”。

彼得三世当初推迟了自己的加冕礼。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会犯同样的错误。[23]

① 让·勒朗·达朗贝尔（1717～1783年），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音乐理论家。他一生涉猎很多领域，著有8卷本《数学手册》、力学专著《动力学》、23卷《文集》以及《百科全书》的序言。——译者注

第四场

黄金时代

出场人物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女皇（原名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1762~1796年在位，彼得三世的遗孀

保罗一世，皇帝，1796~1801年在位，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

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原名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娜方伯[1]小姐），保罗的第一任妻子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原名符腾堡的索菲亚·多罗特娅公爵小姐），保罗的第二任妻子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1801~1825年在位，保罗和玛丽亚的长子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原名巴登的路易丝大公小姐）

康斯坦丁一世，皇帝，1825年在位，保罗和玛丽亚的次子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原名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尤利亚妮公爵小姐），康斯坦丁的妻子

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男宠（侍从长）们

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军械大臣，伯爵，后成为公爵

亚历山大·瓦西里奇科夫，“冰汤”

---

① 方伯（Landgraf）为德意志的一个贵族头衔，比伯爵（Graf）高，大致与公爵（Herzog）平级。威廉明娜的父亲是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路德维希九世（1718~1790年）。——译者注

格里戈里·波将金－塔夫利切斯基，公爵，“亚西比德”“独眼巨人”“殿下”

彼得·扎瓦多夫斯基，皇室秘书，后成为伯爵，枢密院成员，“彼得鲁沙”

谢苗·佐里奇，“野蛮人”

伊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伊庇鲁斯国王”

亚历山大·兰斯科伊，“萨沙”

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白色黑人”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伯爵，“红衣先生”

普拉东·祖博夫，伯爵，后成为公爵，“黑人”“牙齿”“黄道带”

廷臣：各部大臣等

尼基塔·帕宁，保罗大公的宫廷大总管，外交委员会主席，伯爵

扎哈尔·切尔内绍夫，陆军委员会主席，伯爵

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乌克兰的盖特曼，后成为陆军元帅

彼得·鲁缅采夫－扎杜奈斯基，伯爵，陆军元帅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海军将领，伯爵，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兄长，“疤脸”

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外交事务秘书，后成为伯爵和公爵，首相

尼古拉·萨尔蒂科夫，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总管，后成为伯爵和公爵，陆军委员会主席

瓦列瑞安·祖博夫，伯爵，“娃娃”，普拉东·祖博夫的弟弟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保罗的追随者

普拉斯科维娅·布鲁斯伯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侍从女官

亚历山德拉·布拉尼茨卡（娘家姓恩格尔哈特），波将金的外甥女，伯爵夫人，“萨申卡”

叶卡捷琳娜·斯卡乌龙斯卡娅（娘家姓恩格尔哈特），波将金的外甥女，伯爵夫人，“猫咪”“卡金卡”“天使”“维纳斯”

叶卡捷琳娜·涅利多娃，保罗的情妇，“小妖精”

瓦尔瓦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廷臣和朋友

1762年9月中旬，叶卡捷琳娜二世带着八岁的儿子保罗和他的教师帕宁，在全副仪仗的游行队伍中进入莫斯科。22日，她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将她自己加冕为女皇。随后在加冕礼的任命名单中，格里戈里·奥尔洛夫被任命为侍从长，这个头衔的含义变得与安娜女皇时期的大总管相同，即女皇的情夫。奥尔洛夫五兄弟和帕宁都被晋升为伯爵。波将金又得到四百农奴和内廷侍卫的宫廷头衔。

典礼之后，小保罗发烧病倒了。叶卡捷琳娜二世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讨厌莫斯科，所以着急得发狂，担心保罗的性命：他是她所建政权的唯一合法支柱，因为她自己没有一星半点的皇位继承权。好在他康复了。

返回圣彼得堡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很清楚，自己的地位非常脆弱。她通过秘密警察仔细地观察所有人，巧妙地安抚所有派系，尽量少得罪人，展现出笑眯眯的睿智和泰然自若的自信，令人感到宽慰。没过多久，近卫军的一些人搞起了阴谋，企图帮助伊凡六世复辟，但这场阴谋被迅速挫败了。叶卡捷琳娜二世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她就像彼得大帝一样说道："时间不属于我，而属于帝国。"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在仆人们还没起来之前自己做咖啡，然后就开始工作。她知道什么衣服适合自己的身材并能取悦她的俄国臣民，所以每天都穿奢华但从来不会显得俗气花哨的俄国式长裙。她如今三十多岁，在英国大使乔治·麦卡特尼爵士眼中"仍然风韵犹存"，而后来结识她的利尼亲王[①]觉得她"更多是端庄大气，而不是俊秀"。

① 利尼亲王是比利时的一个贵族头衔，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臣属。这里指的是第七代利尼亲王夏尔·约瑟夫。——译者注

所有人都赞美了她的丰润肤色、洁白牙齿和明亮的蓝眼睛。

她每天要写许多信，承认自己是个"书写狂"。她还有其他一些强迫症的爱好——"英伦狂"，还有植物狂。她酷爱英国绘画与花园；她喜爱新古典式建筑，说自己对艺术收藏有着"难以满足的贪婪"。这也都是展现她的威严辉煌的手段。她给冬宫增添了一座亭子——称其为小埃尔米塔什[①]——来存放她的艺术品，并举办私人晚会来招待朋友。按照彼得大帝的传统，她给客人定了10条规矩：

> 1. 进门时放下剑和帽子，也抛下所有的头衔。
> 2. 乡土观念和野心也必须留在门口。
>
> ……
>
> 最后是：
>
> 10. 不得在公开场合张扬丑事，在晚会上少管闲事。

和伊丽莎白一样，她使用由滑轮升起的饭菜升降机，以避免仆人偷听。她后来继续扩建冬宫，新的部分即今日的老埃尔米塔什，以展示她的艺术品。[②] 她书写法令、信件、讽刺剧和指示，还不断修改自己的秘密回忆录。叶卡捷琳娜二世不知疲倦地宣扬自己：她给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书信，要的就是被复制传播。

---

① "埃尔米塔什"的意思是隐士的居所。——译者注

② 从她的书信来看，她非常享受追踪、交易和占有艺术品的过程。她继位后当即开始为自己的埃尔米塔什宫收购艺术品，后来买下了萨克森大臣冯·布吕尔伯爵和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大量藏品。她还私下里收藏象牙浮雕和镶嵌珠宝的首饰，这些宝贝至今仍然存放于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专门打造的木柜中，但没有公开展出。

这位天生的政治家对自己统治的局限有着非常务实的认识："我做事的方式，必须让人民以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方式。"她的秘书谈到她的无限权力时，她大笑道："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松。首先，如果我的命令无法执行，就没有人会去执行……我听取别人的建议，我咨询别人，等到我确信得到普遍赞同的时候，我才发布命令，然后才能愉快地看到你说的盲目的服从。这就是无限权力的基础。"但当她的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她冷酷无情，不过绝不残忍："我必须有狼的牙齿和狐狸的尾巴。"她听说某位贵族老是批评她，于是建议他闭嘴，"否则就把他调到鸟不拉屎的地方，让渡鸦都找不到他的骨头"。

她上午接见大臣，起草命令。11点时，她梳妆打扮，招待奥尔洛夫，常常只带着他、她心爱的灵缇和几位侍从女官去散步。下午1点用过午膳之后，她在自己房内工作，直到晚上6点，那是"情人的时光"，留给奥尔洛夫；然后盛装打扮，准备参加盛会、宫廷活动（星期天）或看戏（星期一和星期四），或参加化装舞会（星期六）。在这些场合，深谙辉煌排场之妙处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向欧洲展现了自己的恢宏与威严。随后她和奥尔洛夫一起就寝，可能在晚上11点上床睡觉。

"我的地位，"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老情人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迫使我谨小慎微。最低贱的近卫军士兵看到我也会想：'她由于我的帮助才上台。'"波尼亚托夫斯基仍然爱着她，梦想娶她。叶卡捷琳娜二世觉得他的这种天真很烦人："既然我必须直言不讳，而你一心无视我一直告诉你的东西，那我就直说吧：事实是，如果你来这里，很可能会把我俩

都害死。”但这个失望的波兰人将得到极大的抚慰。[1]

“我要派凯泽林伯爵立即去波兰，等现任波兰国王驾崩之后，让你当国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政变一个月后写信给波尼亚托夫斯基道。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①于9月驾崩，奥尔洛夫家族和切尔内绍夫家族希望奥古斯特三世的儿子继位，但她决定把波兰王位送给波尼亚托夫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么做，绝不是心血来潮地奖赏性服务，她其实是信奉国家利益至上的冷静公正的人，奉行彼得大帝的波兰政策，即通过一个附庸国王来控制波兰，使其成为俄国的卫星国。波尼亚托夫斯基通过他的母亲（属于恰尔托雷斯基家族）与波兰的权贵有联系，他将完全臣服于俄国。但他仍然抱有幻想：“如果我想要王位，是因为我看到你坐在上面。”她批评他的时候，他殷勤地哀鸣道：“不要让我当国王，把我带到你身边吧。”

弗里德里希大王愿意支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波兰政策，以换取俄国对普鲁士的支持。于是，普鲁士和俄国在1764年3月31日签订了盟约。8月26日，波兰的选举议会在俄国军队的包围之下，选举波尼亚托夫斯基为国王，称号为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尼基塔·伊凡诺维奇！为了我们制造的这个国王，我祝贺你，”叶卡捷琳娜二世兴高采烈地告诉帕宁，“此事让我对你的信任大大增加了。”② 在帕宁眼中，俄普联盟

① 就是前文讲到的“强壮的”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译者注

② 与此同时，那种典型俄国式的命运大逆转又发生了，她把库尔兰公国归还恩斯特·比龙，即安娜女皇的男宠。他已经流亡二十二年，直到被彼得三世赦免。他作为俄国的傀儡统治库尔兰直到去世，由他的儿子彼得·比龙接任。

是建立一个新的“北方体系”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拉拢信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加强俄国对波罗的海的控制，并遏制奥地利和法国的“天主教阵营”。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让前任情夫当上了国王，那么她会嫁给现任情夫奥尔洛夫，让他成为皇帝吗？[2]

如果说把波尼亚托夫斯基带到俄国会迅速害死她，那么与奥尔洛夫结婚同样糟糕。终其一生，叶卡捷琳娜二世始终渴望家庭的亲密温馨。她不得不在朋友和情夫那里寻找这种感觉。

她的父母都已过世。儿子保罗还小，但和许多王室一样，母子关系也被不可避免的继承问题毒害了，原本善良的母亲天性遭到了扭曲。保罗的成年可能意味着她的倒台。如果保罗表现出才干，女皇就很难拒绝传位给他。好在他飘忽不定的不靠谱性格虽然毁了母子关系，却也成为女皇统治的理由。

既然没有家庭，叶卡捷琳娜二世就组建了一个亲密的小团体来替代。她最亲密的朋友是为她效力已久的侍从女官普拉斯科维娅·布鲁斯伯爵夫人，她的母亲鲁缅采娃伯爵夫人曾是彼得大帝的情妇。在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事情上，普拉斯科维娅·布鲁斯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盟友，“对她，我可以无话不谈，不必有任何担忧”。她俩对男人的品位相同，也同样欲望强劲，所以普拉斯科维娅有了女皇的“试用官”的名声。事实比这更复杂，但每一位君主都需要一个密友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密友应当既有朋友的忠诚，又有外交官的手腕和皮条客的粗俗。

叶卡捷琳娜二世原谅了“天生的滑稽鬼”列夫·纳雷什

金支持彼得三世的举动，重新任命他为御厩大臣。但他非常不擅长体育运动，所以她开玩笑说，他应当是“御驴大臣”。不过，对叶卡捷琳娜二世来说，生活的中心始终是她的情夫。她并非传说中的女色情狂，而是强迫症般严守一夫一妻主义，喜欢在她舒适温馨的套房内与情夫打牌和讨论她在文艺方面的兴趣：她把自己套房上方的那个套房给了侍从长奥尔洛夫。只要他乐意，就可以通过一道绿色楼梯，直接下楼到她的房间。她每晚都与奥尔洛夫打牌，玩法罗和伯齐克牌戏。她忠贞于奥尔洛夫，但在宫里她还有一个仰慕者。她在政变那夜遇见的波将金以英俊（她说“他的头发比我的更美”）、聪明才智、热衷神学和擅长模仿而著称。奥尔洛夫觉得难以取悦女皇的时候，就邀请波将金来逗她乐。她请他表演模仿，他否认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但这么说的时候用的是轻微的德语口音，与女皇的口音一模一样。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在场的人都等着看她会不会高兴，而她捧腹大笑。有时她在宫殿走廊里遇见波将金，他会跪下，握着她的手，向她表白自己的爱。

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鼓励波将金对自己的追求，但认真地提携他的事业。他的情场风流很传奇，据说他可能与女皇的闺蜜布鲁斯伯爵夫人也有一腿。然后，他突然从宫廷消失了。据说他因为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调情，被奥尔洛夫兄弟用台球杆狠揍了一顿。更可能的情况是，他身体不适，受了感染。不管是怎么回事，他失去了左眼，也丧失了自信，陷入抑郁。叶卡捷琳娜二世询问波将金出了什么事，并让布鲁斯伯爵夫人传递消息：“这样一个拥有罕见才华的人离开了社交界、祖国和那些珍惜他的人，真是莫大遗憾。”回到宫廷后，这个曾经因为机智和英俊而被称为亚西比德的人，得到了一个新绰号——

"独眼巨人"。

她需要奥尔洛夫，也爱他，他是她生活的中心。在公开场合，她对他十分亲密，而他热爱音乐和唱歌。宫廷日志记载了一个夜晚的故事："晚宴之后，女皇陛下优雅地返回她的内室，棋牌室的绅士们唱着歌；然后，宫廷的歌手与仆人和近卫军士兵在 G. G. 奥尔洛夫伯爵命令下，在另一个房间唱起欢快的歌曲。"目前，叶卡捷琳娜二世必须在雄心勃勃的奥尔洛夫家族和旧贵族之间维持平衡。和所有宠臣一样，格里戈里·奥尔洛夫也企图通过婚姻来让自己兄弟几人的地位稳固起来。

流言蜚语扰乱了宫廷的微妙平衡。"女皇可以随心所欲，"帕宁警告她道，"但奥尔洛夫太太永远不能成为俄国女皇。"1763 年 5 月，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从莫斯科去罗斯托夫朝圣期间，一个名叫希特罗沃的内廷侍从被捕。此人蓄谋杀死奥尔洛夫兄弟，并让叶卡捷琳娜二世嫁给伊凡六世。此案使得奥尔洛夫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婚姻化为泡影。

1764 年 7 月 5 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巡视波罗的海各省，这是她的第二次大规模巡视。在此期间，精神错乱的军官瓦西里·米罗维奇企图从什利谢利堡深层营救一号犯人，即伊凡六世，以便帮他复辟。米罗维奇及其朋友不知道的是，伊丽莎白和彼得三世曾下令，一旦有人企图营救伊凡六世，就将伊凡六世杀死，而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确认这道命令仍然有效。米罗维奇及其朋友抢占了要塞的城楼，然后奔向牢房。在枪战之后，他发现前任皇帝身上有多处刀伤，鲜血淋漓。他亲吻了伊凡六世的尸体，投降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匆匆赶回都城。米罗维奇被斩首，他的同伙则被判处可怕的"跑棍子"，即犯人赤裸上

身，在两队共 1000 人之间跑过，这 1000 人都用棍棒殴打犯人。跑这么 10～12 趟，犯人就会死亡。

两位前任沙皇就这样凄惨死去，但他们的消失，以及她的儿子保罗的年幼，为她扫清了道路，让她得以施展身手。令人无比惊异的是，这个弑君、弑夫的德意志篡位者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名誉，不仅成为俄国沙皇，还是成功的帝国霸业开拓者，同时还是开明专制君主以及启蒙思想家的宠儿。[3]

1767 年 7 月 30 日，叶卡捷琳娜二世乘坐一辆八匹马拉的马车，后面跟着十六辆载着廷臣的马车，车上坐着两个奥尔洛夫、两个切尔内绍夫、波将金，还有她的儿子保罗。他们从莫斯科的戈洛温宫驶入克里姆林宫，开启了她的开明工程：立法委员会。五百名选举产生的代表，包括贵族、市民、公民和外国人，首先与她一同在圣母升天大教堂领受祝福（穆斯林在外等候），然后走进多棱宫，公布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谕》。足以证明她全身心投入的是，她的所有宠臣都参与其中：神秘失踪十八个月后刚刚返回的波将金（如今是独眼）被任命为“外族守护者”之一；在一场典礼（效仿英国国王议会的开幕典礼）上，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宣读了她亲自撰写的《圣谕》。

《圣谕》吸收了孟德斯鸠、贝卡里亚①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启蒙思想家并非现代的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是迷信与暴政的敌人，是公正、秩序与理性的倡导者。就像所有虚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很容易为权贵

---

① 切萨雷·贝卡里亚（1738～1794 年），意大利犯罪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之一，被认为是现代犯罪学理论和刑法学之父，谴责刑讯和死刑，对美国的国父们影响很大。——译者注

的赏识而陶醉，也喜爱擅长表演的开明专制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真诚地赞同他们的理念，憎恶奴隶制。在巴洛克风格宫殿（尤其在莫斯科）光鲜表面的背后，她知道农奴怎样被囚禁在臭气熏天的地牢里："没有哪一座庄园没有铁项圈、铁链和刑具，用来惩罚那些罪行极其轻微的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农奴制导致了一起连环杀人案。达里娅·萨尔蒂科娃，一个年轻的寡妇，安娜女皇母亲家族的成员，酷刑拷打和杀死了数百农奴。[①] 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反对农奴制，却仍然将数万农奴赏赐给自己的宠臣。她特别谨慎，不愿意挑战贵族的特权，尤其是占有农奴这项特权。事实上，皇室所属的土地上生活着数百万农奴，所以她自己就是最大的农奴主。而且她深知，沙皇与贵族的合作是帝国的基石。而沙皇与贵族合作的基础为双方利益的趋同，即贵族一方面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务，另一方面镇压和占有数百万农奴。她抓住一切机会来加强这种基石。

立法委员会的部分目的是宣扬和展示她的开明哲学和慈善，但委员会的工作冗长而令人厌倦。代表们更热衷于讨论请愿事宜，为地方问题和社会问题奔走呼号，而不是研讨帝国的

---

① 萨尔蒂科娃因为情人娶了别的女人而受了情伤，于是拿女奴发泄。她的家成了人间地狱。她的受害者当中只有两三个男人，其他都是女性。受害者因为干活时微不足道的疏忽而遭到酷刑折磨，被鞭笞，用滚水泼，用锤子砸，用铁钉钉，用"木柴、木板和擀面杖"殴打。她的绰号是萨尔蒂琪卡。她多次贿赂当地警察，而警方经常惩罚那些敢于检举她的人，因为她是莫斯科总督（萨尔蒂科夫家族成员）的亲戚。她最终于 1762 年被捕。叶卡捷琳娜二世命令开展全面调查，结果显示萨尔蒂科娃可能杀害了 138 人，包括十岁的孩子和孕妇，最后有据可查的是杀害了 38 人。但因为残酷对待农奴在贵族当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是他们的特权之一，女皇对萨尔蒂琪卡特别从轻发落。萨尔蒂琪卡被示众，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书"这个女人折磨过人，杀过人"，随后她被终身监禁。

根本大业。不过，立法委员会炮制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称号，伏尔泰把这个称号传扬到全欧洲。立法委员会的高谈阔论很快就让叶卡捷琳娜大帝厌烦不已。她返回了圣彼得堡。战争与爱情的动荡将她从沉闷的会议中拯救了出来。[4]

1768 年 6 月，波兰爆发了反对斯坦尼斯瓦夫国王的叛乱。为了击败叛军，俄国哥萨克在追击他们的时候越过了国界，进入奥斯曼领土，后来横冲直撞地屠杀了一些犹太人和鞑靼人。9 月 25 日，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将俄国大使关进七塔要塞①，就此向俄国宣战。叶卡捷琳娜大帝部署了 8 万军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总司令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指挥，另一路的指挥官是颇有才干的彼得·鲁缅采夫。俄军沿德涅斯特河南下，奉命控制乌克兰南部。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一边战斗一边绕过黑海，攻打克里米亚，同时渡过普鲁特河和多瑙河，进入今天的保加利亚，以威胁君士坦丁堡。

“我的士兵去打土耳其人，仿佛是去参加婚礼。”过于自信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热情洋溢地向笔友伏尔泰吹嘘道。但煽动战争的政客很快就会发现，战争从来就不是婚礼。俄军由被强征入伍的农民组成，是从农村和各个家庭拉来的壮丁，他们常遭到农奴主军官的虐待，而且兵役长达二十五年。但从某些方面讲，服兵役让农民得以逃脱农村生活的可怕赤贫。他们有可能升为军官，而且尽管军纪极其野蛮，他们还是在军旅生涯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和东正教的团体精神。这就是使俄

① 七塔要塞在伊斯坦布尔，1458 年建造，依托原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一部分（包括黄金门）。七塔要塞是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监狱，与奥斯曼帝国交战的国家的使臣一般会被拘禁在那里。——译者注

军的士气如此高涨（并且与西方军队相比，维持起来更廉价）的特质之一。“土耳其人就像保龄球柱一样纷纷倒下，”有一句俄国谚语这样说道，“而我们的士兵即便没了头，还站得笔直。”

俄军攻陷第一座奥斯曼要塞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欣喜若狂。但成绩来得很慢。“疤脸”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建议“巡航”到地中海，于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命令波罗的海舰队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去攻击奥斯曼人，并煽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和阿拉伯人起来反叛。[①] 从未出过海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不过他把航海事务都留给他的苏格兰海军将领塞缪尔·格雷格负责。1770 年 6 月 24 日，疤脸向停泊在切什梅[②]港口的奥斯曼舰队施放了火船。苏丹的舰队被歼灭，1.1 万名奥斯曼水兵葬身海底。叶卡捷琳娜大帝欢庆此次大捷，并赏赐疤脸一个新绰号：切什梅斯基。俄国人暂时成了地中海东部的主宰，并且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开展军事冒险，炮击了叙利亚的若干港口，并占领贝鲁特六个月之久。[③]

---

①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率领俄国海军在地中海的这次远征，在希腊引发了所谓“奥尔洛夫起义”，希腊人在俄国的鼓励和支持下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这是 1821 年希腊独立战争的前奏。但由于俄国人未能兑现全部承诺、对希腊人予以大力支持，起义最终失败，起义者遭到残酷镇压，损失惨重。于是，很多希腊人对俄国人不再信任，转而寻求英法的支持来争取独立。——译者注

② 切什梅在今天土耳其西部沿海。——译者注

③ 埃及、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黎巴嫩南部的阿拉伯权贵正在反叛奥斯曼苏丹，并一度占领了大马士革。他们来找奥尔洛夫，寻求合作。得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批准后，奥尔洛夫派遣一队战舰炮击叙利亚沿岸，随后在 1772 年 6 月攻打贝鲁特，次年返回并将其占领。阿拉伯领导人承诺让俄国占据耶路撒冷，但俄国人很快就遭遇了中东政治中种族与派系矛盾的乱麻一样的难题。他们原本有机会建立一个阿拉伯附庸国，但叶卡捷琳娜大帝撤出了叙利亚政治乱局，于 1774 年与奥斯曼人议和。

在切什梅战役的同一天，鲁缅采夫率领2.5万俄军，在今天罗马尼亚的拉尔加河打败了15万人的土耳其军队。8月，他在卡古尔河又打了一次胜仗。鲁缅采夫是个冷若冰霜、坚如磐石的大贵族，在七年战争期间从弗里德里希大王那里学到了战争艺术。他是布鲁斯伯爵夫人的弟弟，据说还是彼得大帝的私生子。他凭借战功赢得了元帅权杖。

为了永久纪念她的胜利，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皇村建造了一座俄国军事胜利的“主题公园”，竖立了纪念陆战的方尖碑，为纪念切什梅战役而开辟了一个湖泊、竖立了石柱。① 但帝国和女皇的内室并非一切都顺利：这年11月，送回鲁缅采夫捷报的英雄将军不是别人，正是波将金。[5]

私下里，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奥尔洛夫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从政治角度看，奥尔洛夫兄弟的算计有个错误：头脑、肌肉、品位和魅力没有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而是非常公平地分给了五个兄弟：疤脸冷酷无情，费奥多尔有文化，格里戈里则只有勇气、魅力和相貌。“他的所有优点都被他的放荡掩盖了”，

---

① 叶卡捷琳娜大帝始终不喜欢伊丽莎白的叶卡捷琳娜宫那种洛可可风格的浮华，称其为“掼奶油”。尽管斥巨资做了许多其他风格的试验（包括莫斯科附近的察里津，她命令将其拆毁，然后用新哥特风格重建），她最喜欢的还是新古典风格的简洁。她最喜爱的建筑师是新古典主义者查尔斯·卡梅隆，他于1779年来到俄国：“现在我很喜欢卡梅隆先生，他是个苏格兰人，是詹姆斯党人，了不起的绘图师，精通古典纪念性建筑，他的著作《罗马浴场》非常有名。目前我们和他一起在台地上打造一个花园……”从皇村的中国村开始，卡梅隆改造了伊丽莎白的叶卡捷琳娜宫的洛可可风格内部设计，增添了新的私人套房，即玛瑙室，建造了新的村庄和索菲亚大教堂（受到君士坦丁堡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启发），并在那里的园林内竖立了一系列纪念柱和建筑。但他的杰作要算卡梅隆画廊，如今似乎仍然悬浮在空中。

狄德罗曾在巴黎见过格里戈里，描述他为“一个总是在煮的锅，却从来不能煮熟任何东西”。他的低劣品位臭名远扬。“对他来说，什么都很好，”法国外交官迪朗·德·迪斯特洛夫评论道，“他玩女人就像吃饭一样，非常不讲究。他喜欢卡尔梅克或芬兰村姑，也喜欢宫廷里最漂亮的佳丽。他就是这样一个傻瓜。”

叶卡捷琳娜大帝厌倦了他的有限智力和愚笨风度，但她后来告诉波将金，“若不是奥尔洛夫先厌倦了我们的关系，我会永远要他的”。她在秘密地与波将金通信，并认真地关心他的事业。在战争之初，波将金被赐予宫廷总管的仪式性钥匙，这是深得圣宠的标志。但同时他以骑士风度写信给叶卡捷琳娜大帝：“我能向陛下表达自己感激的唯一方式，就是为了陛下的荣耀而流血。取得成功的最好办法，就是狂热地为君主效力，置生死于度外。”叶卡捷琳娜大帝给陆军委员会主席扎哈尔·切尔内绍夫发去了一封信：“你应将宫廷总管波将金派往前线。”波将金作为骑兵将领，表现非常出色。波将金的上级鲁缅采夫在一次战役后报告称：“他是胜利的英雄。”波将金返回宫廷应当是得到了女皇的鼓励，并且宫廷日志显示，波将金这次回宫的时间不久，却与女皇一同用膳十一次之多。随后他返回前线，取得了更多胜利。在鲁缅采夫攻打锡利斯特拉①、另一名将领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俄军遭到热病的沉重打击，庄稼歉收，随后还传来了噩耗。

腺鼠疫横扫莫斯科。到1770年8月时，每天约有500人

① 在今天保加利亚东北部，为多瑙河畔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死亡。总督逃离，城市失控，暴民谋杀了主教。1771 年 9 月 21 日，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匆匆赶往莫斯科，勇敢地直面暴民，有效地恢复了秩序。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皇村为他建造了一座凯旋门。“奥尔洛夫伯爵，”她告诉一位西方笔友道，“是他这一代男人当中最英俊的。”

奥尔洛夫家族的地位似乎固若金汤，但叶卡捷琳娜大帝私下里在征询已经返回圣彼得堡的波将金的意见。女皇后来表示后悔，后悔没有在 1772 年就开始与波将金恋爱。同时，叶卡捷琳娜大帝派遣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去福克沙尼[①]与土耳其人开启谈判。当着鲁缅采夫和波将金的面，奥尔洛夫张皇失措，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谈判会场。叶卡捷琳娜大帝要求奥斯曼人认可克里米亚的独立，这是俄国控制克里米亚的第一步。但奥地利和普鲁士提出了它们认可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的价码：瓜分波兰。叶卡捷琳娜大帝同意了所谓的第一次瓜分波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得到了波兰的一部分。但就在和平似乎即将降临的时候，瑞典又鼓励奥斯曼人继续战斗。

1772 年 8 月 30 日，叶卡捷琳娜大帝任命亚历山大·瓦西里奇科夫（一个英俊但冷漠的近卫军军官）为新侍从长，让他搬进冬宫内一个套房，那里靠近她自己的套房。当奥尔洛夫在谈判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有了一个新情夫。奥尔洛夫纵马赶回，但被拦在城门外，接受“检疫隔离”，被命令去他在附近的庄园等候。叶卡捷琳娜大帝必须小心应对奥尔洛夫家族。在敏感的谈判中，她承诺格里戈里·奥尔洛夫，要将“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遗忘”，不过她永远不会忘记“我欠你

---

① 在今天的罗马尼亚东部。——译者注

们家族多少”。她付了一笔丰厚的分手费，以后她每次分手都会慷慨解囊。奥尔洛夫获得了15万卢布年金，10万卢布现金（用来组建自己的内廷），1万农奴，她已经为他建造的那座新古典风格的大理石宫殿，以及使用神圣罗马帝国侯爵头衔的权利。奥尔洛夫公爵旅行了一段时间，后来重返宫廷，享受了极大荣誉。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尝试与瓦西里奇科夫安顿下来的那段时间，波将金被晋升为中将。她之所以选择瓦西里奇科夫，可能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她选择波将金，波将金就会霸道、乖僻并占据她的所有空间。但是，她也觉得瓦西里奇科夫非常沉闷无聊。她后来向波将金承认，“瓦西里奇科夫的爱抚能让我哭出来”。她给他取的外号是“冰汤”。[6]

她急于结束战争。鲁缅采夫的军队因为疾病而元气大伤，仍然在围攻锡利斯特拉，僵持不下。在那里，波将金凭借一系列轻骑兵突袭而威名大振。1773年7月，叶卡捷琳娜大帝第一次向伏尔泰提到了波将金的名字。9月17日，东南边疆地带雅伊茨克的哥萨克、鞑靼人和逃亡农奴在一个自称彼得三世的顿河哥萨克领导下掀起了叛乱。这个假沙皇的真名是叶梅利扬·普加乔夫，是个逃兵。他宣称他的淋巴结核病疤痕是皇室身份的象征。他的叛乱点燃了一个火药桶。许多城镇被他攻占，贵族被肢解，妇女被强奸并送进“皇帝后宫”，而普加乔夫的兵力也在迅速膨胀，并挥师北上。

还有更多的麻烦：叶卡捷琳娜大帝受到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挑战。1772年9月20日，保罗满十八岁了。他可以期待拥有自己的婚姻、宫廷和政治角色。保罗及其谋臣帕宁相信，合法的沙皇应当亲自治国理政。这对叶卡捷琳娜大帝来说将是一场

灾难。[7]

保罗需要结婚。他年幼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曾用爱情的话题逗弄他，而奥尔洛夫和帕宁带他去拜访侍女。他到青春期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把一个年轻的波兰寡妇介绍给他，她为他生了个儿子。① 自小成长在这样轻浮放荡的环境里，他害怕自己结婚之后会被戴绿帽子便不足为奇了。在文化方面，他浸淫于启蒙思想。帕宁教导他，虚荣的战争、无拘无束的专制和不道德的女性统治（这三点都是对他母亲的隐晦批判）会危及良好的政府和井井有条的社会。然而，这些思想却与保罗的信念——不受限制的神圣独裁统治、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中世纪骑士风尚——截然相反。

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在神圣罗马帝国（她自己就来自那里）地位较低的贵胄小姐当中寻找一个儿媳。她选择了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娜方伯小姐，邀请她到圣彼得堡。保罗喜欢她，但正当她皈依东正教并改名为娜塔莉亚的时候，保罗自己卷入了一场阴谋。野心勃勃的荷尔斯泰因外交官卡斯珀尔·冯·萨尔登企图让他成为沙皇，与叶卡捷琳娜大帝共同统治。帕宁不主张这条路线，但叶卡捷琳娜大帝大为警觉。她不让保罗拥有自己的独立宫廷。

1773 年 9 月 29 日，保罗迎娶娜塔莉亚，举办了盛大婚礼，燃放了烟花。母子关系有时很亲密，尤其是两年前他生病时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但甚至是在萨尔登事件之前，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发现保罗心胸狭窄、阴郁颓丧而毫无魅力，

---

① 谢苗·威利基，后来参加英国皇家海军，1794 年死在安的列斯群岛。

现在他还变得危险了。竞争将逐渐摧毁他们之间原本就薄弱的亲情。[8]

俄国深陷于无休止的战争，伏尔加河流域南部爆发了普加乔夫叛乱。圣彼得堡和欧洲却兴致勃勃地观看奥尔洛夫公爵快活地返回俄国宫廷。叶卡捷琳娜大帝正和“冰汤”待在一起。分析俄国局势的专家弗里德里希大王注意到，奥尔洛夫在执行“除了性爱”之外的所有职责。弗里德里希是个用情专一的同性恋者，非常憎恶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接地气或者说庸俗的性生活：“让生殖器官裁决欧洲的利益，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皇位受到了威胁，她拿起笔，给正在远方攻打一座奥斯曼要塞的某位军官写了一封信：

> 先生！中将和骑士，您或许忙于凝视锡利斯特拉，无暇读信……但因为我非常热切地希望永远保住勇敢、聪明和有才华的人，我恳求您避开危险。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写了这封信。我的回答是：这是为了让您确信，我在思念您，因为我永远是
>
> 善心的叶卡捷琳娜。

俄军且战且退地渡过了多瑙河，波将金掩护军队后方，最后一个过河。随后他立即骑马奔向圣彼得堡，匆匆来到宫廷。在冬宫的楼梯上，他迎头撞上了奥尔洛夫。

“有什么消息吗？”波将金问。

“没有，”奥尔洛夫公爵答道，“除了我在往下走，你在往上走。”但什么也没发生。瓦西里奇科夫仍然占据着自己的位

置。叶卡捷琳娜大帝犹豫不决。波将金始终善变，时而清心寡欲像个僧人，时而穷奢极欲。他与她对质，然后怒气冲冲地去了涅夫斯基修道院，宣布自己要出家。布鲁斯伯爵夫人在修道院僧舍和皇宫之间来回奔走，传递波将金写的情歌歌词（他很有音乐才华）："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你的孤单。但是天呐，你为什么要我爱她，只爱她一个？"

最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投降了。她在一封给波将金的信里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 然后来了一位英雄（bogatry，俄国神话中的骑士），他英勇而优雅，我早就很爱他；听说他来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已经私下里给他写了信，我想偷偷地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布鲁斯伯爵夫人怀疑的那样，已经有了我希望他有的那种想法。

波将金来到皇村，然后是冬宫，陪伴在她身边。他成了她的情人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被他激昂旺盛的生命力迷住了。他俩的床笫生活十分和谐美满，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有共同语言。

"亲爱的，"她在给波将金的信中写道，"我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开心。我们一起度过了四个钟头，无聊的情绪烟消云散，我不愿和你分离。我的亲爱的，我的朋友，我多么爱你：你多么英俊、多么聪明、多么幽默、多么机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世界都不重要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他们安排在宫殿的浴室内幽会。

"是真的假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伯爵问。

"什么真的假的？"女皇答道。

“是爱情吗？”疤脸问。

“我不能撒谎。”

“是真的假的？”

“真的！”

疤脸开始大笑。“你们在浴室见面？”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因为一连四天，我们看见浴室的窗户到很晚还亮着。昨天，很显然，你们约定晚些见面，所以你们同意不显露出互相之间的爱意，这是为了瞒过其他人。真聪明！”只有疤脸能够和她这样放肆地讲话，但他的这一席话（被她重复给波将金听）说明宫廷的人们颇为震惊。浴室里回荡着这两个纵情享乐之人的笑声和颠鸾倒凤的声音。“我亲爱的朋友，”她在一封短信里草草写道，“我担心你会对我生气。如果没生气，那更好。快点来我卧室证明吧。”

可怜的“冰汤”十分凄惨。“我只不过是个外室小三罢了，”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根本都不准我出去，也不准我见任何人。我心急火燎地想要圣安娜勋章，就告诉女皇。第二天我发现衣袋里多了3万卢布。波将金呢，想要什么都能得到。他才是主子。”瓦西里奇科夫搬出了宫，波将金搬了进去。

叶卡捷琳娜大帝仍处于危机中，但她现在有了一位勇敢而聪慧的伴侣和搭档。“我放弃了一个心地善良但非常无聊的人，”她写道，“他当即就被一个最优秀的男人取代了。他是这个黑铁时代里最伟大、最机智风趣、最有独创性的怪人之一。”[9]

“女人终归是女人”，惊骇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写道，他发

明了一种哲学厌女症的“阴道原则”理论，“在女性统治的政府中，性的影响力总是大过理性引导的稳健政策”。

这将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一生中最炽热的爱情和绝妙的政治合作。波将金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生活方式上截然相反：她井井有条，有着德意志的克制与冷静；而波将金是狂野的、紊乱的、斯拉夫的风格，情感充沛、高于生活、极其浮夸。她比他年长十岁，出身贵胄；他是斯摩棱斯克小士绅的儿子，有五个姐妹，从小被溺爱。在宗教方面，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几乎是无神论者；而他信奉东正教的神秘主义，带有一种罕见的启蒙时代的宽容。他妙语连珠；她天生爱笑；他唱歌，写歌；她五音不全，但爱听音乐。他是个夜猫子，她每晚 11 点上床睡觉。在外交政策上，她非常务实；他富有想象力，是个幻想家。她用情专一，而他贪得无厌，耽于色欲，忍不住要不断地勾引和享用他那个时代最美丽的贵族女性和欧洲的女冒险家，包括他的至少三个国色天香的外甥女。

然而，他俩也有许多共同的激情。他们都纵情地享受性爱，朴实，接地气，不是那种拘谨假正经的人。他们都酷爱文学、新古典主义建筑和英国花园（波将金旅行时要携带一个花园，由农奴们搬运，不管他停在哪里过夜，都把花园安放下来）。他们都是有强迫症的艺术品与珠宝收藏家，都陶醉于辉煌富丽，不过他的品位是奥斯曼苏丹式的，并非埃及法老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为了权力而生活的人。波将金是她爱过的唯一一个与她同等聪明的人。格里戈里·奥尔洛夫说波将金“和魔鬼一样聪明”。尽管波将金有着诗意的奇思妙想，但也有充沛的精力和精明的头脑，有能力将庞大的计划转化为现实。他是这方面的大师。“我们的任务是改善局势”，这是他

对政治家面临的挑战的定义。“她爱他爱得发狂，”她的朋友、元老伊凡·叶拉金说，“他们之所以相爱，很可能是因为心有灵犀。”这就是为什么叶卡捷琳娜大帝称波将金为“我的孪生灵侣”。

叶卡捷琳娜大帝后来吹嘘道，她会把波将金从“中士培养成元帅”。她已经在向他传授政治的戏剧：“在公共场合举止要聪明，那样就没有人知道我们真正在想什么。”即便在他们的早期通信中，也是既有性爱的游戏，也有权力的游戏。“门会开的，”她在一封短信中写道，“我要上床了。亲爱的，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来找你，还是你来找我？”

她称他为“我的哥萨克”“珍宝”“黄金小公鸡”“丛林雄狮”“老虎”；他总是叫她“小妈妈”。在埃尔米塔什打牌的聚会（受宠的外国大使会参加）上，波将金常常不通报就闯进来，穿着土耳其式晨袍，甚至是紧身裤子，嘴里啃着萝卜，阴郁地穿过房间。这是斯拉夫英雄的东方表现形式，他有时是光辉璀璨的生命力和灵魂，有时则生着闷气、一言不发。叶卡捷琳娜大帝不得不修改埃尔米塔什聚会的规则：“第三条规则：我要求你保持快乐，但不准弄坏、打碎或者咬任何东西。”

他的所有怪癖都有着这样的意义：他是个独一无二的人，不遵从任何凡夫俗子的规则。尽管他的暴脾气和疑病症让她疲惫不堪，但她对他的欲望也让她自己惊异：

> 我5点时醒来……我给自己的整个身体，一直到最后一根头发，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矩，不准自己向你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爱。……哦，波将金先生！你玩了什么花招，扰

乱我的内心！在过去，我的心灵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之一……多么可耻！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了这种疯狂激情的牺牲品……又一个证明你对我拥有绝对权力的证据。好吧，癫狂的书信，飞到我的英雄居住的地方吧……

女皇对他爱得发疯，以至于会偷偷溜到他的房间外，站在严寒中等待他的助手们离去。他们的通信就像现代的电子邮件，我们可以想象信使在他们的套房之间来回奔波。

他的信："亲爱的小妈妈，我刚回来，冻僵了……我第一个想知道的，是你怎么样。"

她回信："我很高兴你回来了，亲爱的。我很好。你暖和一下身子吧，去浴室。"

他回信说他已经洗过澡了。

她回信："我的美男子，我的宝贝，什么都比不上你。我满怀对你的温暖和柔情，只要你活着，我就永远保护你。我猜，你洗了澡之后一定比以前更帅了。"

但在她的权力危机中，她也需要他："我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告诉你，尤其是昨天我们讲到的那件事。"1774 年 3 月 5 日，她通过他向切尔内绍夫传达军事方面的命令，并将他提升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副团长。不过，他首先集中精力去组织军事行动，旨在打败普加乔夫。至于战争，他已经在审阅与奥斯曼人的和约条款，但他认为还需要一场攻势：按照她的说法，他说服她"授权给鲁缅采夫，就这样取得了和平"。3 月 31 日，波将金被任命为新俄罗斯（即新近征服的乌克兰南部地区）总督。叶卡捷琳娜大帝照例给了他 10 万卢布赏金，但他感兴趣的是权力。他要求加入她的指挥战争的议事

会。“甜心，因为你要我今天派你送一些东西去议事会，我写了一封信……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今天中午做好准备。”5月30日，他被提升为总司令和陆军委员会副主席。这打乱了她的团队的旧平衡：切尔内绍夫辞职了。但女皇和波将金欣喜若狂地密切合作。“将军爱我吗？”她给他写信道，“我爱你，将军。”[10]

6月9日，鲁缅采夫渡过多瑙河，攻入奥斯曼领土。但7月21日传来消息，哥萨克叛军头领普加乔夫组建了一支新军队，攻占了喀山。伏尔加河地区燃起熊熊大火，爆发了一场野蛮的阶级战争，农奴揭竿而起，屠杀地主。普加乔夫会进军莫斯科吗？惊惶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彼得宫城召开了紧急会议。奥尔洛夫家族、切尔内绍夫家族和拉祖莫夫斯基全都对波将金的崛起不满，同时又害怕普加乔夫，所以几乎一言不发，直到后来尼基塔·帕宁向波将金建议，授予他的兄弟、凶悍的彼得·帕宁将军独裁全权，去镇压叛乱。叶卡捷琳娜大帝憎恶彼得·帕宁，“称他为第一流的骗子”，但她在波将金的支持下同意了。

两天后喜讯传来，缓解了女皇的压力：鲁缅采夫根据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条件（经过了波将金的修改），签署了《库楚克开纳吉和约》①。“我觉得今天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日子。”叶卡捷琳娜大帝欢呼雀跃，因为她赢得了在黑海之滨的立足点，乌克兰南部的一片土地，独立的克里米亚汗国，以及在黑海建造舰队的权利，此外还有比较含糊的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的

① 库楚克开纳吉就是今天保加利亚东北部城市凯纳尔贾。——译者注

保护者的地位，这种权利在下一个世纪将变得很重要。

7 月 13 日，她的将领终于彻底击败了普加乔夫，他逃向自己的家乡顿河地区，却在那里遭到出卖。彼得·帕宁将军扫荡了许多村庄，将数千人绞死（用铁钩穿刺其肋骨），从伏尔加河运来绞刑架。普加乔夫被判处肢解然后斩首，但叶卡捷琳娜大帝出于人道，命令先将他斩首。[11]彼得三世的幽灵就这样死了。①

平定普加乔夫叛乱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心情去纵容任何觊觎皇位者。现在，她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敌手："伊丽莎白公主"，一个苗条的二十岁姑娘，侧面轮廓有意大利风情，肌肤白润光滑如雪花石膏，灰色眸子，自称是伊丽莎白女皇和"夜间皇帝"的女儿。她的真实身份从来没有被揭穿过，她可能是一个纽伦堡面包师的女儿，但她擅长蒙蔽容易上当的年纪较长的贵族。疤脸监视着她在意大利各地的活动。叶卡捷琳娜大帝用匪徒般的语调要求拉古萨②人交出伊丽莎白。否则，"有人可以向城里扔几颗炸弹"。更好的办法是，让疤脸"悄无声息地抓住她"。

奥尔洛夫 - 切什梅斯基逢迎拉拢这个假公主。她相信自己

---

① 但还不算完。普加乔夫不是唯一一个冒充彼得三世的人。第一个冒牌货是矮子斯蒂芬，一个神秘的矮个子商人，他于 1767 年在巴尔干的袖珍小国黑山宣布自己是彼得三世，然后夺权。这个矮小的暴君清洗了所有反对派，改革黑山政府，打败了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叶卡捷琳娜大帝自己也在与奥斯曼人打仗，于是派遣使者去黑山告诉当地人，如果他们除掉斯蒂芬，她就援助他们。1773 年，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终于消灭普加乔夫的时候，斯蒂芬被他的理发师刺杀了。

② 拉古萨是 1358 ~ 1808 年的一个城市共和国，以杜布罗夫尼克城（在今天的克罗地亚南部）为核心。——译者注

骗倒了他，但在她登上他的旗舰，被欢呼为“女皇”的时候，这个“恶女人”却被逮捕，押往圣彼得堡，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她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求情，在自己的信上签名“伊丽莎白”。然而，女皇以实际行动告诉她，真正的专制君主应当如何行事：“派人告诉那个臭名远扬的女人，如果她想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些，就不要再演戏了。”[①]

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保罗去往莫斯科，用凯旋门、阅兵式和焰火表演来庆祝胜利。这是她最早的盛大景观之一，由安排辉煌排场的大师波将金负责组织。7 月 10 日，女皇和皇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列队士兵之间走过，检阅部队。她头戴一顶小皇冠，身穿白鼬毛皮镶边的紫色长袍。他们在《感恩赞》的乐声中走向圣母升天大教堂，两侧是鲁缅采夫元帅和波将金将军，还有 12 名将军举着她头顶的紫色华盖。随后，在 4 位元帅的簇拥下，她论功行赏：鲁缅采夫获得了“扎杜奈斯基”的别名，意思是“越过多瑙河”，另加 5000 农奴和 10 万卢布；波将金成为伯爵，女皇还告诉他：“和约签订那天，我会把我的一幅肖像（一幅镶嵌钻石的细密画）赠给你，我的宝贝，我的心，亲爱的夫君。”

他俩的关系如胶似漆，这对双方都产生了影响。叶卡捷琳娜大帝找到了波将金这样一个政治伙伴，但他的喜怒无常和疯狂吃醋让她简直要发疯。尽管她宣称“为了你，我愿意做不可能的事情。我愿意当你的谦卑女仆或者低贱佣人，或者两个都当”，但一个 18 世纪的俄国男人还是很难与一个强有力且

---

① 传说中，这个姑娘在涅瓦河发洪水时溺死在自己的牢房内。参见弗拉维茨基的名画。但实际上她于 1775 年 12 月 4 日死于肺结核，享年二十三岁。她被称为蟑螂公主，或许是因为她在最后的日子里只有蟑螂陪伴。

在性方面非常独立的女人维持平等关系。“不，格里申卡，”她向他保证道，“我对你绝对不可能变心。爱过了你之后，我还能爱其他人吗？”她警告他，吃醋对他的健康不好。她称他为“残酷的鞑靼人”，威胁要把自己永远锁在房间里，然后又尝试用温情来抚慰他：“尽管你这个样子，我还是会永远爱你。”还有更甜蜜的话：“巴金卡，来看我吧，让我用无穷无尽的爱抚来安慰你。”但她也要求很多，非常黏人。他威胁要杀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并指责她在他之前拥有15个情夫，她就给他写了“一份真诚的告白书”。这肯定是帝王写下的最不寻常的文件。她承认，在他之前她有过4个情人；她否认自己放荡，但解释了自己的秉性：“麻烦在于，我的心要一直拥有爱，少一个钟头也不行。”她理解他的窘境，决定让他放心：“我亲爱的灵魂，亲爱的夫君，可爱的丈夫，如果你愿意，来抱抱吧。你的拥抱对我是多么甜蜜和可爱。亲爱的丈夫。”

她可能和波将金举行了某种形式的婚礼或祝福仪式，此后就常常称他为丈夫，而自称“你的妻子”。她是“小妈妈”，他则变成了“巴金卡”，即“爸爸”。[①] 但现在她抱怨说，他常常不和她讲话，他似乎退出了，他的行为令人震惊，居然在她的宴会上对她视若无睹。他们经常鸿雁传书，用书信来和解：

---

① 这个仪式最有可能的举办日期是1774年6月4日，地点可能是圣桑普森诺夫斯基教堂，但没有证据。除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书信，最好的证据就是她对待波将金的方式，以及他的行为举止。她命令，大家向波将金问安时需将其视为皇室成员，并允许他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取政府资金。她几乎是收养了他的外甥女们。她还要求波将金的外甥女们以及她的其他情夫，称呼她和波将金为母亲与父亲。

波将金	叶卡捷琳娜大帝
我的爱，请允许我说话，我希望能够结束我们的争吵。	我允许。 越早越好。
我为我们的爱烦恼，你不要吃惊。	不要烦恼。
你不仅无比慷慨地善待我，	你对我也是这样。
你还把我放在你心间。我想要独自一个人占据你的心，超过其他所有人。	你稳稳占据了我的心，会永远留在那里。
因为没有人曾像我这样爱你。	我很高兴这么做。
我是你双手造就的，你应当开心地对我好；	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
崇高的你，应当为自己的伟大工作，也就是思念我，而感到慰藉。	那是自然。
阿门。	让我们的思绪都安宁下来，让我们的情感自由地行动。这些情感最最温柔，会找到最美好的途径。
	吵架结束。阿门。

她开始厌倦波将金的醋意大发，因为她很难理解男宠承受的压力，何况对波将金这样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压力更是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她和波将金都像熔炉，私下里需要不断得到赞扬、爱和关心，而在公共场合则持续需要获取荣耀与权力。正是这种庞大的胃口，使得他们的关系既痛苦，又成果丰硕。需要一种微妙的安排，才能既让波将金成为她的伙伴与丈夫，同时还能解放他俩，让他们都能去爱别人。“我们的分歧的本质，”她思忖道，“永远是权力的问题，而从来不是爱情。”

叶卡捷琳娜大帝如今在开展地方政府改革，波将金负责修订文件，但具体起草文件的是从鲁缅采夫的参谋部借调的两名秘书：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一个笨手笨脚但精明

且勤勉的乌克兰人，记忆力超强，是两人当中更聪明的一个；而彼得·扎瓦多夫斯基更有条不紊，相貌较英俊。躲避着波将金火山爆发般的吃醋，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可信赖的扎瓦多夫斯基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相爱了。波将金默许他们的关系，但也非常吃醋。1776 年 1 月 2 日，扎瓦多夫斯基被任命为侍从长。

“每个钟头，我都喜悦地给你 150 个吻。我爱你的笑容，”她给“彼得鲁沙”写信，品味着自己丰满的胸部和性爱的治愈魔力，“彼得申卡，我很高兴，你被我的‘小枕头’治愈了。如果我的爱抚能够改善你的健康，那么你永远不会生病”。

叶卡捷琳娜大帝不断向情绪波动的波将金保证，他在她的心里和政权里享有独一无二、不可撼动的地位。

> 我的主人和亲爱的夫君，
>
> 你为什么想哭？你为什么宁愿相信自己不健康的想象，而不相信确凿的事实？你的妻子能证明所有的事实。她难道不是在两年前就通过神圣的关系与你结合了吗？我爱你，并且通过所有的纽带与你连为一体。

她把阿尼奇科夫宫赠给他（其间，他住在百万大街毗邻冬宫的谢皮洛夫府邸，以便通过秘密通道进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套房），为他搞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头衔。从此以后，波将金始终被称为“殿下”，享有她的伙伴与丈夫的身份，而同时两人又都在享受与更年轻的伴侣的肉体关系。

如今，正当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调整外交政策的方向

时，丑闻和悲剧降临到保罗的婚姻上。[12]

1776年4月10日，大公夫人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临盆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亲自穿着围裙在一旁照料。女皇已经对娜塔莉亚很失望，知道娜塔莉亚奢靡无度，并怀疑她对保罗不忠。一连两天，叶卡捷琳娜大帝不断奔到床前，但娜塔莉亚显然无法生产，因为胎儿的脊柱畸形。痛苦挣扎两天之后，死胎感染了产妇。4月15日，她死了。

保罗因悲恸而几乎发疯，不肯考虑续弦，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帝国需要继承人。叶卡捷琳娜大帝麻木不仁地向他展示了他妻子给他最好的朋友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儿子）的情书。

弗里德里希大王提议了一个新人选，十六岁的符腾堡公爵小姐索菲亚·多罗特娅。起初她被排除了，因为年纪太小。保罗和父亲一样特别喜爱普鲁士，于是去柏林见她。弗里德里希大王对保罗的印象不佳，预言他会“像他不幸的父亲一样倒霉”。但大公还是带回了这个未婚妻。她很快改名为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她“高挑，白皙，倾向于肥胖”，恭顺而拘谨。他们在9月26日结婚的时候，奥尔洛夫公爵将婚礼冠冕举到保罗头顶上。保罗沉迷于规章制度和阅兵，亲自拟定了希望妻子如何行为举止的指示。不过，他们的婚姻非常多产。玛丽亚将成为两位皇帝（如果不是三位的话）的母亲。

这个时期，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保罗相当亲热。“我亲爱的儿子，”她从皇村（她最喜爱的郊区住宅）写信称，“昨天我来到这里。没有你，这里很荒凉……你不在，皇村就没了装饰。”她很喜欢“这个甜美可爱的”玛丽亚，称其为“我的公

爵小姐”，并将皇村附近的一座庄园赏赐给小夫妻俩。在那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建筑师卡梅隆建造了巴甫洛夫斯克，一座具有完美帕拉迪奥风格①的宫殿。保罗却满腹怨恨，觉得母亲在企图控制他。他尽可能迅速地解雇了卡梅隆。他与母亲的斗争将以建筑学的方式，通过一场比拼宫殿的战役来开展。当然，母子的斗争也表现在个人生活和政治层面。

1777 年 12 月 12 日，叶卡捷琳娜大帝激动不已，因为玛丽亚生了个男孩。女皇给他取名为亚历山大。她把婴儿从产妇的卧房抢走，告诉婴儿的父母："你们的孩子属于你们，属于我，也属于国家。"亚历山大渐渐长大，她为孩子"罕见的英俊"和聪明的头脑而欣喜若狂，亲自订购他的玩具，为他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件连体衣②，并为他编写识字课本。她很快就称他为"训练中的君主"，仿佛保罗不存在。[13]

有了皇位继承人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发现，扎瓦多夫斯基作为她的情人，过得并不如意。她的彼得鲁沙想始终陪在她身边，但她坚定地告诉他，她属于"帝国"。扎瓦多夫斯基害怕波将金，开始闷闷不乐。在波将金被封为公爵的时候，她哄着扎瓦多夫斯基："如果你去祝贺殿下，他会亲热地接待你。如果你把自己封闭起来，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会习惯见你。"扎瓦多夫斯基哭了，知道自己正在失去她。不过，他的哭泣让女皇恼火："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见我的时候一定要流

---

① 曾风靡欧洲的帕拉迪奥建筑风格得名自威尼斯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迪奥（1508～1580 年）。这种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希腊罗马神庙建筑的对称、透视和价值观的影响。——译者注

② 一般认为，婴儿连体衣是 20 世纪在美国发明的。——译者注

眼泪。”但就连他俩的分手也是在波将金的指挥之下。“我们俩都需要精神安宁，”叶卡捷琳娜大帝写道，“我会和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公爵谈。”扎瓦多夫斯基向宫廷的另一个大人物敞开心扉。“奥尔洛夫公爵告诉我，你想走，”她在1777年5月的信中写道，“我同意。晚宴之后我可以见你。”根据新出现的惯例，即将退场的情夫会提名一个中间人（介于文学经纪人和离婚律师之间），来谈判和安排他的“黄金告别”。“他泪流满面地选择了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叶卡捷琳娜大帝告诉波将金，并给他送去一份礼物，“再见，亲爱的，享受那些书！”扎瓦多夫斯基得到了慷慨的馈赠——“3000或4000农奴……5万卢布，后来又加了3万”——但他心烦意乱。“我建议你翻译塔西佗或者研究俄国历史。”她尖刻地教导他。若是研究历史真的能治愈心病就好了，但她真正的建议是：“为了让波将金公爵对你友好，你一定要努力。”

无须多说，叶卡捷琳娜大帝找了一个新人。波将金在自己位于奥泽尔基的新庄园举办了一次盛宴，招待女皇、他的外甥女们和谢苗·佐里奇。佐里奇三十一岁，塞尔维亚人，是骠骑兵部队的少校和波将金的副官之一，绰号“真正的野蛮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爱上了这个充满男子气概、耀武扬威的家伙。他很快开始穿着镶嵌珠宝的华服，在宫里大摇大摆。塞尔维亚野蛮人很怨恨她真正的爱人还是波将金。“把所附的信给谢纽沙[1]，”她在给波将金的信中写道，“没有你，真无聊。”佐里奇没有像扎瓦多夫斯基那样哭鼻子，而是挑战波将金，要求与

① 谢纽沙是谢苗的昵称。——译者注

他决斗。野蛮人必须出局。

波将金很大一部分时间待在新俄罗斯，规划新城市，改革哥萨克体制，建造新的黑海舰队，谋划吞并克里米亚。但他也密切关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幸福，只要出现危机，他就急匆匆赶回去安慰女皇。她与佐里奇分手了，赏给他一座拥有 7000 农奴的庄园。"那孩子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向波将金报告称，"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们一起商量吧。"叶卡捷琳娜大帝并非轻松地从一个情人换到下一个，这些情感纠葛和动荡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但她已经见过了佐里奇的继任者。几天后，她在波将金的一座庄园与他的外甥女们待在一起，借此恢复元气，其间遇见了波将金的另一名副官，二十四岁的伊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少校。他虚荣，"天性善良但愚蠢"。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密友布鲁斯伯爵夫人也在那里，她也迷上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我害怕烧到自己的手指"，叶卡捷琳娜大帝向波将金袒露心迹，寻求他的"聪明的指引"。在这次聚会的两天后，1778 年 6 月 1 日，科萨科夫被任命为侍从长。由于他"希腊风格的美"，叶卡捷琳娜大帝给他取了个绰号——"伊庇鲁斯国王"[①]。"再见，我的宝贝，"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信给波将金道，"感谢你和伊庇鲁斯国王，我现在开心得就像只苍头燕雀。"此时已经四十九岁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对科萨科夫很感激，也"饥肠辘辘"，写信给他："感谢你爱我！"但非常不祥的是，他开始逃避她。"我什么时候能见你？"她问，"如果你

---

① 历史上的伊庇鲁斯地区为古希腊的西北部。一战后，伊庇鲁斯地区北部成为阿尔巴尼亚领土，南部则归属希腊。——译者注

不快点回来，我就要去城里找你。”她寻找他的时候，把科萨科夫和布鲁斯伯爵夫人捉奸在床。在随后的风波中，科萨科夫居然厚颜无耻地夸耀他与两个女人在床上的把戏，同时还索要丰厚的礼物。叶卡捷琳娜大帝怒火中烧，备受羞辱，但仍然抱着母亲对孩子的溺爱，告诉这小子：“冷静点……我已经证明了，我在照顾你。”科萨科夫事件毁掉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布鲁斯伯爵夫人的友谊。

女皇花了六个月时间恢复精气神，还与多名候选人调情，但最后可能还是回到了波将金的怀抱，后来又和波将金的副官之一亚历山大·兰斯科伊安顿下来。他二十一岁，而她五十一岁。兰斯科伊是她理想中的那种性格沉稳的学生，能够完美地融入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的家庭。她的感情关系总是既有性的成分，也有母亲教育儿子的成分。她和兰斯科伊喜欢一起学习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艺术、戏剧与文学批评。她喜欢说，她的闺房是培养国家重臣的学院。

她渴望家庭的温馨。她希望兰斯科伊和其他人把她和波将金当作父母。对波将金说话的时候，她通常把兰斯科伊称为“孩子”。她期望男宠们叫她“小妈妈”，叫波将金“爸爸”。波将金身体不适的时候，兰斯科伊不得不写信给他：“我从小妈妈那里得知，您，爸爸，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身体染恙。这让我非常难过。祝早日康复！”他还告诉波将金：“您无法想象，爸爸，没有您，这里是多么无聊。快来吧。”

与此同时，波将金先后与自己的三个外甥女恋爱，她们都是在宫廷艳压群芳的美人。先是亚历山德拉，她被称为“萨申卡”，成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代理女儿和挚友。然后，他爱上了瓦尔瓦拉（他称她为“甜蜜的唇”，她自己的签名则是

“格里申金的小猫咪”，这种说法里的性意味非常明显）和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都称她为“猫咪卡金卡”、“天使”或“维纳斯”）。叶卡捷琳娜大帝把“我们的外甥女们”当成亲生女儿，而波将金把女皇的男宠当作儿子来对待，妥善管教他们，以保护她的感情，这也保护他自己的权力。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各自的情人们，都是这门怪诞、非常规的婚姻的孩子，而正是这门婚姻让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能够安心地投身于他们最伟大的事业。“一个头脑很好，”叶卡捷琳娜大帝向鲁缅采夫元帅谈及她与波将金的合作时说，“但两个头脑更好。”[14]

1779 年 4 月 27 日，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大公夫人生下第二个儿子，叶卡捷琳娜大帝在波将金的建议下给他取名为康斯坦丁，并打算在消灭奥斯曼人之后让康斯坦丁当君士坦丁堡的皇帝。① 波将金说服了女皇：俄国的未来在南方，在黑海周边。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周边的霸业已经完成了；波兰是对俄国俯首帖耳的卫星国；但他们称之为新俄罗斯的乌克兰土地还是一片等待开发的荒原。在黑海之滨，波将金规划了许多拥有大学的城市，并吸引外国移民来定居。1778 年，他建设了他的第一座海军城市赫尔松，得名自古代的克森尼索②，并开始建造舰队。这将是他为俄国留下的遗产。要完成他的计划，他需要克里米亚。1780 年，别兹博罗德科（叶卡捷琳娜大帝的

---

① 俄语的“康斯坦丁”就是“君士坦丁”。——译者注

② 克森尼索是约前 6 世纪时古希腊人在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建立的殖民地，在今天的塞瓦斯托波尔郊外。“克森尼索”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半岛”，今天是世界文化遗产地。——译者注

秘书和多面手“杂役”，曾抱怨说，波将金擅长“构想计划，却要别人去执行”）起草了《政治事务笔记》，阐述了所谓的“希腊计划”。

当波将金接管外交政策时，英国和法国正被美国独立战争缠住。俄国要想吞并克里米亚和瓜分奥斯曼帝国，就需要与奥地利结盟。这就使得波将金与帕宁发生了冲突，因为帕宁之前在外交政策方面独揽大权却无所作为，就像一头沉睡的、患病的树懒在打呼噜。帕宁的“北方体系”（其基础是与普鲁士结盟）曾帮助俄国瓜分了波兰，但如今已经过时了。

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长期一直将叶卡捷琳娜大帝视为弑君的女色情狂，但她的儿子，与她共同执政的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更为务实和野心勃勃，尽管他和母亲一样势利。他热衷于扩张自己的领土，因此需要俄国的帮助。随着国际形势紧张起来，波将金对年轻的兰斯科伊变得不耐烦。“请告诉我，亚历山大（兰斯科伊）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惹恼了你，”叶卡捷琳娜大帝从中说情，“你是不是对他生气，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波将金在边境会见了约瑟夫二世。1780 年 5 月 9 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在波将金的外甥女们和别兹博罗德科的陪同下（但没有带帕宁），动身去莫吉廖夫[①]会见神圣罗马皇帝。他们与约瑟夫二世相处融洽。约瑟夫二世执着于改革，他努力把他继承到的复杂遗产（从比利时到意大利和巴尔干）按照启蒙精神加以合理化，但他军事命令一般的措施最后只会冒犯所有人。他的朋友利尼亲王夏尔·约瑟夫描述他的统治为

① 在今天的白俄罗斯东部。——译者注

“持续勃起，欲壑难填”。约瑟夫二世缺乏魅力和共情能力，但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都十分喜欢他那活泼的使者利尼亲王。这位亲王自称“外交的骑师”①。1781 年 5 月 18 日，叶卡捷琳娜大帝与约瑟夫二世签署了秘密盟约，准备瓜分奥斯曼帝国。[15]

“与奥地利朝廷的盟约，”叶卡捷琳娜大帝祝贺波将金道，“是你的丰功伟业。”帕宁恼怒地退隐到自己的庄园，而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在担心亲普鲁士的保罗会做出什么反应。

笨拙的皇储此时二十九岁，已经谢顶，鼻子扁平。他恐怕永远不会原谅波将金，因为波将金篡夺了原本属于他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且如鱼得水。② 现在，他们安排了一个计划来

---

① “我在三十岁之前想当一个漂亮姑娘，在六十岁之前想当将军，在八十岁之前想当红衣主教。”利尼亲王曾这样开玩笑道。他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颓废的世界主义精神。他魅力十足，和弗里德里希大王、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是朋友。他和卢梭、伏尔泰和卡萨诺瓦的关系也很好。叶卡捷琳娜大帝说他是“最讨人喜欢、从容自如的人，像孩子一样玩各式各样的把戏”。“我在任何地方都想当外国人。在奥地利，我想当法国人；在法国，我想当奥地利人；在俄国，我既想当法国人，也想当奥地利人。”在全欧洲，人们争相抄录他的信件，鹦鹉学舌地重复他的珠玑妙语。

② 波将金计划让自己成为库尔兰公爵、波兰国王或一个临时新建的达契亚王国的君主，以便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百年之后保障自己的地位。他的策略的一部分，就是为自己的外甥女们安排婚姻：萨申卡嫁给了波兰的大盖特曼——克萨韦里·布拉尼茨基，但在冬宫抚养自己的孩子。猫咪卡金卡嫁给了保罗·斯卡乌龙斯基伯爵，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兄弟的后代。此人是个滑稽的怪人，酷爱歌剧，对所有人，包括仆人讲话的时候，都用歌剧宣叙调。瓦尔瓦拉嫁给了谢尔盖·戈利岑公爵。而年纪最小的塔季扬娜嫁给了尼古拉·尤苏波夫公爵。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就是他们的后代。

取悦保罗：送他周游列国，包括奥地利。因为保罗对任何与他母亲和波将金有关的事情都满腹狐疑，所以他们说服了他的一名侍从去向保罗提议。保罗恳求旅行的时候，女皇和波将金就表示同意。但阴险的帕宁从乡下来到城里，警告保罗，这可能是个陷阱，目的是毁掉他，就像彼得大帝毁掉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一样；保罗可能失去继承权和自己的孩子。

保罗六神无主，慌作一团，“对身为君主与母亲的女皇十分畏惧”。他虽然有能力做理性的政治谋划，并且具有审美品位和慷慨大方的骑士风度，但同时也闷闷不乐、歇斯底里，常常大发雷霆到口吐白沫。并且，父亲被谋杀，这样的回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会做噩梦，梦到彼得大帝（也就是他的外曾祖父）警告“可怜的保罗”，他会英年早逝。

大公夫妇在预定启程的 9 月 13 日突然拒绝动身。最后在 19 日，他俩借用童话般的化名“北方伯爵与伯爵夫人”，泪流满面地亲吻孩子，然后出发了。大公夫人晕厥了，不得不让人把她抬进马车，而保罗可怜兮兮、心惊胆战地跟了上去。次日上午，帕宁被免职。

在维也纳，保罗得到约瑟夫二世的欢迎，但保罗很快就向约瑟夫二世谴责俄奥新盟约，并威胁要将波将金投入监狱。叶卡捷琳娜大帝拆阅了他的随行人员的信函，从保罗的廷臣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的信里发现，她的儿子憎恨“祖国的糟糕局面”，并且说要“扭断波将金的脖子”。库拉金随后被流放。

叶卡捷琳娜大帝始终不能原谅保罗夫妇，常常戏称他们为“笨重的包袱”，但即便在他丧失了对自己内廷的控制力的时

候，她也努力与儿子相处。[16]

不久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把曾属于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加特契纳庄园赠给了保罗。①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用古罗马风格的半身像和一座牧人小屋来装点巴甫洛夫斯克，以怀念符腾堡。而他把加特契纳变成了新古典风格宫殿（配有一些奇思妙想的建筑，如他的“爱岛”）与日耳曼兵营的混合体。和他的父亲一样，他膜拜弗里德里希大王。“去那里（加特契纳），就像是到了外国，”近卫军军官尼古拉·萨布卢科夫写道，“它就像一座德意志小镇。”在加特契纳，对纪律要求严格的保罗吸引了一群严酷的德意志军官和被革职的俄国军官。② 主管陆军的波将金设计了一种宽松的军服，以方便运动。保罗憎恶“波将金的陆军”，坚持要求加特契纳的所有人都穿普鲁士军服，包括长袜、尖顶帽，而且要梳辫子，发型也要打蜡，这一套装束准备起来需要好几个小时。保罗对任何违反普鲁士规矩的行为施加惩罚。

保罗的婚姻似乎很理想：玛丽亚的“美德颇得爱戴，她

---

① 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公爵死前已经疯癫。令叶卡捷琳娜大帝恼怒的是——看到自己的老情人幸福，既让人高兴，也令人无法忍受——奥尔洛夫出人意料地娶了自己的十九岁外甥女，并外出旅行。妻子在瑞士时突然死亡，这可能就是奥尔洛夫发疯的原因，但发疯更可能是他身患第三期梅毒的症状。

② 唯一的例外是眼力敏锐、秉性执拗的年轻贵族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他是鞑靼诸侯的后代，作风老派而保守，鄙视波将金和女皇的男宠们。罗斯托普钦赠给大公一套玩具兵，保罗拥抱了他。“现在我变成了大公的宠臣，”罗斯托普钦忧心忡忡道，“你们知道，他明目张胆地表现出对我的恩宠，会造成多么不愉快的后果。”罗斯托普钦后来因为在1812年纵火烧毁莫斯科而闻名，他在自己尖酸刻薄的回忆录和给友人谢苗·沃龙佐夫伯爵的书信中记载了他所在时代的风云变幻。

只能在自己的孩子那里找到幸福”。尽管保罗的行为非常烦人，她还是对他忠贞不贰，并且多次怀孕，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

然而，保罗的内廷陷入了动荡：出访归来之后，保罗爱上了玛丽亚的侍从女官之一叶卡捷琳娜·涅利多娃，一个虔诚的二十七岁未婚女子。据一位廷臣说，涅利多娃“矮小，相貌平平，黝黑，小眼睛，大嘴从一个耳朵咧到另一个，腿短得像猎獾狗”。但这个“娇小的褐发褐肤女子有着亮晶晶的黑眼睛”，“非常聪慧机灵，并且舞姿优雅”。

保罗从来没有和涅利多娃睡过觉，而涅利多娃自称为他的“妹妹”，并且更愿意生活在修道院。她的贞洁让多愁善感、满脑子骑士思想的保罗着迷，她与他风流的母亲形成了对照。尽管他也曾与一些出身低微的情妇享受过鱼水之欢，但还是珍视涅利多娃对他的忠贞，以及她插科打诨的幽默感。这个“小妖精”喜欢搞恶作剧，让客人倒进浴池或者睡在会裂开的床上，令保罗乐不可支。

玛丽亚非常不开心，于是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求助。女皇对自己儿子的坏品位感到好笑，告诉玛丽亚：“看你自己有多美；你的竞争对手只是个小妖怪；你不要再自寻烦恼，要对自己的魅力有信心。”保罗假正经地向母亲解释，他与涅利多娃的关系“是神圣、温柔但无辜纯洁的友谊”。考虑到他的其他露水情缘，叶卡捷琳娜大帝一定对他的谎言嗤之以鼻。

这更加让叶卡捷琳娜大帝坚信，未来在她的孙子亚历山大那里。她任命经验丰富的军人和廷臣尼古拉·萨尔蒂科夫（安娜女皇的甥孙）为亚历山大的监护人，并聘请了一名年

轻、具有启蒙思想的瑞士教师弗雷德里克-塞萨尔·拉阿尔普教他法语。根据亚历山大后来的说法，拉阿尔普成了“我的恩师慈父。除了生命，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亚历山大十岁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赞扬他“罕见的英俊、善良、聪慧”。他表现出早熟的头脑，喜欢探讨历史，就像喜欢玩捉迷藏。她甚至开始为这孩子建造俄国最宏伟的宫殿，并将其命名为“佩拉”，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地。她有点想绕过“笨重的包袱”，直接传位给亚历山大。[17]

英国与法国交战，而美国人赢得了独立。此时，波将金劝说叶卡捷琳娜大帝吞并克里米亚。“想象一下，克里米亚是您的，”他给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信道，“仿佛您脸上的疣消失了……这项事业会为您赢得不朽荣耀，让您远远超过任何一位俄国君主。有了克里米亚，就能确保主宰黑海……俄国需要天堂！”

“若是我们在一起，半个小时就能决定，但我现在不知道你在哪里。”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回信中写道。波将金兴高采烈地进城：他们现在把整个希腊计划提议给约瑟夫二世，后者同意俄国吞并克里米亚。

“保持坚定，小妈妈。”波将金于1783年4月离开都城时说。但到了南方之后，他日理万机，忘了写信给叶卡捷琳娜大帝。她抱怨道：“我和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在哪里！”7月10日，波将金写信来说：“三天后，我将向您祝贺获得了克里米亚。”

几天后，波将金又变了一个法术。卡特利-卡赫季的不屈不挠的年迈武士国王希拉克略二世将格鲁吉亚最大的一个王国

托付给叶卡捷琳娜大帝来保护。“格鲁吉亚的事情办好了，”波将金写信说，“还有其他君主能像您一样光照整个时代吗？您获得的领土，庞培和亚历山大只能瞥一眼。”波将金写信给女皇说，克里米亚就是圣弗拉基米尔[①]皈依东正教的地方，是“我们的基督教，也是我们的人性的源泉”。“您消灭了鞑靼人，他们是古时俄国的暴君。请命令您的史官准备许多笔墨纸张！”叶卡捷琳娜大帝欣喜若狂，对欧洲各国的抱怨十分鄙夷：“让他们逗乐吧，我们可是要办正事！”

迅速返回圣彼得堡之后，波将金疲惫不堪地卧床休息，醒来之后发现床头柜上有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一封密信：波将金被晋升为陆军元帅，被任命为陆军委员会主席，并得到10万卢布奖金以修建塔夫利宫[②]；库班和克里米亚被添加到他的总督辖区，他还获得了“塔夫利切斯基”的称号，即塔夫利公爵。“我对你，一百年不变！”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样告诉他。

波将金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南方，不断风驰电掣地旅

---

① 圣弗拉基米尔（约958～1015年）即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他是留里克王朝早期最重要的成员，于988年皈依基督教，将基辅罗斯基督教化。——译者注

② “塔夫利”为古希腊人对克里米亚的称呼。塔夫利宫是圣彼得堡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宫殿之一。波将金委托他最喜欢的建筑师伊凡·斯塔洛夫设计这座带有大花园的帕拉迪奥式建筑，还有运河与涅瓦河相通。工程始于1783年，历时6年。塔夫利宫被认为是18世纪最宏伟的俄罗斯贵族府邸，是散布俄罗斯帝国的无数庄园的典范。塔夫利宫后被憎恶波将金的保罗沙皇改为兵营。19世纪，塔夫利宫为地位较低的皇室成员住所，1906年，它成为俄国第一个议会，即杜马的所在地。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成为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所在地。1918年5月，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召开第七届大会，将自己改名为苏联共产党。此后到1991年，塔夫利宫为高级党校所在地。——译者注

行，过着萨尔丹那帕勒斯[①]那样奢靡的生活。[②] 波将金的第一个举措是在土耳其村庄阿合提阿尔建造一个海军基地。他告诉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是世界第一良港"。他称之为"八月之城"，也就是塞瓦斯托波尔。[18]

波将金在外大干事业，就需要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卧室风平浪静，然而在 1784 年 6 月 25 日，二十六岁的兰斯科伊死于白喉。

"我陷入了最深切的痛楚，"她告诉波将金，"我的幸福再也没有了。"她卧床不起三周之久，病势严重。她的苏格兰御医约翰·罗杰逊担心她时日无多，而他实施的放血和泻药疗法更是加重了她的病情。前不久被提升为伯爵的别兹博罗德科传唤波将金回首都。

7 月 10 日，波将金从塞瓦斯托波尔赶来了。廷臣听见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一起"哭号"。皇村闷热难当，但叶卡捷琳娜大帝推迟了兰斯科伊的葬礼。她病得太重，无法参加葬礼。

---

① 传说中的亚述君主，以荒淫无度著称。——译者注

② 他旅行时带着自己的大批侍从，包括贵族和冒险家，有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有一群情妇组成的后宫，有意大利作曲家、英国园丁、他自己的管弦乐队，有一群基督教主教、毛拉，还有约书亚·蔡特林（既是犹太教拉比，也是军需官）。波将金提拔蔡特林为"宫廷顾问"，授予他贵族身份和占有土地的权利。蔡特林向叶卡捷琳娜大帝请愿，请她不要称呼犹太人为意第绪人（zhidi）。波将金支持他，并建议称呼犹太人为"希伯来人"（evrei），今天俄罗斯官方的文书里仍然使用这个词。波将金的政敌说，他喜欢所有"大鼻子的人"。除了赫尔松，波将金还建立了尼古拉耶夫和马里乌波尔这两座新城。在内陆，他在第聂伯河之滨建造了一座首府城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意思是"叶卡捷琳娜的荣耀"，也就是今天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那里，他筹办了一所大学并建造了一座以罗马的"城外圣保罗大殿"为蓝本的教堂。

波将金日夜陪伴她，他们就像老夫老妻一样。最后，按照她的说法，“他把我从死亡的昏睡中唤醒”。随后一年时间里，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情人。她去教堂的时候，年轻的近卫军士兵们穿着他们最漂亮的制服和最紧凑的马裤，精神抖擞，希望吸引她的注意。

五十七岁的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的两位副官调情。波将金在他的阿尼奇科夫宫举办了一次舞会，女皇打牌的时候，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站在她的椅子后。这个新男宠长着浅黄色头发、杏眼和扁平鼻子。波将金给他取了个绰号——“白色黑人”。叶卡捷琳娜大帝仍然和波将金一起裁断大小事务。“没有你，我仿佛没了双手。”她写道。叶尔莫洛夫搞阴谋诡计，反对波将金。

1786 年 7 月 15 日，“白色黑人”得到 4000 农奴和 13 万卢布的赏赐，被迫离开宫廷。当晚，波将金带着他的副官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进宫。波将金刻意派马莫诺夫给叶卡捷琳娜大帝送去一幅水彩画，并提了一个俏皮的问题：她对这幅画评价如何？“轮廓不错，”她答道，“但色彩的选择不是那么好。”二十六岁的马莫诺夫是个很有文化的亲法分子，总是一袭红衣，他比水彩画更得到女皇的喜爱。她称他为“红衣先生”，很快晋升他为伯爵，赏赐了他 2.7 万农奴，让他成为她的临时家庭的重要成员，给了他很多关爱。叶卡捷琳娜大帝准备搞一次盛大的南巡，来庆祝她的统治的巅峰以及俄国崛起成为黑海强国。[19]

1787 年 1 月 7 日，叶卡捷琳娜大帝离开皇村，随行的有 14 辆马车和 124 架雪橇，共 22 人，包括她的情人“红衣先

生”和伊凡·舒瓦洛夫（伊丽莎白女皇的宠臣，前不久返回俄国，被任命为宫廷大总管），以及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大使（她称他们为她的“袖珍大臣”）。4月22日，第聂伯河解冻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一行登上7艘豪华画舫。每艘画舫均配备管弦乐队、图书馆和客厅，涂成金色和鲜红色，饰以黄金与丝绸。共有3000桨手、船员和警卫，由80艘小船为画舫提供服务。宴会画舫可招待70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第聂伯河”号上的闺房内有两张床，供她和“红衣先生”使用。“这就像克利奥帕特拉的舰队，”利尼亲王评论道，“从来没有过这样豪华和舒爽的旅行。”法国大使德·塞居尔伯爵也认为“这就像个童话”。

5月7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克列缅丘格[①]上岸，与皇帝约瑟夫二世会合。他们为波将金的新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奠基，然后继续前往他的赫尔松港，途经一道拱门，上书：“通往拜占庭之路”。两位君主在鞑靼骑兵护送下进入克里米亚。5月22日，他们在因克尔曼[②]高地的一座宫殿中用膳。高地是一座岬角，突出地耸立在大海之上。在新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天然“圆形剧场”里，波将金一声令下，大幕掀开，露出了24艘风帆战列舰。“陛下，”塞居尔伯爵宣称，“您建成了塞瓦斯托波尔，就是在南方完成了彼得大帝在北方开始的伟业。”约瑟夫二世注意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欣喜若狂”。她不断说：“我的一切都要感谢波将金公爵。”约瑟夫二世看到

---

① 克列缅丘格在今天乌克兰的中部、第聂伯河之滨。——译者注

② 因克尔曼是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座城镇，位于塞瓦斯托波尔以东5公里处。据说在土耳其语中，“因克尔曼”的意思是“洞穴要塞”。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乌克兰和俄罗斯均主张因克尔曼为己方领土。——译者注

俄国舰队，既嫉妒又震惊："真的是必须亲身到此，才能相信我看到的景象。"

而在圣彼得堡，保罗大公传唤大使们，询问波将金的成绩。① 他们坚持说，那些新城市和风帆战列舰都是真的，保罗大发雷霆道："这个狗杂种的民族不想仅仅被女人统治！"[20]

狂欢之后是宿醉：8月5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刚刚结束南巡，还在休息的时候，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对俄国宣战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动员了军队，由波将金和鲁缅采夫指挥。但她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等到春季。波将金在克列缅丘格病倒了，战栗不止。叶卡捷琳娜大帝鼓励他。"我听说你病得指甲脱落，很为你担心。"她写道。但一场猛烈的风暴吹散了波将金心爱的新舰队，于是他提交了辞呈："我再也受不

① 有了黑海舰队，再加上拥有37艘风帆战列舰的波罗的海舰队，俄国一跃成为与西班牙和法国平起平坐的海军强国，当然它与拥有174艘风帆战列舰的英国相比还差很远。波将金此时是黑海舰队总司令和黑海哥萨克的大盖特曼，处于他的巅峰。但女皇的此次南巡始终被一个阴影笼罩：有人指控波将金弄虚作假，把许多村庄的外表装饰得金碧辉煌，以夸大自己的成就，即所谓"波将金村"。事实上，目击者能够证实他的成就是真实的。发出那些指控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没有离开圣彼得堡，就有人开始诽谤波将金了。保罗决心证明波将金是个无能的梦想家，而俄国的欧洲敌人也希望俄国的新力量是虚假的。波将金的成就是真真切切的，但他也是政治作秀和搞排场的大师。在巴拉克拉瓦，在非常典型的波将金风格的安排下，两位君主受到了一个阿玛宗骑兵团的迎接：200名少女身穿鲜红色天鹅绒裙子和闪闪发光的胸甲，梳着长辫子，手执火枪和马刀。并没有人假装她们真的是骑兵，而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总统们在国事访问期间观看预先安排好的舞蹈，对此见怪不怪了。后来"波将金村"这个词非常不公正地变成了"骗局"的意思。不过，这个概念非常适合用来描述专制政权（包括俄国在内）中的政治骗局。

了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为波将金打气道：“我亲爱的朋友，在这样的时刻，你不是一个能够随心所欲的普通人。你属于国家，你属于我。”只有一艘船毁于风暴。波将金挥师前进，为了保卫自己的新城市而攻打奥斯曼人的要塞奥恰基夫[①]。在奥恰基夫俯瞰的海湾打败奥斯曼人之后[②]，他宣称：“我欣喜若狂。”正在局势终于有所好转的时候，瑞典攻击了俄国。

现在轮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恐慌了：圣彼得堡几乎没有任何防御。7 月 9 日，格雷格打败了瑞典舰队，令叶卡捷琳娜大帝大喜：“圣彼得堡看上去像一座武装军营……所以，我的朋友，我也闻到了火药味。”

“在整个世界，我最想要的，就是你在占领奥恰基夫之后能到我这里待一个钟头，”叶卡捷琳娜大帝给波将金写信称，“好让我，第一，在分别这么久之后再次与你团聚；第二，可以当面与你商讨许多事情。”西方列强对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和建立海军力量抱有疑虑。8 月，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签订了针对俄国的盟约，而波兰“掀起了对我们的极大仇恨”，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样通知波将金。“拿下奥恰基夫吧。”她恳求他。12 月 6 日凌晨 4 点，波将金率军猛攻奥恰基夫。红衣先生唤醒叶卡捷琳娜大帝，把捷报告诉她。“我之前身体不舒服，你治愈了我！”

---

① 在今天乌克兰西南部。——译者注

② 叶卡捷琳娜大帝聘用了美国海军将领约翰·保罗·琼斯，把他派到波将金身边。琼斯赢得了一些早期的胜利，但波将金更喜欢另一名外籍将领，卡尔·德·拿骚-西根公子。此人是个一贫如洗的德意志雇佣兵，曾经是塔希提岛王后的情夫。拿骚和琼斯很快就互相憎恶起来。波将金把琼斯送回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身边。在那里，琼斯被一名女皮条客指控强奸了她的十二岁女儿。琼斯可能是遭到了拿骚的陷害。他随后去了巴黎，在那里身故。他的遗骸直到 1906 年才被发现，后来被重新安葬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基地。

她下令唱起《感恩赞》，以庆祝胜利。1789年2月4日，波将金返回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抛下舞会，在他更衣的时候来到他面前，让他吃了一惊。英国和普鲁士怂恿新苏丹塞利姆三世和瑞典继续对俄作战；俄国的盟友约瑟夫二世在维也纳命悬一线。波将金建议在打赢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前，对其他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叶卡捷琳娜大帝希望与奥斯曼人议和，以便能够转身对付普鲁士。

她的情夫马莫诺夫冷落了她，常常要么患病，要么不在她身边。波将金不断警示她。"你是不是在吃谢尔巴托娃公爵小姐（侍女）的醋？"他问她，"她和马莫诺夫是不是有奸情？"叶卡捷琳娜大帝常常流泪。"小妈妈，啐他一脸唾沫！"波将金说。5月，他赶往前线。他和女皇在随后两年内没有再见面，而在这期间，巴黎撼动了整个世界。[21]

波将金率军攻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此时常被称为多瑙河诸国），巴黎暴民冲进了巴士底狱。路易十六丧失了对巴黎的控制。不久之后，法国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宣言》，这鼓励了波兰人起来反抗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对这两个事件都感到恐惧。这时，红衣先生承认，他"一年前"就爱上了侍女达里娅·谢尔巴托娃，并请求允许和她结婚。叶卡捷琳娜大帝遭到这样的背叛，病倒了。

"我从来没有残暴地对待过任何人，"她告诉波将金，"我也讨厌强迫别人。你会不会忘记了我本性慷慨大方，觉得我是个可怜兮兮、自私自利的人？你原本可以告诉我真相，那样就能治愈我。"波将金答道："我曾暗示过，我为你感到遗憾。"叶卡捷琳娜大帝赏给红衣先生2250农奴和10万卢布。

“神圣的地方，”扎瓦多夫斯基懊悔地开玩笑说，“从来不会长时间空荡荡。”

叶卡捷琳娜大帝已经找到了红衣先生的继任者，或者说是两个继任者。在给波将金的信里，她讲到，她遇见了普拉东·祖博夫（二十二岁的近卫军骑兵少尉，被她称为“黑人”）和他的弟弟瓦列瑞安，十八岁的“娃娃”。“兄弟俩都非常纯真，非常真挚地爱我。”[22]因为宫里的人早就知道红衣先生对女皇不忠，所以，保罗内廷的大总管尼古拉·萨尔蒂科夫（他是波将金的政敌）有足够的时间把祖博夫兄弟往女皇面前推，因为波将金一直在前线打仗。

祖博夫可能是她的男宠当中最英俊的一位。叶卡捷琳娜大帝此时已经六十一岁，身体富态，双腿肿胀，患有消化不良、肠胃气胀，受到一系列战争与革命危机的折磨。她无法抵御这样一个帅小伙的诱惑。她攫取祖博夫，因为她有力量这样做。祖博夫兄弟四人，出身于一个和萨尔蒂科夫有亲戚关系的小贵族家庭。他相貌俊秀、黝黑，擅长音乐，会拉小提琴。叶卡捷琳娜大帝爱上了“黑人”。“我很胖，很开心，”她告诉波将金，“就像夏天的苍蝇一样恢复了生气。”她赞美祖博夫“美丽的眸子”，但她为自己的狂热性欲辩解。“我栽培年轻人，”她告诉波将金，“是为国家造福。”这肯定是一种不寻常的公务员培养方式。

7 月 3 日巴士底狱被攻占那天，“黑人”被提升为侍从长。叶卡捷琳娜大帝紧张地等待波将金的赞同。“我绝对需要你的内心安宁，”她坚持对波将金说，“安慰我，爱抚我吧。”她让祖博夫给波将金写去谄媚的书信：“我附上一封信，是你的仰慕者写的，他是最纯真的人……想想看，若是没有这个人，我

的健康将会多么糟糕。再会，我的爱人，对我好一点！”

“我亲爱的小妈妈，只要这个男人让你开心，我怎么可能不真诚地爱他呢？”波将金最后回信道。对他来讲，祖博夫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麻烦。波将金收到了重大消息：“屡战屡胜。”7月20日，卓越的将领和怪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在福克沙尼[①]打败了土耳其人；[②] 仅仅几周后，他和奥地利军队联手，在勒姆尼库河[③]战胜了大维齐尔。三天后，波将金攻占了哈吉贝伊要塞[④]。他决定在那里建造一座新城市（就是后来的敖德萨），然后接受了宾杰里[⑤]的投降。叶卡捷琳娜大帝将苏沃洛夫提升为伯爵，并赏赐他“勒姆尼库斯基”的称号，还教导波将金，当明星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你要向世界展现你的伟大人格。”

叶卡捷琳娜大帝仍然喜欢年纪较小的瓦列瑞安·祖博夫：“我非常喜欢这个娃娃，他也非常依恋我，若是见不到我，就像个婴儿似的哭泣。”阻挠他见女皇的人，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哥哥“黑人”，因为十天后“娃娃”就被送到了军中。

---

① 福克沙尼在今天罗马尼亚东部。——译者注

② 苏沃洛夫因为诸多怪癖而闻名，他可能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他看上去像个衣衫褴褛、瘦长、毛发直竖、警觉百倍的稻草人，他喜欢在全军面前一丝不挂地做健美体操。他始终咄咄逼人，攻击性极强（“死亡胜过防御”），并且从来没有吃过败仗：“一分钟能够决定战役的结局；一天能够决定许多帝国的命运。”他在《胜利的艺术》一书中非常口语化的指示可以传授给普通士兵：“子弹是个婊子；只有刺刀才懂自己的行当！”“训练吃苦，打仗轻松”，还有“没有任何战役是在书房里打赢的”。

③ 勒姆尼库河在今天罗马尼亚境内。——译者注

④ 得名自克里米亚汗国的建立者和第一任统治者哈吉·格来一世（卒于1466年）。——译者注

⑤ 在今天摩尔多瓦东南部。——译者注

一个国家越是成功，敌人就越多。奥斯曼人就要瓦解的时候，普鲁士组建了一个由奥斯曼人、波兰人、瑞典人和普鲁士人组成的联盟，共同反对俄国，并威胁奥地利，要求它退出战争，否则就要进攻奥地利。1790 年 1 月 31 日，普鲁士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盟约。九天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盟友约瑟夫二世驾崩了。普鲁士又与掀起革命的波兰结盟，加强了对俄国的封锁。7 月 16 日，奥地利君主利奥波德二世（称号是“罗马人的国王”）退出了战争。“现在我们处于危机中。”叶卡捷琳娜大帝说。她面对着“三重战争的危险”，而“法国的癫狂”正在向俄国蔓延。[①]

在皇村，叶卡捷琳娜大帝听得见拿骚－西根公子打赢的海战传来的雷鸣般炮声。但在 6 月 28 日，拿骚－西根公子这个鲁莽的梦想家战败了。不过，俄军的这次战败使得瑞典人能够缔结体面的和约。“我们把自己的一个爪子从烂泥里拔了出来，”叶卡捷琳娜大帝向波将金庆贺道，“等你把另一个爪子拔出来，我们就可以唱哈利路亚了！”这年秋季，波将金在从高加索到多瑙河的战场上赢得了一连串胜利，最终围攻了伊兹梅尔要塞[②]，那里的奥斯曼驻军有 3.5 万人和 265 门大炮。12 月 11 日，苏沃洛夫猛攻了这座要塞。这是 18 世纪最血腥的日子之一，差不多有 4 万人阵亡。俄国原本可以征服君士坦丁

① 1790 年 6 月，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年轻贵族出版了《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该书宣扬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曾经主张的启蒙思想，攻击俄国的专制主义、农奴制和任人唯亲（表现形式就是波将金的奢靡）。拉季舍夫的思想被叶卡捷琳娜大帝称为“法国病的感染……比普加乔夫更恶劣的暴民煽动者的法国剧毒”。7 月 26 日，拉季舍夫被判处斩首，但叶卡捷琳娜大帝将其减刑为流放西伯利亚。后来她又逮捕了尼古拉·诺维科夫。她曾经赞助过此人的新闻工作，但诺维科夫与保罗和普鲁士人有联系。他被囚禁在什利谢利堡。

② 伊兹梅尔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南部，多瑙河畔。——译者注

堡。然而，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要求叶卡捷琳娜大帝放弃她新征服的所有领土，否则英国和普鲁士就要对俄国开战。

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刚刚抵达圣彼得堡的波将金争论如何是好。波将金希望与普鲁士达成协议，但叶卡捷琳娜大帝犹豫不决。与此同时，波兰采纳了一部新宪法，口号是“国王与民族在一起”。叶卡捷琳娜大帝将此视为法国雅各宾主义的延伸，因此倾向于支持波将金对波兰的处置方案。波将金在考虑把波兰信东正教的地区分割出来，作为他自己的私人王国。她放声大哭，他猛敲房门、咬自己的指甲，她带着肠绞痛卧床。最后，她同意波将金与普鲁士议和。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英国议会大败小皮特，因此反俄联盟已经瓦解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的爪子又一次差不多算是拔出了烂泥。[23]

1791 年 4 月 28 日早晨 7 点，叶卡捷琳娜大帝缓缓走下马车，来到波将金的塔夫利宫的新古典风格柱廊前。她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长袖俄式裙子，头戴奢华的冠冕。波将金身穿鲜红色燕尾服和镶嵌钻石的斗篷，跪在她面前，然后引领她走进宏伟的柱廊大厅（欧洲最大的柱廊大厅），那里有 3000 宾客（不包括没有受到邀请的“黑人”）在恭候他们。这场宴会可谓穷奢极欲，耗资超过 15 万卢布。宴会的高潮是，48 个男孩女孩在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的引领下，跳了第一支卡德利尔舞①。然后一头珠光宝气的大象被揭幕展示，骑象人奏响铃铛，升起了一座完整的配有包厢的剧场。波将金邀请叶卡捷琳

①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一种方阵舞，由四对舞伴参加。——译者注

娜大帝住在按照她喜好的风格装修的舒适套房。如果她愿意留下，他准备了一支序曲；如果她要回家，他也准备了一支序曲。女皇于凌晨2点离开时，波将金双膝跪下，然后示意管弦乐队演奏他很久以前写的一首情歌："世上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都流了泪。

随后两个月内，他们拟定了与华沙、柏林、君士坦丁堡的和约。但在整个7月，高加索、多瑙河和黑海传来更多捷报，波将金每次都举办宴会来庆祝。他想"拔掉牙"（"祖博"是牙齿的意思），但没能排挤掉祖博夫。不过，波将金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家。"黑人"后来承认，"我没有办法消除他对我的阻碍"，因为"女皇总是半是迎合他的意愿，而且害怕他，仿佛他是个严苛的丈夫"。祖博夫还有一句话非常能说明问题："我的财产没有达到现在的两倍，全要怪他。"

7月24日，波将金离开了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给他送来一封道别信："再会，我的朋友，我亲吻你。"他汇报了与奥斯曼人的和约草案的情况。她写道："这里所有人都激动万分。"但随后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波将金病倒了。她泪流满面，为他祈祷。她派御医和萨申卡一起去波将金身边。波将金来到雅西[①]，再次病倒。

"我的挚友，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她在9月30日，也就是他的五十二岁生日那天写信给他道，"你生病了，让我非常难过；为了耶稣的爱，拜托听医生的话！"现在他病得很重，呼吸困难，常常晕厥，用颤抖的手写了这封信："小妈妈，最仁慈的夫人！以我目前的状况，被疾病拖得

① 在今天的罗马尼亚东部。——译者注

如此疲惫，我向最高的上帝祈祷，请他保佑您珍贵的健康，我也拜倒在您神圣的脚下。陛下最忠诚、最感激的臣子。塔夫利的波将金公爵。哦，小妈妈，我的病多么严重！”

叶卡捷琳娜大帝正在读他之前的信。“你的医生向我保证，你已经有所好转。”她回信道，并命令萨申卡“陪着他”。他于次日早晨醒来后，坚持要去黑海，并口述了一封信给她：“我再也没有力量忍受折磨了。唯一的救赎就是离开这座城市。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然后，他又草草地给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信：“唯一的逃路就是离开。”在比萨拉比亚[1]草原的一条路上，波将金喊道：“够了。”萨申卡命人将他抬到草原上，哥萨克们帮他躺下，他的脑袋搁在她膝盖上，叹息道：“宽恕我，仁慈的小妈妈女皇。”波将金可能是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最伟大的一位大臣，他在草原上死去的时候，旁边的一名哥萨克喃喃道：“活着的时候享用黄金，死的时候躺在青草之上。”

七天后，即10月12日，死讯传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当场昏倒，廷臣担心她中风了。“眼泪和绝望，”她的秘书记录道，“8点时，他们给她放血，10点时扶她上床。”

“骤然的死亡打击刚刚降临到我头上，”她写下赞颂波将金的文字，“我的学生，我的朋友，几乎是我的偶像，塔夫利公爵波将金去世了。你们想象不出，我是多么心碎……”

叶卡捷琳娜大帝任命别兹博罗德科去敲定与奥斯曼帝国的和约，保障新俄罗斯的领土，以及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

---

① 历史上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今天约70%属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其余的属于乌克兰。——译者注

教徒的庇护权。波将金的随行人员返回首都之后，她与他们一起抽噎。她经常搬进波将金的塔夫利宫居住。“我如何能找到人来取代波将金？”她问秘书，“现在所有人都像蜗牛一样，开始伸出脖子。”“是的，我也老了，”她常常思忖道，“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波将金。”

祖博夫的胜利时刻到了。“并不感到得意”，但他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因为他漫长而艰难的从属关系终于结束”。[24]

“牙齿开始放肆地炫耀自己的权力。”保罗的亲信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记载道。但祖博夫“不聪明，只是用精巧的言辞掩饰自己的缺乏才干”。更糟糕的是，“他表现出一种粗俗、过分的傲慢。拜访他是一件非常羞辱人的事情。每天早上，成群结队的马屁精围堵他的套房门口，挤满了候见室和接待厅”。非常讨人嫌的祖博夫准备好接见客人的时候，他那接待室的折叠门就会打开。然后“祖博夫穿着晨袍，缓缓走进来”，“仆人走上前去，为他打理头发、扑粉，把头发弄蜷曲并梳理成一丛”。所有人“都一直站着，没人敢开腔”。梳妆打扮好之后，“这个年轻人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上，抠着鼻孔，开始盯着天花板，脸上挂着一种傲气冲天、漫不经心的表情”，得意扬扬地傻笑，观看他的宠物猴子“跳过那些马屁精的脑袋；或者他对自己的弄臣讲话”。祖博夫受过教育，记忆力也好，但罗斯托普钦的结论是，“他只不过是粗心大意、没有才干”。[25]

然而，这个浮夸的花花公子如今是“一切事务的首脑”。法国大革命已经撼动了世界。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热切希望将革命镇压下去。1793 年 1 月 10 日，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

而叶卡捷琳娜大帝郁闷地上床休息。3月8日，她从楼梯上摔了下去，但只是有些瘀伤。她让祖博夫（已经被提升为伯爵）去安排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她说："现在我要占据乌克兰，作为对我的开销和人民损失的补偿。"普鲁士也分享了瓜分波兰的战利品。

叶卡捷琳娜大帝慷慨地奖赏"黑人"：她的钻石肖像（此前只有奥尔洛夫和波将金得到过这样的礼物）和波将金的一些旧职位被赏给祖博夫。不过，萨尔蒂科夫被任命为陆军委员会主席。

叶卡捷琳娜大帝感到自己垂垂老矣。她注意到，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她的登基。伊凡·舒瓦洛夫是这少数人之一。他在她面前非常羞怯，让她感动，也让廷臣嘲笑他那老古板的作风。叶卡捷琳娜大帝告诉他们："先生们，我和大总管已经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了，我有权和他逗乐。"但年迈的女皇并没有失去魅力。"她的气色依旧鲜艳，矮胖，整个人带着尊严和优雅、严峻和高贵。"年轻的波兰人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写道。此时他作为人质待在俄国宫廷，以保障波兰对俄国的恭顺。他还在寻求收回自己被俄国朝廷没收的土地。他恨她灭亡了波兰，但还是忍不住仰慕她。"她就像一条深山溪流，能够携带一切去流淌。她的脸庞已经有了皱纹，但表情丰富，显露出高傲和主宰万物的精神，她的嘴唇上永远挂着微笑。"瓦尔瓦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记得，她自己曾参加了一场丰盛的宴会，有人伸来一只手，给她和其他侍从女官更多食物。她们忙着吃喝，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那只手戴着一颗"冰山"一样大的独粒钻石。原来是女皇。

如果她要绕过保罗，直接传位给孙子，就需要给亚历山大找一位妻子。叶卡捷琳娜大帝很着急。他才九岁的时候，她就承认："我担心他会面临一个危险：女人。因为他会被女人穷追不舍的……因为他讨所有人的喜欢。"亚历山大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总管报告了男孩的"夜梦"，于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派遣宫廷的一位贵妇向亚历山大介绍"感官的愉悦产生的所有令人心醉神迷的奥妙"。现在，在审视了所有符合条件的德意志贵族小姐之后，她邀请巴登世子[1]的几个女儿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祖博夫和萨申卡欢迎了几位大公小姐。十五岁的亚历山大选择了十四岁的路易丝大公小姐作为未来的妻子。"所有人都说，两个天使订婚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热情洋溢地说，"他们非常相爱。"

1793 年 10 月 9 日，叶卡捷琳娜大帝主持了亚历山大与巴登大公小姐的婚礼。她皈依了东正教，更名为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舒瓦洛夫和别兹博罗德科把冠冕举到"这两个美丽的孩子"头顶上，女皇喜极而泣。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容貌秀丽，双目碧蓝，长着飘逸的亚麻色鬈发。"她既有无法描摹的优雅、俊俏的面庞和婀娜的身材，也有敏锐的头脑和清晰的思维。"瓦尔瓦拉·戈洛温娜回忆道。亚历山大的相貌很像他那高挑美丽的母亲。"他的灵魂，"罗斯托普钦说，"比他的身体更美：从来没有一个

---

① "世子"，原文 Erbprinz，是指旧时德国诸侯的继承人，与 Kronprinz（国王和皇帝的继承人，即太子）不同。在中国汉朝时期，诸侯王的正式继承人亦称"太子"。汉以后，亲王的正式继承人改称"世子"，与德文的 Erbprinz 颇为贴切。路易丝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死得比他父亲巴登大公早，所以没有继承大公的位置。——译者注

人的道德和体质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伊丽莎白觉得亚历山大“非常魁梧，身材匀称，尤其是双腿修长，浅褐色头发，蓝眼睛，有一口非常好看的牙齿，肤色很有魅力，相当英俊”。

“你问，我是否真的喜欢大公，”伊丽莎白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是的，妈妈……这段时间以来，我喜欢他，喜欢得发疯。”但也有一些问题：“我注意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不符合我的品位。”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的母亲询问了他一些关于性的尴尬问题，他给出了感人的回答：“我亲爱的妈妈，你问我的小丽莎有没有怀孕。还没有，因为那件事情还没有圆满。你一定会同意，我们都是大孩子，并且是非常笨拙的孩子，我们想尽办法去尝试，但还是不行。”

亚历山大“有一些优秀的品质”，但“他懒惰，从来不读书”（罗斯托普钦抱怨道）。他倒是仰慕伊丽莎白。“她丈夫爱慕她。没有别人的时候，他俩在一起就像孩子。”他的廷臣之一抱怨道：“从所有方面讲，他都是被宠坏了。”但这对小夫妻被宫廷的性与政治的阴谋腐蚀了。这些阴谋，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与保罗两派势力的战场。[26]

在“狡诈而阴险的”大总管尼古拉·萨尔蒂科夫的辅佐下，亚历山大在自己的父亲与祖母之间游走，始终戴着不可捉摸的面具。萨尔蒂科夫是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家族的后裔，瘦小、瘸腿，形似黄鼠狼，戴着扑粉的假发，习惯不停地提裤子。“他希望调解女皇与她儿子的关系，曾让亚历山大大公不间断地演戏……让他产生对女皇的厌恶和对他父亲的畏惧。”亚历山大和弟弟康斯坦丁同时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在皇村，与女皇待在一起，穿着法国式的宫廷服装；另一种是在加特契

纳与保罗大公待在一起，穿着普鲁士军服。

亚历山大和伊丽莎白如今住在叶卡捷琳娜大帝为他们建造的亚历山大宫。夫妻的关系受到了压力的影响。“他对妻子的感情就像兄妹之情；但她想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她愿意给他的那种浓情蜜意。”罗斯托普钦说。遭到丈夫的冷落，“她无聊得要死”。她“天使般的容颜、纤弱而优雅的身材和雅致的动作仪态，”瓦尔瓦拉·戈洛温娜写道，“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叶卡捷琳娜大帝常常举办聚会，希望能逗乐亚历山大和伊丽莎白，也逗乐她自己。“我们常常无所事事，”伊丽莎白说，“我们一整个星期都在跳舞。”

“一天晚上，玩乐正酣时，”戈洛温娜（亚历山大夫妇的宫廷总管的妻子，也是伊凡·舒瓦洛夫的外甥女，是个敏感的女人）写道，“亚历山大大公走到我面前说：‘祖博夫爱上了我的妻子。’”戈洛温娜很快注意到，普拉东·祖博夫看上去“恍惚如做梦”，“向大公夫人投去含情脉脉的目光”。祖博夫确实爱上了伊丽莎白：“很快，整个皇村都知道了这起不幸的愚行的秘密。”祖博夫现在“是这里的主宰，他大权独揽”，所以亚历山大夫妇的廷臣努力去腐蚀伊丽莎白，以满足祖博夫的“疯狂激情”。“祖博夫伯爵爱上了我的妻子。这是多么尴尬的情况，”亚历山大一直这样告诉他的朋友们，“如果我善待他，就仿佛我赞同他勾引我妻子；如果我冷淡地排斥他，女皇就会生气。”恰尔托雷斯基写道，通常在宴会之后，祖博夫“会被疯狂的爱情控制”，“然后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光是唉声叹气，愁云惨雾地躺在沙发上，看上去就像个陷入爱河的男人”。

伊丽莎白把自己窘迫的处境透露给在巴登的母亲和朋友瓦

尔瓦拉·戈洛温娜，给祖博夫取的代号是“黄道带”。“黄道带”的追求确实让她昏了头。“我一想到当初那些蠢事，就想打自己……现在不会有那种事情了；我现在对黄道带丝毫不感兴趣。”她告诉戈洛温娜。

新娘抵抗“黄道带”纠缠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则渴望她尽快怀孕。她那些狼一样凶狠的廷臣常常秘密监视这姑娘。伊丽莎白的月经迟到时，她的女管家就会报告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尴尬的是，”伊丽莎白向戈洛温娜透露道，“女皇把这也告诉了黄道带。如果我告诉女皇，我还没有怀孕，她也会告诉他。”她的“大姨妈”来的时候，祖博夫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足为奇的是，伊丽莎白开始寻求女性的慰藉。她找到的密友是二十八岁的瓦尔瓦拉·戈洛温娜。戈洛温娜写道，一天外出狩猎，去取骑装的时候，她俩“一言不发”地偷偷交换了海狸皮帽子，后来“她给了我一小张纸，上面有她的肖像，还有她的一缕头发”。一天，在彼得宫城的吾乐宫，“她突然把我带进小宫殿，无拘无束地向我袒露了她最私密的情感”。1794 年 5 月 30 日，两个姑娘乘车在皇村兜风，两人之间发生了某种事情：“那是我最心爱的回忆。”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春夜，两人单独在花园内，“大公夫人依偎着我，而我聆听着她芳唇吐露的每一个字”，戈洛温娜回忆道。还有一次，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进我的卧室，锁上门，然后扑到我怀里，泪流满面”。伊丽莎白因为这段同性恋感情（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而兴奋，给伯爵夫人写去了大量情书。“哦，待在塔夫利宫真是残酷，”她在 8 月 11 日写道，“与你分开，我无法享受生活……我一直想着你，你让我激动不安，让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哦，今天早晨的那缕甜蜜的思绪，我

已经失去了……”亚历山大似乎赞成这种同性恋的痴情。“他们不能禁止我爱你，我也可以说是得到了某人的批准，他有同样的权力，如果说不是更多权力的话，来命令我爱你。”伊丽莎白告诉戈洛温娜，“整个白天你占据了我的思绪，直到我入睡；我在夜间醒来，立刻就想到你。”

1795 年春季，伊丽莎白发出了她最神秘莫测的一封信，回忆了她们在前一年 5 月 30 日的激情：“我的上帝，仅仅对那些甜蜜时刻的回忆，就能带回多少激情！”伊丽莎白解释说，亚历山大读了戈洛温娜最新的一封信，他“要求我解释。我告诉了他一部分”。

现在，亚历山大和廷臣要求把两个姑娘分开。“我和你分开了，见不到你……哦天堂啊，你要是知道我受到怎样的折磨，”伊丽莎白写道，“哦上帝，我多么爱你。有了你，我这里的生活才能忍受……你真的属于我。就连我丈夫，都不像你那样懂我。”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大帝终于察觉了祖博夫对伊丽莎白的痴迷，与他大吵一架，就分手了。这些阴谋诡计让伊丽莎白和亚历山大走到了一起。他俩同样憎恶这个堕落而令人窒息的宫廷。亚历山大想要逃避皇位。[27]

“真让人难以置信，”亚历山大后来写信给他的教师拉阿尔普道，“所有人都在偷窃；几乎找不到一个诚实的人。”他还坚持说：“我非常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换取你家隔壁的一个农庄。我妻子和我想法一样，这让我非常高兴。”

亚历山大同情自己的父亲保罗，这种同情或许会让叶卡捷琳娜大帝同样惊恐。此时保罗在加特契纳的采邑掌握着一支私人军队，包括 130 名军官和 2000 名士兵。在那里，亚历山大

和康斯坦丁分担父亲的痛苦，在加特契纳简朴的军事生活中寻找慰藉。“那就是我们的风格，加特契纳的风格。”亚历山大说。他很高兴，因为那里的军人“畏惧我们，这是尊崇我们的表现”。但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常常受到保罗那疯狂军事操练的折磨。

“保罗大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恨他，”罗斯托普钦写道，“他不分青红皂白，惩罚所有人。”他操练着自己的微型军队，“幻想自己是已故的普鲁士国王。最轻微的耽搁或者违逆，都会让他大发雷霆”。保罗与她母亲极少的共同点之一是，他也对法国大革命很痴迷。“在他眼里，到处都是雅各宾党人。前几天，他逮捕了四名军官，因为他们的鞭子太短，这肯定是同情革命的迹象。”罗斯托普钦写道。保罗是他内廷的暴君，甚至令妻子和儿子们胆寒。他暴跳如雷，因为他四十一岁了，却“无事可做”。他对儿子们发脾气的时候，玛丽亚和他的情妇涅利多娃就努力安抚他。在这期间，一声炮响震聋了亚历山大的一只耳朵，罗斯托普钦解释说：“于是，和他聊天就变得不愉快了，因为你必须对他大声喊。”

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皇村遛狗的时候，听得见加特契纳的炮响。她厌恶保罗对军事的酷爱，觉得他是彼得三世再世。他满腹愤恨，因此她将他比作“饭后的芥末”。[①] 亚历山大结婚之后，她写信给亚历山大说，他将来“会得到加冕，举行全副典礼”，而根本不提保罗。她还记得彼得大帝和皇子阿列克谢的故事：“彼得大帝废黜了他那忘恩负义、不服管教且百无一

① 保罗自己则对女性统治者的心血来潮恼怒不已，以至于他和玛丽亚秘密签订了一部合理的继承法，等他当上沙皇之后再颁布。这部新法律规定，由皇长子继承皇位。

用的儿子，这极其英明。这儿子满腹是对父亲的仇恨、恶毒和嫉妒。”

现在，她决定把帝国留给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娜大帝首先邀请他的教师拉阿尔普帮她说服这孩子。拉阿尔普“想尽办法劝她不要这样”。她想起拉阿尔普是同情革命的分子，于是将他送回瑞士。保罗似乎在故意夸耀自己的喜怒无常。在一次大发脾气的时候，他警告一名廷臣，等他登基之后，他会砍掉他的脑袋。叶卡捷琳娜大帝得知此事后说：“他疯了。”有一次，皇储表示同意祖博夫说的话，这个男宠便讥笑道：“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蠢话？”祖博夫也觉得保罗疯了。“我和你一样，很清楚这一点，”叶卡捷琳娜大帝答道，“但不幸的是，他疯得还不够。”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28]

1794 年春季，一场新的、更激进的革命在波兰爆发，一些俄国人及其盟友被杀或被捕。叶卡捷琳娜大帝和祖博夫命令全面入侵波兰，同时普鲁士从西进攻波兰。这场两面夹击和瓜分，将在 1939 年由斯大林和希特勒重演。

10 月 18 日，苏沃洛夫猛攻普拉加①，杀敌 7000 人。华沙投降后，他写信给叶卡捷琳娜大帝：“万岁！华沙是您的了！”

“万岁，陆军元帅！”她回信道，就这样晋升他为元帅。一直到 1918 年，波兰都不复存在。② 六十七岁的叶卡捷琳娜

① 普拉加是华沙的一个区，在维斯瓦河东岸。——译者注

② 叶卡捷琳娜大帝对波兰贵族及其犹太管家感到震惊：“贪赃枉法且腐败的骗子、牛皮大王、压迫者、梦想家，他们把自己的土地租给犹太人经营。这些犹太人吸尽了他们臣民的血，给自己主子的却极少。波兰人就是这个模样。”

大帝庆祝这场有污点的胜利的方式，就是慷慨赏赐普拉东·祖博夫：13199 农奴、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头衔和 10 万卢布。

与此同时，在南方，波斯的沙阿阿迦·穆罕默德汗（他是个凶悍的武士，还是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但同时也是个阉人，这的确很不寻常）入侵并征服了高加索，歼灭了希拉克略二世的军队，洗劫了格鲁吉亚都城梯弗里斯（今天的第比利斯），用被屠杀的妇孺的尸体建造了帖木儿风格的塔楼。于是，祖博夫兄弟得到机会去提议他们自己的东方计划，目标是解放高加索的基督徒。叶卡捷琳娜大帝任命瓦列瑞安·祖博夫（他在波兰失去了一条腿）指挥一支军队，后来他攻占了杰尔宾特[①]和巴库。

1796 年 6 月 29 日，在皇村，女皇焦急地目睹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生下了又一位未来的皇帝，尼古拉。叶卡捷琳娜大帝向玛丽亚建议，她们一起劝说保罗放弃皇位。叶卡捷琳娜大帝幻想把保罗囚禁在波罗的海之滨的一座要塞，请求大公夫人签署一份表示同意的文书。玛丽亚义愤填膺地拒绝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十分恼火”。

然而几乎在同时，亚历山大写信给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称：“我对自己的地位绝不满意，它对我的性格来说太崇高了。单单一个人，如何能统治整个国家，并纠正其弊端呢？不仅对我这样才干平平的人，哪怕对天才，这也是不可能的……我的计划是，等我放弃了这个讨厌的地位，就和妻子一起定居到莱茵河畔。”

---

① 杰尔宾特位于今天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在里海之滨、俄罗斯与阿塞拜疆边界以北不远处。它是俄罗斯最南端的城市。——译者注

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另一个希望所在，被预定为拜占庭皇帝的康斯坦丁，比他的哥哥更令人担忧。她让康斯坦丁娶了一位德意志公爵小姐，① 但怪诞的康斯坦丁“喜怒无常，极其执拗，变得很像他父亲，常常暴跳如雷到抽搐”，罗斯托普钦这样写道。康斯坦丁的暴行包括用大炮把活老鼠发射出去，早餐时敲鼓和殴打小女孩。他给自己的第一位妻子安娜传染了性病。“她患上了一种病，却不知道病因。”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写道。按照恰尔托雷斯基的说法，康斯坦丁的“暴躁脾气和野蛮的随心所欲”被掩饰起来，直到保罗的幼子们的女教师夏洛特·利芬报告称，康斯坦丁凶狠地殴打了他团里的一名骠骑兵。叶卡捷琳娜大帝命令逮捕康斯坦丁。她大受震动，险些中风。祖博夫犯最后一个错误的时候，还会发生比这更糟糕的事情。[29]

这年夏季，叶卡捷琳娜大帝欢迎年轻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到访。古斯塔夫四世此行的目的是敲定自己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年长的孙女亚历山德拉的婚约。祖博夫主持了谈判，根据协议，保罗的女儿将被允许在路德教的瑞典继续信奉东正教，但祖博夫还没有把协议完全敲定。

---

① 这一次，她邀请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爵和夫人带他们的三个女儿到圣彼得堡。据说，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康斯坦丁迎接他们抵达冬宫的时候，两个年长的公主下车时绊倒了，但第三个女儿尤利亚妮顺顺当当地下了车。“好吧，”康斯坦丁说，“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我就要那个小猴子。她舞跳得不错。”1796年2月15日，康斯坦丁与尤利亚妮结婚，她现在的称号是安娜大公夫人。后来，科堡成为俾斯麦所说的“欧洲的育马场”。安娜的弟弟利奥波德娶了英国王储夏洛特公主，在她英年早逝之后，他成为比利时的第一位国王，并推动了他的亲戚萨克森-科堡的阿尔伯特亲王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婚姻。

9月11日下午6点，女皇在整个宫廷的注视下，登上冬宫的宝座，宣布这门订婚。但瑞典国王始终没有来。心急如焚地等了三个半小时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得知，婚约被取消了。她拿着手杖向祖博夫的下属扑去。五天后，她直接询问亚历山大是否愿意登基，并给他看了撤销保罗继承权的法令。9月24日，他做了礼貌的回答，即不置可否。她需要时间，但她再也没有时间了。[30]

第五场

阴　谋

出场人物

保罗一世，皇帝，1796～1801 年在位，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原名符腾堡的索菲亚·多罗特娅公爵小姐），保罗的第二任妻子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1801～1825 年在位，保罗和玛丽亚的长子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皇后（原名巴登的路易丝大公小姐），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

康斯坦丁一世，皇帝，1825 年在位，保罗和玛丽亚的次子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原名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尤利亚妮公爵小姐），康斯坦丁的妻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首相，公爵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伯爵，公爵，陆军元帅，大元帅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侍从长，外交委员会主席，邮政总长

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圣彼得堡的总督之一，军需总长，“加特契纳的下士”“穿制服的猿猴”

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副首相

阿列克谢·库拉金公爵，元老院主席

尼基塔·帕宁，副首相，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大臣尼基塔·帕宁

的侄子

彼得·冯·德·帕伦，圣彼得堡总督，重臣，“狡猾教授”

彼得·奥博利亚尼诺夫，元老院主席

普拉东·祖博夫公爵，叶卡捷琳娜大帝曾经的情夫

尼古拉·祖博夫伯爵，御厩大臣，“巨人”，普拉东·祖博夫的兄弟

叶卡捷琳娜·涅利多娃，保罗沙皇的情妇，“小妖精”

安娜·洛普金娜，后成为加加林娜公爵夫人，保罗沙皇的情妇

伊凡·库泰索夫，伯爵，保罗沙皇的理发师、鹰犬，内廷侍从，御橱总管，“费加罗”

费奥多尔·戈洛夫金伯爵，礼宾总管

瓦尔瓦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伊丽莎白皇后的朋友

1796年11月5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在早上6点起床，照例自己煮咖啡，然后开始书写。上了卫生间之后，她中风了，倒在地上，一直躺到9点才被总管发现。此时她已经呼吸困难，脸色发紫，说不出话来。她睁开眼睛，但随即又陷入昏迷。六个男人将她抬进卧室，但没法把她抬到床上，于是在地板上铺了床垫安放她。“祖博夫公爵第一个得到消息，他也第一个慌了神。”哭泣的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都穿着“波将金”军服，带着各自的妻子赶到。下午3点45分，罗杰逊医生意识到，她这次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中风。御厩大臣尼古拉·祖博夫伯爵（祖博夫兄弟四人中最魁梧的一个，被称为“巨人”）骑马奔向加特契纳。

一名士兵向保罗报告，说祖博夫来了。保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抓住玛丽亚的手说：“亲爱的，我们完了。”来了几个祖博夫？他问。“好吧，一个我们还是对付得了的！”祖博夫双膝跪下。保罗什么都明白了。

在去圣彼得堡的路上，保罗遇见了罗斯托普钦。“对您来说，这是怎样的时刻啊，大人。”罗斯托普钦说。

“等着，亲爱的，等着，”保罗答道，“上帝让我坚持了四十二年。”然后他们一起行进。晚上8点30分，他们抵达冬宫。叶卡捷琳娜大帝气喘吁吁地躺在床垫上，由泪流满面的侍从们伺候着。守候在现场的有老人也有新人：八十多岁的疤脸、别兹博罗德科和祖博夫公爵。祖博夫公爵要喝水，没有一个人想去帮他拿。“女皇毫无生命迹象，”恰尔托雷斯基观察道，“就像一台已经停止运行的机器。”

保罗大踏步闯进女皇所在的房间，对自己的母亲几乎看都

不看一眼，然后在内室设立了指挥部。他传唤了祖博夫，命令他交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全部文件。保罗很快找到了疤脸承认谋杀他父亲彼得三世的自白书，还有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拒绝接受叶卡捷琳娜大帝改变皇位继承安排的书信。保罗唤来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

一个身穿加特契纳军服、瘦高笨拙、满脸怒容的军官走过垂死的女皇，向保罗汇报。他是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二十八岁，出身穷乡绅家庭，被称为“加特契纳的下士”，对保罗忠心耿耿，是个严苛地死守纪律的人。保罗看到阿拉克切耶夫风尘仆仆，于是把自己的一件衬衫送给他。然后他转向亚历山大，再拉着阿拉克切耶夫的手，说：“你们要永远当朋友。”随后，保罗和玛丽亚在女皇临终房间之外的门廊里用膳。

伊丽莎白哭了一夜，直到亚历山大换回他的普鲁士军服。“他的母亲还在呼吸，而皇帝竟然没有别的事情好做，而是让儿子们换上军服。真是卑鄙！”她写道，“我看到他穿着军服，不禁落泪。”在室外，保罗的廷臣（粗野的加特契纳军官，身穿落伍的普鲁士军服）陆续抵达。“大公周围聚着的这群人，”罗斯托普钦写道，“其中最诚实的也应当被绞死。”廷臣“惊诧地问，这些东哥特人是谁?”这些“东哥特人”就是未来。

下午，亚历山大把妻子带到女皇床前。“早晨5点，女皇的呼吸变得更弱了。好几次，医生们觉得最后时刻已经到了……女皇的临终喉鸣非常响，走廊里也听得见……她面部瘀血，有时面色很红，然后又变成蓝紫色。”祖博夫独自坐在角落里。罗斯托普钦注意到，廷臣“躲避祖博夫，就像躲避瘟

疫”。据说，别兹博罗德科把玛丽亚不肯签名同意废黜保罗的信给保罗看了，此外还有叶卡捷琳娜大帝写的废黜保罗的文书。别兹博罗德科将这些纸撕成碎片，凭借自己的忠诚得到了奖赏。

晚上9点，罗杰逊医生宣布女皇的最后时刻到了。保罗和玛丽亚、亚历山大夫妇和康斯坦丁夫妇站在女皇右侧；医生们、夏洛特·利芬（皇室幼童的女教师）、亲密的廷臣和祖博夫、别兹博罗德科和保罗的亲信罗斯托普钦站在左侧。叶卡捷琳娜大帝于晚上9点45分停止了呼吸，终年六十八岁，享国三十五年。大家都抽噎起来。元老院主席打开房门，宣布新皇继位。亚历山大和伊丽莎白与廷臣双膝跪下。据伊丽莎白说，祖博夫“头发蓬乱，眼珠丑陋地转来转去”，“满脸怪相地哭泣”。可怜的“黄道带”失势了。祖博夫退隐到自己妹妹家，等待大难临头，而玛丽亚皇后回到女皇驾崩的房间，去看管遗体。[1]

保罗对彼得三世的死念念不忘。教堂的葬礼仪式之后，他注意到老疤脸因为漫长的守夜十分疲惫，已经回家了。保罗唤来罗斯托普钦和另一个加特契纳鹰犬尼基塔·阿哈洛夫将军，说：“我知道你们很累，但请去奥尔洛夫伯爵家，让他宣誓效忠；我不想让他忘记6月29日。”他指的是1762年彼得三世被推翻那天。八十多岁的疤脸于凌晨3点被唤醒，穿着睡衣向保罗宣誓效忠。①

① 与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一起谋杀彼得三世的费奥多尔·巴里亚京斯基公爵被免去了宫廷总管的职务，而彼得三世的宠臣古多维奇和彼得·伊斯梅洛夫上尉（就是1762年6月揭露叶卡捷琳娜大帝政变阴谋的那个近卫军军官）则被从流亡中召回，得到提拔。

次日，11 月 7 日，保罗穿上了近卫军新的普鲁士风格军服。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陪着他，“穿着新的服饰，看上去就像古画里的德意志军官走出了画框”。

保罗把与她母亲有关的一切都来了个大变样。[①] 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遗体被停放在大厅，由骑士近卫团士兵守护，他们个个泪流满面。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哭泣的时候，阿拉克切耶夫这个“皇帝严苛手段的工具，恶狠狠地推我，命令我安静”。随后，伊丽莎白“温和地走到我面前，温柔地从后面捏了捏我的手”。但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孤零零地在那里躺很久。

11 月 9 日，保罗宣布，他的父亲彼得三世和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将相伴长眠。“我母亲被人民的呼声召唤到御座上，她太忙，没来得及安排我父亲的葬礼，”他挖苦地解释道，“我只不过是在纠正这个疏漏。”

十一天后，保罗在涅夫斯基修道院参加了对他父亲遗骸的发掘。他亲吻了裹尸布。随后他唤来弑君者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和巴里亚京斯基，让他们完成各自的任务。奥尔洛夫说自己年事已高，但保罗指着皇冠喊道：“拿着它，给我走！”巴里亚京斯基的女儿来求情，保罗答道：“我也曾有个父亲。”

---

① 保罗确认了祖博夫的所有官职，甚至到他妹妹家拜访他，为他祝酒。但随后，他派遣康斯坦丁去罢免祖博夫。祖博夫隐居到自己位于库尔兰的巴洛克风格的隆黛尔宫（曾属于比龙）。但他还会重新出现在保罗的生活中并复仇。保罗对波将金恨得咬牙切齿：波将金的塔夫利宫被改为一座骑兵兵营。后来保罗命令将赫尔松的波将金墓摧毁，丢弃他的骨骸。约 1.2 万波兰战俘被释放。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国王被重新扶上波兰王位，并受邀参加保罗的加冕礼。激进分子拉季舍夫被从流亡中召回。和保罗同母异父的私生子哥哥博布林斯基（奥尔洛夫公爵的儿子）被唤到宫中，提升为伯爵；叶卡捷琳娜大帝专门为亚历山大建造的庞大的佩拉宫被彻底拆毁。瓦列瑞安·祖博夫的波斯远征被立刻叫停。

12 月 1 日，保罗徒步跟着送葬队伍，行进在涅瓦大街上。巴里亚京斯基引领着灵柩，而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跟在灵柩后，捧着皇冠。彼得三世被隆重安葬在叶卡捷琳娜大帝身旁。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和巴里亚京斯基很幸运，仅仅被放逐。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彼得三世就这样长眠在一处。[2]

11 月 8 日，加特契纳的各团向冬宫开进，他们身穿旧式的普鲁士军服，活像东哥特人在入侵。近卫军上校萨布卢科夫写道："尽管我们在哀悼女皇，但看到那军服，还是笑得肚子疼。"但近卫军还穿着他们的波将金军服。皇帝"检阅近卫军，弯腰、呼哧喘气、耸肩，表达自己的不悦"，然后突然间"加特契纳的军队抵达了"。

保罗"纵马赶去迎接他们，然后兴高采烈地带着这些部队返回"。萨布卢科夫写道："那都是什么样的军官！多怪诞的面孔！怎样的仪态啊！"保罗的加特契纳近卫军加入了老近卫军。他命令他的侍从长罗斯托普钦改革军队，将其普鲁士化，从军服开始。他认为，打蜡的普鲁士辫子是旧政权的象征，与法国自由主义的凌乱鬈发相对抗。"任何一家剧院改换布景的速度，都没有保罗登基后的新气象来得那么快，改变得也没有保罗那么彻底，"恰尔托雷斯基回忆道，"不到一天时间，服装、仪态、习惯，全都换了。"所有法国的东西，新的时尚的东西，都被禁止。马裤、长袜、带扣的鞋、扑粉的辫子被允许；但长裤、长礼服、圆顶帽、翻口靴子、蕾丝鞋，都被禁止，违者将被逮捕。人们用剪刀剪掉"革命的"长礼服的燕尾。廷臣费奥多尔·戈洛夫金回忆道，"对上层阶级来说，最讨厌的事情"就是禁止长礼服，因为这对贵族是一种约束

和遏制。

保罗那乐呵呵的迂腐行为的指挥者，是圣彼得堡的新总督阿哈洛夫，人称“恐怖大臣”。萨布卢科夫回忆说，看到沙皇或其家人，或仅仅经过一座皇宫的时候，“坐在马车里的人必须下车鞠躬”。如果阿哈洛夫看到任何人戴着“自由主义”的圆顶帽，就会派副官满大街地追捕，抓到违反者之后就用棍棒殴打他们。保罗看到一个保姆推着婴儿车，荒唐地责骂她侵犯皇帝的威严，因为她没有让婴儿向皇帝脱帽致敬。他自己摘掉了婴儿的帽子。这个婴儿就是未来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按照萨布卢科夫的看法，圣彼得堡“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是欧洲最时髦的大都市”，如今“看上去不像一座现代城镇，倒像是两个世纪以前的德意志城镇”。

如今“每天的主要事务”就是军事检阅。皇帝脚踩高筒靴，身穿普鲁士军服，一尘不染，光秃的头上没有戴帽子，手里挥舞皮鞭或者手杖，周围簇拥着“皇帝陛下的机动军事秘书处”和他的随员，包括 93 名副官。他的权力就集中于此。他将资深廷臣阿列克谢·库拉金公爵提升为元老院主席，把他的兄弟亚历山大公爵提升为副首相，让他和别兹博罗德科一道负责外交政策。“我只是个军人，我不参与行政管理，”他吹嘘道，“所以我给库拉金和别兹博罗德科薪水，让他们主持行政。”事实上，保罗非常享受权力带来的感觉，为了又一位男性罗曼诺夫成为皇帝而骄傲。他滔滔不绝地发布法令，仅在他当政的第一年就发布了 2000 条法令。

他的决策随后发表在官方公报上，既令人畏惧也招致讥笑。“保罗的急躁任性、夸张的严酷无情，让服役变成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萨布卢科夫上校写道。皇帝喜欢上伊丽莎

白的一名侍女之后，就在每日命令里写道："感谢亚历山大大公拥有这样漂亮的侍女。"检阅军队时，他用卡利古拉[①]才能说得出来的奇谈怪论来主张自己的权力："你们知道吗，俄国唯一的大贵族，就是我与之交谈的那个人。并且只有在我和他交谈的时候，他才是大贵族。"他这是在颠覆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契约。而自从阿列克谢沙皇以来，俄国的光辉伟大的基石，就是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契约，并且他的母亲后来巩固了这种契约。通过这些冷落和怠慢，他提醒自己身边的人，他的整个统治，就是皇权对豪门贵族之野心的镇压。与列普宁公爵一起散步的时候，他说："元帅，你看到这支400人的卫队了吗？只要我发一句话，我就能把他们全部提升为元帅。"保罗经常捶打自己的胸膛，宣布："这就是法律！"他废除了禁止对贵族施加肉刑的法律，这是对身为统治阶级的贵族的特权与自尊（其基础就是他们占有和鞭笞农奴的权利）的直接挑战。很快就有贵族遭到体罚。一名参谋上尉被判处1000下鞭笞；一名神父因为拥有激进书籍而遭到鞭笞；一名军官被割掉舌头。即刻放逐的刑罚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执勤的时候，常常往自己大衣口袋里塞几百卢布钞票，免得被突然流放的时候身无分文"。在一次检阅的时候，保罗大发脾气，"用手杖殴打三名军官"。我们将看到，这三名军官不会忘记自己受到的侮辱。保罗甚至引用卡利古拉的名言："只要他们怕我，随便他们怎么恨我。"他们怕他，但也嘲笑他。没有比嘲笑更能破坏权威的了。

---

① 卡利古拉（12～41年），罗马皇帝，以残忍暴虐著称，最后被刺杀。——译者注

保罗虽然拘泥于军事的一丝不苟，但他这样一个仇恨女性掌权者的男人，实际上被女人主宰着。玛丽亚和保罗的情妇涅利多娃提携了他们的盟友库拉金家族。“至于皇后，”伊丽莎白写道，“她很善良，做不出坏事来，但我忍受不了她在涅利多娃面前的低三下四。涅利多娃是皇帝丑恶的小狐狸精。”每一位妻子都懂得，要挽救自己的婚姻，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丈夫的情妇保持友好。伊丽莎白向自己母亲解释道，涅利多娃“是唯一能够影响皇帝的人，所以皇后对她卑躬屈膝，这样才赢得了皇帝的恩宠”。皇帝说服涅利多娃重返宫廷，于是她主宰了宫廷。[①] 与她一起大权在握的，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权贵：皇帝的理发师。

这个“万事的仲裁者”“曾经是土耳其人，现在是基督徒，是首席男仆”库泰索夫。在第一次奥斯曼战争[②]期间，叶卡捷琳娜大帝送给保罗一个土耳其奴隶男孩，其是在格鲁吉亚的库塔伊西被俘获的。男孩皈依东正教，更名为伊凡·库泰索夫的时候，保罗担任他的教父。后来保罗送他去凡尔赛受训。回国之后，他就担任保罗的贴身男仆。现在库泰索夫成了保罗的密友、跑腿办事的亲信和皮条客。“他看上去就像个费加罗。”[③]

---

① 涅利多娃可能的确害怕保罗，并且肯定很虔诚。但她也知道，她在保罗面前显得越是高尚，她对他的掌控就越强。他打算赏赐她母亲2000农奴，她就恳求他减少赏赐：“看在上帝的面上，陛下，作为对我的奖赏，请把赏赐减少到……500农奴。”

② 指的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期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场战争（1768～1774年）。——译者注

③ 费加罗是法国戏剧家皮埃尔·博马舍作品《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人物。这部剧后被莫扎特改编为歌剧。费加罗是一个理发师和仆人，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他聪明、大胆、幽默，也有些愤世嫉俗。——译者注

但“保罗真诚地笃信宗教，真诚地慈爱、慷慨，热爱真理，憎恨谎言，始终热切地执着于惩恶扬善”，萨布卢科夫如此写道。保罗“性情浪漫，喜欢一切有骑士风度的事情”；并且他有的时候有幽默感，甚至能自嘲。他听说萨布卢科夫在画讽刺肖像，于是问：“你画我了吗？”并且对这画像“捧腹大笑”。“然而，尽管他有这些值得赞扬的品质，同时却完全缺乏克制，极其焦躁易怒，并且非理性地、不耐烦地要求所有人绝对服从，所以他的好品质也被抵消了。”

只有一个人敢于和保罗直面对抗。“陛下，火药和头发扑的粉不同；鬈发不是大炮；马尾辫不是刺刀，我也不是普鲁士人，而是纯血统的俄国人。”苏沃洛夫如此告诉皇帝。皇帝用自己在操练场的古怪命令解散了他：“苏沃洛夫元帅向皇帝陛下宣称，既然没有打仗，他无所事事。因此，他将因为说了这句话而失去职位。”加特契纳的下士阿拉克切耶夫骚扰和流放了俄国不可战胜的英雄苏沃洛夫。

“从没有一位君主在严酷的时候像他一样恐怖，也没有人在慷慨的时候比他更大方，”恰尔托雷斯基评论道，“尽管他行为怪诞可笑，但也有严肃和公正的元素。皇帝希望做到公正。”[3]

1797年3月18日，保罗一家抵达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新古典风格的彼得罗夫斯基宫（在莫斯科郊外）。在这里，他第一次坚持要求宫廷的所有人对他行屈膝吻手礼。28日，棕枝主日的前一天，保罗在儿子们的陪同下骑马来到克里姆林宫。皇后和伊丽莎白与安娜乘马车跟在后面。保罗非常喜欢这趟旅程，刻意走得尽可能慢。整个旅程花了五个小时。“所有程序都重复了一遍，”他的礼宾总管费奥多尔·戈洛夫金伯爵疲惫

地说，“皇帝兴奋得像个小孩。”

4月5日清晨5点，廷臣聚集起来，准备皇帝与皇后的加冕礼。女士们在7点时准备就绪，游行从8点开始。不寻常的是，保罗身穿一件加冕服，它看上去像主教的僧衣，这象征着沙皇是东正教的最高祭司。他还穿着长靴、军服，配着剑，主持典礼的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加布里埃尔请他除去这些。保罗服从了，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作为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攻击，保罗安排前任波兰国王从露台上观看典礼。玛丽亚是第一位与丈夫一同接受加冕的俄国皇后，由皇帝把冠冕戴在她头上。

随后，保罗宣读了一道法令，他和玛丽亚于1788年在上面签过字。它规定，从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开始，俄国实行皇长子继承制。这是一个明智的计划，目的是避免出现困扰俄国整个18世纪的那种不稳定局面。然后，他公布了他的《家庭法令》，把皇朝变成一个政治机构，规定了不同头衔、优先顺序、财产、收入（由皇室封禄部管理）和生活的规矩（比如，大公不得娶平民为妻）。

随后在克里姆林宫，保罗和玛丽亚接受了更多人的屈膝吻手礼，然后提拔和赏赐了一些人，共赏赐出去8.2万农奴。[①]“典礼很长，但随后又是一百种由皇帝和礼宾总管发明的典

---

① 别兹博罗德科被封为公爵（这是自缅什科夫以来第一个被沙皇封为公爵的人），得到了1.6万农奴，然后被提升为首相。阿拉克切耶夫被封为男爵。飞黄腾达的土耳其男仆库泰索夫仅仅被提升为四等寝宫近侍，他向保罗本人发牢骚。保罗大怒，殴打库泰索夫，把他赶出房间，还威胁要流放他。涅利多娃救了库泰索夫，但她很快会后悔自己的善意。后来，库泰索夫被提拔到一个新职位——御袍总管。最后，保罗宣布对农奴采取新的保护措施，这个姿态在农村激起了一连串农民暴动，朝廷不得不以武力镇压。保罗的前后不一致相当典型：一方面摆出农奴保护者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把成千上万农奴作为动产赏赐给亲信。

礼，为的是取悦他……保罗对典礼的酷爱程度可与对军事的热爱相比。”戈洛夫金回忆道。保罗和玛丽亚都是德意志风格的对细枝末节一丝不苟的人，他们坚持要求“皇帝一定要听得见大臣下跪时膝盖碰地的声音，并能感到手上被亲吻”。所有典礼的过程都必须静默，以确认下跪的声音必须像步枪枪托触地一样；如果有人像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时那样在典礼期间说话，保罗就会大喊：“安静！”伊丽莎白在自己的冠冕上缠了花朵，玛丽亚皇后把花撕了下来，喊道：“这不合适！”沙皇看到两个女性亲属穿着斗篷，就尖叫起来：“脱掉斗篷，永远不要再穿！”但“当人们不在战栗的时候，他们就癫狂地快活起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笑声”，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写道，“这种讽刺的大笑常常变成恐惧的鬼脸”。女人们“累得要死”。

保罗“非常恼火，于是在典礼结束之后”，他把典礼延长了四天。就连检阅的时候，他也抵制不住诱惑，一定要穿加冕服，“这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奇怪的景象之一”，戈洛夫金如此评论道。保罗的加冕服看上去活像镶嵌珠宝的茶壶保暖罩，再加上他的普鲁士高筒靴、短上衣和一顶三角帽。在保罗的强迫症胡闹期间，他的土耳其理发师在酝酿一场色情的阴谋。库泰索夫知道皇帝与涅利多娃没有性关系，于是计划“给君主奉上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情妇”。“费加罗”选择了一名性感女郎，“漫不经心地把她安排到皇帝陛下鼻子底下，这显然让皇后很烦恼”。保罗很快注意到了安娜·洛普金娜“活泼的黑眼睛”。[4]

在任何婚姻中，妻子持续不断的唠叨都具有很强的力量。而在专制君主制当中，这种力量可能压倒一切。保罗受到妻子与情妇联手唠叨的骚扰。

“如果你能允许我为不幸的人求情，而不至于招致您对我或对他们的愤怒，我就会非常高兴和放松，”涅利多娃给保罗写信道。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但您知道您是多么喜欢唠叨的人？”有一次，保罗“匆匆走进警卫室，这时一只女鞋从皇帝陛下头顶上飞过，差一点就打中”他，当时在警卫室执勤的萨布卢科夫回忆道。然后“涅利多娃小姐从走廊里出来，捡起鞋，穿上”，走了。次日，保罗向萨布卢科夫吐露心迹——“亲爱的，我们昨天吵了一架”，并命令他去请涅利多娃在管弦乐队伴奏下跳舞。“精彩，完美，妙不可言！”皇帝在观看他的小妖精跳小步舞时喝彩道。妻子和情妇唠叨个不停，让保罗罢免了令圣彼得堡胆寒的阿哈洛夫，但她们的纠缠也让他恼火，他为此责怪玛丽亚。她恳求涅利多娃把保罗带回她身边。“皇后说，没有你，巴甫洛夫斯克就不美了，”涅利多娃告诉保罗，“与你分别的时候，她的心很悲伤。”保罗和玛丽亚经常需要涅利多娃，如1797年8月保罗和玛丽亚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涅利多娃：“你是我们的好友、挚友，永远是我们的朋友……”（玛丽亚）；“我要是想幸福，只缺你一个……”（保罗）。

在一次大发雷霆之后，保罗向涅利多娃道歉：“原谅我吧，我爱你超过爱自己。”涅利多娃努力挽救保罗，防止他害了自己。她写信给他说：“君主比其他人更需要耐心和节制。”但这两个女人僭越了。

欧洲列强的联盟未能遏制住革命的法国，而保罗发现自己囊中羞涩，无法投入战争。在一个可疑的荷兰银行家的操纵下，玛丽亚和涅利多娃支持库拉金兄弟组建了一家襄助贵族的银行。这后来演化成一起丑闻，库拉金兄弟从中大发横财。保

罗责怪两个女人。玛丽亚（她的家乡符腾堡被法国占领了）和涅利多娃游说保罗与奥地利和英国结盟来反对法国。保罗受够她俩了。这时，“费加罗”库泰索夫使出了他的美人计。[5]

有一次，保罗注意到妻子玛丽亚对亚历山大·库拉金窃窃私语。“夫人，”保罗喊道，“我看到你在交朋友，准备当叶卡捷琳娜大帝。但你会发现，我绝不是彼得三世。”

1798 年 1 月，玛丽亚生下了第四个儿子米哈伊尔。但这次分娩非常危险，医生命令她以后节欲。“这起阴谋的煽动者和主要推动者”是罗斯托普钦，他憎恨库拉金和涅利多娃。同时，别兹博罗德科急于避免战争，并阻止玛丽亚干政。

在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保罗问“费加罗”，为什么莫斯科人爱戴他，而圣彼得堡人不爱他。

“陛下，这是因为，在莫斯科，人们能看清您的本来面目——善良、慷慨而敏感，”理发师解释道，“而在圣彼得堡，大家说，如果您做了什么好事，也是皇后或涅利多娃小姐或库拉金兄弟向您苦苦哀求得来的。但如果您惩罚什么人，那就是您一个人的暴虐。”

“你的意思是，大家说我被那些女人统治着？”保罗问。

“正是这样，陛下。”

一次舞会上，库泰索夫指出了安娜·洛普金娜。

“陛下，有人爱上您啦。”

“她不是个孩子吗？”保罗低语道。

不算孩子，库泰索夫答道，她已经十六岁了。

保罗迷上了洛普金娜，但洛普金娜是个正派的姑娘，与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妻子有亲戚关系。不可能把她当作歌舞女郎一

样随便搞来。“费加罗”与她父母做了谈判。

6月末，沙皇返回巴甫洛夫斯克，训斥了玛丽亚和涅利多娃。“7月25日，暴风雨降临。皇帝命令亚历山大去告诉皇后，再也不要干预朝政。”但儿子站在母亲那边。保罗说：“我明白了，我失去的不仅是妻子，还有儿子。”

保罗对涅利多娃大呼小叫，命令她滚出去，再也不要回来。然后，他考验亚历山大，让他拿着皇冠：“真是重得惊人。你拿着看。你自己试试分量。”亚历山大面色苍白。

“皇帝表现出的所有症状，”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写道，“都像二十岁的小伙子。”他甚至向儿子亚历山大吐露心迹：“想想看，我陷入了爱河！”据戈洛温娜的观察，皇帝的新情妇“头部很漂亮，眼睛俊俏，有清晰的黑眉毛和黑发，牙齿皎洁，嘴巴可爱，鼻子微翘，但身材很差，不匀称而且胸部狭窄！但她很善良，不会伤害任何人”。

洛普金娜抵抗“帝国最丑男人”的死缠烂打，抵抗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了皇帝的追求，“泪流满面，恳求皇帝不要再骚扰她，并承认自己已经爱上了帕维尔·加加林公爵”，那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保罗立刻允许他俩结婚，并吹嘘自己的美德。但加加林虐待自己受到“玷污”的妻子，并且与库泰索夫串通一气，“煽动保罗的邪恶激情”，于是洛普金娜（现在的称号是加加林娜公爵夫人）最终顺从地屈服于皇帝的勾引。

保罗罢免了库拉金兄弟，任命加加林娜的父亲彼得·洛普金（前任莫斯科警察总长）为元老院主席。但真正的得利者是“费加罗”，他现在被提升为伯爵。戈洛夫金写道，皇帝的内务总管库泰索夫“尽管极其无知”，却“想当大臣。与此同

时，群臣每天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但萨布卢科夫写道，“费加罗”从来没有变得傲慢，“他总是乐于助人，从来没有人说他伤害过谁”。恰尔托雷斯基认为，只有在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魔杖才能把一个奴隶瞬间变成贵族”。

现在，保罗和“费加罗”一起从事孩子气的风流冒险。“费加罗中等身材，略显矮胖，但动作机敏灵活，皮肤非常黑，东方人般的眼睛总是在微笑，面容表现出享受肉欲的欢乐”。他的情妇是法国戏子舍瓦利耶夫人，他给她买了一座房子，就在加加林娜家隔壁。“他们曾一起微服私访，一起驾车出游。”

保罗因为征服了加加林娜而“春风得意”，“觉得自己对加加林娜不管多么慷慨都不嫌够”。加加林娜得到了一座宫殿，而她“懂事”的丈夫曾一度被提升为陆军委员会主席。加加林娜最喜欢的颜色是鲜红，保罗为了她而把近卫军各团的制服改成鲜红色。① 他和库泰索夫一起去拜访加加林娜的时候，他的马车和仆人都用鲜红色衣物装扮。保罗曾认为华尔兹舞“有伤风化”而予以禁止，但加加林娜酷爱华尔兹；于是，华尔兹舞从被禁变成了强制项目，这是经典的保罗式大逆转。1798 年 6 月，保罗正在更换情妇和大臣的时候，一位因征服意大利而声震寰宇的法国将军，正在启程去攻打埃及。[6]

途中，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占领了马耳他岛，即马耳他骑

① 改变制服颜色在工业委员会引发了一场大乱，萨布卢科夫的父亲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保罗发现他命令的制服修改被延误，立刻写信下令：“放逐枢密议员萨布卢科夫，免去一切职务。”可怜的老萨布卢科夫被流放，后来被皇帝召回。皇帝还“眼噙泪水地恳求他原谅自己的鲁莽”。

士团的领地。这激怒了骑士团的新任大团长保罗。这个宗教与军事修会的原名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它的十字军东征历史吸引了保罗。曾有一名温文尔雅的意大利伯爵兼骑士团成员①来到圣彼得堡，邀请保罗成为骑士团的保护者。后来保罗又成为大团长。他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热情洋溢地接受骑士团的仪式，并任命库泰索夫为骑士团的马厩总管。保罗自视不仅是东正教的领袖，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他要与奥地利和英国一同开展一场十字军圣战，去对抗无神论的法国。他憎恶法国的胜利，也畏惧法国的理想。

新的反法同盟同意先在荷兰、莱茵河沿岸、瑞士和意大利攻击法国人，然后入侵法国本土。保罗与伦敦签了一项条约，但幼稚地把俄军交给奥地利调遣。不过时机极佳：法国的督政府腐化且一盘散沙。法国最优秀的将领远在埃及，而保罗最优秀的将领在自己的庄园无所事事。保罗重新与奥地利人谈判的时候，奥地利人愉快地回忆起他们与苏沃洛夫并肩作战打败奥斯曼人的往事，于是建议让苏沃洛夫担任总司令。保罗把他传唤到圣彼得堡。

1799 年 2 月的一次舞会上，六十九岁的苏沃洛夫元帅重返宫廷，深得保罗宠信。“这两人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写道，“一个是严肃的军人，身处闹哄哄的舞会，头发雪白，面容清瘦；一个是皇帝，一半注意力在苏沃洛夫身上，一半在一个单纯的姑娘（加加林娜公爵夫人）身上，

① 此人是朱利奥·利塔伯爵。马耳他骑士团成员理应是单身的武士，但利塔爱上了富有的“小猫咪”卡金卡·斯卡乌龙斯卡娅，即波将金的外甥女兼情妇。保罗热衷于做媒，支持了他们的幸福婚姻。随后，利塔在俄国宫廷担任总管达三十年之久。

若不是赢得了皇帝的恩宠，她那漂亮的面庞几乎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保罗命令俄军的两个军向意大利和瑞士前进，准备和奥军会师，而另一个军与英军一同进攻荷兰。2月17日，苏沃洛夫动身去执掌在意大利的奥俄联军的指挥权，后来在那里大败法军。但奥地利诸大臣在暗地里攻击他们的俄国盟友。苏沃洛夫提出辞职，保罗（他派儿子康斯坦丁到苏沃洛夫身边服役）鼓励他继续作战。保罗甚至挑战波拿巴将军，要和他决斗，让他那肥胖而贪图享乐的“费加罗”担任决斗助手。普鲁士犹豫不决，还没有加入反法同盟，而保罗公开发表挑战书，要与“任何一位与他意见相左的君主单挑决斗”。但正如恰尔托雷斯基开玩笑说的那样：“如果有人接受决斗的挑战，保罗就麻烦了，因为他在马背上非常胆小。”8月，苏沃洛夫打赢了诺维[①]战役，占领了意大利北部。

然而，在瑞士的俄军和奥军节节败退。苏沃洛夫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但奥军抛弃了自己的盟军。也只有苏沃洛夫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保罗对奥地利的背叛感到愤怒，让苏沃洛夫元帅撤军。[②] 与此同时，在荷兰，英国与俄国联军的远征也以惨败告终，因为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同样无能。面对个人遭受的

① 即诺维利古雷，在意大利西北部，热那亚以北。——译者注

② 苏沃洛夫受到欢迎，被晋升为大元帅（此前享有这个军衔的只有缅什科夫和不伦瑞克的安东，此后只有斯大林），还得到了浪漫的“意大利公爵”的头衔。但保罗开始嫉妒他。他指责苏沃洛夫违背了“我的所有指示。我对此颇感震惊。我命令你解释，你中了什么邪，才能做出这种事来”。苏沃洛夫-意大利斯基不久之后去世。康斯坦丁在前线作战英勇，保罗授予他皇储的头衔。之前的皇储是亚历山大。一时间，俄国拥有了两个皇储。

侮辱和军事灾难，保罗把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考虑对英国开战，并奉波拿巴为自己的英雄。[7]

“俄国皇帝真的是脑子坏了。”英国大使查尔斯·惠特沃思向伦敦报告称。惠特沃思的情妇是祖博夫公爵的妹妹——三十三岁的奥尔加·热列布佐娃，她正在酝酿一个谋杀保罗的阴谋。首先，她让惠特沃思与俄国政府内亲英派首脑尼基塔·帕宁伯爵（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大臣尼基塔·帕宁的侄子）建立联系。老别兹博罗德科已经去世，保罗任命罗斯托普钦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和邮政总长①，任命帕宁为副首相。罗斯托普钦主张一种新的亲法政策且想要肢解奥斯曼帝国，而帕宁主张与英国结盟。保罗随后粗暴地排斥帕宁。帕宁判断，沙皇疯了，不应当活下去。祖博夫的另外两个盟友被拉进来：海军将领何塞·里瓦斯，一个拉美流氓，曾帮助建设敖德萨；还有彼得·冯·德·帕伦伯爵，新任圣彼得堡总督，他安排与皇储开了一次闹剧般的会议。

帕宁秘密与亚历山大会见，并提议，保罗应当允许他的儿子以摄政王的身份进行统治。两人都很害怕，帕宁神经紧张地攥着一把匕首。帕宁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跟踪他们，亚历山大战栗起来。他没有赞同帕宁的计划，但也没有告发这起阴谋。保罗转为反对英国，惠特沃思被召回国。里瓦斯英年早逝，保罗把帕宁放逐到莫斯科。密谋者只剩下冯·德·帕伦，而他被派去保卫边境。

---

① 邮政总长也是特务头子，因为他掌管“黑室”，负责秘密拆读私人与外交邮件、抄录下来、破译密文然后重新加封。

罗斯托普钦被晋升为伯爵，他帮助保罗筹备针对奥地利的战争，以及建立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波拿巴抛弃了他在埃及的军队，返回法国。1799年11月，他成功夺权，自立为第一执政，拥有了近似君主的大权。他风驰电掣般地扭转了法国的运气，重新占领意大利，于1800年6月在马伦哥击败奥军。保罗现在对波拿巴心醉神迷。“我对第一执政及其军事才华十分尊敬，”他写道，“他是个行动家。他是一个我能与其共事的人。”他对拿破仑的痴迷就像他父亲对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崇拜。法国将马耳他岛送给马耳他骑士团大团长保罗的时候，他对拿破仑就更仰慕了，尽管这个岛很快就被英国人占领。保罗承认了法国的新边境，并组建了一个“北方体系”，包括丹麦、瑞典和普鲁士，以武装中立来对抗英国。

几个月后，拿破仑和保罗就在筹划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计划，准备派遣法国将军马塞纳率领3.5万军队到阿斯特拉罕，与俄军的3.5万步兵和5万哥萨克会合。随后两军将一同跨越里海，攻占坎大哈，然后入侵英属印度。[8]

保罗“比以往更加疑心重重”，现在开始了恰尔托雷斯基所谓的“恐怖统治：宫廷的所有人员，或者觐见皇帝的人，都持续处于恐惧之中。上床睡觉的人不能确定半夜会不会有警察赶着大车来，立刻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保罗的迫害妄想症有其理由，但也是“求仁得仁”。

保罗对付亚历山大（及其弟康斯坦丁）的计划，是让他们承担极多的责任，让他们几乎无暇见自己的妻子，更不要说谋划政变了。“两位大公，”戈洛温娜解释说，“比下士强不了多少。他们没有任何实权。”“我被捆绑在军事生活的细枝末

节中，”亚历山大抱怨道，“我执行的只不过是一名士官的任务。”萨布卢科夫注意到：“两位大公非常害怕自己的父亲。如果他看上去有一点点发火，他们就像白杨树叶一样颤抖。”

亚历山大被阿拉克切耶夫男爵监视着。他是皇帝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酷无情的忠实走狗：“脖子经常抽搐，大耳朵，形状不雅的大脑袋，面色枯黄，两颊深陷，脑门突出，深深的灰眼睛。”阿拉克切耶夫的绰号是“穿制服的猿猴”，他和亚历山大共同担任圣彼得堡城防司令。皇帝把格鲁济诺庄园和祖博夫在冬宫的套房赏给了阿拉克切耶夫。他是“令所有人胆寒的魔鬼”，不可腐蚀的组织者，“极其聪明、严酷、不知疲倦地警惕”，截然是较为自由宽松的亚历山大的反面。

但“猿猴”和天使构成了一对出人意料的好搭档：亚历山大奉命在早上5点向皇帝呈送报告，阿拉克切耶夫事先把报告写好，送给尚在卧室内的亚历山大，请他签名（同时伊丽莎白躲在被子下面），以便送给他的父皇。“帮帮我，”亚历山大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一封典型的短信如此写道，“请到这里来，等我执勤的时候，确保不要出娄子。”亚历山大需要阿拉克切耶夫：“抱歉叨扰你，我的朋友，但我年轻，非常需要你的建议。”

伊丽莎白憎恨保罗。“我厌恶那个人；任何得罪皇帝陛下的人都会遭到粗鲁的辱骂，”伊丽莎白告诉母亲，“哦，妈妈，每天目睹不公正和残暴，是多么痛苦和吓人。只要大家怕他，他才不管大家爱他还是恨他……所有人都恨他、怕他……他的脾气比风向标更善变。”

保罗鼓励亚历山大与他的情妇加加林娜的妹妹发生私情，把他俩锁在一个房间里。亚历山大夫妇与保罗的关系当然不会

改善。亚历山大不在检阅部队的时候，自己挑选了情妇，与“费加罗”分享舍瓦利耶夫人。

“一切都颠倒过来，”他写信给自己的挚友之一道，“绝对权力会扰乱一切。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这个国家发生的所有疯狂事情，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疯子的玩物。”他相信“军队在操练场上浪费了所有时间……权力不受限制，行使权力的方式也很变态。你可以评判，我多么痛苦。”

亚历山大向四位挚友袒露心扉，这四人组成了一个开明贵族的小圈子①，领头的是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他是为俄国效力的波兰爱国者，立场暧昧。亚历山大请恰尔托雷斯基起草一部宪法和一份声明，谴责“政权的邪恶，赞美自由与正义”，并宣布在改革俄国之后，他“决心退位”。令局势更加复杂的是，伊丽莎白爱上了恰尔托雷斯基，不过她发现亚历山大愿意成全他俩。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的头发是黑色的。保罗准确地猜到，恰尔托雷斯基是孩子的父亲。这个波兰人险些没躲过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噩运。保罗任命他为驻撒丁王国大使。

保罗感到自己周围险象环生，于是开始在圣彼得堡建造一座新的、更安全的宫殿，即哥特式风格的米哈伊洛夫城堡。巴甫洛夫斯克发出火灾警报的时候，保罗惊慌失措，坚信革命爆发了，于是仓皇逃命。而伊丽莎白大公夫人和安娜这对妯娌“心儿猛跳，希望能发生什么事情”。皇帝拔出剑，冲向一群骠骑兵，喊道：“回去，你们这些渣滓！”他下令当着他的面鞭笞

---

① 除了恰尔托雷斯基，另外三人是：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伯爵，西伯利亚的巨商豪门的后代，曾在革命的法国待过一段时间；维克多·科丘别伊，哥萨克贵族，别兹博罗德科的亲戚，在一个短暂时期曾是保罗的副首相；以及古拉·诺沃西利采夫。

两名士兵，以惩罚他们制造了恐慌。他把亚历山大视为威胁。“父子俩的关系现在很糟糕。”伊丽莎白报告称。亚历山大则告诉自己曾经的教师拉阿尔普：“我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9]

然而在1800年初，并没有任何阴谋，而且有一群忠实的鹰犬守卫着保罗的皇座：罗斯托普钦是大臣和特务头子；阿拉克切耶夫现在是伯爵和军需总长，是军事方面的铁腕人物；还有一位新的元老院主席彼得·奥博利亚尼诺夫，他曾是加特契纳的管家。但是，保罗自己一个一个地消灭了这些尽忠职守地保护他的人，并提拔了那些致力于推翻他的人。

阿拉克切耶夫的弟弟执勤的时候，发生了盗窃案。阿拉克切耶夫捂住了这起案件，但被保罗发现。保罗罢免了阿拉克切耶夫。“这些官职任命真的像抽彩。”亚历山大思忖道。他秘密写信给“穿制服的猿猴”：“我的朋友，我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友谊是不可撼动的……相信我，它永远不会变。”但要改变一切，只需要一个实干家——冯·德·帕伦，他曾两次丢掉圣彼得堡总督的职位，又两次被恢复到这个位置。此前因为帕伦招待祖博夫，保罗把帕伦外放到立窝尼亚当总督。① 但帕伦结交了库泰索夫，而库泰索夫再三建议保罗恢复帕伦的官职。在经常忍受保罗的心血来潮之后，帕伦决心除掉皇帝。“弱者耽于口舌，”他说，“强者采取行动。”帕伦刻意打造一种淡泊、友善的形象，常常向访客奉上一杯香槟，而实际上他是个老狐狸，擅长阴谋诡计，他的绰号是“狡猾教授”。

---

① 1797年2月26日，帕伦收到了皇帝的一封短信：“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发现你在里加向祖博夫公爵提供了可耻的服务。我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了解了你的人格。我会相应地对你做出恰当的行动。”

帕伦作为圣彼得堡总督，能够接触到身为城防司令的亚历山大。于是，帕伦开始“微妙地、暧昧地”试探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听他的话，但不回答”。帕伦告诉他，必须除掉保罗。亚历山大说他“已经认命，要继续受折磨”。但在1800年12月底或1801年1月，帕伦哄骗皇储同意了一个含糊的计划，如果他父亲退位，他将成为摄政王或执掌朝纲，但亚历山大一定要帕伦做出神圣的承诺，“必须保障保罗的生命安全”。亚历山大打算“把他父亲安顿在米哈伊洛夫宫”，“他可以拥有整个冬季花园，在里面散步和骑马”。他决定在米哈伊洛夫宫增添一座剧院和一家骑术学校，“把能够让保罗沙皇开心的一切都聚集起来”。

“我做了承诺，”帕伦回忆道，“但我知道这办不到。如果保罗活下去，无辜者的鲜血很快会淹没都城……我与亚历山大的联络引起了皇帝的猜疑。”于是帕伦和亚历山大减少了会面，转而通过阅后即焚的无签名短信来沟通。

帕伦在寻找一些心狠手辣的打手。“我需要祖博夫兄弟和本尼格森”，后者是一个被保罗流放的铁石心肠的德意志军官。帕伦理解保罗的骑士风度，于是利用他的慷慨大方：可否召回祖博夫兄弟？帕伦需要“费加罗”的支持，也很轻松地得到了此人的拥护。祖博夫兄弟的妹妹奥尔加·热列布佐娃向理发师暗示，祖博夫公爵想娶他的女儿。11月1日，保罗赦免了祖博夫兄弟，任命他们到一些较低的职位上，但没有赦免列文·本尼格森将军，因此后者更加仇恨保罗。

1801年的最初几周，保罗放逐了26名军官。“声势越来越浩大，高潮将会很血腥，”帕伦后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障自己的生存！我被提升到这样微妙而重要的位置，我就

是处境最危险的人之一！”恰尔托雷斯基的说法最妙：保罗“太荒诞不经且反复无常。没有人能够仰仗他”。

帕伦开始攻击罗斯托普钦。同时，“狡猾教授”玩着一个更深层次的游戏：他渐渐把皇储拉进自己的阴谋，又实际上出卖了皇储，因为他向保罗暗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和他们的母亲在谋反。保罗阴沉沉地考虑如何处罚自己的亲人。帕伦随后向亚历山大报告，保罗在计划搞垮他。[①] 两百名军官蜂拥加入阴谋。

2月1日，保罗搬进了威严阴森的米哈伊洛夫宫，那里配有护城河、吊桥，还存放了从埃尔米塔什弄来的许多画作。“费加罗”和加加林娜住在楼下，皇帝年幼的儿女们住在他卧室的上一层。但只有警卫人员忠诚可靠，要塞才算安全。帕伦负责安保，知道每天的口令，皇帝的大多数副官都是密谋者。“狡猾教授”发现，最好的开会地点是秘密警察总长奥博利亚尼诺夫的沙龙，他“没有被疑心有任何邪恶的企图”，而保罗也“从来不会怀疑奥博利亚尼诺夫的熟人”。[②]

与此同时，保罗在热情洋溢地启动他的堂吉诃德式的反英战争，与拿破仑结盟。1801年1月，他命令顿河哥萨克的盖

① 关于阴谋的这种说法是基于一系列已出版或未出版的史料，让我们能够从几个不同视角讲这个故事。这些史料包括：法国流亡贵族德·朗热隆伯爵的笔记，如今保存在索邦大学，未出版，他访问过帕伦、本尼格森和康斯坦丁大公；伊丽莎白大公夫人给她母亲的书信，以及她向戈洛温娜伯爵夫人讲述的回忆；本尼格森的匿名回忆录；恰尔托雷斯基的回忆录，可能包含了亚历山大自己版本的记述；萨布卢科夫的回忆录非常珍贵，因为他不是密谋者，但政变当夜他在现场。

② 但保罗肯定在观察最初的密谋者帕宁。保罗告诉莫斯科总督：“我拆阅了帕宁的信，里面写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的姨母，说她是世界上唯一有灵魂、有心肝的人，还有其他的胡说八道。我从这些看出，他还是老样子，所以请把他送走，但告诉他，不要再用舌头或者笔杆子撒谎。”

特曼瓦西里·奥尔洛夫（与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公爵没有亲戚关系）率领2万人攻打印度。[①]

2月中旬，帕伦成功推翻罗斯托普钦。罗斯托普钦被流放到自己的庄园，而帕伦取而代之，成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和邮政总长，有权拆阅信件。但随着密谋集团扩大，萨布卢科夫注意到“整个社会的面貌表明，正在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帕伦本人处于被揭穿的危险中。有一次，他携带着一封密信，保罗看到他的口袋里鼓胀，要求看他口袋里的信，并取笑道：“是情书吗?”保罗伸手去掏，这时帕伦僵住了。好在他及时反应过来，说：“陛下，算了吧，您讨厌烟草，而我的手帕里塞满了烟草。”

“呸，太恶心了!”保罗喊道，于是放弃了。还有一次，帕伦把密谋者的名单和保罗的每日命令藏起来，保罗要求他把后者交上来。帕伦伸手去口袋里掏，这时他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彻底完蛋，不过幸运的是，他拿出来的是正确的文件。

有一次，保罗在花园里骑马，突然间抓住了自己的咽喉：“我要窒息了。我觉得我要死了。他们会不会掐死我?”廷臣安抚他。他曾说自己将死于“咽喉疼痛”，这是委婉语，意思是被扼死。

3月7日清晨7点，帕伦在汇报时发现沙皇“心事重重，十分严肃。他盯了我两分钟，一个字没有说”。原来有人向保

---

① 这不是保罗唯一的一项扩张政策：格鲁吉亚的两个王国卡特利－卡赫季和伊梅列季，仍然处在巴格拉季翁王朝的国王乔治十二世和所罗门二世的统治下。这两个王国之前遭到波斯的阉人沙阿的洗劫蹂躏，始终没有恢复元气。1800年12月，俄国人声称卡特利－卡赫季国王乔治十二世在临终之际将自己的王国赠给了俄国。保罗的军队控制了卡特利－卡赫季。大约在同一时间，保罗正式赞助俄国美洲公司向阿拉斯加殖民，这是俄国在美洲的帝国霸业的开端，这些事业一直延续到1867年。

罗呈送了密谋者的名单。

“1762 年的时候你在这里？”他问帕伦。

“是的，陛下。”

“那场让我父亲失去皇位和生命的革命，你也有份？”

“我当时是近卫军一个年轻的骑兵少尉。陛下何出此问？”

“有人要重演 1762 年。”

帕伦战栗起来，但冷静下来，答道：“是的，陛下，有人想这样。我知道的，因为我就参加了阴谋。”

“你在说什么？”

“陛下不必害怕。我控制着阴谋的所有线索，您很快就会全知道。”他安抚保罗说，陛下已经加冕，而他的父亲不曾加冕，并且是“外国人，而陛下是俄国人”，何况玛丽亚皇后“没有您母亲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天才和能量”。

皇帝威胁要逮捕并绞死密谋者，帕伦便庄严地答道，如果皇帝知道了密谋者的身份，一定会震惊。帕伦给出了一份名单，证实了保罗的噩梦：玛丽亚、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是密谋的领袖。保罗和帕伦筹划一起行动，将他们全部逮捕。保罗向库泰索夫透露，在他的反击之后，“我们将像兄弟一样，无拘无束地生活”。他还告诉加加林娜公爵夫人：“我看，镇压的时机已经到了。”她天真地把这话重复给帕伦：“我不知道，他说他计划的镇压指的是什么。”

帕伦向亚历山大透露保罗的计划，把他吓坏了。帕伦建议把行动日期定为 3 月 15 日，但“恺撒”的疑心太重了。[①] 亚

---

① 3 月 15 日为古罗马政治家尤利乌斯·恺撒遇刺身亡的日子。这里的恺撒指的是保罗。——译者注

历山大提议改为11日，那一天他自己的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正好执勤。

显然有人向保罗揭发了阴谋。3月9日前后，保罗没有向帕伦声张，秘密召见了阿拉克切耶夫和罗斯托普钦，命令他们立刻返回圣彼得堡，显然是为了让他们指挥镇压行动。但负责邮政的帕伦拆阅了保罗的信件，还把信拿给保罗看，问这些信是不是伪造的。保罗说这些信真是他写的。阿拉克切耶夫接到保罗的短信："我需要你。立刻来。"他于是纵马奔向圣彼得堡。

3月10日，保罗焦躁易怒。下午的音乐会之后，他在自己的套房内生闷气。晚饭前，他与玛丽亚和两个年岁较长的儿子对质，指责他们谋反。据说他在亚历山大的桌上发现了伏尔泰的《布鲁图斯》一书，便派库泰索夫给亚历山大送去一册伏尔泰的《彼得大帝》，其中画出了皇子阿列克谢遭受酷刑的段落。晚饭后，长着狮子鼻的皇帝抱着胳膊坐着，瞪着自己的妻儿。他把两个儿子软禁起来，并命令奥博利亚尼诺夫要求两位皇子重新宣誓效忠。他大踏步走出餐厅，玛丽亚不禁落泪。[10]

次日，即11日，保罗的精神比较放松。独眼将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参加了皇室晚宴。库图佐夫后来成为1812年的英雄，永垂不朽。"参加宴会的有二十人。"库图佐夫回忆道。保罗"非常快活、兴奋，对妻儿十分亲热"。保罗问亚历山大，他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焦虑，并建议他多多保重身体。库图佐夫可能误会了保罗这话的意思。

饭后，保罗到楼上与幼小的孩子们玩耍。"父亲来访问我们的时候，"尼古拉回忆道（他当时四岁），"非常好玩。"在

宏伟的走廊里，“我们在室内玩雪橇。母亲也加入进来”。但当夜，保罗离去之后，有人问小米哈伊尔，他玩了什么游戏。“埋葬父亲！”他答道。这孩子是偶然听到了什么吗？保姆让他不要声张。

深夜，帕伦向皇帝做了当天的第二次汇报。他注意到，亚历山大的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在皇宫外围执勤，但萨布卢科夫的近卫军骑兵在皇家套房巡逻。帕伦告诉保罗，这些忠诚的近卫军骑兵其实是雅各宾党，并建议解散他们；并且，考虑到皇后的不忠，他建议保罗把皇后房间的门锁上，这是一个明智的预防措施。

这天的某个时间，“费加罗”收到一封信，信中警告他即将发生政变。然而，“明天再办”是库泰索夫的“口头禅”。所以第二天，人们发现这封信在他口袋里，没有拆封。

晚上 8 点，萨布卢科夫上校向他的长官康斯坦丁汇报时发现，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两人“情绪非常激动”。“你们在这里看上去都像发疯了。”萨布卢科夫喃喃道。亚历山大“就像只吓坏的兔子，爬来爬去”。保罗露面的时候，亚历山大“就像点燃街灯的灯夫一样”溜走。直到皇帝离开，亚历山大才打开自己的门，偷偷瞥向房间。“他就像一只示意猎物方向的短毛大猎犬，蹲伏着向我们溜过来。”受到皇子阿列克谢命运的警告之后，亚历山大变得神经兮兮。

“你什么都不懂，”亚历山大解释道，“我俩都被软禁了。奥博利亚尼诺夫把我们俩带到礼拜堂，让我们宣誓效忠。”但萨布卢科夫刚回家，就又接到了皇帝的传唤。在宠物狗施皮茨和副官乌瓦罗夫（也是密谋者）的陪同下，保罗宣布：“你们是雅各宾党。”乌瓦罗夫“在皇帝背后扮鬼脸、微笑”。沙皇

解散了近卫军骑兵，只留下两名无武装的男仆担任警卫。在楼下拜访了自己的情妇之后，保罗照例穿着“内裤和一件白色亚麻衬身服”，戴着睡帽，上床睡觉了。他的行军床上挂着他的剑、手杖和绶带。

在城市的另一端，密谋者在参加不同的军官举办的好几场晚宴，但最后他们所有人，超过六十人，包括祖博夫三兄弟，都聚集在冬宫的塔雷津上校的套房。他们穿着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军服，戴着勋章，兴高采烈地痛饮帕伦的香槟。本尼格森回忆说“大家喜不自胜”，“醉醺醺”，在场狂欢的人有公爵和元老、格鲁吉亚人、德意志人和一个法国男仆。大多数人很年轻；有的人是浪漫派的宪政主义者，有的人是酩酊大醉的暴徒，心里正痒，要打斗一场。其中三人是被保罗亲自鞭笞过的军官。所有人都在讨论新的统治和宪法，而伊兹梅洛沃近卫团的上校尼古拉·比比科夫提议屠杀全部皇室成员。

午夜前不久，帕伦从皇宫抵达，同时阿拉克切耶夫伯爵骑马奔向圣彼得堡的大门，来挽救皇帝。根据帕伦的命令，守门人不准阿拉克切耶夫入城，让他回自己的庄园。

帕伦和本尼格森都是德意志人，都冷酷无情和镇定自若，都是五十六岁，也只有他俩没有喝酒。帕伦举杯为新沙皇祝酒，然后把密谋者分成两组。第一组由祖博夫公爵（此时只有三十四岁）指挥，本尼格森将通过预先安排的一处偏门进入皇宫，径直闯入皇帝寝室；而帕伦亲自带领第二组包围皇宫，切断所有的逃跑路线。如果保罗抵抗，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帕伦答道，“不打碎鸡蛋，就没法做荷包蛋。”

午夜刚过，帕伦带领自己的人马奔向米哈伊洛夫宫的正门，而本尼格森和祖博夫匆匆绕过宫殿背部，在保罗的副官阿

尔加马科夫引领下通过护城河上的吊桥，进入皇家套房。半路上，他们在黑灯瞎火里迷了路，所以只有十二人，包括普拉东和尼古拉·祖博夫跟着本尼格森走进了要塞。

副官领着他们径直走到前厅，他们拔出剑，但男仆不肯开门。

“我是来汇报的。”阿尔加马科夫说。

“你疯了吗？已经过了午夜了。”

“现在其实已经是早上6点了，如果你不开门，皇帝会给你点颜色看看。”门开了，他们冲了进去。本尼格森回忆道，一名男仆呼喊着发出警报，直到“我用军刀向他的脑袋砍去”。普拉东·祖博夫丧失了胆量，想逃走。本尼格森拽住他的胳膊：“什么？你现在想打退堂鼓？我们听从你的建议，已经走得太远。这会害死我们所有人。酒已经斟了，我们必须喝下去。”十二个人拥挤地通过未上锁的门，走到楼梯处，这时另外二十多名醉醺醺、嗜血的暴徒拥上楼梯，但如冰山般冷酷的本尼格森和容易激动的祖博夫走向皇室房间。男仆的呼喊已经唤醒了保罗。①

---

① 加加林娜公爵夫人什么都没听见，但呼喊声唤醒了库泰索夫——“灵巧的费加罗”——他没穿鞋袜，只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偷偷溜下楼梯，横穿全城，躲进一个朋友家里，而没有去他的情妇舍瓦利耶夫人的家，因为密谋者已经派兵去那里逮捕他。“费加罗”没有被捕，但退隐了。他建立了一个贵族家系。他的一个孙子在博罗季诺阵亡，尼古拉二世的侍从当中有一位库泰索夫伯爵。至于加加林娜公爵夫人（此时只有二十三岁），她和她那卑鄙的丈夫被送往意大利。加加林娜于1805年香消玉殒，伊丽莎白皇后写道：“她的一生荒废了，任何人都不能批评她。她是个好女人。”加加林娜最终在一个年轻的波兰人——鲍里斯·切特维津斯基亲王（亚历山大未来的情妇的兄弟）那里找到了爱，但于二十七岁时死于难产。加加林娜并不是保罗唯一的情妇。他驾崩三个月后，他的另一名情妇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姓穆辛－尤里耶夫（尤里耶夫是罗曼诺夫家族早期用过的姓氏之一），得到了罗普沙庄园（彼得三世被谋杀的地方）。保罗的寡妇玛丽亚接管了这个女孩的抚养权，但这个女孩在十八个月时夭折了。

他匆匆逃跑，但他的另一个出口，即通向玛丽亚房间的门，已经被他自己命令锁上了。在他办公桌下有一道暗门，通向一条地道，可以通往宫外，但他还没来得及打开暗门，本尼格森和祖博夫就拿着剑和蜡烛，闯进了房间。他们匆匆奔向他的床。床是空的。“他逃走了！”祖博夫喊道，但本尼格森去摸了摸被子：“窝还暖烘烘的。”他们举起蜡烛，在房间里四下张望。什么都没有。月光透过云层射进来，本尼格森看到一扇屏风下有两只光脚。“找到啦！”他说。

他们把赤足、戴着睡帽的保罗拖了出来，让他直面本尼格森。本尼格森拥有“修长、瘦削的身材，加上他的帽子和拔出的剑，看上去一定像个恐怖的鬼魂”。

“陛下，您的统治结束了。亚历山大是皇帝了。我们根据他的命令逮捕您。您必须退位，”本尼格森用法语说，“您的生命没有危险。但如果您抵抗，我就没办法保护您了。”祖博夫公爵指控保罗是无法忍受的暴君。本尼格森检查其他门的时候，“巨人”尼古拉·祖博夫和更多密谋者硬闯进卧室。

“逮捕？”穿着睡衣的保罗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逮捕？”祖博夫用俄语重复了本尼格森的话。保罗恢复了一点专横跋扈的傲气，开始与醉醺醺的“巨人”争辩，后者恶狠狠地瞪着保罗：“你为什么这样大吼大叫？”他扇了皇帝一记耳光。保罗把他推开。“我对你做过什么？”他喊道。

“你折磨了我们四年。”一个吵闹的暴徒喊道。密谋者和皇帝都喘着粗气，互相怒视，这时又发生了新的风波。一群大呼小叫的军官，在亚什维利公爵（一个格鲁吉亚暴徒，曾被皇帝亲自用手杖殴打）的率领下，闯进卧室。祖博夫公爵害怕保罗会被忠实的部队救走，恐慌起来，自己逃下楼。然后，

亚什维利和他的伙计们扑向沙皇，推倒了屏风、灯和皇帝。

"看在上帝分上，陛下，请不要企图逃跑，否则你会被杀掉。"本尼格森喊道。他声称自己冲出去是去找一盏灯。祖博夫公爵和本尼格森恰恰在杀手小队抵达的时候离开了房间（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了的话），这可不是巧合。真相更有可能是，他们在为预定的杀手让开路，而这些杀手就向沙皇扑去。保罗在混战中挣扎，直到"巨人"尼古拉·祖博夫，也就是曾向保罗报告他即位消息的人，抓住一只沉重的金鼻烟盒，用它狠砸保罗的脸，把他的脸颊砸得凹陷下去，还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保罗倒了下去，可能撞到了桌子一角。伊凡·塔塔里诺夫中尉和雅科夫·斯卡利亚金上尉在亚什维利帮助下，扑向殊死搏斗的皇帝。好几个人高马大的汉子扑上去才制服了他。萨布卢科夫说现场有三个曾遭保罗殴打的军官："他在自己的死亡时刻，为自己曾经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疯狂地痛打和扼杀他。比比科夫上校揪住保罗稀疏的头发，把他的脑袋狠狠地往地板上撞；斯卡利亚金从床上抓过保罗的绶带，可能在亚什维利和塔塔里诺夫的帮助下，把绶带绕在沙皇脖子上。祖博夫的法国男仆一屁股压在保罗脚上。保罗把手指插进绶带和自己咽喉之间，哀求饶命，恳求允许他祈祷。然后，他用癫狂的眼睛瞪着杀手们，觉得自己认出了儿子康斯坦丁，稀里糊涂地说："什么？殿下也在这里？"这令人想起恺撒被刺时的名言："你也有份，布鲁图斯？"然后他继续求饶道："开恩，殿下，开恩！让我喘口气，看在上帝分上！"

杀手们拉紧了绶带，直到保罗一动不动。这时，更多密谋者"为自己曾受过的侮辱而复仇，踢打和踩踏尸体，摧残可怜的尸首"。他们"拉紧绳结，拖着死尸，继续殴打它"。本

尼格森端着一盏灯回来了，命令停止殴打尸体，掌控了局面。他检查“残缺不全的尸体”，看有没有生命的迹象，然后安排三十名近卫军守在门口，并把尸体丢到了床上。[11]

亚历山大在楼下等候，对上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没有脱衣服，就躺倒在床上，满腹焦虑与狐疑”，直到“有人敲门”。他看到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尼古拉·祖博夫伯爵，衣服凌乱，因为饮酒和杀人的兴奋而面色通红。他嘶哑地喊道：‘都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亚历山大问道，但“巨人”没有给出清楚的回答，直到大公注意到，他称呼自己为“陛下，而亚历山大以为自己仅仅是摄政王”。亚历山大“悲痛和绝望不已”。帕伦来了，他故意来得很迟：如果政变失败，他还可以逮捕密谋者。

“人民会说我谋杀了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抽泣道，“你们曾经承诺会留他的性命。我是最不幸的人！”

“不要这么孩子气了，”帕伦粗鲁地摇晃他的胳膊，“去开始你的统治吧。向近卫军展示自己。”①

“我母亲呢？”

“我去找她。”

帕伦唤醒了御橱女总管夏洛特·利芬，“一位坚强、头脑聪慧的贵妇”，命令她唤醒玛丽亚。起初皇太后以为她的长女亚历山德拉死了，但随后她明白了：“哦，是皇帝！”她喊道，穿着睡衣从床上跳起来。

---

① 从此处开始，我们称他为“亚历山大一世”。——译者注

“他中风了。”利芬说。

“不，他是被谋杀的！”玛丽亚坚持说。但近卫军不准皇太后走过前厅去保罗的卧室。“你们怎么敢拦我！让我过去！”她尖叫道。掷弹兵用交叉的滑膛枪阻挡她的去路。在利芬夫人和女儿玛丽亚、叶卡捷琳娜的照料下，皇太后“昏头昏脑”，“执迷于野心和悲伤”，突然“宣布，因为她加过冕，她现在是女皇了，大家应当向她宣誓效忠。她现在必须开始统治”。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继承了她们各自丈夫的皇位。她是错觉太深，还是真的在抢班夺权？她转向站岗的掷弹兵道：“你们的皇帝是被谋反的奸贼杀害的，所以我现在是你们的女皇。只有我才是你们的合法君主。跟随我，保护我！”

亚历山大一世唤醒了妻子伊丽莎白，她“被这恐怖的罪行”震惊了。他“完了，他的敏感灵魂被永远污损了”，她在信中告诉自己的母亲。她听见室外有人高呼万岁，推举新皇帝。她和亚历山大一世相拥哭泣。“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他告诉她。

被蒙在鼓里的康斯坦丁“就像个二十岁小伙子一样酣睡”，后来被醉醺醺的祖博夫公爵吵闹地叫醒。祖博夫“野蛮地掀掉我的毯子，粗暴地告诉我：‘起来，去找亚历山大皇帝，他在等你！’”

康斯坦丁“惊呆了——我睡眼惺忪地瞪着祖博夫。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于是祖博夫把他从床上拖下来。康斯坦丁跑到兄长的沙龙，“发现他躺在沙发上，与伊丽莎白皇后一起号啕大哭。这时我才得知父亲遇刺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阴谋，他们要杀掉我们所有人！”但就在这时，一名军官向亚历

山大一世警告道，说他的母亲在企图夺权。

“我的上帝！还有更多尴尬的事！”亚历山大一世哀哭道，之后派帕伦去和她讲道理。室外，部队在集结，但有人担心保罗还活着，尽管祖博夫已经尖声宣布保罗已死。“他不可能还活着，”本尼格森答道，“他都被打烂了、打碎了。必须把他装扮起来。”士兵们坚持一定要看到保罗的尸体，否则拒绝向亚历山大一世宣誓效忠。于是本尼格森允许士兵们进来，他们报告称皇帝“死透了”。之后他们这才宣誓。

帕伦“迫使沙皇尽快动身”，赶往冬宫。亚历山大一世和康斯坦丁一起乘车离开，帕伦和祖博夫洋洋得意地站在马车的脚踏板上。亚历山大一世让伊丽莎白去见他母亲，劝说她到冬宫与他们会合。

而在米哈伊洛夫宫，对保罗的幼子尼古拉来说，这一夜“就像个含糊的梦”：“我被叫醒，看到利芬伯爵夫人站在我面前。我注意到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在警戒，我被带到母亲那里。”不久之后，一名副官从冬宫抵达，要求玛丽亚“以皇帝和皇后的名义”去冬宫。

“告诉我儿子，”玛丽亚答道，“除非我亲眼看见丈夫死了，否则我不会承认他是我的君主。”

伊丽莎白发现她的婆婆“已经完全发疯。军官们不肯让她看尸体，但她一定要看，否则就不走”。

“但亚历山大皇帝在冬宫。”伊丽莎白解释道。

“我不知道什么亚历山大皇帝”，玛丽亚“令人胆寒地尖叫着”，“我要见我的皇帝”。伊丽莎白自己崩溃了，后来告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这是“她一辈子中最可怕的夜晚”。她和歇斯底里的皇太后一起度过了恐怖的凌晨时光。苏格兰医生詹

姆斯·怀利用清漆和颜料收拾好尸体之后，本尼格森才允许玛丽亚进来看。她这才安静下来。

伊丽莎白前往冬宫与亚历山大一世会合。沙皇告诉她："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不管谁愿意，我都可以让位给他。让那些犯下这起罪行的人负责吧。"然后，玛丽亚带着她的所有儿女来了。尼古拉只记得"亚历山大跪倒在母亲面前，我还能听得见他的抽噎。大人允许我继续玩自己的木马，我很开心"。新皇帝忍受了与母亲"令人肝肠寸断"的会面。她向他喊道："亚历山大，你有罪吗？"他否认。母子拥抱起来。外面，整个城市都在欢庆。"在保罗的过度暴政之后，"伊丽莎白注意到，"人们都喜得发狂。"她向自己的母亲承认："我终于能喘气了。"

次日上午10点，亚历山大一世检阅了近卫军，士兵们已经剪掉了自己的辫子、烧掉普鲁士风格的军帽，换回了俄国风格的军服。"密谋者傲气冲天"，尤其是祖博夫公爵，他"满脸堆笑，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非常缺乏军人气概"。萨布卢科夫注意到，亚历山大一世十分颓唐。"他走得很慢，仿佛他的膝盖随时要软下去。他头发凌乱，两眼含泪，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前方，仿佛在说：'他们欺负我年少无知，他们骗了我！'"亚历山大一世发布了一份宣言，承诺"遵照我的尊贵威严的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心愿"来统治。

亚历山大一世和母亲返回了米哈伊洛夫宫。他看到保罗被砸烂的脸时，"大为惊恐，僵在那里"。康斯坦丁也惊呆了。"哦，我的朋友，"萨布卢科夫向他报告时，他说，"我的兄长愿意统治，就让他统治；但假如有一天皇位传到我这里，我一

定不会接受。”

刺客围绕着亚历山大一世。“我见到了年轻的君主，”一位法国外交官报告称，“走着……前面是刺杀他父亲的凶手，周围尽是那些凶手，跟在他后面的人说不定就是将来会杀害他自己的人。”帕伦主宰大局，大多数时间都和亚历山大一世待在一起，后者“发现政事完全荒废紊乱了”。他后来告诉弟弟尼古拉：“我们的父母改变了一切，但没有任何新气象。”

沙皇逆转了他父亲的工作。[①] 他赦免了被保罗流放的人，解散了秘密警察，禁止刑讯，恢复贵族的权益（尤其是禁止对贵族施加肉刑），并召回了正在奔向英属印度的哥萨克部队，逐渐恢复了与英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帕伦“把他当作小孩看待”。亚历山大一世鄙视“那个卑鄙无耻、没有道德的人，以及他的罪行”。他唤来他的自由派朋友（以恰尔托雷斯基为首，他是伊丽莎白皇后的情人），向他们告白了弑父的道德噩梦：“如果你们在现场，事情就不会发展成那样。”亚历山大一世抱怨帕伦的“独裁专断”，直到一名廷臣答道：“如果苍蝇烦扰我，我就把它们赶走。”

保罗驾崩后，农民们被神圣沙皇的受难触动，给皇太后送去了圣像，上面铭刻着《列王纪下》里的话：“杀主人的心利

---

① 他关闭了米哈伊洛夫宫（它后来成了军事工程学校），正式以冬宫为主要官邸，但喜欢居住在石岛宫。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建造的一座赭色宫殿，位于涅瓦河中的一座小岛上。保罗曾把石岛宫借给波兰末代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这里，亚历山大一世创建了一个“简朴到夸张的宫廷，完全没有礼节规矩，他只以亲密的方式与廷臣打交道”。现在对皇帝只需要点头致意，而不是保罗要求的匍匐跪拜。皇帝本人喜欢独自或只带一名随从在圣彼得堡漫步。他固定的散步路线后来被称为“帝王漫步”。

阿，平安么？"[①] 帕伦要求处理掉这些圣像，亚历山大一世拒绝了。6月17日上午10点，在操练场，帕伦照例乘马车抵达，但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名副官命令他重新上车，将他流放到他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庄园。不久之后，祖博夫公爵，本尼格森和扼杀保罗的亚什维利、斯卡利亚金与塔塔里诺夫也被驱逐出圣彼得堡。[②]

没有一个刺客遭到起诉。但按照恰尔托雷斯基的理解，"亚历山大一世惩罚自己比惩罚别人更严厉"。父亲的惨死就像"一只秃鹫"盘旋在他头顶上。他常常"在脑海中看到保罗残缺不全、被血浸透的尸体躺在通往皇座的阶梯上"。他"沉默地一坐就是几个钟头"。[12]

---

① 这句话出自《列王纪下》9：31。心利（？～前884年）的故事出自《列王纪上》16。他原为以色列国王以拉的战车指挥官，弑君篡位，在位仅七天，遭到围攻，纵火焚烧王宫并自杀。——译者注

② 皇太后的噩梦还不算完。几天后，她的长女亚历山德拉（未能嫁给瑞典国王，后来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约瑟夫）也去世了。玛丽亚把保罗的血衣和床搬到巴甫洛夫斯克，存放在卧室的神龛内。在主要的密谋者当中，帕宁取代帕伦，成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但任职没多久就被放逐。祖博夫返回自己的库尔兰庄园，娶了一个波兰姑娘。但亚历山大一世原谅了某些密谋者。独腿的好色之徒瓦列瑞安·祖博夫留在圣彼得堡，仍然是枢密院成员，因为亚历山大一世喜欢他，而且他没有直接参与谋杀保罗。而同样是密谋者的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成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本尼格森后来领兵与拿破仑作战，但亚历山大一世厌恶他。"忘恩负义的家伙！"本尼格森喃喃道。但玛丽亚确保本尼格森永远不会被升为元帅。亚什维利给亚历山大一世写了一封放肆又麻木不仁的信，沙皇差点逮捕他。亚什维利和另外几个扼杀保罗的人二十五年没有返回圣彼得堡。1834年，诗人普希金惊诧地发现斯卡利亚金出现在圣彼得堡的舞会上，对他颇感兴趣，指出了这个曾扼杀了一位皇帝的人。3月11日一直被视作"恐怖之日"（这是亚历山大二世的说法）。一直到1917年的历代沙皇都在这一天参加弥撒，追思保罗。

第六场

决　斗

出场人物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保罗一世的遗孀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1801~1825年在位，保罗与玛丽亚的儿子

伊丽莎白，皇后，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

康斯坦丁一世，皇帝，1825年在位，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皇子，后成为波兰军队总司令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原名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尤利亚妮公爵小姐），康斯坦丁的第一任妻子

约翰娜·格鲁津斯卡，沃维奇公爵夫人，康斯坦丁的第二任妻子

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先嫁给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公子，后嫁给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卡提什”

安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后成为荷兰王后，“安奈特”

尼古拉一世，皇帝，1825~1855年在位，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普鲁士的夏洛特公主），尼古拉一世的妻子，“穆菲”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一世最小的弟弟

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原名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米哈伊尔的妻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波兰爱国者，伊丽莎白皇后的情人，外交大臣

维克多·科丘别伊，伯爵，后成为公爵，副首相，内政大臣，国务会议主席

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副内政大臣

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副司法大臣，1815年后成为亚历山大一世在波兰的代表，后成为伯爵

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炮兵总监，陆军大臣，伯爵，“穿制服的猿猴”“吸血鬼”

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外交大臣，首相，后成为公爵

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神秘主义者，神圣宗教会议主席，邮政总长，教育大臣

卡尔·冯·涅谢尔罗迭，伯爵，俄国驻巴黎使臣，外交大臣，后成为首相

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出生于科孚岛，伯爵，外交大臣，希腊第一任国家元首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国务秘书，后成为伯爵，西伯利亚总督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莫斯科总督

玛丽亚·纳雷什金娜，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为他生了孩子，“北方的阿斯帕齐娅”

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

威廉明娜·萨根公爵夫人，恩斯特·比龙的孙女，梅特涅的情妇，可能也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

叶卡捷琳娜·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卡佳”，卡金卡·斯卡乌龙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女儿，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的妻子，梅特涅的情妇，可能也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裸体天使”“白猫咪”

拿破仑战争

列文·本尼格森伯爵，杀害保罗一世的凶手，1806~1807年的陆军总司令，1812年的陆军总参谋长

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元帅，公爵，陆军大臣，1812年和1813~1815年的陆军总司令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元帅，公爵，俄土战争的俄军总司令，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的俄军总司令，1812年的俄军总司令

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1812年的陆军指挥官，博罗季诺战役的英雄

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陆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事务大臣

当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俄国驻巴黎使臣，1812年的骑兵指挥官，亚历山大一世的大臣，公爵，“北方的风流浪子”

当亚历山大一世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之时，俄国欣喜若狂，满怀憧憬。然而，新沙皇仍然是个不可捉摸的谜。他英俊潇洒的外貌源自他那高挑、美丽的德意志母亲，他的魅力源自叶卡捷琳娜大帝，但他的和蔼可亲是一种屏障，掩盖了他真实的想法。如果说他是一个娴熟的演员、一个装模作样的大师，那么他这样一个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晚期和保罗恐怖统治与惨死的时期幸存的人，若是城府极深、喜欢隐秘阴险的活动，也可以谅解。但就连他的朋友也不曾预料到，他是多么坚忍不拔。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设立一个新的议事会，废除了彼得大帝设立的各个委员会，代之以八个西方风格的部。他的这轮改革实现了彼得大帝建立简单化中央政府的理想，但各部大臣仍然是自米哈伊尔沙皇时代就治理俄国的那群权贵，而他想找到自己的办法，于是任命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为各部大臣的副手。① 然后，他秘密组建了一个近臣委员会，由他的朋友组成。“我们享有的一项特权是，无须预约，就可以来和皇帝一起用膳，”恰尔托雷斯基回忆道，“我们每周有两三次机会与他密谈。”在正式的宴会之后，亚历山大一世会离开，然后四个自由主义者会被带走，经过走廊，进入皇帝的沙龙，继续探讨宪法、半选举产生的元老院和废除农奴制。

① 有三个新的部——内政部、司法部和财政部——的职能是从旧的“元老院主席”的职能拆分而来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朋友科丘别伊（被保罗提升为伯爵，又被放逐）成为在职时间很久的内政大臣。斯特罗加诺夫是科丘别伊的副手。亲英的老臣亚历山大·沃龙佐夫（曾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效力）成为外交大臣，恰尔托雷斯基担任他的副手。诺沃西利采夫是副司法大臣。8月，拉阿尔普也来了，希望能推动他的自由主义计划。

父亲的命运始终提醒着亚历山大一世，挑战贵族豪门和他祖母的那种独裁体制，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而且他父亲的军国主义对他的影响，比他受到的教育和身边密友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强得多。除此之外，要想推行他的改革，唯一途径就是他自己施行专制。在大多数改革措施上，他都支吾其词（不过他确实废除了一项允许地主放逐“犯上”的农奴的法律），导致近臣委员会渐渐失去效力，同时他的注意力也被转移到外交事务上。[①]

亚历山大一世起初奉行中立政策，但后来，他热切希望登上国际舞台（并一睹著名的美人普鲁士王后的芳容），于是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帝王峰会。1802 年 5 月 29 日，在梅默尔[②]，他会见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他那倾城倾国的王后路易丝。亚历山大一世有一点爱上了路易丝。他与路易丝打情骂俏，并打退她妹妹的诱惑追求。亚历山大一世告诉恰尔托雷斯基，他的房间就在她们套房的隔壁，因此“他会仔细锁好自己卧室的门，以防出乎意料地受到危险的诱惑，也就是自己希望避免的那种诱惑”。与霍亨索伦家族[③]的友谊让他与欧洲正在兴起的抵抗法国霸权的运动联系起来。

---

① 1799 年，俄国从法国手中夺得伊奥尼亚群岛。俄国对这些岛屿的占据，使亚历山大一世得以在科孚岛贵族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辅佐下，开始试验他所谓的七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宪法。他主张在所有地方（除了俄国本身）实施这套宪法。在俄国内部，他的自由主义试验的长期成就在教育方面。他设立了新的公共教育部（由年迈的扎瓦多夫斯基担任大臣，他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在 1774～1776 年的情人），重组了莫斯科大学，在维尔纽斯、塔尔图、哈尔科夫、喀山，后来还在圣彼得堡开办了新的大学与培养公务员的中学。最有名的学校是皇村中学，普希金是那里最早的学生之一。

② 梅默尔当时属于东普鲁士，今天属于立陶宛，称克莱佩达。——译者注

③ 霍亨索伦家族即此时普鲁士的王室，后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室。——译者注

终身执政拿破仑·波拿巴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天生的专制君主保守思想与雇佣兵将领的欲壑难填于一身。他动员了法国的资源，对抗一次又一次旨在打败他的反法同盟（组织者是英国和其他旧政权国家）。如今他已经吞并了意大利的很大一部分，控制了瑞士，并开始重新安排德意志的版图。他试探亚历山大一世，请后者帮助调解法国与英国。但拿破仑对德意志的主宰挑战了俄国在那里的利益，而他与奥斯曼人的条约也逐渐让亚历山大一世确信，波拿巴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亚历山大一世开始接近英国、奥地利和他新结交的普鲁士朋友，考虑向目空一切的法国开战。1803 年 4 月，他唤来“穿制服的猿猴”，即保罗的恐怖鹰犬阿拉克切耶夫，任命他为炮兵总监。不仅如此，这位将军还是亚历山大一世最忠心耿耿的打手，比他的那些自由派朋友更重要。正是阿拉克切耶夫创建了一支极其优秀的炮兵部队，后来足以与拿破仑匹敌。① 在沙皇越来越深入地参与欧洲政治的同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不是他妻子生的。[1]

伊丽莎白皇后遭受亚历山大一世的冷落，他们没有孩子。这不全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错，因为伊丽莎白的情感里有一种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成分，如她的侍从女官的观察：“她既有一种燃烧的、激情澎湃的想象力，也有一颗冷酷的心，无法产生

---

① 阿拉克切耶夫未能及时挽救保罗，后来隐居到自己在格鲁济诺的庄园，在那里悬挂了已故沙皇的纪念肖像，上面有金字铭文：“在陛下面前，我问心无愧。”阿拉克切耶夫对保罗的忠贞不贰、他严酷的军国主义，以及对亚历山大一世本人的忠诚（他的箴言是“忠诚，而无奉承”），再加上严守纪律和办事高效，都是他晋升高位的原因。

真正的温情。”恰尔托雷斯基返回圣彼得堡之后，他和伊丽莎白在一个短时期团圆了。而皇帝与一些法国女演员、国际女冒险家和廷臣的妻子发生了露水情缘。佳丽们极其热情地投怀送抱，而他必须抵抗那些特别咄咄逼人的女人。所以他才有了一个绰号——“柏拉图式的唐璜”。恰尔托雷斯基恶毒地暗示，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柏拉图式的卖弄风情，因为亚历山大一世注意的那些女士的贞操很少当真会受到威胁”。但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和恰尔托雷斯基已经不是朋友了。

1801 年，宫廷的第一美人是波兰人玛丽亚·纳雷什金娜，原名切特维津斯卡公爵小姐。她的父亲在 1794 年被波兰革命者当作叛徒绞死了。她凭借“只有在拉斐尔的画作里才能找得到的美貌”而闻名遐迩。回忆录作者菲利普·维格尔[①]写道：“她的美臻至完美，几乎显得不自然、不可能。”十六岁时，她嫁给了年纪较长的御厩大臣德米特里·纳雷什金，但后者驾驭不了这个“北方的阿斯帕齐娅[②]”。她总是穿一件配有白色绉绸的希腊风格裙子，虽然简朴但雅致。亚历山大一世爱上她的时候，她是瓦列瑞安·祖博夫的情妇。两年后，她屈从

---

① 菲利普·维格尔（1786～1856 年），瑞典血统的俄国贵族，在俄国外交部任职，曾出使中国。他见证了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所有主要事件，并结交当时的许多名人，包括普希金。他的长篇回忆录覆盖了从保罗沙皇到 1831 年 11 月革命的俄国历史。他的回忆录非常详细，但不是很可靠。——译者注

② 阿斯帕齐娅（前 5 世纪）是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当时雅典社会的活跃人物。原为米利都人，自前 445 年左右开始与伯里克利同居，直到前 429 年伯里克利去世为止。因为她不是雅典公民，所以与伯里克利所生的儿子没有公民权（后获得雅典公民权）。其智慧为苏格拉底所赏识，但长期受公众攻击，常常成为希腊喜剧讽刺的对象，这是因为她的私生活和据说她对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的影响。——译者注

于亚历山大一世。

他从来不向自己刻板保守的母亲提起纳雷什金娜，但他对可怜的伊丽莎白没有任何内疚，因为，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我肯定是想错了，以为把我妻子和我联系起来的那种表面文章无须我们的参与……我的地位迫使我遵从这些表面文章，但我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心。十五年里，我对纳雷什金娜夫人很忠贞。"

纳雷什金娜从不干政，否则，亚历山大一世解释说，"一切就得结束了"。但对被他抛弃的皇后，纳雷什金娜的存在就是一种折磨。伊丽莎白渴望有一个孩子。她在舞会上看到那位"女士"，问候她的健康。纳雷什金娜"竟放肆地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这是她第一次怀孕。她的月份还小，我不可能察觉……妈妈，你难道不觉得，她太厚颜无耻了吗？我完全知道她肚里孩子的父亲是谁，对此她非常清楚"。这个婴儿夭折了，伊丽莎白给母亲写信称："那个婴儿的死，让我非常痛苦，但也说明上天不会容许我们家里有一个私生子"，"不过，我自内心深处为皇帝感到遗憾"。她注意到，亚历山大一世非常伤心，而"孩子的母亲很快就从伤痛中解脱出来。她去年冬天也失去了一个孩子，但三周后就开始跳舞了！"

纳雷什金娜给亚历山大一世生了好几个孩子，其中有两个长大成人。亚历山大一世每天去看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舒适惬意的夜晚。他说，他唯一的幸福就是"我的小小家庭"。

但与亚历山大一世最亲近的女人是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绰号"卡提什"。她长着翘鼻子，头发浓密，嘴唇饱满，精力充沛。他称她为"荒唐的小疯子"，还因为她的相貌有土耳其风情而称她为"比西亚姆"。他告诉她："如果说你是个疯子，

那么你是世上有过的最可爱的疯子。我多么爱你！”她比他小十一岁，在亚历山大一世早就离家之后长大成人。对亚历山大一世来说，她既熟悉，又陌生。“你征服了我，我爱你爱得发疯！”他在1805年9月给她写信道，“世界上很少有什么，能让我像爱我的比西亚姆一样爱它。再会吧，我的眸子的光，我的心的爱，时代的北极星，自然的奇迹，或者比这一切都更美妙，翘鼻子的比西亚姆·比西亚莫芙娜……我最最温柔地亲吻你的鼻子。”

亚历山大一世在女人群中的时候最快乐，但他的一生将被一个男人主宰。这个男人激起了他的仰慕、仇恨和恐惧——拿破仑·波拿巴。在亚历山大一世眼里，拿破仑既是“超验的才子”，也是他所在时代的“地狱天才”。[2]

1804年3月，波拿巴处决了昂吉安公爵①。这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径，彻底切断了波拿巴与亚历山大一世的关系，尤其因为这位波旁王朝的王子是被从巴登劫持的，而巴登是伊丽莎白皇后的家乡，她“被这消息彻底震惊了”。

在4月5日的议事会上，恰尔托雷斯基宣布“这起残暴的暗杀”证明法国是“土匪的巢穴”。不久之后，波拿巴自己给自己加冕为法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不承认他这个头衔，要求波拿巴从他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征服的土地上撤军。1805年3月30日，俄国和英国同意联合向法国开战（英国承诺，将为俄国提供的每10万军队提供125万英镑军费），而在同一时

① 路易·安托万·德·波旁，昂吉安公爵（1772～1804年），法国王室的亲戚。拿破仑以帮助英国和反法的罪名将他绑架并处决。此事震惊了欧洲各国王室。——译者注

间，拿破仑自立为意大利国王。7 月 28 日，奥地利加入了反法同盟。

9 月 9 日，俄国的两支军队摆开阵势，掩护北方的中立国普鲁士，并在南方与奥军会师。亚历山大一世从圣彼得堡启程，周围簇拥着金光闪闪的随行人员，包括恰尔托雷斯基。[1]途中，亚历山大一世在普瓦维[2]的恰尔托雷斯基庄园停留。在那里，因为自信必胜而兴高采烈，这位"温和可亲的君主"（这是他的自称）与波将金的外甥女打情骂俏，可能还与她发生了私情。这个外甥女就是四十四岁的卡金卡·斯卡乌龙斯卡娅，如今是利塔伯爵夫人，她"诱人的丰满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亚历山大一世享受着波兰人的仰慕。他们相信，这一场田园牧歌标志着波兰王国的重建，恰尔托雷斯基将成为波兰国王。但在拿破仑率军横穿德意志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在玩两面游戏。

亚历山大一世秘密派遣他的宠臣彼得·多尔戈鲁基公爵（时年二十七岁）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绝不愿意接受出现一个波兰王国）谈判，希望诱惑他加入反对拿破仑的战争。9 月底，亚历山大一世前往柏林，去敲定协议。俄普条约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墓前，在火炬光照下宣誓签订。这是对恰尔托雷斯基的背叛，他始终不能原谅沙皇，尽管他还在担任外交大臣。拿破仑已经智胜了反法同盟，迫使一支

---

① 恰尔托雷斯基在此时被正式提升为外交大臣。他在宫廷受到普遍的不信任。但按他自己理解，他的角色越来越自相矛盾，因为他是个波兰爱国者，却为俄国沙皇效力；他是自由主义者，却为专制君主服务："我不愿意为俄国效力"，但"我在俄国，仅仅因为偶然，就像一种稀罕的植物被移栽到外国"。

② 在今天波兰的东部。——译者注

奥军在乌尔姆投降。俄军撤退，以便与奥军主力会合。

亚历山大一世抵达后，他的部队以“冷淡和悲哀的沉默”迎接他，因为他们落了下风，并且给养不足。他的将领是肥胖、独眼、经验极其丰富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再没有人比库图佐夫更机智了，”为俄国效力的法国流亡贵族德·朗热隆伯爵说，“也没有人比他更强悍，或更聪明、更狡猾了。”这位将军拥有“极佳的记忆力，受过良好教育且风度翩翩，天性善良”，但同时他的身上也有“农民的凶暴和粗鲁、无法克服的懒惰和自私”，以及“卑鄙、令人作呕的放荡”。

库图佐夫率军撤退，巧妙地避免与拿破仑交锋。但如今缺乏经验的沙皇接过了俄军指挥权，去面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他忽视库图佐夫，而重用“五六个年轻的宠臣”，他们嘲笑库图佐夫是18世纪的老古董。朗热隆注意到，库图佐夫“得不到尊重”。

拿破仑派遣使者勒内·萨瓦里将军去与俄军谈判。萨瓦里面对的是“围绕在俄国皇帝身边的三十个顶着各式各样头衔的纨绔子弟”。他报告拿破仑说，亚历山大一世身边尽是“傲慢自负、鲁莽狂妄和粗心大意”之辈。亚历山大一世准备作战，却派多尔戈鲁基去要求拿破仑放弃意大利。拿破仑说，多尔戈鲁基这个“极度膨胀、无足轻重却妄自尊大的家伙，对我说话的方式就好像我是一个即将被发配西伯利亚的波雅尔”。因此，拿破仑对自己的前景更加自信。拿破仑嘲笑说，多尔戈鲁基公爵“把我的极度谦虚当作怯懦的表现”。

“明天，”他在11月18日告诉法国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贝内文托亲王），“将会有一场大战，俄国人……的鲜血将徒劳地流淌。”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勇敢而高

贵的人，被身边的奸臣带入了歧途，他们都卖身给了英国”。反法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村[①]附近集结了8.5万人，兵力超过拿破仑的6.5万人，但法国皇帝在准备一场他自信必胜无疑的战役。

“无足轻重却妄自尊大的家伙”多尔戈鲁基果然向沙皇报告：“我们的胜利没有任何疑问。”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也加入了联军。拿破仑对他的对手不以为然：三十七岁的弗朗茨二世是“一个傻瓜，只关心植物学和园艺”，“严守道德，从来没有和自己妻子之外的女人做过爱”；而亚历山大一世“太反复无常、太软弱无能”。沙皇倾向于蔑视自己的俄国文化，而尊重更先进的德意志文化。所以他接受了奥地利人的计划，即发动一场复杂的、莽撞的机动部署，放弃普拉岑高地居高临下的位置，而试图包抄法军右翼。库图佐夫以他老派的宫廷风格质疑这个计划，但亚历山大一世怒道：“不关你的事。”

次日，即11月20日，早晨7点30分，拿破仑镇定自若地任凭俄奥联军攻击自己的右翼。俄奥联军放弃普拉岑高地，暴露了自己的中路。完成这一步之后，法国皇帝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联军背后，占据了他们刚刚放弃的高地。亚历山大一世带着多尔戈鲁基，兴奋地在战场上骑马跑来跑去。“陛下不应当持续跑到前沿阵地上，也不应当暴露自己，因为陛下亲临火线只会烦扰和阻碍将军们，”恰尔托雷斯基后来在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封信里严厉地批评道，“陛下应当留在较靠后的地方。”上午9点，库图佐夫企图拖延撤出普拉岑高地的行动，直到亚

---

① 奥斯特里茨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属下的摩拉维亚，今天属于捷克，叫作布尔诺附近斯拉夫科夫。——译者注

历山大一世和他的“三十个纨绔子弟”随从骑马赶到，几乎指控这位老将怯战。“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你为什么不前进？”亚历山大一世问道，“我们不是在女皇草地演习……”

“陛下，”库图佐夫答道，“我不行动，正因为我们不是在女皇草地上操练。但如果您命令前进……”亚历山大一世推翻了库图佐夫的决定。法军随即占领了俄军刚刚撤出的高地。10点15分，拿破仑说：“我们来用一记雷霆结束这场战争。”这位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军事家向联军暴露的中路发动了进攻，非常精确地在最有利的时间、在联军最脆弱的点集中了压倒性的兵力。

亚历山大一世被在他面前展开的“恐怖的、威严的景观”搞糊涂了，摸不着头脑地站在这场大屠杀的中心附近。此役有2.8万俄军死伤。几分钟后，俄军溃散的时候，险些把沙皇撞倒。“恰恰在陛下所处的地方，我军的溃败最迅速也最彻底。”恰尔托雷斯基补充道。亚历山大一世身边只剩下恰尔托雷斯基、他的朋友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和怀利医生。他被匆匆送到乡村的安全处。他发了高烧，并且身处险境，可能被法军俘虏。“他在一座农舍寻求庇护，”伊丽莎白皇后写道，“不知是因为精疲力竭还是苦恼，二十四小时什么也没吃，他的胃部严重痉挛，怀利担心他活不过这一夜。”怀利医生用葡萄酒和鸦片让浑身战栗的皇帝镇定下来。[3]

“俄军不仅仅是被打败了，”拿破仑写信给妻子约瑟芬道，“它还被全歼了。”亚历山大一世实际上是被奥地利皇帝抛弃了。奥地利皇帝向拿破仑求和，损失了不少领土，还失去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头衔。亚历山大一世于11月26日返回圣彼得

堡，人们认为他是“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现在所有的灾祸都被归咎于他一个人”，曾和沙皇一起在奥斯特里茨的诺沃西利采夫如此承认道。就连沙皇的母亲也警告他：“遭到了普鲁士的诱惑和欺骗、奥地利的背叛，我们军队的精锐遭受了最为凄惨的失败。不可战胜的光环被打碎了。”

亚历山大一世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努力劝诱普鲁士重返战争。1806 年 7 月，他罢免了恰尔托雷斯基，此后亲自主管外交政策，并且在外交方面越来越娴熟和精明。他宣布对“《启示录》的野兽”、东正教的邪恶敌人和犹太人的捍卫者（这是罗曼诺夫皇朝首次正式采纳反犹主义的说辞）拿破仑发起一场圣战。这年 7 月，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同意重返对法战争。但拿破仑也没有睡大觉：他在亚历山大一世背后开辟了第二战场，鼓励奥斯曼人收复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10 月，在俄军和普军还远远来不及会师的时候，拿破仑在耶拿歼灭了普军。亚历山大一世理应在这个时候议和，但他还企图为俄国和他那被打败（但奸诈）的普鲁士朋友寻求荣耀。他选拔本尼格森伯爵（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为陆军总司令。

1807 年 1 月 26 日，本尼格森在埃劳①与拿破仑本人血战了一场，打成平手。俄军损失 2.6 万人，法军损失 2 万人。俄军一直到 6 月 2 日都保存了主力，但在这一天，拿破仑在弗里德兰②大败本尼格森。俄军损失 2 万人，这超过了他们总兵力的 40%。亚历山大一世需要立刻议和。[4]

---

① 埃劳当时属于东普鲁士，在今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译者注

② 弗里德兰当时属于普鲁士，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南部，今天的俄语名字是普拉夫金斯克。——译者注

“我希望，我们两国的亲密联盟或许能修复过去的恶劣关系，”亚历山大一世向他派到拿破仑那里的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指示道，“一个崭新的体系……我这是自我恭维，希望拿破仑皇帝和我能够互相理解。我们直接对话，不要中间人。”双方同意在蒂尔西特①会面，双方的工兵在涅曼河（两个帝国的边界）中央专门搭建的木筏上搭起了一座白色亭子。“很少有比这更好玩的景象。”拿破仑写道。他说得对。两位皇帝在一段便宜行事的临时友谊的气氛下，划分了欧洲的版图。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峰会之一。

亚历山大一世准备在康斯坦丁的陪同下会见战胜自己的敌人之时，内心并不抱幻想。“波拿巴说我只是个傻瓜，”不久之后他写信给妹妹卡提什道，“笑到最后，才算笑得最好！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上帝那里。”在他追求荣耀的行动酿成大祸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开始了一场长线的游戏。他简直无法相信即将发生的事情，正如他告诉卡提什的：“我，和波拿巴待在一起！与他单独密谈，一连几个钟头！”亚历山大一世在欺骗方面是行家里手，完全有能耐骗倒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的廷臣科尔夫男爵写道：“他非常擅长让别人屈从于自己，擅长看透别人的心思，而同时掩盖自己的情感与思想。”

6 月 13 日，拿破仑乘小舟来到木筏处，在那里会见从河的另一侧赶来的亚历山大一世。两人互相拥抱，然后亚历山大一世说：“如你与英国决斗，我愿当你的助手。”拿破仑很高

---

① 蒂尔西特在今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涅曼河畔，是个小镇，今天的俄语名字是苏维埃茨克。——译者注

兴地说："你的这些话改变了一切。"他们一起转过身，走进亭子的大门。门上方装饰着俄国与法国的雄鹰，以及精美的字母A和N。他们不带译员，直接用法语对话两个小时。亚历山大一世为普鲁士求情，他希望挽救普鲁士，不仅是出于骑士精神去爱护普鲁士王后，也是因为普鲁士本质上是俄国的盟友。

两位皇帝中较年轻的一位只有二十九岁，"没有被虚假的自信迷惑"，而是很高兴从"这个非同寻常的人"（拿破仑）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而拿破仑"喜欢向我展示他在想象力上的优越"。拿破仑三十八岁，年岁较长，很难避免对年轻人摆出屈尊俯就的姿态，但他完全被迷住了。"亲爱的，我刚见了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位非常英俊、善良和年轻的皇帝，"他告诉约瑟芬皇后，"亚历山大一世比大家一般认为的更聪明。"他后来判断："很少有人比他更睿智。但他身上缺少某种东西，我说不准究竟是什么。"亚历山大一世也有点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天才拿破仑的诱惑。拿破仑的"浅灰色眼睛"，他后来回忆道，"如此炯炯有神地盯着我，让我承受不住"。

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被允许安静地旁听他们的会谈。他无疑从中得知，普鲁士将遭到严酷的惩罚，领土会大大缩减。会谈之后，一百门大炮鸣炮致敬，亚历山大一世到蒂尔西特与拿破仑会合。每天晚上，三位君主一同用膳，迟钝的普鲁士国王让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觉得无聊得要命。三人会互相告辞，然后就像幽会一样，亚历山大一世又溜回来与拿破仑长谈入夜。

亚历山大一世希望在不损失荣誉或领土的情况下得到和平。拿破仑寻求找到一位小伙伴，共同主宰欧洲。他们都是启

蒙之子，既是梦想家也是实干家。拿破仑解释说，战争“并不难”，只不过是“尽可能久地隐藏自己的恐惧。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震慑敌人，才能必胜无疑”。亚历山大一世赞扬选举制的共和国，批评世袭君主制，认为世袭君主制是非理性的，但俄国是个例外，因为俄国国情特殊，只能采纳世袭君主制。拿破仑是一位暴发户皇帝，被全民公决选举到一位被断头台处决的国王的宝座上；亚历山大一世是世袭的专制君主，曾默许自己的父亲被谋杀。而拿破仑却在亚历山大一世面前为世袭君主制辩护。“谁有资格被选中？”拿破仑问，“恺撒、亚历山大这样的人百年一遇。所以选举只能是一种偶然的事情。”

拿破仑承认说：“在蒂尔西特，我喋喋不休。”两人在为若干新王国和势力范围而讨价还价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索要君士坦丁堡。拿破仑像引用格言一样说：“君士坦丁堡是世界的帝国。”“我说土耳其人是野蛮人，应当把他们赶出欧洲。”他回忆道。他利用亚历山大一世的幻想，提议联合东进，攻打君士坦丁堡，然后进攻英属印度。拿破仑后来承认：“但我从来没有真的这么打算过。”亚历山大一世理解这种博弈，后来说这是“蒂尔西特的语言”。

6 月 25 日，洛巴诺夫、保罗时代留下的大臣亚历山大·库拉金和塔列朗签署了《蒂尔西特条约》。亚历山大一世没有损失任何领土，但必须放弃伊奥尼亚群岛、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他承认拿破仑的兄弟为威斯特法伦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并承诺参加对英国的封锁。普鲁士损失惨重，但亚历山大一世不肯吞并属于普鲁士的那部分波兰领土。拿破仑建立了华沙大公国，这是一个潜在的反俄基地。

“上帝挽救了我们。”亚历山大一世向卡提什吹嘘道。

“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容忍你曾和波拿巴待在一起，”卡提什答道，“这仿佛是个糟糕的笑话。”一个更糟糕的笑话被提了出来。拿破仑与约瑟芬没有孩子，而他急于建立自己的皇朝，于是考虑离婚。塔列朗试探亚历山大一世，看能否把卡提什嫁给拿破仑，而卡提什已经在考虑嫁给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1] 但沙皇觉得弗朗茨一世沉闷无聊而肮脏。“如果他脏，我可以给他洗干净。”卡提什答道。她还补充，他娶了她之后肯定不会沉闷无聊了。提到拿破仑之后，“我像个小牛犊一样流下了热泪”，她承认，“帝王有两种：头脑愚笨的高贵之士；聪明却个性可憎的人”。她更愿意选择前者，但“如果拿破仑真的离婚了”并且索要她，那么她“理应为了国家牺牲自己”。拿破仑还不是单身状态，但卡提什为了逃脱他，必须尽快结婚。

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辞别的时候，邀请他访问圣彼得堡：“我会命令给他的住所供暖，加热到埃及的热度。”蒂尔西特峰会就像那种逢场作戏的短暂爱情，双方都许诺要永远爱对方，但双方都知道，他们最终会返回自己的真实生活。拿破仑在晚年回忆道：“我在蒂尔西特的时候或许最开心。”对亚历山大一世来说，与拿破仑在一起的日子“就像一场梦”。他告诉卡提什：“午夜过了，他刚离开。哦，我希望你能见证发生的所有事情。”但考虑到拿破仑的心狠手辣，“我们没有牺牲什么，最后光荣地结束了这场斗争”。

他的母亲和弟弟康斯坦丁是反对与法国结盟的派系的领导

---

① 1804 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前文所说的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建立奥地利帝国，改称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译者注

人。这让伊丽莎白很愤怒：全家人“背叛和出卖了皇帝”。在与恰尔托雷斯基的私情结束之后，二十八岁的伊丽莎白爱上了二十三岁的近卫军上尉阿列克谢·奥霍特尼科夫，还怀了他的孩子。这让脾气暴躁的康斯坦丁大怒，因为他忠于亚历山大一世，看不惯风流的皇嫂。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康斯坦丁指示人谋杀了这名上尉（沙皇并不知情）。奥霍特尼科夫从剧院出来的时候被人用刀捅了。皇后看望了奥霍特尼科夫，但他很快死了。她生了个女儿，取名为莉欣卡，视其为珍宝。但莉欣卡两岁时夭折了，伊丽莎白悲痛欲绝。[5]

圣彼得堡群情激奋，敌视法国。亚历山大一世任命阿拉克切耶夫为陆军大臣，令其改革军队。① 阿拉克切耶夫是亚历山大一世的“看门狗，愚笨而凶猛，无条件地忠诚”。他受到沙皇的绝对信任，遭到其他人的普遍憎恶，被称为“吸血鬼”。他主持亚历山大一世的文书官衙，有权代皇帝签名。同时亚历山大一世也提拔了“猿猴”的对手，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此人是一名乡村神父的儿子，自己也曾学习准备接受神职。这位开明的人文学者被任命为副司法大臣，但很快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秘书。他提议了一种几乎类似美国的体制，让沙皇成为类似总统的人物，有半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机构，这几方面通过一个国务会议联系起来。他公开抨击农奴

① 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亲法的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为外交大臣，后来又提拔他为首相。鲁缅采夫五十四岁，早在 1804 年就反对与英国结盟，而主张与法国结盟。他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鲁缅采夫元帅的儿子（可能还是彼得大帝的孙子），是学识渊博的藏书家和博物学家（某些种类的兰花和蝴蝶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赞助了俄国的第一次环球航行，所以加利福尼亚的博迪加湾最初的名字是鲁缅采夫湾。

制，并且他的措施意味着，贵族需要达到一定资格才能参政。斯佩兰斯基的卑微出身、激进改革和亲法的文化背景，使他树敌颇多。历代沙皇有过许多宠臣，并且这些宠臣都通过婚姻和利益融入了贵族阶层，但斯佩兰斯基的思想是对贵族生来有资格统治、支配与占有农奴的特权的威胁。“我若是有斯佩兰斯基脑子的三分之一，”他的竞争对手阿拉克切耶夫嘲笑道，“我就能成为伟人。”

在上流社会反对亚历山大一世的亲法政策的同时，后者欢迎了拿破仑的大使，先是罗维戈公爵萨瓦里，然后是维琴察公爵阿尔芒·德·科兰古。从亚历山大一世的态度看，这些波拿巴亲信仿佛是他的朋友。后来，法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开始出现裂纹的时候，拿破仑邀请亚历山大一世作为贵宾参加一次新的峰会。

“我亲爱的亚历山大，”他母亲写信恳求他不要去，“你犯了自我欺骗的罪。”

“我们要尽一切努力证明俄国与法国这个可怕巨人的亲密联盟是真诚的，”亚历山大一世给母亲回信道，“直到我们能够冷静地观察法国倒台的那个时刻。最明智的政策就是静观其变，等待合适时机采取措施。”他只能遵循“我的良心、我的核心信念的指示。我从来没有抛弃过为祖国效力的愿望”。

1808 年 9 月 17 日，亚历山大一世（在斯佩兰斯基的陪同下）在埃尔福特[①]城外五英里处受到了拿破仑的欢迎。这次为期三周的峰会是拿破仑全部力量的华丽展示，除了两位皇帝之外，与会者还有四位国王和一大群德意志诸侯。但峰会的核心

---

① 在今天德国的图林根州。——译者注

还是俄国与法国。两位皇帝一起待了十八天，享用盛宴、狩猎、跳舞、赏灯和看戏。戏剧《俄狄浦斯》上演时，舞台上一名演员朗诵道："伟人之间的友谊是诸神的馈赠。"亚历山大一世便转向拿破仑，与他握手。在场观众纷纷鼓掌。拿破仑自己也是个天生的演技派，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戏剧天赋颇有些敬仰，称他为"北方的塔尔玛"（塔尔玛是法国最顶尖的演员）。

但拿破仑对亚历山大一世也有怨言，因为后者变得"倔强如骡子"。亚历山大一世第一次体验到了拿破仑的雷霆震怒。拿破仑暴跳如雷，踩着自己的帽子。"你凶暴，而我固执，"亚历山大一世说，"我们来谈谈。你理智些，否则我就走。"拿破仑注意到，"如果说的是他不愿意听的东西，他就装聋"。亚历山大一世确实有点轻微耳聋，但的确有很多东西他不愿意听。俄国人不喜欢华沙大公国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即对英国贸易的封锁，因为它也损害了俄国经济。亚历山大一世抓住机会，索取报偿。拿破仑愿意给俄国的，正好也是 1939 年在类似的条件下希特勒向斯大林提议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时是瑞典一个公爵领地的芬兰也将被送给俄国。拿破仑慷慨地说："圣彼得堡的美丽不应当被瑞典大炮扰乱。"作为回报，亚历山大一世承诺支持反英的"大陆体系"，并且如果奥地利攻击拿破仑，他会支持拿破仑。

然而，亚历山大一世自视为欧洲圣战者的幻想，得到了拿破仑宫廷核心的一个叛徒的鼓励。拿破仑前不久罢免了他的外交大臣——瘸腿而阴险的塔列朗。拿破仑仍然敬慕"思想最丰富、天赋异禀"的塔列朗，尽管他前不久当面骂塔列朗是

“丝袜裹着的一泡屎”。塔列朗现在被任命为副大选举官这一闲职。他秘密投靠了沙皇，换取金钱。“陛下，要救欧洲，全靠您了，”他告诉亚历山大一世，“您必须抵抗拿破仑，否则不会成功。法国人民是文明的，他们的君主不是；俄国君主是文明的，但他的人民不是。因此俄国君主必须与法国人民结盟。”

拿破仑还有一个要求。“我告诉你，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难堪的困境，”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卡提什[1]，“拿破仑在离婚，并且他看上了安娜。”亚历山大一世最小的妹妹安娜只有十四岁。“母亲，”亚历山大一世写道，“对此还比较镇静，这出乎我的意料。”玛丽亚皇太后的结论是：“如果这孩子嫁给这样一个邪恶的男人，她的命运会多么凄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他对任何东西都不懂得节制，因为他不信上帝。我的女儿做出这样的牺牲真的对俄国有益吗？这一切都让我战栗。”亚历山大一世觉得“正确的道路难以选择”。拿破仑没有想到，俄国人竟把他视作恶魔。“我对亚历山大一世很满意，我觉得他站在我这边，”他告诉约瑟芬，“如果他是个女

---

① 卡提什已经不能供拿破仑考虑了，因为她已经嫁给自己更愿意选择的愚蠢但可爱的王子之一：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王子。卡提什曾爱过已婚的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他是一个俄国化的格鲁吉亚人，也是一位鲁莽的将军，曾是苏沃洛夫的弟子。巴格拉季翁的妻子是卡佳，即卡金卡·斯卡乌龙斯卡娅（现在是利塔伯爵夫人）的女儿。保罗沙皇在位时，巴格拉季翁曾爱过卡佳，但卡佳爱的是彼得·冯·德·帕伦。保罗听说巴格拉季翁迷恋卡佳，就坚持要支持他们结婚。“巴格拉季翁娶了伟大的波将金公爵的年轻甥孙女，”朗热隆报告称，“这个富有而光辉的配偶不适合他。巴格拉季翁只不过是个军人，仪态腔调都是个武夫，而且他非常丑。他的妻子白皙，而他黝黑。她和这样一个丈夫是不可能长时间幸福的……”不久之后，巴格拉季翁爱上了卡提什女大公，而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将成为欧洲最臭名昭著的女人之一。

人，我想我会让他成为我的情人。”[6]

这种爱很快将受到考验。回国之后，亚历山大一世更感兴趣的是推行国内改革和自己在国外攫取土地，以挽救自己受损的威望。他发动了讨伐瑞典的战争，吞并了瑞典的芬兰省，因为有了芬兰，就能保障通往圣彼得堡的水道。到 1808 年 2 月时，俄军战败。亚历山大一世派遣阿拉克切耶夫到前线。“吸血鬼”重组了军队，使亚历山大一世麾下最优秀的将领，可靠的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和凶悍的巴格拉季翁公爵得以越过冰雪，袭击斯德哥尔摩。瑞典人同意割让芬兰，于是芬兰成了俄国的一个大公国，直到 1917 年。“和约很完美，”亚历山大一世向卡提什吹嘘道，“而且绝对是我想要的。我非常感激上帝。”[7]

拿破仑现在发现了自己与俄国盟约的局限性。1809 年 4 月，弗朗茨二世皇帝再一次向拿破仑开战。亚历山大一世兑现了对拿破仑的承诺，出动了 7 万军队。但他指示俄军绝不要援助法军。“这不是我要的盟约，”拿破仑大发雷霆道，“我被骗了。”在瓦格拉姆①，拿破仑打败了奥军。

11 月，拿破仑向亚历山大一世提议解决波兰问题，回报则是让他与安娜订婚。“我的妹妹找不到比拿破仑更好的对象了。”沙皇向科兰古撒谎道。亚历山大一世开始谈“一项双边协定，永远不允许重建波兰”。法国人同意了。但亚历山大一世坚持说安娜要等两年才能考虑出嫁，于是拿破仑撕毁了关于波兰的协定，转而娶了弗朗茨二世皇帝的女儿玛丽 - 路易丝女大公。安娜躲过了“科西嘉食人妖”，但罗曼诺夫皇朝遭到了羞辱。

---

① 瓦格拉姆在奥地利，在维也纳市中心东北方向约 15 公里外。——译者注

至于拿破仑，他开始鄙视亚历山大一世，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尤切。拿破仑侮辱他是“诡诈的拜占庭人”和“低等帝国的希腊人，就像一枚假币”。这些评论此后将永远成为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定义。欧洲的每一位统治者都不得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与拿破仑达成妥协。拿破仑的无比虚荣使得他产生错觉，他竟然相信大家在外交场合表达的忠诚是真挚的。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务实的人，生活在一个险象环生的时代（并且努力生存下去、保住皇位），他能够生存下来，恰恰要感谢他的这种善变。其他人或许会说这是奸诈。“他天性善良、真诚和忠实，他的情感和原则是高尚的，”科兰古评论道，“但在这一切的底层，存在一种后天学会的帝王逢场作戏的本领，和一种任何东西都无法克服的顽固。”[8]

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开始准备战争，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在阿拉克切耶夫辛勤劳作以改良军队的同时，斯佩兰斯基提出了他对独裁统治的改革方案。他的方案极其激进，一直到1905年俄国朝廷才勉强接受了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亚历山大一世半是接受了它，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务议事会和一个名义上的各部大臣委员会，但在遭到所有方面的反弹之后，他还是继续施行专制统治，就像他过去始终做的那样。不过，对斯佩兰斯基来说，即便是这样有限的改革，也是一种胜利。

“吸血鬼”阿拉克切耶夫是个面子薄、做事颇具戏剧性的怪人。出于嫉妒，他在一封虚伪的信里辞去陆军大臣职务：“陛下，请不要对我生气，我过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溜须拍马过……您知道我受的教育有限，因此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

一个还不错的军官……”

“我无法在你面前掩饰自己莫大的惊讶……请允许我放下自己的头衔，以你的朋友的身份对你讲话，”亚历山大一世需要阿拉克切耶夫，他恼火地回信道，“在这个时期，我期望所有正直之士给我热情的帮助，你却要为了自己的虚荣抛弃我。”

亚历山大一世访问了阿拉克切耶夫的庄园格鲁济诺后，两人才和解。“这真是一个有魅力的地方，”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卡提什，“这里井井有条，真是独一无二……我确信，整个帝国没有与它相似的地方……村庄的街道非常整洁，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感觉。”但格鲁济诺庄园灰暗的、军国主义的完美，要付出代价。

阿拉克切耶夫残酷地统治着自己的农奴，对其施加不同程度的惩罚：第一次犯错要被鞭笞；但如果再犯，就要被他的士兵用所谓的“阿拉克切耶夫棍棒”殴打。每个农奴都携带一本惩戒册，阿拉克切耶夫在其中记录了这样的话：“如果她到大斋节还不会祈祷，我就要狠狠抽她一顿。”庄园的实际管理者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名叫阿纳斯塔西娅·明金娜，一个发如黑玉的农奴姑娘，被阿拉克切耶夫买来，然后获得了自由。她“丰满，身材如掷弹兵，黑眼睛炯炯有神”，之后成了阿拉克切耶夫的管家、情妇，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后来阿拉克切耶夫娶了圣彼得堡的一个年轻的贵族女子，她对他的暴政大感惊恐，很快就离开了他。此后他开始热衷于收藏色情图书。而在格鲁济诺，明金娜被允许残暴地统治他的农奴。也只有这种自己逃脱了农奴身份的人，才会对其他农奴表现出如此极端的虐待倾向。

阿拉克切耶夫不愿意重返陆军大臣的职位，但同意在国务

议事会监督他的继任者巴克莱·德·托利，以准备战争。1810年7月，普鲁士王后路易丝去世，据说她的健康因为拿破仑打败她的国家而恶化。亚历山大一世宣布："我发誓要为她复仇。"他考虑对拿破仑发动攻势。1810年10月，法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拿破仑吞并了奥尔登堡，即卡提什的公公的公国。亚历山大一世告诉拿破仑，双方都不想打仗，但如果发生战争，"我会懂得如何作战"。亚历山大一世违反了封锁英国贸易的协定，拿破仑为此威吓他，并开始筹划入侵俄国。

亚历山大一世寻求普鲁士的支持，并得到奥地利的承诺：即便奥地利出动军队，名义上敌对俄国，实际上也不会参与作战。在北方，他与瑞典结盟。① 在南方，他的军队在努力打败奥斯曼人。这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与恰尔托雷斯基讨论建立一个波兰王国（由亚历山大一世本人担任国王）来抵抗法国，但这位亲王否决了沙皇的计划："法国人和波兰人亲如兄弟，而俄国人是波兰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现在都得知了对方的进攻计划。"这里的一切都是黑暗的颜色，"亚历山大一世在1811年1月告诉卡提什，"看来会流血，但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避免。"[9]

"我们对拿破仑能抱什么理智的希望？"亚历山大一世在1811年7月5日问卡提什，"除了用武力强迫他。他是愿意放弃自己收益的人吗？我们有办法强迫他吗？"亚历山大一世承受的压力极大。"我不曾有过这样忙得像狗的生活，"他在11

① 因为瓦萨王朝没有继承人，瑞典人选择法国大革命的将领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元帅（蓬泰科尔沃亲王）为王储。他就是后来的查理十四世国王。他统治瑞典到1844年，他的王朝在今天依然统治着瑞典。

月 10 日告诉妹妹，“一周里，我常常一起床就坐在办公桌前，只能胡乱吃几口，一直工作到上床睡觉。”阿拉克切耶夫和巴克莱扩充了军队，采用军和师的编制体系，订购弹药，修建防御工事，将炮兵现代化；而亚历山大一世在斯佩兰斯基的辅佐下，斟酌着他在巴黎的间谍头子发回的情报。① “我们一直保持警惕，”他告诉卡提什，“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我不会首先拔剑，”他告诉科兰古，“但我将是最后一个将宝剑入鞘的人。若是战局对我不利，我宁愿撤到堪察加（在西伯利亚东部），也不愿割让土地。”科兰古颇受震动。“大家相信他很软弱，但并非如此，”科兰古向巴黎报告道，“他的和蔼性格是有界线的，他不会永远当老好人。这些界线就像铁一样坚韧。”科兰古返回巴黎后，花了五个小时试图说服拿破仑不要进攻俄国。“只要好好打一仗，”拿破仑反驳道，“你的朋友亚历山大这些高尚的决心就完蛋了。”

卡提什现在住在特维尔（她丈夫是那里的总督）。沙皇能够与之探讨如何抵抗即将到来的入侵的人极少，卡提什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站岗，”亚历山大一世在 1811 年 11 月 21 日

---

① 在俄国驻巴黎使馆，亚历山大一世的鹰犬卡尔·冯·涅谢尔罗迭分析和加工着塔列朗高价提供的报告（其中有不少闲扯），其中沙皇的代号是“路易丝”，塔列朗自己是“英俊的勒安得耳”。与涅谢尔罗迭一起处理情报的还有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二十七岁，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情夫兰斯科伊的外甥。切尔内绍夫在拿破仑的陆军部有一个卧底。他搜集情报的另一种办法是在巴黎各个沙龙抛头露面，以及刺探消息灵通的巴黎女人的闺房。女人们“在这个北方风流浪子露面的时候，就像疯狂的野猫一样互相瞪着”，为他而癫狂，为“他的时髦服饰、被他揽入怀中时那种粗暴的动作、他的洒香水的帽子、一大簇一大簇的头发、鞑靼人的脸庞、几乎呈直角的杏眼……”激动不已。这是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洛尔·朱诺的说法，她可能也是被他征服的女性之一。

告诉她，“唉，我不能运用我的古老权利（你知道吗，我这里说的是你的脚），到你在特维尔的卧室，最最温柔地吻你。”除了带乱伦意味的亲吻脚丫之外，他们还讨论了如何面对拿破仑这样的敌人，考虑了所有的可能结局，甚至失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你会记得，我当时经常预见”这样的牺牲，他后来写道，“我当时相信，有可能失去两座都城”。

亚历山大一世设立了一个警务部（这也是借鉴拿破仑的主意），由亚历山大·巴拉绍夫负责，他的探子汇报各方面的不满情绪。卡提什在她位于特维尔的宫殿主持着一个爱国沙龙。她庇护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他的著名呈文《论政治和公民关系中古代和近代的俄罗斯札记》为她的反法运动（也反对一切自由主义的，或者与斯佩兰斯基有联系的东西）提供了学术后盾。卡提什的盟友，曾担任保罗沙皇的大臣的罗斯托普钦，告诉亚历山大一世：“即便不幸的局势迫使我们撤退，俄国皇帝身在莫斯科同样威风凛凛，在喀山仍然令人胆寒，在托博尔斯克依旧不可战胜。”[10]

在爱情方面，亚历山大一世与纳雷什金娜的关系在破裂：他们的女儿塞奈达去世了。“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也失去了自己在世间曾享受的幸福的一部分。”他告诉卡提什。他与妹妹的侍从女官之一发生私情，而纳雷什金娜也开始有自己的情人，所以她生下儿子伊曼纽尔之后，关于这个孩子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不是纳雷什金的孩子。① 但他们的“小家庭”仍然

---

① 伊曼纽尔·纳雷什金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很长寿：令人震惊的是，他在末代沙皇的宫廷仍担任总管，直到 1900 年才去世。他的母亲玛丽亚·纳雷什金娜也很长寿，在丈夫去世后再嫁，1854 年去世。

是亚历山大一世人生最珍惜的一段。从他们的女儿索菲五岁时的一封信里，可以捕捉到他们的亲密："亲爱的爸爸，你弄伤了自己，我很难过。我希望你尽快好起来，因为我很想见你。我每天都想你。我给你送去我的爱和吻。爱你的小索菲。"

"天际线变得越来越昏暗。"亚历山大一世在12月24日告诉卡提什。拿破仑，"人类的诅咒，一天天越来越可憎"。1812年2月，拿破仑告诉亚历山大一世："我不能再向自己掩盖这样的事实：陛下对我早已经没有任何友谊了。"

"我的情感和我的政策都没有变，"亚历山大一世答道，"我是否可以推断，是陛下对我的情感变了？"但他最后的结束语很阴森："如果战争一定要开始，那么我会懂得死得其所。"

1812年初，陆军大臣巴克莱警示他，必须结束针对奥斯曼人的战争，因为拿破仑要来了。库图佐夫迫使奥斯曼军队投降，于3月16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俄国获得了比萨拉比亚，但将瓦拉几亚交还给奥斯曼帝国。[①] 亚历山大一世

① 比萨拉比亚是摩尔达维亚在第聂伯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的那部分，并非亚历山大一世在南方军事征服的唯一成果。保罗驾崩后，亚历山大一世正式吞并了格鲁吉亚的主要王国卡特利－卡赫季。亚历山大一世任命的格鲁吉亚总督拉扎列夫逮捕了卡特利－卡赫季的王太后马里亚姆，她将他刺死。她被带到圣彼得堡，人们担心她会刺杀亚历山大一世。但这位杀过人的格鲁吉亚王太后得到善待，成为俄国宫廷的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展览品，参加所有的加冕礼，一直活到1850年。1803年，黑海沿岸的明格里利亚的达蒂亚尼王朝君主被纳入俄国的保护羽翼之下。1809～1810年伊梅列季国王所罗门二世（此时与奥斯曼人结盟）一直在抵抗俄国军队，直到他被包围，亚历山大一世废黜了他，吞并了他的王国。俄国人需要一个港口将高加索与敖德萨联系起来。最好的港口是苏呼米，其统治者是阿布哈兹的君主。随着奥斯曼人与俄国人力量的此消彼长，阿布哈兹的君主经常改换自己的宗教和名字。现在，阿布哈兹的君主塞费尔贝伊皈依了东正教，成为俄国的盟友，更名为乔治·舍尔瓦希泽公爵。他让俄国获得了苏呼米。

憎恨库图佐夫，因为库图佐夫在奥斯特里茨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他还是封库图佐夫为公爵。

卡提什在大多数贵族的帮助下，加强了反对斯佩兰斯基的运动。亚历山大一世任命罗斯托普钦为莫斯科总督；同时，在卡提什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启发下，他的警务部长巴拉绍夫捏造证据，陷害忠实的斯佩兰斯基。斯佩兰斯基曾说过一句非常真实因而一定会伤人的妙语，说亚历山大一世“太弱，无力统治；但又太强，不能被约束”。巴拉绍夫发现，斯佩兰斯基没有把从巴黎传来的情报分享给皇帝。

3月17日晚8点，亚历山大一世传唤斯佩兰斯基，与他进行了两个钟头的痛苦的当面对质。斯佩兰斯基被诬陷叛国，最后被罢免。他回到家，发现妻子泪流满面，而巴拉绍夫在等他。他遭到逮捕，当夜就被放逐。亚历山大一世很痛苦。他承认“如果有人砍断你的胳膊，你应当痛得喊出声来”，而他因为权贵强迫他牺牲自己的宠臣斯佩兰斯基而满腹怨恨。“他们除掉了我的左膀右臂斯佩兰斯基”，他凄楚地抱怨道，尽管他觉得斯佩兰斯基“事实上只对我一个人有罪，我对他百般信任，他却用最黑暗最可憎的忘恩负义来报答我”。亚历山大一世知道斯佩兰斯基“不是卖国贼”，但“局势不允许对那些指控进行严格的审查……”他这样告诉诺沃西利采夫。“敌人在敲打帝国的大门”，所以“我不能让臣民觉得我有罪”。

牺牲斯佩兰斯基是为了更重要的事业。“我在玩一场大博弈”，亚历山大一世说，并补充道，“即将爆发的战争将会决定许多民族的独立”，因为拿破仑如今统治着一个有4500万人口的多民族帝国。拿破仑的大军团就是一支多国部队，包括大量波兰人，还有西班牙人、德意志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奥

地利人，甚至还有一队埃及的马穆鲁克骑兵。

4 月 14 日，拿破仑准备把自己的年轻妻子和新生的儿子罗马王留在巴黎，前去指挥迄今为止规模最庞大的入侵军队。同时，亚历山大一世抵达了维尔纽斯。[11]

6 月 11 日夜，三十五岁的亚历山大一世（微胖而谢顶，穿着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军服还显得很潇洒）在维尔纽斯附近本尼格森的庄园参加舞会，这时巴拉绍夫向他耳语，称拿破仑已经渡过涅曼河。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开始了。亚历山大一世离开舞会，与自己的幕僚商议。拿破仑的总兵力有 61.5 万人，其中第一批就有 41.5 万，所以他的兵力远远超过俄国人。俄军的三个军团一共只有大约 25 万人。第一西方军团有 13.6 万人，司令是令人没有信心的陆军大臣巴克莱·德·托利。第二西方军团的位置在更南方，有 5.7 万人，司令是巴格拉季翁公爵。第三军团的 4.8 万人则负责南方。亚历山大一世在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之间难以抉择。巴克莱稳重冷静，是一个“德意志”派系的领袖。他主张逐次撤退，诱敌深入。而巴格拉季翁鲁莽冲动，得到一个俄国派系的支持，主张立刻与敌交战。如果亚历山大一世任命巴格拉季翁为总司令，那么俄军可能会在维尔纽斯周边某地被击败。但亚历山大一世对巴格拉季翁评价不高，而“我手里最好的”就是巴克莱。阿拉克切耶夫成为皇帝不可或缺的鹰犬，以帝国军务秘书的身份经营后方。阿拉克切耶夫吹嘘道：“整个对法战争都从我手里经过。”

亚历山大一世不是战术家，而且始终害怕重蹈父亲的覆辙。他缺少拿破仑享有的那种优势，因为拿破仑集军政大权于

一身。入侵俄国貌似豪赌，但拿破仑已经三次打败俄军，并且研究了查理十二世侵俄的历史，所以他并不打算征服俄国，也不计划深入俄国内陆。他的谋划是，通过一场短暂的为期三周的战役，“决战决胜”地一举歼灭俄军，迫使软弱的沙皇妥协。亚历山大一世的优势全部依赖于比较不光彩的撤退、忍耐和苦熬的战术。

亚历山大一世派巴拉绍夫给拿破仑两个选择，要么撤军，要么打到“俄国的土地彻底肃清敌人”。拿破仑率军前进，但回信称：“我私下里对您的感情，丝毫没有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巴拉绍夫拿着他的这封信离去时，拿破仑开玩笑地问他，哪一条路去莫斯科最好。“陛下，想走哪条路就可以选哪条，”巴拉绍夫答道，“查理十二世走的是途经波尔塔瓦的那条路。”拿破仑还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将与他的预测大不相同，他的敌人也与他想的迥然不同。

6 月 15 日，亚历山大一世撤离维尔纽斯，仅仅比拿破仑抵达维尔纽斯早了几个小时。巴克莱率领主力部队开往德里萨[①]的设防军营。这座军营是一位普鲁士将军构思设计的。7 月 5 日，巴克莱迅速撤离这个选址糟糕的营地，打算与巴格拉季翁的军团会合。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些谋臣意识到，沙皇待在军中未必是件好事。出于对沙皇的尊重，他们不敢直率地表达这个意见。阿拉克切耶夫、巴拉绍夫和沙皇的新任国务秘书希什科夫将军在卡提什的催动下，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将其留在沙皇的文件中，请求他离开军队。“您一定在忍受极大的牺牲，”卡提什写道，“但您越是能战胜自己、成为贤君，您就

---

① 德里萨即今天白俄罗斯的城市上第文斯基。——译者注

越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我相信您和将领们一样能干，但您不仅仅是一名将领，更是一位统治者。如果您犯了错误，一切都会归咎于您。”次日，亚历山大一世告诉阿拉克切耶夫：“我读了你的文件。”

亚历山大一世同意“为了团结一致，牺牲我个人的傲气，因为我……得不到部队的信任”，于是离开军队，同时告诉将士们：“我永远不会抛弃你们。”但战略没有变。“我们的整个目标，”他写信给急于求战的巴格拉季翁，“必须是争取时间，把战争尽可能拖长。”他当真离开了军队，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临行时，他告诉巴克莱：“再会了，将军，再会了。我把我的军队托付给你。不要忘了，我就只有这么一支军队。”

7 月 11 日，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鼓舞国内战线。群众人山人海，热情洋溢，令他激动不已，“泪流满面”。但伊丽莎白皇后说得最妙：“从拿破仑跨过我们边境的那一刻起，仿佛有电火花在整个俄国上空迸射。”[12]

拿破仑追击巴克莱，寻求决战决胜。而陆军大臣巴克莱率军东撤，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与巴格拉季翁会师。俄军坚守斯摩棱斯克，拿破仑觉得自己渴望的决战终于来了：“终于抓到他们了。”但他又一次失望了。他原打算在斯摩棱斯克过冬，然而他占领的是一座破败的城市。他理应撤退，他的大军团已经遭受了疫病的沉重打击，但骄傲促使他继续前进。

之前的战斗使巴克莱能够再次撤退。他的撤退和踌躇不决令巴格拉季翁（苏沃洛夫的弟子，性情凶悍）大怒。“俄国人不是生来就要逃跑，”他向阿拉克切耶夫抗议道（也是用这种渠道禀报皇帝），“我们变得比普鲁士人还差了！”

拿破仑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巴格拉季翁“耻于穿军服。大臣巴克莱在逃跑。真是白痴……太恶心了，我要发疯了!”卡提什后来承认道：“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就是1812年的时候我不是个男人。”她把将军们的分歧归罪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是你让他们如此优柔寡断。”

亚历山大一世在圣彼得堡度夏。他意识到“陆军大臣遭到猛烈抨击，因为他的行动踌躇不决且执行任务时秩序紊乱”，更糟糕的是“他和巴格拉季翁互相敌视”。农奴焦躁不安，贵族手足无措，祖国在危急中。俄国必须与敌交战，否则沙皇会丢掉宝座。

亚历山大一世很想自己接管全军，但卡提什严厉地警告他，尽管“敌人十天后就能打到莫斯科，请看在上帝分上，不要亲自指挥，因为我们急需一位全体将士都信任的领袖，而在这方面，没有人信任你!”亚历山大一世非常不愿意选择颇得军心的库图佐夫，后者正在圣彼得堡负责民兵。卡提什的丈夫主张：“大家爱戴巴格拉季翁，军队渴望他当总司令。陛下不喜欢他，但您的荣耀受到了威胁。请把指挥权交给这位公爵!”

亚历山大一世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召集他的资深亲信和一些新的宠臣来选择一位总司令。“大家都想要库图佐夫……我们就选了他，因为他资格最老，”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卡提什，“并且他深受民众爱戴。”本尼格森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我觉得有必要指定一位将军全面指挥所有现役军队，”亚历山大一世在8月8日写信给库图佐夫，“而您的崇高军衔、爱国精神和长期以来的卓越功勋，赢得了我的信任。”

六十六岁的库图佐夫拥有巴克莱欠缺的那种斯拉夫领袖魅力，以及巴格拉季翁缺少的那种厌倦尘世的谨小慎微。在19

世纪 60 年代，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将他描绘为俄罗斯民族灵魂神谕般的象征。1941 年，斯大林把他赞誉为天才。其实他两个都不是。不过，他是波将金和苏沃洛夫的弟子，经验极其丰富，曾担任行省总督和派驻奥斯曼苏丹宫廷的大使。他明智、临危不乱、狡猾，他的眼伤就象征了他的这种天性。1773 年和 1787 年，子弹两次击中他的眼睛，然后穿透他的太阳穴射出，但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也没有撼动他的镇定自若。他在开作战会议时经常打盹，也不能骑马，但这老家伙雄风犹在，包养着两个农家姑娘当情妇，还把她们假扮为哥萨克男孩，藏在自己的幕僚中。库图佐夫向沙皇承诺，他宁愿死，也不会放弃莫斯科。他还要打一场战役，但必须保存军队实力。这两个诺言互相抵触，不可能同时兑现。

亚历山大一世远离前线的厮杀，几乎茕茕孑立地待在石岛宫，只能观看库图佐夫自作主张，自己却无力干预。于是沙皇集中注意力在外交和后勤上，借助阿拉克切耶夫来实行统治。他俩的亲密关系可以从沙皇的这封短信中看出来。沙皇坚持要求将军更改自己的晚餐计划："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你病了，或者说我邀请你吃饭。我这里的菜肴肯定更好！"

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开启外交关系，与瑞典国王贝尔纳多特结盟，让他的驻芬兰军队腾出手脚来对付法国。他还在一位儿时朋友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的神秘主义那里找到了慰藉。1803 年之前，戈利岑曾是一个臭名远扬的风流色鬼，但在亚历山大一世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神圣宗教会议主席之后，他就洗心革面，信仰了神秘主义。

"在我们所处的时刻，"亚历山大一世写信给戈利岑道，"心肠最硬的人也会感受到造物主的感召……我把自己交给这

种情感……我在这里能找到自己唯一的安慰、我仅有的支柱。唯有此种情感，能够维系我。”戈利岑不仅是他精神上的兄弟和宗教大臣，也是他的秘密警察之一：作为邮政总长，戈利岑秘密拆阅私人信函，将其内容报告给沙皇。

亚历山大一世开始把反拿破仑战争视为创建一种新的基督教兄弟会的手段，这个兄弟会将由各国帝王组成，将会在人间创造永久和平。戈利岑建议他阅读《圣经》。“亲爱的，我觉得，仿佛整个新世界在我眼前被揭示了。”亚历山大一世写道，感谢戈利岑的建议。但亚历山大一世的新信仰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基督教，包含共济会与泛神论的元素，建立在阅读《圣经》和传福音热情的混合之上，更像是新教，而不是东正教。

在遥远的南方，库图佐夫接管军队之后，遭遇了一个残酷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他告诉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我还没有决定哪一个更重要：丢掉军队，还是丢掉莫斯科。我觉得，如果失去了莫斯科，就会失去俄国。”[13]

8月26日，库图佐夫选择在博罗季诺村（距离莫斯科90英里）附近抵抗敌人。俄军有12.5万人、624门大炮，拥挤在一个突出部内，由新建的若干个多面堡来防守这个突出部。拿破仑的大军团有13万人、587门大炮。库图佐夫筹划的是一场防御战。多面堡将让法军鲜血流尽。拿破仑在之前的历次战役里，都设计出了聪明的侧翼包抄行动，并以此为豪。然而在博罗季诺，他命令对掘壕据守的俄军，尤其是他们的大多面堡，发起了连续多次正面强攻。这场战役极其野蛮，常常是刺刀对刺刀的肉搏。而在挤满人畜的狭小战场上聚集的上千门大炮的强大火力，再加上当时士兵鲜艳的军服，使之成为历史上

衣着最光鲜的屠场。多面堡多次易手，双方损失都十分惨重。这场残杀极其激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史上最血腥的一日”。法军伤亡 3.5 万人，俄军伤亡 4.5 万人，巴格拉季翁负了致命伤。在很可能要决定战局的关键一刻，有人请求拿破仑投入预备队。他拒绝投入精锐的帝国近卫军。夜幕降临，双方的统帅都茫然地、不安地相信自己打赢了。库图佐夫坚信战役会延续到次日，而拿破仑未能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这是因为他在此役的打法上既缺乏想象力又不够勇敢，而这两种品质他此前从未缺少过。

“这是近期最血腥的战役。”库图佐夫向亚历山大一世汇报，宣称俄军控制了战场，这说明他们赢得了胜利。“我打败了拿破仑。”他向妻子吹嘘道。沙皇晋升库图佐夫为元帅，赏他 10 万卢布。伤亡数字送来之后，库图佐夫意识到他于次日再战的计划不可能实行：“我们超乎寻常的损失，尤其是关键将领的负伤，迫使我沿着通往莫斯科之路撤退。”夜间，库图佐夫后撤了几英里。这与他给亚历山大一世的报告相矛盾。拿破仑声称自己是胜利者：通往莫斯科之路打通了。他称博罗季诺战役为“莫斯科战役”。最终，拿破仑和库图佐夫都认识到，博罗季诺战役是一场恐怖的平局。“我应当在莫斯科战役死掉。”拿破仑后来在流亡生涯中承认，但此役的确决定了莫斯科城的命运。

9 月 1 日，库图佐夫在费里①的一座农舍召开作战会议。这位老将明白，面对要么失去军队、要么失去莫斯科的局面，

---

① 费里在当时是莫斯科郊区的一个村庄，现在是莫斯科市的一部分。——译者注

他必须选择挽救军队："拿破仑是洪流，但莫斯科是海绵，能把他吸干。"库图佐夫做出了决定。亚历山大一世离开军队，恰恰就是为了避免做这样艰难的抉择。一位君主很难做这样的决定。库图佐夫率军穿过莫斯科的街道，然后从城市的另一端撤退。他放弃了这座古都，但没有清楚地通知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伯爵，后者命令全体市民撤离。被拿破仑占领的都城，从维也纳到柏林，一般会带着缩手缩脚的贵族的礼貌来欢迎他。而俄国人撤离了莫斯科，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全新的、死战到底的全民战争。这是反乌托邦的人口大撤退的惨景，道路上挤满了长期受苦受难、艰难跋涉的群众，大车上堆满了他们一辈子的家产。熙熙攘攘的人群，足有 50 万之众，整个莫斯科的人口都逃离了城市，向东撤退。罗斯托普钦打开了监狱。城市变得空荡荡。他决定："如果我受到这样的要求，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宁愿烧掉都城，也不愿把它交给敌人。'"库图佐夫及其将领在撤退的时候，炸毁了弹药库。在总督府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罗斯托普钦和警务大臣巴拉绍夫命令烧毁更多房屋，于是引发了一场无法阻挡的熊熊大火。烈火在木制建筑群中肆虐。令人尴尬的是，罗斯托普钦在城里的两座豪宅在少数没有着火的房屋之列。后来，法军逼近他在沃罗诺沃的庄园（一座宫殿，塞满了法国的奢侈品和罗马古董）时，他命令将庄园烧掉，还留下了一个牌子："法国人，我在莫斯科的两座房子留给了你们……里面的财物价值 50 万卢布。在这里你们只能找到灰烬。"

9 月 3 日，库图佐夫向西南方进发，在卡卢加[①]旧路上建

① 卡卢加在莫斯科西南约 150 公里处。——译者注

立了一个选址巧妙的营地。同一天，没有人在莫斯科城门下欢迎拿破仑。只有少数法国教师、女演员和凶残的成群劫匪在大街小巷游荡。莫斯科的大火一连烧了六天。拿破仑被自己看到的景象吓住了。他理应立刻撤退。留在莫斯科，就违背了他自己的铁律，即他必须征服敌人的军队，而不是城市。但他无法抵制传说中的金色穹顶城市的诱惑。他住进克里姆林宫，在一座灰烬之城等待与俄国人谈判。[14]

“莫斯科失陷了，”卡提什在9月6日草草写了封短信给亚历山大一世，“有些事情真是超越了人的理解力。不要忘了自己的决心：绝不议和，你还有希望恢复自己的荣誉！”亚历山大一世听到噩耗，万分悲痛，对库图佐夫恼怒，也懊恼自己的无助。“库图佐夫没有告诉我，他决定撤退4英里路来恢复元气，”他告诉卡提什，“那致命的4英里路把我对胜利的喜悦变成了毒药。”亚历山大一世发出抗议。“从8月29日起，我就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他写信给库图佐夫道，“9月1日，我听到悲伤的消息，你决定率军离开莫斯科。你可以想象，这消息产生了什么效果。你的沉默，对无比震惊的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一周之后，法国流亡贵族亚历山大·米肖上校（沙皇最宠爱的副官之一）从库图佐夫身边返回。“我的上帝，你给我带来了多么悲哀的消息，上校。”亚历山大一世叹着气听取库图佐夫元帅的报告：“莫斯科被占领，并不说明俄国被征服了。我率军向图拉方向前进，以保住我们在中部各省准备的大量资源。”

圣彼得堡里的人们困惑又慌乱，似乎可能发生革命。亚历

山大一世步入喀山大教堂时，人们用坟墓般的沉默迎接他。两天后，库图佐夫还没有发来消息，于是亚历山大一世写信给他："我没有收到你的任何消息，不知道我托付于你的军队的遭遇如何。我掩饰不住自己的焦虑和圣彼得堡的忧郁。我要你给自己定一条规矩：每两天向我发一次报告！"

他的弟弟康斯坦丁（卡提什称其为歇斯底里的后见之明的"绝望"大师）现在同他母亲和鲁缅采夫首相一起，要求议和。但亚历山大一世拒绝了。渴望亲自上战场的妹妹对他是很大的支持。卡提什告诉他："亲爱的，绝不议和。即便你到了喀山，也不议和！"

"请相信我，"他回信道，"我继续战斗的决心比以往更坚定了。我宁愿死掉，也不愿和那个怪物、全人类的敌人妥协。"后来就连卡提什也动摇了："有人大声指控你是帝国的祸根。"

亚历山大一世保持镇定，但痛苦地承认："说到才干，我可能缺乏才干，然而这是学不来的……拿破仑集最恐怖的恶行与最超验的才华于一身，整个欧洲都支持他。"所以，"我遇到挫折，不足为奇"。他警示卡提什，拿破仑在阴谋煽动她反对他：亲人的忠实至关重要。"我比以往更坚定，要战斗到底。"①

亚历山大一世把米肖派回库图佐夫身边，明确地表示，他决心取得胜利，即便他丢掉了皇位，当农民、吃土豆他也甘愿。他不会签署和约："拿破仑和我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是

① 在这个重大的时刻，卡提什需要他的帮助。她的前任情人"巴格拉季翁昨天去世了；我告诉你，他手里有一些文件，如果落到了外人手里，会对我极其不利"。这当然是指她的情书。亚历山大一世回信说，他已经搞到了那些文件。

我死，就是他亡！我们不可能同时统治。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是骗不了我的！”

在所有人看来，莫斯科的毁灭简直就是世界末日，它也加深了亚历山大一世越来越强的神秘主义信仰。“莫斯科的大火照亮了我的灵魂。上帝在冰冻战场上的裁判让我的心里满是信仰的温暖。”亚历山大一世变得更坚强，他派遣副官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去筹划反攻。切尔内绍夫率领骑兵袭击法军，这是反侵略游击战的开始。

凛冬将至，库图佐夫休整自己的步兵，让骑兵骚扰法军的补给线。而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认为事情已经办完了。”他此时仍然认为亚历山大一世软弱无能，期待后者来找自己求和。然而他发现，俄国人在打一场爱国战争，这样的战争此前他只在西班牙经历过。“这是一场灭绝战，”他解释道，“居然烧了自己的城市！他们着魔了。竟有这样的民族！”这“魔”就是俄罗斯民族的火星，战争是它的坩埚。库图佐夫嘲笑拿破仑看不见“全世界都看得一清二楚的陷阱”，以及“拿破仑无力继续战争，却厚着脸皮要我们向他求和”。但亚历山大一世批评库图佐夫“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打击敌人”，并警告他：“记住，莫斯科的丢失让全民族都愤怒。你还要向人民交代清楚。”

10 月 6 日，库图佐夫在塔鲁季诺打败法军。拿破仑终于明白，他犯了致命错误，严重误判了俄国和亚历山大一世。严冬逼近，他必须尽快撤退。他率领大军团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恼羞成怒之下，他命令摧毁克里姆林宫。他听到远方传来爆炸声，就宣布：“沙皇的古老要塞已经不复存在。”但那些炸药，就像他的战役一样，并没有如他所愿来一场大爆发。[15]

库图佐夫听说拿破仑撤退，流下了眼泪，但当拿破仑的大军团前往小雅罗斯拉维茨的时候，库图佐夫面临被侧翼包抄的危险。10月11日至12日，在几乎棋逢对手的小雅罗斯拉维茨战役中，库图佐夫毁掉了拿破仑有秩序撤退的希望。老元帅率军与法军平行运动，不断骚扰法军，但与其保持距离。

拿破仑向亚历山大一世提出议和。“议和？”亚历山大一世答道，“但我们还没有打仗啊。我的战役才刚刚开始。”库图佐夫追击法军的缓慢让沙皇倍感挫折。11月3日至6日，库图佐夫在克拉斯内重创过路的法军，俘虏2万，杀敌1万。“又是一场胜利。”库图佐夫告诉妻子，但他希望避免更多的战斗。库图佐夫说：“我并不确定，彻底消灭拿破仑是不是一件好事。”

他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6万人，于是他让其他军团（北路的指挥官是具有德意志血统的将领彼得·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侯爵，南路为海军将领奇恰戈夫）接过追击敌人的任务。库图佐夫放了拿破仑一条生路。亚历山大一世写道，由于库图佐夫“不可理喻的无所事事”，“我极其悲哀地认识到，掐断敌人退路、洗雪损失莫斯科之耻的希望破灭了”。库图佐夫提出辞职。在库图佐夫收复斯摩棱斯克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咬紧嘴唇，赏了他一个威风凛凛的新头衔：斯摩棱斯克公爵。

两支俄军部队即将在法军附近会合，拿破仑及其大军的残部在哥萨克的骚扰下，面临被全灭的危险。他们匆匆奔向别列津纳河[①]。由于法军工程技术高超、幸运、英勇以及俄军的无

① 别列津纳河在今天白俄罗斯境内，是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译者注

能，拿破仑渡过了别列津纳河，然后抛弃了自己的部下，任凭他们独自面对俄国的冬天和俄国人的复仇，自己飞速奔向巴黎。11 月最初一周，法军的撤退蜕化为溃散，亚历山大一世在给阿拉克切耶夫和卡提什的信中幸灾乐祸地说："看来，万能的上帝把那怪物打算施加到我们身上的灾祸，全都降到了他自己头上。"

"普天同庆"，卡提什回信道，尽管她和兄长一样认为，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公爵"闪烁着他不配得到的光辉"。12 月 11 日，[①] 亚历山大一世再次来到维尔纽斯，从身体有恙的库图佐夫手中重新接过最高指挥权，并任命自己的好友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为参谋长。沃尔孔斯基和阿拉克切耶夫一起，成为沙皇无处不在的副手。这两人互相憎恶。维尔纽斯躺着 3 万具死尸，如同一座巨大的殡仪馆冰库。亚历山大一世走进一座阴森恐怖的仓库，在那里"他们把死尸摞起来，一直堆到墙那么高"，他看到什么东西在动弹。"我突然看见，在那些纹丝不动的尸体当中，有一些活人。"皇帝终于有机会来思考拿破仑的垮台，向他的漂亮女廷臣索菲·德·蒂森豪斯描述拿破仑"浅灰色眼睛难以抵制的凝视……他毁掉了多么辉煌的一生！他的魔咒被打破了"。

库图佐夫并不打算追击拿破仑到西欧，皇太后和卡提什在这方面支持他。俄国已经损失了 15 万人；军队兵力下降到了 10 万。但亚历山大一世对个人与民族的使命有着不同的愿景，而他的这种愿景如今对欧洲历史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让尼古

---

① 1812 年 12 月 15 日，卡提什失去了她挚爱的丈夫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他才二十四岁。

拉·萨尔蒂科夫（伊丽莎白女皇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老臣）负责圣彼得堡事务，然后亲自率军深入欧洲，目标是消灭拿破仑。“你们不仅拯救了俄国，”他告诉将士们，“还救了全欧洲。”[16]

1813年1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率军渡过了涅曼河，攻入拿破仑的帝国，并立刻联系普鲁士国王。到2月底时，普鲁士加入了新的反法同盟，共出动15万俄军和8万普军，军费全部由英国提供。

新近变得踌躇满志的亚历山大一世传唤七位美丽的将军夫人（但没有他自己的皇后）来他身边，组成一个“小小的充满脂粉气的宫廷”。第一个抵达的是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二十三岁，敏感，有文化，歌喉极美，嫁给了懒散无用的副官尼基塔·沃尔孔斯基（他也陪着皇帝），婚姻不幸。旅行途中，亚历山大一世经常拜访女士们，但总是单独去看塞奈达。“只有你一个人，拥有这种罕见的才能，即让你周围的人变得更值得爱，因为你自己充满了宽容放纵的善良。”

德意志是新的战场。拿破仑重整旗鼓的神速令欧洲震惊。亚历山大一世已经把普鲁士招募到自己的反法同盟中，现在需要奥地利。奥地利的外交大臣，三十九岁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希望逃脱与法国的联盟，与俄国调停，从而恢复奥地利的地位。他出身于莱茵兰的小贵族家庭，迅速登上高位，成为弗朗茨一世皇帝的主要谋臣、富有的权贵和风月场老手。小说家司汤达写道，梅特涅的“蓝眼睛的温和凝视”“能够骗倒上帝”。梅特涅给他的许多情妇的信里满是虚荣的自吹自擂和多愁善感，但在为奥地利效力的时候，他的表演非常精彩。他

的确沾沾自喜，但他也的确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事情。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把这样一个人从拿破仑那边哄骗过来。

3月初，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与普军配合，进入萨克森。4月16日，库图佐夫去世，亚历山大一世得到了解脱，不必再看着这个招他讨厌的人。亚历山大一世在德累斯顿过复活节，如今坚信自己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义务”。他写信给戈利岑道：“自圣彼得堡的日子以来，我天天读《圣经》。”他与官兵一起过节：“午夜，我们在易北河畔唱起了复活节赞美诗。我回顾过去的一年，思考上帝把我们带到了何处。很难向你表达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中充溢的那种感情。”不过，尽管他虔诚，但还是和有夫之妇塞奈达享受着鱼水之欢。与此同时，拿破仑出动了他的新军队，正在前进。

4月底5月初，联军在才干平庸的维特根施泰因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指挥下，在吕岑和包岑与拿破仑交战。拿破仑险胜联军，但联军保存了完整实力。普鲁士人绝望了，不过亚历山大一世冷静的乐观精神安抚了他们。他罢免了维特根施泰因，重新任命巴克莱。巴克莱在一些较小的战斗中打败法军，为亚历山大一世去拉拢奥地利人争取了时间。

“我们个个精神振奋，”沙皇在5月14日写信给塞奈达道，“尽管战役结果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成功，但我们的官兵表现得很精彩。”不过，“尽管我对军事胜利抱着希望，我必须补充，我真诚地渴望尽快再见到你！”然后，他向她表白。他的爱情得到了接受。

“我经常说，我害怕自己向你表达情感的时候打扰到你”，他写道，因为“我想确定，你自己也确定没有误会。现在，是我的心在给你写下这些话！”沙皇补充道，他让她的丈夫尼

基塔·沃尔孔斯基公爵把这封情书交给她。沙皇嘲笑沃尔孔斯基是“普通邮差”。6月4日，精疲力竭且缺少骑兵的拿破仑同意停火。亚历山大一世也“非常遗憾地不得不同意”。但事实证明，拿破仑犯了一个错误。

弗朗茨一世皇帝和梅特涅在赖兴巴赫设立指挥部，然后前来与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双方谈判。梅特涅担心拿破仑倒台之后俄国会主宰欧洲，于是给了拿破仑比较宽大的条件，允许他保留自己征服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德意志的大部分；作为回报，拿破仑需要向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让步。这是均势平衡的妥协。梅特涅来到了拉提博施茨宫①附近，那是他的新情妇威廉明娜·德·比龙的宫殿。她是萨根公爵夫人，也是安娜女皇的宠臣比龙的孙女，算是半个俄国人。在萨根的宫殿开了令人精疲力竭的会议，亚历山大一世努力说服梅特涅，让奥地利向法国宣战。

亚历山大一世与塞奈达的露水情达到了巅峰，他期望得到自己希望的“报偿”（可能是指性方面的）：“我心急如焚地等待我们相会的时刻……我永远是你的心，你的灵魂。A。”几天后，他在特普利采②见到了她。反法同盟的领袖们聚集在那里。“我焦急地要拜倒在你脚下，”他告诉塞奈达，“我可以在7点和8点之间来找你吗？”后来他写道：“你这样宽宏纵容地接待我，我很感激。这些时刻，我永远难忘。”他身上既有情色的欲望，也有神秘主义。在一次愉快的幽会之后，他宣称：“我唯一的雄心，是让宇宙和平。”

① 在今天捷克的北部。——译者注
② 特普利采在今天的捷克西部。——译者注

瑞典在王储贝尔纳多特（曾为拿破仑麾下元帅）的领导下已经加入了反法同盟，现在英国人又给反法同盟注资200万英镑。拿破仑同意将停战延长，并在布拉格商谈妥协。梅特涅很高兴，亚历山大一世怒火冲天，但这个喘息之机也有好处。"这让我希望能见到你，"亚历山大一世写信给卡提什（她正在布拉格拉拢奥地利人）称，"对你做的一切，我心存感激。"沙皇说："我很遗憾，你没有讲到梅特涅，以及要把他完全拉到我们这边来需要什么。我有的是钱，所以不要害羞！"亚历山大一世承认，贿赂的策略是"最安全的"。

7月，谈判开始后，拿破仑食言了，只同意回到1812年之前的疆界。8月1日，奥地利对法宣战，投入了13万人的军队。奥地利的最后一个条件是，让卡尔·冯·施瓦岑贝格侯爵担任总司令。谦虚的施瓦岑贝格写道，亚历山大一世"亲吻我，亲热地用拳头打我，仿佛我是他失散多年的兄弟"。施瓦岑贝格在给妻子的信中愤恨地抱怨亚历山大一世的随从："我必须忍受这些软弱无能之辈、纨绔子弟、兜售疯狂计划的贩子、搞阴谋诡计的恶棍、傻瓜、吹牛大王、吹毛求疵的笨蛋。一句话，不计其数的害虫。"

8月5日，联军奔向德累斯顿，他们原本可以将其一举拿下。但是，多国联合指挥的笨拙和延误，再加上"不幸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非要在决策中瞎搅和"，使拿破仑占领了德累斯顿。联军撤退，但两天后俄军得以雪耻。在巴克莱的指挥下，由亚历山大一世的近卫军打头阵，俄军在库尔姆[1]击败法军。沙皇目睹了这次胜利。这些日子将是他后来最喜爱回忆的

---

① 库尔姆即今天捷克西部的城镇赫卢梅茨。——译者注

时期，因为亚历山大一世曾是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笑柄、1812年的麻烦，如今终于赢得了军事荣誉。大潮逆转了。[17]

亚历山大一世在争取盟友一同进攻法国的时候，帝王们身边聚集着一大群风尘仆仆的廷臣、贵妇和交际花，其中有普鲁士人、科西嘉人、法国人，甚至还有沙皇幼年的教师拉阿尔普。诸大臣身穿溅满泥点的朝服，佩着剑和勋章，四处闲荡。他们被雨水浸得湿透，熬过无聊的日子，被困在化为泥潭的路上，被大炮的轰鸣和破碎的死尸吓坏。他们夜间挤在农舍，如果不是过于拘谨的话，还分享镇上的娼妓。作为军人的亚历山大一世紧跟着部队，所以梅特涅和俄国大臣总是在努力追赶他。"在整个军事行动期间，"梅特涅告诉他的情妇威廉明娜，"我会和沙皇陛下一起，从晚上八九点一直待到午夜。"

"我过着狗一样的日子，"亚历山大一世在10月5日告诉卡提什，"而且朝政事务极多，压力极大，我几乎承受不了。"他感谢上帝。"我的信念越来越强了：唯有上帝全能。我对上帝的信仰也更强了，"他写信告诉自己在神秘主义方面的兄弟戈利岑，"我们这里一切顺利。"

拿破仑放弃了德累斯顿，然后在莱比锡云集了20.3万人，而32.6万联军向他对德意志的控制权发起了挑战。1813年10月4日，亚历山大一世在弗朗茨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瑞典的贝尔纳多特的陪同下，主持了这场"民族会战"。50万人、3000门大炮厮杀了3天。这一次，亚历山大一世对施瓦岑贝格计划的激烈抗议挽救了联军，避免了灾祸。当法军骑兵威胁到沙皇自己的位置时，他指挥哥萨克近卫军发动了一次冲锋，打散了敌人。

只有阿拉克切耶夫丢了脸面。一发炮弹落到他附近，他狼

狈逃窜。胜利让亚历山大一世热情洋溢。“全能的上帝赐予我们一次辉煌的胜利，战胜了著名的拿破仑，”他告诉戈利岑，“现在我们距离法兰克福只有两天路程了！”[①]

亚历山大一世急于入侵法国，但梅特涅希望奥地利成为平衡俄国与法国的力量。“我与你们优秀的皇帝争辩了至少三个钟头。我批评他，就像训斥自己的儿子，”他向威廉明娜吹嘘道，“我冲到迈宁根[②]，与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一起，裁决世界的命运。”10月底，他们到达了法兰克福。亚历山大一世找到了一位新情妇贝特曼夫人，一个丰满的荷兰女人，她是一个银行家的妻子。梅特涅嘲笑她是“荷兰母牛”。

在巴塞尔[③]，新年那天，亚历山大一世、弗朗茨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20万大军渡过了莱茵河，进入法国。沙皇主张尽快进军巴黎，这让梅特涅大为惊恐。奥地利人只想对法国进行有限的入侵，以迫使拿破仑妥协；奥地利人可能打算让拿破仑的儿子留在法国皇位上。

现在，一个新的文官加入了联军的队伍。卡斯尔雷子爵，

---

① 战局的风云变幻阻碍了某些情侣，也帮助了某些情侣。“就在重大战略行动展开期间，公爵夫人，我收到了你的信，不禁喜悦万分。”亚历山大一世从莱比锡写信给塞奈达，向她道歉，称她的最新一封情书在激烈的战斗期间一连两天没有被找到，后来发现被塞在彼得·沃尔孔斯基“不计其数的衣服的口袋里。他借口说他把信忘在了第三件大衣里，但其实他已经穿了两件了”。在血流成河的莱比锡战场，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浪漫时刻，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发现一个十九岁法国姑娘在为自己阵亡的法国丈夫哭泣。尽管沃尔孔斯基的妻子就在附近、在亚历山大一世的随从中，他还是把这个法国姑娘收下，当作自己的情妇。难怪他忘记了自己口袋里塞着皇帝的情书！后来彼得·沃尔孔斯基把这个情妇带到维也纳会议地点，她每天夜里打扮成男孩，到霍夫堡皇宫与他幽会。

② 迈宁根在今天德国的中部，在图林根州南部。——译者注

③ 在今天瑞士西北部，莱茵河畔。——译者注

身材魁梧、沉默寡言的英国外交大臣和反法同盟的金主，对亚历山大一世骄横跋扈的趾高气扬和神秘主义热情非常不信任。沙皇的这两种情绪都让冷漠的英国人不悦。“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卡斯尔雷在1814年1月6日告诉英国首相利物浦伯爵，“就是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骑士风度口吻。他对巴黎有着非常情绪化的想法，远离了政治和军事的斟酌。”这句话是指沙皇渴望让他的近卫军在巴黎城内阅兵，以便为莫斯科复仇。但卡斯尔雷同意沙皇的看法，即必须除掉拿破仑。

亚历山大一世现在命令施瓦岑贝格向巴黎进军。施瓦岑贝格拒绝从命。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于1月13日在朗格勒[①]追上他们，发现沙皇非常疯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又犯傻了，他经常这样，”施瓦岑贝格写道，“上帝保佑我们！”卡斯尔雷希望沙皇“制订规划的时候更克制一些……表达观点的时候更清楚易懂一些”。但人们很容易误会亚历山大一世。他确实把彻底打垮拿破仑当作自己个人的巅峰和千禧年式的胜利，但他也是个精明的分析者，比其他人更理解“科西嘉的怪物”：只有打到巴黎，才有可能建立持久和平。卡斯尔雷希望让波旁王朝复辟。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则比较混杂，有点想让拿破仑的儿子继位，让玛丽－路易丝皇后摄政；也有点想把法国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或进步的共和国，让贝尔纳多特当执政官或国王。拿破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才华，打了一连串胜仗，但成功让他变得更固执。2月26日，在肖蒙，反法同盟成员国同意，不单独与拿破仑媾和，而是和他打到底。

“我心里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欲望，就是让上帝来裁断所有

① 法国东部城镇。——译者注

事务，”亚历山大一世告诉戈利岑，“开会的时候，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到我的卧室跪下，在那里向上帝倾吐心声。”上帝的回答是“坚定的决心意志，以及一种火焰般明晰的目标：占领巴黎！”随后，普鲁士将军布吕歇尔（一个饱经风霜的骑兵，和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好斗）击败了拿破仑，准备进军。然而他这时精神崩溃，眼睛瞎了，并且坚信自己怀孕了，腹中是一头大象，大象的父亲是一个法国人。① 联军的前进停滞了。一个腹中怀着大象的七十多岁老人救了拿破仑吗？[18]

拿破仑在作战中一心求死，并拒绝考虑在巴黎做最后的抵抗，于是转向东方，希望能分散联军的兵力。但哥萨克部队截获了他给妻子玛丽-路易丝的一封信，知晓了他的真实计划。塔列朗背叛了拿破仑，鼓励亚历山大一世前进，后者则从截获的巴黎总督给拿破仑的信中得知，法国首都防御松懈。沙皇又一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3 月 11 日，联军不肯咬拿破仑给出的鱼饵，而是直奔巴黎。

3 月 12 日，俄军在巴黎郊外打败了马尔蒙元帅。拿破仑命令玛丽-路易丝皇后、他的三岁儿子（罗马王）和她的谋臣离开巴黎。但塔列朗自视为婴儿国王的摄政者，恳求她留下。然而她抛弃了巴黎，毁掉了自己儿子保住皇位的前景。3 月 18 日，巴黎投降。凌晨 2 点时，在巴黎郊外邦迪城堡休息的亚历山大一世被唤醒，侍从呈上了巴黎的投降书。他漫不经心地将投降书塞到枕头下，继续睡觉。黎明时分，他派遣副官

① 布吕歇尔还曾幻想自己房间的地板被法国人烧热了，所以必须用脚尖走路。不过他是有精神病，还是因为酗酒产生幻觉，至今不明。——译者注

米哈伊尔·奥尔洛夫，① 然后又派涅谢尔罗迭去巴黎找塔列朗。拿破仑对塔列朗的评价很正确："混在屎里的黄金。"塔列朗拒不服从拿破仑的命令，巧妙地设法留在巴黎。他警示亚历山大一世，爱丽舍宫可能有刺客，并邀请沙皇住在他家。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些德意志廷臣提议摧毁巴黎城。他反驳道，上帝已经让他足够强大，能够"保障世界和平"。他补充道："不管是在宫殿还是废墟，'今夜，欧洲将在巴黎安眠'。"[19]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俄国人到了巴黎！"卡提什惊叹道。上午11点，亚历山大一世身穿骑士近卫团②军服，在哥萨克近卫军（身穿鲜红色上衣和宽松蓝裤子）护卫下，骑着他的骏马"日食"（拿破仑给他的礼物），进了巴黎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左侧，施瓦岑贝格在他右侧，他背后是康斯坦丁和刚刚晋升元帅的巴克莱以及卫兵。沙皇与人群中的巴黎女士逗趣。"我不是以敌人的身份来的。"他说。

"我们等你好久了。"她们喊道。

"我没能来得更早，是由于法国人的英勇。"他答道。然后他在香榭丽舍大街检阅了近卫军。

下午6点，亚历山大一世骑马来到圣夫洛朗坦街上的塔列朗府③，占据了第一层。涅谢尔罗迭住在二楼，塔列朗住在夹楼。哥萨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士兵守卫这座豪

① 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兄弟都是近卫军的军官和沙皇副官，他们是费奥多尔·奥尔洛夫伯爵（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情人的兄弟）的私生子。

② 骑士近卫团是俄国近卫军的一个重骑兵团，1800年组建，其前身骑士近卫军由叶卡捷琳娜大帝于1764年建立。1918年解散。——译者注

③ 现为美国驻法大使馆的一部分。——译者注

宅，它成了俄罗斯帝国在巴黎的大本营。拿破仑提出愿意退位，传位给儿子。塔列朗和亚历山大一世考虑了这个想法，但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不在巴黎，这一点不利于他们。在3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亚历山大一世"瞟了瞟施瓦岑贝格侯爵，他点头同意，普鲁士国王也同意"：再也不要波拿巴家族的人了！他说："法国必须强健而伟大。"他们最后同意让路易十八复辟，但要求有宪法对其加以约束。梅特涅向弗朗茨一世报告称，亚历山大一世"说的话不像我预想的那样扯淡"。次日，塔列朗召集元老院，元老们选举他为临时政府首相，并废黜了波拿巴家族。

3月24日凌晨3点，马尔蒙、奈伊和麦克唐纳三位元帅在科兰古的陪同下，前来劝说沙皇支持罗马王继位，由他人摄政。亚历山大一世不信任波旁王朝，而且如果法国军队仍然是波拿巴党，那么他也想支持罗马王成为拿破仑二世。但在这一夜，马尔蒙的军队向奥军投降了。三位元帅早晨再来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已经得知，法军并非他们说的那样忠于波拿巴家族，于是他不情愿地重新回去支持波旁王朝。他说："皇帝必须无条件退位。"四个失望的波拿巴党人离开时，亚历山大一世唤科兰古回来，讨论拿破仑将得到什么领土：科西嘉岛、撒丁岛、科孚岛？科兰古建议厄尔巴岛。就这样，拿破仑退位了。

亚历山大一世认识到，若不尊重法国"过去二十五年的光荣"，波旁王朝就生存不下去。但在1814年5月18日，他与刚刚抵达的路易十八签署了一项协定，对拿破仑慷慨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坚持要拿破仑成为厄尔巴岛皇帝。他还派遣侍从长帕维尔·舒瓦洛夫伯爵陪同失势的统治者去他的袖珍帝国。"伟大的目标终于达成了，"亚历山大一世在4月20日告诉卡

提什，“拿破仑再也不能恐吓法国和欧洲了。”这项包括战争、外交与后勤——从莫斯科到巴黎，为俄军提供给养——的恢宏而胜利的事业，主要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功绩，其他任何一位俄国统治者都不能与之媲美。

正如梅特涅对威廉明娜所说的，“巴黎是一个巨大的、美丽的疯人院”。在巴黎，亚历山大一世更喜欢浮华的波拿巴皇朝的魅力，而不是波旁王朝的古板虚伪。沙皇拜访了两位前任皇后，玛丽－路易丝和约瑟芬，从她们那里买了卡诺瓦①雕像和卡拉瓦乔②的油画，用来装饰埃尔米塔什。

他现在是欧洲最强大的男人，他慷慨大方，但他坚信自己是上帝选择的人，这可不谦虚。“驱动我的感觉，”他向卡提什解释道，“是那种最纯洁的欲望，就是希望在道德上变得完美。”在协和广场，他与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士一同庆祝复活节：“我们的精神胜利已经达到了目标”，但“看到法国元帅们互相推推搡搡地来亲吻俄国的十字架，我感觉很好笑！”[20]

卡提什为兄长的荣耀激动不已，“身为你的妹妹，就是最好的通行证”。她打算到伦敦与亚历山大一世会面。他们在伦敦的旅行是一场喜剧，展现了俄国人的傲慢和英国人的粗鲁。在鹿特丹登船的时候，克拉伦斯公爵（未来的英王威廉四世，粗俗的航海家，正与一名女演员同居）与她攀谈起来。“这帅气的水手，”她开玩笑道，“还在企图勾引我。我把自己的命

---

① 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年），意大利新古典风格雕塑家。——译者注

② 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1571～1610年），意大利画家。——译者注

运托付给造物主，但有一点我确信不疑：我绝不会成为克拉伦斯太太。”

卡提什刚到伦敦，就招来了麻烦。奉命照顾她的，是俄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利芬和他聪明但多管闲事的妻子多罗特娅。这对夫妻饱受烦扰。利芬伯爵夫人[①]回忆说，卡提什“不是一般人”，“对权力特别饥渴，自视极高……令英国人瞠目结舌”。卡提什这样告诉亚历山大一世，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我听见人们说，让我看看世界拯救者亚历山大皇帝的妹妹”。

摄政王[②]到皮卡迪利广场的普尔特尼旅馆拜访她的时候，两人的会面气氛冰冷。利芬伯爵夫人遭到摄政王训斥——“你们的女大公长得不好看”，也遭到女大公的批评——“你们的王子真没教养”。摄政王“被人吹嘘为和蔼可亲，却是我见过最下流、最放荡的家伙。我自己算不上是清心寡欲或者假正经，但我发誓，跟他和他的兄弟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不仅要特别拘束，而且不知道拿自己的耳朵眼睛怎么办才好。他们太厚颜无耻，眼睛乱瞅不该看的地方！”

卡提什给摄政王下圈套，刻意对他与之疏远的妻子卡罗琳

---

① 利芬家族处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核心。克里斯托弗的母亲就是令人敬畏的夏洛特·利芬伯爵夫人，御橱总管，保罗沙皇的幼子们的女教师。他的妻子多罗特娅出身本肯多夫家族，是玛丽亚皇后（保罗沙皇之妻）已故好友的女儿。多罗特娅年轻的时候曾与康斯坦丁大公有过一段恋情，玛丽亚皇后曾考虑把她嫁给阿拉克切耶夫，所以她最后与利芬结婚，算她运气好。多罗特娅·利芬伯爵夫人伶牙俐齿、尖刻敏锐并且自恋，像旋风一样在外交界大显身手，也很风流。她的情夫包括奥地利的梅特涅、英国的格雷伯爵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基佐。她就是亨利·基辛格的名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的极佳证明。

② 即后来的英王乔治四世（1762～1830年）。他的父亲乔治三世晚年患有精神病，1811～1820年由他摄政。——译者注

友好。“荒唐的小疯子”卡提什极其粗鲁，就连利芬夫妇也觉得她“令人无法忍受”。如果卡提什是在展示罗曼诺夫皇族的威严傲慢，那么英国人似乎就是在炫耀汉诺威王族的下流好色。卡提什现在引起了第三个可怕的英国王子的注意，苏塞克斯公爵[①]向她求婚了。“她拒绝男人们的求婚，”利芬伯爵夫人写道，“但我们的女大公喜欢抢夺有妇之夫。”“她的眼神和仪态非常勾魂，她有着一种闲庭信步的走姿、一种骄傲的眼神、一双明亮的眸子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头发。”她把摄政王的计划（把他的女儿夏洛特公主嫁给奥兰治亲王）搞得一团糟。卡提什恬不知耻地与奥兰治亲王打情骂俏，然后把夏洛特介绍给她的俄国军官之一，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公子[②]，他们后来结婚了。

5月底，亚历山大一世[③]抵达皮卡迪利广场，被仰慕他的英国群众包围。他对摄政王的印象不佳。“一个可怜的王子。”他评论道。亚历山大一世与辉格党反对派交往，令摄政王大怒。在社交场合，“他（亚历山大一世）风流倜傥，华尔兹舞姿

---

① 苏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1773～184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第六个儿子。——译者注

② 即后来的比利时第一任国王利奥波德一世（1831～1865年在位）。——译者注

③ 在巴黎，亚历山大一世打算赐予阿拉克切耶夫元帅权杖（阿拉克切耶夫在战争的管理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他对战略没有影响力），然而他拒绝了。但沙皇派他回国去管理圣彼得堡的时候，“吸血鬼”又开始闷闷不乐。亚历山大一世用一份非常能说明问题的颂词来安抚他：“我与你分别，让我十分懊恼。请再次接受我对你不计其数功勋的认可，我将永远铭记它们于心间。我是个很容易觉得无聊和烦恼的人。在十四年的艰辛执政、毁灭性战争和两个危险年头之后，我竟失去了那个我对其毫无保留地信任的人。没有第二个人享有我的同等信任……你的毕生挚友，亚历山大。”

优美，对女士们殷勤百倍，但他只对年轻女人感兴趣。他受到簇拥和恭维，在风月场的胜利就像他的殷勤姿态一样繁多”。[21]

在返回俄国途中，他遇到从圣彼得堡来的代表。他们向他奉上“有福的亚历山大”的头衔，被他拒绝了。7 月 13 日，他抵达圣彼得堡，在喀山大教堂祈祷，“满怀谦卑”。戈利岑观察道：“他把一切，把胜利都归功于上帝。”离开俄国一年半之后，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一个德意志人和一个希腊人——涅谢尔罗迭和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为联合的外交大臣，① 但他已经非常疲惫。他将内政大权委托给遭人鄙视的阿拉克切耶夫。

亚历山大一世与妻子伊丽莎白疏远，而他与玛丽亚·纳雷什金娜的“可爱婚姻”出于道德的原因发展到了令人愤恨悲戚的结局，因为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向卡提什解释的，“人们觉得她是我与妻子和解的障碍”，而且“她（纳雷什金娜）不想让人民有指责我的理由。我太爱她，不能强迫她违背自己的信念”。亚历山大一世感到遗憾，“十四年的幸福结合为了我们的义务而牺牲了”。他发现她其实爱着别人的时候，“被她的

---

① 亚历山大一世罢免了首相鲁缅采夫、国务秘书希什科夫和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阿拉克切耶夫成为内阁大臣委员会的报告人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文书衙门主管。他在自己家里管理这个衙门，他的统治被称为“阿拉克切耶夫时代”。外交大臣之一卡尔·冯·涅谢尔罗迭的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犹太人，但他在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长大，被培养成英国国教徒。他沉闷、毫无个性、恭顺，看上去就像个小镇文员。“需要我的时候，他们就叫我，”他向妻子吹嘘，“我完全被动。”他的竞争对手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此时三十一岁，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昙花一现的官员、自由派改革家，出生于科孚岛，受过医学教育，被亚历山大一世提携为伊奥尼亚群岛的七岛共和国首相。作为沙皇的外交大臣，他是进步事业的捍卫者，或者按照梅特涅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头脑糊涂的完美奇迹”。

所作所为伤害了”。在“这段感情的末尾，我曾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倾注其中”，他向卡提什宣称，“我马上要去维也纳”。

1814年9月13日，亚历山大一世在维也纳城外受到弗朗茨一世皇帝的欢迎。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放纵享乐的国际会议了。2位皇帝、5位国王、209位君主、约2万名官员（从元帅到大臣和文员、间谍），再加上欧洲差不多所有傍大款的风流女子、江湖骗子和娼妓，一共可能有10万人，在维也纳讨价还价、敲诈勒索、通奸享乐，享用宴会和舞会，在二十年战争之后重塑欧洲。

亚历山大一世下榻于霍夫堡皇宫。两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租住在邻近的棕榈宫套房，混进了这场盛会的中心。

威廉明娜·德·萨根已经是梅特涅的情妇，她“面貌高贵端正，身材曼妙，仪态翩翩如女神”，并且饱读历史和哲学，才思敏捷。被她幼年“可怕的道德堕落”腐蚀，遭到她母亲的情夫的勾引，她的淫荡滥交让梅特涅也烦恼起来。“她每天要犯下七宗罪，”他抱怨道，“她爱的次数就像别人吃饭一样多。”①

在棕榈宫，隔着一条走廊，住着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卡佳，她是波将金的外甥女卡金卡的女儿，博罗季诺战役英雄的

---

① 威廉明娜最小的妹妹多罗特娅，二十岁，在另一个阵营，是塔列朗的情妇。她们的母亲库尔兰公爵夫人也曾是塔列朗的情妇。多罗特娅先被许配给恰尔托雷斯基，后来在埃尔福特，塔列朗请求亚历山大一世把她嫁给他的窝囊废侄子。她和塔列朗的侄子生了两个儿子。塔列朗把自己的迪诺公国送给侄子，于是她成了迪诺公爵夫人。多罗特娅比面如死尸的塔列朗亲王年轻三十九岁，是他的最后一任情妇。不过他必须和年轻的奥地利人卡尔·克拉姆-马蒂尼茨伯爵分享她。1820年，多罗特娅生了一个女儿，塔列朗将其视如己出。

遗孀。她定居在维也纳，勾引了梅特涅，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克莱门蒂娜。“她美得像天使，娇艳欲滴，是圣彼得堡的美人中最活泼的。”朗热隆回忆道。卡佳身穿薄如蝉翼的裙子，炫耀自己的婀娜身姿，因此她得到一个绰号——“裸体天使”。在维也纳，她那白润光滑的肌肤和床上功夫给她赢得了另一个绰号：“白猫咪”。当然了，两个荡妇互相憎恶。梅特涅的警察总长哈格尔男爵把棕榈宫里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住的那边称为“俄国阵营”，把威廉明娜那边称为“奥地利阵营”。

亚历山大一世抵达维也纳之后，立即唤来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梅特涅得意扬扬地说：“他对我想要什么一无所知，而我非常清楚他想要什么。”塔列朗利用各国的口角来恢复法国的威望，而梅特涅每晚都去威廉明娜的套房。楼梯平台对面喧嚣吵闹，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的舞会常常开到深更半夜。“白猫咪”衣衫不整地打开房门，欢迎沙皇。据奥地利秘密警察报告，沙皇在她房里逗留了三个小时。

亚历山大一世希望建立一个更大的波兰王国，[①] 由他自己当国王。其他国家正确地判断出，新的波兰只不过是俄国的卫星国。塔列朗很乐意利用大家对俄国的畏惧。“我征服了华沙大公国”，亚历山大一世如此吹嘘道，并主张，因为俄国的损

---

① 亚历山大一世此前经过了恰尔托雷斯基的庄园，以便向波兰人显示“我的天性并不是睚眦必报”，而恰尔托雷斯基加入了他的代表团。沙皇的代表团还包括德意志人涅谢尔罗迭、希腊人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和科西嘉人波佐·迪·博尔戈，而只有一个俄国人，即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他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曾与保罗的第一任妻子有过私情）。随行人员还有沙皇的妻子伊丽莎白、弟弟康斯坦丁、妹妹卡捷什，他们组成了罗曼诺夫皇族的团队。沙皇的前任情妇玛丽亚·纳雷什金娜和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也在维也纳，这让他很恼火。他把纳雷什金娜送回家，对沃尔孔斯卡娅不予理睬。

失比其他国家更重，所以理应得到更多补偿。他希望从拿破仑的盟友萨克森那里夺取土地，赠给普鲁士，以此来报偿普鲁士。塔列朗争辩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警告道："如果萨克森国王不肯退位，我就把他抓到俄国去，让他死在那儿！"他那阴森森的威胁听起来更像斯大林，而不是"有福的亚历山大"，令他的盟友们如坐针毡。

沙皇决心在维也纳的盛景中扮演主角。他和元帅们称兄道弟，说"咱们军人"，嘲笑梅特涅只不过是个文官。他始终穿着高领的刺绣军服。但他已经发胖了，时髦的紧身马裤对他的大屁股是一个挑战，令他暴跳如雷。"我今天看到他试穿了八九条骠骑兵马裤，"一名大臣写道，"他无比悲哀地发现，它们要么太紧，要么太短。"他非常恼火，派人去圣彼得堡取一条合身的马裤。为了紧致肌肤，这个三十五岁的"都市美型男"每天用冰擦面部。他仿佛得了强迫症一样，和维也纳的佳丽们打情骂俏。他与女人们调情的流程总是先哀叹自己与玛丽亚·纳雷什金娜的关系结束了，她"让我心碎，至今仍然让我的心天天流血"。但亚历山大一世也经常粗鲁地直截了当。在一次舞会上，他告诉塞切尼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到一边跳舞了）："你丈夫好像离开你了。我很高兴占据他的位置一段时间。"

"陛下以为我是一个省份吗？"伯爵夫人用维也纳会议上最优秀的机智风趣答道。在一次公开的化装舞会上，一个姑娘愤怒地告诉没戴面具、招人讨厌的皇帝，他是个傻瓜。"亚历山大一世觉得如同五雷轰顶。"

"政治还能是什么，不就是女人吗？"塔列朗说。密探报告称，在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的住处，亚历山大一世吃醋地盘问她对梅特涅的感情。而梅特涅备受折磨，担心住在走廊对面

的情妇威廉明娜会重返她最喜爱的情夫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侯爵的怀抱，或者更糟糕的是，她会向亚历山大一世投怀送抱。先是温迪施格雷茨露面了。“和朋友在一起，人会数着日子，”威廉明娜告诉温迪施格雷茨，“而和你在一起，我会数着夜晚。我一晚都不想没有你。”她甩了梅特涅。

狂欢如此过分，以至于社交狂人利尼亲王（已经七十九岁）用一个双关语说：“维也纳会议不是走着，而是跳舞前进。”亚历山大一世“几乎一刻不停地跳舞”，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根茨写道，“他就像磁石一样吸引女人”。“北方的风流浪子”切尔内绍夫帮他招揽青楼女子，也帮他安排与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夫人的私情。奥地利警察密探报告称，沙皇会定期拜访一位圣彼得堡银行家的妻子施瓦茨夫人。她告诉密探，亚历山大一世在选择床伴的时候更喜欢资产阶级女子，而不是贵妇。或许他仅仅是觉得资产阶级女子比贵妇更谨慎低调。与此同时，三十五岁的伊丽莎白皇后与老情人恰尔托雷斯基旧情复燃，他恳求她离婚，然后嫁给他。伊丽莎白已经渴望回巴登老家，但亚历山大一世不准。在此期间，卡提什拒绝了许多追求者，最后爱上了已婚的符腾堡王储威廉。

连年战争之后，维也纳变成了一场风流香艳的轮舞的场所。康斯坦丁也养着一个法国情妇，并且和兄长一样拜访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警察报告称，“白猫咪”不仅接受康斯坦丁，还接受卡提什的爱人符腾堡王储。梅特涅的密探简直跟踪不上她的幽会。他们说，她的套房变成了皇亲国戚的妓院。警察的档案很少有这么有趣的。

据说俄国人是表现最差的客人。11 月 9 日，警察密探 D 报告称，亚历山大一世的廷臣“不满足于将霍夫堡皇宫当成

猪圈，行为举止非常糟糕，经常带娼妓进宫”。维也纳到处是唾手可得的鱼水之欢，令人尴尬，而大街小巷似乎熙熙攘攘地挤满乐于献身的农家姑娘。肉体的供应源源不断，令人无法抗拒。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名军官责怪这些姑娘：“必须说，下层阶级女子的堕落淫荡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警察密探报告称，性病暴发，迅速蔓延。

维也纳会议上，大家的脾气都恶劣起来。亚历山大一世的暴躁易怒让他的廷臣备受折磨。他的一名随从回忆道，尽管沙皇“对所有外国人无限地魅力四射”，他“对我们就不一样了，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礼貌不如那些欧洲人。他对我们非常简单粗暴”。[①] 一次舞会上，他跳舞太久，以至于晕倒，卧床休息了好几天。

亚历山大一世对波兰的打算没能遂愿，非常恼火，把同盟闹得快要土崩瓦解了。10 月 11 日，与梅特涅大吵一架之后，他去棕榈宫拜访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但走到楼梯顶端的时候，他没有往左转，而是往右转，去拜访了威廉明娜，和她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维也纳的人们为这丑闻兴奋不已，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怒不可遏，梅特涅也伤心欲绝。威廉明娜渴望把自己的女儿瓦娃带出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勾引威廉明娜，为的是羞辱梅特涅。随后，通过匿名信，亚历山大一世提议给梅特涅10 万英镑，并把威廉明娜还给他，条件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得到波兰。“说到那个人，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情来，我都不吃惊

① 康斯坦丁的绰号“愤怒的飘狗”可谓实至名归。威廉明娜·德·萨根的情夫温迪施格雷茨向他发出决斗的挑战，他用马鞭殴打温迪施格雷茨。之后亚历山大一世把康斯坦丁派去指挥他的驻波兰军队，这让维也纳的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

了，”梅特涅写信给威廉明娜，“我病得很重。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影响。”

卡斯尔雷最怕的，就是拿破仑的霸权被罗曼诺夫帝国取而代之。他告诉利物浦伯爵，要对付亚历山大一世，必须用强力，而不是绥靖政策。这话听起来很像21世纪的政治家在对付现代俄国。他说：“即便我们妥协，他也不会后退；即便我们反对他，他的前进也不会放慢。”必须“监视他，如果他变成第二个波拿巴，就必须抵抗他”。

亚历山大一世的欺人太甚正中塔列朗的下怀，他说服了英国与奥地利和法国一道组成一个秘密的反俄联盟，并于12月9日签约。两天后，对此一无所知的沙皇在拉祖莫夫斯基宫[①]为自己开生日舞会，贝多芬在这里最后一次演出。最后，大家对波兰问题达成了一致：亚历山大一世成为立宪制的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但萨克森的问题没有解决，争吵激烈，甚至有人说要对俄国开战，直到亚历山大一世最后同意保留萨克森的残余部分。新年前夜，拉祖莫夫斯基宫失火。这象征着全欧有爆发新的大灾变的危险。拉祖莫夫斯基收藏的价值连城的油画被大火吞噬，他穿着一件紫貂皮晨衣，在一棵树下哭泣。亚历山大一世安慰了他。

---

① 拉祖莫夫斯基宫是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1752~1836年，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儿子，伊丽莎白女皇的情夫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的侄子）建造的。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长期在维也纳从事外交工作，是俄国在维也纳会议的主要谈判者之一。他是音乐爱好者和赞助者，聘请贝多芬创作了一套弦乐四重奏曲。他在维也纳城区建造了豪华的新古典风格宫殿，即拉祖莫夫斯基宫，收藏了大量古董和艺术品。他的宫殿于1814年12月31日凌晨失火，大量艺术品被毁。他深受打击，虽然次年被提升为公爵，但隐遁在维也纳，也死在那里。——译者注

维也纳会议因为放荡堕落的行为和保守的外交而臭名昭著，但它缔结的和平，尽管是贵族和帝王的和平，也仍然是一个理智的、务实的解决方案，比20世纪的类似和约（比如不切实际、理想主义的1919年《凡尔赛和约》）要持久得多。即便如此，沙皇对玩世不恭的讨价还价（换句话说，就是对他自己的神圣意愿的抵制）十分鄙夷，于是他设想组建一个神圣同盟，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基督教兄弟会。他正要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妈妈，一定会让你震惊，就像我们被惊呆了一样。它让所有的思绪都转向了，”他向母亲报告道，“拿破仑在2月26日离开了他的厄尔巴岛。”拿破仑又一次成为法国皇帝。

梅特涅匆匆赶来，把这消息告诉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愿意在战场上面对拿破仑，表示自愿担任神圣同盟的领袖，让普鲁士国王、施瓦岑贝格和威灵顿公爵当他的副将。但威灵顿公爵（他取代卡斯尔雷，担任英国在维也纳会议的代表）说他“更愿意自己扛枪”，而不是当沙皇的下属。

俄军、普军、奥军和英军往法国边境集结的时候，维也纳会议最终的条约终于签署了，[①] 局势对“科西嘉怪物”不利。

① 七十多岁的利尼亲王（弗里德里希大王、叶卡捷琳娜大帝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朋友）在维也纳会议末期去世。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失宠，负债30万法郎，被软禁起来，但后来逃离维也纳，追上亚历山大一世，求他帮她还债。后来，她在巴黎开办了一个沙龙，参加者包括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最后她嫁给了英国外交官豪顿勋爵。威廉明娜·德·萨根后来成为卡斯尔雷的兄弟斯图尔特勋爵的情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丈夫是卡尔·舒伦贝格伯爵。她始终无法把女儿从俄国接出来，但和梅特涅一直是朋友。她于1839年去世。

“85 万大军，”沙皇告诉母亲，“准备就绪，要彻底粉碎那邪恶的天才。”[22]

亚历山大一世在德意志的海尔布隆集结军队的时候，卡提什安排他会见了他的神秘主义新圈子的女祭司。1815 年 6 月 4 日，他接见了尤利亚妮·克吕德纳男爵夫人①，一个五十岁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妇（明尼希元帅的曾外孙女），她的丈夫是俄国外交官。她自称拥有神秘力量，能够直接与上帝交流，并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当时这种千禧年崇拜很流行，亚历山大一世本身就痴迷于神秘主义，并且已经听过克吕德纳的预言，即某位天使般的君主会让敌基督拿破仑倒台，从而引领第二次圣临。② 克吕德纳狡猾的千禧年思想的奉承，用《圣经》费解难懂的话表达出来，与亚历山大一世自命正义凛然的狂傲一拍即合。“我向弗吉尼亚（他给克吕德纳的绰号）致敬，”亚历山大一世在给卡提什的信中写道，“告诉她，我对她的忠诚永不枯竭。”

6 月 6 日（按照新历是 6 月 18 日），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这一次，亚历山大一世不会再对拿破仑宽纵了。他告诉巴克莱：“我们要坚持要求把他交给我们。”但他此前已经得知了秘密反俄联盟的存在，因此对巴黎，“那可憎的地方”，非常厌恶。

他下榻在爱丽舍宫，邀请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到巴黎，当他的精神导师。她在一队哥萨克的护卫下抵达，住在爱丽舍宫隔

---

① 一般称为芭芭拉·冯·克吕德纳。——译者注

② 第二次圣临指在基督教某些派别的思想中，耶稣基督将会再次降临人间，一般认为就是在末日审判之时。——译者注

壁的蒙特谢尼旅馆，以方便夜间和沙皇一起祈祷。“我只想打败可怜的法国，并遏制复仇的激情，我很鄙视这种激情，”他告诉卡提什，“我的唯一慰藉来自上帝。”亚历山大一世坚持要求同盟不惩罚法国，① 并提议神圣同盟（由帝王们加以保障，他们应当作为基督徒兄弟，共同生活）“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秉承和平、和谐与爱的原则。这些原则乃是基督教与道德的果实”。他这样向他的一名外交官解释道。

8月29日，亚历山大一世主持了他的“美德检阅”，检阅了15万俄军。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威灵顿公爵、阿图瓦伯爵（路易十八的弟弟）和克吕德纳（头发灰白，衣着朴素）观摩了阅兵式。次日，他的全军高唱斯拉夫赞美诗，然后跪拜在七重祭坛前。他告诉男爵夫人：“今天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天。”

卡斯尔雷告诉利物浦伯爵：“沙皇的脑子不是很正常。”亚历山大一世向卡斯尔雷和威灵顿展示神圣同盟的条约文本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才保持住严肃的表情”。这条约是“极端的神秘主义和胡说八道”。英国抵制神圣同盟条约，但欧洲大多数国家签了字。[23]

1815年10月，新任波兰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身穿波兰军服，进入华沙城，赋予他的新王国一部宪法，授予波兰人许多

① 路易十八重返王座，罢免了塔列朗，让亚历山大一世提议新的首相：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迪普莱西，他担任新俄罗斯总督十多年，并且是敖德萨的真正建立者。塔列朗嘲讽道，这是任命了一个“最熟悉克里米亚的法国人”当法国首相。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了另一个老于世故的法国人朗热隆接替黎塞留公爵，担任新俄罗斯总督，而朗热隆则继续推动敖德萨城的发展。

自由，而这些自由他从来没有向俄国人授予过。拉阿尔普的弟子把波兰宪法看作一场试验，并向普鲁士将军冯·博施泰尔透露："为了帝国的文明，我需要波兰。"疲惫的亚历山大一世在轻浮的自由主义和暴怒的独裁统治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回到圣彼得堡过圣诞节。

沙皇一直深知农奴制的罪恶。现在他的威望极高，所以很想趁机废除农奴制。次年，他解放了立窝尼亚的农奴，这是一个勇敢的举措。他还吩咐诺沃西利采夫、科丘别伊，甚至还有阿拉克切耶夫，去拟定解放俄国本土农奴的计划。这就是更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了。

立窝尼亚的改革之后，一些自由派贵族呈送计划，要解放他们自己的农奴。亚历山大一世问道："立法权属于谁？"

"毫无疑问，属于陛下。"

"既然如此，"亚历山大一世怒道，"那就认可我立法的权利！我知道怎样对我的臣民最好。"改革只能由专制君主启动，并且即便改革了，还是受限制。

梅特涅抱怨道，沙皇"没有能力坚持同一种思想体系"，"抛弃了雅各宾主义而拥抱神秘主义"，"《人权宣言》被阅读《圣经》取代"。但其实沙皇已经厌倦了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她非常不明智地吹嘘自己对沙皇有控制力。他再也没有接见过她。

现在，信奉军国主义的专制君主在国内推行了一项庞大的新工程：把士兵及其家眷安置在军事殖民地。他的计划部分受到了阿拉克切耶夫庄园的启发。在军事殖民地，军人及其家属可以通过农业自食其力，这就能减少欧洲最庞大军队的巨额开销，并减少现存兵役制度的残酷。从原则上看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但执行起来就不行了。"皇帝有了这个主意，"他的弟弟

尼古拉的妻子回忆道，“但实践被托付给了阿拉克切耶夫。”很快，俄国陆军三分之一的士兵及其家属就住在这样的殖民地上了。尼古拉的妻子写道，阿拉克切耶夫和他暴徒般的鹰犬们“执行的方式并不温和”，“恰恰相反，是用严苛残酷的手段，让农民非常不满”。“吸血鬼”成了沙皇计划的狂热管理者，把工作的所有细节都汇报给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对阿拉克切耶夫很感激。

永不停歇的亚历山大一世开始巡游帝国，这是他一生许多次出巡中的第一次。他视察各行省或参加国际会议，总行程达16万英里。[①] 这些国际会议是高端峰会。战争的胜利者，即以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欧洲列强经常组织这样的会议，以维护和平。他厌恶典礼仪式，对圣彼得堡的繁文缛节感到无聊；他因为成功而自负、放纵，再也不能从性爱、荣耀或神秘主义中得到慰藉；他受到自己父亲噩运的折磨，并且患有一种吹毛求疵、偏执狂的心理疾病（有时接近癫狂），他只带着怀利医生和沃尔孔斯基两人旅行。[②] 他对莫斯科废墟的第一次视察或许

---

① 1818年8月27日，亚历山大一世动身前往亚琛，去参加滑铁卢战役之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见弗朗茨一世皇帝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以及梅特涅、黎塞留公爵、卡斯尔雷勋爵和威灵顿公爵。在这里，利芬伯爵夫人与康斯坦丁旧情复燃，后来她又和梅特涅产生私情。这给沙皇的外交增加了变数。亚历山大一世热衷于推行他的神圣同盟，以确保全欧洲的保守和稳定；并帮助西班牙收复反叛的南美殖民地；他甚至向西班牙提议，俄国可以提供一些旧军舰帮助镇压南美人，条件是西班牙把梅诺卡岛送给俄国当海军基地。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在亚琛，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否决了这个提议，但列强同意结束对法国的军事占领。其他国家害怕庞大的俄国陆军，但亚历山大一世坚持说：“在我眼里，我的军队就是欧洲的军队。”

② 不过他至少平反了七年前的一桩冤案。1817年8月30日，亚历山大一世为斯佩兰斯基恢复名誉，任命他为奔萨总督，并发布法令，承认当年针对他的“左膀右臂”的判决值得商榷。不久之后，他在一封信里为斯佩兰斯基彻底洗清罪名，提升他为西伯利亚总督。

是他在位期间最有成效的一次巡视，因为他命令建筑师约瑟夫·博韦重建城市中心，即我们今天看到的莫斯科大剧院、剧院广场、大学和红场。这些建筑是亚历山大一世最恒久的遗产。

然后在1819年，约2.8万被安置到殖民地的军人反叛，遭到阿拉克切耶夫的残暴镇压。他向沙皇报告称："我看到，需要采取果断、迅速的措施。"他指的是残酷无情、普鲁士风格的军事惩罚。2000人被捕；275人被判死刑，后减刑为残暴的"跑棍子"。这些可怜的受刑者在1000人组成的所谓"绿色大街"中来回跑了12趟，160人被活活打死。一名目击者称："只有从他们的脑袋，才能看得出他们是人，不是被宰割的牲口。"

"我理解，你的敏感灵魂一定经历了什么，"亚历山大一世向阿拉克切耶夫保证道，"但我欣赏你的敏锐判断力。"亚历山大一世嘉许阿拉克切耶夫的残暴，据说曾表示："必须建设这些殖民地，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要在从圣彼得堡到乔多瓦的路上铺满死尸。"但他坚持说："更困难的问题我都解决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一定要得到服从。"

在全欧洲，在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和法国，各种秘密社团传播的革命思潮在威胁神圣同盟。就连英国也发生了激进运动的动乱和彼得卢大屠杀。[①] 法国王储贝里公爵遇刺身

①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经济萧条，发生饥荒和大量失业。1819年8月16日，在英国曼彻斯特，6万~8万群众游行示威，要求改革议会代表制度。政府派骑兵向示威群众冲锋，导致15人死亡，400~700人受伤。此事被讽刺地称为"彼得卢大屠杀"，以仿照四年前的滑铁卢战役。——译者注

亡，令亚历山大一世大为震惊，以至于他要求欧洲各国君主联合起来执行一种“普遍体制”。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仍然抵制干预原则，这两国都害怕俄国一家独大。但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

1820年10月，亚历山大一世在弟弟尼古拉的陪同下，在奥帕瓦[①]会见了弗朗茨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那里，梅特涅提议一种保守干预的原则，以镇压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思想最后一次闪耀，他反对梅特涅的提议。但在10月28日，他接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令他的立场发生大逆转。他心爱的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哗变了。革命在威胁俄国。[24]

此次哗变是对一名愚蠢的德意志裔上校（阿拉克切耶夫的门生）的残暴行径的反弹，但亚历山大一世认为这是章鱼一般的革命阴谋（“邪恶的帝国，迅速蔓延，由撒旦般的天才指挥，运用这天才的全部神秘力量”）的一个触手。亚历山大一世还在奥帕瓦，遂通过阿拉克切耶夫命令对哗变军人施加严惩：“皇帝纡尊降贵，决定对这些犯人免去鞭笞，但命令对每人用白桦树枝抽打6000次，随后将他们送往矿井，从事苦役。”很多人死在“绿色大街”之中。

亚历山大一世和梅特涅南下到莱巴赫[②]继续开会，好让那不勒斯国王加入他们的会议。沙皇支持奥地利人的计划，即消灭那不勒斯和其他所有地方的“邪恶帝国”。“我们作为基

---

① 在今天捷克的东北部。——译者注

② 即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译者注

督徒，难道没有义务，运用我们的全副力量和上帝赋予我们的一切手段，去反对这个敌人及其邪恶的事业吗？”他在给戈利岑的长信中怒气冲冲地吼道，“我要说，真正的邪恶甚至比拿破仑的毁灭性暴政更加危险。”亚历山大一世坚信不疑地认为巴黎有一个叫“中央委员会”的革命组织，在筹划一场卑鄙恶毒的国际阴谋。亚历山大一世此时还不知道，即便在他自己的近卫军里也有一些秘密社团，其成员是一些自由派贵族，他们从巴黎回国之后，决心推翻沙皇的独裁统治。

1816年，三十名交际广泛的军官组建了救国协会。随后，救国协会分裂为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北方协会的目标是建立以美国总统制为基础的君主立宪政府。南方协会在驻乌克兰的军队中发展，更激进，决心刺杀沙皇。这些秘密社团的部分成员同时也是阿尔扎马斯协会的成员，这是一个喜好自吹自擂的文学社团，都是些业余的文学爱好者，有的较为自由化，有的则保守。阿尔扎马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浪漫主义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真正具有诗歌天分。他提议选举一个刚刚从亚历山大一世建立的皇村中学毕业的少年为他们的社团成员。这个少年就是亚历山大·普希金。他的母亲是汉尼拔的孙女，汉尼拔就是“彼得大帝的黑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波雅尔家族的后代。普希金的相貌富有异国情调，长着黑色鬈发，体态轻盈而优美，通过浪漫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一举成名。少年普希金梦想自由，与拿破仑战争中蓄着连鬓胡子的英雄们结交，其中一些人正在筹划革命。蔑视天地、唐突神灵的普希金用他的许多风流韵事和无礼放肆的讽刺来娱乐各个

沙龙。他贬低“吸血鬼”阿拉克切耶夫[①]，还敢于嘲讽亚历山大一世是“大屁股”的“游荡暴君”。

1819年，亚历山大一世第一次听到这个神童的名字，派近卫军指挥官伊拉里昂·瓦西里奇科夫公爵找普希金写一首诗。亚历山大一世很喜欢普希金为他写的诗，感谢普希金的“高尚情操”。但次年有一个告密者向科丘别伊检举普希金，而科丘别伊报告给了大屁股的沙皇。圣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将军负责秘密警察的一个分支，奉命查禁讽刺沙皇的诗，但普希金抢先把那些诗烧掉了。不过，诗人以无畏的诚实同意把那些诗重新写出来。“必须把普希金流放西伯利亚，”沙皇说，“他把俄国弄得到处都是煽动诗。”诗人茹科夫斯基和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宫廷的两位知识分子），甚至皇太后，都为普希金求情。于是亚历山大一世改为将普希金流放到新俄罗斯。

对沙皇来说，普希金只是小问题。此时，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本肯多夫的与皇室亲近的近卫军军官向沙皇告发了一连串密谋。亚历山大一世最终于1821年5月返回皇村，迎接他的是近卫军指挥官瓦西里奇科夫，他也是另一个秘密安全机关的总长。瓦西里奇科夫证实了这些密谋的存在。令人意外的是，亚历山大一世没有下令把密谋者绞死。“我亲爱的瓦西里奇科夫，你知道，我分享和鼓励了这些幻想与错误。所以我不应当

---

① 普希金讽刺阿拉克切耶夫的诗极其辛辣：“全俄的压迫者/总督们的迫害者/枢密院的教师/对沙皇，他是朋友和兄弟/满肚子恶毒和报复/没有机智，没有情感，没有荣誉/他是谁？忠诚而不溜须拍马/婊子的铜板大兵。”下面则是普希金关于战争英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及其情妇和小阳具的一首善意讽刺诗：“奥尔洛夫和伊斯托米娜睡在床上/下流地赤身露体躺着/在激烈的运动中，善变的将军/表现不佳。/不想冒犯自己的爱人/莱丝拿了个显微镜/说：“让我看看，我的宝贝，你用什么肏我。”

打破它们。”

这个任务将留给他的继承人。但他的继承人是谁呢？[25]

在保罗沙皇遇刺的那天夜里，正式的皇储康斯坦丁说他不想要皇位。自那以后他也没有改变主意。他是个虐待狂，是严格执行纪律并主张一丝不苟服从命令的人，还是个反复无常的恶棍，他不适合当沙皇。有一次，在向外宾炫耀自己的部队时，他用剑刺穿一名立正敬礼的将军的脚，以证明他的严格纪律。后来他的确有点改邪归正。他在给姐妹的信里引用莫里哀的句子，对自己翘鼻子的丑陋哈哈大笑，并喜欢自己担任波兰军队总司令的生活。1815 年在波兰，他爱上了性情柔顺的波兰伯爵夫人约翰娜·格鲁津斯卡。她似乎把他变得温和了一些。如果他休掉与自己疏远的妻子并迎娶这个天主教徒情妇，那么亚历山大一世会更加受到刺激，去改变皇位继承的安排。[26]

下一个皇位继承人是年轻得多的尼古拉，他仪态威严，颇有人君风范。他出生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就赞赏他是“巨人”，“低音的嗓子，手和我的差不多大”。他长大之后身材魁梧雄壮，蓝眼睛，头发金黄，常被人描述为“美人”。保罗沙皇最小的几个儿女是由他们冷漠的母亲玛丽亚抚养长大的，因此尼古拉从小缺爱。他在两个意志坚定的女教师那里找到了温情。她们都是德意志裔军官的妻子：一个是“将军夫人”夏洛特·利芬（他称她为妈妈），另一个是比较年轻的“上校夫人”尤利娅·阿德勒贝格。但最爱他的还是苏格兰保姆简·莱昂。正是莱昂教导尼古拉仇恨犹太人和波兰人。她在 1794 年波兰革命的动乱中变得憎恶这两个民族。尼古拉长大

一些之后，受到男教师古斯塔夫·兰姆斯多夫将军的欺侮。兰姆斯多夫的“威吓与强迫”，尼古拉写道，“破坏了我作为儿子对母亲的信任。我们很少能单独见到母亲”。尼古拉与自己最喜爱的姐姐安娜和最小的弟弟米哈伊尔组成了一个秘密社团，称其为“三人组”，以从中寻找慰藉。兄妹三人使用暗语，戴特殊的戒指。“我们很少见到亚历山大皇帝”，尼古拉回忆说，但“我们的守护天使对我们特别慈爱”。亚历山大一世拜访弟弟们的时候，让他们拿着步枪操练。他真不愧是保罗的儿子。

尼古拉到青春期的时候，兰姆斯多夫带他去看了一家医院的梅毒病房，以此警告他滥交的危险。这景象“把我吓坏了，我直到结婚才尝到女人的滋味”。1812 年之后，尼古拉渴望服兵役，但直到巴黎被占领之后他和米哈伊尔才被允许参军。临行前，他们的母亲表示，希望“军旅生活不会把你们变得粗鲁、庸俗和严酷”。

在军中，兄弟俩“欣喜若狂”地在巴黎游行，但在回国途中，尼古拉经过柏林，在那里见到了普鲁士的夏洛特公主，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已故路易丝的女儿。尼古拉回忆道：“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人。从看到她的第一眼起，我就产生了一种欲望，就是把自己献给她，一生一世。”巨人爱上了这朵美丽但娇弱的鲜花，他一直叫她“穆菲”。这个检阅狂家庭里的爱情，意味着他们的情书里满是军队生活的细节。尼古拉向穆菲透露，他理想中的社会就是军队：“军队是秩序……我觉得整个人生就是服兵役。”他得到沙皇的许可，继续追求夏洛特公主。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巴黎，亚历山大一世已经在考虑立尼古拉为皇储。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对少年大公欢呼道：

“阁下，您会成为皇帝。”

“皇帝？”尼古拉答道，“只有失去了哥哥康斯坦丁，我才可能成为皇帝，那样的皇冠将会是荆棘冠冕[①]。”

1816年10月，尼古拉和穆菲订婚了。她皈依东正教，由诗人茹科夫斯基教她俄语，而尼古拉在接受成为皇帝的训练。首先，他被送去环游欧洲。在伦敦，他受到威灵顿公爵和摄政王的宴请。英国贵妇对他眉目传情，并惊呼：“真是英俊得像魔鬼！欧洲第一美男子。”但他对英国议会不以为然：“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制度会比君权神授更好。”随后他巡视俄国全境，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反犹和反波兰情绪。

1817年7月1日，尼古拉和穆菲结婚了。“我身上披挂了海量的珠宝，”纤弱的穆菲（她的名字被正式改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回忆道，“压得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们手挽手的时候，我非常幸福，”她写道，“我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我的尼古拉，他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信任。”

然而，尼古拉（此时是伊兹梅洛沃近卫团的团长）专横跋扈，严守规则，一丝不苟，因为严苛且毫无幽默感而遭到记恨。他崇拜亚历山大一世，奉他为“天使”，但不如皇兄那么有国际视野，也不如他那么和蔼可亲。尼古拉更像是个俄国的严格执行纪律的长官。“我从法国回来之后，纪律涣散了，”他回忆道，“军官们穿着燕尾服，甚至锻炼的时候也穿着晚礼服！对他们来讲，服兵役仅仅是个词，不是规矩。”他补充道：“我有一种火热的激情，而这种激情让上下级都反对我。”

---

① 根据《圣经》，耶稣受难前，罗马士兵“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以折磨和嘲讽他。——译者注

穆菲的魅力让所有人为之倾倒。“我当时很虚弱，很苍白，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看上去很好玩，”她后来回忆道，“有几个人用善良的目光欢迎我，其中有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和本肯多夫。”这两个人是最讨女人喜欢的风流浪子。“的确，我的尼古拉只有二十一岁，外貌却太严肃”，她承认，但私下里“他非常温柔，充满了爱”。然而“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他”，回忆录作者维格尔写道，女士除外。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一位戴着面具的女士与他搭讪：“你知道你是俄国第一美男子吗？”

“亲爱的夫人，”他一本正经地答道，“这件事只和我太太一个人有关系。”

1818年，穆菲第一次怀孕，并前往莫斯科。“我听到了我的头生子的第一声哭泣，”她写道，“尼基亲吻了我，流下眼泪，感谢上帝。”

“是个男孩。”在分娩现场监督的玛丽亚宣布道。

“我们的幸福翻了一倍，”穆菲回忆道，“但我记得自己有一种严肃和忧郁的感觉，因为这个婴儿有一天会成为皇帝。”“这个可爱的孩子，白皙，胖嘟嘟，长着大大的深蓝色眼睛”，他就是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1819年1月，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卡提什，符腾堡王后，死于丹毒，年仅三十岁。卡提什的死令亚历山大一世惊愕。这年夏天，与尼古拉和穆菲一同用膳的时候，沙皇（他得到弟弟和弟媳的大肆赞美，“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突然宣称，他看到他们婚姻幸福很开心，而他自己没有这样的幸福。他还补充说，如果能生一个儿子，将是“上帝恩典的证明”。令穆菲格外惊讶的是，他继续说：“他格外地开心，看到尼古拉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因为有一天会有一个沉重的负担落在他身上。他把弟弟看作自己的

继承者，而且比预想的要早得多，因为他还活着的时候就会传位给弟弟。”

“我俩坐在那里，活像两尊塑像，”她回忆道，“目瞪口呆！”

“我们就像被雷击中了”，尼古拉宣称，他感到“自己脚下出现了一个深渊，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往里面吸”。

“你们好像很吃惊。”沙皇说。他解释道，康斯坦丁决心要放弃皇位。“至于我自己，我决心离开自己的岗位，过隐居生活。”尼古拉和穆菲落泪了。

康斯坦丁启动了改变皇位继承顺序的工作，请求亚历山大一世允许他离婚，以便娶自己的波兰爱人。这年 9 月，亚历山大一世在尼古拉的陪同下拜访康斯坦丁，同意了他的离婚请求。1820 年夏季，康斯坦丁再婚了。此时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弟弟们：“我想退位。”

“我们的脑袋里从来没有过这主意一分一毫的影子！”穆菲宣称。两个弟弟都坚决反对，因为他们知道沙皇说得出做得到。伊丽莎白皇后注意到了尼古拉的雄心：“尼古拉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统治国家。”

1821 年初，康斯坦丁写信给亚历山大一世，放弃了皇位继承权。1823 年 8 月 16 日，亚历山大一世签署一份声明，指定“我的三弟尼古拉”为皇储。[①] “皇帝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尼古拉写道，“但没有展开说。我们竭尽全力地避开这个话题。”非常不明智的是，亚历山大一世指定尼古拉为皇储

---

① 他们最小的弟弟米哈伊尔是一个快活的军人，爱开玩笑，却是个愚蠢的丈夫。他在 1824 年 2 月娶了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就是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

的声明始终没有公开，这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27]

1821年2月，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公爵（曾任沙皇副官）率领一群由冒险家组成的乌合之众，进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摩尔达维亚，企图在那里煽动一场东正教叛乱，反对苏丹，并迫使俄国出兵干预。伊普西兰蒂斯的入侵被奥斯曼人轻松挫败，伊普西兰蒂斯很快就逃之夭夭，但此事对并没有批准伊普西兰蒂斯行动的亚历山大一世来说非常尴尬。他坚信，此事一定是巴黎的邪恶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策划的，目的是转移神圣同盟的注意力，"以阻止我们消灭撒旦的其他会堂"。但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希腊人掀起了起义，马哈茂德二世绞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这就促使俄国人为了东正教兄弟而行动起来。

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大臣之一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相信俄国应当支持希腊人，但梅特涅害怕俄国在东方扩大影响力，还害怕西方会掀起革命的自由主义运动，于是他敦促亚历山大一世把希腊人的起义视为"犯罪行为"。沙皇抱怨道，这是个"圈套"，最后罢免了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支持梅特涅。"俄国内阁一举毁掉了彼得大帝及其所有继任者的伟大成就。"梅特涅事后自鸣得意地说。①

① 1822年10月，亚历山大一世前往维罗纳参加国际会议，在那里提议派遣15万俄军到西方镇压革命，从西班牙的革命开始。英国（代表为威灵顿公爵，因为卡斯尔雷刚刚自杀）反对，结果后来法国入侵了西班牙。亚历山大一世在此次会议期间追求伦敦德里夫人，而威灵顿公爵（按照法国外交大臣的说法）到维罗纳大街小巷寻欢。至于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他成为独立的希腊的第一任国家元首，但于1831年遇刺身亡。

治国理政的“沉重负担”[①] 对亚历山大一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幻想看到了一些事情，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做那样的事情：他幻想人们嘲笑他，滑稽地模仿他，指手画脚。”穆菲如此写道。他的耳聋越来越严重，使得他越来越与世隔绝。他训斥穆菲。他的“话语和指责”让她哭泣，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和蔼可亲。

大权在握的“吸血鬼”阿拉克切耶夫利用亚历山大一世长期不在国内并且精疲力竭、患有偏执狂的条件，去打击皇帝最宠爱的两个亲信。沙皇动身前往维罗纳的时候，曾下令解散“所有宗教派别的秘密社团”，但在他出国期间，阿拉克切耶夫利用这道命令去攻击戈利岑，派遣东正教的煽动者大修道院长佛提乌斯去指控戈利岑是革命党和叛教者，并检举他的“革命计划”。皇帝免去了自己的朋友戈利岑的教育大臣职位。他还免去了沃尔孔斯基的幕僚长职位，以汉斯－卡尔·迪比奇男爵（一个长期为俄国效力的德意志人）取而代之。“唯有上帝知晓，”沃尔孔斯基说，“但我唯一抱憾的事情，就是有一天皇帝肯定会知道那恶棍（阿拉克切耶夫）的劣迹斑斑，就是他害了这么多诚实的人。”

1824 年 6 月 6 日，亚历山大一世心爱的女儿索菲亚·纳雷什

---

① 他向自己曾经的情妇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吐露了自己的心态，感谢她“如此善良地对待我，而你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忘恩负义和麻木不仁，尽管我两个都不是”，是“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让我显得忘恩负义和麻木不仁”。他期待见到她，“以便亲自向你表达，尽管我有那么多罪孽，你却那么友好地对待我，我是多么感动”。塞奈达后来在自己的莫斯科豪宅（今天的叶利谢夫食品店）举办沙龙，普希金也去参加了。不过她的自由主义倾向后来让沙皇不悦，于是她搬到了意大利，居住在沃尔孔斯基别墅，就是今天的英国驻意大利使馆。

金娜在自己的婚礼前去世了。他在晨间阅兵时得知噩耗。他脸色煞白地说："我的种种错误，遭到了惩罚。"然后他继续阅兵。

"上帝奇迹般把你从罪孽那里解脱，"不肯原谅沙皇的戈利岑表示同意，"这种罪孽关系的果实，原本不应当见到天日。上帝如今把这果实收回去了。"

"不要替我担心，"亚历山大一世告诉阿拉克切耶夫，"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懂得如何顺从上帝。我听天由命，承受痛苦。我向上帝祈祷，加强我的灵魂。"他来到阿拉克切耶夫的格鲁济诺庄园，在那里哀悼亡女。

11月7日，涅瓦河洪水泛滥，淹没了多个地区，死者甚多。皇帝在冬宫组织救灾。然后，伊丽莎白病重。连续降临的打击让他与自己蒙受委屈的妻子更为亲近，他建议去南方度个长假，好让他在那里休息，她也在那里恢复了健康。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很紧张，他也需要去南方视察军队，并清洗军中的革命党。他思忖道："我知道自己身边围绕着刺客。"出发之前，沙皇接见了驻扎在乌克兰的第二军团的一名年轻上尉，他名叫约翰·舍伍德，出生于英国肯特。舍伍德通过怀利医生警示沙皇，密谋者在筹划政变。

1825年9月1日，在这个逐渐变得阴暗的时期，亚历山大一世和随后跟进的伊丽莎白踏上了他们从来没有过的蜜月之旅。

9月23日，皇帝先行抵达亚速海之滨的塔甘罗格，身边陪伴的只有怀利医生、沃尔孔斯基（他重新回到沙皇的亲随队伍）和幕僚长迪比奇。亚历山大一世监督了一座一层小别墅的装潢。十天后，伊丽莎白也来到这里。她问他打算何时返回圣彼得堡，"好让我准备他的启程，他答道：'尽可能晚……新年之前不走。'这让我一整天心情都很好"。

一个月后，新上任的新俄罗斯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邀请沙皇视察克里米亚。亚历山大一世同意了，但他得到了确凿的情报，有人阴谋反对他。然后，他得知了阿拉克切耶夫遭遇的悲剧。[28]

吸血鬼的习惯法上的妻子①阿纳斯塔西娅·明金娜（黑眼睛，掷弹兵的身材）长期残暴地统治着格鲁济诺的农奴，执行令沙皇印象深刻的严苛纪律。9月6日，明金娜鞭笞了自己的女仆，将另外两个姑娘关押在牢房里。次日，挨打的女仆和她的兄弟溜进明金娜的卧室，割了她的喉咙，手段极其凶残，差一点把她的脖子割断。

阿拉克切耶夫抛下政务，策马奔回格鲁济诺，到了那里之后扑倒在地，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哭喊："你们杀了她。把我也杀了吧。快点把我杀了！"许多农奴遭到逮捕和刑讯。

"我心悸，每天发高烧，一连三周一夜也没睡，悲痛和抑郁，这都让我非常虚弱，我已经失忆，"他告诉皇帝，"陛下会认不出您的忠仆了。"

"你说你不知道去哪里才好，"亚历山大一世回信道，努力安慰阿拉克切耶夫，"那就来我这里吧。你的朋友当中，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但他也敦促阿拉克切耶夫重新回到工作上去。阿拉克切耶夫的仆人当中有二十五人遭到鞭笞，多人死亡。[29]

阿拉克切耶夫的农奴遭受酷刑的同时，奉旨开展调查的舍伍德揭露了两个秘密社团。更激进的南方协会（因与其他群

---

① 指男女之间相互同意，或根据他们同居的事实而被认可的婚姻，没有举行民事或宗教婚礼。——译者注

体结盟而变得更强大，其盟友包括波兰秘密爱国社和联合斯拉夫人协会）计划趁亚历山大一世在萨申卡·布拉尼茨卡（波将金的外甥女）的宫殿的时候刺杀他。很多达官贵人卷入此案。舍伍德原本约定与阿拉克切耶夫开会，到时候将证据交给他，然而阿拉克切耶夫"为了一个酗酒、肥胖、麻脸的荡妇"（这是舍伍德的说法）忽视了皇帝的安全，竟然没有来开会。不过，舍伍德的报告最终被送到了正在塔甘罗格的亚历山大一世手中。

亚历山大一世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他命令逮捕南方协会的密谋者，然后离开塔甘罗格，沿着克里米亚海岸开心地骑行，并告诉沃尔孔斯基："我要搬到克里米亚……过普通人的生活。我已经为国效力二十五年，就是普通士兵服役这么久也该休假了……你也辞职，当我的图书馆员。"

10月27日，沙皇伤风感冒，然后发起烧来。11月4日，他病情加重，不过还是返回了塔甘罗格。伊丽莎白和医生在那里照料他。怀利给他开药，但亚历山大一世拒绝了，据说他曾向随从表示，"我为什么要谨慎？我有两个圣人为我祷告，一个是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一个是我亲爱的妹妹"，即卡提什。如果他真的说过这话，那么这两个人就是他的毕生挚爱。一连几天，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但随后发烧，病情严重起来。怀利医生开始担心他。

11月14日，亚历山大一世感觉好了一些，但起床剃须的时候晕倒了。在沃尔孔斯基的建议下，伊丽莎白请求皇帝接受临终涂油礼。

"我究竟是什么状况？"他问怀利，"是不是快结束了？"

"是的，陛下，"这个苏格兰人答道，"皇帝陛下拒绝了我的处方。我不是作为医生来讲话的，而是有一说一。作为基督

徒，我要告诉您，时间不多了。”亚历山大一世领了圣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迪比奇写信给在圣彼得堡的皇太后和在华沙的推定继承人康斯坦丁。家人为他祈祷。17 日清晨，亚历山大一世回光返照。“今天，皇帝的身体有明显好转，”伊丽莎白写信给玛丽亚道，“就连詹姆斯·怀利爵士也觉得情况令人满意。”但当夜，沙皇昏迷了，怀利知道他已经奄奄一息，死因可能是伤寒。11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50 分，四十七岁的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了。“我们的天使升天了，”伊丽莎白写道，“而可怜的我还在人间。”皇后追思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自从童年就是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人生的所有阶段。有时我们间隔遥远，但总能重新找到对方。最终走回了正确的路，我们品尝到了结合的甜蜜。而在这个时刻，他又被从我身边夺走。”在人数极少的随从侍奉下，沙皇死在一座海滨小镇的小别墅里，没有皇帝驾崩的传统的戏剧性。但正是因为缺少官方的见证人，这成为罗曼诺夫皇朝最大的谜团之一：亚历山大一世是真的死了吗，还是这位信奉神秘主义的沙皇装死了？[①]

---

① 沙皇驾崩地点距离圣彼得堡很遥远，尸体腐烂因而无法辨认，再加上伊丽莎白和医生们的报告中的自相矛盾，这些都促成了一种流行的传说：亚历山大一世还活着。他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游方隐士？1836 年，乌拉尔山区彼尔姆的警察逮捕了一个名叫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的圣徒长老。他六十多岁，蓝眼睛，一只耳朵聋，法语讲得很流畅，并且熟悉俄国宫廷。他遭到鞭笞，并因为拒绝讲述自己的过去而被放逐，后来作为隐士流浪，传授经文和历史，后退隐到托木斯克。他于 1864 年去世，到那时很多人相信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据说，亚历山大三世后来命令开启亚历山大一世的墓穴，发现里面是空的。这个谜团迎合了三种传统：神圣的沙皇逃脱邪恶的贵族去做善事，作为圣人流浪，这种传统与拜占庭的千禧年传说（拜占庭末代皇帝将于世界末日重现在耶路撒冷）有联系（隐士库兹米奇据说曾去耶路撒冷朝圣）；死去的沙皇再次出现，其实是觊觎皇位者冒充的；还有就是圣徒长老的传统，拉斯普京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医生们对遗体做了防腐处理，但他们没有圣彼得堡的防腐设备，所以处理得不好。很快，恶臭就令人作呕，死者面部变黑，无法辨认。[30]

在随后几天危险的混乱中，俄罗斯帝国在理论上有两位皇帝。但实际上，一个也没有。